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8

齊魯書社

從政遺規上下二卷清乾隆十一年刊本

清陳弘謀輯。其從政遺規二卷，蓋其簿書之暇，展覽典籍，見夫古人之緒論，與合後人之情事，故凡切於當時利弊，可為居官箴規者，心慕手追，不忍舍置，爰輯成帙，名曰從政遺規。計其所錄，卷上爲呂東萊官箴、何西疇常言、王伯厚困學紀聞、龍圖梅公五瘴說、許魯齋語錄、薛文清公要語、王文成公告諭、耿恭簡公耐煩說、呂新吾明職刑戒、李九我宋臚事實、張侗初郤金堂四箴；卷下爲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博尔鼎巡方三則、袁了凡功過格、顏光衷官鑑、顧亭林日知錄、湯子遺書、魏環溪寒松堂集、于清端親民官自省六戒、葉文勤公書牘、熊勉菴寶善堂居官格言、王朗川言行彙纂。按治學治事本爲兩途，蓋幼年肆力讀書，不以世故紛其心，及中年一入仕途，於官場事宜率未嫻習，臨民治每無所措，如熟讀此編，引爲龜鑑，則不至如夜行者之倀倀何之矣。卷首自序稱蘇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自古及今，此心同，此理同，故以古人之方，醫後人之病，而無不立效云云。何謂取譬得當，有牧民之責者，推心理之相同，以盡治人之責，其措施自能宜民善俗，事無隕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稿 卷 部

實政錄七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明呂坤撰清栗毓美編訂按呂氏自濟南道參政按察晉省旋自陝藩陟晉撫前後共六年所著明職民務等書以次頒布未有成書其門人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趙文炳彙而刻之始名實政錄時萬曆戊戌呂氏以司寇告歸之次年也清道光丁亥知河南開封府事渾源栗毓美以其書編錄之病約有數端書既以實政名而止標於序全書仍各自為名宜訂正者一告諭之文或稱為引或闌入正文體裁叢脞宜訂正者二名類附載之語不為別白閱者茫然宜訂正者三名條目未歸畫一宜訂正四鄉甲約本自無多一卷之中又離為六卷瑣碎畸零宜訂正者五該栗於編校呂氏文集十卷呻吟語六卷之後復將此書排纂整比與文集呻吟語同時梓行稽其所纂釐全書為七卷卷一曰明職卷二至卷四曰民務卷五曰鄉甲約卷六曰風憲約卷七曰獄政而民務又有養民教民治民三類故佔二三四三卷也考呂氏為政洞民艱熟世務明體要審機宜辨淑慝維風教一誠

所注仁術湧出自明明以至獄政七卷之中諄諄致養非世儒之空談性命而無以措諸實事所可同日語已同治九年閏十月內閣奉上諭御史吳鳳藻奏明儒呂坤所著實政錄最為吏治鍼砭現江南湖北浙江等省均開書局請飭刊刻等語著該省督撫於刊刻經史之餘擇刻呂氏實政錄廣為流布俾收實效而飭官方欽此此書之在清其見重若此

湯陰精忠廟志十卷清乾隆間重刊本

明張應登纂應登四川內江人字玉車號夢夔彰德府推官其精忠廟志十卷蓋所裒忠武岳鄂王事蹟也其目卷一曰廟圖志先塋志世系志遺像志年表志卷二曰本傳志卷三曰附傳志卷四曰宸翰志卷五曰綵編志卷六曰家集志卷七曰褒典志卷八至卷十曰藝文志張氏以湯陰為彰德屬縣湯陰為精忠故鄉按精忠俎豆雖崇於勅賜而表彰未著於詞林故張至彰伊始於刑名之暇即廣事搜羅有志纂述復得臨漳教諭舉人鄭懋洵所收集者討論校讐修飾潤色以成是編其編纂大旨以春秋有祀載在令甲繪在卷端昭盛典也故作廟圖志源流之社先塋在焉表豎修葺觀瞻肅然故作先塋由源及流世代彰著故作世系志千載而下想見其人故作遺像志由生迄死戰功卓絕故作年表志傳以紀實詳盡為長故作本傳志若子孫與夫諸將材智雖殊立功則同故作附傳志宸翰為記特受之御札綵編為紀制詔與省劄家集為紀精忠之遺文褒典為記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代之追封賜以藝文雜錄後凡帝之碑記詩文也每類皆冠以凡例繫以論贊援引書為宋史續通鑑綱目金佗粹編續編朱仙鎮廟集精忠錄褒忠錄等十數種考精忠廟故無志誠為缺典張氏於刑名暇日緝之成編具見志章貫敘扶植綱常可謂可裨世道之作矣惟藝文志不以作者之先後為次似屬非是

平山堂圖志十卷 清光緒九年刊本

清趙之壁纂。之壁字寧夏，人，乾隆時官兩淮都轉鹽運

按平山堂踞蜀岡巔，宋慶曆八年廬陵歐陽文忠公守揚時所築也。揚州諸山以蜀岡為雄，冠保障河受西山諸水，滙蜀岡前，迴環曲折而南，至於硯池，兩岸園亭如綺交繡錯，然惟平山堂之名為最著。平山堂舊有汪應庚攬勝志、程夢星小志，俱古雅可觀，但所重專在藝文一門，故事不無缺畧。趙氏膺轉運之職，來居是邦，因以其暇日與一二好古之士網羅載籍，汰舊志之繁冗，變其體裁而益以未備。因平山堂以及蜀岡，因蜀岡以及保障湖，因岡與湖以及諸園亭祠寺，勒成一書，名曰平山堂圖志。計卷首曰宸翰，曰圖，卷一卷二曰名勝，卷三至卷九曰藝文，卷十曰雜識。其書以山水為經，而以平山堂左右祠寺及園亭各勝為緯，而總名曰平山堂志者，蓋從其著焉。曰圖志者，以古地志並稱圖經，以古人左圖右書不可偏廢，而輿地形勢尤非圖不明。唐李吉甫元和郡國圖志、宋王存九域圖志皆其例。此編繪圖既多，故亦稱圖志。其藝文詳於宋元以前，至有明一代則區别頗慎，凡古書之足資考訂及有關建置興廢者皆收入名勝門內，至方言詩話軼事異聞或稽之史傳或採之說部，細大不遺，悉總於雜識，例甚善也。卷首有乾隆乙酉七月趙氏自序，卷末有光緒九年元月歐陽利見跋。利見蓋文忠公之後裔，重刊是編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學治一得編不分卷清同治四戊刊本

清何耿繩撰。耿繩，靈石人，字玉民，由道光壬午進士歷任陝西褒城、渭南、直隸定興、永年、大興等縣知縣，旋得東路同知，先後為宰十餘年，凡有關於吏治諸書，公餘之暇，常時披覽，籍資考鏡，每知交索其所著如案牘、示諭等，不拘一格，但有裨於出治，確為良法，簡而易行者，即撰錄以備應用，往往通變見諸施行，日久裒成帙，因付梓以公同好，名曰學治一得編。其為類一曰例案簡明，二曰學治述略，三曰擬稟五則，四曰養捕比捕章程，五曰管見偶存，七曰附錄。其前六類皆輯他人之作，附錄皆自作稟示也。例案簡明一類分相驗、保辜、人命、強盜、搶奪、竊盜、窩家、放火、發塚、失囚、賭博、誘拐、私鑄、私鹽、私雕假印、犯姦、犯贓、誣告、囚禁、捕緝、命盜審限二十一目，各目所錄皆言簡義賅，為從政者所宜知。養捕比捕章程於緝匪一事尤關緊要，蓋昔日捕役率受陋規，在賊匪有恃無忌，以捕役為護身之符，在捕役趨利如鶩，以緝匪為養身之具，於是串通勾結，恣意妄為，貽害閭閻，莫此為甚。苟養捕比捕悉得其當，則陋規可革，緝匪自易，而盜風亦自殺矣。管見偶存乃雜錄有關吏治之作。考其全書，可稱疎而不漏，簡而易行，於初入仕版者亦以製錦之規，使為吏者資為考鏡，即不足稱為致治之譜，然亦必有裨補也。卷首有道光二十一年辛丑自序，暨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彭玉雯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守邊輯要一卷守邊約言一卷 清道光癸未刊本

守邊輯要清璧昌撰清齡山撰璧昌字星泉蒙古鑲黃旗人姓葛爾德特氏道光間官至福建將軍前後三出嘉峪關一督兩江卒謚襄勤有兵武聞見錄葉爾羌守城紀畧牧令要訣等書齡山字秀峰於道光戊戌鎮烏什璧昌之守邊輯要其大綱曰令首情形曰固結人心曰合以衆志曰預為修備曰製造守具曰畧兵中令曰處賊情勢曰慎選偵探曰查詰奸細曰堅壁清野蓋皆仿禦回部之要策也按璧氏留守葉爾羌以數百兵民拒無數夷匪戰守之法殊堪嘉尚厥將守葉之法彙成一冊名曰守邊輯要語簡法詳并有圖式瞭如指掌夫臨各處種別兩性同地更而勢異璧氏因三出嘉峪關於回部情形頗知其詳其為此書殆使後來者易知邊城之緩急耳齡氏之守邊約言其大綱一曰在戒貪淫二曰在慎夫役三曰在宣教化四曰在明賞罰以共四則故亦名曰安邊四要蓋先生辦事西陲洞悉夷隱其為此編殆所謂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者乎究平張鳳岐茂才思良法美意無以傳後因合刊一冊非徒存兩先生之鴻規亦欲使後世知制治保邦撫馭邊陲之要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養正遺規上下二卷補編一卷 清乾隆七年刊本

清陳宏謀輯。先生每見當世所稱人材，大都誇記誦詞章，而德行根本之地，鮮過問焉。乃於公餘考昔賢養正遺規，擇其簡要可通行者，釐為二卷。其目卷上為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朱子滄洲精舍諭學者、朱子童蒙須知、朱子論定程董學則、陳北溪小學詩禮、真西山教子齋規、方正學幼儀雜箴、高提學洞學十戒；卷下為顏氏家訓、魏學篇、朱子讀書法、朱子治家格言、呂近溪小兒語、呂新吾續小兒語、陸桴亭論小論讀書篇。補編一卷，目為諸儒論小學、程畏齋讀分年日程、陳定宇示子帖、王文成訓蒙教約、唐副使童子禮、呂新吾社學要畧、張楊園學規、陸清獻公示子弟帖、張清恪公讀養正類編要言、唐翼脩父師善誘法。帙無多，本末畧備，用以流布鄉塾，俾父兄師長以是教其子弟，雖為蒙養之事，而凡所以篤倫理、砥躬行、興道義者，悉已引其端。由是以之於大學之進，庶幾源潔流清，於世不無少助。其書正編為乾隆四年先生在津時輯，苦於搜羅不廣，未愜所願；乾隆

壬戌，先生由吳門至豫章，公餘閱卷，復得十種，併於正編，望幼學之士於天真未漓時，即本先生編輯之旨，不忘身心交治之功，以漸充其良知良能之量，庶不高言心性而淪於空虛，亦不至汩沒記誦而流於俗學矣。蓋編中皆切於日用，易知易從，由是而循循焉，凡一物一則，一事一宜，雖至纖至悉，皆以閑其放心，養其德性者也。

四書類考三十卷清嘉慶辛酉刊本

清陳愚谷纂愚谷蘄州人嘉慶元年主講荊州書院著有四書人名考二十八卷其四書類考三十卷卷一曰天道卷二曰四時卷三曰土地卷四曰山水卷五卷六曰邦域卷七曰形色卷八曰性情卷九曰人倫卷十曰述作卷十一曰大學卷十二曰小道卷十三曰爵祿卷十四至二十一曰禮樂卷二十二曰政事卷二十三曰刑罰卷二十四曰居處卷二十五曰財用卷二十六曰衣服卷二十七曰飲食卷二十八至三十曰萬物爲類二十爲目五百九十有九子目又三百二十有八其援引書籍自有傳本及遺佚不存見於他書引用者三百種有奇上自歷象之鉅下至名物之微罔不條舉件繫自源以迄流由分而得合期於擇精而語詳惟其書雖以四書命名而實則第雜錄各書並非以四書之字句爲綱而以考釋者如卷一於天道中之天其第一則曰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註云許氏說文第二則曰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註云釋名全書所載莫不若此蓋特一類書而已不知其所謂四書者義究安在如謂所錄之名物皆爲四書之所有則其書即不於逐目之前先以四書之原句爲綱而其所錄逐則之中亦應述明爲釋四書某語耳故其書用力雖勤其例殊有未善卷首有嘉慶六年張方理雍龍見二氏序張序稱其於經書名義及古今制度有綱有目條分縷析序始要終於注疏之菁華先儒之語錄鉤玄提要采擷無遺云云按雖推崇備至其如名實不合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述記二冊 清嘉慶六年刊本

清任兆麟撰。兆麟震澤人，字文田，一字心齋，諸生，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王鳴盛稱其確當，又有字林考逸、補正、竹林集等書。任氏篤志窮經，嚅嚌古學，爰摘三代兩漢之書，成述記二冊，以嘉惠士林。其目春冊曰夏小正、衛子、逸周書、周公諡法、武王踐阼、弟子職、管子、老子、晏子春秋、家語、曾子、書序、詩序、孫武子、司馬法、周易乾鑿度，共十六種。下冊曰尸子、荀卿子、莊子、楚辭、小爾雅、尚書大傳、大戴禮記、河間樂記、賈子新書、春秋繁露、韓詩外傳、新序、說苑、列女傳、法言、白虎通德論、說文、漢紀，共十八種。其書蓋為家塾習課授生徒之作。首紀小正，為敬時大法；丹書實傳心要典；中如弟子職，教學之則；小爾雅，訓古之遺；司馬法，軍禮之經；曾子立言淳實；樂記闡義精微；以及伏生傳書、韓生傳詩、大戴氏記禮、董子說春秋，胥六經流別也；而文字為經藝之原，養教為生民之本，故以許氏說文、荀氏漢紀終焉。昔韓子有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茲編竊取其義，故上溯夏商，下迄漢

代，皆足資學人之考鏡，文家之采拾者。胡五峰謂學欲博不欲雜，學欲約不欲陋，故是編雖所採極為簡畧，然必取其理正辭醇經傳者，然後錄之。一切雜學害道之言，概未攙入。庶讀者先窺豹一斑，得其倫理，由此再淹貫全帙，則學有趣向，方不至步入岐途矣。卷首乾隆戊申王鳴盛及褚寅亮序，並有自作凡例。按王序知任氏固其弟子也。

羅摩亭札記八卷 清同治癸酉刊本

清喬松年撰。松年字健侯，號鶴儕，徐溝人。道光進士，歷官安徽巡撫，平粵平捻皆有功，官至河東總督，議築堤束水，堵黃北趨入海，為一勞永逸計，惜不果行。卒謚勤恪。有緯攟及詩文集等書。其蘿藦亭札記，蓋讀書時遇有書中精義或古今注釋互有異同，莫不筆之於書，以備研索，久而成帙，彙為是編。其書不分門類，亦無標題，然其內容實皆以類相從。惟卷一之首則稱今人墨守講章，見持古義者則訝而譁之，直為通儒所笑，然漢儒拘墟膠執，如師丹因劉歆移書博士請立左氏，至乞骸骨，此等見識與今之章句鄙生何異云云，實於各經皆無攸關，大抵為全書之引言也。此下則言易言書詩之作矣。其於尚書，亦極斥古文之非，如謂毛西河謂古文不偽，作冤詞以折梅閻，此亦篤古守舊之意，與其輕疑不如過信，亦未可全非。特作偽之顯而易見者，莫甚於割堯典以為舜典，增出二十八字，致堯典止於帝曰欽哉，堯之事未終，而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入於舜典矣。孟子引此語

而曰堯典，真鐵證也云云，是即其例。此外斥古文之處甚多，茲不具舉。於易、於詩亦多關於考證之作，如於詩云三百四篇序其後儒附益之語，與毛傳不合者，鵲巢傳但云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而序乃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不應一人兩義若作序時先立德可以配之義，其作傳必發揮之，今兩說不同，知傳是毛作而序非也云云，已可知肆力於考證矣。總之是書殆亦東塾讀記之流，學者瀏覽為參證焉。

潛園撰著八卷　民國排印本

清虞景璜撰。景璜字潛初，浙江鎮海人。光緒八年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歸遂絶意近取，名其居曰潛園，講學著書以終其身，卒年三十有二。所著有潛園文集，刻於宣統三年；潛園詩集，刻於民國四年。又有虞氏先賢傳，則於光緒十四年已印行矣。民國十三年夏，其子和欽、和寅復將其遺著八種彙為一書，名曰潛園雜著，以每一種為一卷，計卷一曰讀雜瑣言，卷二曰潛園讀書筆記，卷三曰潛園讀禮筆記，卷四曰四書瑣言，卷五曰說文瑣言，卷六曰睡餘錄，卷七曰潛園隨筆，卷八曰野錄。卷一至卷四考訂詩書禮及四書，辨析同異；卷五由說文博論字形聲誼；卷六至卷八隨筆記錄講學之餘，兼及時事，皆為國史邑誌所取資。其治學治經為本，嘗謂經學外無所謂學，世之稱理學、經濟、詞章者，皆一貫之經，得其精微則為理學，見諸行事則為經濟，藉以載道則為詞章。苟學不宗經，則所謂理學、經濟、詞章者，皆無所附而行，故其平日雖博涉羣籍，必皆以經為歸。此編雖名為雜著，實皆儒者之言。先生所著，尚有三古異同錄、傳經興廢考、石經興廢考、孝友錄、古文通論等。此編卷首有甲子夏象山陳漢章序及馬為先生所撰清史儒林列傳，卷末附錄則民國九年孫寶琦等呈請大總統將先生事實宣付清史立傳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硯考上下二卷　清道光丁酉刊本

清曾興仁編。興仁湘西人，字受恬，雅有硯癖，尤工八法，公餘之暇著硯考二卷。按說硯之作，乾隆時有嘉定唐子東鈞集文房肆考一書，首列硯說四十餘則，其說頗詳。然以康熙時吳江潘次耕先生全集按之，則有所謂南雖之精、隆冬不氷之硯，說中未確；又謂水坑石唐宋採者得其膚理，近時採者得其精髓，說中則謂水坑佳硯唐宋已竭，其說兩岐；又下嵒三洞前後異載，莫知所據；他如九溪實無硯石，瓦硯不列興和，凡此之類，說皆不悉。曾氏爰重訂唐說，目半仍舊，并益以潘氏之說及他說，且亦時下己意。卷首有自為例言十則：一曰編次，二曰增訂，三曰刪訂，四曰改訂，五曰增刪訂，六曰增改訂，七曰刪改訂，八曰增刪改訂，九曰訂正，十曰重訂。發凡詳考其書，凡唐子當日之說有未確者，悉考而正之，復加以潘氏鴻博之賦與銘，故產石之地，辨石之名，詳石之形及石之聲音顏色，靡不考訂精詳，是不獨可補硯史之缺，且方之蘇易簡、李之彥、洪景伯研譜諸書，洵有過之無不及也。其言識端石之法，無論古今，必先視其石之有無寶光，面背有無瑩澈眼，再扣其質有無聲響，研以堅墨無有靜默相依，復手握片刻有無水濕滿掌，然後浸置水中細察其有無青花隱起形狀，則端溪真品自見。其言可謂簡要，為考硯者示一要訣。卷首有自序及道光戊戌董斯福、吳名鳳二序。吳序稱讀之原原本本，殫見洽聞，不獨考據精詳，且可瞻蓄藏之富與品題之精云云，非虛譽也。

端溪硯坑考一卷附石隱硯談一卷墨餘贅稿一卷

民國排印本

清計楠撰。楠秀水人，字壽喬，廪貢官安吉訓導。耽著述，精繪事，尤喜畫紅梅，時稱計紅梅。有一隅草堂稿。先生有硯癖，其端溪硯坑考一卷，共二十八目，其要目為龍巖、將軍坑、下巖舊坑、水巖舊坑、永樂重開水坑、成化重開水坑、萬曆重開水坑、國初重開水坑、巖仔坑、北岸坑、新坑、能坑等，各目皆集前人之作，如龍巖一目，所錄為葉文叔、高似孫、王漁洋、高鳳翰、丁實夫五人舊說，他目有錄一人或數人者，殊鮮下以己意。蓋述而不作者，然於各坑之本末沿革，已悉於編中矣。石隱硯談一卷，目曰：湖源坑、無新舊辨、誤論色、論眼、論青花、論蕉葉白、論石紋、論三疊石、論聲、論發墨，蓋皆鑑賞硯之法也。墨餘贅稿計為硯跋十三首，硯銘十四首，詩十首，文七首，皆先生所自作，按原稿尚有硯溪山圖、硯品圖，此本均未抄列。按關於硯之著述，古今甚多，清高宗御製硯銘十六首，及西清硯譜二十四卷，高鳳翰端石考，余潛心硯林，施愚山硯林拾遺，皆其著者，然執之以質硯石，時未盡合，蓋以硯坑之出，有古今之不同，一代有一代之優劣，一時有一時好尚，古不必盡勝於今，今不必遠遜乎古也。此編考訂詳明，集古準今，嗜硯者資以為鑑，必有裨補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種遺規　清乾隆刊本

清陳弘謀撰。弘謀桂林人，字汝咨，號榕門。雍正進士，累官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二，所至無論久暫，必究心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興革者，分條鈎考，次第舉行。其學以不欺為本，卒謚文恭。著有培遠堂稿。其五種遺規者，計養正遺規二卷，補編一卷，訓女遺規三卷，訓俗遺規五卷，從政遺規二卷，在官法戒錄四卷。其書先之以養正，蓋人才之所出，而立教之始基也。繼之以訓女，以男女均不可無教，閨門為教化之原也。繼之以訓俗，則自士人以及農工商賈，自立心以及居家涉世，凡關人心風俗，無不具焉。終以從政，率教者士，司教者官也。以上四編，皆輯於乾隆之四年，先生在津門時，名為四種遺規。在官法戒錄則為乾隆八年輯於豫章者，合為五種遺規。編中皆輯前人之作，其體例則人各一帙，就中摘錄，不復另分門類。或嘉言或懿行，皆古人成書，故曰遺規。每卷之前皆有敘說，述所以採錄之意也。間或加以己意，旁注一二。所採以作者之時

代為先後，各詳考其履貫，標注於前，以既採其書，必表其人也。全編皆切中世情，中庸易曉之作，蓋與其其高遠而難舉，不如平易而可行也。

中州詩徵三十卷民國丙子經川圖書館刊本

不著輯者姓氏亦無序跋當為河南通志館所輯而別為一書者所輯卷一自王鐸至張昉共十人卷二自周亮至劉漪共二十一人卷三自王紫綬至劉亮工共二十人卷四自宋犖至王廷璧共十七人卷五自湯斌至劉永利共二十四人卷六自李天馥至陳鳴皋共二十二人卷七自鄭廉至高一麟共十八人卷八自李來章至何彝光共十九人卷九自高玢至劉青宸共十八人卷十自劉青藜至楊克維共二十二人卷十一自呂謙恒至熊玕共二十一人卷十二自葛邦榮至劉青芝共十九人卷十三自王爾鑑至周枚共二十二人卷十四自李海觀至張遠覽共十九人卷十五自吳玉綸至胡瑞麟共二十九人卷十六自劉應陞至楊立志共十五人卷十七自周克鄴至祝會共十九人卷十八自錢九韶至李仲鸞共三十四人卷十九自劉方鎮至范桂國共二十八人卷二十自張宗泰至劉岱雲共三十一人卷二十一自王守毅至黃籍先共十四人卷二十二自蔣湘南至何奎共十五人卷二十三自李仁元至李鍈共十九人卷二十四自胡仁孟至賈曰共三十一人卷二十五自陳景雍至陳執共十七人卷二十六自姬緒林至陳世相共十九人卷二十七自何家琪至馮汝騤共十七人卷二十八自馮璽異至曹廣孟共二十六人卷二十九閨秀二十四人卷三十方外十五人每人之詩少者數首多者十數首詩前皆有各人小傳與同時友人或後人對其詩格品評之語評語大抵皆錄自各人詩集之序跋惟不詳出典殊屬非例然中州詩人由明清之交以迄清末悉萃是編搜輯之功亦殊足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印毋一卷 藝海一勺本

明楊士修撰、士修字長倩、别號無寄生、雲間人、髫齡即嗜印學、然迫於他業、未暇專致、嗣檢顧汝修氏印藪、稍稍翻閱、不獲直見古人刀法、已而復得顧氏集古印譜、凡得古印一千七百有奇、皆原印印越楮上、於是豁目游神、幾廢寢食、時時覺與漢人促膝語、忽忽若有所見、不能自已、著為印毋三十三則、其宏綱一曰五觀、言刀筆在手、觀在心、手器或廢、心乃[illegible]無存、以是因緣、名曰五觀、五觀者、曰情、曰興、曰格、曰重、曰雅、二曰七則、七則者、曰古、曰堅、曰雄、曰清、曰縱、曰活、曰轉、非老手未能擅也、三為以伶利合於法者四則、曰淨、曰嬌、曰鬆、曰稱、四為以厚重合於法者三則、曰整、曰豐、曰莊、五為大家所擅者一則、曰變、六為賢愚共惡者五則、曰死、曰肥、曰單、曰促、曰萄、七為俗眼所好者三則、曰造、曰飾、曰巧、八為世俗不敢議者三則、曰亂、曰怪、曰壞、凡為無大悖而不可為作家者二則、曰襲、曰拘、十為總論一首、不在三十三則之列、其三十三則、解釋皆極清晰、格雅二則、尤稱詳盡、總論言漸進之法、一曰虛、二曰廣覽、三曰篆文、四曰刀法、五曰養機、知斯五者、雖功有深淺、智有高下、而進一步則難一步、更進更難、事必由難始入佳境、全編立言、督有卓見、是先生雖非治印家、而印學實胎於此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再續三十五舉一卷篆學瑣著本

清桂馥撰馥字未谷一字冬卉曲阜人[illegible]

長篆摹圖章之學著三十五舉一卷馥有續三十五舉一卷皆己著錄然仍有臆意每於廣坐之間引為談助安邑宋君葆淳彊其記錄聯綴舊聞復成此再續三十五舉一卷援引之博較前為富攷其所採第一舉為禮記正義第二舉為困學紀聞三為唐六典四為郡齋讀書志五為王兆雲說六為覽古編七為朱簡說八為增補王順伯印譜九為野客叢書十為

魏氏春秋十一為甘暘說十二為漢書地理志十三為抱朴子十四為漢官儀十五為困樹屋書影十六為米芾辨印帖十七為[illegible]雜錄十八為初潭集十九為趙宧光說二十為困樹屋書影二十一為吳光聲說二十二為朱必信說二十三為王基說二十四為楊慎說二十五為鄭樑說二十六為張應文說二十七為韻石齋筆談二十八為朱必信說二十九為攷古紀畧三十為何震說三十一為通鑑三十二為攷槃餘事三十三為蝸廬筆記三十四為篆刻十三

略三十五為顧苓說三十六為朱簡說間有己意則以小字注於各舉之下如第十三則文為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越章印其闊四寸其字百二十加小注云案余所見經寸四字印文曰黃神越章益後人誤讀抱朴子而偽作者此外加小注者甚多皆足與原圖引互證卷末有乾隆辛丑翁方綱盧抱經等九人同觀記[illegible]為楊復吉識再次為道光癸卯顧湘校識

更定續三十五舉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桂馥撰。馥有續三十五舉、再續三十五舉各一卷，已均著錄。此重定續三十五舉者，為採二書中所引古人之成說，遇有他書足為輔證者，皆逐舉重爲更定例。如續三十五舉之第三十一則，為引米氏書史云：有收相侯宣印，其作繆篆，乃今所填篆也。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篆皆無法。此編第二舉則以此文頂格為綱，而以低一格遍錄余朱必能、程瑤田諸說之有關填篆者。又如再續三十五舉中第十七舉引執錄吟攷，此編第二舉以雜錄吟為綱，而低一格引吳先聲說，以與雜錄吟文相印證。全書仍共為三十五則，故名重定續三十五舉。其但有綱無低一格之附他說者，皆前二書之所無。卷首凡前二書之序文備無遺。卷末有道光癸卯仲冬顧湘識跋。再續卷末亦有顧氏校識，識曰：先生續三十五舉，湘嘗於借月山房叢書中抄出刻之，乃戊戌初刻本。又聞桂氏復有乙巳更定一書，惜未之見。此識作於道光癸卯之六月。此編顧識云：所著續三十五舉，湘嘗得其副而校之，而又聞有乙巳更定本，最為精善，搜訪未獲為歉。今年冬，海寧楊芸士來虞，以翁君叔均藏本見貽，如錫百朋，遂并刊之。二識作於一年，特前識為六月，此編為十一月。六月尚以不獲為歉，至十一月已得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公謹印說刪一卷 藝海一勺本

明楊士修述。士修字長倩，別號無寄生，雲間人。有印母一卷，已著錄。按明有周應愿者，字公謹，吳江之爛谿人，著有印說一書。士修喜其援引庭鑿有據，立論庭咄咄逼人，因是摘其論中可刀可筆者，名曰印說刪。考周氏原撰原古第一，證今第二，考名第三，成文第四，辨物第五，利器第六，仍舊第七，創新第八，除害第九，得力第十，擬議第十一，變化第十二，大綱第十三，眾目第十四，興到第十五，神悟第十六，鑒賞第十七，好事第十八，遊藝第十九，致遠第二十。楊氏此本不分篇章，惟擇要語，隨筆摘錄，計其所摘有釋印，摹印篆，陽文印，白文印，二名印，字印，釋仍舊，論篆執筆章法，用筆，增減，刀法等，多集古人之成語，殊鮮周氏之創說。蓋周書之長，在能以類相從，乃士修合類而節錄其集語，殊嫌漫無歸宿，徒事雜陳腐言而已，實遠遜其自撰之印母也。

葉氏印譜存目上下二卷 印學叢書本

清葉銘撰。銘字葉舟，仁和人。善治印，尤富收藏。有列仙印玩二卷，廣印人傳四卷，又輯有二金蝶堂印譜八卷。此葉氏印譜存目二卷，上卷共載印譜一百二十餘種，皆簡述某人輯或某人篆，有某人序跋，亦間有述譜之內容及板本異同者。下卷共載印譜二百三十餘種，第書譜名、篆者或輯者，至譜之內容及有某人序跋，皆不著一字。上下二卷統名曰葉氏印譜存目，而記載繁簡，體例迥殊，所以然者，亦未注明。以意度之，上卷所載大抵為葉氏所藏所見本，下卷所載大抵為葉氏知而未得寓目者。若然，則此書宜仿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命名之例，名曰葉氏知見印譜存目，上卷名曰見本，下卷名曰知本，始覺名實相符。顧不勝於第名葉氏印譜存目，致令讀者不察，而謂編中所載，胥為葉氏度藏哉。如謂各譜確皆葉氏所藏所見，特因譜有優劣，故分為二卷，記載有繁簡之別，而下卷所載開端即為宣和印譜。按印之有譜，實自宣和始，較上之卷所載，胥關重要，若見為

葉氏所藏所見，焉有不詳述內容者。其記載繁簡之故，非由於優劣，而由於見與未見也，不問可知矣。且既曰印譜印存目，而下卷載有明徐官之古今印史，考此書專談印學，並非印譜，竟亦列入，尤為不類。要之此編僅足以供印目之檢查，以云著述，詬病實多。

擷華齋古印譜六卷 清光緒二十一年鈐印本

清劉瑞源藏輯，尹彭壽鑑定。瑞源字仲山，濟南人，耆金石，足跡遍天下，所得古璽尤多，每得一印即拓留一本，積至數十年，自三代至宋元，搜得之富，冠絕一時。周延尹公彭壽為之鑑定。彭壽（字竹年）山東諸城人，同治庚午舉人，官教諭，搜訪碑刻，有李東橋、黃小松之風，著有漢石存目、三國六朝石刻存目，與瑞源為金石交，因檢瑞源所拓留之尤精者四百餘章，分為六卷，名曰擷華齋古印譜。其一二兩卷多為秦璽，第三卷之上半卷有漢官印二十餘方，宋元官印二十餘方，惟宋元官印中又雜有漢官印，度為錯檢之誤。餘皆漢以後之私印，而以姓為類，以時代先後為次。其所收以漢之官印為最佳，秦璽似有贗品，私印間類玉質。惟編中無一字之註釋，故各印之質與形狀皆無從見也。卷首有光緒二十一年尹氏序，略稱仲山家貧，所得不能久藏，故讓於潘文勤公、漢軍部曹延暄、吳中丞大澂、沈中丞秉誠、王祭酒懿榮、周太史鑾詒，有太半焉云云。蓋尹氏為瑞源鑒定，輯成是編。

印多已不存特執瑞源拓留之本加以抉擇故印譜
與形狀尹氏亦無從得知耳譜式為邃葉皆粉紙綠
欄書口前面上書擷華齋古印譜六字下書仲山珍
藏四字間有書劉瑞源集者無葉數次第蓋瑞源拓
留時紙共二種各印自為一冊今世所傳乃由原本
中各抽一葉合訂而成故書口有仲山與瑞源之別
尹序為墨印與印紙之綠欄極不相類後補之跡尤
為顯然也

行素草堂集古印譜四卷 清光緒甲申鈐印本
清朱記榮輯記榮字懋之一字槐廬吳縣人故乾隆
初年新安汪氏秀峰檢訂中鄉賢名印前哲遺刻成
退齋印類一書以金銀寶石晶玉凍石牙角瓷罷竹
木雜石釐為十卷審別精詳取材宏富實藝林之鉅觀
遭粵匪之亂石皆散失無復印行嗜古者引為憾事
朱氏幼嗜印章見於骨董家即購而藏之嗣得汪氏
舊物增以素藏輯成是譜釐為四卷計其素藏十之二
汪氏舊章十之八各印皆有釋文物常聚於所好不
其然歟第一卷有光緒甲申沈元咸施銘戴以恒等
序張熊王承基金爾珍等觀記卷二有間[illegible]祥章
鴻森王賓沈祥張國華等序卷三有葉維幹朱記煜
余天隨等序卷四有顧翰[illegible]朱昌新等序及朱氏
自序按卷三作序之朱記煜與記華為兄弟[illegible]序稱
余癖嗜印章遇有名人所作流落市肆間必購以歸
數年以來累積既多今春偕季弟懋之擇其尤雅者
印成一編凡一切新奇狂怪之習概屏弗取云據是
序是編中尚多記煜物非記華一手所得而各序與

記華自序略不言及，亦異矣。又各序率多溢美之語，惟第四卷朱昌新序稱其中不即悅俗之作云云，尚中肯綮，不愧佳序。

萬石山房印譜一卷 清嘉慶丁丑鈔印本

清陳茲纂。茲字蘭賓，樂壽人。有金石癖，嗜篆刻。年十二三，見舊藏石印，鈐輯古印章，即把玩摹拟，當課之暇，輒以鐵劃石。此萬石山房印譜一卷，共印二十八方：一曰雪舫，二曰懷古堂，三曰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淑寶，四曰芝蘭氣味龍馬精神，五曰節松堂，六曰奇書無價，七曰惟可飲酒且還讀書，八曰經史琴酒之歡，九曰藏弆為榮，十曰老更狂，十一曰訥齋藏書，十二曰直心道場，十三曰奇書無價，十四曰二事不知以為深恥，十五曰懷人千載前，十六曰紙窗竹屋燈火青熒，十七曰懷古室，十八曰飲醇，十九曰說親戚之情話，二十曰善且不為而況，二十一曰七十人言自古希我今過二未全衰，二十二曰暢以沙際鷗，二十三曰愚拿良規，二十四曰射獵飲臺下，二十五曰溫不增葉寒不華，二十六曰百人游，二十七曰出存，二十八曰不仙不佛不封侯。編中各印，純以浙派為宗。卷首有嘉慶丁丑冬陳氏自序，稱今春靜涵弟赴邑之崔莊，有薛松巖氏

懷古堂印譜一卷假歸付余余愛其蒼渾雅健奏刀亟月纂成此冊云云蓋此乃仿薛氏之作也按薛氏名際茂字松巖長山人諸生性淳篤通六書尤工篆刻乾隆中宋衡拓至京師紀昀一見獨心賞焉篆有司空表聖詩品印譜傳本甚少今得此編雖未能覩薛氏之廬山真面亦未始不可藉窺其髣髴是陳氏此冊非獨可以自傳且薛氏亦藉得以傳焉

吉金齋古銅印譜六卷 鈐印本

清何昆玉編昆玉高要人按番禺潘敦堂官京師時廣搜古銅印得一千三百餘事拓為看雲樓印譜與程荔江印譜中相同者十之七八蓋荔江所得三千有奇擇其善者一千二百後為敦堂盡得矣敦堂歿其姪季彤得之更名曰聽颿樓古銅印彙嗣季彤歿古銅印為人竊去入質庫中潘氏訟之於官遍訪弗獲後為張夢樓得之欲售之於何昆玉氏昆玉不敢遽受以告潘氏潘氏願息訟昆玉乃以重價得之加以素日所獲分類拓之釐為六卷名曰吉金齋古銅印譜考卷一官印一百零四方卷二私印二百二十四方卷三不知名印二百二十八方卷四不知名三十一方姓名二字印一百六十六方姓字印三十一方卷五兩面印二百七十二方卷六子母印三十二方子印八方母印二十八方私印璽銀印一百二十四方唐宋元印一十八方是此譜與看篆樓古銅印譜聽颿樓古銅印彙除昆玉素獲之少許外餘則大體悉同考程瑤田通藝錄有看篆樓印譜序對於譜中

各印考證極博，故此錄冠卷首，後附昆玉自序。

甄古齋印譜一卷 涵芬樓影印清光緒辛巳鈐印本

清王石經篆。石經字君都，一字西泉，魯人，諸生。嗜古印，寢饋甚深。其所治印，極為士林所珍貴。此甄古齋印譜一卷，即先生所治印也。內自用三餘，多為陳簠齋所治，共約四十餘方。此外則為吳平齋、潘伯寅、端陶齋、王廉生等所治。蓋其同時之金石名家所用之考藏印章，類多出於先生之手。其篆刻之精，直由秦漢而上窺籀史，融會吉金古璽文字於胸中，故下筆奏刀，不襲古而自合於古。卷首有陳介祺、瘢毌保、吳

潘祖蔭、盛昱、吳大澂、王懿榮等序，卷末有陳介祺、張士保、吳重憙、吳大澂等跋。陳序稱西泉作印，與年俱進，昔師漢，今則秦斯金石刻三代器文之法，有得於心，徒以古印求之，非知西泉者。王序稱西泉生於道咸以來，竟無鄧石如、陳曼生一字闌入。潘序稱西泉之印，近今無第二人。陳跋稱今好古者，皆喜新而好奇，喜新則反常，好奇則背正。西泉作印，於篆文刀法，必求之古，若無甚奇，而不知其無一近時人習也。以上諸公皆一時傑出之士，其重先生有若此者，而

先生造詣之深已可想見又近時古董商人以陳吳諸公為鑑賞名家時以偽印鈐於書畫墨拓間以售若得此冊則印之真偽不難較而出之矣

集古官印考證十七卷附符考一卷 東方學會排印本

清瞿中溶撰中溶字木夫號鏡濤一號萇生嘉定人諸生錢大昕之壻官湖南布政司理問閎通淹雅富收藏精考證著述等身善摹印尤嗜古印手模古今譜錄證以正史中官制地理為之分別時代辨其異同積三十年之久自漢魏迄於宋元集有官印近九百餘種釐為十七卷又附虎符魚符一卷卷首有道光十一年自序及同治甲戌吳大澂序稱去秋視學秦中獲交瞿經孳剌詢其先人遺著多半散失而集古官印考證獨無且謀鋟板矣今春攜書過訪展卷讀之鑒別之精考據之確與歷代職官輿地志書相印證足為讀史者考鏡之資元明以來著述家所不逮卷末有光緒辛酉中溶孫光業補跋稱先父手釋古官印考證十七卷勾摹印式九百餘方經吳卿清師等各助資開雕於同治甲戌之夏迄光緒丙子冬甫成十四卷篆刻石印二百方迄至己丑春清卿師督河東始取已刊之板暨石章等至署屬續將後三卷刊竣而印章尚有七百餘方因無篆刻旋以黃楊

補篆少。許清卿師之刊，足有印者，祗伍宵胡薿齋尚存一部。其餘全板與木石等，燬於清卿師病中失去。云云。據此序跋，是此書成於道光十一年，至光緒己丑始付梓行世，而板與印旋傅復失去，故此本但有考而無印也。考編所採各家譜錄，有楊氏集古印譜、顧氏集古印譜、王氏秦漢印統、吳氏稽齋古印譜、趙凡夫先生印譜、金氏卧存齋印譜、汪氏漢銅印叢、汪氏集古印存、查氏銅古書堂印譜、張氏寶漢齋銅印略、湯氏漢銅印得等書。其所考卷一至卷九為漢印，卷十為三國印，卷十一十二為晉印，卷十三為宋齊梁陳後魏西魏後齊隋印，卷十四為不知時代印，卷十五為唐宋印，卷十六為遼金印，卷十七為元印，末附符考。所考皆以正史為主，於歷代文字之變更與夫制度之因革，皆論之極悉，不惟可作古印考證，更足以補正史之闕，為讀史者之一助也。

金薤留珍五集（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傳拓本）

清蔣溥等奉敕編。按清高宗稽古博物，既嘗舉鐘鼎款識若鑑銘若泉貨皆一一考據而證辨，復取所搜秦漢以來印章，敕蔣溥、汪由敦、嵇璜、董邦達、裘日修、觀保、錢維城、于敏中等列之成譜。共古銅印一千二百九十餘事，當時儲為東壁圖書府五筵，就篋為譜，計官印二百二十有一，各以類列；私印一千又七十，皆以姓別。文字之不可變者附焉。民國十四年秋，成立故宮博物院，中析為二館，曰古物，曰圖書。十五年春，公推莊蘊寬主院事。金薤留珍印，為古物館所儲，莊氏用就原譜編次，重拓二十四部，體類仍其舊，釋文如有差譌，並為訂正，附諸目端；不可辨者，仍存疑焉。其訂正者，如圖集陳買私印，下注曰子母印，子印係陳長君印，原譜誤分為二是也。東集之首，冠有莊氏序，稱其數約春等於番禺潘敦堂之看篆樓，及高要何伯瑜蘧菴兄弟之吉金齋二譜所藏，以漢印為多，秦璽雜印不及十之二，亦與二譜相髣髴。且官印之多，倍之有強，而內府珍藏，復為世間所不經見。

縱當時釐剔淨稍有微瑕不足掩瑜云云府集之末有蔣溥等原跋云名金雖留珍御製長歌冠於篇考此長歌係嵇璜書文長不具錄

集古印譜六卷 明隆慶六年鈐印本

明王常編顧從德藏校常字延年一字幼安太原人從德字汝脩武陵人世家也以博雅自其先世御醫公世安氏搜購始及光祿君汝田鴻臚君汝脩大理君汝和光祿子天錫歷祖孫父子兄弟相繼搜購不遺餘力得一百六十有奇銅印一千六百有奇用延太原王常編成是譜釐為六卷譜秦始皇九璽次王印君印公印侯印將軍印將印督印尉印司馬印軍曲印候印大夫印大守印史印令印丞印長印府

印事印相印宰印佐印士印使者印父老印倉蠻夷印蠻夷君印蠻夷侯印蠻夷長印蠻夷邑長印蠻夷阡長印蠻夷伯長印吏次為私印私印以沈約韻為前後始朱氏尊國姓也各印加有釋文注明印質印鈕末更加以考證如王印之第一印為荊王之璽注曰玉印覆斗鈕考證曰漢書劉賈漢高祖從父兄六月正月丙午立為荊王六年十二月為英布所攻後亡此外官私各印莫不如此甚有一印考證至數百言者此編成於隆慶六年後更名為集古印藪又別

有木版顧氏印藪成於萬歷三年較集古印譜一千三百四十有奇又別有秦漢印統成於萬歷三十三年較印藪又增印四千有奇自印譜出而人知鑑賞秦漢印章木版印藪摹其形似[illegible]刀法不傳印統愈出愈陋蓋印章倚於顧氏而壞於顧氏也

周秦兩漢名人印考一卷 景印本

清吳大澂撰大澂有十六金符齋印存三十卷續百家印譜一卷已著錄此編所收皆周秦兩漢私印[illegible]有田忌吳廣鄧平田橫趙佗紀信張良陳平[illegible]張蒼周昌王悍張武公孫弘公孫賀公孫卿張生王吉王成王駿魯賜王臧陳欽劉友劉參劉勝劉朋劉閭劉文劉光劉宣劉喜劉終根劉毋姑呂通陳豨陳武張買王彊陳始張彊王當以下為王氏一王三公十九侯名印一王者王安三公者王壽王世王延十九侯者王訢王譚王武王章王強王曼王立王根王崇王商王況王光王嚴王襄王林王嘉王安王臨[illegible]有有考有無考者有考者以南粵王趙佗印考文最多次則田橫印其考多録正史本傳亦有録自本紀或表志者如趙內史王悍印下考稱景帝紀中二年九月封故楚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為列侯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內史王悍此[illegible]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又功臣表新市侯王棄之父悍以趙內史諫王遂反不聽[illegible]

子偰云云。此印錄自紀表，非錄本傳。但全編有者，不過十之三四，餘皆釋其官名，甚有官名人名皆無釋文。大抵為吳氏未成之稿本耳。

萟圃印譜六卷　清光緒丁未鈐印本

清奎聚五撰。聚五，滿洲長白人，以名進士出宰蜀之彭水，文章政事卓絶一時。君幼即耽心於古，精於大小篆及彝鼎各體書，於印章之學，尤為留意。官轍所經，不惜重價，肆力購求。光緒乙巳，以耄退休，取積四十年所得古印數百方，排印成帙，釐為六卷，名曰萟圃印譜，以公同好。前三卷皆官印，後三卷為私印。其官印首卷第一方曰永昌，第二方曰子孫永寶，第三方曰壽昌。以下為王印九方，君印七方，公印五方，侯印七十餘方，伯印一方，子印二方，男印一方。王印中若地王寶、巴王二印，君印中若孟嘗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各印，似皆贗品，尤以巴王為一印為最劣。侯印中以漢以後者為佳，若應侯、滕侯、巴侯等之屬於東周者，大都不甚可信。第二卷之官印，有從事中郎、司隸從事、典學從事、冀州從事、青州從事五印，字邊完整，不無可疑，然味拙醇厚，或非偽物。其最佳者，為將軍印、及司馬印。凡官名之在漢印中不常見者，大抵以偽品為居多。私印亦真偽參半，然其姓名頗

多於傳有之奎氏之不忍割愛，良由於此。惜不思此正作偽者之誘爾。卷首有光緒丁未華陽羅𦈲、長白繼父各一序，皆溢美之辭，於印之真偽未言及也。

讀雪齋印譜二卷 涵芬樓景印本

清孫汝梅藏輯。汝梅字問羹，號春山，順天大興人。光緒庚辰進士，官兵部主事。好古成癖，三代彝器、歷代碑拓收藏極富，藏有惠卣、父庚卣、豐夫父乙尊等。善書法，尤精金石篆刻之學。著有讀雪齋金石題跋、商周吉金目錄諸書。秦漢璽印亦其所好，集其所藏成此讀雪齋印譜二卷。上卷為秦漢官印，下卷官印僅數方，餘為私印。編中各印皆絕真無疑。末首有民國壬戌其後人孫壯序，稱先叔祖考春山公收藏秦漢印璽三百餘方，兵燹散失，殆僅存印本三分之二，亦未加考訂。丁巳秋，陳君叔通自滬來札，覓古泉璽印二冊，首列先叔父少春公序文，審為吾家故物，亟為購還，足補前缺云云。是此本不惟為兵劫之餘，且為失而復得者。惟壯既云有其先叔父少春公序，乃此本竟削而不錄，使讀者無緣以見本來面目，殊為美中不足爾。

王氏家藏印譜六卷　清乾隆乙卯鈐印本

清王蓮湖藏輯。蓮湖事跡不詳。按濟寧吳氏所藏古銅印章五百餘事。譜首有鄭居實序，汪訒庵潘敎堂見而心艷羨，卒不可得。後印散失，為王氏購得之。拓成是譜，釐為六卷。考首卷為侯印，仟長印，黃小松為之序。序稱官印大司馬，建威校尉，鷹揚將軍，彭城左尉私印，李廣，任賀等章，皆極精妙。翱字一印，易辨為謝皐羽物。高賢手澤，宜與西臺竹如意並傳於世。蓮湖得茲多寶，足以自豪云云。考王氏之得印始末，亦具此序之首。編中無王自序，亦不著編者姓名。使無黃氏此序，則不知為某氏物矣。更考屢求吳氏之此印，卒不可得之汪潘二氏。汪有飛鴻堂印譜，搜羅極富，潘有看篆樓印譜，輯古銅印一千餘方，所謂看篆樓者，乃邀程瑤田張古餘宋芝山同時往觀，拓而成譜，故名看篆樓。其印後歸高要何氏，編為吉金齋古銅印譜。當潘氏欲求吳氏此印而不獲時，夫豈計及己之所有亦將不保歟。古銅印譜，輯者極多，如考各印之源，類多仍為一物。觀此譜為吳氏物，吉金齋為看篆樓物，可以知矣。

簠齋藏玉印譜一卷 神州國光社影印本

清陳介祺藏，何昆玉集釋。介祺山東濰縣人，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齊東匋父。道光乙巳進士，官編修。鑑別三代闕器數百事，三代古坏數十方，漢印萬餘，築萬印樓庋之。有簠齋印集、簠齋集古錄等書。昆玉字伯瑜，廣東高要人，輯有吉金齋古銅印譜，約二千七百餘事。介祺閱之，因與偕商，携所藏赴濰，並介祺所得共七千餘事，合為十鐘山房印舉。介祺並以其所藏古玉印六十七事，囑昆玉拓之成帙，名曰簠齋藏玉印譜。每印昆玉皆注明玉質及鈕形，於下遇有文字奇異者，則加釋文。其中最佳之品，為趙飛燕印，印為回文，妾趙婕伃四字，註曰羊脂白玉印，鴛鴦紐。按此印舊藏龔定盦家，題咏殆遍，嗣歸潘德畬方伯。由潘氏歸諸簠齋，譜中印旁有吳清卿題字稱此印制作文字，並皆精絕。潘德畬方伯僑寓吳中，大澂曾借觀之，忽忽已三十餘年矣云云。蓋此譜昆玉當時共拓十冊，以其一貽諸清卿，即此冊之原本。也內有清卿題字三則，且內有䡟事二字印，清卿題稱此大澂所藏古玉璽文曰䡟事，知簠齋所藏圓玉璽䡟字即經字也。䡟或即經之異體，古文多見，自能觸類旁通云云。蓋此譜中不特有清卿題字，且附有清卿藏印也。卷首有光緒丁亥昆玉序，民國丙辰張熙序。張序稱此陳壽卿所藏古玉印璽六十七鈕，為何伯瑜搨貽吳愙齋者。近得之萬氏梅厓精廬，顆顆夜光，無怪松窗愛不忍釋，即以割贈，庶不明珠暗投矣云云。所謂松窗者，即梅厓精廬主人，是本此原本由愙齋歸諸松窗，松窗始假張氏影印，以廣其傳焉。

觀自得齋印集十六卷 清光緒十六年鈐印本

清徐士愷輯。士愷字子靜，安徽石埭人，貢生，分省道員。少經商，讀書不樂仕進，酷好書畫古器物，購藏甚富，尤嗜古印，先後得二千數百方，拓之成帙，名曰觀自得齋印集，釐為十六卷。中有漢玉印二十餘方，以萬歲無極一印為觀卷端。為歸安楊峴及吳縣吳大澂署簽，簽旁附注曰古吳潘祖蔭伯寅、吳大澂蹇齋審定。次為光緒甲午吳昌碩序及李式棻題詞。仁和葉銘之葉氏印譜存目云有吳大澂序，而此本無之。惟吳昌碩序稱子靜觀察好古敏求，其所蓄古印古泉皆裒如山集，今印譜先成，凡周秦之璽、秦漢之印，下逮元戳為止，搜羅至二千餘紐之多，可謂夥矣。以近世而論，實足以與壽卿太史、退樓老人、蹇齋中丞諸譜相頡頏云云。按壽卿即陳介祺，有十鐘山房印舉；退樓老人即吳雲，有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蹇齋即吳大澂，有十六金符齋印存，皆集古印之大觀者也。

集古印譜八冊不分卷 清咸豐八年鈐印本

清瞿鏞編。鏞字子雍，常熟人，歲貢生，喜金石文字，著有續金石萃編、鐵琴銅劍樓書目、續海虞文苑詩苑稿，羣書癖嗜秦漢以來官私印章，審別真贗，不斷重值以購，積既多，集之成帙，名曰集古印譜。計前三冊為秦漢魏六朝官私印，第四、五冊為唐宋金元官私印，第六七八三冊為宋元雜印。先生自云：秦漢六朝人私印世猶有存者，若唐宋時官印最為希覯，蓋當官者歿，印亦繳於朝銷之，今散落人間者，特千百中之一耳云云。故此書之唐宋官印，尤足珍貴。惜先生第事編排，未加考釋，不免為美中不足。卷首有咸豐八年宋翔鳳、季錫疇、邵淵耀各序，宋、邵二序無足稱，季序則極嫺考證，為讀者所需知。序稱嘗考所得右鷹揚衛、溫陽府之印，唐書百官志左右鷹揚即左右武衛所改，審為光宅元年後物。又有驍捷左第三指揮第四都朱記、歸遠第二指揮第三都朱記二印，考諸宋乾德中選倫征及嵐州歸附之兵為河南驍捷，至道三年分驍捷為左右廂指揮，共二十六，故有第

三之號雍熙三年收飛狐靈邱得其降卒立歸遠軍舊指揮三天聖中增置為十六故有歸遠第三之號云云使於編中各印皆似此加以考證固不賢於第鈐印章遠乎哉

芥彌精舍印萃二十卷 民國二年鈐印本

清沈煦孫輯 煦孫字成伯海虞人嗜古成癖尤喜儲印恒於通都大邑足跡所經留心物色或得於故家或易諸市肆蒐羅二千餘事爰擇有明清初及其同時諸名家得數百方次第手拓釐為二十卷名曰芥彌精舍印萃考其所選上至明之文何下至清末之吳昌碩王氷鐵莫不有之最可貴者為明代諸印若卷五六兩卷有學山堂原印數十方蓋太倉張灝字夷令好篆鐫築學山堂延名人治印酒尊詩卷盛極一時成譜十冊風行海內後年湮代遠其印遂散落人間今編中所鈐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之二方白文印與識剌既眾怨仇實多之二方朱文印皆學山堂原印之精品實全編精華之所在此外凡明清名家莫不有之清季之集名賢印者首推飛鴻然其所集僅一時之彥此編則明清兩代羣賢備具故較飛鴻堂以及七家印譜與夫西泠八家等書皆勝一籌卷首有吳昌碩題七絕四首內一首云指僵顫頭白老廢癡聾舊作居然入卷中爛與文何較工拙銅斑玉血

學雕蟲殆自謙也次為沈友石所題五古詩長不錄再為沈氏自序作於光緒三十二年是此編實成於清末此或重鈐本也

十六金符齋印存三十卷 清光緒戊子鈐印

清吳大澂輯字清卿號恒軒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散館授編修督學陝甘歷官太常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廣東巡撫河道總督喜收藏金石得宋微子鼎有為周愙之大客字作愙因自號愙齋兼善書畫著述甚富此十六金符齋印存三十卷皆所素蓄之印計搜集十六年積纍至二千餘事依類相從拓為是編堪與顧氏集古印譜述古堂印譜訒菴集古印存楊氏印林相伯仲誠集古印中之大觀也惜無考

釋較之吳雲之兩罍軒印考漫存不無遜色卷首有吳氏自題詩云蓄印十六年積纍至二千古璽得至寶文字秦燔先漢魏金官私印金皆精堅同銘各從類年代不細編印拓二十部褎集豈偶然誰其任此役穆父與伯圜按穆父即黃士陵黟縣人精究三代文字手拓彝器全形陰陽濃淡無不備具有價說文古籀補伯圜即尹圜濰縣布衣精鑒別吳氏常招致幕中屬其拓所藏龍真形精妙能繼　舟又工仿鑄銅印是此編藏印者為吳氏拓輯者則穆父與伯圜也

稽庵古印箋四卷 民國元年壬子保鑄山房重印本

清孫文楷原輯，其子延賓重輯。文楷字模山，益都人。平生嗜篆印垂四十年，裒集成書，流傳未廣，即歸道山。其子延賓收拾遺編，恪紹先志，重輯若干鈕，各以類從，至編次條例，一仍舊貫。書成釐為四卷，計卷一曰三代官璽、三代奇字璽、王奇字璽、秦官印、秦私印；卷二曰漢官印、王黃神印、冥黃神印、唯印、漢半通印、漢長方姓名印、漢子母印、漢母印、漢四則文印、漢二名印；卷三曰漢私印、漢殳篆印、漢女印；卷四曰漢兩面印、漢吉語印、花押、宋官印、元官印。所集私印中，冷姓頗多，如旦付、錢梟、洺氏，足補姓苑等書所未備。女子印尋常各譜往往不收，此編另置一類，亦極有見。卷首有光緒十三年自序，稱古璽以臨菑為勝，官印以濟南為多，二名印多存古義，吉語兼訣方言，標女印以廣異聞，坿帶鉤以備一格，式有長扁楕圓之異，而以幻股為絕少，鈕有鹿馬龜貝之別，而以魚蛇為最奇云云。唯稱坿帶鉤以備一格，茲遍檢編中，並無帶鉤，且編中第鈐印而已，不注印質印鈕，無一字之釋文，稱之曰印集則可，曰箋則似名實不符。又延賓跋稱考據精詳，實則無考據之足云也。或光緒十三年初印本有帶鉤及考據，此重印本非原板，故無之歟。

元押二卷 清光緒三年鈐印本

清楊守敬、饒敦秩合輯。守敬字惺吾，號鄰蘇老人，宜都人。輯有印林六卷，已著錄。敦秩字季音，東湖人。楊氏嘗謂元士大夫姓名押有魏晉遺意，蓋其時風尚所趨，又僅經營一字，故識名有奇氣，積十餘年遂得若干枚。東湖饒氏篤好與楊氏同，楊氏方與王君子上子石昆仲編漢魯印，乃以元押付饒氏拓印，以廣其傳。饒氏因拓成是編，釐為二卷。考清季士大夫之嗜印章者，競義秦漢，而以元押時代較近，多置而弗問，故五都之市，秦漢真品十不得一，而元押纍纍，殊少贗品。楊氏加以搜輯，其識見之過人多類此。自此編出而行世，元押遂亦為士林所重視，而贗品亦時發現於肆中矣。卷首有光緒三年楊氏序，卷末有饒氏跋。饒跋稱近世嗜印章者，皆以一字真書押屬之元代。余觀楊君惺吾所藏，每其結體絕異恒谿，非唯與元代碑帖不相似，即求之唐宋亦殊枘鑿，而與六朝若合符契云云。然其所收各押，字體屬小篆古文者亦甚多，下卷之後半卷是其明證，故元押可謂多有六朝遺意，未可云盡爾也。至上卷所拓，則以類六朝碑誌造象者為多，又間有絕似瘞鶴銘者，大抵若此者為其時習慣，例用小篆與古文為例外耳。

續百家姓譜一卷 古吾叢刊本

清吳大澂輯。大澂字清卿，有十六金符齋印存三十卷，已著錄。其續百家姓譜，乃就古私印中姓氏集成韻語，每姓之下各鈐一印或二三印，其族為族第編富禮義昭寬臨淮宛陵重卿交恒拯蒐幹真自掌所曾官留粱釆萓放萬藥閒駟肥橋曲涉氾耐寒吾閭敕定吁詘呼蘭欽兹皇令柔裔來藩郑郇鄧鄧頓騶麋原展庚監射不戰清防聊噲肆厌睦淨靡傷齋沐內及爰樹言防盬饗㛎脩珠粟餘香嬰桃玟接蓼

亭長丙戔即辨鴂到隨陽番苴竹笥楚萋蓮筐綦纏績帶斬蟜奇芒鄉犂浥蕢盍郾增閼佴筆閬苑縣壹中雍荏蒯以青室梟遽冬公丘治成仲山空桐綦毋司國東野成公魚丘陶丘尾生告生浩然胡母沐生陽成卬閭日閭冬吾王孫公車公上關門高堂毋孫辛孫邯鄲公陽於丘東呂鮮於西方右師相里太史公良閭丘吾丘孫陽郁陽東門西門東郭西郭南郭古孫公徐囷睦客孫室孫公乘五鹿祝父顓闞百家姓續。按自公丘治成下皆複姓，編中多為今姓所無，著尤足為治史之助。所鈐各印皆絕佳。釋文為吳氏手寫。宣統元年上虞羅叔言先生既刊吳氏度量衡實驗考，嗣在滬上劉惠之處得此，喜其體例至簡，為前人未有之創，用景印收入吾刊中。編有民國五年羅氏序，於吳氏釋文多所更正，蓋學者之言，不作濫語也。

瀓秋館印存十卷　民國十年鈐印本

清陳寶琛輯。寶琛字伯潛，又字弢庵，號橘叟，閩縣人。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民國不仕，為宣統帝師，人稱為陳太傅。其先德子良先生以京曹隨官關中，吳子苾閣學方為陝藩，關中之吉金樂石，率歸兩家，閣學所得燬於火，而子良先生所藏，載歸閩中，保[illegible]獨完。太傅又增益之。乙丑既編古彝器為吉金圖，復集古璽印為瀓秋館印存，釐為十卷，計第一卷為官印，第二卷古璽，第三四兩卷秦璽，第五六兩卷漢姓名印，第七卷姓名印及姓明迴文，第八卷姓名私印，第九卷姓名之印、姓名印信、兩面印，第十卷兩面印、套印、吉語肖生、宋元雜印，各印皆註明印質印鈕。卷首上虞羅振玉先生序，稱此譜所載，惟朱文小璽之出歸代城者，為太傅所附益，其他則咸出關中，云云。蓋出古印璽之有三：一曰關中，一曰山左，一曰歸化，故諸家譜錄所載太半出關中。關中古帝王都，故官私璽印既多且精。此編所載官印，若執法直二十二，若大官監丞，若脩合縣宰，若敦德步廣曲候，若稚斧司馬，

並為收藏家所罕覯，而刺史印為自宋以來譜所絶無，故羅氏序中稱此譜抗衡吳氏。按吳氏有二，一為吳愙齋，一為吳子苾。愙齋有十六金符齋，子苾有雙虞壺齋，皆輯古印之作，第未知羅[illegible]指某氏，考子苾與太傅同官關中，當以指子苾為多。

清儀閣古印偶存七卷鈐印本

清張廷濟藏輯。廷濟字叔未，一字說舟，號竹田，浙江嘉興人。嘉慶戊午舉人。耆奇好古，鑒賞尤精，商周秦漢古彝器銘文，藏至數千種，漢晉古專秦漢古瓦，周秦以來錢幣所藏亦富，有清儀閣所藏古物文十冊、清儀閣金石題跋四卷、金石文字一卷、董喜漢魏至宋元古官私印。此編所載即所藏者，共七卷，計卷一曰官印，卷二曰私印上平聲，卷三曰私印下平聲，卷四曰私印上聲，卷五曰私印去聲，卷六私印入聲，卷七曰古文印。卷一之官印有亭侯印、關外侯、關內侯印、侯印、將軍印、君印、都尉印、校尉印、左尉印、右尉印、長印、丞印、令印、司馬印、將印。卷七之古文印以秦璽為多，花押次之。編輯體例雖以類相從，似頗淩亂，官印惟其書不分頁次，或為錯檢之誤。官印且有偽品，如關外侯陽平君二印，尤為幼稚，決非六朝以前物。考張氏精於鑒別，此數印或為後人加入耳。然私印佳者極夥，惜全書無序跋，亦無一字之考釋。惟每卷首頁第一行隸書署曰清儀閣古印偶存，第二行書署曰嘉興張廷濟叔未藏，隸行皆出張氏之手。其曰偶存者，即以無考釋故，較楊守敬氏之印林亦無考釋，而楊氏考藏尚名實相符耳。

琴鶴堂印譜八卷 清光緒辛丑鈐印本

清繼良輯。繼良長白人，字紹庭，弱冠入庠，既而九戰棘闈，三挑謄錄，屢膺房薦，乃皆不售，因捐資掌粟官，攝譯署，尋以上考，一守寧夏，三守婺州。先生負酖書名，奄有漢晉人風，尤嗜印章，遇擅鐵筆者，輒擊節鑑賞。自少迄老，搜羅弗倦，從政之餘，爰就所藏，編成是譜，釐為八卷，共約千餘方。先生自用殆居其半，餘為閒章，惟各印未拓邊款，故不知皆出某氏之手。致譜中各印，以屬於浙派者為多，蓋先生宦浙日久，或多出浙人之手歟。卷首有自作凡例三則，大旨一謂秦漢印章但有白文，魏晉時間作朱文，至唐宋而朱文盛行，故譜中白朱相間，以示學者；一謂古印式俱用方，茲刻方為圓，已為變古，甚至琴樣等式者，非大方家數，但取石之天然，不事矯飾；一謂古印璽用玉用銅，若象齒犀角黃楊竹根等，好事者多用之，終非名家所尚，然集內俱有之，尤以竹根為多。按後二例尚屬有見，至第一例之秦漢章但有白文，則似所見未廣，蓋秦漢固有朱文，且秦璽數見不鮮也。然其收集之

富，要體不備，頗可為後學之津梁，未可以此一語之誤而小之。卷首卷末序跋皆極夥，茲不具舉，第皆藻飾之詞，於譜內容惜少言及者。

飛鴻堂印譜四十卷 石印本

清汪啓淑輯。啓淑字秀峰，歙人，著有續印人傳，已著錄。先生以古來印譜以宣和為濫觴，然僅止八卷，其他雖有好古廣集成編者，亦多不過數卷，各體每多未備，於事是廣搜羅，輯為此譜。釐為五集，每集四冊，每冊二卷，合計四十足卷。都其所採，皆清季名手，且多為先生之至友，因卷帙浩繁，故各體俱備，其說異不經者，概行刪削。各印之下，皆先註印文，次註治印人名，惟人名為隨手率書，不拘字號，里爵事蹟，則各為小傳，另在一冊。譜中各印辭句，皆本經史諸子百家，以及詩文詞曲、格言成語，並釋道等書，除名號軒齋外，無隻字杜撰，其援引書名，別為目錄一卷。取辭之旨，在說物可以適情，遊藝者亦堪暢志，是以專取美辭，少存私印，共印數千方。卷首有凡例十五則，名人序跋凡夥，第以初集言之，首冊有凌如煥序，末有鮑銓跋，第二冊首有李果序，末有乾隆乙丑閔諄跋，第三冊首有乾隆己巳顧成天序、乾隆丁卯孫陳典序，末有乾隆己巳樹琪跋。至其序跋不合置於首卷，以此書之卷末，而散置於各冊者，蓋先生當時為分冊徵序，不欲移置致亂本來面目耳。按此譜有無款、有款二種，無款本為三集或四集，有款本為五集，此本為有款本。雖為石印，而印色鮮明，若滕王閣序一印，細篆鉤畫，婉轉清晰，堪稱善本。惟所載陳在籌、丁敬身、周芳等數印，往往相同，未知何故。

悔遲齋存三十卷鈐印本

不著輯人姓名亦無序跋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目錄為謝繩祖篆輯不知何據效卷一曰篆書十八體用刀十三法卷二曰西湖十景三多九如卷三至卷五曰百體壽言卷六至卷七曰詩品卷八曰陋室銘採蓮曲卷九卷十曰陰隲文卷十一桃李園序卷十二十六樂事保陽八景卷十三十四月令卷十五池上篇卷十六十七名號卷十八齋名卷十九信印卷二十珍藏印卷二十一集名印卷廿二集時印卷二十三仿名印卷二十四仿鄧派卷二十五仿浙派卷二十六仿徽派卷二十七集晶玉瓷竹卷二十八至三十閒章附廿四番花信風書之體例各頁皆前面鈐印後面釋文所謂篆書十八體為大篆籀文迴鸞篆柳葉篆垂雲篆雕蟲篆小篆填篆飛白篆芝英篆剪刀篆蓮葉篆龍爪篆蝌蚪篆瓔珞篆懸針篆垂露篆古文每體字各鐫一印按小學紺珠有十體書已多附會之詞此則又摭充而為十八體更多不經且所鐫之字多屬意造如因之平生懷一印所用之蝌蚪即

今之楷書作蝌蚪形又楚楚客心悠哉一印所用之籀文仍為小篆略加楷意皆非用原有文字集鐫而成者惟所仿名印雖極神似大抵鐫者工力有餘學識不足然其為印之多各體之備亦恒足以益學者之見聞如知其擇善而從亦鐫印者必備之書也

澹一齋章譜一卷 雲南叢書本

清孫璚篆。璚字美公，號鶴髯，滇人。據民國八年其七世孫桂馨跋，稱少嗜學，有節操，赴童子試，視胥役搜檢之非禮，即怫然去，不以功名介於意，而生平贍詩篆籀，所著有耕塢堂文集、紅葉樓詩集、字書心印、歷游草、澹齋印譜等詩文等篇，大都散失，所存者惟字學心印、及此譜而已。故譜中共印百餘方，小篆各體俱備，尤以仿漢為佳，若所解元會元翰林大夫之六字白文印、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八字白文印，皆意味醇厚，不讓丁黃。朱文師秦璽者，亦多足稱，然綜合論朱文似較白文為遜色，且其用籀文諸印，多染江湖習氣，章法亦間或過於奇特，有乖大雅。按有清一代滇省以鐵筆鳴世者，有湛蘅王雪廬、孫鐵洲、谷夢山等，此殆介庵之流，較雪廬似弗如也。又此譜其後璚力搜羅，未得一見，何君筱泉輯刻雲南叢書，不審於何處得之。以先生詩古文著述之富，盡行散，其所賴以傳者，乃賴此區區印刻。一人著述，蓋亦有幸與不幸者。

列仙印玩二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鈐印本

清葉銘篆。銘字葉舟，仁和人。有葉氏印譜存目二卷、廣印人傳六卷、輯二金蝶堂印譜八卷，已著錄。此列仙印玩二卷，為光緒二十五年夏[illegible]為先生太夫人六旬壽，友人咸至稱祝，先生治觴徧酬眾客，酒半，客見案頭置有列仙酒牌一書，准之行令，一時壺觴交錯，飲將闌，客有謂先生曰：子善篆刻，何弗將此書中仙名鐫刻成印，仿古人酒籌之製，他日席間亦令侑書而索。越日先生乃刻列仙名印，并以原書題辭為各印之款，名曰列仙印玩。都其所刻，有廣成子、常蛾、老子、關令尹、王子晉、弄玉、任光、黃初平、琴高、桂父、黃安、毛玉姜、黃石公、張良、孫登、謝自然、東方朔、鈕政、清平吉、鍾離權、衛叔卿、劉剛、蔡經、壺公、梅福、張陵、女丸、徐福、陵陽子明、蘇僊公、鄧伯元、陳安世、陳安公、郭璞、陶宏景、王烈、薛郎、許飛瓊、張果、葉法善、藍采和、許宸、韓湘、盧眉孃、羅郁、陳摶、林逋等共四十餘方，各印之旁皆有題辭，如常蛾印題辭云：碧海青天夜夜心，說殊衆者歟；王子晉印題辭云：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

詹有妹者飲以印作觴政在酒令叢中可謂添一佳話各印皆以仿漢為主間有仿秦璽者題辭多仿趙撝叔而陵陽子明一印之題辭陽文楷書絕類敬使君碑總之先生治印視西泠諸家不多讓焉而收藏之富或有過之也

古梅閣仿完白山人印賸二卷 同治壬申鈐印本

清鄧琰原篆王爾度仿鄧琰字石如號完白山人爾度字頃波江蘇江陰人陳以和甥以和字寄舫輯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一卷已著録爾度素嗜完白印藏有以和所編嗣得歸安吳平齋及其同邑吳冠英陳翔翰所藏合之共四十餘方乃選佳石仿而鐫之分為二卷以仿陳氏所編之十印為上卷以續得為下卷上卷所仿不惟仿其印字邊款邊跋亦仿之類得鄧氏之神髓下卷以鄧氏自用印為最多惜無原

印由較其是否相類然以上卷例之度亦極似卷末有王氏自識稱完白山人中年以篆隸真行名海內無暇為人鐫刻故得者尤寶惜之僕舅氏陳寄舫遍為搜求得數於申耆李先生暨山人子守之藏有數石亦並歸之共計十有七印名曰完白印存與山不異先生所篆軌印合為一冊云云按守之者即鄧傳密至所謂山子吳先生所篆軌印云云攷完白山人篆印偶存吳山子序亦自謂獲古軌琢磨為硯破裂不任因其華離就以製印山子寫其文令石工依而

刻之然，故今存之白[口]完印存，並無山子軱印，或以名不附實，先合印，後將輒印删之歟。

黟山人黃牧甫先生印譜二卷 影印本

清黃士陵篆，其子廷榮編。士陵字牧父，安徽黟縣人。生於縣之黃村，故別號黟山人，又號倦游窠主。父仲和，精許氏學。先生幼受庭訓，旁及篆刻。咸同間洪楊擾徽州，家中落，父卒母殉，服闋，詣燕京肄業國子監南學，從盛伯羲、王廉生、吳清卿游，學大進。伯羲重摹阮氏覆宋本石鼓文，置韓文公祠壁，先生手刻也。子廷榮，字少牧，歷知江西南城、永豐、新建縣事，董理遺印，成此二卷，共印二百餘，皆有邊款或邊跋，前十餘方皆自用印，餘皆為他人所治，多屬清末名人，如廖季平、王益吾、繆筱山、盛伯羲、梁節盦、張之洞等印皆在焉。邊跋多注明所仿，或別字，尤蒼勁。惟其自用各印邊跋多有少牧補刻，如自稱臣是酒中仙一印，邊跋云「先公善飲，故有此刻，壬申十月少牧」，是其例也。孜先生治印，自秦漢璽印而外，更取材鐘鼎泉幣、秦權漢鏡、磚碣陶瓦，極淵懿樸茂之勝，故於皖浙兩宗以次衰歇之後，自樹一幟，並世學者尊為黟山一派，亦印人中之絕特者也。間亦作畫，本南書徐宗嗣沒骨

法，別具風概。卷首有光緒壬寅自題小景及裔曾劬

黃先生傳。

鐵㩉叔印存二卷　鈐印本

清趙之謙篆。之謙已見金蝶堂印譜，一為傳栻輯，一為葉銘輯，皆已著錄。此印存二卷，不署編人，編中上卷首四印，係為潘祖蔭治，一為朱文吳縣潘伯寅平生真賞九字印，一為白文吳潘祖蔭章五字印，一為朱文攀古樓三字印，一為朱文南無阿彌陀佛四字印，皆絕佳。次為周星譽、周星詒及胡澍所治，上卷亦以星譽、星詒印為多，次則為傳以禮印，亦甚夥，大抵此編非傳所編，即周氏昆仲所編也。此編之可貴，不僅在趙氏奏刀之精，而尤貴在皆名士之印。如潘祖蔭藏古器百餘品，多為考古家所未見。周星譽祥符人，字畇叔，一字叔雲，道光進士，由庶吉累官兩廣鹽運使，有傳忠堂古文、鷗堂賸稿、鷗堂日記。星詒為星譽弟，官知府，有窳櫎詩稿。傳以禮字節子，大興人，著有萬憙齋石刻跋、華延室題跋等，皆一時知名士。觀此編，遂可觀諸人之行誼，堪與二金蝶堂相輔並傳，而有好事者合為一書景印，以公同好，則益加惠士林矣。

摹古印譜五卷 清道光間青琅玕館鈐印本

清胡之森摹、王成瑢校。之森字質公，江夏人，精篆刻，嘗客其同里王成瑢字庸菴太史家，爲太史治印三百餘，太史拓之成帙，什襲寶之。之森謂居今猶當稽古，古印公署者爲官印，私家者爲私印，世代沿革，各有異同，精神所寄，不可無譜。然古無譜，有譜自宋宣和始，降及元明，輯纂雖多，惟恃失真，宜加釐正。太史復取家藏印鼎、印藪、印叢、印録，羅列几席，之森朝夕撫摹，拓成此帙，釐爲五卷，名曰摹古印譜。其體例以秦漢印冠之首，王璽、君印、后印、侯印、子印、男印，置官印之前，官印各從其類，如將軍、偏將軍、軍司馬、假司馬、軍假司馬、別部司馬之屬是也。至部曲督印、太守丞尉、令長等印，依類相從，亦皆若此。至姓氏私印，概置帙編中，每摹一印，必詳註文字與原印質鈕，再互參典籍，加以考證。如卷一秦漢小璽中所摹第一印，方約八分，白文九字，注禍庆疾除永康休萬壽寧，白玉螭鈕，加考證曰：國子博士文彭承云，璽以成字成文，制作精妙，其書乃李斯小篆，無毫髮遺意，非昆吾刀不能刻，其文亦非漢已後文字，當爲秦璽無疑云云，是其例也。此外各官印，皆援據各史紀傳及職官志考據，亦詳考其所摹，皆存古法，惟無原印以資校證，故究是否得其神髓，殊不敢必，甚至原印有無僞品，亦難臆度。卷首有道光辛丑王成瑢、道光壬寅顧翃各一序，卷末有王成瑢、陳淵泰題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悉庵印存一卷 民國五年建德周氏景印本

清周錦篆。錦字絅章，建德人。父仲西，善鑑古。錦承家學，而尤嗜刻印，自幼作印，即能得南北兩宗神旨。年二十二歿於揚州。凡暹輯其遺刻六十方，成此悉庵印存一卷。其治印上溯三代籀古之文，下及秦漢金石之刻，博參六朝唐宋之蹟，旁搜封泥甲骨之文，故奏刀便自不凡。雖天靳其年，未造顛極，而視近世俗之所謂治印家，固自有別。著編中之自用印章及其他白文諸刻，皆逼肖漢印，卓然名家。卷首有周暹序，卷末有陳衡恪跋。陳跋稱趙悲庵撲茂精嚴，吳缶廬奇古蒼渾，可謂前無古人。悉庵所治印，竟入趙吳之室，既服其致力之精，而亦歎其何以與吾同趣云云。按陳氏在清末民初印人中，為南北巨擘，謂周氏與其同時，而周氏取法之上，已可想見。更取陳氏之染倉室印存與是編比而觀，確乎如出一轍，而彼生前彼此實未相謀，蓋亦所謂豪傑同心矣。

百美印譜一卷 同治元年鈐印本

清何瑛篆。瑛字崑山，咸同時廣東香山人。喜治印，尤善仿古。所治有百美印譜，亦名百美名印。所謂百美者，為上官婉兒、楊太真、綠珠、紫玉、王昭君、關盼盼、虢國夫人、鄧夫人、謝韞、蘇蕙、薛芸、李易安、杜韋娘、若蘭、鸞鳳、甘夫人、阿嬌、薛濤、樂昌、桃葉、翰雲、蔡文姬、梅妃、袁寶兒、吳夫人、鮑四娘、霍小玉、飛燕、蘭蕙、英式、二英、紅拂、紅線、小小、任氏、孫壽、朱淑真、王蕭、鶯鶯、虞姬、清娛、卓文君、云英、柳氏、宜娘、弄玉、甄后、孟才人、緑娘、二喬、崇嘏、宋女、羅敷、韓氏、平陽公主、王英、金雲、四娘、娥婷、西京、莫氏、窈窕、公主、念奴、子夜、小蠻、潘妃、紅綃、西施、衛夫人、絳仙、鍾琰、李氏、元練、昭容、女史、紅紅、琴操、晁采、女史子跡、賈午、倩娘、元機、蘭香、劉氏、崔女、采香、長安妓、暗春、舒氏、蓮香、花蕊夫人、鏡兒、紫玉、莫愁、趙氏、息夫人、秦國夫人、壽陽公主、拳夫人、韓氏、杜鵑娘。各印以仿漢為多，而仿漢之中，又有玉印、破銅章。遇姓之相同者，則仿漢私印，若鄧夫人，則仿漢鄧發章；蘇蕙印，則仿漢蘇武章。仿宋元印亦有之，若小小、西

京等印是也。此外又有集字印。若梅妃為集雲臺碑字。念奴為集落碑字也。是譜賅覩百美之名。必賅其多為纖巧。實則取法甚高。字無意構。在晚清作者中。尚不多有。

五硯樓藏三橋印譜一卷 鈐印本

明文彭篆。清黃壽鳳輯。彭字壽承。號三橋。長洲人。衡山之子。官南京國子博士。工金石篆刻。為明代之冠。壽鳳號同叔。吳縣人。道光時諸生。名所居曰五硯樓。刻石力仿文何。故喜三橋印。因將所藏。編為印譜一卷。名曰五硯樓藏三橋印譜。共印僅十餘方。然由三橋迄壽鳳已三百餘年。得此已屬不易。內有白文讀書談道足以自樂八字印。朱文一簾明月半牀書七字白文仿漢男人嫌我真五字白文。仿漢風流翰墨

四字印。皆精妙絕倫。攷馮承輝歷朝印識。有三橋印譜二卷。張其堅字竹村所集。今世已少傳本。周櫟園印人傳。言國博所為印。流傳甚多。今皆人秘玩。不復多見。亦由無譜也。印至國博。尚不敢以譜傳。何今日之譜紛紛也。亦自愧矣。按三橋所治之印。至清初已不復見。壽鳳能獲此數寶。足以豪。乃又輯為印譜。以廣其傳。裨益藝林。厥功匪細。學者切勿以為數無多忽之也。明季印人。又有何震字主臣。又字長卿。亦稱雪漁。婺源人。於三橋在師友之間。三橋究心六書。主

臣從之討論，日夜不休，亦以治印名，並稱文何，後世目為正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雪廬百印二卷續一卷 清光緒己亥鈐印本

清王琛集。琛字雪廬，一字燕生，又字補龕，河南鹿邑人，移居歸德。生道光庚子，生於京師，故字燕生。壬戌進士，改庶吉士，癸亥散館，後選郎武知府，繼調浙之溫州。素嗜石印，每苦難得佳石。守溫州，獲石頗多，遂請溫人葉墨卿、通州丁二仲為刻，每石各識數語，皆一時情事。光緒己亥，先生年花甲一周，取香山紀年詩句，刻十印，復取舊存羅朗秋、徐止於所刻，及朱長清新刻諸印，排輯成譜，分作上下兩卷，名曰雪廬百印。印百二十四，曰百印者，舉成數也。每印之略綴十數語，或數十語。如上卷領山水郡印，上註云稱余癸己出守郎武，郎蠻彊也，蠻烟瘴雨，疾癘叢生。丙申移守溫州，溫海疆也，山阨海滋，寒燠不時，然溫州古稱山水郡，領郡至此，亦足自豪云云。他印皆似要皆關於自述者。例如三十一年五品官印，註稱余癸亥捐郎中，至癸己年始選知府，計為五品官三十一年矣云。全編依次讀之，蓋先生年譜也。在輯印體例中，尚不多見。編之印若老實頭、半舫主人、靦顏太守、學為自

漢作忍辱仙人皆密省察勤克治不但補龕之勵志藏修雪廬之取懷潔白矣惜各印為出某氏之手皆未註出不無可議卷首有吳中俊序一首及自序二首卷末有自跋

重訂雪廬百印二卷附續二卷 清光緒丙午鈐印本

清王琛輯琛以印譜為年有光緒辛巳鈐印本已著錄及光緒丙午解組歸省視前譜訛謬甚多用詳為訂正並附續印二卷其重訂者如此本上卷之第三印之品字為白文辛巳本則為朱文此本第四印之儉字印為朱文辛巳本則為白文又此本第五印為白文和靄二字辛巳本則無此印是為印之不同者至若註語亦多有異例如此本上卷第二十一印為白文豎長方印文曰分司户部符三綰儥廒京華宅五遷註

云在都五遷其居最後居東厰胡同即明之東廠二語為自題楹聯憶余移居詩有自古長安居不易移居偏又近長安之句亦記一時之情事也考辛巳本為白文横長方印註語僅至明東廠為止無以下各語若是者此外極多若以印論此本尚有較辛巳本為遜者未知王氏何所取意續印二冊例亦如前自序稱聽鼓多暇偶託毫素有感於中一寄於印印既竣名曰續冊已見前冊者不贅自跋稱此譜刻者六人上虞徐止於長沙羅朗秋久歸道山存者通州丁

二仲、永嘉葉卿、吳朱雪軒、朱長清昆仲也云云。惟孰為孰為孽，亦如前冊，莫可考見。蓋先生之嗜，為藉印以抒懷，以印文之足供笑罵者為上選，刀法以某為勝，似非所計及者。

小石山房印譜六卷 清同治八年刻四本

清虞山顧湘、顧浩同輯。湘字蘭江，一字翠嵐。浩字養之，一字鳳一。昆仲皆工篆鎸，尤喜購前人名印，積之漸多，排而成帙。第一卷至第四卷為集名刻，第五卷為歸去來辭，第六卷為名刻及晶玉銅印。卷首有道光庚寅吳映奎序、李錫疇序、道光壬辰王學浩序、道光戊子趙允懷序、徐枚序、道光壬辰王寶仁序。卷五有道光戊子顧湘序。卷六之末有顧湘跋，而卷六之首又有同治八年趙金燦序。考此譜共有二本，一成於道光十年，一成於同治八年，即此本也。按道光本第六卷所載為銅印、桃源行、四時讀書樂十八則，與同治本之晶玉銅印迥乎不同。此中原委，同治八年趙金燦序中言之甚悉。其序稱翠嵐鳳一兩君篤於嗜古，博訪不遺餘力，集古名章，有印譜之刻。適遭兵燹，石復散失。己巳春，予寓研小石山房，翠嵐長君星卿，網羅散失，重加編輯。其歸去來辭一冊完好如故，若桃源行、四時讀書多不全，而以晶玉等章補之云云。讀此已可知前後二本之異同矣。第五卷之歸去

來辭諸印，係顧湘跋語，得諸吳門市中，章法刀法俱極醇雅，上鐫釋文，仿松雪書，亦精妙，當為百年以前之名手，中佚十餘方，即倩程君補鐫，以成全璧云云。安程君名德椿，號壽巖，為新安名家，案此本完好無失殘闕，足善至前四卷，據仁和葉氏印譜存目，載有道光本，云與同治本亦畧有異同也。

二金蜨堂印譜 清光緒丁丑有萬熹齋鈐印本

清趙之謙篆，傅栻輯。之謙字撝叔，號益甫，又號悲盦，會稽人。栻字子式，一字成牧，[illegible]，順天人，官福建興化府通判，性耽經史，學及金石，兼喜搜訪古專，凡積八百餘種，著有有萬熹齋石刻跋一卷、華延年室題跋一卷，又輯有西泠四家印存四卷。已著錄。按二金蜨堂為之謙所居室名，其二金蜨堂印譜有二本，一為仁和葉銘字葉舟集，一即此本，栻與之謙相友善，嘗謂之謙書畫篆刻俱擅時妙，蓋今之

米趙吾文所製諸印，疏密巧拙，豐殺屈伸，各善用其器，縱橫如意，雖間有失，失而無害，反復觀之，無一筆一字不可人意，推崇之至，有如是者，於是遍加搜羅，并自蓄石，輯為此編，釐為二卷，考其所收，有趙氏自用印十數方，餘則以為傅氏所鐫為最多，他則有為何澂、周星譽、魏錫曾諸人所鐫者，其最佳者為白文仿漢之魏錫曾收集瓔拓之記九字印，白文仿漢之周星譽刊誤鑑真之記九字印，朱文二金蜨堂雙鈎兩漢刻石之記十二字印，此外佳構極夥，各印邊款

跋尤多精絕，如白文俛仰未能彌滲思，非但一十字印，及朱文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闕十一字印，二印之邊跋乃鐫其亡婦范敬玉事畧，八面凡三百餘字，如經寫黃庭，恰到好處，在此編邊跋中首屈一指矣。執此今與葉氏集本較，以量云，葉勝於此，以云質，則此勝於葉。按葉譜成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視此譜晚出二十有五年，搜羅雖富，然尚多此有彼無者。

二金蜨堂印譜八卷 清光緒壬寅鈐印本

清趙之謙篆，葉銘輯，亦曰二金蜨堂印稿。之謙字益甫，一字撝叔，浙江會稽人。咸豐己未舉人，髮賊之亂，舉家歿於難，悲不自勝，因自號悲盦，又曰冷君，曰无悶。以知縣分發江西，為南安令，卒於官。於學無所不窺，尤耆金石，其書畫篆刻，皆卓絕當世，有續寰宇訪碑錄五卷、六朝別字記一卷、悲盦閒詩一卷。所居曰二金蜨堂，二金蜨云者，其祖葬時，有二金蜨出宅中，故以名其堂。按二金蜨堂印譜有二本，一為大興傅栻字子式選集，已著錄，一為此本，高仁和葉銘集。銘字葉舟，有葉氏印譜存目二卷、廣印人傳六卷。所集此編第一二兩卷及第三卷前數葉，皆趙氏自鐫自用印，他皆為其友人所鐫。其自用印除名號鑑賞收藏書畫諸印外，其他閒印甚多，而邊跋尤為奇特。如第二卷有方約寸餘之白文印，文曰俛仰未能彌滲念非但一，又畧大之方朱文印，文曰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闕，二印皆高約三寸，四面皆滿鐫邊跋，每面四行，行十二字，題曰亡婦范敬玉事畧，凡三百餘

字、文極慘悼、字師鍾王、在其自用印中、為第一奇構。又寸餘白文方印、文曰殘經養年、四旦一面鐫佛一區、餘三面鐫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十有六日、佛弟子趙之謙為亡妻范敬玉及亡女蕙榛造像一區、願苦厄悉除、往生淨土、吝四十五字、每面三行、行五字、凸起朱文界方格、絕類始平公、亦佳作也。編中與友人所治印以胡澍、何澂、戴望、沈樹鏞、魏錫曾、周星詒、潘祖蔭、傅栻、王懿榮諸人者為多、內有橫長二寸高一寸白文印、文曰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

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共二十四字、為集漢碑十種而成、尤稱精絕。此四人者、皆癖金石、晨夕相聚、是以合治一印。其餘諸人、皆為同光之知名士、寸縑尺素、人咸珍之、惟賈人漁利、贗品甚多、得此一編、庶可校證、不僅第為後學治印模摹而已。趙氏之印專用說文、得小篆正宗、丁黃以後、未見能及之者。

古蝸篆居印述四卷 清道光四年鈐印本

清程芝華纂。芝華字曜春、號蘿裳、又號小石、休陽人。性好古、未冠即能篆刻、家固多藏秦漢印譜、手追心摹、游刃悉合古法。此古蝸篆居印述四卷、蓋先生摹其前輩程邃、汪肇龍、巴慰祖、胡長庚四人之原篆也。考新安印人、自歙之程邃後、幾成絕學、嗣汪肇龍、巴慰祖、胡長庚先後繼起、力追上乘、得周秦不傳之秘。芝華以四家造詣卓絕、均未輯有印譜行世、後之仰止者無所適從、爰就四家原篆摹成是編、曰印述者、

志私淑之意爾。按程邃、歙人、家廣陵、字穆倩、號垢區、又號垢道人、江東布衣、明諸生、長於金石考證、篆刻精探漢法、而能自見筆意。汪肇龍、歙人、字松麓、少家貧、賃篆刻以活、著石鼓文考定、為史籀所篆、於尊彝鐘鼎諸古篆雲鳥蝌蚪之文、暗中可手捫而識之、論者推為絕學、乾隆中以副貢終。巴慰祖、歙人、字雋堂、乾隆時候補中書、精篆刻、富收藏、通文藝、書畫亦擅一時。胡長庚、歙人、字子西、號木鷹居士、精篆刻、與芝華同時而長於芝華、是編卷首除芝華自作凡例四

則外尚有長庚一序，極致謙遜之意。芝華所摹印，皆極佳。至視原篆是否訛，尚以無術互校，未敢妄斷[illegible]。清代印派，新安、西泠並駕齊驅，若芝華者，則新安之後勁也。

試篆存稿八卷 清道光乙巳鈔本

清黃鶴篆撰。鶴字朗村，閩人。幼遵庭訓，即習篆刻，輯有延古堂印譜，蓋其先人手澤也。此試篆存稿八卷，亦名朗村試篆，共印數百方，各體俱備，文皆成語，無名字齋館鑑藏印。各印皆先釋文字，次註印質。考印質除石印、銅印、玉印、牙印外，尚有磁印、銀印、鐵印、鋼印、駝骨印、琥珀印、晶印、珊瑚印、瑪瑙印、翡翠印、犀角印、蜜蠟印、碧璽印、玳瑁印、煤根印、煤精印、陳泥印、黃楊印、降香印、紫檀印、檀香印、沉香印、茄楠印、檳榔印、花梨

印、桐木印、柏木印、蘇木印、梅根印、烏木印、梨木印、橄欖印、竹印、竹根印。種種奇質，不下百種。先生初學奏刀，第事攻石，同時有勞予惠者，善鑄銅玉堅剛之物，先生從之游，遂得治銅治玉之秘。因思銅既可為，凡五金之屬皆可為；玉既可為，凡瑪瑙青精之類似無不可為。於是備置諸品，復推而廣之，以及煤精沉香之類，一一取而為之。先施以所聞諸法，不驗則旁求靜思，取舊印研尋之，必鐫成而後已。久之無堅無柔，莫不如意。觀其譜中各印，如印質不註明，幾不知有木石金

玉種種之别也字皆以古為法絶少任意增減古今亂用之病卷首有自序刊於道光乙巳各印注釋皆手寫字極工整紙為藍色天竹花欄書口上端騎縫為朗村試篆下為求是齋三字字畧小居每葉前面之邊際此外是否尚有鈐印鐫刻注釋本恍未之聞此本現藏河陽陸墨盦處

夏小正印譜 鈐印本

清金在恒篆在恒字立方彭城人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中之一篇紀每月之物候者隋志别為一卷四庫因之古傳寫本與戴德傳混合為一宋傅崧卿撰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始為釐定此譜擇詞句治為印章蓋與小石山房中之鐫歸去來辭同一意也所鐫各印佳者極多白文印如鷹則為鳩梅杏杝桃則華熊羆豹貉鼶鼬則穴諸印皆意味醇厚從漢印得朱文印仿秦璽者亦多有似處其用古文者如參則見時有卷曰唐蜩鳴各印皆絶佳有鼎彝遺意卷首參末無序此跋署名首行⑴為彭城金在恒立方篆次行為渤海封有棋幼孫鐫封氏與豫章羅維善皆精篆刻曾擇如皐許容之谷園印譜中印之佳者同摹若干方釐為二卷名曰御舫印集下卷金氏任校刊之役茲編既曰金在恒篆封有棋鐫豈金氏僅任筆政而捉刀仍為封繖按御舫印集鈐於嘉慶此編殆亦其時之物也

七家名人印譜十卷 清光緒二十七年鈐印本

清嚴信厚輯。信厚字小舫，慈谿人。以鹽莢起家，東南推為鉅商，喜交名流，書入趙董之室，善畫蘆雁，鑑藏書畫類多難精品，官直隸道員，贈內閣學士，有小長蘆館集帖。在晉由齋太守處見所藏丁蔣奚黃陳金鄭七家印若干方，用拓為譜，計龍泓山人丁研林印二卷四十六方，吉羅居蔣山堂印一卷三十方，蒙泉外史奚鐵生印一卷十三方，秋景庵主黃小松印二卷四十五方，種榆仙館陳曼生印二卷五十二方，擔山氏金壽門印一卷二十二方，撖欖軒鄭板橋一卷八方，共為十卷。此七家者，皆清季治印鉅子，人得一石，視為拱璧。茲編集此多石，殊堪寶貴。與丁丙傳拭之西泠四家印譜宗旨相同，惟傳集為數太少，不能與丁集暨此譜並駕也。卷末有光緒二十七年何頌華跋，稱小長蘆館主人喜金石，尤精鑒別，適晉由齋太守出所藏奚黃陳金鄭七家印，印皆古健樸雅，欽識並佳，嘆為獨絕不易得物也。爰商太守倩工纂譜，務極精微，以公同好云云。按編之中丁蔣奚黃各印與丁丙之西泠四家各收間有同者，不知何以歸於啟氏，何序竟未言及。又卷首總目有秦漢古銅印一百四十四方，實則有目無印，大抵以不符七家之名，因而刪之也。

希世之寶一冊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明文彭篆。彭字壽承，號三橋，徵明長子，篆刻為明代第一人。此冊精裱對開十八頁，計印百二十二方。首頁有隸書墨跡題識云：三橋先生鐵筆神品也，平生最善篆刻，火煅青田，蓋後人不能復鐫。此冊印譜，先生所刻秦漢諸□以及各種篆法，無美不備，其用刀靈動圓健，蒼古沈着，雖元之吾丘氏、明之甘氏俱不及也，宜寶藏之。按此識不署姓名，惟鈐宮子行館藏朱文五字印。冊末有語鈐道人墨跡行書跋曰：此冊係三橋先生所鐫，秦漢諸法俱備，洵是鐵筆傑作，非俗手所能及。余由濰邑得來，是誠希世之寶也。癸亥嘉平望日。下鈐語鈐道人白文四字印。次為甲子夏五月念有二日約盦觀於山東節署，下鈐約盦朱文二字印。更次為平壽陳氏家藏朱文六字鉅印。譜之原紙無一題字，云出三橋手，未知何據，然印皆極佳，姑錄原題如右。

半塘老人鈐印一卷　桂林王氏家藏鈐印本

清王鵬運藏，其孫序梅編。鵬運號幼遐，自號半塘老人，晚號鶩翁，臨桂人。同治九年舉人，官至江西道監察御史，與朱彊村、文芸閣、趙堯生並為同光時有名詞人。有半塘定稿、袖墨、蟲秋、味棃、蜩知等集。性嗜金石書畫，尤喜印章，同時海內篆刻名家，識與不識，莫不輾轉求治，是以收藏極富，惜殁後多已散失。民國乙亥，其孫序梅字擇尚存者拓成是編，共印七十餘方，皆極精絕。據序梅跋，捐除冊內拓存者外，就藏書中曾加鈐用可資考證者，尚有朱文王幼霞圖書記長方印、校夢龕腰圓印、書窩小腰圓印、酣睡軒長方印、似僧有髮方印、黑甜鄉人方印、四印齋方印、鐘鼎文且食蛤蜊方印，暨白文半塘僧鶩方印、王氏書窩方印、詞客有靈應識我方印、四印齋方印，共十有二方，悉已無存云云。按此為失而有考者，其無考者尚多也。然就編中所存，已足見其時治印醇厚法古之風，非時下以野狐禪所可比擬也。

完白山人篆刻偶存一卷 道光丙午鈐印本

清鄧琰篆陳以和輯琰字石如以避仁宗諱遂以字行更字頑伯居皖公山下又號完白山人精篆刻工四體書篆書尤稱神品以和字寄賞號適園素嗜完白治印乃遍為搜求先得數石於李申耆處繼在完白子傳密得五石共十七方合為一卷名曰完白山人篆刻偶存其第一印方寸餘白文文曰太羹玄酒邊鐫揮汗對刀管相依患難中世人誰可托持贈勉堂翁第二印方寸餘朱文文曰聊浮游以消遙邊鐫此

二篆乃六月客濡須作時戊戌十月燈下鄧琰剚字上石第三印長寸餘潤一寸朱文文曰江流有聲斷岸千尺邊跋字極多末句云蘭泉吾友也節赤壁賦八字篆於石贈之鄧琰又記第四印方寸餘朱文文曰意興古會邊跋字較前印尤多內有句云此印為南郡畢蘭泉作署款云乾隆辛丑歲八月古浣子鄧琰并識於廣陵第五印長寸餘潤一寸朱文文曰逸興遄飛第六印方寸餘白文文曰筆歌墨舞考印頂題字亦篆贈蘭石者此印四圍鐫有李申耆題識云

得完白刻印四枚喜而識之刻印莫如漢刻者亡誰何有唐吾家氷持論始有科至元吾子行乃以精善詩明代不乏人文何揚其波櫟園印人傳屈指抑未多好尚各殊異藏否隨成虧大抵斯藝貴原本篆籀塗六書得其理點畫咸可儀使鐵如使毫所向無不宜當時漢魏人小學常不訛李吾文何輩一一通蟲蝌覽大使之小所以能爾為鄧翁負絕學返氷而及斯遊心入眇冥隨手出變化餘力作狡獪頑石遺皇媧神趣在寰外阡陌初非奇頗恐後來者此道無復

過觸目欣所遇旦夕聊摩抄云云按所謂四印者當指第三印至此印也第七八九十四印皆長四寸潤一寸之朱文印邊無款跋第十一印方寸餘朱文文曰新篁補舊竹第十二印長二寸寬五分朱文曰清素堂皆有邊跋字極精第十三印至第十七印即完白子傳密所藏五印卷端有吳山子序及道光丙午鄧傳密題識卷末有傳密跋於此書編輯始末言之極詳[illegible]完白印

廣印人傳十六卷補遺一卷 清宣統間刊本

清葉銘撰。按印人專書，始于周亮工。周氏集印為譜，即以各人事蹟題識於上。亮工身後，其子在浚鈔成書，刊以行世，題曰印人傳，實則亮工就譜中題跋而已，未嘗為印人撰傳也。至汪啟淑天生印癖，其家又雄於財，當日海內印人延訪殆遍，遂撰成續印人傳八卷。道光時馮承輝氏輯篆刻及為譜錄者名氏里居，由秦迄明，百有九十八人，名曰歷朝印識，復輯國朝諸家得三百餘人，別為一卷，名曰國朝印識。按此雖以印識命名，實則亦印人傳也。自後作者如林，僅散見於志乘及私家紀載中，東鱗西爪，未有薈萃成書者。葉氏有見於此，手輯是書，其搜羅上自元明，下訖同光，末附方外閨秀，都凡千百餘人。至此歷代印人燦然大備。其書仿畫史彙傳之例，按印人姓氏依韻編纂，傳中皆先詳姓氏，次籍貫，次藝術，次事實及著述。凡印人父子兄弟叔姪舅甥，間有雅故，足資印證者，悉附入本傳中。其十五卷之方外青衣，第十六之日本印人，尤於周汪兩傳而外，得未曾有。是其在周汪以前而周汪遺漏者，此編補其人；在周汪以後周汪不及收者，此書續之。其搜訪之勤，較之周汪二氏，實不多讓。葉氏生長西泠，見聞既博，學養尤深，其嗜印學蓋出天性，故能成此盛業也。

十鐘山房印舉不分卷十二冊　涵芬樓景印本

清陳介祺輯。介祺字壽卿，號簠齋，藏印最富，世所稱萬印樓是也。道咸之際，當醵資劉海豐陳粟園畯成簠齋印集十部，部十二冊，日照許瀚印林、海豐吳式芬子苾、道州何紹基子貞同審定。同治壬申，高要何昆玉伯瑜攜其吉金齋所藏，又以潘氏看篆樓、葉氏平安館、粵署燼餘各印，約二千七百餘事，來歸簠齋。簠齋出其萬印樓舊藏，去其六朝以後者，得七千餘事，益以東武李氏愛吾鼎齋、海豐吳氏雙虞壺齋、歸安吳氏二百蘭亭齋、吳縣吳氏十六金符齋、歙縣鮑氏臆園藏印，皆其次子厚滋與伯瑜同事編次，取吾邱子行三十五舉之意，名曰十鐘山房印舉，共分三十舉：一古鉨，二官印，三周秦，四五金、鐵、鉛、銀，六玉，七八晶、水石、石、匋、泥、琉璃、琥、骨、桼，九鉤印，十巨印，十一泉鉏、龍鈕，十二五面、六面，十三套印，十四兩面，十五姓名，十六姓名印、姓名迴文印，十七姓二名，十八姓二名印，十九姓二名迴文印，二十姓名私印，二十一姓名之印，二十二姓名印信等，二十三言事、白事、啓事、言疏、白箋、白記，二十四姓名表字，二十五姓名吉語，二十六複姓，二十七匿名等，二十八叜篆、魚鳥、蟲篆，二十九吉語，三十像形。以陳氏收藏之富，更集同時海內各收藏家之大成，擇其精者，彙為此編，不惟在晚出各譜中不能與之並驅爭勝，即明之顧從德氏、清之汪啓淑所輯之譜，世稱鉅觀，然與此編較，亦未逮焉。但不能如顧、汪二氏與晚出之吳氏兩罍軒，附有考釋，是又各有攸長矣。更考此書傳本有二：一為初稿，成於同治壬申，共鈐十部，用粵紙，為簠齋六十歲所作；又十年得印益多，吳愙齋時為太常，移書敦促，乃改稿，亦成十部，歲在光緒癸未，簠齋已七十一矣。紙用吳中六吉棉連，一印一葉，三十舉，都一百九十四冊。二稿皆流傳甚少。涵芬樓覓得改稿本景印行世，不惟與印學、字學有關，抑亦考古之資也。第因原書卷帙繁多，改綴十八為印一葉，非復原書之舊，閱者殊有憾焉。

鑑室所藏璽印八冊 清宣統三年鈐印本

羅振玉藏輯。振玉字叔言，上虞人。年十五即學治印，苦無師承，嘗以百錢從持竿售物者手得漢人私印，佩之衣帶，斯須不去身，此其有印癖之始。然第知其雕篆之工而已，稍長漸聚諸家譜集，始知古印璽於小學地理官氏諸學至有裨益，乃好之益篤。其游京師，嘗求古璽印於都市，累歲所得，未能逾百。嗣聞山東估人歲至歸城，購之，乃與東估約，有得悉歸於彼，於是先後遂得璽印千餘，選其尤精者數百，輯為此編，名曰鑑室所藏璽印，釐為八冊。編中以漢之官印私印為最多，古璽次之，然亦有隋以後物，以末冊所鈐各印，多有拓印旁造印年月可考見也。至宋以來諸家譜錄鑒定多疏，近代吳氏雙虞壺齋、高氏郭氏齊魯古印攈正續集、吳氏兩罍軒、吳氏十六金符齋諸譜，抉擇始精，此編較以上諸譜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羅氏於鑑室所藏璽印續譜序中，尚自謂頗不自愜，其求精之殷，蓋可想見。按此編成於宣統辛亥，是年冬武昌起義，羅氏即將所藏携以自隨，棲游海外，無以自給，乃悉數歸諸大西見君[illegible]中，數十年積蓄，需於一旦，所可留為鴻爪者，此編而已。使此書是歲不成，則此遺痕亦無以見。

種榆仙館印譜六卷 西泠印社本

清陳鴻壽篆、郭宗泰字友梅集。鴻壽字子恭、號曼生、錢塘人、嘉慶辛丑拔貢、官淮安同知、善屬文、篆刻上繼西泠四家、浙派宗印之。宜興產砂壺、曼生宰是邑、辨別砂質、創製新樣、自撰銘詞、刻人稱曼生壺、著有連理館集。先生篆刻、育亦以應、從未自存印稿、郭氏潜其如棄草成書、無由窺其全豹、用思印錄成帙、以公同好矣。自嘉慶甲戌夏、迄辛巳春、凡閱寒暑、共得若干、訂為八冊[illegible]種榆仙館印譜。按浙杭印章之學、向推龍泓丁氏、後來諸賢、各有精詣、然未能於丁氏外別樹一幟者、惟先生殊俗嗜好、以餘事為之、不襲故常、不矜創獲、息息可與秦漢相證、是能與龍泓抗衡者、服官吳下、時有[illegible]趙君[illegible]作五吳江令、小印客嵌以五日二字、與吾字近[illegible]變通、迄不成章、先生別以吳字為一行、引下節斷續而消息之、客皆嘆服。故先生在清蘇較胞出、然如驂之靳、制形神具有宜乎人得一石珍若拱璧也。卷首有嘉慶丁丑高日濬高楨、道光元年趙之琛、徐楙、郭磨、郭宗泰、陳汶銘各序。按此編僅六卷、較郭氏原集少二卷、蓋此編為宣統二年西泠印社重編本、而仍以舊序置諸卷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福山王氏劫餘印存 河北第一博物院鉢印本

清王漢輔輯。漢輔，福山人，懿榮子。懿榮字康生，光緒庚辰翰林，官國子監祭酒，庚子殉難，諡文敏，嗜古覺印。庚子劫後，所存無幾，子漢輔從而搜補，復輯成此冊，書成而漢輔亦歸道山。民國戊辰，其弟崇煥自崇衍見得此冊，經河北第一博物院製為鉢版，施以印泥，名曰福山王氏劫餘印存，以公諸世。考編中之印，上自古璽，下迄明印，共六十餘方，而漢印中之典軍校尉、武平侯印、東莞左尉、江都相印、繆幕令印、費丞之印、東海太守章、寧朔將軍章、龍驤將軍章、漢千人長印、四角羌王等印，皆編中之精品。四角羌王，在漢印中頗不經見，據編後所附考釋，後漢書南匈奴傳，左賢王、左谷蠡王、右賢王、右谷蠡王，謂之四角，左右日逐王、左右溫禺鞮王、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羌之四角殆亦羌王大臣之貴者云云。又秦印中有朱文膂鄉二字，多疑為地名，據范壽銘考釋，古時地名無膂鄉，膂即呂字，說文小篆呂作膂，此印呂鄉，係屬人名。刻印者舍古文而用小篆，其為秦印無疑。按此印各譜皆無之，范氏考釋，亦殊精審。大以此區區數十印，而精品之多，則遠過於尋常譜錄數盈千百者。名家鑒賞，其精若此，雖以文敏收藏之富，不謂劫後所餘止此，而自漢輔之沒，度即此數亦多不存，非然者，則崇煥固可重鈐問世，無待乎製為鉢版矣。

赫連泉館古印存一卷 尋古叢刊本

羅振玉藏輯、羅氏輯有盤室所藏璽印、及盤室所藏璽印續譜、已著錄、嗣復得古印璽、約四百方、用加排比、輯成是編、名曰赫連泉館古印存、其編次先古璽、次官印、次私印、次成語印、次物象印、次押、押中有西夏文者、則為前人所未見、按古璽印皆記姓名、漢人始有吉語諸印、此人所習知者、然此編所載古璽、其文曰富、曰得志、曰右生、曰安官、曰敬事、曰敬上、曰上明、當具書體、皆秦以前物、是吉語印周已有之、不自漢人始也、卷首有羅氏自序、長約二千言、極言此編有裨於史、其大旨如此、編有廿八日騎舍印、於前籍無徵、當為傳舍之印、往見漢木簡、知塞上亭隧受書發書皆紀時日、此印蓋亦為傳舍紀日之用、此為有補於官制者、漢志膠東國有挺縣、高氏齊魯古印攈存梃縣、梃字從木、此錄有梃中二字半印、亦出于齊、殆東漢廢梃縣、改為鄉名、字亦作梃、可證史志從手之譌、此編漢人印中、有傷禁、吳清卿藏印有傷咸、傷姓不見古姓氏書、然唐有湯府君妻傷氏墓志、得知唐初

尚有傷姓、是為諸印之證、可補書之闕、此外所言尚多、然皆總述璽印有功於考史、與編中所載之印、率無關係、故不具舉、惟所載名印、字多難識、羅氏未能仿吳平齋之兩罍印考漫存體例、逐印加以考釋、學者讀之、終難一目瞭然耳、

璽印姓氏徵二卷　民國乙卯東方學會印

羅振玉輯撰。羅氏搜集古印，以其所載姓氏多不見於姓氏書，乃自民國乙丑，以五旬之力，據其所藏諸家譜錄，得姓千餘，其不見姓書者，數逾五百，輯成是編，名曰璽印姓氏徵，釐為二卷，以廣韻次其先後，每姓之下，皆列印文，並前賢姓氏書，複姓均載於韻部之末，又皆以上一字分韻，列於單姓之後，文字不載廣韻及不見字書諸姓，悉附卷末，都計得姓千有九十四，其未見姓氏書者五百四十有六，卷首有徵引諸家集目錄，共計四十六種，自序一篇，洋洋千餘言，不惟於姓氏諸書言之極悉，於璽印與姓氏之關係，頗爲詳述之尤詳。[illegible]錄搜羅宏富，體例謹嚴，此編可以當之矣。考吳蹇齋有續百姓印譜，當時士林咸嘆為有補譜系之作，然所收姓氏僅逾二百，其不見姓氏書者尚未及半，羅氏此編以視吳書，可稱燦然。古物出土，方興未艾，尚望後來者更加補益焉。

續齊魯古印攈十六卷　清光緒十七年鈐印本

清郭申堂輯。申堂，山東濰縣人，高慶齡之甥也。慶齡以金石名家，輯有齊魯古印攈四卷，已著錄，書甫成，遽歸道山，嗣君翰生為增補以傳。申堂向從舅氏得聞緒論，丁亥秋，獲一鉅鉩，篆文丹範邑璽翻量止鉩，其同邑宋書升釋為陽向邑聚徒盧之鉩八字。申堂詫為海內瑰寶，由是古興益深，搜羅日富，爰加編次，以續其舅氏之書，故名曰續齊魯古印攈，即以此鉩弁諸簡端，體例亦一如慶齡之舊，而所獲之富，則又過之。卷首冠宋書升序，洋洋千餘言，皆援經書與夫古器為編中第一鉩作考釋者。考當時好古家所藏四字古鉩與此鉩後四字相類者凡三，惟畢字殊異，餘則並同，一為吳縣潘文勤公所藏之璽盦止鉩，二為濰縣陳文懿先生所藏之璽盦止鉩及璽盦止鉩是也。更考吳隱所輯纂遯盦古鉩選，其首卷所鈐第三鉩與此編第一鉩實為一物，吳書自序云，乞借於同社諸子與夫東南收藏諸大家，度其此鉩即假於申堂者也。

歷朝印史十卷 民國壬戌景印道光本

清黃學圯篆、吳叔元釋。學圯字孺子，號楚橋，如皋人。叔元字思翁，眞州人。學圯精六書，善篆刻，嘗聚石四百餘方，取古今作史諸人，篆一章，名曰歷朝史印。叔元就其所篆逐印加以注釋，釐為十卷，依人之時代先後為次。計卷一曰周漢，卷二曰東漢，後漢卷三曰西晉東晉，卷四曰南北朝隋，卷五曰唐五代，卷六卷七卷八曰宋，卷九曰元，卷十曰明。周始於史佚，終於倚相。漢始於司馬談，終於陸賈。東漢始於班彪，終於揚雄。後漢始於譙周，終於謝承，附補遺五人。晉始於華嶠，終於韋權。東晉始於袁宏，終於常璩，附補遺四人。南北朝始於范蔚宗，終於顏瑩王。隋始於魏澹，終於姚察。唐始於魏徵，終於劉軻，附補遺四人。五代始於劉煦，終於余知古。宋始於李沆，終於周羽沖，附補遺十六人。元始於脫脫，終於郝經，附補遺四人。明始於宋濂，終於吳琬，附補遺五人。其印諸法皆備，雄渾高古，多有秦漢風格。且歷代治印者甚多，而能上自周初，下逮明季，羅良史數十百人於胸中，以為印者，

尚未之見。至叔元所作考釋，皆先注印文，次考各人之別號、里居與夫著述，故此編不惟可為治印圭臬，亦可作良史傳畧讀也。卷首有嘉慶丁巳朱珪、道光己丑閔謝汪端光、道光丁亥石韞玉、陸蔭奎等序，及梁章鉅、李芳梅、王有慶、平翰、陳赫等題詞。

漢銅印叢八冊 西泠印社鈐印本

西泠印學社輯。按西泠印學社所輯古今印譜甚夥，此亦其一編。考其所收，以漢之私印為最多，官印次之。搜羅頗富，鑑別亦精，惟分類似無體例，且名曰漢銅印叢，而間有秦璽元押參於其中，質名實亦嫌未符。又考西泠所輯合譜，如秋景庵吳讓之各譜皆有序言，以述輯之起源，不謂似此鉅構竟無序跋，尤可怪者，卷首冠光緒二十四年楊守敬長序一篇，蓋為觀自得齋重訂印譜所作。按觀自得齋印譜為石埭徐士愷字子靜選集，吳縣吳大澂為之序，原書並無楊序，而其序竟見於此，實為百思不得其解者。或抑此編所收即徐氏舊物，故輯者將此序亦並收入耶。楊氏序稱去年夏遊蘇滬，徐子靜先生以所藏西秧古印譜持贈，驚喜無似，念鯫生與子靜素昧平生，乃情款若此，豈所謂笙磬同音者乎云云，是其此序乃為徐譜所作，毫無疑義。至徐譜之所以無此序者，蓋以譜成於先，序作於後耳。考汪啓淑亦有漢銅印叢十二卷，有朱楏鹿田序、汪澍跋，與此編雖同名，實為二書，故附及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秦漢丁氏印譜二卷 西泠印社本

丁仁輯。仁原名仁友，字輔之，號鶴廬，錢塘諸生。其家以藏書名海內，所藏西泠八家印尤夥。輔之嗜印成癖，摹拓無虛日，有丁氏八家印選、杭郡印輯、石刻龍泓遺翰二卷，復就秦漢印中擇其屬于丁氏者，輯為是編，名曰秦漢丁氏印譜，共印百餘鈕。惟其所得古印不過五方，餘則率就各譜鈎摹付梓。因自來集秦漢私印者，恒多依姓編列，都其所采有甘氏集古印正、汪氏訒集庵古印存、汪氏漢銅印叢、查氏銅古書

堂集古印譜、張氏清儀閣古印偶存、陸氏居易軒漢印譜、何氏頤素軒印存、吳氏十六金符齋印存、孫氏稽古庵古印叢、吳氏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高氏古雪書莊齊魯古印攈、吳氏雙虞壺齋印存、龔氏瞻麓齋古印徵、周氏共墨齋古鉥印譜、汪氏琴研齋漢銅印譜、陳氏十鍾山房印舉、徐氏觀自得齋秦漢官私銅印譜、劉氏鐵雲藏印、郭氏續齊魯古印攈、端氏匋齋藏印、吳氏遯庵秦漢印選、黃氏濱虹集印存等，共二十餘種，可謂富矣。按丁氏受姓之始，齊大公生丁公伋，支孫以丁為氏，至漢其族已繁。漢書功臣侯表若丁復、丁義、丁禮等，皆殊勛碩望，顯名於時。輔之生於二千年後，竟廣加搜羅，如陳宗器如數家珍，其精心毅力，信而好古，殊足稱焉。惟後附丁孫二印，或為當時複姓，似與丁氏無關。此編為袖珍本，卷首有吳昌碩署簽及吳隱黃質序，卷末有丁氏自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福盦印存十六卷 西泠印社本

王壽祺輯壽祺字維季號福盦又號屈𦃃仁和人精算術工篆八分性喜蓄印自稱印痲十三四歲即能蒐羅[illegible]清季諸名家手刻舊印積十年之久得三百餘方上溯雍乾下逮咸同自龍泓山人以及西谷之流都凡數十家拓成印譜釐為十六卷卷一為丁敬羅聘張燕昌蔣仁卷二曰鄧石如黃易奚岡桂馥卷三曰陳豫鍾卷四曰孫星衍張鏐屠倬孫均卷五曰陳鴻壽卷六曰董洵錢善揚人鼎翁大年曹世模卷七卷八曰趙之琛卷九曰徐楙汪之虞趙懿孫錫晉徐三錫卷十曰吳廷颺楊澥程庭鷺卷十一陳祖望卷十二曰張辛黃壽鳳江尊胡震卷十三曰錢松卷十四曰徐三庚卷十五曰趙之謙錢式朱志復卷十六曰陳雷并各附小傳志其生平歷畧庶往哲之作不[illegible]致湮沒且有清名家胥萃於此若汪啓淑之飛鴻堂印譜所集雖多而乾嘉後之名手則無之至嚴信厚之七家印譜傳拓丁丙之西泠四家所集固精而得人太少舉不若此編之能集清代大成也惟其所收似有偽品丁羅二氏偽者尤多是此書体例極佳惟[illegible]以多為勝抉擇不免未嚴[illegible]卷首有宣統元年楊守敬題字次[illegible]光緒三十三年張鳴珂光緒三十二年曹[illegible]炎作祭各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西夏官印集存一卷 民國十六年上虞羅氏景印本

羅振玉輯。羅氏藏印極富，所輯印存，為款印極夥。此西夏官印集存，亦其一也。按西夏官印，前人多不能定其時代。羅氏嘗從印背鑿款，不惟定其為西夏，且能考訂其年代，輯成此編。共印三十三方，一二三四五諸方，皆貞觀壬午二年。六貞觀癸未三年。七貞觀辛卯十一年。八貞觀壬辰十二年。九十兩叚方，皆元德二年。十一元德三年。十二正德四年。十三大德乙卯元年。十四大慶元年。十五大慶三年。十六人慶二年。十七十八二方皆天盛二年。十九天盛辛未二十二十一二方，皆壬申四年。二十二天盛戊年。二十三丁丑九年。二十四丙戌十八年。二十五乾祐二十四年。二十六不可識。二十七以下皆無年號矣。第十九方惟曰天盛戊年，羅氏考為六年甲戌。至第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方，惟曰干支年代，無年號，羅氏考皆天盛。明清以降，集古印譜，多難勝數，而集西夏印為專書者，實自此編始。蓋前賢固多考古之士，皆未能如羅氏之博雅耳。編首有丁卯自記，稱乙未冬予編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夏官印之有年號者十有一，丙寅夏又見吳大德大慶人慶款者，為前所未覩。今年春，遂增有年號者十有四，年號不可識者一，無年號者七，合以舊藏總三十有三。讀是記可知其為此編之始末矣。

金罍山人印存二卷 西泠印社本

清徐三庚篆、吳隱輯。三庚字辛穀，號井罍，又號袖海，自號金罍道人，上虞人，為治印名家，有似魚室印譜。此編為吳隱字遯庵所輯，名曰金罍山人印存，釐為二卷，計印三十二方，皆有邊款，其文曰桃花書屋、程良驥印、千瀛光、煜長樂、胡湘之印、鬐蕭譜、靜觀慕堂、郝千疊珍藏書畫之章、周泰、上虞周泰、歛伯、雲岱、無事小神仙、花等相釋、延陵季子之後、怡士、王带之居、李銘私印、滋畬、不好諂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時韻、李唐啓事、煙雲供養、玉屏山人、教程賓鑒頭陀、再世將軍身、志不在溫飽、小圃、臣郭傳璞、少媖。吳隱為之序，稱吾浙以刻印名天下，然皆籍浙西，而浙東自董小池後，寥寥無聞，咸同以來得二人焉，一為趙撝叔，一為徐辛穀，辛穀工篆隸，王象碑尤佳，其刻印綜覽百家，上窺秦漢，旁通浙西諸前輩，而橅刻小篆，能於撝叔以外別樹一幟，近時學者尤多師之，今辛穀歸道山久矣，余故為輯其印以問世云云。然考其所輯佳印固夥，而平庸無奇者，亦所未能免也。

吳讓之印存十卷 西泠印社本

清吳廷颺篆。廷颺字熙載，號讓之，以字行，嘗自稱讓公，又號晚學居士，儀徵諸生，善篆隸，能以碑刻橅印，傳鄧氏衣鉢，偶作花卉亦有士氣，同治時魏稼孫訂有揚州吳讓之印稿，趙之謙為之序。此印存十卷，亦讓之手鐫印，皆極佳。[illegible]按讓之於印宗鄧氏而歸於漢人，年力[illegible]久，手指皆實，謹守師法，不敢踰越，其論浙宗，亟稱次閑，次閑學曼生而失材力，讓之以曼生不如次閑，蓋曼生刻印自知不如龍泓秋盦，故變通法自遁，讓之不惟薄龍泓秋盦，即蔣山堂[illegible]世稱其在諸家以外自闢蹊徑，神至處龍泓且不如，而讓之亦不信山堂，是以人以為偏，其實非也。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讓之所刻一豎一畫必求展勢，是厭拙之入而頗巧之出也。浙宗見巧，莫如次閑，曼生巧七而拙三，龍泓忘拙忘巧，山堂則九拙而孚一巧，讓之之稱次閑由此[illegible]此其所以為名家也。

雲留小住印譜四卷 清嘉慶二十一年鈐印本

清徐學軒篆學軒字果泉山陰人博雅多能喜潑墨作梅花作瓶為人攘去亦不甚惜尤精鐵筆二者日積為之如窺鑽然因自號二癡道人其雲留小住印譜四卷卷一春夜宴桃李園序及陋室銘卷二花宜稱及印選卷三四皆印選其印以秦漢為宗尤長柳葉蓋作柳葉篆者多染江湖氣徐氏作出則雅若秦璽懸針篆刻真若春夜宴桃李園中吾人詠歌開瓊筵以坐花二印皆用懸針雅妙絕倫印選中佳印亦多且無体不備惟過大者白文似有弩張之弊如而生浮生若夢高談轉清諸印是朱文大者有時力有未足觀獨慚康樂一印即可證明又間或過於纖弱如有龍則靈一印之龍字忽作象形字孔子云一印字作雙鈎印形作書卷式之類是白文用破銅文處亦太多渠志原在求老不甚涉入造作總之此譜瑕瑜互見所幸瑜多於瑕故瑕尚不傷瑜也卷首有葉紹本鄭大壯陳景唐畢以繡等序畢序曰文如恨不十年讀書月到天心諸方深得秦漢正宗朱文如不導今人變古人諸方又仿唐宋以後之法制他如懸針貓篆之升降鐘鼎權碑之分別莫不各運其妙云云實皆至論非出溢美按徐氏與陳曼生係出一時惟沒後不若陳名之彰耳

楊龍石印存二卷 西泠印社輯本

清楊澥篆。澥原名海，字竹唐，號龍石，吳江人。於金石考據之學靡不精覈，刻印以秦漢為宗，力斂嫵媚之習，實印學之圭臬也。晚病偏手不利，捉刀遒光。庚戌卒，年七十餘。考其浙之二派並起，浙派已盛行於世，皖中亦競傳鄧氏之學。龍石生當其間，搴旗角立，獨能合皖浙兩宗並於一鑪而冶之，卓然自成一家，其魄力學識不可謂非加人一等也。龍石舊無專譜，西泠同人用加搜羅，輯成是編，可稱為溯印前徽，有功後學矣。編中第一印為白文「游戲三昧」四字，四周縮臨禊帖，圖勒碑法，精妙絕倫。又朱文「秦伯後人」四字印，仿吾子行鐵綫篆，印文邊款皆得疏𪟝之趣。第二卷有白文「辛庵」二字印，仿漢極佳。考其時有楊辛庵者，名與泰，錢塘人，刻印專學趙次閑，得其神似，旁款亦幾與真亂。未審此印是否其人，果爾，則刻者受者皆為冶印名家，則此印益為可貴。曰若白文「讀易堂」及白文文字「生香」諸印，則皆無甚奇特，非名家氣度矣。按龍石兼精刻竹，或作人物仕女，或寫其人小像，皆能頰上添毫，栩栩欲活。為人有奇癖，好龜如米顛愛石，出入袖中常得一大龜甲，自鐫銘詞於其上，坐臥其中，以為此身安樂窩，人竊之亦不顧也。

古鐵齋印譜一卷 清嘉慶丁丑鈐印

清馮承輝篆。承輝字少眉，華亭人。有歷朝印識三卷、國朝印識二卷、印學管見一卷，已著錄。按馮氏嗜古印，尤精篆刻，所居為王蕉窗太守故宅，於堂西一楹取唐鄭損詠古碑風雨淋漓鐵漬痕句，顏曰古鐵，故此譜稱古鐵齋印譜。譜中多為馮氏所治自用印，共約百方，以仿漢為多，追踪秦璽者甚少，除名字書畫鑑藏印外，又有小梅花庵、梅樓、花樓、紅船莊等印，皆馮氏居室別號，小傳多未言及，據此可補其缺。考譜中印之最佳者，為朱文畫舫離騷之章、夜談黃庭之略十二字印，及朱文可憐青鬢暗逐流年老九字印，皆逼似完白。大抵馮氏所作，以大者為勝，小者多無精意。其治印，主張小陽文宜碎，謂能碎則有疏有密，又謂小印一二角圓者，則其餘不宜圓，或於裏角刻出一線，可免四角雷同之病，邊不宜太細，亦不宜太粗，印以一邊而論，其中有粗有細，有斜有正，有連有斷。[illegible]此說見其所著印學管見中。按譜中小印，多如此式，在馮氏自謂此為治小印者應知之秘，殊不知實[illegible]造作之弊。馮氏有弟名繼耀，字眉峰，亦嗜刻印，謂朱修能最工小印，不過得碎之一字法，是碎之一字，有誤馮氏兄仲實屬非細，却晚近治印流入江湖一途者，亦[illegible]為碎字之所誤。馮氏治印工力極深，印識[illegible]嘗見二書，有功印學，亦多足稱，惟此一見之謬，自誤誤，功實不能補過也。

秋景庵主印譜四卷 西泠印社輯本

清黃易篆。易字大易，號小松，又號秋庵，仁和人。父樹穀，字松石，精於篆隸。小松能承其學，撫印為丁龍泓高弟，有出藍之譽。嘗謂小心落墨，大膽奏刀，二語可為刻印三昧。又善鑒別及考據金石碑版之學，著有小蓬萊閣集。嘉慶壬戌卒，年五十九。按先生所治印，舊無專集，惟何夢華集其所作，次鈍丁後，曰丁黃印譜，及傅栻、丁丙等所輯西泠印譜中有之，而乙酉西泠印社發起所藏拓本，是編彙為四卷，署簽曰秋景庵主印譜，首頁騎縫刻曰黃秋庵印存。編中所收佳印，極彩如白文得自在禪四字，仿漢而有隸意，氣韻生動，精妙絕倫。又白文蔣淳二字印，以穆倩篆意用何雪漁刀法，故極醇厚，有漢人氣味。此外佳印，多不勝舉，而邊跋尤多與逸事有關。如白文一笑百慮生五字印，其邊跋云：冬心先生名印，乃龍泓、巢林、西唐諸前輩手製，無一印不佳，余為奚九作印，亦不敢率應，賞音難得，固當如是。汪大叔庵鑒古精博，生平知己也。簿書叢雜中，欣然作此，比奚九印何如，冀方家論定為據。此跋不惟可知此印為叔庵所，而冬心先生之名印，亦可藉知多出某某之手，實為藝林所樂聞者。又印中署款時稱屬吏，且皆作於山左，蓋先生曾服官其地也。惟編中佳印固多，可為品，亦任雜免若賣畫買山一印，印頗可疑，幸為僅有，未足為全書累。

松園印譜四卷 清乾隆四十八年鈐印本

清貫永篆。永字壽山，山西太平縣人。博學善詩，工於宮律，書法尤妙，舉秦漢石刻無不究心，尤耆治印，因選自怡者集拓成帙，釐為四卷，名曰松園印譜。卷中首二印，一曰松園二字印，用秦文切刀法，一曰古晉太平貫永字壽山鑒賞圖書十二字印，用漢文正刀法。依次則為所摹朱子治家格言及天保九如等譜，書所鐫以仿秦之朱文及仿漢之白文為最佳。以朱子治家格言各印論之，其仿秦朱文者，如既昏便息關鎖門户必親自檢點十三字印，及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十六字印，皆極醇厚，合古宜今。仿漢白文者，如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十字印，及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十三字印，亦皆篆法章法莫不足稱，然仿秦之白文、仿漢之朱文亦各皆有佳者，非必秦之朱文、漢之白文始可貴也。此外若古文、爛銅文等佳者亦夥，然間有造作之弊，章法亦時因過怪流於俚俗，若施惠無念受恩莫忘八字印，及言多必失四字印等，皆因求怪入俗者。大抵作者工力有餘，學識稍有未足。據其自序云：得谷園印譜，乃許實夫所鐫，大小篆體周不備具，珍為珙璧，朝夕觀摩，思其心之所得與手之所習，並取往古史籀篆法以考夫六書變遷云云。是其治印也，以許氏為宗。按許氏名容，字實夫，有谷園印譜六卷、韞光樓印譜二卷，雖為清季治印名家，以視丁黄尚有遜色，貫之文何更難同語。貫氏不知博採衆長而惟許氏是師，宜其造詣雖深而終未能免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求是齋印譜四卷 西泠印社輯本

清陳豫鍾纂。豫鍾字浚儀，號秋堂，錢塘廩生，深於小學，篆籀皆得古法，摹印尤精，專宗龍泓，兼及秦漢，嗜金石文字，凡蠟拓積數百本，阮文達輯刊薛氏鐘鼎款識，皆其手筆，兼工蘭竹，亦以篆法通之，嘗輯古今畫人傳，著有求是齋集。卒於嘉慶丙寅，年四十五。按清代治印，浙派始於丁黃，而成於二陳，二陳謂曼生與秋堂也。曼生刻印有種榆仙館印譜行世，秋堂印雖散見於各譜，惜無專錄，碎金寸玉，不足以窺全豹。西泠印社同人搜藏甚夥，爰輯是編，以備一家，釐為四卷，名曰求是齋印譜。考卷中所收佳印甚多，如辛亥九月所治朱文佛盦二字印，工整而不板滯，為秋堂所專擅，他人所不能望塵者；與白文文章有神交有道七字印，用單刀法，按單刀法難有不露刀迹者，而此印渾成，非銳意絕不能到；朱文雪房居士所藏六字印，古味盎然，在丁之下，黃之上；朱文盧小鳧印四字印，由趙吾脫胎而出，是又不可謂其專宗丁黃矣。惟卷內多有印佳而邊款精邈，或款佳而印文平平者，若雪房居士所藏一印，款即畧疏，而白文孫錫晉印四字印，邊款之佳，為全譜之冠，而印文則平常矣。且有印文邊款俱無可取者，大抵為後人所仿作，輯者惟知以多為勝，故抉擇不免未精，然其有功陳氏，嘉惠士林，即此已甚偉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避庵印存四卷 清光緒間鈐印本

清吳隱輯、隱字遯庵、號石潛、亦號石泉、又號潛泉、山陰人、工篆隸、精繪事、刻印宗秦漢、嘗集古今名人楹帖三百餘家、縮刻於石、名曰古今楹聯彙刻、又有遯庵印話、古陶存、泉存、磚存、周秦古鉩、遯庵秦漢印選、秦漢百壽印聚等書行世、更創製仿宋聚珍排印書籍、以保存流通二者為宗旨、所編遯庵金石叢書、尤有裨於來學、此遯庵印存四卷、皆其所藏明清名家之遺跡、明人印最可貴者為文彭劉衛卿之作、按文氏刻印、後人奉為金科玉律、無待更述、至劉衛卿字夢仙、休寧人、博識六書、刀筆古樸、名雖不逮文何、實亦明之印學鉅子、觀夫卷中所作淵明形神似我及痛飲讀離騷二印、遒勁古茂、即清之丁黃、似亦弗如、又有白文三餘堂及朱文隨庵二印、皆渾樸入古、迥異凡響、考其邊款、蓋出丁元公手、按丁氏字原躬、嘉興布衣、工書、精繆篆、善寫意山水、晚年為僧、名淨伊、字願庵、嘗遍訪歷代佛祖高僧真容、迄明季蓮池大師、繪為巨冊、周氏印人傳列其名、未詳其顛末、故備述於此、至清季名家、編中所收尤夥、上自丁黃、下迄昌碩、共約數十家、[illegible]先生精於鑒別、故選擇極精、蓋非以多為勝者所可比擬也、卷首有楊[illegible]、吳昌碩二題詞、

漢銅印叢十二卷 清乾隆十七年鈐印本

清汪啓淑輯。啓淑字慎儀，號秀峯，又號訒庵，自稱印癖，歙之綿潭人。有飛鴻堂印譜四十卷、訒庵集古印存三十二卷、續印人傳八卷，已著錄。按印譜濫觴宣和，及顧氏印藪，所集尤備。其書斷自秦漢，合官印私印奩奩有數千餘鈕，惟因求之者衆，易以棗梨，以致多漶漫失真，爲可憾。啓淑之集古印存，金玉琿璖瑪瑙牙瓷，莫不賅備，較宣和及顧氏之譜，皆有過之。其印存成後，續得銅章，悉爲漢物，裒爲袖珍小本，成此印叢十二卷，自謂印存卷帙繁重，一時難鑒賞，手此一編，如泰山之有配林，黃河之有滹沱，足以先領登涉之勝云云。考編中之印，官私雜陳，不加釐別。私印居十之七八，餘爲官印、吉語印，亦間有之。每頁所鈐，多者四印，少者二印。遂印皆注鈕形，印皆絕佳，拓工亦精。蓋名家抉擇，決不使魚目混珠也。先生搜羅上自周秦，下迄元明，多至數萬鈕，嘗於巨珠上刻作篆文，以補諸品之未備。錢梅溪有漢楊惲二字銅印，先生欲得之，錢不許。遂長跪不起，錢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卷首有乾隆十七年朱樟序，卷末有其兄汪澂跋。澂跋謂周條侯之玉印字勒亞夫，張太尉之金章文鐫忠孝，他人嘆想而未逢，吾弟蒐羅而有獲。然遍考編中無此二印，蓋此跋指印存而言。且此編以銅印命名，金章或可收，玉印實無從羼入也。

漢銅印原十六卷 清乾隆三十四年鈐印本

清汪啓淑輯。按汪氏輯有漢銅印叢十二卷，已著錄。其書成後，又得漢銅印若干類，彙為印原十六卷。卷一為諸王列侯印，卷二為丞相、三公、太尉、御史、將軍印，卷三為奉常、郎中令、大夫、郎、謁者、期門、羽林、僕射、衛尉、[illegible]中尊令、尊丞、羣長、羣監、諸將、羣侯、[illegible]尊印、[illegible]大僕、廷尉、典客印，卷四為宗正、治粟中尉、詹事、司馬印，卷五為羣尉、太守、羣令、羣丞、羣長、羣督、諸將、羣侯、𥙊尊印，卷六至卷十二皆私印，姓氏依詩韻為編次，

卷十三為複姓、閒印，卷十四為單字印及補遺，卷十五十六為秦漢印三十體，所謂三十體者，曰古文、雲書、偃波、迴鸞書、籀文、鐘鼎、大篆、小篆、鳥書、魚書、刻符、摹印篆、繆篆、填書、雕蟲書、玉筯篆、細篆、懸針、鵠頭書、象形、就急、龍虎印、朱文、朱白相間、爛銅、五字印、臣字印、蕫形、左文、嶧山碑是也。其書縷析條分，較諸印叢各譜尤為明備。其異於印叢者，印叢每印之下皆注印鈕，此編以其無關篆刻，故不復載。昔司馬子長之編史也，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類而推之，即古之名物珍玩，其秘而不宣者，亦必待真知篤好之士，庶可傳諸不朽。蓋物聚於所好，始相得而益彰，若汪之好古不懈，搜二千年前之片鱗寸甲，於兵燹劫灰之餘，固為古人之幸，亦造物之巧為異合也。卷首有乾隆三十四年錢載序，及乾隆三十二年自作凡例五則，凡例末則云：茲譜所收與印叢間有相似及大同小異者，蓋時異世殊，摹漢古物，不敢遽以重出，便謂魯魚雁鼎，妄逞臆斷，但姑隨之，疑以傳疑，聊備參博覽者一助云爾。錢序寫作俱佳，題簽者為翁方綱，皆名家

手澤也。惟內有阿彌陀四字印，及如來已食弟子六字印，按佛法在東漢固已傳入中國，而此類成語，則尚未有，汪氏識音，決不至認為漢物，想係鈐印時錯捲誤入耳。

秦漢銅章二卷附一卷 清嘉慶十二年鈐印本

清趙埜編。埜浩上人，事蹟無考。此編無序無跋。卷一曰官印，卷二曰私印，卷三曰附存官印。分侯、亭侯、將軍、將督、護軍都尉、司馬、軍司馬、詔假司馬、令、丞、長史、護監、庫督、祭尊、蠻夷十九類。私印分姓名二字、姓名三字、姓名印、姓雙名印、姓名私印、複姓、印章、印信、印子母印十一類，俱按四聲編次。附存分臣印、存疑、補遺。考編中各印，贋品殆居十之六七。官印中如第三關中侯印、騎部曲將、騎部曲督、部曲督、殿中都尉、奉車都尉、軍司馬印等，不惟刀痕畢露，絕非漢物，且皆纖弱已極，非名手所仿造也。私印中偽品尤夥。按昔人仿古者甚多，如明顧從德之集古印藪、潘雲杰之秦漢印範，皆為仿古之作，雖不足以亂真，然無一印不足為後世之圭臬。若此編者，名為漢銅印章，曾一摹古之不若，輯者之鑒賞真不足當識者一哂矣。

謙吉堂古銅印譜四冊不分卷 清乾隆五十三年鈐印本

清弘旿輯。此編不著輯者姓名，惟卷首弁瑤華道人一序，細審序中文字，蓋即道人所輯也。按弘旿，清宗室，字恕齋，一字醉迂，號一如居士，又號瑤華道人，封固山貝子，善畫山水花木，擅篆隸，工詩詞，有恕齋集。考此編序文所署瑤華道人之下有印二方，一為朱文一如居士，一為白文瑤華道人，是此之為弘旿所輯，固無疑義。編中所鈐皆為漢印，屬於周秦者，實木之見。名曰古銅印譜，似不若易以漢銅印譜為名實相符也。此編官印居十之四，餘皆私印，惟其官印不以官為類，私印亦不各以姓聚，蓋其體例除官私各印加以分別外，餘則漫無釐定。其自序謂世代縣邈，古蹟罕覯，所可證者惟古印章，然金銀璽章質貴重，易為人毀，獨銅印質本麤賤，復易偽作，真贋既混，具眼良艱，斯又可以不必深求者云云。思夫輯古貴在求真，今其自序既云不必深求，則此編所收於真贋之間，未加精審，自不待言。然詳審編中佳印實夥，在集古印譜中不愧佳構，自序或為自謙之詞，未

可以此而輕之也。

簠齋古鉨選二卷 西泠印社本

吳隱輯。隱字遯盦，號石潛，山陰人，有遯庵印存已著錄。此簠齋古鉨亦先生所選輯也。先生於丁巳首春，得都庚鉨於滬上，為張氏桂馨堂故物，摩挱把翫，欣幸無極。由是古鉨之嗜乃進，而愈篤不獲自已。先生於瀠泉之陽，有堂數楹，即以遯庵名之。庵之東曰金篆齋，其西曰簠齋，簠齋收藏極多，暇輒坐於斯，遂作古鉨選之謀。先就已之所有，復乞借於同社諸子，與夫東南收藏諸大家，凡數閱月，得若干鈕，精益求精，一再遴選，始成此編，釐為二卷，名簠齋古鉨選。編中第三鉨與郭申堂續齊魯古印攈之第一鉨為一物，當即假諸申堂者。古昔鉨為尊卑通用之稱，秦以來始為天子所獨有。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鉨，橐駝鈕；列侯、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至二百石皆銅印，鼻鈕，文曰印。是璽之制，在漢斷自列侯、三公，已無得稱璽者。今世所傳古鉨，多為私人所用，蓋皆秦漢以前物也。此編私人之鉨，居十之五六，可知其時代甚遠，較之惟

輯漢印，其難尤甚。考專輯古鈢之書頗不多覯，此編又選擇至精，故迥於代集古印鈢中可首屈一指矣。

齊魯古印攈四卷續一卷 清光緒辛巳鈐印本

清高慶齡輯。慶齡字南鄭，山東濰縣人，性好金石，尤嗜古印，甄勉以求，所得皆出齊魯，用輯是編，名曰齊魯古印攈。攈者，說文從手麋聲，拾也，言摭拾古人之遺也。共四卷，卷一三代銅官鈢、三代銅私鈢、三代銀私鈢、三代玉私鈢，卷第二銅官印、漢官印、漢銅兩面官印、漢塗官印、漢銅半通印、漢銅長方姓名印、漢銀長方姓名印、漢銅子母印、漢銅母印、漢銅黃神印、漢銅四側文印、漢塗私印、漢銅又篆印，第二第三皆漢銅私印，第四漢銅兩面姓名印、漢銅兩面吉羊印、漢銅吉羊印、漢銅長方吉羊印、漢銅肖生印、書甫成，先生遽歸道山，續攈一卷，蓋其嗣君翰生增補者也。為類如前編中所收，統計六百餘方，皆去偽存真，鑒別頗精。其體例為名印以姓之多寡依次編之，繼以諸姓複姓，又私印有有姓者、有無姓者，其排列乃先姓名，次某印，次某信印，次某之印，次某私印。卷首有吳縣潘祖蔭、福山王懿榮序，及高氏自序，序後有凡例十則，其第五則稱官印中如倭將、相尉等，及私印中公

孫宏王成徐咸諸人皆列正史但纂攷據其不載者
則亦旁引典證必援諸書爲詮斷茲因詮釋未備容
後一并付雕云云是其稿本各印皆有攷證以未完
備故付闕如更據凡例第八則其稿本且逐印注出
鈕形而傳本亦無之皆使閱者[illegible]引爲憾者也

續封泥攷畧六卷再續四卷 民國十七年石印本
周明泰輯明泰字志輯建德人其從兄李木喜收藏
古碑拓及秦漢銅印封泥厥後得漢魏刻石數十方
皆一時精品遂[illegible][illegible]以秦漢封泥四百八十餘方
歸志輯並謂封泥考略所輯封泥多出自巴蜀其出
自山左者文多不同上虞羅氏所輯齊魯封泥集存
雖多與此同文而絕非范土有目無考語焉不詳志
輯爰爲此編以續吳陳之封泥考畧書共六卷卷一
曰古鉨封泥漢朝官印封泥漢侯諸王印封泥漢王
國官印封泥卷二曰漢侯印封泥漢侯國官印封泥
漢州郡官印封泥漢郡國官印封泥漢縣邑道官印
封泥卷三四亦曰漢邑道官印封泥卷五曰漢縣邑
道官印封泥漢縣邑道無官名印封泥附地名印封
泥漢縣邑道鄉官印封泥附無考鄉官印封泥新莽
郡爲官印封泥晉蠻夷印封泥唐州郡官印封泥卷
六漢臣名印封泥漢私印封泥附無姓名信印封泥
附一字姓印封泥附叉篆印封泥附肖生印封泥附
殘封泥再續封泥考畧四卷爲類大致如前其攷語

皆攷之史記及前後漢書佐以海寧王氏齊魯封泥集存闗及閩縣陳氏澂秋館古封泥目旁及諸家古印譜一依吳陳攷畧体例惟吳陳考畧以齊鐵官印及齊官印殘封泥置郡國官印封泥中海寧王氏則以齊鐵官丞及齊都水印皆為齊王國官印封泥封泥攷畧所收齊國官印封泥不多未能詳審定故有此誤此編所收封泥多半出自臨淄齊國官封泥多至數十方可見當王國都官如漢朝之盛故依王氏之說以齊鐵官丞及齊都水印兩封泥改入王國此

共吳陳攷異不同者也海寧王氏以諸鄉印中有共縣名同者如東鄉等共十二鄉或是縣印但無確證故始附於鄉印中此編則凡見於漢書地理志之鄉印皆附於地名封泥中以其旨入鄉印及無他書可證此又共王氏所見雖同而類次畧異者也此外特創之例尚多可謂得擇善而從不善而改之旨矣

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十二卷 清光緒丙子鈐印本

清吳雲輯雲字少甫號平齋晚號退樓又號愉庭歸安人官蘇州知府嗜古精鑒別所藏齊侯罍二右軍蘭亭二百種最為珍秘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古印攷六卷印攷漫存九卷其印攷漫存已著錄此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十二卷亦先生藏輯者先生喜蓄古印生平所藏先秦兩漢以來官私各印類多得自東南故家嘉興儀閣四百紐尤為大宗曾取官印百數十紐排比成書並摹刻各印圖式於前而

鈐原印於後復逐印繫以攷釋即所謂兩罍印攷是也閱者皆許為印譜中之創見惟兩京官印篆文多舛錢深戴行嘉興汪嵐坡二君皆善鐵筆嘗謂官印篆文漫泐互見終不逮私印之工欲為治印者津梁莫若官私並存先生韙其言因成此古銅印存十二卷然此書實有二本一為同治三年甲子所鈐者戴汪二君贊助其事當時僅鈐二十部轉瞬即為朋輩爭取以盡一為光緒二年丙子所鈐者張玉斧林海如二君相助為理即此本也其書之体例以私印

字唐後多作朱文專尚仍有失古法故此編錄至六
朝而止宮印可証歷朝制度故雖近代亦存附於卷
末古鉢篆文為宮為私多有未識姑列私印之前私
印以字數為次兩面印六面印子母印各以類從至
於考釋則不具載以此編與兩罍軒古印考多為一
物考釋已見於彼故不重錄矣卷首有自序封面為
何子貞書題簽則出吳穀之手蓋仍同治甲子本之
舊也

磐室所藏鉢印續譜四冊 民國元年上虞羅氏鈐印本
羅振玉藏輯宣統庚戌羅氏擬以所藏古鉢印輯為
譜錄惟細檢所藏尚不自愜聞津門有莫氏者珍襲
二百餘皆極精好因懸二千金託與莫氏契者購之
仍迴戚不得是始就己之所蓄製磐室鉢印譜適辛亥
難作津門莫氏輾轉介其友鄭寄所藏惟是時羅氏
所藏已歸大西見山君帖祖齋每念故物不能去懷
且悲莫氏不得而衛此遂函許其請約二百數為續
譜壹為四冊計第一冊皆古鉢第二冊為宮印第三

冊為私印第四冊為私印考吉語印等宮印以漢為
最多他代亦間有之全編印皆絕佳羅氏於辛亥國
變已將己之所蓄售之海外今竟於長物不保之際
慨然購此則此物精之絕為其醉心已久也於焉可
知物常聚於所好故昔之求而不得者於無意復得
之若造物者有以主便焉惟天津莫氏未審究為某
人其收藏既能見重於羅氏度亦好古流也

秦漢百壽印聚不分卷　民國二十五年西泠印社鈐印本

吳隱輯。百壽印聚者，聚古印百方，而每印有壽字者也。則如孫壽、馬長壽印、張長壽印、賈長壽印、鄭長壽印、耿壽昌印、吳益壽印。凡印中第○求其有一壽字，無論其為人名、官名、地名、吉語，皆在必收。自古壽世莫如金石，即金石文字亦多稱壽。若周史伯碩父鼎銘曰眉壽綰綽永命萬年，兄光敦銘曰壽考寶用，此壽字之文見於彝器款識者。趙有群臣上壽刻石，唐有石蹟无量壽經，此以壽命之名見於碑碣者。至於古磚則有子孫高遷壽萬年，既壽考宜子孫之文。在瓦當則有延年益壽、延壽萬歲等文，益取壽字為吉語亦已。吳氏之為百壽聚，蓋共世俗之作百壽圖、集百壽詩同一用意。惟其所輯皆秦漢印鈐，較諸集百壽詩其難百倍。蓋古人詩句載諸簡篇，觸目皆是，可任摘取。至秦漢印鈐屢經劫灰，得之已非易事，況必求其有壽字者哉。吳氏竟能得至百數，彙成帙，亦印林之盛事也。編首有仁和葉銘序，稱為浙搜撲精，實則摹刻者仍間有之。若宋壽之印、丁壽印信

拓

等，皆偽品，不類秦漢物。然搜藏宏富者，即此亦未足也。

赫連泉館古印續存一卷 古叢刊本

羅振玉藏，羅氏輯有赫連泉館古印存，已著錄，輯後又得古璽印五百，爰為此編，以續前譜。此編吉語印有曰昌、曰吉、曰生、曰富生、曰思言、曰千万、曰宜有千萬，皆前譜所未見。又有曰私璽、曰公私之璽、曰敬璽，又押字印中前譜有西夏文者，為前人所未見。此編更有類金源國書者，尤押中之難見之殊品。編首自序言此編所得有可補前譜未盡者三事：一為古璽文字自為一体，今考編所載吳氏璽文、吉字璽文，知

與古金文陶文及殷人卜辭多有合，此有關於小學者；二漢地書理志載新莽所改郡國名甚詳，間有不著改名者，今編中有含洭宰之印，含洭乃漢名，而曰宰，則莽時印無疑。漢志含洭下不載莽改名，則凡漢志不出莽名者，皆仍舊未嘗改也，此關於史事者；三為印文多載，鮮姓吳清卿采之作續百家姓印譜，此編有若剸、若犾、若嗣、若轄、若闐、若新垣、若東里、若叔中，皆可補其錄所未及，此關於姓者也。考前譜先古璽，次官印，此編則以漢之官印居古璽之前，体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同，不知何故。又二譜私印皆不以姓相從，檢校亦有未便。

訒庵集古印存三十二卷 清乾隆二十五年鈐印本

清汪啟淑輯。啟淑有飛鴻堂印譜、漢銅印叢、漢銅印原等。汪氏性不諧時，好古成癖，以印譜濫觴宣和，雖其後踵芳趾美，代有作者，惜夫臨摹盛行，不惟失古人渾樸之趣，且多險怪粗俗，轉相師法，慢人不鮮。汪氏幼即嗜印，好古之家，鬻古之市，凡所目擊，當非膺製，必得之以為快，雖重值在所不計。積之既久，所獲頗多，然中間兩遭胠篋，十去二三，繼因遘難，數載不暇檢視，被僕盜取者十之四五，復經鄰不慎，火燬於回祿者幾半。乾隆二十五年，爰重整所存，更加區別，得若干枚，集拓成帙，釐為三十二卷，名曰訒庵集古印存。其詮次不拘爵秩，不分朝代，亦無間官私，錯綜其間，非若印史、印藪、印統、印範諸譜，皆以小璽官印列於前，私印列於後，以示品級之崇卑也。例如首頁共二印，一為玉印宣和二字，一為鈔金印閩中侯印四字；第三頁共三印，一為牙印玉堂清節四字，一為銅印部曲將印四字，一為瓷印李綱之印四字，即其明證。又其體例每頁皆前面鈐印，後面考釋，然其考釋實不及半，並非逐印皆有，以首頁二印言之，宣和印有考釋，而閩中侯印即無之；第三頁之三印，部曲將印與李綱二印皆有考釋，玉堂清節一印則無之。按其考釋皆錄古人之舊，逐則悉標出典。元明以後之印，遇有款跋者，亦皆錄於印側，以資玩賞，其署別號者，亦但照錄，不增註其姓名。體例不囿不創，蓋別闢生面者。

何薩奴印畧二卷 明萬曆乙卯鈐印本

明何濤篆。濤字巨源，別號薩奴，南州人，假榻禪寺，閉閣却掃，日與好古之士談奇字，讐古文，情至則鐫為印章，而四方之士又往往索鐫以貽博雅，且有為其存鐫印稿，裒而成帙，名曰印畧者，即此編也。虎林盛可繼字世芳為之校讎，註其體例，為每印之下加以釋文，並註出為某人所鐫，如卷首第一白文六字印下，註曰安其所樂終產世繼緒，為海岳宗詹鐫；第二朱文六字印下，註曰大明帝室之胄，為鄭春竹淇宗詹篆。然亦有惟有釋文不註明為某氏鐫者，審其所鐫，莫不精絕，其工力實不在三橋雪漁之下。如上卷為竹牖宗詹所鐫學笠樓朱文三字印，用鐘鼎而極盡生動之致，較如父白文三字印，刀法之佳，具有氣燄昕之勢，為汪魯望所鐫重溪子白文三字印，古拙之致，出於骨髓，與貌為古拙者，實有霄壤之別。此外佳印極多，不可勝舉。卷首有萬曆甲寅李維、萬曆乙卯朱謀瑋序，卷末有自序。李序稱薩奴治印，似無意為之，而古色蒼然，精意隱然，蓋因居禪寺，目不亂營，心不妄命，神之所至，故無意於工，而無不工矣。誠哉斯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小飛鴻堂印譜六卷 西泠印社本

清汪承啟輯。承啟字梧盦，錢塘人。被服儒雅，好古成癖，專收印章。此編各印，即其所得也。名曰小飛鴻堂者，以乾隆時歙縣汪秀峰先生啟淑博學精鑒別，尤嗜古印，輯有訒庵集古印集三十二卷，及飛鴻堂印譜四十卷，自秦漢以迄元明，銅瓷玉石，各種皆備，降至後世，視其傳本，珍若拱璧。承啟與飛鴻為族姓，故曰小飛鴻堂。沒承啟希承先志，網洽靡遺，集久漸多。慨世變滄桑，聚散無定，飛鴻舊石，亦如鴻泥印爪，遺落人間，爰留意物色，復其百分之一，別為一帙，均倩吳君潛泉命工拓之，計其自集者五卷，末一卷即飛鴻之遺也。其自集者，以文何為最古，清季名家所獲最多，至飛鴻舊石，共二十七方，鐫飛鴻堂三字及飛鴻二字者共七方，若承啟者，可為敦夙好，復重族誼矣。卷首有葉銘、丁仁序，及承啟自序，卷末有吳隱跋。

齊魯封泥集存一卷 民國二年玻璃版印本

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上虞人，先生既行印敦煌古佚書，及所藏洹陽甲骨文字，復以所藏古封泥拓本，輯為此編，以補海豐吳氏潍縣陳氏封泥考畧之闕。其目次計為漢朝官印封泥、漢諸侯王屬官印封泥、漢列侯屬官印封泥、郡縣官印封泥、無考各印封泥、新莽朝偽官封泥、私印封泥，都四百四十有九，內重文者二十。據先生自稱，其出於潍縣郭氏者三百十有一，丹徒劉氏者七十有四，自藏六十有四，皆不見於吳陳二家著錄中者。其文與考畧同，而印範及考畧所載已殘損，此完好者，則亦載之，然百一二而已。此編又小變考畧之例，凡文出一範者雖多，但箸其一，所箸重文二十，則均文同而範異者也。按郭氏及先生所藏，皆出山左，偶有出蜀中者，百不一二，故顏之曰齊魯封泥集存。諸鄉印中有與縣名同者，如東鄉、西鄉、北鄉、中鄉、廣鄉、建鄉、安鄉、成鄉、臺鄉、祈鄉、高鄉、武鄉，共十二鄉，皆與縣名同，或是縣印，此編以無確論，故亦附於鄉印中。王靜庵先生熟精史漢，故

此編類次多出其手，並為長序，述其旨要。其序謂此編所錄有關於官制者二，關於地理者四，皆言之極精。讀其序可見封泥足明一代之故，發千載之覆，決駁訟之疑，正沿襲之誤，其裨補於史學者非鮮矣。

簠齋印集二冊 不分卷 清道光二十七年鈐印本

清陳介祺藏輯，許瀚、吳式芬、何紹基審定。陳介祺字壽卿，號簠齋，濰縣人。有簠齋藏玉印譜一卷，已著錄。此簠齋印集悉為官印，印皆絕佳，官名各以類聚，惟無一字之考釋。書之格式每頁三行，每行四格，每行之一三兩格皆方形，二四兩格皆長方形，其部位較一三兩格為大，編中之印，皆鈐於每行之第一格內，二三四三格皆空白，惟第三格亦間有鈐印者，以其格式度之，每頁之一三兩格皆為鈐印之所，二四兩格乃備考釋之用。此編乃初鈐稿本，未成之書，故其第三格多未鈐印，二四兩格亦無考釋耳。又其每行之首格亦有空白者，如首冊第二頁惟首行之首格鈐一印，二三兩行皆無印；第三頁惟一三兩行之首格各鈐一印，第二行則無之，似此隨意空白，益足證明此編為未成之書矣。書之首尾無序跋，封面中題簠齋印集四大字，為隸書，右邊有道光廿七年平壽陳氏刊十一字，右邊有何紹基署檢五字，皆正楷。首頁首行亦隸書為簠齋印集四字，後署日照許瀚印

林海豐吳式芬子苾道州何紹基子貞同審定二十二字，亦正楷按許氏有攀古小廬古器物銘釋文一卷，吳氏有攈古錄二十卷，何氏有東洲草堂金石跋五卷，皆金石名家精於賞鑒故此編雖為夭成之作，而審定之精固有不待言者也。

秦漢印範六卷 明萬曆三十五年鈐印本

明潘雲杰陸鐵等編，楊當時蘇宣等摹鐫，雲杰字源常，雲間人，鐵字元美，與雲杰同邑，當時字漢卿，甬東人，宣字爾宣，一字嘯民，又字朗公，新安人，殘碑斷碣無所不窺，所至問奇字者屢相錯，其印章流播海內，與壽承長卿鼎足稱雄，有蘇氏印略四卷，考其同時太原王常，字延年，編有集古印譜六卷，印皆武陵顧從德字汝修所藏，校其書成於隆慶六年，又別有顧氏印藪六卷，書成於萬曆三年，較集古印譜增印

一千三百四十有奇，顧氏以木板鋟刻者也，潘雲杰氏以其氣象委靡，無復渾融流麗之意，乃悉索好古家收藏之古玉古銅章，其未備者購青田石若干方，請楊蘇二家，手摹為勒，不惟大小方員彷彿舊製，其刀法筆意亦宛與古刻相尚，仍依集古印譜及顧氏印藪舊例，輯成是編，計卷一卷三卷五為潘氏編輯，楊氏摹鐫，卷二卷四卷六為陸氏編輯，蘇氏摹鐫，共印二千六百有奇，其書雖依印藪為祖，而亦稍有削去與增入，且顧氏所刻，如別部司馬之類，有多至數章者，

珠有架梁疊屋之樊、此編乃加刪削、惟擇精者而存之、編中於印之鈕制、凡經目及見諸譜者、皆載於編、若其印自四方鈎來、原譜不載何鈕者、則皆闕之、第書中之印雖大半出諸篆鐫、實尚間有原物、然編中乃未注出、殊為遺憾、卷首有張壽朋張所敬序及自序、

激芳書屋集古印譜四卷 清光精 鈐印本

清孫思敬輯、思敬字直齋、一字節庵、江蘇吳縣人、幼承庭訓、長負大志、官至補湊道、葉虞陽山水之勝、奉親居之、定省之暇、輒弄柔翰、雖生長富貴、無紈袴氣、時復序、無不知有孫七先生、而樂與周旋焉、先生工篆刻、曾手刻聖諭十六條、拓之為譜、尤嗜搜羅古印、與翁之仍字牧生相善、翁亦愛鐵筆、集有印器四冊、先生時出所藏、與翁共參考、翁勸先生選其佳者、集為印譜、以公同好、先生嘉其言、爰擇最精者、印為四卷、名之激芳書屋集古印譜、卷一第一印為晶質白文小篆激芳書屋四字、次為磁質白文小篆天祿大夫章五字、次漢鳥銅印四方、一曰部曲督印、一曰軍假司馬、一曰太子率更令印、一曰殿中司馬、皆絕真、漢印之後、即為有明名家文何二氏之作、文氏之印共十餘方、以把酒問明月及一片冰心在玉壺二印為最佳、餘則似有贋品、何氏所作僅一曰文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八字、印亦絕真、而隸書款跋尤佳、文何之後、皆為清季名家、按清季以丁敬身為第一、將

矣。黃易、次曼生、次閒諸公繼之。卷中所收諸公遺蹟
佳者極多。丁氏之作，尤為士林所稱許。觀夫蔣元慶氏
序文已可見之。其序曰：仰極之際，龍泓真蹟，不覺狂
喜。丁先生生平不為人役，非性命之契，莫能獲一字。
則其遺墨豈可輕得哉。貴墨必其漢中心許之也。云
云。其重丁氏有若此者，蓋丁氏不樂與權貴交，故學
者不識其真，實高其品也。卷首有吳懋宗、卓觀榮、王
德祿、蔣元慶、李師善、胡同翁之等序，末附自序
為清德俞曲園代書者。

松月居士集印八卷 民國癸亥鈐印本

清愛寬輯。寬字筱山，自號松月居士，長白人。師事山
東袁瑞壽、河南王丹麓，究心設色，兼鑒別古物，以繪
事供職內務府。嗣因見嫉獲罪，越八年始得昭雪，復
官。以恭繪陵寢及粵捻回三案戰績諸圖，授真員，兩
權吳淞，復授為京旗副都統。國變後還，日唯從事丹
青。方道光時，成哲親王濟學好古，精鑒鐵書，藏名家
印記約計數千百鈕，先生徵閱成，郎故物或鎬裔世
守，或本支分藏，因於光緒時流市肆，重念希世珍儲
或入不知愛惜者之手，因輾轉購求，得若干鈕，編拓
成書，釐為八卷，名曰松月居士集印。卷中各印，始趙
吳興，次吳寬，次明之文何，下及有清作者，若黃易、丁
敬、金農、吳昌碩、鄧石如、陳鴻壽等數十名家，咸備其中。
尤可貴者，如全祖望、洪亮吉、畢沅、汪中、錢大昕、頂元
汴等，皆碩學鴻儒，雖不以刻印而名，一縑一紙，尤異尋
常。此編連亦珍接跡，羅而致之，欽敬雅收，以刻印名
者益覺爾雅。趙吳興所治印，文曰羽白可人，邊款曰
至大元年秋日篆於西湖小蓬萊，下署子昂二字，為

編中之至可貴者。此外生印極多，不可枚舉。各印皆先拓印文，繼以邊款，拓工極盡精絕之能事。惟明文何諸刻間有出諸仿鑄，此為集前人印者在所難免，未可以為詬病。卷首有自序，及況周頤、張謇、吳昌碩、凌福彭等序，又趙爾巽、陳三立、陳衍、鄭孝胥等題辭。

柏葉盦印存二卷 清光緒鈐印本

清戈履徵纂，俞廉三輯。履徵字青侯，一字叔賜，景州人。嗜金石，精考證，喜收藏，篆刻亡淮與俞廉三為總角交。廉三字廙軒，一字仲瑞，山陰人，官湖南巡撫，亦嗜篆刻，自幼迄壯，歲得石輒雕鏤，撫古章璽，作私印以為娛。履徵以布衣居廉三幕中，廉三許為藝已居上，蓋篆書胎抬秦漢，不雜偽體，故奏刀能章法配合，渾穆天成，無毫釐差謬。性不喜為人役，雖達官貴客有所求，皆拒不應，故流傳絕少。廉三與交垂四十年，故藏其刻石為獨多。履徵歿，廉三爰集所藏，拓之成書，釐為二卷，名曰柏葉盦印存。人詮次其家世出處及生平行誼，作小傳以弁其首。考其所集，首卷悉廉三用印，次卷則皆廉三之諸弟及姪輩者。所作以浙派為宗，兼師秦漢，絕無矯揉造作以詭僻博譽之弊，字雖有屈，頗畜損益變化，要皆一以六書為本，誠所謂不背古、不諧俗者，此編誠可當之無愧矣。廉三序云：余得君而技益進，淵源有自，未忍恝然，因更取己作別為一冊，繫之卷末。考此編惟履徵治印二卷，無廉

三之作。豈此編非完本歟。抑廉三之作成書後別行於世歟。按履徵詩文與佳皆散失。只此戔戔者傳於身然。匪廉三則將歸泯滅矣。

畊先印譜一卷　清乾隆四十二年大雅堂鈐印本

清李榮曾纂。榮字耕先，南通人，少自承髮受書，即留心字學，行楷而外，旁及六書，見有佳石，輒操刀從事，所作端莊流麗，瘦硬通神。此畊先印譜一卷，即所治印也。卷中多閒章、名字印，僅其自用之白文李榮曾印及白文榮曾私印，與夫朱字耒曰學堂等數方而已。以是知先生字畊先，而外人字學堂也。其白文印以仿漢為最，如可得神仙、我為閒山夢中之夢、醉不在酒諸四字印，皆畢似漢之官印；朱文印仿秦璽者，皆絕佳。蓋先生遠追秦漢，而近師王虛舟、沈凡民、天高風閣諸人，故章法、刀法，悉緣古雅，然亦尚有未能免俗者，如朱文之君王帶笑看、東海小李、八分楷法，與夫白文之走佛侍者、白雲勸盡杯中物等印，皆有媚俗之弊，無古雅旨趣矣。卷端有那澄、王游、楊世綸等序，及自序。王序稱其所製印章，本尊人芬郎先生家學。自序稱先君子素擅鐵筆，歲丁丑，恭逢聖駕南巡，集經史成句，有壽字者，刻印百二十方進呈，人稱家傳有城南草堂印譜云云，是先生治印師古之外，兼得

庭訓惟適考周汪等印人傳皆無芬邨其人又其所謂城南草堂印譜第云家傳未審是否出諸芬邨之手亦一疑問而葉銘廣印人傳桒曾傳中據其印譜自序即認為其父芬邨有城南草堂印譜實則自序第云家傳未明言為其父書也

補羅迦室印譜四卷 清光緒十年鈐印本

清趙之琛篆葉銘集之琛字次閑號獻父錢塘布衣父秉門先生搜藏宏富故之琛篆隸刻石悉臻妙境其後游陳秋堂豫先生門故所造益深阮文達刊積古齋鐘鼎款識摹寫彝器文字皆之琛手筆此補羅迦室印譜四卷共印百餘方即其所手治內以仿秦漢印者為最影明清名家間亦擬之各印皆有邊跋且多注明年月仿自某派大抵其於明季作家尤喜何雪漁考譜中之師雪漁者如朱文芝蘭室主閣書六字印邊跋錫云擬雪漁老人法朱文又峯二字印邊跋錫云又峯以佳石囑篆為擬雪漁法按在明季文何並稱文名且在何上而譜中師何法者時有所見乃絕無仿文法者豈之琛私心於二氏有所軒輊歟清之名手仿純丁者亦極多又有康戩父二字印邊跋云以秦人篆意用六朝刀法漫成此印按近人仿古之作多恪守成規未敢稍易若之琛者可謂運用古法不為古法所拘真善於仿者矣卷首有之琛小傳不知出諸某氏之手云其刻印兼採黃小松奚鐵

生陳曼生諸家而章法之純整刀法之挺秀則又過之論者謂嘉道以來學浙派者為第一云云蓋非虛語也首卷首頁前面有篆書補羅迦室印譜六字署道光乙巳夏日梅岑甫題後署光緒十年二月初吉仁和葉舟手集次卯之琛小傳無序無跋按此譜集於光緒則不應有道光時署簽如為道光時已有此譜則集者不應出諸葉氏之手此中原委葉氏竟不叙明殊背輯書之体例

木犀香館印存二卷 沔陽陸氏鈔印本

清陸建瀛纂。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陽人，道光壬午翰林，官至兩江總督，殉洪楊之難，謚文節，講學以宋儒為宗，著有性理精義四卷、四書會要十六卷、朱陸異同考三卷、書法語來、刻印宗新安派，此木犀香館印存二卷，即所手刻，四卷中各印因宗新安，然與秦漢實息息相通，蓋以新安之刀法追秦漢之石刻與碑，故能直古直今別為名家，子鍾漢孫光祖皆善篆刻，有名於時。鍾漢字東漁，別號治癡館主，道光壬辰舉人，官至江蘇兵備道，講學以漢儒為宗，有三禮名物圖說、說文最詁等書，并印與翁大年趙之琛結青平印社，輯有青平山館印集一卷。光祖字泰和，號鐵漢，咸豐己未舉人，庚申成進士，官刑部郎中，有周易象義擇要二卷、篆法印與趙之謙相友善，有竹石山房印存四卷、印粹三卷、印章三卷，印影二卷，其父子祖孫皆以治印見重當世，亦藝林之嘉話也。

印略一卷 青康熙辛亥刻印本

青許容[illegible]撰 容字默公一字實夫如皋人官闐中為許忠節公之從子嘗從兵救至都門閉戶肅寺一室自娛善小木工六書尤工鐵筆上追秦漢少從邵潛夫先生遊盡得其秘達祖陽冰近宗雪漁輯有篆海數十卷又說篆印鑑谷園印譜韞光樓印譜等書此印略一卷蓋其所治印也其体例每印之下皆先註印文次註篆法及刀法如第五頁有禾又菽利我法四字印註印文後復註曰亞字式摹繹山碑之篆法劉雍文[illegible]註刀法第六頁茶蘼洞類印下註曰急就切刀法然過有一印之字為雜集[illegible]書者則逐字註明出典如第一頁只有自怡說不堪持贈君印註[illegible]只鎸代印[illegible]可汗簡自說文治亭義均韻說趙凡夫草篆不從入壇學古篇待趙凡夫草篆體心書君顧氏印藪一印之字集書數種其不苟已可想見催治印字貴一係最忌雜用然許氏一印雖集數書而字係無不龐雜都以上舉一印而言現之究然秦璽決非從此不括平除者蓋如司馬遷史記[illegible]集合諸書成一家言也又第八頁畏人謙我真一印文用側進以懸針刀則用切衝二法刻來亦極準成是知印之道苟能參透於理此道將奇正無所謂亂不亂矣蘧雍篆贈以詩云肯語黃山程埋倩中原旗鼓一裡當以之亢撤埋倩謹許已至卷首有康熙辛亥龔鼎孳張鼎彝二序據此許氏尚有鄒古孫印譜全集皆係未[illegible]未之見也

松崖藏印八卷　清嘉慶間鈐印本

清金棫輯、棫字挺之、號松崖、杭州人、喜收藏名人書畫、嗜漢印、積千鈕、廣印人傳有傳、云其印譜為六卷、考此松崖藏印為八卷、與廣印人傳所云卷數不合、但廣印人傳未載譜名、或為另一書也、此編首官印、次私印、私印依詩韻為姓之先後、次複姓、次附錄、所謂附錄、為單字印、閒印、或私印之無姓者、其體例似依汪啟淑氏之漢銅印原、拓工與印泥皆遠不如印叢、叢之精、而印皆絕真、其自序云予自得近漪朱氏古銅印、因留心收集、不下數百、最後漢銅印叢亦歸於予、爰去其模古者大半、合前後所藏、少加去取、為松崖印存八卷、考其所謂漢銅印叢、當即汪氏故物、然執汪氏漢銅印叢與此互較、重者絕少、更執汪氏之漢銅印原較之、重者亦不多見、其所謂漢銅印叢或別為一書、非指汪氏者、且序中又云去其仿古者大半、按汪氏以精鑒賞名海內、決非金氏所可企及、即其所藏間有贋品、亦決不至多及大半、以此推之、金氏所得、更非汪氏故物、其序又云自得近漪朱氏古銅印、按此朱氏亦不可考、度非名收藏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銅印原六卷 清道光十九年鈐印本

清李子陽輯。子陽字藥洲，籍貫無考。按汪啓淑氏有漢銅印原十六卷，已著錄。茲考此編與汪氏之書，印皆一物，所鈐次序亦無大異。蓋此編首諸王印，次列侯印，次丞相印，與汪書體例也。惟汪書中之三公、太尉、御史、將軍、奉常、郎中令、大夫、郎、謁者諸印，此編皆無之，此外無者尚多。然凡此編有者，則皆為汪書之所有，且敢斷其決為一物，則其印之來皆汪氏藏也，毫無可疑。第其自序惟稱印章一道，發原秦漢，漢印沉邃堅密，度越繩墨，奇形離數，意兼色誠，為終古獨絕，百世學者討論根源，悉其文派云云。至於印之來源，未著一語。考集古印譜之有序者，莫不極言搜羅之勤，尤於來諸名家舊藏之物，言之加詳。此編不言，殊為可異。考嘉慶間杭州金棫輯松崖藏印八卷，自云漢銅印叢亦歸於彼，然孰汪啓淑氏之漢銅印叢與之相較，幾無一印相同者。今此編不云其印之所自來，而又皆為汪氏物；是云為汪氏物者，竟於汪氏無關；此無一語及於汪氏，而竟無非汪之舊藏。事之相反，乃至於此。吾意若金氏者，蓋欲籍汪氏之名以自重；若李氏者，或即就汪氏之物，拓為此編，故汪書原名亦仍未改，而又欲使天下後云為己輯，是以序中不著汪氏一字耳。

玩月草堂印存四卷 清光緒庚寅鈐印本

清馮士塽箋。士塽字照珊，河間人，光緒庚午舉人，未弱冠即有聲庠序，閎博嗜古，尤好篆刻，玉血銅斑，燦然盈几，左握石右提刀，刻畫聲撞鏦，溽暑祁寒未嘗稍輟，此玩月草堂印存四卷，即其手刻也。第一卷計印三十二方，其首方文曰讀聖賢書接豪傑客除聰累結歡喜緣。第二卷計印五十方，首方文曰讀萬卷書學萬人敵破萬里浪登萬仞山。第三卷計印八十方，首方文曰雕蟲篆刻斷簡殘編。第四卷計印百三十八方，首方文曰天風吹襟海濤繞枕。其印語大抵上採經史，旁搜子集，下逮詞曲，間有自撰之句。考印譜之有注釋，類多於每印之下注明印語及篆法刀法，而此編則將各卷印語，悉注於卷末，亦創例也。卷中佳印甚多，所配章法時有奇趣，惟流於怪誕俚俗者亦居十之二三，如第一卷中白文之白戰不許持鐵，朱文之夜半潮聲騎客夢，及白文之百鍊剛等印，刀法皆極蒼勁，而章法書法皆極盡野狐之致，爲大雅所不取。卷首弁紫育蔡孝勤、楊麟閣、李灝等序及其自序。紫序稱其融會變通，經營慘淡，自出機軸，不落臼窠，殊不知治印雖小道，亦宜以古爲法，作者之所以流入野狐禪者，正由於自出機軸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諸史夷語音義四卷 歸雲外集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養吾，號瓌中迂叟，應城人。少嗜古文辭，比成進士，守灤，因直道齟齬於時，乃拂衣歸里，杜門抑軌，絕口不談進取，於學自六籍以逮稗官，靡所不讀，史籍尤所深嗜。所著諸史夷語音義四卷，據明史藝文志為十卷，顧修彙刻書目為四卷，此本亦為四卷，與顧目適合，雖較明志卷數為少，然實為完書，殆不知誰氏之分合也。卷一自史記至南史止，卷二自魏書至五代史止，卷三為宋史、遼史，卷四為金史、元史。其體例為就各史中之四夷傳之夷語，悉行摘出，加以音釋，蓋以諸史夷語頗不易解，雖象胥氏假中國字音以傳夷語，惟其但取音同，不論字義，故史書夷語有音同而字不同者，如鐵怙木睦爾耳也野之類是。蓋夷語皆別有義，非中字義可解，況諸史自司馬、班、范三書外，皆無註釋。先生嘗見社讀諸史至夷語輒不能解，因於暇日註其字音，並釋其義，還有異說則加辨證，故其名為音義，實則為夷語辨證，殆仍史評之流也。其所摘錄，除正史外，若通考、通典、通志、寰宇志、虜庭雜記、南詔錄、容齋隨筆、雞林志、桂海虞衡志、吳船等書中之夷語，亦皆標出，加以音釋。讀史至匈奴、蠻夷諸傳，參閱是編，則不能通者，齊可迎刃而解矣。此編有清光緒王承禧校刊二卷本，名曰諸史夷語解義，實則內容悉同，仍一書也。

三史統類臆斷一卷 天一閣藏書本

明范大沖撰大沖字子受四明人以史記兩漢書上自詔誥冊命教令訓檄以至疏啓箋奏靡不備其為史者莫不奉為圭臬大沖耽於是籍幾三十年往往苦其浩繁於是約彙成編名曰三史統類統者合而統之也類者分而類別之也於篇目前後名例辨析頗具微意因別成臆斷一卷其目曰本紀叙述列傳古今人表相佐宗室名臣循吏能吏通儒群儒庸儒諸將名將出使黨錮孝友列女隱逸獨行國佐庸臣異教峻刑酷吏首事竊據貨殖滑稽藝術豪俠刺客外戚辯士叛將悖逆奄閹四夷寇賊此編於史例對史漢本紀皆致不滿如稱本紀紀帝也秦未帝而紀大義乖矣女主稱制異亂也項羽暴興垂滅也奚以紀為又稱漢惠莅政七年史何可泯哉紀呂而廢惠非矣班紀惠而不黜呂豈年國統無可屬乎見亦未確也附呂事於惠末而列呂氏於簿前庶兩善云云二說尚稱精當於漢之呂后處置尤為適當此外若列傳宗室論皆切確然多有過於空洞於史例史事悉無裨補曾若於獨行僅云光岳氣分人無完行而特立不倚者庶幾其猶乎中流砥柱足障狂瀾叔世曷可少哉似嫌過於簡畧言之無物而編中若此者甚多可稱瑕瑜互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宛丘題跋一卷 津逮秘書本

宋張耒撰。耒字文潛，淮陰人。弱冠第進士，知潤州，坐黨籍官。徽宗時起復，知潁、汝二州，復坐黨籍落職。長於騷詞，有兩漢決疑、詩誤、宛丘集等書。其宛丘題跋一卷，目曰讀唐書、讀韓信傳、讀南越傳、讀楚甘公說、題賈長卿續高秀休讀白樂天事、書宋齊丘化書後、老子義、書韓退之傳後、書五代郭崇韜卷後、書吐蕃傳後、讀鄒陽傳，編中除書宋齊丘化書後、老子義兩篇外，餘皆讀史時偶書所見。其讀唐書一篇，第就唐太宗從諫一事為立論之基。按唐書乃記一朝大政，決非太宗一人所可已括，而太宗之君德，又非從諫一事所能推見。故此篇標題，僅可稱曰唐太宗從諫論，即名之讀唐太宗紀，亦有未可，而竟以讀唐書命名，多見其命名過大，立論過狹，名實未能相符耳。此外各篇，尚稱有見。按宋元祐間，蘇子瞻方為翰林，號黃魯直、高郵秦少游、濟北鼂无咎與先生俱在館中，趨學蘇門，世稱四學士。嗣後三子相繼云亡，先生巋然獨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殽飲食之。晚年詩效白樂天、樂府效張文昌、陸放翁云：自文潛下世，樂府遂絕，士林稱為知言。是先生蓋一詩人，論太本非所長。卷末附毛晉跋，稱論史胸有成竹，絕無殿最詩文補亡析疑之語。按補亡析疑，為目論史之要道，此編無之，益見其無史識矣。

三峰史論一卷 涇川叢書本

清萬應隆撰、應隆字道吉、號三峯、明崇禎舉人、入清不仕、有三峰集、其三峰史論一卷、目曰魯仲連、田橫、霍光、桓譚、郅惲、魯肅、徐庶、滕胤、趙雲、霍去病、陸遜、劉曄、李漢二篇、漢繫人心之久、李勝、曹髦、蘇洵、司馬光、共十四目、文十五篇、先生之學、沈酣於史、其於文不苟作、偶有所得、借史發之、故或分或併、或言之繁、或出之簡易、不立間架、不求新異、期於意盡而止、不以文章論也、編中所論、皆極精核、雖就一二人論其是非優劣、然拳拳以國勢政治為立論之本、故論人即所以論朝政、能見其大、當之無愧、其論蘇洵也、謂其言亞道論性、駁而不純、禮論不但不如歐陽永叔之純、其馴謹亦不及王介甫、介甫之政、足以害天下、允明得君、又未知於介甫之何若、以下列舉例證、以實其說、按眉山父子、擅百世之文、士無賢愚、皆崇敬之、乃先生不論其文、而論其言道言性、已可見其論人皆舉其大、而遺其細矣、是書僅十數篇、固未能見其胸中之奇、而裨益於史學者、蓋亦甚少、卷後趙紹祖跋稱、道吉與沈壽民倡南社于宛陵、後合於吳為應社、皆為之主盟、馬阮當國、中于黨禍、及國亡禍解、退而著書、遂絕人事、又稱其著述、除此編及三峰文集外、尚有甲申紀事數卷云云、考甲申紀事、其書已軼、今涇川叢書中、有三峰傳稿一卷、皆為前明諸君子傳、可補明史所不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星閣史論一卷 涇川叢書本

清趙青藜撰。青藜字然乙，涇縣人。乾隆丙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有直聲。沈德潛為諫垣五君子詠，青藜與焉。後告歸，卒年八十餘。其學以不欺為主，受古文於方苞，詩宗昌黎，尤長史學。有讀左管窺、漱芳居士文集等書。其星閣史論一卷，目為項羽本紀書法論、治不復三代論、留侯論、灌嬰論、先帝不取荆州論、蜀漢復帝論、武侯論、賈禕論、漢王允唐五王合論、唐論、徐勣論、宋論上、宋論下、于謙論，共論十四篇。其項羽本紀書法論，謂史公之躋項羽於本紀，實援楚以例秦，蓋秦以詐力并天下，為天下人所不予，又為天下人所不能沒，於是乎作秦本紀，以存其有天下之實，復作項羽本紀，著秦有天下之非。若曰秦始之有天下，亦猶西楚之自號霸王而已。援項羽之是否應入本紀，前儒論之甚詳，無待贅舉。若謂援楚以例秦，則不惟前儒無是說，即史公恐亦無是用意，故此篇可稱翻空出奇，實非至當之論。夫論古貴得古人之心，不能得古人之心，毀之則古人含冤於地下，譽之則古人有知，亦所不安。先生此篇，蓋若天之於譽者矣。此外諸篇，皆說理極精，文章亦臻妙境，然又非佈局設勢，有意於為文者。蓋先生以古文家法而邃於史學，故能言之有物，而不落俗人蹊徑也。

讀東華錄一卷 清宣統元年排印本

清竇士鏞撰士鏞字賢九無錫人按東華錄自嘉道以後昇平既久政綱漸弛迨大亂削平之後百未遑悉登之竇氏於讀東華錄之餘用成是書其上半卷蓋就王益吾祭酒東華錄論同治十三年以前事後卷則議光緒紀元以後事之較鉅者共五則一為光緒三年事二為光緒八年事三為光緒十年事四為光緒二十一年事五為光緒二十四年事節其所述大抵以道光咸豐之間內難遞作亂者四起困厄已極然後湖湘賢俊從摧殘凋喪之餘次第廓定憲三十年而有庚子之役畿路禍不戢國恭從事以致洊發震動僅而獲戢於是詔內外大臣等議變法精求極致製造之術並以策論取士令天下作育材俊實代於此則謂此時之以西人文明灌輸中土不過教以集材衛生工藝技巧之事以視我國數千年來聖祖承禮義人倫之重詩書典則之精不啻爝火之於日月似竇氏殆一穎固窮儒耳卷首有其小引稱人情日導習於寬政幾於斧鉞損其莛流弊循其律上下徵利賄賂公行學說之動搬帽外以為新相習成風而尤甚發權云云已可逆知其人此編之內容矣夫其時新學有足譏者此憑空謾罵亦視法亦清室所以凌替之一癥結也

鑄史駢言十二卷　清光緒壬辰上海文瑞山房石印本

清孫玉田撰、玉田字石農、楚北人、以名孝廉出宰浙江、所至有政聲、以慷慨登陴殉難省垣、浙江忠義錄有傳、此鑄史駢言、為卷十二、卷一自君德至巡幸、共論八篇、卷二自仁愛至養奸、共論十八篇、卷三自君臣至宦寺、共論七篇、卷四自賢父至擇交、共論八篇、卷五自薦賢至奸佞、共論八篇、卷六自將畧至勇力、共論三篇、卷七自勤職至奢官、共論七篇、卷八自和衷至幼慧、共論六篇、卷九自理學至驕傲、共論十二篇、卷十自節義至施予、共論九篇、卷十一自正直至偽詐、共論八篇、卷十二自名譽至改過、共論六篇、逐篇皆無撰人、未審是否孫氏自撰、按卷首惟署石農孫玉田先生編定、據編定二字、是皆孫氏所輯、非其所撰、然輯時不注撰人、殊屬非例、卷端有光緒元年鎮海陳繼聰序、稱此駢言一書、實足為儒生經濟之本、誦而習之、其於列朝治亂得失、瞭如指掌、可以對策於大廷、亦可敷惠於民生云云、亦未述及究為孫氏所撰、抑輯、按編中各論標題、一若與史無關、實則各論、皆以史書為立論之基、如省刑篇、其首數語云、以小民苦心頑背、而使父老聽法章之約、以奘生於究獄、而使眾因蒙原赦之恩、其前二語、蓋指漢高祖、二語指唐太宗、其論史夾敘史事、鮮不若斯、且各篇注釋、亦皆援據史事、是其書殆鎔全史、暗寓褒貶、故曰鑄史、駢言在史論中、可稱言之有物者、更據陳序、此編之梓行、出諸無邑鄭月如氏、其時先生已歸道山十餘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今治統十二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卷首署徐筆峒著按筆峒名會鵬事跡無考筆峒其別號也卷首自署筆峒山人其書上自三皇下迄元之順帝遜帝加以論說每代於論各帝之後更為合論其所以名古今治統者以天下之治本於道春秋之作亂賊肅清蓋明治以存道統兼漢而下以戰爭取棄而得天下雖治相承而道茫然治統道統因之遂分先生發於經書中選輯諸儒議道之語為古今道統一書於是又就史自開闢以來其間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君德之或臧或否治術之或污或隆以成此書名治統者所以別道統也其體例一帝自為一篇篇中之事多斷之以道而不襲前人之見蓋正先人之說者有之補先人之缺者亦有之作者謂上自尼山之筆削下至紫陽之綱目皆以道斷故此編撰孔子二百四十年事以為書酌悔庵數百以為義例且其議論雖本於道然絕無過刻之語各論援引亦不以博為務蓋論史者議論不患其不到患其到而過刻使前人無措足之地稽採不患其不傳患其傳而寡要今來學不知扶擇惟其書以議論為主論中所指事實皆無注釋使初學讀之若不參以諸帝本傳恐將不知所云實為一大缺憾若寶諸文以載道之語以書當之無愧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代史案十八卷附詠史詩二卷 生聚閣刊本

清吳裕垂撰，洪亮吉補編。裕垂字燕堂，錢塘人，為吳穀人先生錫麒之族兄。工舉子業，以詩文名於時，而尤邃於史學。按史事自唐虞以前紀載荒誕，尚書為史家之祖，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司馬氏作史才識俱高，然亦有失實之處。裕垂是取先儒評論，斷以己意，融會貫通，成一家言，撰史案十八卷。洪亮吉太史為之補輯，繁者刪之，畧者詳之。其書斷自唐虞，下迄明季，稽其大綱。為唐虞夏卷，為仁商卷三自卷五為周，卷六為秦，卷七為漢，卷八為後漢，卷九為蜀漢魏吳晉，吳卷十為晉南北朝，卷十一為隋唐，卷十二為唐五代宋，卷十三十四為宋，卷十五為宋元，卷十六為元，卷十七十八為明，末附詠史詩二卷，共為二十卷。編中以論斷居多，於三代以上悉遵經傳，秦漢以下悉據本史，其外乘稗官，其體凡一事一說，不能盡儒史端辨論，至七八條者，嘗另行書之，以便觀覽。亦有史類而及於所論，互相發明者，則用小字附注，以便參考。論多能發摘隱微，辨證例如先儒於文王戴紂、武王觀兵等事，每多疑義，是編皆援文立言，以証二聖服事之忠；左傳用[?]春稱考叔純孝，石碏純臣，是編獨力折其非；他如秦始皇非呂氏所生，漢文遺詔未為更定，兩少帝例立本紀，篇干[?]漢例，北以宋果[?]為安史之流，亞[?]石晉為契丹之屬國，皆不惟辨列事實，見習史例，時發人所未發之蘊焉。卷首有洪亮吉、紀昀、吳錫麒三序，孫星衍、洪武[?]、蔣[?]世恩三題詞。

左傳史論二卷 昭代叢書本

清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號江村錢塘人官至禮部
侍郎卒謚文恪有左傳紀事本末春秋地名考清吟
堂全集扈從日錄松亭行紀北墅抱甕錄等書其左
傳史論二卷卷一關於周者四篇關於魯者十一篇
關於齊者七篇卷二關於晉者十一篇關於宋者十
一篇關於衛者四篇關於鄭者四篇關於楚者四篇
關於吳者三篇關於秦者一篇關於列國者一篇其
體大多一篇惟論一事但亦有多以一事為主而附

以論數事者如卷一論魯事中有魯與邾莒構怨一
目即附論魯伐滅小國小國來伐二事如卷二之論
衛事中有衛州吁宣姜之亂即附論懿公亡國文公
定狄難二事其書持論頗正遠在呂東萊博議之上
又其雖以事各為篇不相連屬而遇有事之相類者
則無不彼此照應凡所引證見於此者則不復見於
彼如卷一論魯事中有郊祀雩祭一目則以旱而不
雩一事已見於卷二春秋災異目中此篇目下遂即
注明此不復見其春秋災異目下亦注云凡因他事別

見者不復更載已可見其各篇皆息息相通之旨矣
且每論一事能將與其所論有類似悉行拾入加以
比較再下斷語如孔子仕魯一篇凡仲由冉求端木
賜高柴等事莫不論及是即其例其春秋災異一篇
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紀災異若干次日食
若干次星勃若干次星隕若干次雨雹若干次地震
若干次皆一一詳考斷以己意頗具趙翼廿二史劄
記之法尤非東萊博議及張溥歷代史論所可比擬
者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明事斷畧一卷 渚月山房藏書本

清侯名撰。全書共論五十八篇，擬目編次，與谷應泰之明史論皆相彷彿。例如此書之前十篇，一曰洪武起兵，二曰平定東南，三曰集師滁和，四曰歸金陵定鼎，五曰宋事始末，六曰洪武平[illegible]兵，八曰洪武平閩，九曰平方國珍，十曰平定兩廣；而谷應泰明史論卷之前十目，則一曰太祖起兵，二曰平定東南，三曰太祖平漢，四曰太祖平吳，五曰方國珍降，六曰太祖平閩，七曰平定兩廣，八曰北伐中原，九曰畧定秦晉，十曰故元遺兵不[illegible]。命題同為四字，而題之錯詞命意亦皆一致，特前後次序畧有岐異。更如谷書九曰畧定秦晉，十曰故[illegible]此，則十一即曰北定中原，十二即曰故元遺兵。此外相同亦皆若此。初疑此書與明谷氏之明史論或為一書，及逐題相較，立論實不相侔。如此書洪武起兵之起首為太祖起兵江北，先潛滁濠王為潛龍會飛之地；谷氏太祖起兵之起首為太祖之起兵，[illegible]梁也，鼓其銳銳所向披靡；此書平定東南之首為既據金陵，已得形勢；谷氏平定東南之起首為語云：始事者致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北，其非一書臺無疑意。至其所以撰題相同者，或為一者剽竊，一者仿撰；至於其先[illegible]某後，則非敢[illegible]則却[illegible]同既所撰為一師所命之題耳。

史剡一卷　說郛本

宋司馬光撰此編共論八篇一曰虞舜二曰夏禹三曰夏桀四曰周文王五曰由余六曰孔子七曰季布八曰蕭何營未央宮卷首有自作小引稱愚觀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剡其細[illegible]繁蕪固不可悉數此言卓乎為士大夫所信者云云按剡字義斬也削也史剡者乃史中之不可信者宜斬之削之之謂也故編中所舉皆史籍所載子虛事蹟溫公加辨論以示其不足為信其体例每篇皆先錄事實後附剡曰其剡曰皆述理至精例如虞舜篇中其剡曰頑嚚之人不入德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叟欲殺之則可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叟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即欲殺之已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叟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之人必不為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孟子信之過矣云云可謂述理精審已極以下於禹以天下授益紂囚西伯於羑里由余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對秦穆公問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曾子往見季布蕭何營未央宮駁辨之精尤為卓絕若明胡應麟之四部辨譌偽清崔述之考信錄後世推為辨偽名著實則此編已啟其端緒矣

小學史斷四卷 明嘉靖刊本

明徐師曾補著。師曾字伯魯，吳江人。按四庫史評存目有宋南宮靖一小學史斷二卷，續一卷，附通鑑總論一卷。提要稱其上起周平王，下迄五代，敘述史事而裒集宋儒論斷，聯絡成文。續集一卷，明盧陵晏彥本所編，宋元二代之事，附以遼金，又附以西夏安南，而以陽節潘榮通鑑總論附焉，蓋鄉塾課蒙之本也云云。師曾以其書舊註太略，且宋刻乃初成之書，後或有改定之本，互有優劣，乃於暇日聚而校之，優者點其劣者詳加更定，復增註之，更以其書上起周平王，東周以前皆缺焉，故卷首又補三皇五帝夏商周五篇。又見虞祐之宋斷，厚亭瞿公元畧，覩晏氏差勝，或偏於立論，或專於敘，不類南氏之書，乃自撰兩篇，綴諸卷尾。至卷首所補之五篇，師曾自序乃吳邑陳氏摘自古史通畧者，不知為誰氏所作，或出自宋人，以資舉業者。此編原委大致如是，其異於四庫存目者，四庫存目上起周平王，此則增補三皇五帝夏商周五篇。四庫存目之宋論元論為晏彥文撰，此為師曾自撰。至南宮靖一之原撰，此編曾加校正，註亦增多，亦為與四庫存目不同者。至全書功用，已見四庫提要中，茲不復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史評一卷梅莊雜著本

清謝濟世撰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全州人康熙進士雍正間官御史以劾田文鏡又以注釋大學不遵程朱怨望論死得旨寬免高宗登極授湖南糧道復坐事解任事白授驛鹽道有西北域記纂言內外篇其史評一卷曰秦焚書金[illegible]碑張安世黃霸獄中受尚書東海王疆元旦朝陵李固陳蕃議復肉刑山王羊杜羊[illegible]續問無故之國其刑必平唐賜徐勣姓李氏傅奕請除佛法杜景康儉張九齡乞終喪不許唐

以王璵為祠祭使廢幣用楮楊維綰議舉孝廉顧相公無權大中三年克復河湟加順憲二宗謚唐宣宗餌金丹崩柴守禮周世宗宋太祖趙普讀論語金遷之盟宋以宦者王繼恩為宣政史僕議君輩坐不讀書王倫淳熙八年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秦檜改謚繆醜宋理宗貫似道復限田之制共論三十三篇其第九篇之王羊杜蓋即山濤王祥羊祜杜預也考其所論似涉瑣屑無關大體如張九齡乞終喪不許顧相公無權趙普讀論語之類篇中皆人云亦云別無

創見既不能校讐辨証復不能摘發隱伏且非有關世道人心或有補於典章文物者讀之實屬無謂惟其論秦焚書言所焚者惟尚書他皆未焚至始皇所以惟焚尚書之故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也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又譏典謨誓誥布在方策是以欲泯其跡有焚書之令挾書之律所云書者即尚書一則雖其持論未必確鑿然尚具卓見又山王羊杜一則亦與史法有關若此之類則為未可厚非者

三吳舊語一卷　風雨樓秘笈影印手寫本

清顧苓撰。苓字云美，吳縣人，善隸書，工篆刻，精鑒金石碑版，著塔影園稿。此三吳舊語為先生遺明末國變，放跡江湖，有所規劃，當時義幟於東南。吳日生、沈君晦等方樹旗鳴角於三江五湖之間，乃有此述。作乃言東南之可以勝西北，傳引鄉邦舊史以為例證。故名三吳舊語。其目曰：吳越本末，會稽守殷通、項羽；吳王濞；孫吳本末；義陽蠻張昌；石冰為揚州刺史陳敏；蘇峻；石勒將劉徵；韓雍；孫恩、盧循；會稽太守隨王誕義兵；晉安王子勛；侯景；杜龕、韋載、王僧智、陳後主亡國；劉元普；朱溫；管崇；吳太守沈法興；李敬業；永王璘；劉展；袁晁；裘甫；王郢；王仙芝；黃巢；董昌；楊吳南唐本末；吳越王錢氏本末；方臘；南宋盜；女真南犯；亡宋義兵；方國珍；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王師定鼎。逐篇皆先述事跡，後加評論，雖敘事與論二者並重，而在敘事之中，亦無不以東南可勝西北為立論之基。故雖名為舊語，實則史評也。第其議論書生之見猶有未除，而其義憤填膺，渴望恢復之誠，確有不可企及者。先生所著尚有金陵野鈔一書，末附東南死難記畧，亦語多憤激，與此編皆歷二百餘年無敢為之刊佈者。此册向在汪閬源藝芸精舍所藏，後歸江建霞靈鶼閣，輾轉流落市上，為風雨樓主人鄧實所得，卷首有鄧實題記，述其流傳頗詳。

伏廬古今史辯叢鈔二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佚名輯編中所輯皆古今辯史之作計上卷一為程敏政宋太祖太宗授受辯二為歐陽修帝王世次圖序三為翁金堂徵子論四為王志堅史記秦始皇實籍之不反為張重華西伯陰行善辯六為王直夷齊十辯七為王志堅胡三省誤注通鑑北周王軌字文孝伯事九為黃溍辨史十六則十為汪琬東都事畧跋下卷一為鷄鳴山功臣廟考上二為鷄鳴山廟考下三為致身錄考四為書致身錄考後皆輯自牧齋初學集者五為明太祖實錄辯證不書撰人亦不注輯自其書全書皆史辯公著尤以辯史十六則東都事畧跋及明太祖實錄辯証為足稱明太祖實錄辯證共約四十餘則五六萬言每則辯論少則百言多則數千言反覆辯論以證實錄之非不在可證實錄之非如執之以證明史太祖本紀亦必多有歧異如將此篇刊出單行有裨於史實非淺鮮辯史十六則於史漢通鑑論亦至精東觀事畧跋徵引宏富次第井然究心宋史者不可不讀全書所輯大抵皆關考證之作故雖不知輯者為誰而其學問之趨向已可逆知涯畧矣

史說五卷 儆居集本

清黃式三撰。式三字薇香，浙江定海人，歲貢生。於學不立門戶，博綜羣經，尤長於三禮。著有論語後案二十卷、易釋四卷、尚書啓幪五卷、詩序通說二卷、詩傳箋考二卷、春秋釋四卷、周季編畧九卷、儆居集經說五卷、讀子集四卷、雜著六卷，其史說五卷。卷一讀蜀志諸葛傳、讀漢疏、讀宋名臣言行錄、讀段集、明世宗非禮論、魏鄭公論、褚漢射論、李文靖論、變法說、條支爲說。卷二讀魏志管輅傳、讀吳志周瑜傳、讀吳越備史、讀宋史岳忠武斬楊么事始末、讀歷鑑、讀通鑑綱目、讀吳本國策、讀竹書紀年集證、張留侯論、蔡中郎論、鄭伯道論、楊慈湖論。卷三漢處士傳贊、卷四漢孝子傳贊、卷五楚義帝本紀、梁臣敬王傳合錄、自起狂死說。漢處士傳贊共三十則，漢孝子傳贊共六十四則。諸論皆援引切當，撲實說理，不事鋪張，變法說尤爲有關世道之文。其漢孝子傳贊，以讀班氏漢萬石公、王子陽于史、清萬長孺父子諸傳，心竊善之，范書特立乞火節、薛孟嘗諸傳，而商季[illegible]回伏叔齊之能傳父業，散見各篇，皆有足錄，於是復採東觀漢記、徐氏初學記、李氏蒙求諸書所稱漢孝子事，擇其尤之雅馴不詭於道者，節錄之，以明爲人之本。其中史有遺議者，亦錄之。至若郭巨之埋兒，則嫌其忍；董允之妻伏女，則疑其詭。悉不具本，尤合[illegible]者之風[illegible]。卷二之漢處士傳贊，皆足補正之所不及。

讀通考二卷　微尚集本

清黃式三撰。式三有史說，已著錄。其讀通考二卷，卷一目曰讀田賦考、讀錢幣考、讀戶口考、讀職役考、讀征榷考、讀市糴考、讀土貢考、讀國用考、讀選舉考、讀學校考、讀職官考；卷二目曰讀郊社考、讀宗廟考、讀王禮考、讀樂考、讀兵考、讀刑考、讀經籍考、讀帝系考、讀封建考、讀象緯考、讀物異考、讀輿地考、讀四裔考。對於馬氏全書，逐門皆有論斷，且多創見。如讀戶口考，皆在人有治命，有亂命，孝子從治命；天有正命，有變命，聖王撥亂歸正。讀國用考，痛陳宋季兵冗而務弱，言經費者必欲去冗兵，為蘇、曾、陳、葉諸公所同，而冗兵何以去，諸公仍未發，此經濟之所以難言。讀兵考一篇，所言皆救時之要策，萬世不易之良規，握兵柄者宜三復之。讀封建考，以後世郡邑之法為次，三代封建為上，因封建致亂者下，皆有異人之識。

按先生讀史最喜通致，是以能知馬氏之得失。嘗作求是室記曰：天假一日，即讀一日之書，以求其是。作異軒記曰：讀經而不治心，猶治百萬之兵而自亂之。嘗應聘佐軍幕，當路以外寇問，作靖外寇議，聞者多沮。先生曰：從不言，數年後必有大患。所言果驗，其識有如此者。同治六年，浙撫馬新貽請祀先賢，已可見其為時所重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鑑斷彙集三卷　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清裘陳珮原撰，裘邦彥、施裕貞、何玉柯等輯。陳珮字厚齋，錢塘人，康熙癸酉舉京兆，初官醴泉令，旋擢淮郡。邦彥字浦村，檇里人。裕貞字宸唐。玉柯字慎言，皆與陳珮同邑。陳珮歸田後，鍵户著書，尤鋭意上自羲軒，下迄宋元，擷涑水之精華，宗考亭之實錄，集鳳洲、睡庵、理齋諸君子之大成，删蕪補闕，三易稾書而成歷朝綱鑑一書，所加論斷，不附和成說，亦不輕肆譏彈。邦彥等以其議論闡微抉隱，皆前人所未有，因輯其議論，別為一編，以行於世，名曰鑑斷彙集。釐為上中下三卷，上卷為自五帝以迄隋，中卷為唐，下卷為自五代至於宋元，則以原書無論斷，故不載矣。而卷上五帝之前有鑑目十篇，鑑目者，一曰秦紀總斷，二曰魏史總斷，三曰五代陳史總斷，六曰唐紀總斷，七曰後漢史斷總，八曰宋紀總斷，九曰宋末帝，十曰元順帝。自五帝以下，皆以史事為綱，後附議論，議論皆加以厚齋曰按。司馬公作通鑑，以卷帙重大，撮其大要成稽古錄一編，學者讀之，全書綱領了然心目。是

編之出，蓋亦歷朝綱鑑之稽古錄也。編中所論，凡有關君極后德、臣品人道、興衰理亂之故，賢奸疑似之端，正統閏系之辨，謬歲時災祲之紀載，罔不辯析毫芒，旁捜博採，殆一有關名教之書也。卷首有自作歷朝綱鑑原序及徐文駒、何喬雲序，徐何二序，則為此編而作者。

讀鑑繹義二十二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清張鵬展撰。鵬展字南崧，廣西上林人，於乾隆五十四年以翰林起家，歷科道，掌文衡。凡所論列，皆關天下大計。中年歸養，端居多暇，以明代相距頗近，俗變相類，而明通鑑綱目三編又經高宗釐定，乃取其書潛心切究，凡數十年，成繹義三十二卷。計卷一至卷四曰太祖，卷五曰惠帝，卷六卷七曰成祖，卷八曰仁[illegible]宗，卷九曰宣宗，卷十卷十一曰英宗，卷十二曰景帝，十三曰英宗。兩英宗者，以英宗於正統十四年瓦剌入寇，帝親征，師潰被虜北去，而景帝立，次年還為上皇，於天順元年復踐祚也。卷十四十五曰憲宗，卷十六十七曰孝宗，卷十八十九曰武宗，卷二十至二十二曰世宗，卷二十三曰穆宗，卷二十四至二十七曰神宗，卷二十八曰光宗，卷二十九卷三十曰熹宗，卷三十一三十二曰莊烈帝。其書於當時事跡，頗能採本[illegible]推見至隱，其所論斷，亦能平情切理，折衷至當，而無苛刻之失。至於一切大政，若升祔、祭葬、建儲、宗藩、立相、命將、銓選、科舉、賦役、鹽[illegible]法、[illegible]馬、屯田、

漕運、倉儲、水利、軍政、刑法、錢幣諸事，以及信異端、崇浮華、委任勳戚、封禁險要等害，莫不窮源溯流，洞究利弊，而於大禮一議，引春秋為人後之義，以糾楊廷和之失；水田一事，舉方向貫利之理，以折徐貞明之疏。在史論中，[illegible]誠一有關治道之書也。其自[illegible][illegible]云管窺蠡測，閱二十餘年，已可徵其於用力之深矣。

史評小品二十二卷 明崇禎刊本

明江用世纂輯。用世字中行，一字鼎實，籍貫無攷。是政之暇，發史有獲，乃取集古今人評史之作，釐為二十二卷，謂之史評小品。其目之總綱，卷一曰帝紀，卷二曰三代，卷三至卷五曰春秋列國，卷六曰戰國，卷七曰秦項，卷八至卷十曰西漢，卷十一至十二曰東漢，卷十三曰三國，卷十四十五曰六朝，卷十六至十八曰晉，卷十九曰五代，卷二十二十一曰宋，卷二十二曰元。其例目之至不可解者，即為卷一之帝紀。按紀以帝紀命名，則宜將評論各代帝紀之文悉括於中，考其所敘，雖軒轅黃帝、顓頊、嚳、堯、舜、許由、丹朱、四凶、鯀、禹、商、后稷、女媧、伏羲氏、倉帝頡、風后、力牧等十三篇，此外關於各代帝紀之論，皆未列入，且許由、丹朱、四凶等編，又皆與帝紀無關，標以帝紀，殊屬非是。且帝紀既有專編，則自第二卷三代以下各編，即宜以列傳為主，不應更敘列於帝紀之論，乃又皆帝紀、列傳雜於一編，故其卷一特標帝紀之旨，究屬安在？實令人莫得其解。又其所敘多為翻案之作，卷首伍端隆序中述江氏素喜翻案之旨，云：文人跌筆，錚錚於翻案，不難費多，翻之有理有趣，令人一覽而賞心折。按史論貴中事理，若以翻案為能事，則為徒以口計顛倒是非，乃侮者之所為，復何中理之足云。江氏惟此是尚，何所見之不廣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史書佔畢六卷 少室山房筆叢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字元瑞，蘭谿人。幼能詩，萬曆中舉於鄉，久不第，築室山中，購書四萬餘卷，記誦淹博，多所撰著，有少室山房類稿、筆叢、詩藪等書。先生幼而好之，佔畢之暇，有觸於心，輒書之楮，投篋中，積日彌月，得若干百條，先如狂，釋名若干卷，名之曰史書佔畢。首卷曰內篇，第二卷曰外篇，第三卷曰外篇上，第四卷曰外篇下，第五卷曰雜篇上，第六卷曰雜篇下。內以詳體，外以辨時，既以釋疑，雜以辨惑。其外篇於尚書、左傳以及史漢等書，皆有論斷。世之論史學者，舉云必具才、學、識三者，而先生於三者之外，又增公心、直筆二事，其於各史之得失，論斷皆審。然聖人之史也，公、穀，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書、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志、魏書，小人之史也，趙宋、遼、金、元人之史也，實欲衡人所未發。其論乃能持平，深而會上下千古，綜合論斷，如第六斷云虞夏商周之際，天革命代，自為偏霸，皆襲也。三代而下，秦漢以降之說，晉六朝五季之君，率條舊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唐宋混一，亦皆因之，以天漢之名猶地也。又曰史以則學固無多，而非合代史籍嫺熟胸中者，不能有也，名刷亦皆類此。非偏從摘一事、就事論事者所可同語也。心羅靡之辨證辨惑，尤多卓見，引證極精，蓋先生本長於辨別，其為少室山房筆叢，固以辨尚為多也。

史緯四卷 刊為齋之五冊本

明湯聘尹撰。聘尹一名國衡，字覺軒，東吳人。未詳其
而知名諸生中，曾以音秋冠秋試，初以鐘陵令遷汝
天垣。所著史緯四卷，始名論仙碑，路嘉論仙后，特任
余示欲催雖中所著也。先生精於史學，尤長於論。此
編卷一自虞仲至茅焦，共編二十四篇；卷二自周昌
至荀氏，共論二十二篇；卷三自山濤至吳萬遐，共論
二十篇；卷四自趙普至許衡，亦共二十篇。大都各篇
皆做古論贊之体成一家言。按自宋以降，諸儒之為
史論者，有范醇夫之唐鑑、胡致堂之讀史管見、呂東
萊之大事記，何義綸英發精義入微，然范書止於唐，
呂書止於五代，胡則止於漢武。此編上起有周，
下至唐宋，其權衡品騭，固不能與胡范相頡頏，然能
補胡范之不足，則居之而無愧。逐篇之末皆有評語，
第一第二第三三卷皆魏季朗評，第四卷為陳南衡
評。亦間有不署評人姓名者。按季朗名學禮，與聘
尹同邑，少有名籍甚，以歲貢累官廣平府同知，以不交
私謁投劾。與劉廣共倡和，合刻其詩為[illegible]集。南衡
事跡無考。卷末有賜進士出身禮部主事天台陳錫校，
南衡或即其人歟。

鑑古齋日記四卷 清光緒壬寅刊本

清張紹箕撰。紹箕字軒庭，靖安人。幼而好學，受業於善化皮錫瑞之門。皮氏勉以讀有用之書為經世之學，遂日治通鑑，有所得或有疑義則筆之於錄，出為加以評語，冀以指責其說而擴充其識，久之積成卷帙，乃分次時代輯為四卷，以其皆論古事，故名曰鑑古齋日記。考其全書用功極勤，多本文以載直之旨，就人就事加以褒貶，於史筆之旨證史法之何若，皆闡而不謬，在史評中殊非上選，且其體例每刺節錄原文，後加評語，所錄原文皆極冗長，而又不標出典，示殊不合著述之例。其評語多能上下古今，任意引用，且往往引用經說以為立言之助，非經史淵源胸中者不能為，故亦未可厚非也。卷首有皮錫瑞為之序，序稱輯述足以覘敏，鍥而不已，必更有日進，是編特其嚆矢云。爾為序亦多空論，於書之得失亦未詳及，蓋以書之體例乃創議於紹箕之父約存觀察，二人之為序亦免約存之所託，或以情面所關，不得不爲推崇書之有補於心術者，序之也。

新齋評古續草一卷 明萬曆戊午刊本

明龍子甲撰。子甲字汝成，號伯子，以貢生官濟陽知縣。妖賊鄒勝作亂，鄰邑無堅城，獨濟陽守禦有方得不破。晚年好著書，尤邃於易。此編為先生評史事之作，名曰評古續草者，以前此尚著有虞齋評古草也。所評自黃帝以夢舉風后力牧起，至詔修遼金宋三史止，共約二百事，所論皆不事鋪張，頗有卓見。如論文帝有刑措之風，云漢史謂帝懲亡秦之政，務在寬厚，禁網疏闊，歲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據史之意，謂文帝專以柔道而致治安，溯其旨矣。蓋帝雖云仁厚，然淮南王反則誅，薄昭跋扈則誅，匈奴入寇則欲親征，固知文帝之刑措，大抵成於精明，非全出於渾厚也。又如論詔修遼金宋三史，云元順帝詔修遼金宋三史，夫先遼次金次宋，帝之意以己外夷入主中國，今雖承正統，竊恐後世未必以正統與之，故下詔修史，先遼次金者，非為遼與金也，為元也云云。諸如此類，皆極精確，道古人所未道，且樸實說理，不立異為高，在史論中可稱上乘。卷首有陽思謙、周子貴為

熠等序、緣陽序其生平著述計種凡六、大都抽一己獨得之見破千古不决之疑真可作後學梯航、按陽氏所謂著述凡六、而此編尚不在内、惜未逐一舉其名稱不無遺憾、更就所謂大都抽一己獨得之見破千古不决之疑二語以推、大抵亦皆史評之類也。

懼史大書六卷 清康熙十八年刊本

清余重祚撰、雲祚廣東寧海縣進士、字善時、號畬山、此書亦名余畬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並倣春秋大書特書之義、取尚書史漢通鑑目中擇其有關於人心世運、足以扶植綱常維持名教闡明聖賢六經之大義、使人執卷傍徨而悚懼者、撮其要錄其事、而斷之己意、故名之曰懼史大書、釐為六卷、卷首附修史策、正統論、卷一曰五帝史夏史商史周史秦史、卷二曰西漢史東漢史蜀漢史兩晋南北朝史

隋史、卷三曰唐史五代史、卷四曰北宋史、卷五曰南宋史元史、卷六曰明史、其書體例皆以古史為綱、後附己意、如卷一五帝史第二則綱為黄帝擒殺蚩尤於涿鹿、後附以余雲祚曰是也、然每則附斷以己意外、亦採輯往古名賢論斷附於己論之後、以備讀者對其至得以互證、又其書中於故事相沿之說、遇有以訛傳訛惑世誤人者、必引經義加以糾正、其修史策先論修史之難、次論歷代諸史之得失、次論當時修史之所急、並舉明代數大疑案以待論定、蓋其時

正頌上諭纂修明史也。正統論以魏叔子之正統偏統竊統為立論之旨，力退晉宋而進元，高亦猶朱子綱目斥魏而以正統歸漢之義。此外諸論亦皆原情核理，審勢度時，發以聖賢立言之旨，發前人所未發。至其所據事實，類以尚書史記通鑑目為主，而稗乘野史亦間旁採一二，要皆關於風教，足以勸善懲惡者。卷首有楊雍建談天衍序及余氏自序，書眉批語極夥，未審出諸某氏之手。

舊聞正誤補遺一卷 藕香零拾本

宋李心傳撰，清繆荃孫輯。按宋李心傳之舊聞證誤，宋藝史志作十五卷，明代已無傳本，清四庫館臣集諸永樂大典，得一百四十餘條，編為四卷，四庫史評已著錄。提要稱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互，皆一一詳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按四庫本以永樂大典傳寫脫漏，乃旁加搜討，凡有可考者悉為補注，無可考者則仍其舊。然內有正文脫心傳按語者凡條，有按語而無正文者二條，至於書名闕者尤多，館臣嘗取原書存者，及可考見者附注一二，惜不能全。江陰繆荃孫以錢塘丁氏有影寫宋本，乃假而與大典本較，惟其書止存首二卷，第一卷二十七事，大典本闕十四事，第二卷二十七事，大典本闕十五事，因輯大典本所遺者為一卷，名曰舊聞證誤補遺。但大典本所有者亦多訛誤，據繆氏識語，稱乾德一條，本按語今誤以為正文，崇政殿一條，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人為崇政殿說書，崇政殿說書自此始，今脫下崇政

殿說書五字、東封西祀一條、王文正李文定俱東政
上脫北虜講和四字、皆當從宋本云云、是編不惟可
補典(大典)之遺、且可證大典之誤、又大典本館臣補
引書名、皆作出某人某書、宋本無出字、或書官不
盡書名、此編仍之、亦與大典本之異者、

隋史斷 學海類編本

宋南宮靖一撰、靖一南昌人、字仲靖、自號坡山主人、
著有小學史斷、其隋史斷一編、前論文帝、後論煬帝、
雖立言無甚奇特、要皆頗中肯綮、其論文帝言爽時
章纍、遂竊周鼎、銳意伐陳、得承正統、雖其武功足稱、
實則其時南北俱疲、亦文幸也、至其居處儉約、不吝
賞賜、樸聽風俗、視民疾苦、高昌之屬、莫不入貢、國亦
可謂盛矣、然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如廢除學校
而禁毀佛像、又任情殺戮、以察為明、元勳宿將誅退
略盡、其後文子諸王、陰謀擠陷、因之大禍遂興、身亦
不保、原夫文帝為人、善惡參半、此論不偏不倚、可稱
正論、其論煬帝滅國亡身之因、亦頗透澈、但煬帝之
惡、盡人能見、不惟靖一可作此論、任人皆可數其罪狀
也、其總論稱隋之創業、與秦皇略同、其再世亡國亦
如之、秦皇焚書而五帝三王以來六經之學遂亡、隋
皇焚讖而秦漢魏以來讖記之學遂亡云云、比擬似
無不當、第讖緯之書起於東漢、云孔子六經之外復
修七緯、蓋偽書也、隋帝雖盡焚之、並禁私藏、而較秦

皇焚書之罪實有輕重之別此其比擬當中之又稍
失當者。

雜辭一卷 常州先哲遺書本

清楊公在撰。公在江陰人。字蔚亭。又號武原。楊文定
公從弟。雍正癸卯拔貢。官山西徐溝縣福建侯官縣
山東陵縣等縣知縣。嘗有善政。居恒好學。於經史諸
子說部。靡不串極。好鈔書。其雜著總名碎金。此雜辭
者。特碎金中之一類。計其總綱一曰宋史摘要。二
曰晉載記。三曰魏書。四曰元史。留救正舊文之誤者。
其一於宋之涵略注稱丁八著述不能無誤。誤而從
之詞非直道也。故此篇所載多於史法有所糾正。如

言蔡繼得不言入注何年中亦別無紀年亦號尉所
云上者不知是何等人也。繼列上書魏鄭公三統從
史法當言魏徵云云。是知其所記亦皆可闕。史法
之作。其晉書載記一篇。以十六國春秋多其晉書載
記有所出入。且崔氏常是而載記常誤。故皆摘出以
證其非。然亦有以載記證崔氏之誤者。非為專攻載
記也。至魏書一篇。以明神宗時所刊魏書最無校讎
之功。是以誤字脫落以文錯從之處。所在是以校稿
北史加以糾謬。其文義不通處。不合事實。雖無他善

為之佐証，則亦一一標出太篇之之史，則因元史書
之成，為期甚促，而共其事者且非史才，故其紕繆亦
較他史為多，欽所見亦僅摘出，按先生於注之注
疏以及正史、雜史、諸子說部、古今詩文，摘錄二十餘
州又有本云曰錢氏采入黃汶成集釋中矣，卷末有
武進盧宣旬跋，原題籤云雜識五卷，實僅四卷，稿一一
卷本。

兩漢博議二十卷 敬鄉樓叢書本

宋陳季雅撰。季雅字彥群，永嘉人。氣質高邁，中淳熙
進士，中教官，為澄與教授，未久，遷差潭州教授，
未得上，即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詩且索，卒年四十
有五。所著兩漢博議二十卷，計卷一曰高帝，卷二曰
惠帝，曰呂后，曰文帝，卷三曰景帝，曰武帝，曰宣帝，曰
元帝，曰成帝，曰哀帝，卷四曰光武，曰明帝，曰章帝，曰
表，曰志，曰項羽，曰張耳陳餘，曰田橫，曰劉向，曰蕭何，
曰曹參，自此以下迄卷八，皆兩漢之大臣論，卷八之

後半卷以迄卷十，為總論儒林循吏等，卷十一迄十
四曰官制，卷十五迄十七曰兵制，卷十七之後半卷
曰法制，卷十八曰學校，曰取士，卷十九曰取士，曰用
人，曰財賦，卷廿曰史官。以上所舉，皆其宏綱，而每綱猶
有無數子目耳。卷末附劉紹寬及黃群二氏跋語，黃
氏跋稱溫州經籍志十三陳氏季雅兩漢博議十四
卷，佚。群按宋志藝文志及文獻通考皆作十四卷，讀
書附志作二十卷。曩天一閣有舊鈔本，因友人借寫
之，並二十卷，題曰諸儒集注永嘉陳先生兩漢博議

當時張君雲就原鈔本勘讀一過、知書中殘闕已多、經劉紹寬先生重校、始可閱讀云云。劉氏跋稱諸季百出、至不可讀、原有集注、顛倒錯亂、往往有正文入注、注入正文者、其中列目標題、似皆書賈所為、今於注文盡行刪去、而列目標題、一仍其舊云云。是此久已失傳、劉氏由天一閣鈔本加以校勘、始公諸世。雖書中仍有文氣兩節相連、而截為兩章、標為兩題者、而大體則已可讀、如欲返其舊觀、尚須別求善本、待後人之釐正。其論漢事、頗稱詳盡、讀漢書者宜資互

助。

讀五代史隨筆一卷 無暇逸齋叢書本

清王元穉撰。元穉直隸人、字少樵、名所居曰無暇逸齋、故別號無暇逸齋主人。官候選訓導、光緒季年、掌教順天高等學堂、以左傳課士、著有讀左隨筆、反覆比互、與向來治經之家墨守章句者、夐然不同。宣統元年呈請漢儒趙岐從祀文廟、各部臣爭代轉奏、輯有漢儒趙氏從祀始末記一卷。此外著述極夥、胥收無暇逸齋叢書中。此讀五代史隨筆、共十數則、於文字之音釋、事蹟之考證、社會之狀況、皆所注意、殆

與趙翼廿二史劄記旨相彷彿、非若宋吳縝、清吳蘭庭等之五代史記纂誤、專以攻歐為事也。雖所記無多、亦頗可供讀五代史者之參考。末附讀廿二史劄記隨筆一則、極斥趙氏引書不拘原文、多以意刪、其所舉例、如漢書張湯傳之平亭疑法、奏讞疑、注亭亦平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奏之、趙刪作亭疑奏讞、貨殖傳之丹王房致樊少翁、注王君房賣丹、樊少君賣豉、亦致高貲、趙作王君房致樊少翁、刪君而不刪豉、少又訛小、又引三國吳志孫壹傳、壹無傳、事附見

其兄奂傳、又引唐書杜正倫傳、城南杜固有壯氣上、删諸杜所居名杜固一句、似此之類不一、而足按趙氏為清季史學名家、其廿二史劄記貫串全史、薈萃羣言、凡所析衷、悉臻精碻、惟其引書間有不依原文、王氏於此雖加參證、惜未能盡、如有好學之士、踵王氏之業、凡趙氏所引、詳加覆校、有功史學、實非淺鮮、

方志畧例二卷 章氏遺書本

清章學誠撰、王宗炎編次、學誠會稽人、字實齋、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邃於史學、著述宏富、易簀時以全稿屬蕭山王宗炎、宗炎字以除、號穀塍、乾隆進士、截取知縣、性淡退、通籍後築十萬卷樓、以自娛、章氏遺稿所編[illegible]定者、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然尚不及全稿三分之一、吳興劉承幹得嘉興沈寐叟所藏先生原稿、宗炎所編、皆在焉、益以未刻諸書、彙刻為章氏遺書、章氏之學、因之大備、此方志畧例二卷、亦王氏所編次、劉氏加以校訂者、共文三十四篇、其第二卷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第二書及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駮文選義例書再答、修志十議、天門縣志藝文考序、天門縣志五行考序、天門縣志學校考序八篇、皆王氏原編所無、劉氏據刻本文史通義中增入者、至論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雖論文選義例、實以方志另立文徵、為仿文選之例、故名論文選、實為方志而作也、此外又有為王氏原編所有、而劉氏删之者、如王目有和志呈言紀序、湖北通志

永清縣志鈔錄各文劉氏以其已分載通志湖北檢存稿及外編中為避重復故皆刪之此外則一依王氏之舊而略校字之魯魚耳章氏史學之精於方志之編具卓識盡人能知亦無庸更事喋喋縷述其編次始末略此

明史論四卷 坊間刊本

清谷應泰撰應泰字賡虞豐潤人順治進士官浙江提學僉事所拔士尚陸隴其等多一時名俊性嗜博覽工文章後益肆力經史有明史記事本末築益堂集此明史論四卷共八十篇計目曰太祖起兵平定東南太祖平漢太祖平吳方國珍降太祖平閩平定兩廣北伐中原略定秦晉故元遺兵太祖平夏太祖平滇胡藍之獄開國規模削奪諸藩燕王起兵建文遜國壬午殉難其明史論實則即為太祖之朝事也又其編以史論命名而標題皆若紀事本末至於遜篇文字亦議論與敘事並重如太祖起兵一篇首云明太祖之起兵濠梁鼓其朝銳所向披靡六年之間北取滁和南收姑孰金陵一下天物克基鎮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此下依次列舉自太祖起兵至稱帝各大事以證某事為關於神運某事為關於人事者至於平漢平吳諸篇皆以敘事為主而敘事之中則詳指漢吳之失皆議論而重敘事敘事不離議論者此外各篇例亦如是故此編名曰明史論亦可

作明史紀事本末讀史尤惟紀事如不加之以議論則讀者時昧於是非惟議論苟不加之以叙事則讀者莫明事實之真象若此編者兼得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日知錄史評一卷　青照堂叢書本

清顧炎武原撰劉際清輯際清字聖瀓朝邑人輯有青照堂叢書按顧炎武氏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其第二十六卷皆論史法之作際清爰為錄出別為一卷名曰日知錄史評其為目一曰史記二曰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三曰史記通鑑兵事五曰漢書六曰漢書二志小字七曰漢書不如史記八曰荀悅漢紀九曰後漢書十曰三國志十一曰作史不立表十二曰史文重出十三曰史文衍字十四曰史家誤承舊文十五曰舊漢書十六曰宋書十七曰魏書十八曰梁書十九曰後周書二十曰隋書二十一曰北史一事兩見二十二曰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二十三曰舊唐書二十四曰新唐書二十五曰宋史二十六曰阿魯圖進宋史二十七曰遼史二十八曰金史二十九曰元史三十曰通鑑三十一曰通鑑不載文人考顧氏之學雖以朱子為主而長於考證其日知錄尤為終身精詣之書評史各篇雖非專著無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等書摘錄之然凡其所

評識之精絶則時在二氏之上蓋二氏志在成書故有時不免引書刪削原文或勉强附會之病顧則有見即録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更考日知録除二十六外卷若八卷至九卷之政事二十三四兩卷之雜論二十五卷之古事二十九卷之論兵三十一卷之地理二十二卷之考證其關於評史之作所在多有際清宜悉行摘出加以類别乃竟僅録一卷殊不無遺珠之憾耳

史漢通鑑注正一卷　青照堂叢書本

清顧炎武原撰劉照輯照清朝邑人字鏡堂與際清為兄弟行按顧氏日知録第二十七卷皆論注書之文除自漢人注經至淮南子注後以下所撰為史記注及兩漢書注各數十則後漢書後為文選注及唐人詩注更摭次則為通鑑注約十餘則際清發將漢人注經及文選唐人詩注等篇悉行刪削録關於史漢通鑑等則獨為一卷名曰史漢通鑑注正收入青照堂叢書中然雖名曰注正實則編中所載固多

糾正舊注之失實則亦多有與舊注無關而純以己意注之者若史記注中稱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又漢書注中稱張騫傳竟不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illegible]者執要攀衣者執領云云似此之類皆與舊注無關至至若漢書注中稱律歷志會壽王侯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又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又稱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其而遠之師古以近為近天子為大臣非也似此等則為糾正舊注矣然顧氏

之糾正舊注亦時有過苛之處，如漢書注中稱高帝紀不用其說而遂取之訓幾爲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云云。按此說固通，然訓幾爲危者亦當，左傳宣十二年杜人之幾，杜氏曰幾危也，是固有訓幾爲危者矣。雖似此者极鮮，全編仍以糾正舊注居多耳。

隨園史論一卷　青照堂叢書本

清袁枚撰。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少負才名，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並著循聲。年甫四十，即告歸，以吟咏著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書。隨筆中多有關於評史之文，如史記體例未當諸條是也，袁氏爲錄出，别爲一卷，名之名曰隨園史論。編中皆有關史法之作，無論人論事之文。如史記體例未備、班氏史例、班氏有識達、晉前漢紀與漢書異同、東漢書誤倣史記、晉書之失、南北史自相矛盾、南北史體例之非等篇，即其著者。間亦偶涉考証，如司處事與碑不符、心史載文天祥事與宋史元史不符、金人南遷錄與金史大金國志不符等則皆是也。按袁氏雖以詞章得重名，而其史論實得史法之三昧，堪與日知錄中之史評並垂不朽。惟有時泥及不經之說，稍失論史之正軌，如據神仙傳稱始與龍女交有孕，生文彙之趙，瀨頌梁牧養之，長大有勇，能自匿其身而飛數步，故名之曰羽衣

氏即歸項羽有始星之子之說，又據傳信錄言宣德有建文之子之疑，是即其例。與表氏原撰蓋為通筆，體例裁之固無不可，然清輯不加刪削，致與東論史法之文冶於一爐，未免不稱。孫書以多為貴，往往此流弊。

史隙六卷續一卷 青照堂叢書本

清盧士元撰，劉振清輯。士元字良公，東陽人，振清字全亭，與照清、際清同為兄弟行。士元著有綿鞭五卒二卷，首卷為經傳，第二卷為史志，振清摘錄史志並輯其他盧氏所為史論，成史隙一卷。其總綱一史記，二漢書，三後漢書，四魏志，五吳志，六蜀志，七晉書，八宋書，九齊書，十梁書，十一陳書，十二金史，十三魏書，十四北齊書，十五南史，十六北史，十七唐書，十八五代史，十九宋史，二十金史，二十一元史，二十二資治通鑑，二十三宋元通鑑，二十四通鑑綱目，以後為續編矣。編中於史法史事、異聞音釋，靡不羅列，其書極嫻考證，每則皆先採他說，加以按語，例如通鑑綱目編中有老泉子瞻一目，稱[illegible]黃州晚號老泉山人，又坡公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歐陽永叔作老蘇墓誌，不言自號老泉，此皆老泉為子瞻之證。又其所標各題頗類說部，而內容則間有正史之秘，如金史中有野氣一題[illegible]

氣成樓臺，野氣成宮闕。史記天官書曰：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雲氣各像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此自才有，無關五行，作者誤鄙，才所謂也。採□氣二字具題極小，而繹虛氏作釋，則有五行之大矣。全書所載，大都類此。

讀史外編八卷　清順治己亥刊本

清彭而述撰。而述，鄧州人，字禹峰，明崇禎中進士，授陽曲知縣，入清官至貴州巡撫，久歷邊徼，所為詩文，雄奇峭拔，有讀史亭詩文集，其讀史外編八卷。卷一自三家分晉至光武中興，共論二十九篇；卷二自光武平赤眉至諸葛冠淮南，共論二十八篇；卷三自魏滅蜀至魏伐後燕，共論三十二篇；卷四自□□□□亂至齊蕭鸞篡弒，共論三十三篇；卷五自元魏篡齊至煬帝亡隋，共論三十三篇；卷六自高祖興唐至隆基定韋氏亂，共論二十五篇；卷七自李林甫專政至王建據蜀，共論三十五篇；卷八自朱鎮相攻至世宗征淮南，共論二十五篇。考彭氏於史之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體，最重本末而輕紀傳，故言紀傳事屬散紀□□，□溫公通鑑，折衷歷代，系綴素王，所謂系係素王者，以春秋亦紀年史也；又言通鑑止記歲月前後，於一人一事始末皆所不詳，宋人本末之書出，則一人之本末見，一事之本末亦見云云。按史籍中紀傳、編年、本末三體，各有其用，未可缺一，任意軒輊，殊屬非是。且

紀事本末書，但有一事之本末，並無一人之本末。蓋一人本末固具於紀傳中。彭氏何言之妄哉。彭氏序其作書之旨，云外編者經本末所已載者不著也，又近詮要東所已言者不著也。蓋本末不過實臚其事而經則或未明，天如亦不論次其原委而識則或未透，余不敢窃附於此書有一日之長，亦郭鈕莊東萊博議之類。是此實就本末一書加以評考，其所評亦多是處，然名為讀史外編，實不若易為讀紀事本末外評，名實相符耳。

讀史續編八卷 清順治己亥刊本

清彭而述撰。按彭氏有讀史外編八卷，已著錄。以外編言有未盡，爰又為續編八卷。卷一自魯至項羽本紀，共論二十四編。卷二自子房至匈奴傳，共論二十六篇。卷三自光武不立相至劉琨祖逖，共論三十二篇。卷四自劉寄奴至南北朝忠義，共論二十四編。卷五自唐漢正編至唐郭子儀，共論二十三篇。卷六自朱温晏至後五代忠義，共論十九篇。卷七自太祖平諸國至宋南遷，共論二十二篇。卷八自宋南渡至金，共論二十八篇。全書體例一如外編。所異者，外編專就本末所作論，此無是限制。又外編專論史事，此則偶及史法。如史記之有項羽本紀，或謂非是。此編卷一之項羽本紀稱楚雖三戶亡秦者楚，漢雖天下於楚安，不為本紀云云，即其例也。至其不限於紀事本末之證，如卷二有讀平津主父列傳一篇，是已。參紀傳況有時亦能採輯同一事實，歸於一篇，如趙翼之廿史劄記，尤為外編之所無。且此例甚多，若卷二之南北朝奸佞、南北朝忠義等篇皆是。此編以

論其命名尚稱吻合，而內容亦勝於外編也。

宋史外編四卷 清順治庚子刊本

清彭而述撰。而述既撰讀史外編、續編各八卷，爰就宋事復成此書，故名曰宋史外編，釐為四卷。卷一自收兵權至貝州平亂，共論二十二篇；卷二至英宗之立至張邦昌僭逆，共論二十篇；卷三自高宗嗣統至吳曦之叛，共論二十二篇；卷四自蒙古侵金至二王之立，共論二十三篇。此書固重議論，亦間敘事，如卷二方臘之亂一篇於敘論平方臘之亂之後，同是年二月，淮南寇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至海州為張叔夜所破，江降二寇南平，而金禍外來矣。是其例，編中多能補宋史所不及，故曰外編。但所採掌故事，不標出典，殊不合著述體例。又有時文題不符，亦為鉅疵，例如卷二第十三篇題為蔡京誤題下注曰道教花石附，然詳考篇中，則惟蔡京誤國一事，道教花石事固未言及也。且其所論，殊鮮新義，例如卷三中之金人渡江南、岳飛恢復中原、秦檜主和韓侂胄專政等篇，皆為人習知之事，無待史事立論。所貴乎史論者，或於史法有所創見，或於事實足以糾

謬，自為史論之上乘，否則亦須於治亂安危、典章制度，至有攸關。若第論習知之要事，是下乘矣。此篇實中此病。

史學述林三卷 推十書本

劉咸炘撰。咸炘雙流人，字鑑泉，生當清之季世，學極淵博，著作亦富，有中書二卷，左書一卷，右書二卷，內書三卷，外書一卷，子疏二卷，續校讐通義二卷，校讐述林一卷，文學述林二卷，呂氏春秋發微一卷，治記緒論一卷，治史緒論一卷，太史書知意二卷，漢書知意一卷，第惜其壽不永，否則於學術之貢獻必更有大於此者。此史學述林三卷，卷一曰史體論、史目論、史體史目二論補；卷二曰記注論、春秋國語論、唐史記序駁、南北史家傳釋非、通志私議、考信論；卷三曰史通駁議、劉知幾家學考、宋史學論，都十二篇。史體論言欲究史學須明史體，篇中對章實齋文史通義之書教篇所舉三要多所闡明，末更分述紀表書志世家列傳所含要義。史目論以洪飴孫之史目表用意固佳，而惜其識之不足，因復舉而論之。史體史目二論補，則補前二篇之遺意也。記注論極言撰述之能成，因由記注之法備，而撰述之幾絕，亦由記注之習成。東漢以降，記注直居於史，故撰述之意漸湮，用

特詳考記注之體，而綜述之。春秋、國語論於左氏之書是否為春秋作傳言之極，志唐史記序駁者，以宋孫甫之翰唐史春成止存其序，頗為當時所推重。宋世學人之論史囿於編年，此序蓋有力焉。爰舉其文而駁之。以下三篇論極精絕。按劉知幾史通一書，蓋史家之申韓也。咸炘以其明於紀傳，闇於表志，囿於斷代，昧於通史，因以實齋之旨而糾其違，乃成史通駁議一篇，亦可為知幾之佞臣矣。劉知幾家學考於知幾諸子著述載之極詳。其宋史學論，殆以宋儒學案囿於義理史學[illegible]，於是鈎考而綜論之。考其全書，雖不免偏執之見，然在文史通義後，論史之作，當推此編首屈一指也。

治史緒論一卷 推十書本

劉咸炘撰。咸炘有史學述林三卷，已著錄。此治史緒論一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原名史學淺講，中篇原名史學淺綱，下篇原名讀史緒目。先生對於史學，分為四端：一曰攷證事實，是為史考；二曰論斷是非，是為史論；三曰明史書之義例，是為史法。此編上中兩篇皆言史識之原理，下篇畧舉風勢之端緒。上篇要旨言史學有二：一曰作史之法，二曰讀史之識。作者有識，乃成其法；讀者因法而生其識。自唐以降，史家止知整齊撰述，而法遂亡。自宋以降，儒者好持高論，而識遂淺。中篇分史實、時風、土風，史旨讀史五要曰。領史實中引有法國史學家朗格羅瑟諾波歷史事實分類表，頗簡明。時風者，言宇宙無時不動，動則變化，事必歷時而後成，故古史官與夫官連時之義也。土風畧言縱為時，横為地，二者互為周眾，史迹之不可以時風解者，又須以土風解之。史旨讀史二節，言史事實即史識，綜合而成。讀史有出入二法，亦皆精到不同凡響。下篇原名讀史緒目，稽其所標，自西漢

以迄明季，各皆就其要事舉而出之。例如西漢所舉，一曰漢初布衣將相之局，二曰漢初諸侯自置官屬，三曰諸侯、四曰諸侯王各自紀年，五曰長官喪服，六曰上書無忌諱，七曰漢初妃后多出微賤，八曰漢初諸王荒亂等，皆所以補閱兩漢者，茲不具舉。至於其他各代，皆似此。蓋為讀史者示一綱領，庶幾可明讀史之法，非各代要事已盡於所標也。全書以輔翼童學，誠之說為最繁，而又參用西人學說，加以己見，故多至當之論。

太史公書知意六卷 推十書本

劉咸炘撰。咸炘既撰漢書知意，又以太史公書人所共讀，前人用功最深者，莫如方苞、梁玉繩，方則稽以明其所謂古文義法，梁則稽以考秦漢事迹，而專說其義者闕焉。是以先援漢書知意之例，亦作知意六卷。卷一曰序論，卷二曰本紀，卷三曰表，卷四曰書，卷五曰世家，卷六曰列傳。其序論謂治史公書須四義，所謂四義者，一辨真偽，二明體例，三挈宗旨，四較班范。辨真偽云者，以太史公書本有缺亡，又經續補，缺亡究為何篇，續補斷自何處，以是紛糾，論者歧異，故論是書宜辨真偽。明體例云者，言讀書須明體例，而讀史尤必先明史法，史法不明，雖工考證，論必不當。挈宗旨云者，言既明體例，即須求其宗旨，古史家皆有宗旨，非徒記事而已，讀者不求其旨，故議論雖多，皆非司馬之本意。較班范云，以此書與班范二書，其体例雖同為紀傳，而叔皮頗譏子長，蔚宗又詆孟堅，故須較其相矯之義，始能議論其書。其於此四義，反覆闡述，極中肯要。自第二卷以後，則與漢書知意体

例悉同所異皆君知意論事論文概不關入此列下閒論事論文亦暨表測有關悉行收入蓋是書前人論有定駁黃書為多敘述未詳較並加詳焉

歷朝捷錄四卷　明刊本

明顧充撰充上虞人字回瀾隆慶舉人官至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有字義總畧古雋考畧等書先生博極羣書尤邃史學慨然嘆史帙浩繁觀者莫知端倪乃作歷朝捷錄撮其大指融以已見斷義成篇釐為四卷計卷一曰東周七國後秦總論漢朝總論上漢朝總論下卷二曰晉朝總論劉宋總論蕭齊總論蕭梁總論陳陳總論楊隋總論卷三曰唐朝總論上唐朝總論下後梁總論後唐總論後晉總論後漢總論後周總論卷四曰宋朝總論上宋朝總論下漢唐宋總論其論起於東周而不及三代者蓋承紫陽綱目之遺意三國止於漢而不及吳魏以非正統論中悉以帝王為主各代將相過有不可忽者俱於其本朝帝下附見之各論皆叙事與論並重且於各代帝王皆次依叙論決不紊亂亦無遺漏如東周七國後秦總論其東周則先論威烈次論安王烈王顯王慎靚赧王論東周後始論七國如楚燕魏趙韓齊秦不遺其一末論後秦先始皇後二世附論子嬰此外各篇

莫不若是故此編可作史論讀亦可作史事約編讀名曰歷朝捷錄者蓋即讀史捷徑之意也論中用句有以本文用者有以援古用者有以借意用者有以變文用者有以斷章取義用者然皆渾然天成爲一家言在科擧時代人手一編可爲獲售之利器如於史業意在深造則無須乎是編矣

捷錄大成四卷 明刊本

明鍾惺編撰惺竟陵人字伯敬萬曆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讀史恒至丙夜有所見即筆之名曰史懷愛名山水所至必遊不極幽邃不止晚逃於禪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古詩唐詩歸當時謂之竟陵體又有諸經圖詩合考毛詩解鍾評左傳隱秀軒集名媛詩歸周文歸宋文歸等書其時顧充有歷朝捷錄四卷上無三皇五帝下無元明鍾氏以非全史特爲湊採名曰大成卷數則一如顧氏之舊計卷一所增曰三

皇五帝總論夏總論商總論西周總論東周春秋總論此所謂東周者始於平王迄於威烈王以顧氏原書斷自威烈王也以上諸論皆鍾氏自撰此後迄第三卷皆顧氏原書矣第四卷曰元總論上元總論下末曰明論較之顧書增益首尾庶於古今事迹可無遺憾元論爲屠隆撰明論爲周昌年撰鍾氏續撰屠隆字緯真一字長卿鄞人有異才萬曆進士除潁上知縣遷禮部主事有鴻包考槃餘事游具雅編等書周昌年事蹟無考鍾氏此編於顧氏原書亦間畧加

改正、如東黨錮一節、蕭梁王僧辯立淵明一節、陳後主童謠一節、宋哲宗欲以元祐為元嘉一節、皆是也、又論中句義有傳習之訛者、因卷行註出字之[illegible]稍疑難、或釋或音、間有與俗不同、毫釐皆辨、如遇有帝王盛舉與古今快心事、則濃加圈點、初學讀之尤有裨益、

國朝捷錄六卷 明刊本

明鄭以偉註評、鍾惺增補、以偉上饒人、字子器、萬曆進士、授檢討、天啓中以禮部左侍郎協理詹事府、直講筵、因忤璫告歸、崇禎初召拜禮部尚書、[illegible]之偕徐光啓並相、以偉潔修自好、書過目不忘、文章奧博、而票擬非其所長、嘗曰吾讀書萬卷、而窘於數行、乃為後進所窺、[illegible][illegible]有靈山藏集、此國朝捷錄六卷乃自明之洪武、以迄天啓、就其大政著為評論、一卷至四卷為以偉註評、鍾惺增補、五六兩卷為鍾惺編纂、施之樫補註、鍾惺事蹟、已見捷錄大成提要中、施之樫

字木雲、武林人、全編總目、計卷一曰洪武大政論、建文大政論、卷二曰永樂大政論、洪熙大政論、宣德大政論、卷三曰正統大政論、景泰大政論、天順大政論、成化大政論、卷四曰弘治大政論、正德大政論、卷五嘉靖大政論、隆慶大政論、卷六曰萬曆大政論、泰昌大政論、天啓大政論、逐篇皆以論為主、事實則以小字註出、註釋有未盡者、復於眉上補註、前四卷鍾氏增補、與五六兩卷施氏補註、亦咸於書眉見之、至編

中各論大抵以褒為多，遇有可貶者，輒亦論及，然必假一事理，復加迴護，如於洪武大政論稱雖其求治太急，嫉惡太嚴，法外之威刑太重，京城之工役太繁，而殄胡黨，誅藍黨，類無遺，然亦撥之患，非馬盡弓藏者云云，即其例也。他篇之貶亦多似此，惟於永樂則直論其非，無復諒語，蓋永樂之逆取天下，已無可諱，他則以臣議君，不敢不力予迴護耳。

前漢書細讀四卷 史論五種本

清李祖陶撰。祖陶字邁堂，一字欽之，上高人，嘉慶舉人，博覽經史百家，名盛一時，有邁堂文畧、清朝文錄等書。先生讀前漢書，見其刪節史記字句處多有不當，而所增事迹則佳，天漢以後，大傳可觀者甚多，十志尤勝史記，因遂卷尋其首尾，了其歸趣，撮其要旨，成前漢書細讀四卷。卷一為本紀表志，卷二至卷四皆列傳，標目蓋一如前漢書也。每篇皆檃括全文，披尋竅竅，經之以事實，緯之以議論，如高祖紀云觀留

侯當高祖入漢中，即勸其燒絕棧道，以誤項羽，三秦既定，又與羽書言不欲東，以及諫立六國後，勸捐梁楚地以與彭越、韓信，皆所謂運籌決勝者也。惠帝紀云曹參為相，無能遠謀，休息有餘，創作不足，今觀紀中所書，前惟加賜內外郎官與給喪事者之爵與金，及賜民爵，重吏祿而已，後惟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及令民得買爵以免死罪而已，其餘逐篇，鮮不若此，蓋其體例，骨為總括事實，加以論者，雖其剖析政要，皆通達治體，而不為迂腐之言，其抨彈人物，皆深究時

勢而不為過刻之論。至於駁史例之乖違，糾論贊之失實，尤能斟酌平允，如名醫之施砭石。先生自序云：以所見書於書之空閒，多墨覆閱，以意畧加增損，而手自錄出之為三卷。按此本為四卷，與序不合，度作序時實為三卷，付梓時釐之為四，而原序未改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後漢書贅語三卷 史論五種本

清李祖陶撰。祖陶有前漢書細讀四卷，已著錄。此後漢書贅語三卷，卷一計光武帝、明帝、章帝、殤帝、安帝、順沖質帝、桓帝、靈帝、獻帝等紀九篇，皇紀二篇，諸臣又王侯傳二十九篇，卷二諸臣傳三十八篇，各篇有一人獨為一篇，亦有數十人合為一篇者。卷三循吏傳、酷吏傳、宦者傳、儒學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東夷傳、南蠻西南夷傳、西羌傳、西域傳、南匈奴傳、烏桓鮮卑傳。其目次一仍范氏之書，大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亦如前漢書細讀，經以事實，緯以議論。按范氏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於班氏無愧，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贊無一字空設，奇變無窮，沈約謂其所言皆實，洵不虛也。李氏以范書既有雜傳論序論，且已有贊，復為此編，似近於贅，故名之曰後漢書贅語。考篇中立說，頗能於范氏之外，別有新見，馳騁縱橫，頗多前人所未發。蓋先生學問淹博，沈潛經術，故能知得人論世之旨。惟其書第能於人才短長、國事是非及興亡成敗之

所以然多所深究，至事跡之是否牴牾、歲月之是否參差，與天地理、官制及其他典章制度，皆闕而不論，是其所短耳。

讀三國志書後一卷 史論五種本

清李祖陶撰。祖陶有前漢書細讀四卷、後漢書贊語三卷，已著錄。此讀三國志書後一卷，亦先生讀史所心得，而書於逐卷之後者。按三國人才最盛，陳志敘次亦簡明，裴註博採羣書，以補其遺，多作辨論以明其旨，蓋無毫髮遺憾。第祖陶終以其贊語平平，不善持論，無論不及史記，即亦遠遜蔚宗。松之所引習鑿齒、徐衆之言亦多一偏之見，未為盡善。因逐卷細讀，以己見書於其後。稽其所書，計魏志二十九篇：

一武帝，二文帝，三齊王芳等，四明元郭皇后等，五董卓等，六呂布等，七公孫瓚等，八夏侯惇等，九荀彧等，十袁渙等，十一崔琰等，十二鍾繇等，十三程昱等，十四劉馥等，十五任峻等，十六張遼等，十七李典等，十八任城威王彰等，十九豐愍諸王等，二十王粲等，二十一桓階等，二十二和洽等，二十三韓暨等，二十四辛毗等，二十五滿寵等，二十六徐邈等，二十七王淩等，二十八華佗等，二十九烏丸等。蜀志計十四篇，吳志計十篇，二目不具錄，蓋一如魏志之皆以數人合作一論

也。其合論有多至二十餘人為一篇者，少者亦逹三四人。然其每篇所指之人物雖多，而論則極為簡單，如魏志之第十一篇，包括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勛、司馬芝七人，而其為論僅曰崔季珪正色昌言，有大臣之節；其典選也與毛玠同稱；其執憲也與鮑勛同；庶方正難容，自古病之；司馬芝不通請託，與鮑勛同；然勛為文帝所惡，而芝為明帝所褒，二祖優劣，于是分已等數語而已，於各人事跡多未賅括。即合二十餘人為一篇者，亦皆如是，故在作者雖已慘淡經營，而讀者若不細參各人本傳，實感莫知所云。且各人事跡之繁，而以一二語加以品題，求其盡善，恐賢者亦有所未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明史雜著一卷　史論五種本

清李祖陶撰。祖陶所著有漢書細讀、後漢書贅語，已著錄。此讀明史雜著一卷，計目一曰論齊泰黃子澄，二曰論三楊劉謝，三曰讀葉向高傳，四曰讀孫承宗傳，五曰書楊嗣昌傳後，六曰論袁崇煥，七曰讀史可法傳，八曰書奸臣傳後，九曰論言官篇上，十曰論言官篇下，十一曰讀蔡子英傳有感，十二曰讀于謙傳，十三曰讀李東陽傳，十四曰讀楊廷和傳，十五曰讀王守仁傳，十六曰書張居正傳後，十七曰讀流賊傳有感。全編議論明快，有學有識。第一篇擘畫事理，俱極精確；第二篇以風力不振斷三楊，以攬權不潔斷劉謝，所見極是；第四篇不責魏閹而責莊烈，按孫承宗在明末人才可推第一，莊烈乃竟有讒而不能辨，責之實為公評；第十篇極言有明敗於言官，可為千古龜鑑；自讀蔡子英傳有感後，皆為詩，或五古七古，或七律，詩格俱佳，各詩咸有小引，頗仿明暘。其讀李東陽傳之五古，與沈文確公李東陽論同一識解，同一機局，而此詩之韻尤為難能。總之此編詩文皆一氣湧出，無格格不吐之談，亦無嘵嘵不休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并可為初學詩文者之墣範，科舉時習之尤宜。若云學問則不需此，但其於事情瞭若指掌，亦有實學者未能及也。

補尚史論贊二卷 史論五種本

清李祖陶撰。仿司馬溫公通鑑，變紀傳為紀年，而李鐵君尚史則又變編年為紀傳，其書聯綴成文，曲有條理，間雜辨證，亦溫公之遺，蓋宛然成一家言者也。第論贊不備，是為遺憾，李氏因於點勘之餘，隨意補綴，釐為二卷，計其總綱，卷上曰司諸臣，魯諸臣，齊諸臣，晉諸臣，卷下曰宋諸臣，衛諸臣，鄭諸臣，楚諸臣，陳諸臣，曹諸臣，莒列女，邾諸臣，吳諸臣，越諸臣，燕諸臣。燕以後則未之補，諸紀亦皆闕如，考論贊者，乃史

傳終篇所為評論之詞也，史記稱太史公曰，班固漢書稱贊，荀悅漢書稱論，其他曰詳，曰議，曰詮，曰述，史官所撰稱史臣曰，雖名稱各有不同，而統稱之為論贊。但以論名者則不名贊，稱贊者則不稱論，雖有一書而論贊皆存者，然其贊率為韻體或韻語，以示區別，若此編一律散文，名曰補尚史論，或曰補尚史贊，皆無不可，若論贊並稱，必也論贊有別，始符其名，今以一體而二名，是架屋疊屋，不思已甚，且其所作固有佳篇，而勉強成篇，實居多數，蓋論事必先有所見，然後

為文始中肯綮，若無所關而強為之，則言中無物，第見敷衍從事，箱照畢露矣。細審全編，厥咎由是。存其所為史論中，如與讀三國志書後，皆不足取。編首冠有自作小引及史銘跋、銘跋，稱為才學識三者俱備，此編當之，未免有愧。

讀五胡載記一卷 廣東書本

明歐陽于玉撰。于玉事蹟無考。按晉書附敘十六國事，謂之載記，此編名曰讀五胡載記，一若對讀晉書之載記而言，實則乃泛覽魏典、國史、通鑑而作者，編中頗嫻考證，例如通鑑恭王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按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是夏侯氏所通者為小吏牛氏，並非牛金，通鑑不察，而以牛金當之，殊為鉅失，歐陽氏考核此事，備引魏與，以證通鑑之失，並為論曰，當世舉業維通鑑亦厭倦，全編惟看節要，何知史書，又況他史，當清之季世士子競爭科第，惟究八股，幾不知經史為何物，讀歐陽氏之論，乃知此弊自明已然，不自清始也。全編以對元魏事為最詳，惟謂元魏自犍至宏，六世賢明，孝文敵聖，醇粹不減宋拓跋之業，斯為極盛，乃南朝歷代所未見，宜文中子以正統歸之云云。考其時文明之運，魏固勝於南朝，然在南北朝前，東晉實為正統，繼

東晉而興者，乃宋齊梁陳，故宜以南朝為正統。文中子之言本極荒謬，歐陽氏反以為是，殊屬可議。後半卷為讀藩鎮載記，夫藩鎮雖防胡，而實非胡，既名之曰讀五胡載記，亦有未允耳。

史譚一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稿本 日力齋叢書稿本

清馮澂撰。澂字涵初，號清渠，南通州人，績學多才，長於格致考證之學。其史譚一卷，論漢事者幾居全書之半，其目曰陳勝起兵於蘄，蕭何入關先取圖籍，婁敬說高祖西都關中，漢高祖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漢高祖詔郡國求遺賢，俞德清論韓信陸賈勸陳平交驩太尉，漢文帝武帝，漢文帝止輦受言，賈生請改正朔，班固西域傳贊極詆漢通西域之失，共十一篇，皆論漢事。以下自鹽鐵論至跋西徼犧牌圖，共十三篇，除跋西徼犧牌圖外，皆論各代史事者。其論時引清儒舊說，間或牽及時政，見解純正，文章爾雅，在史論中，殊不多覯。惟跋西徼犧牌圖並非史論，當為後人所攙入也。按先生著述極夥，有強自力齋叢書共書十二種，其未刻者尚有春秋日食集證十卷，算學考初編二十卷，化學通考二十卷，農學通釋八卷，算學初續編二卷，代數詳解六卷，治說四卷，皆在自強力齋叢書稿本中，如遇有力者為之刊行，非特此數種不至湮沒，有功士林，實亦匪鮮。

王船山讀通鑑辨正二卷 民國二年刊本

清胡思敬撰。思敬字漱唐，江西新昌人。光緒癸巳舉於鄉，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嗣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卒於民國壬戌。所著有退廬疏稿、驢背集、豐乘、國聞備乘、大盜竊國記、審國病書、九朝新語、古文辭類纂補、聖武記纂誤、魯論六要類釋及詩文集等書。此王船山讀通鑑論辨正，據退廬詩集所載行狀系五卷，此本分上下二卷，大抵為付梓時所合併也。其體例皆先載王氏原論，後附辨正。所辨皆甚精核，全編共十九篇，模反覆辨證，多至數百言。編中所辨，皆王氏論中之兩漢、三國事，魏晉以後則未辨正。蓋王氏原書兩漢、三國之作，多憤激之語，魏晉以後，絕少吹求古今過失者矣。卷首胡氏自序，稱魏晉班固作史，寓褒貶於論，鄭漁仲譏其不知史法，以予觀之，非獨史法為然，即漢唐諸家專集，亦罕有輕議古人者。眉山蘇氏好為縱橫馳騁之論，船山已嘗闢其失，而身蹈之。老當鼎革之交，箕踞謾罵，亦有所撥而然云云。按胡氏既識王氏輕議古人，今彼又議王氏之失，固非自言而自蹈之。在胡氏或自以王氏之議古人，失於吹求，取快於筆墨；彼則乃為古人辨冤，非有意吹求者。實不知王氏作論之際，亦猶胡氏之為辨正，自謂主持正論。故胡氏辨王氏之謬誤則可，詆王氏為謾罵則未可也。

十七朝史事新論正集四卷續集六卷 清光緒二十七年石印本

清張金鈴評選、金鈴字書城、別號思賢齋主人、籍貫無考、按清定鼎之初、宗明舊制、以八股取士、雖名公巨卿皆從此出、至光緒年推行新政、翻然改圖、鄉會小試廢八股而用策論、俾學士大夫通達古今、知得失之由、庶不致空言徒託、無裨實用、張君爰輯是編、以爲學作史論者之津梁、其名十七朝史事新論者、蓋編中以周秦、兩漢、三國、兩晉、北魏、周、隋、唐、後唐、南唐、宋、元、明、國朝爲次也、正集百篇、卷首周秦以至清季諸名家所作、續集百篇乃古文家言、正編之前三卷所選皆論一人一事者、如管仲論、鄭人遊於鄉校論、申包胥乞秦師論之類是、末卷多爲合論、如楊墨優劣論、道家縱橫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皆爲孟子所距論之類是、續編分說體、考體、辨體、駁體、讀體、書後體六體、類所選類皆有關政化學術人心之作、大旨褒貶平允、若貶之太過、褒之不當者、概不入選、入所作評語明白易曉、堪爲當時登科之利器、若究心史學之士、則無須此、惟其所選若泰西之學出於周秦諸子論、士耳其關係歐州大局論、則又涉於時務、似非史論之正宗、

評選船山史論二卷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清林紓評選。紓字琴南，一字畏廬，閩縣人。按論古今史事之書，殊鮮佳構，惟王船山讀通鑑論，見解卓絕，不落恒蹊，在史論中，允稱巨擘。光緒季年，林氏教授國文，每就通鑑命題而作者，尋除失枝，往往如隙中觀日，講義又務取省約，於是史事之本末利害得失均不之省，乃采選船山史論，取博辯者以啓生徒，間有疑義，悉附篇末，故名評選船山史論二卷。卷一自論李斯之用申商起[illegible]共三十九篇，卷二自論袁紹曹操優劣起共三十四篇，逐篇皆有評語，其評語皆洋洋數百言，每較船山原論為尤多，有申述船山原論者，有補船山原論遺義者。申述者如評論留侯云：船山此論，其勝國遺老之言乎，以下皆為申述之語。補遺義者，如評論守令云：先生之言其深切著明，無復可議矣，吾尤有補義焉，是即其例。至於直斥船山立論之非者，編中尚未之見，[illegible]船山之論皆極林[illegible]心，蓋其認為謬誤有待糾正者，未之[illegible]選耳。晚清評王氏通鑑論者，尚有胡潄唐氏之王船山讀通鑑辨正一書，專攻王氏之短，與林氏此編體例相同，如合刻相輔而行，則可補此編之所不及矣。

史論一卷（唐懷書本）

明吳見未撰、見未事蹟無考、此編共論二十篇、其目曰荆軻論、關羽論、韓信論、藺相如論、曹沫論、豫讓論、荆軻傳之二、李牧論、李斯論、李斯論之二、衛霍論、應侯論、平津侯論、汲黯論、韓范經畧西夏論、袁盎論、論後附判四首、其立論多別闢生面、如謂藺相如荆軻俠人也、論關羽謂荆州死局也、謂韓信畏漢者也、豫讓始終為名者也、多能道人所未道、其論有多至數百言者、有僅寥寥數語者、多至數百言固皆析理極審、而寥寥數語亦骨言中肯要、如曹沫論云、沫亦何奇之多乎、乃三敗之後、而曹莊猶復以為將、沫媿矣、不得不借一劍之力以圖倖、然為將而猶存三敗之恥也、故足多、又平津侯論云、如弘者亦何益於人國乎、年已老大、猶然媚人取功名于有口無舌之間、此渾厚素儉于鑰口敗俗之際、吾甚惡之、似此皆言雖無多而意極深刻、至於所判正平之撾鼓、翠娜之入夢、木蘭之從軍、黃崇嘏之得層、雖饒興趣、而迹近游戲、非詩史之正軌、即以全編而論、亦鮮不以纖巧嶄新穎為能事、對於史法史筆皆無裨補、終為鴻博所不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戰國策隨筆一卷 明代叢書本

清張尚瑗撰，楊復吉輯。尚瑗字損持，一字宏蘧，吳江人。康熙進士，官知縣。有三傳折諸、引據典核。閒讀戰國策，苟有所見，即筆於書。是以書頭紙尾，旁行側注，朱墨參錯，幾無從尋其段落之跡。同邑楊復吉爰為類次，鈔撮分立標目，凡若干條，名曰讀戰國策隨筆。全編計西周七條、東周八條、秦四十五條、齊三十三條、楚二十七條、趙三十六條、魏十五條、韓十五條、燕三十條、宋三條、衛四條、中山三條，末為總論。考往昔高誘、鮑彪、吳師道等，於國策一書，皆有著述，然僅於字義加以訓詁。此編則高論偉辯，旁推博採，瀏覽之餘，閒摭心胸，非譚極策纂諸書所可比擬。但間亦偶有失當之所，如論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一則稱二十四，真列於短長書者，東西周、七國、宋、衛、中山十二國外，則魯、鄭、滕、邾、任、薛以及秦所并之蜀、與蜀相攻者曰巴，又秦所并者曰義渠，田單所攻者曰狄，趙襄子所攻者曰代云云。按狄為鮮虞、赤白之通稱，未可獨指田單所攻者為一國。代君即獻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父，後桓自立於代，身死國除已久，故張氏所云殊不足據為定論。然似此失實不多見，未足掩其瑜也。

山居隨筆一卷　原西樓秘笈本

清孫澤撰。澤字退谷，北平人。明末當滄桑之變，退居西山，自號退翁。家多藏書，著述甚富。此隨筆一卷，蓋山居時所作，痛心亡國，追源禍患之由來，據古證今，以昭鑒戒。故雖以隨筆命名，所論實皆史事。如論宋之人才、國運，宋靖康之事，宋慶曆朝之時勢，祐宰在西京尋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于孫事，金源末襍之窜，執漢武時石慶、公孫賀事，不惟悉屬論史之作，且皆詳其有成敗，皆以為立言之基。先生以七十老翁蒙恥餘生，所論雖辭極隱，而意多憤慨。如云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又云奉己而不在民，近代大臣之通病也，百姓之所仇而敵國之所喜也。雖未明指明末時事，而憂憤之深已具於中，而心已苦矣。此編為影鈔先生手寫真蹟，有蕭圖記可證。小楷遒秀，得襄陽風致。前題曰山居隨筆，後題丁酉三月初旬誌筆。丁酉為順治十四年，是其築室西山，自號退谷之後四年也。末有翁覃谿跋，首有鄧實題記。據鄧記，先生所著有尚書集解、詩經朱傳翼、春秋程傳補、五經翼、九州山水考、畿輔人物志、四朝人物、元朝典故編年考、益智錄、學典、學約、讀編、明辨錄、天府廣記、春明夢餘錄、藤陰劄記、樗林三筆、典制紀畧、閒者軒筆攷、庚子銷夏記、溯洄集、恪敬錄、研山齋集、崇禎山書等。乃如天府廣記、崇禎山書皆無刊本，此山居隨筆不特未經刊佈，即其目亦不見於他書云云。以闡先生著述，故備錄之。

讀史雜記二卷 豫章叢書本

明鄒維璉撰。維璉字德輝，新昌人，萬曆進士，天啓間為郎中，因劾魏賢論戍，有達觀樓集。其讀史雜記二卷，卷上自封建受禪放代死諫至善政共六十七則，卷下自天道至宋論共八十六則，所論各事似涉瑣屑，不惟與史法無關，即於史事亦無拾遺補闕之功，睹其標題即可以知其梗概。其卷下之前十題曰天道、足緒、廝養、卒德、言正、君用、奇避、權雅、量元、勳賢、者遇之、釋老，其雜亂陳腐，他皆似此。至於立論，尤為無謂，如天道云：不幸以邯鄲姬而盜秦，秦盜而不辜誅；黃歇以李園妹而盜楚，楚盜而黃歇死，天道昭明，其可欺乎。按史事中之似此者，多難勝數，乃以此區區二事歸諸天道，實覺其命名過大，立論過小，不但此也，即以末則之宋論言之，意其既為一代總論，必為宏篇鉅構，乃僅曰宋國家一統之業，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裂不復合者，秦檜之罪；渡江以前，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腑，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云云數語而已，何足概括一代國家體制哉。有時尚出謬考證，間有可取，如於卷上車制一則，稱車制至黃帝而大備，非創於黃帝、神農氏，而有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見轉蓬而制車，此更之右云云，是其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寰宇分合志八卷 明刊本

明徐樞編輯。樞，廣陵人，弱冠有聲諸生中。餘姚孫太史守官白下，延為塾師。太史吳越世家，所藏多石室金匱之書，以故樞得潛精今古。人皆期其必得高第，乃竟屈首場屋，瀕老有至京師領郎墨學博。平生著述甚夥，其最著者，為嘉隆識小及此寰宇分合志八卷。總目卷一自分合總論迄東周總論，卷二自秦迄王莽，卷三自西漢稱正者總敘迄西晉胡及割據者，卷四自東晉迄齊總論，卷五自梁迄唐總論，卷六自唐藩鎮迄五代總論，卷七自五代中割據者迄南宋總論，卷八自夏迄歷代總論，共約百餘篇，末附紀幅幀幅幀總論、紀郡國郡國總論，上起宓羲，下逮元季。每編皆先紀史實，後評論於國祚之始終、傳襲之世系、歷年之久暫、興敗之肇於幾先、得失之驗於事後者。悉就所見衰而錄之，以見疆理分合。兩分者，其分也有漸；由分而合者，其合也有由，故曰寰宇分合志。所論頗稱平允，惟時似涉迂腐，蓋科舉時代取功名者之所驚也。卷首有盛稔龍、文明、董其昌及樞自序，各序皆不紀年，據董序知此編之刊行，實出盛稔之力，且刊時樞已久歸道山矣。

續編宋史辨一卷 顧力八說魏編才

明陳桱撰。桱字子經，鄞人。以司馬通鑑、朱子綱目，並終於五代，乃以盤古至高辛、宋至元，著為二十四卷，名通鑑續編。其為續編時，與羽儀姜先生往復商榷，凡十有二首，辨宋太祖之得國與夫宋之承正統事，姜毋有所見，必與論辨，言無隱情，陳多心服。第議宋史事則與桱見不類，桱之後書多條陳於來書之後，詞嚴義正，燒然明白。惟續編既已行世，而書不得附編首。其外曾孫高庠字昌吉，每為慨嘆，因手錄若干通，以遺同志，冀廣其傳。此編即據所錄之本以付梓者。其正統辨，蓋以陳氏以正統予太宗而不予太祖，姜氏謂正統有二，有實有名，實謂天下為一，有間之雖云不正，不得不以正統予之；名謂天下分裂，而五統所在，子孫猶有繼其統而不能不以正統予之。太祖之興，已得其實，何可不予之以正統。陳氏則謂太祖之有國，不異於郭威，不得以為正統，則太祖亦不得為之。北漢之立國，亦無異於五代，無異於五代，則其國之存亡，中國不得不紀之，北漢滅而中國一，中國一則宋為正統，中國未一而欲予之正，公議所不許。太祖創業，而正統予之太宗者，俟其名實全也。此外所辨至多，不暇具舉。後世儒者從姜氏之論者甚多，試謂以太祖之始終分書，視同五代之君，似非公論。蓋皆未見斯書，毋見之必不出此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病中抽史一卷 廣興書本

明鄧子垣撰。子垣事蹟無考。病中抽史一卷，為其所作史論，所論上自周宣王，下迄宋季，共四十餘則。卷首何偉然序，稱大凡立論，吉凶與民同患，始不累神明之德，矯其所異者，多自立於憂患之外，曾未設身處地，故不論是非得失，立論矯高其議，矯下生死之際，有同患焉，是非得失之故，不敢致古人皆成死局，而使我之論獨有生氣，病中抽史所以精於論也云云。是此書始鄧氏病中所為，故曰病中抽史，編中所論皆極瑣屑，於史法史事與夫典章制度，曾無糾正補闕之益，與鄧維捷之讀史雜記、蕭震之史畧，殆為一丘之貉。其論如云黃老之術，大抵不為物先，如子房事漢祖，因與留謀，始勸去秦宮，因欲捐關以東，始策用三人，因問沙中偶語，始請封雍齒，因羣臣說，始賢都關中，俱用此意。又云人皆知雍齒當封，則紀信愈當封，竟不知丁公死斬，則項伯尤可斬，瑣屑無謂，大都類此。惟末附反絕交論，文章既佳，論亦有度，先生蓋文苑中人，文學非其所嫻也。

九畹史論一卷 涇川叢書本

清翟蕩撰。蕩字德清，涇縣人，幼負俊才，能詩古文辭，而屈於有司之繩尺，往往負氣使酒，為不平之鳴。同邑趙青藜嘗為作變化氣質論相規，先生頗折節以從，而卒困以死。其九畹史論一卷，共論五篇：一曰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二曰書東坡賈誼論後，三曰馬遷論，四曰武氏論，五曰唐藩鎮論。其唐藩鎮論一篇，洋洋萬言，在史論中殊鮮此宏製。其書東坡賈誼論後，極詆蘇子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一語，觀其迹而莫悉其情，言文帝之材與誼相埒，而學則相左，誼儒者而帝習於黃老，誼以權勢法制進而帝尚寬柔，誼以經制禮樂進而帝若清靜，若是者百投而百不合，是以終不能用，篇中援引浩博，以釋其說，蘇子有知，當亦無言。其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極辨方氏信之罪，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數語，立論亦極宏闊，絕不拾人牙慧，惟多憤慨之語，殆由窮困使然。杜陵之懷太白詩曰文章憎命達，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自表見，則是人窮而後能

文章非大章之窮人、先生窮困以死、是以能文、卷後有同邑趙紹祖跋、末言其有他著述、大抵傳諸後者、僅此區區五篇、按虞卿得史遷一傳、名施後、則此區區數篇之於先生、蓋猶史遷之於虞卿一傳矣。

續史疑二卷 涇川叢書本

明張一卿撰、一卿字次公、涇縣人、幼而穎悟、困屈於有司、閉戶著書、有五經講義、春秋三傳節義、四六綺合、古今表箋、選楞嚴註疏、禪那等書、其目均登於邑志、遺稿則散佚無復存者、惟此編尚留人間、清趙紹祖氏得之於友人乾隆拔貢左暄字春谷家、按一卿季父張應春有史疑一卷、已著錄、續史疑者、蓋繼其季父之作也、卷上自稽疑至癡婢、共十四目、卷下自志疑至宋末三贈、共三十四目、考劉知幾作史通、鄙不能疑者為聾瞽、夫不能疑者信為聾瞽、然而信疑非也、疑信亦非也、嘗觀後儒、蓋有可疑而不疑者、又有不可疑而妄疑者、由此編先生則自謂亦不敢自信其疑者、必是第於心所安者、則不能無疑、觀夫編中各論、其所疑者、考證辨駁、皆甚精當、如梁武帝餓死臺城、人皆譏為學佛之誤、此編則極辨梁武不知學佛、又其栽逆辨、與代國或書國或書人或書爵辨其說理尤為詳盡、趙紹祖撰邑志跋、稱當時評此編與撰史疑者二書、以為如太華少室並峙寰區、莫能軒

輕實則先生筆鋒銳利時有史疑所不及趙跋又稱其學深於禪故李贄一見即四體投地目為佛位中人云云惜趙氏未云所據當亦見諸邑志者以與先生學術有關故備錄之

證道編摘要一卷 木鐘臺全集本

明唐樞撰紀士龍摘要樞字惟中一字一庵歸安人嘉靖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疏請明正妖賊李福達罪斥為民少學於湛若水深造實踐學者稱一庵先生又留心經世略九邊及越蜀黔滇險阻阨塞無不親歷躡蹻茹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其證道編者為樞窮覽史籍于嬴秦迄於有元上下百千年間即其行事而折衷之以不詭于道而後已故名證道編其門人紀士龍摘而約之即事而求其本質古以驗

于今就簡以申其博跋名摘要後世評史者無慮數百家各以私意詆訶往蹟或好丹而非素嗜甘而病辛唐氏學有本原見道甚晰故能劑量古今之情昭彰是非之實論人每先大體而略末行論政必究本末而窮其源論事功必審心跡總之以證道為本皆中事理惟其以致力於證道之故語斷確極純正惜語過簡略且皆不引史事讀之頗有空洞不著事實之病如第七則第稱揚子雲好玄分明有反而自求之意使其得所依歸點識之學可望孔孟後世因見廬識

淺，他特地靠這邊，已是不差，向往云云，既不簡述揚子事蹟，復不先述揚子之學，第作以上數語，幾令讀者莫知所云。此外各論類此，似此未審原稿是否若是，抑摘取者務求省畧之所致。數種著述甚富，悉收木鐘全集中。

史學畧四卷 儆季雜著本

清黄以周撰。以周字元同，號儆季，定海人。同治舉人，官分水訓導。事親孝，為學不拘漢宋門戶，尤邃三禮，撰禮書通故百卷，博采衆說，而折衷之，俞樾稱其精核。又有子思子輯解、經訓比義、古文世本、黄帝內經集注，及儆季雜著五種。光緒間主講南菁書院十五年，晚年以特薦授內閣中書。其史畧四卷，卷一自舜禹益禪讓，至讀史秦本紀贊論，共六篇。卷二自讀漢百官公卿表，至漢司馬門司馬殿門殿司馬門攷，共十二篇。卷三自漢歲時案比攷，至元祐元符黨籍考，共十四篇。卷四自鬼方考，至諸葛武侯勸攻劉琮論，共九篇。先生閱讀諸史時，以錢氏考異、王氏商權相正，間有心得，即附識於錢王書中，裒將文之成篇幅者，彙而錄之，而成此編。其書精於考核，如讀古今人表、讀漢書地理志、漢律歷志嘉量說、讀漢禮樂志、讀漢書藝文志、讀錢氏後漢書補表、漢縣通攷、漢南軍兩宮衞攷、漢歲時案比考、漢計吏攷、漢大學辟雍考等篇，皆能於錢氏考異、王氏商榷、趙氏劄記之外，別出新

見、引證詳贍、不惟可補三氏所不及、實讀書表志者一必備之編、非尋常史論所可望塵者。其做李雜著中、除此編外尚有禮說六卷、羣經說四卷、子叙一卷、文鈔六卷、尚書講義六卷、娛萩軒雜著三卷、皆為士林所稱許。

東社讀史隨筆詳註四卷 五斯池學社石印本

清獨醒主人撰、知非主人註。獨醒主人不知其為誰氏、卷首有光緒三十一年自序、稱余束髮讀書、不知所謂史學者、嗣後頗得讀史之方針、於是游覽羣書、努力從事、廼知古先帝王之成敗、古先政事之因革、古先家國之廢興、皆於此書備載焉、去歲株守東社讀史之暇、頗有感懷、竊古人之餘瀋、寫余胸臆之鬱結、間一按論時政、寓以己意云云、是其人生當清之季、蓋藉史事以抒胸臆者。書共四卷、逐則皆無標題、多為因某空立論、中含史事、如卷一首則、稱有無量數英雄、而後成一英雄之業、有無量數奸佞、而後成奸佞之譏、衛青破夷、從軍亡者數萬、王莽篡漢、上書頌者、吾為興朝論功、不取夫功首、而深取夫共功者、吾為亡國罵賊、不惡夫賊魁、而深惡夫附賊者、全書作風、他皆似此、考作者之意、頗欲以比編公諸國家庶幾為萬一之助、是以雖為讀史隨筆、實皆隱寓時政、殊不知古今易時、其實懸則且中多憤語、非真有切時政者、書中註語極多、悉附於各則之後、所註皆申

述論中央紀之史事，其量幾居全書三分之二，而有奇，書中第署註者為知非生，故亦不知其為誰氏。序中亦未言及，按原撰成於清末，則註者當亦去今未遠也。

即山論一卷 廣快書本

明沈君烈撰。君烈事蹟無考。其即山論一卷，目曰秀才以天下為己任，二曰使以天下為己任，三曰士之品有三，四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五曰聖人安內以攘外，六曰魚頭參政，七曰誤處多緣不學，八曰養民以致賢人，九曰勤求賢而急得人。考此編雖未以史命名，而其所標各題，則率出自史傳，如一二兩題為宋范文正公語，魚頭參政為宋史中稱魯簡肅公之語，誤處多緣不學為後世論漢高帝之語，蓋仍史評之類也。逐

篇皆反覆推闡，述理至盡，文章研練，尤其能事。如論養民以致賢人有句云：漢高踞牀溺冠，嫚罵豪傑，而賢卒歸焉，無他，致治世之賢易，致亂世之賢難，非嫚罵則顛倒不神，而養治世之民難，養世亂之民易，借其易乃可顛倒其難。此數語不惟文章極盡姿折之致，理亦微妙，有先秦諸子之風。又其名教中自有樂地有句云：氣節莫壯於漢朝，不能奮白蛇於末造；理學莫朴於宋室，易嘗挽黑龍於既衰，其文其理，皆足使人讀之咋舌，作者殆一才人也。卷首何偉然序云

其别有天地、不作依樣葫蘆、仙才之筆、鬼才之嘔心、惟不濟[illegible]其才以[illegible]長生[illegible]世[illegible]雖推崇不無過甚、而才名之見重於世、已可想見、第惜其壽不永、未獲大放異彩耳、

明史十二論一卷 時代叢書庚集補本

清段玉裁撰、其明史十二論一卷、共論十二篇、一曰三大案論、二曰世宗論一、三曰世宗論二、四曰世宗論三、五曰世宗論四、六曰世宗論五、七曰世宗論六、八曰世宗論七、九曰世宗論八、十曰世宗論九、十一曰世宗論十、十二曰[illegible]紅丸論、所謂三大案者、靖難奪門大禮是也、全編惟三大案中之奪門及末篇之紅丸論、一為英宗、一為光宗、餘則皆論世宗事也、其三大案論、於世宗篡位云、在春秋當筆之曰、六月乙丑、燕王棣入都城、弑帝、己巳遂自立、按燕王篡國、固無可辭、至於弑帝、實則未然、而段氏之所謂弑帝者、謂宮中之火、燕王所為、蓋燕王逆計城之必破、位之必可篡、而獨何以處建文、輔之則有所不及待、殺則不免於弑君、于是與交通之逆臣謀為此舉、有興問罪之師者、則曰彼自火而已、又況即建文自火、誰實致之、自火而能辭弑哉、其全編立論、皆以春秋書法、推見至隱、故於世宗、不惟皆誅心之論、而於明史書法、亦多指正、在史論中、實不多覯、卷末附沈琳

德跋稱、昔韓非子著書、其篇名有難一難二難三難四者、蓋古人行事、或有不合於理、故立義以難之、然韓非子所難者、歷舉列國君臣、今葭氏所難者、專在世宗一人、而筆力直與韓非子抗衡、云云、非過譽也、

史畧一卷 明代叢書本

清蕭震撰、震字長源、侯官人、其史畧一卷、為論共約三十則、逐則皆不標題、亦皆非論一時一事、類皆上下千古、縱横陳說、非熟於史事者不能為也、如云隱逸高士可分數等、有實隱者、有名隱者、有不為名實而隱者、有志於釣名而隱者、其所謂實隱者、為指莘野渭濱、所謂名隱者、為指嚴陵种放、所謂不為名實而隱者、為止知不求聞達、彼固不以為名、至若吳與弼王穉陳繼儒之流、不過以隱釣名、非真能隱、其論

馳騁多類此、然有時似過寬泛、不著實際、如云以周公處伊尹之時、必能行伊尹之事、以伊尹處周公之時、必不行周公之事、至其所以能與不能之故、究有何據、則不置一言、又云三代以上臣不如君、三代以下君不如臣、三代以上臣擇其君、三代以下、君擇其臣、夫此之類、皆宜列舉例證、以見立論之不謬、而蕭氏則第知為此空論、不言其故、雖其立論確中肯綮、然究不無虛擬之嫌、是以僅可為知者道、未可為初學言也、卷末附楊復吉跋、稱為近人史論、首推張丙

銘、而李心水朱欠菴次之、蕭侍御史畧雖祇數十條、而筆力馳騁、思議展拓、要自別開生面、視彼拾腐儒餘唾、獲異學波詞者相去遠矣云云、蓋惟舉此書之長不言其短耳。

二十一史徵一卷　徑凡叢書本

清徐汾撰。汾字武令、仁和人、其二十一史徵者、乃就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十六國春秋、宋書、南齊書、梁陳二書、後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遼金三史、元史等書、考其源流、加以評定之作也。其所評論皆極簡單、如論前漢書云、司馬遷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而固反譏毀之、不知己作漢書、自高祖至武帝盡竊腐史、論後漢書云、蔚宗嘗與甥謝綜及姪書、叙

其作書之意、體大思精、未有如此、不知載及忌履、其於史家何益、不惟於班范二氏、皆第攻其短、不及其長、與所言皆拾人牙慧、毫無卓見、其於四史對司馬班范、皆不謂然、惟於陳壽則云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髙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壽亦寓春秋之褒貶焉云云、若其書遠在史記兩漢之上者、似有未總之、所論簡畧太甚、未能將各書優劣詳舉無遺、殊為詬病、不惟其論如是、即叙各書纂

修始末亦簡畧無以復加、如於史記不言遺失某篇、某篇為褚氏所補、於元史第言明洪武中、詔宋濂王褘撰元史二百十卷不言始於某時成於某時、皆為至大之疏忽亦可見其不明著述之旨矣。

伍喬詩一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南唐伍喬撰。喬之籍貫據唐詩紀事、為廬江人、據康熙池州府志為貴池人。府志卷六十伍喬傳、喬幼學詩、聲調寒苦、有瘦童羸馬之歎。遊廬州國學、忽一夕見一[illegible]掌書讀易二字自攜中入示之、喬悟、遂精易旨、保大十三年試畫八卦賦、舉進士第一、詔令刊喬賦於國學門、以式多士、初判歙州、尋召入為考功郎中、陸游南唐書曰、南唐乙亥冬、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據此則喬先考功而後戶部矣。南唐亡、隱九華山以殁、所著有劉花蕊夫人名傳無少知之者。其詩一卷、共二十二首、一冬日道中、二宿潛山、三遊龍泉禪院、四遊西禪、五題西林寺水閣、六晚秋、七喜雅(著)三博(侍或曰)遠色、八謝何明府見訪、九聞杜牧赴闕、十僻居酬友、十一龍潭張道者、十二寄張學士、十三寄白處士、十四寄史處士、十五秋思寄故友、十六九江旅夜寄山中故友、十七送江少府、十八送祝秀才還鄉、十九送何秀才毗陵、二十觀華夷圖、二十一觀山水障子、二十二斷句。其

冬日道中詩去去天涯無定期瘦童羸馬共依依池州府志傳中稱其詩調寒苦有瘦童羸馬之歎即指此二句也然其閒杜牧赴闕詩中有句云峽雲難卷從龍勢古劍終騰出土光則又不可一無與前二句竟適相反詩七律中多奇句亞宗先賢某家以詩名多愧非敢知矣

雪樓樂府 清光緒刊本

元程文海撰文海京山人字鉅夫避武宗諱以字行其雪樓集三十卷四庫已著錄此雪樓樂府一卷不著編者姓氏其目一漢宮春壽劉中齋尚書二喜遷鶯壽大人三酹江月壽京山宣慰叔四木蘭花慢壽忠齋五臨江仙曲之賜謹次韻為養蒙壽且賀新除按養蒙張姓名伯淳曾為程氏幕下士也六青玉案壽趙方塘學士又壽趙定字七沁園春次韻王寅夫樓居妙曲八金縷歌壽大人又壽胡潤泉憲僉九清平樂以名茅樓房壽長樂尉第十品令壽諱公植提學十一滿庭芳壽曾勁節十二摸魚兒壽燕五峯右丞全書寄調大抵僅此間有附人和作若摸魚兒壽燕五峯右丞詞後附五峯和詞序編使雪樓先生歌摸魚兒詞華余初度次韻敬謝盛心荒唐愧甚是其例也全編皆詞詩無一首先生之詞章議論為當時海內所宗四庫提要言之已詳茲不復述特舉目錄如右

碧雲集三卷 涵芬樓本

南唐李中撰。中字有中，為淦陽宰。其碧雲集三卷，署曰登仕郎守新淦縣令知鎮事賜緋魚袋李中。計詩共二百餘首，考其全編，備多奇句，如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雖為頌聖之詞，寔極研練。姑蘇懷古云，歌舞一場夢，煙波千古愁，因想繁華之日，到成興歎之詞。書王處士壁句，舊來青書劍病起憶江湖，詩入興歎時政何如。贈鄭道士琴，秋月空山寂，淳風一夜生，可稱寫景清寂真風迴。遙徐司徒池亭句，扶疎皆竹樹，冷淡似瀟湘，心匠所到，景致尤殊。落花句，酷恨西園雨，生憎南陌風。江行夜雨句，雷過一天星斗寒。皆刻畫入微，決非常人所可為。卷首孟賓于為之序，云其詩緣情入妙，麗則可知，負勤苦，值干戈，從軍之後，受命以來，上表中朝，迺歸故國，以同氣設無二親在堂，弃一宰於淮西，獲安於覲邑，公之忠孝彰矣，載佩朱衣，載佩來衣，猶思丹桂，故為言曰，且名隨榜上者，康執、遯雲高去，稱理淦民，清白卓著，歌詠興焉云云。是不特為詩作序，而李中之為人，亦賴此序見之

矣。此本為影印宋刊，黃蕘圃跋，卷首卷末皆有黃蕘圃跋，稱此集得之毘山考棚，又云碧雲群玉兩集皆刊入八唐人集中，尚偶見其他集，此二種卻久之收藏，至尚有諸家所藏舊鈔本碧雲集，鈔本毘山徐氏書目載宋刻二集，今見卷有徐氏印信，知其舊藏也云云。是編無少傳本，於黃跋可知，此四庫之所以未行著錄也。

梅礀詩話三卷歷詩話續編本

元韋居安撰。居安吳興人，宋末進士，司糾三衢。今据此書內自叙甲戌至丙子皆在三衢，是咸淳十年至德祐二年也。編中又記胡澹庵瀟湘夜雨圖至辛巳歲歸於苕溪趙子昂，辛巳是至元十八年，子昂年二十八，想子昂尚及見此人。壬戌是景定三年，又在此前二十餘年，則韋氏之入元，其年已老，故韋亦稱南宋人，而此編之所以署曰元吳興韋居安著者，蓋此編撰於元世祖至元年間也。至此編之所以知撰

元季者，其證甚多，例如下卷載亡金正大四年戊子十月汴京遇仙樓酒家楊廣道趙君瑞遇仙事，韋氏自云，余攷其時，亡金末帝完顏守緒即位於甲申歲，乙酉改元正大，四年戊子，則宋紹定元年也。按既曰宋紹定，則其撰於元季不問可知。然雖撰於元季，而所記以宋人詩為最多，元則僅有而已。此書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影印厲鶚藏抄本，卷首厲氏跋云：此四明范氏天一閣秘冊，主人不惜借抄，亟付楷書家錄成，其中宋賢名字，如張德遠、鄭致剛、沈禹山、陳直

齋、劉養多有訛錯，檢視元本亦然，因略為改正，掃塵一得，聊記顛末。此外又有翁方綱云，此書撰自元世祖至元年間，而其字號及全集皆已湮沒不傳，樊榭僅於四明范氏天一閣借抄此冊，世間知者罕矣云云。今此歷代詩話續編本無厲翁二跋，較其內容，二本悉大抵詩話續編所收，亦由厲氏本所傳抄，然厲改未寓何故。

遼東行部志一卷（[illegible]）

金王寂撰。寂字元老，玉田人，天德進士，官至中都路轉運使，文學政事為時所稱，卒謚文肅，有北遊錄、拙軒集。其遼東行部志一卷，為明昌改元春二月十有二日丙申奉使出遼東時之所記也。書其途經，為出遼陽、瑞鶻毘，經瀋州，丁酉次望平縣，戊戌次廣寧，甲辰次閭陽於縣，乙巳次同昌，丙午次宜民縣，戊申次胡土虎寨，己酉次懿州。凡其所經，皆先詳其輿地沿革，如於瀋州言瀋州在有唐時嘗為高麗所侵據，至高宗命李勣東征，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城以領之，其後或治故城，或治新城，實今之瀋州也云云。所過之地，其不如此甚有援據典籍，閱述至千萬言者。途中每經寺院，必記其立寺之源委及寺中風景，於寺古蹟記尤詳，盡甚至寺中所藏書畫亦言及。如至同昌，假宿於南城之蕭寺，僧屋壁間作山水四幅，初疑其真，即而視之，乃粉墨圖染，勤而成，因作二頌以遺主僧。又次宜民縣，宿福嚴院，寺僧出示畫十六羅漢像，觀其筆意高遠，殆非尋常畫師所能到，蓋為宋朝之舊物，

因兵火而流落至此者。先生且喜與寺僧暢談，詢其來歷，故對於寺僧之狀述之尤悉。此外則一以記載遼之政績為主，多可補遼史之遺漏。記事之餘，詩亦甚夥，蓋即景懷為文人之不能忘情者。卷之兼首末，無序無跋。按此外尚有遼行記，亦王氏撰，與此蓋為一書。

郭天錫日記四卷　排印本

元郭畀撰。畀字天錫，一字佑之，號雲山，丹徒人。工書畫，作窠木竹石極有天趣。學書於趙孟頫，妙得其法，曾為寫松雪集，孟頫跋其後，稱賞備至。著有客杭日記。其天錫日記四卷，始於至大元年戊申八月二十七日，止於二年己酉十月三十日，并閏月共十六閱月，逐日詳書天氣之陰晴寒暑、人事之往來酬答，委曲瑣屑，靡不備盡。所尤詳者，遇飲酒必書，求書畫者必書，所觀書畫必書，所游寺觀必書，稱謂之間，褒譏寓焉，感歎之際，義理昭焉。細讀一過，如見人之性情心事而與之周旋談笑於十有六月之久也。此編原為天錫手書墨跡，宋葆淳跋云：行楷細書，妙匹松雪翁，四卷幾三萬字，逐日書之，無一懈筆。厲樊榭曾鈔其客杭日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中，非全文也。據厲氏客杭日記序云：程松門所藏元京口郭天錫日記真跡四冊，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冊，攜至予寓，捉筆寫成草本，略汰其無繫武林典要者。按此序與宋跋適合，是客杭日記為此編中之一部分。有此編，則客杭日記可作覆瓿矣。卷末附錄有至正十五年俞希魯郭天錫文集序，序後有詩二十餘首，暨保母帖跋、夢奠帖跋、子奇帖跋，皆天錫手筆。保母帖題跋即今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第二冊所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 四部叢刊續編本

元孔元措編元措字夢得孔子五十一代孫官資政大夫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所編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卷首曰圖本卷一曰先聖世次卷二宗孝記文卷三曰崇奉雜事卷四曰林廟親祠學廟親祠卷五曰祭祀雜事卷六曰族孫世系別錄卷七曰澤及子孫卷八曰姓譜先聖誕辰諱日母廟氏娶幷官氏先聖小影給灑掃廟戶卷九曰鄉官廟中古碑[illegible]林中古碑卷十二曰族碑銘卷首有孔氏祖庭廣記引二篇及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宗翰家譜舊引宣和六年四十七代孫傳祖庭雜記舊序各一篇是家譜與雜記本各自爲書夢始合而爲一復增益門類冠以圖象幷載舊碑全文因庭之名而改稱廣記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備據嘉慶六年錢大昕跋云書成於金正大四年丁亥張左丞行信爲之序鐫板南京此則蒙古壬寅年元措歸闕里後重雕之本也壬寅爲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年金之亡已十載矣向嘗據漢宋元石刻證聖妃當爲幷官氏今

檢此書幷官氏屢見無有作开字者自明人刻家語妄改爲开沿訛至今始得更正錢氏此跋可稱精詳按四庫全書提要傳記類存目有孔氏實錄一卷爲永樂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據黄虞稷云或即此編中之一部分也

元氏掖庭記一卷 續百川學海本

元陶宗儀撰、宗儀字九成、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即棄
明洪武初累徵不就、著有輟耕錄三十卷、及國風尊
經閣、南村詩集、說郛、書史會要、古刻叢鈔等行世、其元
氏掖庭記一卷、皆元代宮庭狀況、據稱內殿制度精
巧、題頭刻螭形、以檀香為之、螭頭向外、口中銜珠、下
垂珠、皆五色、用綵金絲貫串、負柱融滚霞沙為絕怒
目張牙有欲動之狀、又有紫檀香木為之、大內有德
壽宮、興聖宮、翠花宮、擢聖宮、連天樓、紅鸞殿、入霄殿、
五華殿、五華者、殿之四方設有玉華、金華、珠華、大華、
中央木蓮花九朵、故曰五華、迎涼之所曰清林閣、他
如九引臺、剌繡亭、九龍墀、皆窮一時之奇麗、九引臺
亦曰九引臺、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
采絲穿九尾鍼、先完者為得巧、輸者各出資以贈得
巧者、后妃侍從名有定制、后二百八十人、妃二百人、
嬪八十人、宮中飲食名色亦異、有僾嬌之宴、洗紅之
宴、簇花之飲、名為戀春、催花之飲、名為奪秀、皆隨其
所事而名之也、編中述妃嬪之軼事多極奇特、而以

武宗、順帝兩朝為尤多、順帝時宮嬪進御無紀、佩夫
人、貴妃印者不下百數、愛則成之、惡則除位、在皇后
之下而權則重于禁闈者、淑妃龍瑞、程一寧、戈小娥、
麗嬪張阿玄、支祁氏、才人英英、凝香兒等、編中述之
最詳、蓋一記元氏宮庭綺閣之佳著也、

木剌夷補傳稿一卷 振綺堂叢書本
佚名撰木剌夷元時種族名元史太祖本紀作木剌
夷太宗本紀作木剌夷憲宗本紀作沒里奚郭侃傳
作木乃兮劉郁西使記作木乃溪故字音乃字
不如剌字之叶故從之始見者其所踞地皆在山
裏海南山南北法東西長約五六百里多此種人居
堡苦唱以斯單在裏海東南多山亦為木剌夷人所
據但可稱為種落不成為國元史無傳此傳殆可補
元史之闕也據稱木剌夷之釋義為舍正路入迷途

蓋其同教之人詈之如此木剌夷人亦奉天方教天
方教戒飲酒而木剌夷人不禁同教故詈之也其名
之所由來也此編述其世系極詳元憲宗時敗其五
十餘堡諭令盡除木剌夷人故分其人於各營俟其
首行後下令無少長悉誅在苦唱以斯單敘一萬二
千人他處亦如之西使記所謂王師既克誅之無噍
類是也間有得脫者皆逃匿其居西里亞者不釋曰
木剌夷曰哈施身其人善以麻葉釀醉人使迷名其
葉曰哈施設故名其人曰哈施身歐羅巴人不能言
哈施身訛而為阿殺孫今西人謂之謀殺人曰阿殺
孫語本於此或謂居西里亞者自成一部落周約數
百里昔時天主教人謀復耶穌墓者隕命於此輩之
手指不勝屈後為埃及所滅此編參攷典籍頗多遇
有異說即用小字註出雖分量兩攷證可稱精詳

尚書義粹八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金王若虛撰。若虛字從之，藁城人，登承安經義進士，累官直學士。金亡，微服北歸，與劉郁遊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遊曰：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矣。垂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著有滹夫集。先生以博聞𩎊彊記之資，為理明義精之學，謂壁中真尚書亡於永嘉之亂，而梅所獻乃魏晉間所假託，其二十五經與序傳如出一手，因著尚書義粹八卷以闢之。首列今古之篇名數，馬鄭逸十六篇如彼，梅氏增多二十五篇如此，孰偽孰真，判如黑白。由是證之以逸書，參之以諸子，稽之以曆法，攷之以句讀，種繆悉行證明。若夫剽竊點竄，傷教害義者，如大甲稽首于伊尹，周公致辟於管叔等，一切矯誣，使後犯不韙，得藉古經為口實，以逞其所欲者，先生昌言指摘，不遺餘力。每竪一義，必博攷精思，所辯者義粹，而實與今文相表裏；所論者尚書，而實貫穿諸經史百家語，剖析羣疑，別裁衆偽，使學者優柔厭飫，有左右逢源之獲。全書共分一百二十八言，每言目中皆有大綱以括之，不必盡讀其書，第閱目錄，即可知其書之要義。惟卷三全闕，卷六闕八十六言至九十六言，卷八則自第一百十三言至一百二十七言全闕，所存者唯第一百二十八言則耳。卷首有元至正四年翟思忠序，清嘉慶丁巳馬玉堂跋。翟序述書中內容極悉，馬跋則記傳鈔之原委也。

易經註三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元董中行撰中行字若水事跡無攷其易經註一卷不採前人成說一以己意為主由乾卦至離卦上經為一卷由咸卦至未濟曰上經為一卷以繫詞為說卦序卦雜卦為一卷發揮易理頗為醇正上經體例一如朱子本義其第三卷於繫辭上傳第一章曰經見易書之理本於乾坤盡於易簡第二章曰文周繫辭借象以顯道君子能體道以合天而學之功全矣第三章曰卦文辭之通例亦以發象變之精蘊第

四章曰見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之以彌綸此易與天地準也第五章曰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第六章曰易之廣大本乾坤廣大而來第七章曰易道之至聖人用以崇德廣業第八章卦文之用人當擬議以成變化第九章天地大衍之揲蓍求卦之法而贊其變化之神第十章曰易之辭占象為聖人之道第十一章曰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而用易者貴得意而忘言於雜卦傳曰此傳乃錯綜舉之以見無非妙理原不拘拘於反對序卦言易道之變[illegible]雜

卦以乾為首而必終之以夬者決去一陰復為純乾易之為書與天地相終始總之其說皆程朱之宗派也

禮記集說十六卷 明刊本

元陳澔撰。澔字可大，號雲莊，又號北山，博學好古，宋季隱居不仕，教授鄉里，學者稱經歸先生。以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鄭注識偉，孔疏惟鄭是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嗣後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慎終追遠，關於人倫者至鉅，先生之父名大猷，師事雙峰先生，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於是經講論甚多，中歷壞燼，隻字不遺，先生因承父志，薈萃衍繹而附以臆見，成此禮記集說，援引書籍，有漢鄭氏註、唐孔氏疏、儀禮古注疏、儀禮經傳通解、楊氏祭禮通解、陸氏經典釋文、九經注疏、許氏說文、杜氏通典、鄭氏通志略、程氏遺書、程子粹言、張子語錄、朱子四書、朱子語類、春秋纂例、三山陳氏禮書、方氏集解等約三十餘種。其對於注說，去取凡名物度數，據古注正義；道學正論，宗程子朱子；精義詳盡，則泛取諸家發明；未備則足以己意；對於音義反切義同古注則依陸氏釋文，發明新義則各據諸家。至章句段節，古注章

斷皆圈，此依注疏及蜀本、廖本、古注皆不加圈於經文之校讐，則依蜀大字本、宋舊監本、興國于氏本、盱郡重刊廖氏本，其書雖多高論，而初學讀之極易了然也。世傳之本有離為三十卷或十卷者，內容則毫無區別。

丁巨算法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丁巨撰。巨事跡無考。自漢建九章之學，由唐自宋，頗有專家，自後崇尚浮辭，動言大綱，不計名物。其有通者不過胥吏士以科舉，率不從。巨不伍時流，經籍之餘，嘗用心於算術，上九章下至小法數十百家，摘取畧述算法一卷。自序稱算法宜以俗稱寓之古法。其曰田畝雖不會百里當百二十一里，百畝當百四十六畝之步，亦方田之屬。粟帛交質、變易差分法。衰分、倉窖、堆垛法，少廣、修築、營運，以見商功、雙頭交易、抽分、答價，以見均輸、折變、相和、異乘同除，以知隱雜諸分之通為方程，可以通期閏、海島望算為句股，可以通廣輪。凡綱乘以聚之，除以散之，通乘除已，斯可為法。乘之積為加，除之散為減，加減為乘除之變。故以乘除加減四法為之首，為數始於一，終於十，積於三，成於九。九九大為十百千萬，百萬億兆，一十百千萬互為消長，由是而日月行來皆可測算。其書之体例皆先書算題，次答得數，而附以算法之說，明惜乎缺解太少，不易明瞭耳。

廟堂忠告一卷 涵芬樓本

元張養浩撰。張氏撰有牧民忠告一卷，四庫已著錄。又風憲忠告，此次亦已著錄。其廟堂忠告一卷，計修身第一，用賢第二，重民第三，遠慮第四，調燮第五，任怨第六，分謗第七，應變第八，獻納第九，退休第十。修身謂榮者辱之基，惟善自修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修者適足速其辱。用賢謂天子之職莫重擇相，宰相之職莫重用賢。重民謂國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清，朝廷之所以隆，宗廟之所以悠久，繫民，故民為重。遠慮謂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將然，必深識遠慮者，不能因其已然知其將然。調燮謂人皆知燮理陰陽為宰相事，然舉世莫能道其辭，迄不知陰陽為何術，可以燮理，用示政事，順民心，順天地之氣，自順之，理任怨謂人臣惟徼收名，而不敢任怨，為不忠之尤。分謗謂共署聯事，必共舟以濟。分謗引咎，事始有成。應變謂事機之發有常有變，常者中人處之有餘，變者雖上智亦有所不足，惟能應變方能肩臣任。獻納謂善納言者不俟有事於尋常進見講讀燕居隨時陳說，以

悟主心退休謂士夫處宜知出處之機當進則進當退則退此書與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各就居官所得剴切指陳使從政知所法戒元史本傳稱養浩為邑令毀淫祠置虎於法擢監察御史疏時政言過切直為當國者所不容英宗時諫帝以崇德慮遠為法洵乎元之名臣也

風憲忠告一卷 涵芬樓印本

元張養浩撰養浩字希孟濟南人以省荐為東平學士拜監察御史疏時政萬餘言累官翰林直學士禮部尚書關中大旱民飢特拜陝西行臺中丞夜則禱天晝則出賑餓民終日無少怠卒封濱國公謚文忠著有歸田類稿牧民忠告四卷已著録其風憲忠告一卷蓋言風紀之要務也其目為自律第一示教第二詢訪第三按行第四審録第五荐舉第六糾彈第七奏對第七臨難第九全節第十其自律之六旨謂律身

宜嚴所謂嚴者一行一住一語一默必有禮法示教者謂生知為聖人猶資教誨資訓告不如聖者更不可忽詢訪謂為政者往往以先入為主狃徇一偏必悉詢訪始能通上下之情按行謂治官臨政資按在下行為以處之不使之枉亦不使律審録即尚書所謂庶獄庶慎明慎用刑之意也荐舉謂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必兼收博采始可治理糾彈謂臺憲之職無內外遠邇之分如有所知宜盡言於上奏對謂奏對於殿廷之上須平心易氣從宛轉臨難謂刑

孝之事不敢必無要在順適靜伺而已全節謂人之有死猶晝之有夜為子者宜於孝為臣者宜於忠仁者恥獨善於己必使人人皆然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是書可謂仁之言文忠真仁人也矣

續三十五舉一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清桂馥撰馥字冬谷一字冬卉曲阜人乾隆進士知永平縣以分隸篆刻擅名精於考證碑版嘗取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成說文義證又繪許慎以下至二徐吾邱衍之屬為說文系統圖題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又有札樸繆篆分韻晚學集等書行世其續三十五舉一卷蓋續元吾邱衍之作也按官印始於周而私印至漢始盛其體即所謂摹印篆是也自唐用朱文舊章寖失及後又有蟲蝌斗之文雜廁其間而古法遂亡稽古之追述先民如宋則晁克王俅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各有著錄而元吾邱衍之三十五舉尤稱博綜但元季以後古印日出衍不及見且近世流與亦非吾邱氏所能逆知桂氏用續舉之凡前舉所及者例不復出考吾邱氏閒居錄云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其篆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前無此體蓋後人所創又云黃魯直於元暉古印章詩注云謝元暉若是謝朓則元暉是其字北史元魏諸王亦有名暉者或即此也今桂氏漢篆不盤屈至

唐始變且言古人表字印皆連姓与吾邱氏之言如
表之有裏也其書追尋漢法訂正俗體考覈精嚴辨
論明晰誠講求六書之金科玉律摹印家悉心研究
庶幾無岐途矣卷首有翁方綱陸費墀序卷末有沈
心醇吳錫麒宋葆淳等跋晴園叢書中亦收有此編
相較無異

琴箋圖式一卷 筆餘叢談鈔本

元陶宗儀撰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時舉進士一不
中即棄去明洪武初累徵不就後世多稱之為明季
人此編署曰元陶宗儀故仍以元人目之先生於古
學無所不窺工詩文家貧教授自給晚年有司聘為
教官常客松江躬親稼穡暇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
葉書之貯一破盎十年積盎以十數一日發而錄之
得三十卷名輟耕錄又有國風尊經南村詩集滄浪
櫂歌說郛書史會要四書備遺草莽私乘古刻叢鈔

等書行世此琴箋圖式一卷分琴面制度琴腹制度
琴底制度古琴式琴面制度曰額曰承露曰自額曰
分灣曰焦尾曰面板曰龍鬚曰龍齦曰冠角曰肩曰
腰曰岳曰眼琴腹制度曰軫池曰天柱曰地柱曰韻
韶琴底制度曰軫池曰鳳足曰焦尾曰齦曰沼曰池
曰鴈掌皆繪成圖式詳其尺寸於各處欵用注亦極
詳古琴式共分二十六種一曰伏羲琴二曰神農琴
三曰連鐘琴四曰虞琴五曰一絃琴六曰月琴七曰
鳳舌琴八曰風嘯琴九曰仲尼琴十曰龍首琴十一

曰雲和琴、十二曰龍腰琴、十三曰龍頷琴、十四曰䡅子琴、十五曰號鐘琴、十六曰子斷琴、十七曰亞額琴、十八曰秦琴、十九曰神暉琴、二十曰龍腮琴、二十一曰雷音琴、二十二曰焦尾琴、二十三曰玉峯琴、二十四曰連珠琴、二十五曰靈肩琴、二十六曰櫺閣琴、以上諸琴亦皆繪圖注明濶長、惟未詳所據、殊難令人置信也。

遼金石存目一卷 遼文存本

清繆荃孫撰、繆氏輯遼文存六卷、遼藝文志一卷、已著錄、其遼金石存目一卷、紀載遼之金石、傳至今日、尚巍然在人間者、約二百種、而其所記、以經幢為最多、碑次之、造象墓誌最少、考金編僅有東作使造象、寧鑒墓誌而已、東作使造象正書、可載年月為大康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廣東南海縣、按東晉亦有太康年號、故是否遼之遺物、頗有可疑、繆氏云、此為遼刻、好事自北攜回者、以為東晉人作、爾時正書未行、焉得有此、是以斷定為遼物、寔則東晉已有正書、特不似行草之通行、繆氏之言、終有疑問、寧鑒墓志、虞仲文撰、並正書、時代為乾統二年、石在山西右玉縣之觀、遼之墓志、現存惟此、是編名曰金石存目、寔則所謂金者、僅一張佐等鐘識、鑄於大安二年五月十二日、在東安城內大寺、正書陽文、此外則皆石刻矣、其時經幢、率多八面刻、繆氏記之、皆極詳、如於馬孝純經幢、載八面刻正書、重熙二十三年、在順東安茹葦村、此幢無經多記、疑上下兩幢、僅拓其下截人名云、

孟似此甚多、頗有考證、惟編中所收、繆氏未能盡覩墨本、多有錄自其他典籍者、若普同塔陀羅尼經幢即錄之山右金石志、是其例也、然其搜輯頗富、研究遼之金石、及宋敖刊為藉鏡耳、

五音類聚四聲篇海集韻三十卷 明正德刊本

五音集韻金韓孝彥編、其子韓道昭重編、五音篇海金王與秘編、攷四庫全書著錄有韓道昭五音集韻十五卷、提要稱其書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諸字之先後、所收之字大抵以廣韻為藍本而增入之、字則以集韻為藍本云云、又金王與秘推廣玉篇編為五音篇海十五卷、明之沙門戒璿重加刪補彙為二書為一編、名曰五音類聚四聲篇海、共三十卷、後大慈仁寺釋真空、又攷諸家篇韻凡經史所不載重譯諸經玄梵語絕域荒徼之文、搜羅纂入、又作篇韻貫珠提綱撮要、以示捷簡、並以五音集韻篇海二書卷帙太繁、門目亦碎、故立捷法檢尋之、惟俗不知文義、頗多錯誤、至韓氏之原編、四庫提要已言之、茲不複述矣、五音篇海則詳見其本書提要中、

草韻辨體五卷附草訣百韻後續歌一卷 明崇禎刊本

元郭諶輯。諶官中書監，里居不詳。考自周秦篆隸為通用字體，中古以降，日趨簡易，草書於是乎出。溯其體式，昉自史游章草之始，自漢代衛瓘藁草、羲獻今草、小草、秦篆散草，咸稟規矩，以鑄新模，代有作者，炳焜今古。郭氏雅嗜草書，用輯草韻辨體五卷，自漢迄元，將各家草書字體，分字臨出，韻以字繫，字以類從，旁箋主名，用便披覽。明之神宗酷嗜其書，命善書者重加摹寫，付之棃棗，並為序云：朕觀其霞舒雲卷，璧合

珠聯，貫六體於翰墨，匯萬派於筆海，俾歲歷綿暖，而手蹟如新，條流紛糅，而體製則一，自有草書以來，此書總萃矣，可謂推崇備至。惟其於歷代草書，搜輯雖繁，然多出於臨寫，但求列整齊，大小一律，於是原書大者則縮之，小者則擴之，致與原書大小迴不相侔，且皆惟臨結構，絕不加意於姿態，名為集眾人之體，實則如出一手，兼之所注出典，第注臨自某人，不注出自某帖，似此諸端，皆未能使人愜意也。卷末附後韻草訣歌、草訣續韻歌、草訣百韻歌，皆正草並列，

足為學草書者楷模。並附歷代名書姓氏，漢有章帝、史游等七人，魏有太祖、少帝等四人，吳有皇象、賀劭，晉有成帝、張華等三十二人，前趙有劉聰、劉曜，後魏有劉仁之、崔京伯，宋有太宗等四人，南齊有王僧虔，北齊有張景仁、趙仲得，梁有蕭子雲等七人，陳有始興王等五人，隋有房彥謙等四人，唐有太宗等二十八人，五代有杜荀鶴，宋有蘇軾等八人，金有趙秉之等八人，元有鮮于樞等八人，書家源流，觀此可知梗概矣。

書義羣英二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元張泰編輯。泰字叔亨，盱江人。考自宋之神宗以降，朝廷以經義取士，元代因之。當時攻舉業者莫不以經義為主，此冊為萃時人所為書義共十九篇。一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劉士雄作。二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劉叔遠作。三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劉叔遠作。四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後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饒士謙作。五曰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敎巨卿作。六曰無敎逸欲，至天工人其代之，作者佚。七曰六府孔修，至成賦中邦，鼎公升作。八曰王懋昭大德，至垂裕後昆，劉叔遠作。九曰先王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饒士元作。十曰若金用汝作礪，至用汝作霖雨，林世良作。十一曰平康正直，至高明柔克，饒士謙作。十二曰卜五占用二，至從二人之言，利士貴作。又劉叔遠作。十三曰汝則有大疑，至謀及卜筮，劉叔遠作。十四曰王先服殷御事，至不可不敬德二篇，作者皆佚。十五曰百姓王人，至罔不是孚，吳周翰作。十六曰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饒士謙作。十七曰六卿分職，至阜成兆民，傅紹開作。共十七題十九篇。與清代闈墨殆同一致，所異者此書卷首列有作者小傳耳。

書義主意六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字與耕，一字耕野，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尋棄官養母，晚益潛心尚書，考訂茶傳，名曰讀書管見。又有書義矜式，其書義主意六卷，蓋為當時學子備登科第之書，殊之精蘊之可言。例如第二卷大禹謨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王氏註云：此題本與傳注不合，然臣言君答，本自相應，傳者自失其旨，故或有如此出者。夫既曰此題，則此書之為作經義考之習題而設，益無疑義。蓋自宋之神宗朝廷以經義取士，元代因之，當時攻舉業者莫不各習一經，朝夕以摘題作文為要務，而先生宿儒且命題若干則，選時人名著若干篇，以備學子觀覽揣摩，其旨趣以獲中為準繩，書之本義所不計也。又如大禹謨原文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於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王氏注曰：若作下比，則就允若茲截然下句，對上文四事不同，四句自是兩事，每事下就揀帝之意言，惟聖人為能忘私順理，惟聖人為能重民好士，如此則不費力云云，殆為指示學子作經義時審題謀篇之法。大抵全書皆作義要訣，未可列諸經學之林耳。

韓氏三禮圖說二卷 清嘉慶刊本

元韓信同撰、信同字伯循、號中村、福寧人、陳普在閩、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信同獨與其友楊琬、黃裳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條分縷析、晉為雲莊書院山長、以四書六經為課、從者甚衆、至順中卒、學者稱古遺先生、有四書標註、易註、三禮旁註、書集解、諸史類纂、詩文集等書、先生註三禮攷事、又取先儒圖說、攷訂異同、成三禮圖說二卷、其目卷上曰周九服、周王畿方千里、六鄉、六遂、軍旅制、方百步為百畝、方一里為井、方十里為成、方百里為同、公田方五百里、侯田方四百里、伯田方三百里、子田方二百里、男田方百里、公城九里、侯伯城七里、子男城五里、附庸城三里、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周天子廟、諸侯廟、遠廟、禮天子寢制、士寢制、天子至庶人寢室、配偶、鄉飲酒、卷下曰天子三朝、周大學、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庶人入學不同、釋菜釋幣飲至釋奠不同、趾席、蒯席、蒲席、莞席、繅席、次席、熊席、車蓋、車輿、軹、藪、轂、輪、厥、翟車、有虞綏、夏后旂、殷大白、周大赤、太常、旂、物、旟、旜、旐、旌、旞、總、緇布冠、夏母追、殷章甫、周委貌、有虞氏皇、夏收、殷冔、周弁、五冕、皮弁、紘纓色、說大裘冕、紞瑱、此書卷帙雖簡、然多有補聶氏舊圖之未備、所據傳注、自三禮注疏外、兼及毛亨詩傳、孔安國論語注、何休公羊注、韋昭國語注、杜預左傳注、孔晁逸周書注、訓詁則爾雅、方言、說文、釋名、風俗通、雜記、大戴禮、司馬法、穆天子傳、韓非子、莊子、尚書大傳、賈誼新書、徵引雅贍、條理井然、尤多宗漢儒遺說、持論樸據明通、決不苟為與講學家之空談肊斷者炯異、有元一代、其發明禮學之書、共數如是者、尚屬罕見、先生所著書多已不傳、而此書即盧文弨錢大昕所補元史藝文志、亦皆無之、是本初藏福州高固齋兆家、後歸何監生廷善、嘉慶己巳、歸安張侍郎漁閬嘗錄副本以進、自是始傳於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禮類

五代春秋志疑一卷 排印本

清華湛恩撰。湛恩字孟廸，金匱人。按五代之事至為淩亂，故記載[illegible]多。宋自薛歐二史外，有王溥五代會要、王禹偁之五代史闕文、吳縝之五代史記纂誤、陶岳之五代史補、林禹之吳越備史、路振之九國志、劉恕之十國紀年等書，類皆廣求事實，無褒貶之深意。其用春秋書法者，則莫如尹師魯之五代春秋。其斥朱溫不以為帝，而於後唐即位特書神閔皇帝，以繼唐之正統，其識遠在歐陽公之上。惜於時事闕多可疑者。湛恩日夕誦之，遇有疑義，輒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比勘，牴牾之處，別紙摘出，成五代志疑一卷。其體例是皆以頂格書五代春秋原文，以低一字書他書與其牴牾之異文，[illegible]都其所志，有示異而莫知孰是者，補證以他書，直斥五代春秋之譌者。若第二則五代春秋原文為五月李思安帥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華氏考梁師敗績，薛史、通鑑、綱目作八月，與此異；歐陽史作五月，與此同云云，即為莫知孰是者。若第十則五代春秋原文為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陝州。華氏按丁丑，薛史作丙戌，通鑑作乙酉，與此異；歐陽史作丁丑，與此同。蓋丁丑西征，丙戌次陝也云云，是次陝州之上不加丙戌二字，而與西征同書丁丑之下，五代春秋固不無疏畧矣。[illegible]編中多有但書五代春秋原文而無一字按語者，大抵為華氏覩其可疑，尚無佐證，嫡志原文以俟參考者。然此法但可用諸稿本，既已成書時，則宜刪之為是。又其所志以年月為多，事之可疑者十無二三。夫糾繆之法，辨年月最易，證事實最難，故此編較諸吳縝之五代史記纂誤，殊有廣隘之別也。卷末附紀元表，校正列國藩鎮年號，極精覈，是為讀史之助。

三河創業記六卷 清光緒丁未石印本

清餘姚范鑄撰。鑄字壽金，號柳堂。嘗念元史諸書年長者且病其難讀，學僮習之其難更甚。又時以有元一代應以成吉思汗為太祖，李端察見不得與焉。蓋由成吉思汗而上，不過一漠北部落，由成吉思汗而下，東西大國多至十數，是奇渥溫氏之化家為天下，實自成吉思汗始。爰於暇日，取諸書之紀太祖事，庋復尋求，約畧鈔撮，分為四編，合為一集，名曰三河創業記。第一編曰太祖世積系畧一卷，第二編曰太祖大事畧一卷，附考異二卷，第三編曰蒙語解畧一卷。以上皆付印。第四編曰蒙古錢譜釋地畧一卷，有目無書，其為未成之作，抑為成而未印，尚屬待考。其引據之書，計有元朝秘史、元史譯文證補、舊唐書、新唐書、大唐西域記、遼史、元史、親征錄、蒙古源流、長春西遊記、耶律文正西遊錄、明史、蒙古錢譜等數十種。其體例以元朝秘史、元史譯文二書為主，凡其他諸書與二書有所異同，如二書相同，即從二書；二書不合，則從他書，或從二書，或從他書，每有異同，皆加考異以明之。故其考異一編，實為全書結精之作。首編之世系，備極精詳，讀之可知元代子孫之繁衍分封之廣遠。閒考元事，讀元史則病其簡，讀秘史則病其俚，讀譯文又病其冗繁無序。先生此編，言簡意賅，不惟成人一目瞭然，即學僮亦易索求。惜惟成太祖一朝，他皆闕如，不無遺憾耳。

雪樓程先生奏議存稿一卷 影印明刊本

元程鉅夫撰。鉅夫，京山人，後家建昌。名文海，避武宗諱，以字行。世祖時，屢遷集賢直學士，奏陳五事，又請興建國學、搜訪遺逸，帝嘉納之。奉詔求賢江南，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皆擢用。桑哥專政，鉅夫上疏極諫。皇慶初官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卒，謚文憲。先生閎才博學，被遇四朝，忠亮鯁直，為時名臣，文章亦雍容大雅。四庫著錄有雪樓集三十卷，此奏議存稿三十卷，不著編次者姓氏。其目曰吏治五事，曰民間利病，曰議安南，曰學校，曰好人，曰公選，曰論時相，曰論行省，曰議災異，曰銅錢。其吏治五事、民間利病、議災異三篇為全編精華之所在。吏治五事之大旨，一為取會江南仕籍，一為通南北之選，一為置考功曆，一為置貪贓籍，一為給江南俸錢。民間利病之大旨，一為江南買賣微細，宜許用銅錢或多置零鈔，一為軍人作過，甚者責其主將，一為百姓藏軍器者死，而劫盜止杖百單七，故盜日滋，江南諸色課程多虛額妄增，宜與蠲減。議災異之大旨，一敬天，二尊祖，三清心，四持體，五更化，皆說理透澈，堪為治國經邦之權輿。四庫提要稱其所著玉集類稿、奏議存稿及詩文雜著皆各自為部，此即其中之一種也。

吳文正公年譜一卷 吳文正公文集本

元危素撰。素字太樸，一字雲林，金谿人。少通五經，游吳澄、范梈門。元至正間以薦授經筵檢討，與修宋遼金三史，纂后妃等傳。明初為翰林侍講學士，與宋濂同修元史，兼弘文館學士，論說經史，謫和州，幽恨以死。有危學士集。所撰吳文正公年譜一卷，即為其師澄所作也。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幼穎悟，既長用力聖賢之學。至太初為國子監司業，遷翰林學士。泰定初開經筵，以澄為講官，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實錄成，即移疾歸。加資善大夫。澄答問亹亹，以斯文自任，四方之士負笈從學者不下千數百人。暇即著書，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著學基、學統二篇，又校定皇極經世書及老莊、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所居草屋，程鉅夫題曰草廬，故稱草廬先生。於元統元年卒，距生於宋淳祐九年，享壽八十五。謚曰文正。當公初捐館，其長孫當嘗定其年譜次序，又以請謚至京，朝廷公世家致身清顯，語素刊訂年譜，以傳於世。素以及公之門者在朝在野猶有其人，故屢致辭讓。又以江西肅政廉使奉詔招捕盜賊，十年不返，而最後及公之門者亦皆相繼物故。素於是不敢復緩，會由集調官嶺北，[illegible]暇日取公遺稿詳加紬繹。凡公自製之文見於集中者，譜中則不復載；凡集中所無[illegible]者，悉記譜中。是此編不惟年譜而已，實即公之文集補遺也。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年譜一卷 清宣統庚戌陽湖陶氏刊本

元程世京編世京建昌人程鉅夫族孫此楚國文憲公雪樓先生年譜一卷即為鉅夫作也按鉅夫京山人後家建昌名文海避武宗諱以字行世祖時廉通集賢直學士奏陳五事又請建置國學搜訪遺逸帝嘉納之奉詔求賢江南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皆擢用桑哥專政鉅夫上疏極諫皇慶初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卒謚文憲鉅夫閎才博學被遇四朝忠亮鯁直為時名臣所著有玉堂類藁九卷卷議一卷詩

文三十五卷考譜中所載公生於宋淳祐九年地曰吳城山五歲入小學讀書即通大義命名曰德字周翰十二歲對客賦詩作文應聲而成元至元年公十六歲次年從學於龍淵胡自明先生十九歲讀書臨汝書院二十四歲初贅於臨川徐氏二十八歲更名文海字鉅夫入覲世祖皇帝授宣武將軍三十一歲授應奉翰文字朝列大夫三十三歲遷集賢直學士中議大夫次年建言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置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簿五曰給江南官吏俸祿朝廷皆采行之三十六歲夫人徐氏卒次年夫人俞氏來歸三十九歲薦趙孟頫張伯淳等二十餘人赴闕上皆擢以清要之職四十一歲疏劾相時桑哥專政明年桑哥伏誅五十二歲拜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六十歲奉詔修成宗實錄六十四歲奉詔修武宗實錄六十八歲致仕七十歲薨時延祐五年也譜中敘公官歷極詳惟於政治及著述皆不加意是其疵耳

牧庵年譜一卷 牧庵集本

元劉致撰致字時中河東人官至翰林待制風情高韻早負聲譽善篆書有復古糾繆編其牧庵年譜一卷蓋為姚燧所作燧字端甫柳城人父名樞字公茂官翰林學士承旨謚文獻燧生於元太宗英文皇帝十年戊戌蓋即宋熙宗之嘉熙二年也少從許衡游以真知實踐為事為文閎肆該博有西漢風卒謚文有國統離和表牧庵集於皇慶二年卒享壽七十六歲跡其年譜十三歲見魯齋先生十八歲始受學於魯

齋三十八歲始為秦邸文學秉義校奉議大夫兼攝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三十九歲為元至正之十三年其年南宋始平四十二歲始娶紫陽先生中女楊氏四十三歲為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夫人楊氏卒四十四歲為秦憲副娶夫人趙氏四十六歲為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四十八歲荊憲副五十歲為翰林直學士五十三歲授大司農丞五十五歲挈家寓武昌五十六歲自鄧居郢五十七歲游江西龍興五十八歲與為道凝同修世皇實錄五十

九歲歸郢六十二歲寓武昌南陽書院之楚梓堂春游黃州六十三歲居郢城六十四歲授中憲大夫江東憲使六十七歲居太平之黃池鎮六十八歲居龍興六十九歲客武昌七十二歲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七十六歲卒於郢城以先生歷履之大畧緺中於每歲所作詩文攷之尤詳茲不贅述

三教平心論一卷 排印本

元劉謐撰自河出圖洛出書而儒教立西方起聖人而釋教立木金母生而道教立於是三教鼎足而三夫儒者修身以養性釋者明心以見性道者凝神以貞性故三教之行雖有彼殊反而觀之實同源而異流唐宋以降崇儒譏莊者有之崇釋道而譏儒者亦有之角雖較長互相排斥實則崇儒而謗釋道者未必其深有得於儒崇釋道而譏儒者不必其深有得於釋道徒致先聖無為之道翻成紛爭之端劉氏欲闢三教之爭平心而論用成此編故名三教平心論其立論大旨言儒家以正設教道家以尊設教佛家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同歸於仁視人猶己同歸於公懲忿窒欲禁過防非是操修同雷霆眾睹日月羣盲是風化同由祖述而論天下之理不過善惡二塗而三教之意皆欲人歸於善是以孝宗製原道辨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足徵心身世不容有一不治而三教豈容有一不立又言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偽而歸真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幽冥三教如鼎缺一不可全書旁通博引考據詳明所謂見地之真立說之精殊足當之卷首有嘉慶間釋氏普照同治間平陵祭光壽序各一篇普照謂此書嘉慶時曾付棗梨祭序言同治元年上人淨蓮得之於巷市遂付剞劂是嘉慶時雖曾付刊遠及同治已不經見矣

就日錄一卷（廣百川學海本）

元耐得翁撰。或曰耐得翁即虞集，故亦有曰虞集撰者。實則舊署考元史虞集傳並無耐得翁別號，特據學海彙編云為虞集。書中所記僅六則，亦未標題。稽其所述，一言夢，一言命，一言錢唐江潮，一言焚紙錢，一言符籙，一言不肖子有三變。其言夢之大體，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又云至人無夢，緣無想念耳。其言命純以孔子道之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二語為主。所論錢唐江潮之說，備錄山海經、葛洪潮記及佛書諸論，而加以己意。焚紙錢事，言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因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遂以紙寓錢，璵乃用為禳祓云云。是用紙錢以禱神實自王璵始也。其論符籙，云天師傳度符籙于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真氣，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神亦自畏之，況受正法符籙乎。立論頗為中理。末則言不肖子有三變，純為勸孝之義。書雖無多，頗具思想。名就日錄者，蓋就日常所遇而錄真所推之理耳。

希通錄一卷 百川學海本

元蕭參撰參事蹟無考其希通錄共解釋故事二十餘則多具特識如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韋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反漢已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韻考之則古已有居音又云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樓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所釋皆極精當又言秦之焚書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猶有存者惜乎漢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至坑儒一事實則當時所坑特侯生盧生等四百六十餘人非特未盡坑天下儒者且其所坑者皆方伎之士並無儒者引書據典立論極是蓋著者於推闡事理頗具優長決不人云亦云亦決不立異鳴高惜乎所編無多耳書名希通錄者蓋取范寗云雖我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之義耳卷首無序末亦無跋惟原署蕭參二字書之源流實無從考見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三十六卷目錄二卷 元刊本

元富大用編大用字時可其新編古今事文類聚三十六卷蓋踵宋祝穆事文類聚前後續別四集而作其總目一曰三師部二曰三公部三曰省官部四曰省屬部五曰六曹部七曰樞密院部八曰御史臺部九曰諸院十曰國史部十一曰諸寺部十二曰諸監部十三曰殿司部十四曰諸庫局部每總目各附子目百數十其體例每目皆述歷代沿革再次為羣書要語次為詩句次為古今事實例如三公其沿革先曰太師太傅太保為古官再曰唐虞有百揆之職即三公殷太甲以伊尹為太保紂以箕子為太師周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以貳之依次秦漢以迄元莫不將時三公制度詳細列舉羣書舉要例如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冬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此外凡諸經諸子以及史傳凡言及三公者一一備載詩句例山谷詩曰蟬冕三公府李白詩曰天老坐三台凡詩句

中興三公尚有闕佚即行列入古今事實符史冊中
歷朝三公事跡無問善惡分類羅列不惟三公若其是
他各官莫不若此名曰事文類聚實則職官類聚然
視穆原著即若此非由富氏作偽也

松雪齋樂府一卷 清康熙刊本

元趙孟頫撰其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四庫已著錄此松雪齋樂府一卷計目曰浪淘沙太常引二首南鄉子水龍吟虞美人二首江城子蝶戀花點絳脣水調歌頭二首後庭花浣溪沙月中仙萬年歡萬年歡中呂宮長壽仙道宮人月圓木蘭花慢二首惟多有調無題殊難知其本事其有本事者如水龍吟為次韻程儀父荷花江城子為賦水仙水調歌頭為與魏鶴臺飲芙蓉洲每成甫用東坡韻見贈走筆和之浣溪沙為李叔固丞相會間贈歌者岳貴貴長壽仙道宮為皇慶三年三月聖節大宴木蘭花慢為賀桂山慶新居韻按至元後己卯沈璜跋雪全集云凡得賦五古詩一百八十四律詩一百五十絕句一百四十雜著五序二十記十二碑誌二十六制誥批答策題二十五贊十銘一題跋五樂府二十合為十二卷考四庫著錄本合附錄為十一卷與元本不同至此樂府一卷度為後人從全集抽印之單行本惟無序跋不知出於孰氏之手惟松雪詩翰妙天下卮言佳又字

皆為士林所欣賞，宜乎後人以其樂府別為一集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王徵士集八卷 故宮博物院藏抄本 (內府藏本) 南翰

元王沂撰，明蕭翬編次。沂字子與，號竹亭，幼聞張南軒師孟子義利之說，心已慕之，既長刻苦自勵，從楊雲升學易經，習科舉文辭，於性命之學尤得其精微。至正癸巳以易經領鄉薦，授亞中大夫吉安路治，不赴。明初臺臣薦為諸王說書，召至留數月，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懇辭不復出，誘掖後學，於天理人欲之際辨析必造其微，尤喜賦詩，所與游者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伯謙、秣陵圖滇、豫章萬旨、大梁辛敬、清江彭鏞、劉仲脩，皆日日賦詠，往還更唱迭和，以商㩁雅道為己事，溫厚和平，出於自然，而音調格律𢇁嚴。惜所作雖富，稿多不傳，沒後門人蕭翬搜集遺稿，釐為八卷，名曰且徵士集。卷一四言古詩，卷二五言古詩，三韻附，卷三古樂府，卷四七言古詩，卷五五言律詩，排律附，卷六七言律詩，卷七五言絕句，卷八七言絕句。卷首有洪武十年四明烏斯道、清江彭鏞二序，卷末附行狀、墓誌銘、墓表三篇。其詩四言春容閒雅，如陶淵明；五言沖澹瑩潔，如魏晉齊梁；七言詞情景

悠遠如王建、七言律及歌行一如盛唐諸公。彭鏞評之曰、先生五言諸詩、瑩如冬冰、清如秋露、馥如春蘭、潤如夏蘋、至如歌行有天驥之馳驟、無寒蟬之悲鳴、而律之佳者、若秋水芙蓉映照初日、其推崇有如是者。

鐵崖詩集十集 誦芬室叢刊本

元楊維楨撰。維楨字廉夫、諸暨人、築樓鐵崖山、植梅百株、聚書數萬卷、去梯讀書五年、因自號鐵崖、舉泰定進士、署天台尹、會修遼金宋三史、維楨作正統辨千言、總裁官歐陽玄功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明興、詔徵遺逸之士、修纂禮樂、維楨被召、謝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嫁者、賦老客婦謠以進。所著有春秋合題著說、史義拾遺、維子集、鐵崖古樂府、復古詩集、麗則遺音、四庫著錄其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鐵崖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復古詩集六卷、麗則遺音四卷。此鐵崖詩集十集、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次、但題曰鐵崖先生詩、不署撰人、亦不署某人編次、且無序無跋、計甲乙丙三集曰鐵崖先生詩、丁戊二集曰鐵崖古樂府後集、己集曰鐵龍詩、庚集曰鐵笛詩、辛壬癸三集曰草玄閣後集。其無古樂府前集、草玄閣前集、而皆曰後集者、蓋以他本所收為前集、此本所收、為他本所無、故以後字別之也。按先生善吹鐵笛、自號鐵笛道人、又號抱遺

老人是以庚集曰鐵笛詩至如鐵龍鐵史草玄閣等別號皆未之聞此編又未註明未審何據而云然先生著述四庫著錄可謂已富今四庫之外復有此集其遺稿之收不勝收殊堪驚人無怪其名擅一時其詩號稱鐵崖體古樂出入少陵二李之間其奇矯嬰化四庫提要已備述之茲不復舉

鶴田蔣先生文集二卷 民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元蔣易撰據譚陽文獻易字師文建陽人從杜本遊從交知名士博極羣書手自刪錄學極精到肆筆為文直追古作左丞阮德柔分省於建待以上賓所著有鶴田集并類編元朝風雅行於世為師杜本作清江碧嶂集序文名甚著此稿據跋語為楊文敏公家藏徐興公得之於建寧書肆僅有序文二卷尚有十二卷帶存云云是此二卷并非全帙也計卷上序文四十四篇卷下序文二十七篇卷首有直正間邵武黃鎮

臨川葛元喆各一序黃序稱其肆筆為文若長江巨浸而不可禦葛序稱師文經史百家之書周乎坐隅充乎棟宇玩索其間上稽漢史下逮唐宋故文辭之發豐腴跌宕浩乎海波萬里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兩序推崇可謂備至實則先生之文一本諸經言大訓皆有源委不悖乎聖賢之旨歸然中多宋儒語錄習氣殆一潛心學究之流亞也如其周易象數圖說序云易之為書也冒天下之道順性命之理而必以象數求之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變之謂易

陽奇陰偶之謂象陽一陰二之謂數象非所以為易而非象數則無以為易故舍象數而言易則失之空疏泥象數而言易則失之穿鑿即以此節論之其陳腐已可想見矣讀黄[illegible]序時人尚以先生能以材見重當世而不能枉己以干進其文能追古作而不能合有司之程度殊不知其文實距古作遠甚即能干進度亦非濟世材也

評點唐詩鼓吹十六卷　民國乙丑刊本

金元好問原編清吳汝綸評點考四庫著錄有唐詩鼓吹十卷提要於編者反復考證因原書不著編輯名氏據趙孟頫序稱為金元好問所編後人以遺山集中未嘗言此書郝經所為墓誌及元史本傳亦皆不及遂疑非遺山所選楊升菴又以是書中闌入胡宿決非遺山之書桐城吳汝綸考其卷首柳子厚詩中尚雜有劉夢得再授連州之作不僅胡武平之雜入為可疑但吳氏謂此皆後人竄亂必非書原本觀大郝天挺作註於諸詩人各立小傳獨胡宿無傳可知郝作註時尚無胡詩闌入其為遺山所選決非妄說惟是書原本十卷吳氏評點分為十六卷蓋謂遺山初編以柳子厚至韓先五人為一類王右丞至陸魯望六人為一類錢起至姚鵠七人為一類包佶至荀鶴十五人為一類崔顥至羅鄴十七人為一類杜牧之高駢二人為一類王初至吳子華五人為一類李義温飛卿為一類劉長卿至鄭準七人為一類章八元至李山甫五人為一類武元衡至李遠三人為

一類、獨孤及蘇廣文中附胡宿為一類、王建至司空圖三人為一類、袁不約至胡曾為一類、王表至徐鉉為一類、凡為類十有六、故宜釐為十六卷、原本分為十卷、似屬非理、是吳氏不惟於原編人物有所考定、即於分類亦別具卓見、編中其加評點者八十七家、四百三十五首、名曰評點、中實多註、如於韓偓中秋禁直詩云舊說此為朱全忠之毀非也、昭宗待韓公始終不衰、並不以全忠之毀而異、此其明證、他詩類此者極多、其於詩中字之校刊註釋尤繁、讀者未可因其名曰評點、即疑專論詩法之書。

青雲梯三卷 故宮博物院有北平圖書館影印元人寫本

元人佚名編、其書不著編者姓名、亦無序跋、分上中下三卷、卷上為黃溍太極圖賦、羅曾石鼓賦、歐陽元天馬賦、王沂辟雍賦、羅振文禹鼎賦、邱堂雲夢賦、祝堯手植檜賦、方君玉龍虎榜賦、周尚之科斗文字賦、孟泌煙閣賦、朱文霆四靈賦、彭士奇奉階六符賦、蒲紹簡登瀛洲賦、吳暾陽燧賦、方回孫無逸圖賦、劉性石渠閣賦、周鏜大別山賦、徐容太常賦、曾煒玉燭賦、曾師孔等靈臺賦、李樾蘭館賦、江孚龍虎臺賦、鄭遜

金馬門賦、莊文昭蒲輪車賦、吳從善等玉佩賦、卷中為召公任等賜谷賦、高明等太成樂賦、胡斗元等彭蠡賦、戴時中等銅柱賦、甘宗哲等帝車賦、徐勉之等甬端賦、葛元哲等釋奠儀賦、陳正宗等江漢朝宗賦、李國鳳等廣寒殿賦、儲緒賢等天府賦、林似祖等天爵賦、柯理等鄉射賦、勤淵等玉德殿賦、卷下為梁思立岱宗賦、陳謙一魯等荊山璞賦、黃師郯等承露盤賦、徐勉之等彤弓賦、徐炳等九章賦、張籌等禹門賦共賦百餘、惟無作者小傳、大抵皆元季人、遂篇忘以

事理為主、不以辭藻是尚、余初味青雲梯之名、疑其所收皆為當時場屋覆售之作、而細閱各篇之有小序者、舉與科第無關、蓋是編者之意以所收諸賦皆言之有物、學者習之、即可置身青雲耳、

拙稿千百二卷 日本影印尊經閣本

元高麗崔瀣撰、瀣、高麗史一百九卷、瀣字彥明、一字壽翁、鷄林人、文昌侯致遠之後、幼穎悟、九歲能詩、既長、學益進、大為先輩所服、登第、補成均學官、應舉於元中、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才奇志高、讀書為文辭、不資師友、嘗過東萊縣、登海雲臺、見合浦萬戶張瑄題詩松樹、曰、此樹有何厄、遭此惡詩、遂削去之、塗以土、其恃才傲物、多類此、自號拙翁、嘗選本國名賢詩文、題曰東人之文、凡二十卷、所著拙稿四千百、凡二卷、卷一曰送安梁州序、海東後耆老會序、頭陀山看藏庵重營記、李益齋後西征錄序、送盤龍如大師序、有元高麗國故重大匡僉議贊成事上護軍判總部事致仕謚忠順閔公墓誌、皇元高麗故通憲大夫知密直司事右常侍上護軍崔公墓誌銘、問舉業諸生策二道、慶氏詩卷後題、金君墓誌銘、禪源齋僧記、送僧禪智遊金剛山序、金文正公墓誌銘、故相安竹屋像贊、永嘉郡夫人權氏墓誌銘、卷軒壺記、送盧教授西歸序、卷二曰送鄭仲孚書狀官序、平原郡夫人元

氏墓誌、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壽寧翁主金氏墓誌、故密直宰相閔公行狀、東人之文序、唐城郡夫人洪氏墓誌、故杞城君尹公墓誌、高麗宰相元公墓誌、密直副使朴公墓誌、國王與中書省請削流民書、謝不立行省書、東人四六序、猊山隱者傳、崔御史為大人序、八十序、考是篇所載序記傳誌多為高麗當時名人其於史實至有攸關、不特為研究高麗史者必讀之書、即欲求元代控制高麗之情狀、此書亦多可補元史之不足、是不憚煩瑣、詳列其目、以備博雅之採擇耳。

詩苑衆芳一卷 故宮博物院委托商務印書館影印元鈔本

元劉瑄編。瑄梅谿人、字伯玉、事跡無考。所編詩苑衆芳一冊、計有長樂潘氏詩六首、浦城張氏詩二首、建安黄氏詩三首、古汴趙氏詩二首、新定方氏詩二首、吳郡鄭氏詩三首、廬陵文氏詩二首、都梁李氏詩二首、東吳鄭氏詩一首、古括何氏詩一首、吳郡蔣氏詩九首、浚儀宋氏詩二首、臨邛魏氏詩一首、華陽張氏詩五首、又華陽張氏詩九首、又華陽張氏詩五首、京口呂氏詩七首、山亭蔣氏詩四首、小杭州陳氏詩五

首、三山蕭氏詩一首、長洲沈氏詩二首、東萊呂氏詩二首、古贊江氏詩二首、古汴吳氏詩二首、書之首尾無序無跋、惟作者皆附小傳、大抵以宋季人物為多、元次之。按小傳、長樂潘氏名枋、字庭堅、號紫巖、浦城章氏名康、字季思、號雪崖、建安黄氏名簡、字元易、號東浦、古汴趙氏名汝談、字李履常、號南塘、新定方氏名萬里、字鵬飛、號蕙巖、吳郡鄭氏名起潛、字子升、號立菴、廬陵文氏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都梁李氏名迪、字惠升、號受梅、東吳鄭氏名傳之、字希聖、吳郡蔣氏、

名坼字宏道淩儀朱氏名詵字宜之臨邛魏氏名近思字永己華陽張氏名槃字方叔又華陽張氏名紹文字辰成又華陽張氏名元輔字道元京口呂氏名江字叔濟山亭蔣氏名華子字公實小杭州陳氏名鈞字公秉三山蕭氏名炎字寬夫東萊呂氏名勝之字敬從古晉江氏名朝卿字元海古汴吳氏名龍起字伯時考其所收詩雖無多而人則率非世所習知者得此一編宋元詩人不無幸賴以傳耳

律髓輯要七卷 雲南叢書本

元方回原選清紀昀刊誤許印芳摘鈔印芳字節山石屏人生平論詩導源三百篇採眾長不囿一格所著有詩法萃編詩譜詳說嘗選刻滇中佚詩已刊者十七家未刊者一百七十餘家蓋先生於詩極一生之精而為之掌教滇省亦殷殷以詩法傳人考四庫著錄有元方回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書中蒐選唐宋二代之詩分四十九類所錄皆五七言近體故名律髓清河間紀昀曾為刊誤以糾其失許印芳氏以詩

之用不一其體亦不一執律以言詩陋也執髓以言律尤陋也方氏之說誠失紀氏之評亦有未盡因取方氏書紀氏批重訂之成律髓輯要七卷逐首皆先載方氏原批繼載紀批末更批以己意惟於紀批多所更正如卷一岑參宿鐵關西館詩有句云火處宿天涯許氏批曰按四句涯字今作倪紀批云倪諧倪也猶俗語天盡頭耳馮氏改為涯字涯字支佳麻三韻皆收齊韻無此字愚按天倪乃論道語曉嵐此解牽強詩意仍當從馮氏作天涯云云是其明證然其

附和紀批者亦所在皆是，並非專與紀氏為悟耳。但所批第重詩法，不及本事，似不免所見太小。卷後有宣統三年袁嘉穀跋，稱當時刊未及半，許公遽歸道山，宣統庚戌袁氏始與秦孝廉瑞堂補刊成帙，餘多藻飾之詞，殊屬無謂。

濘南詩話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金王若虛撰。若虛字從之，藁城人。登承安經義進士，累官直學士。金亡，微服北歸，與劉郁游泰山，至黃峴峯，憇萃美亭，謂同游曰：汨沒塵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述。著有慵夫集。其濘南詩話三卷，所陵劳古人甚多，以悟，可謂深於詩者，初學讀之，裨益尤多。惟過刻之處亦有不免，如卷三第三則載黃山谷清明云：人乞祭餘驕其妻婦，士甘焚死不公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人齊人乞祭餘墦，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云云。案此聯雖非佳語，頗有寄托，且孟子雖不指明，而清明上冢，久已沿為故事，用之實未為不可。又第八則載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本耶云云。案所謂吾木拱，自知為墓木，凡用經典習見語，皆不必過於執固。又第一第十一則載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迂如

聖耳山谷詩云羅緯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
此知字何所屬耶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云云
案此亦謂花藏深處而游蜂已知之兩聖字脫胎一例
不必分優劣也總之若庵論詩過於謹嚴時多當宥不
宥耳

詩譜一卷 無錫丁氏刊本

元陳繹曾撰繹曾字伯敷處州人舉進士口吃而精
敏異常詩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與陳旅
齊名又善真草篆書官至國子助教有說文文筌行
文小譜等書其詩譜一卷所論一古體二律體三絕
句體四雜體其論古體曰凡讀三百篇要會其情不
足性有餘處情不足故寓之景性有餘故足其乎情
凡讀漢詩先真實後文華凡讀建安詩於文華中取
真實凡讀文選詩分三節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

主意三謝以下主辭齊梁諸家五言未成律體七言
乃多古製韻度猶出盛唐人上一等其論律體宜以
沈約吳均何遜王筠任昉陰鏗徐陵薛道衡江總等
為宗言諸家律詩之源而尤近古視唐雖寬而風度
則遠論絕句則曰古樂府渾然有大篇氣象六朝諸
人語絕意不絕雜體於張衡唐山夫人蔡琰漢郊歌
漢樂府古詩十九首陳思王王粲劉楨嵇阮籍張華
傅玄潘岳陸機束皙張協郭璞劉琨盧諶陶淵明謝
靈運謝惠連鮑照謝朓沈約江淹皆有極精當

之評語如於古詩十九首云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字句無多然非心會者不能道出惟其書於成詩未舉一句第有批評而已是以名之曰詩評始稱相符名曰詩譜似未允也

吳禮部詩話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與許謙同師金履祥登至治進士第延祐間為國子博士其教一遵許衡成法以禮部郎中致仕終於家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禮部集等書行世其詩話一卷世少傳本據錢塘厲鶚跋稱元吳禮部正傳集世多抄本獨詩話雜說一卷罕有藏者邗江馬君半槎癖嗜真書搜剔隱秘購得元時刻本云云今所傳者皆從此本所傳抄也惟卷內詩道紀赤松詩及時天彝詩二條原注云見下卷茲遍查書中絕無二氏之詩且既云見下卷是此書原為二卷今所流傳固非足本書中雖無天彝之詩而稱天彝為深知唐人詩法者時天彝論詩之語悉載於篇其所載例如高適才高頗有雄氣岑嘉州與子美遊長於五言皆唐詩巨擘大歷後李紓包佶有盛名叔倫士元從容其間詩思遠發非餘子所及許用晦工為七律項斯亦師張水部自以字清意遠匠物為工然格律卑近漸類晚唐至李頻則直晚唐此類評語不下數十則確

可稱為知唐詩三昧者。然吳以己之詩話附載他人之詩話，洵詩話中不多覯者。此外又附詞話十餘則，未審原撰是否若此，抑為後人所編輯所附入？此書既有下卷，如原撰本有詞話，亦例應附於下卷之末，決不至附入此卷也。

蓮堂詩話二卷 琳琅秘室叢書本

元祝誠輯。誠，海昌人，仕履未詳。卷下題賣墳牆壁條有云至元丁丑以來，則誠為元人，可以無疑。諸書敏求記列語儀古堂詩話之前，蓋誤以為宋人也。其體例各則皆先列目錄，再載詩話。卷上目錄，如續雁詩、題驛舍、風風和尚題石壁、官亭湖神女、休官詩、鈴閣讀華嚴經、米園銘、題梅嶺、自容偈頌、汪知府對上問、題百丈山、張方平、金鷄石等是。全書共百餘目，一如別集之列題目，非若尋常詩話之但依則直書也。又尋常詩話以評詩為主，此則僅述詩之本事，不加評語。例如官亭湖神女云：宋官亭湖神能分風送客，秦觀一夕宿湖旁，借竹軒中，神女贈一詩云：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事秋眠借竹軒。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所記皆類此。大抵多自前人說部及詩話回及。稽其所據，有溫公詩話、道山清話、詩林、鯁齋詩話、庚谿詩話、石林詩話等書。惟其標出處者，十無二三，不能逐則考出，是為遺憾。書中以宋人所作居多，唐與金元亦間有之，名篇警句多有為他書所未載者。如

卷上載金海陵王哀宋姚將軍詩云，獨領孤軍將姓姚，一心忠孝忍南朝，元戎若解徵兵後，未必將軍死尉橋。考御定全金詩錄海陵王詩五首，此詩未經採入，故表出之。是此書雖無評語，有失詩話之正規，然其拾殘補闕之功，洵多足稱者。

楊仲禮集一卷 台州叢書乙集本

元楊敬惠撰。敬惠字仲禮，臨海人，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泰定三年夏，以選授浙江儒學提舉，王中丞士熙作序送之，云楊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綽，言議濟濟，卓然勇往之資也。楊仲禮集一卷，不著某人所輯，考其目曰題秋景圖、登太白樓、題郭主簿模摩詰本輞川圖卷、孟城坳、文杏館、南垞、欹湖、白石灘、辛夷塢、擬古翠提曲、和虞伯生待制榆林待月、題漢中何氏慇然堂、送陳鍊詩、題粟倰玩花亭、南臺管句和周本心和

丘以道、和王繼學送宋顯夫迎家、送周師尊歸江南、送章春谷小雨、題青山白雲、即事有成、題石門洞、和吳閑閑宿西山、送白誠之治中，共詩二十餘首。自南垞以下四首注云從御選元詩補錄，自擬古翠提曲以下皆從三台文錄補入，故知此編[illegible]為後人輯本。按台州叢書為黃巖楊晨所刻，或即楊氏所輯補耳。康熙臨海縣志文苑傳稱敬惠能詩，嘗修赤城元統志，今書亡。更考縣志藝文門載有敬惠赤城元統志序一篇，其要略為與郡博士貢君師中吳越世家錢

君世珪參議校讐，始於亡宋之紹定辛卯，以迄於茲，凡百有四年之事，備而錄之，名曰赤城元統志云云。此亦言敬息書迹者所宜知也。又其詩中有和虞伯生待制榆林待月，是其人實與虞集爲友，集爲有元一代詩文名家，與往還者，自亦一時知名士也。

東軒集一卷 台州叢書乙集本

元方行撰。行，黃巖人，字明敏，國珍子。至正間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調江西，未詳所終。其東軒集一卷，目曰古意、清麗曲、懷丁鶴年、和蒲菴禪師題仙山樓觀圖、題瓊龍圖、觀真草書譜、東歸謁和馬貫五松小龍女歌、贈桐虛中上人、過太湖、過延陵寄蘇太史留別、送禪師遊槎峯、登秦駐山、登子胥廟、送賈彥臨、送僧遊浙西、送殷學士之閩中、謝山中惠炭、山窓獨坐、楊柳詞、題美人圖、閒居山中絕句、江南詞、夜坐送良

左菴歸天童山、月夜答槎峯三禪師，共詩三十餘首。自送良左菴以下之三首，乃黃巖楊氏晨據三台文獻錄補入者。按先生詩集，其弟明朗曾繕寫成帙，宋學士濂評爲古詩俊逸超羣，如王子晉鶴背吹笙，隨風擬揚，聲在雲外；律詩清麗婉切，譬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花場中，鶯歎蝶拍，春風照映，詩之趣至是已不凡矣云云，可謂極盡推崇之能事。至先生晷歷，按孔從善讀龍瓜石壁題句，謂行以義辛戶守昱閩，再戰不利，退守札溪，題詩石壁自剄。或云洪武戊午國珍

已沒，國珍子明譚，父剝膚之刑，舉族羅禍。明畝或於此時得少從輕典，遠戍於滇西，說歧異，未知孰是。卷首有楊晨氏所作小序，於先生之終，引證尤多，然亦莫衷一是。至黃巖縣志則拘於書不書惡成例，因其父國珍之故，未之立傳，遂亦無從考核也。

韻北集一卷 台州叢書已集本

元泰不華撰。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為賜今名，世居白野山，父為台州錄事，遂家台州。家貧好讀書，能記問，第進士，授集賢修撰，累遷禮部侍郎，嗣召入史館，與修遼宋金三史，陞禮部尚書，出為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作亂，死之，諡忠介。嘗重類復古編，考正謬字。其韻北集一卷，目曰衛門有餘樂、桐花煙為吳國賦、衛將軍玉印歌、送友還家、賦得上林鶯、送張兵曹二首、陪李西湖春日次宋顯

夫韻、上尊號聽詔李供奉以病不出泰寄送趙伯常淮西憲副、寄姚子中、春日宣則門書事簡虞邵菴、送王奏差調福州、題梅竹雙清圖、題柯敬仲竹二首、宿龍潭宋史部、作秋千詞分韻得香字、絕句二首、題祁真人異鄉菴、送新進士還蜀。考康熙臨海縣志人物門流寓有泰不華傳，故公實為台州屬之臨海縣人，非台州人也。公以文章篆隸盛稱於時，後人論詩，云元季諸臣以公為首。志稱科舉之興，諸部子弟以讀讀書稽古為事，迨至正用兵，勲舊重臣與有封疆之

貴者、往往望風奔潰、而挺然抗節、如達兼善死事為最烈。然後知爵祿豢養之恩、不如禮義漸摩之澤也。云云。公之為人推重如此。惜其詩之遺稿太少、忠義之氣無從窺見耳。

一愚集一卷 台州叢書乙集本

元釋子賢撰。子賢字一愚、天台人。幼聰悟絕人、住天台山寺、禪誦之外、肆志作詩。其一愚集一卷、目曰送葉明齋如京師二首、與白雲山人夜坐山人將歸天台即席賦送之一首、為文中上人題唐子華畫一首、題綠筠樓一首、華頂雲游江西一首、擬鐵笛先生遊虎丘得閒字一首、寄敏仲謙於洞庭翠峯寺一首、題顧仲瑛玉山佳處一首、奉上鐵崖先生文署一首、送李提舉歸一首、題王元章墨梅一首。其詩最為楊維楨所稱賞、編中之擬鐵笛先生遊虎丘、奉上鐵崖先生、皆與維楨唱和之作。蓋維楨自號鐵崖、又自稱鐵笛道人也。考康熙天台縣志仙釋門無子賢其人、書籍門亦無一愚集。楊氏晨刻天台叢書、又奉言其詩是否舊有刻本流傳於世、抑經楊氏始行輯出、按編中僅寥寥十數首、似不類舊有專集、大抵為出於楊氏所輯者也。

寓庵集八卷 藕香零拾本

元李庭撰。庭字顯卿，華州奉先人。據五濟為先生所作墓碣銘，先生生於金承安四年己未，沒於元至元十四年壬午，壽八十有四。年十六應詞賦舉進士，遭亂竄商鄧山中。年二十七金亡，北渡居平陽，後宣辟為議事官。廉相國商參政為陝西宣撫，又署為講義。至元庚午敕授京兆教授。平生所為文章，有寓菴大全集若干卷，詩村厓玉山集三十卷。明文淵閣書目有李寓菴集十卷，清四庫未著錄。此寓庵集八卷，

為江陰繆荃孫所刊訂。卷一曰五言古詩、七言古詩，卷二曰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卷三曰七言絕句、曰詞，卷四曰序，卷五曰記，卷六曰行狀、曰墓志銘，卷七曰墓表、曰神道碑、曰雜著，卷八亦曰雜著。其六七兩卷之行狀、墓志銘、墓表、神道碑，率為金元之名公巨卿而作，中含金元史蹟甚夥，攻金元二史者頗可資為良助。先生之學以儒為宗，八歲入小學，其父欲令讀律，公曰申商之法，豈能加於周孔之道，學儒不愈乎。遂終身以斯文為己任，雖以文章名世，而沈潛於性理之學，言無瑕玷，行必以忠信為本。為學官三十年，凡授學者，一經指諭，悉有儀度，其兼善立身之旨，讀是集即可窺見一斑矣。卷末有繆氏跋，謂在京收得孔莊合繖渡樹鈔本詩文，止八卷，與文淵閣目不合。中又雜出元末人詩，不知何集合併，今細為抉擇文四卷，止有代劉仁本送福建省平章事燕公序，在至正二十一年，時代太不相值，詩留二百餘首，分為六卷。錐不能見寓庵全豹，較輯逸者已為多矣云云。按此編詩為三卷，文為五卷，與繆跋所言文四卷詩六

卷亦有未合。既此編為繆氏所刊訂，似不應與跋語歧異，大抵繆氏跋時為草訂本，付梓時復經刪削，而跋語未易也。

清河集七卷附錄一卷 浙吉字拾本

元元明善撰。清繆荃孫輯。明善字復初，清河人。深於春秋，仁宗時累擢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官至翰林學士，卒，諡文敏。據元史本傳，有文集行世，不言卷數。據馬祖常元公神道碑，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有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志一百三十，亦不言卷數。繆荃孫氏跋尾引用馬氏此文，於碑志一百三十下，加分五十卷四字，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繆跋又稱文集五十卷，明文淵閣綠雲樓書目尚有其書，不知佚於何時。今掇拾叢殘，存詩十四篇，詔制六篇，碑志銘表十六篇，序三篇，記[illegible]三篇，雜著五篇，分七卷，詩存十分之一，文存十分之二云云。蓋即此編之內容耳。考繆氏所輯逐篇皆注出處，并由吳文正公集錄出元學士文稿序冠諸卷首，卷末以元史本傳及張養浩、馬祖常所撰神道碑為附錄，故此編雖非全豹，於元公之學風，亦可見其大概矣。元公早歲即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詣，吳伯清稱其脫盡時流畦徑，而進古作者之道。虞伯生謂其發揚蹈厲，藐視秦漢。馬伯庸稱曰當世可為一代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其文出入秦漢之間，本之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辯。公為名流所推重，有如此者。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靜軒集五卷附錄一卷 藕香零拾本

元閻復撰。清繆荃孫輯。復字子靖。其先平湖和州人。祖衍仕金殁王事。父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弱冠入東平學。王磐薦為翰林應奉。改修撰。成宗即位。除集賢學士。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用釋奠雅樂。從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武帝踐祚。復首陳三事。言皆剴切。進階榮祿大夫。授平章政事。乞歸卒。謚文康。據元史本傳著有靜軒集五十卷。據袁桷清容集卷二十七閻公神道碑銘。又有內外制集若干卷。文淵閣書目未著錄。此靜軒集五卷附錄一卷。為江陰繆荃孫氏所輯。計卷一曰詩。共八首。卷二至卷五曰文。附錄則先生之傳畧也。卷末繆氏跋謂靜軒集明初已佚。今從文類及金石碑版。共得四十三篇。不過十分之一。訪碑錄尚有高唐州重建廟學碑。重修東方朔碑二通。均未見云云。考繆氏所輯。遂篇皆標出典。稽其所據。除元文類及碑版外。尚有元詩選。宛陵集。名臣事畧。常山貞石志。泰山志。山左金石志。孟縣金石志。江左石刻文編。皕宋齋藏書志。郝文忠公集附錄諸書。文之有年代可考者。繆氏皆為注出。裨益士林。厥功匪鮮。惟藕香零拾總目曰靜軒集六卷。蓋合附錄而言。然此集卷首之署簽曰重輯靜軒集四卷。殊為可異。豈署簽者以卷一僅詩八首。而不欲認為一卷乎。子靖美風儀。操筆綴詞賦。音節諧暢。融洽事理。文為元好問所稱賞。與徐琰。李謙。孟祺號稱四傑。惟其原集久佚。遺文之存者無多。良可惜也。

菊潭集三卷附錄一卷 藕香零拾本

元孛朮魯翀撰，清繆荃孫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後遷鄧之順陽，遂家焉。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卒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元史有傳。其菊潭集三卷、附錄一卷，為江陰繆荃孫所輯，其目卷一曰詩，卷二曰頌、曰序、曰策問、曰碑銘，卷三亦曰碑銘，附錄曰元史本傳、蘇天爵撰神道碑、虞集撰畫像贊。據蘇天爵神道碑，公著有菊潭集六十卷，以大常典禮因革不同，每遇禘享，故多牴牾，公請于朝，賜筆劄，庫膳，偕禮官彙集為書七十五卷。繆氏跋稱菊潭集六十卷，文淵閣書目已不著錄，足見明初已佚。明劉昌中州名賢文表內有翀文二卷，亦刺文類及金石碑版而成，未見全集也。又云采得文四詩七，以益之，訪碑錄有襄城學記、大興尹題名記、重修香城院記，均未見錄云云。是此編乃明劉昌之原輯，繆氏復輯補之也。編中大元通制序，謂至治間以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析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例，書成曰大元通制。按此書已無傳本，得此序尚可見其涯略。公之為學，受蕭貞敏𣂏、姚文公燧之傳，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嚴重質實，不以浮靡是尚，措詞悉本諸經，如米粟布帛，皆有補於世教，故一時學者相率仰為表儀焉。

項可立集一卷 台州叢書乙集本

元項炯撰。炯字可立、臨海人。端行績學、通羣經大義、為時名儒。晦迹不仕、一時名公碩士、多從之游。工詩、其項可立集一卷、計有感秋六首、空井辭、江南弄、吳宮怨、公莫舞、妾所居安、題趙子固水仙、題趙子固蘭菊、宿鳳凰山上方懷古四首、郡事送袁孟敏歸潭、次韻鄧恭酒贈極元無師、題秀野堂。先生嘗居吳中甫里書院、與金華黃溍、晉甯張翥時相唱和。其古樂府如空井辭云、石蘭古蘚青連錢、老梧石罅孤根懸、下有一斗琉璃泉、轆轤不鳴修綆斷、蛛網蕩漾梧葉乾。吳宮怨云、繡楣灑黃粉、椒壁漲紅青、侍鬟樹如鬼、浮草蛇夜鳴、髑髏已無淚、古恨埋石扃。與夫公莫舞、江南弄等篇、皆酷似李長吉。鐵崖先生評其吳宮怨曰、十字憯過牛鬼、髑髏無淚、尤勝無語。評其公莫舞曰、錦囊子有奇詩、無此奇氣。鐵崖即楊維楨、詩名擅一時。古樂府出入少陵二李間、尤號名家。集於可立推崇若此、可立詩之為時所重、已可想見。惜傳稿無多、不免遺憾耳。

羽庭詩集補遺一卷 台州叢書乙集本

元劉仁本撰、清黃巖王舟瑤輯。仁本字德元、黃巖人、一作天台人。以進士乙科歷官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入方國珍幕。欲借國珍力以圖興復、國珍海運輸元、仁本實主其事。明朱亮祖下溫州、獲仁本以還、鞭背潰爛以死。其羽庭集各家書目不言其卷數。明文淵閣目、羽庭詩二冊、策竹堂同。四庫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編為詩四卷文二卷。提要署曰羽庭集六卷。錢竹汀補元史藝文志稱為羽庭集十卷、今存六卷。所謂六卷、即四庫本。其稱十卷、未知何據。茲台州叢書乙集所收羽庭詩四卷、凡詩五百十五首、即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錄出。然先生之詩、猶除四庫本所未收外、若蘭亭四言五言詩、補參軍劉密二首、為見諸游志續編者、述言七首、為見諸列朝詩集甲前編下者、翠山寺一首、保福寺一首、為見諸光緒鄞縣志者、再往三山一首、為見諸列朝詩集甲前編十者、大士橋一首、游清王山一首、為見諸浙江通志者、題銘公書樓一首、為見諸乾隆鄞縣志者、南宋故內懷古

一首，為見諸黃巖集者。王舟瑤氏因輯為羽庭詩補遺一卷。按仁本之風流文采，四庫提要述之已詳。惟當宏治謝文肅修赤城新志，於人物不載其名，於典籍不載其書，所編赤城後集詩集，亦不登其一字，蓋鄙其屈身方氏也。至錢蒙叟列朝詩集，始為表章。此為四庫提要未言及者，用著於此。

羽庭文集補遺一卷 台州叢書己集本

元劉仁本撰，清黃巖王舟瑤輯。仁本事跡已著羽庭詩集補遺提要中。按台州叢書所收羽庭文集，共文六十八首，皆文瀾閣四庫全書中錄出。所異者，四庫文為二卷，台州叢書釐為四卷耳。然其文有見於他書，而為四庫本所遺者，若上虞五鄉水利本末序、澹游集序，為見於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者；六藝綱目序，為見於舒天民六藝綱目者；白雲稿序、朱伯賢遊四明記序，為見於朱右白雲稿者；續蘭亭詩序，為見於閩宗儀游志續編者；餘姚修學記、重建靈橋記、慶元路儒學興修記、賀祕監祠堂碑記，皆見於鄞縣志者；跋補陀洛迦山考，為見於普陀山志者。王舟瑤輯為羽庭文集補遺一卷。宋無逸稱仁本壯時，愛讀揚子雲所為文，往往有類而或過之。後涉艱棘，履險阨，所作益進，雄篇浩浩焉不可端倪，小章幽凼不可破裂云云。按仁本之文，初亦不傳，潘錫恩以其被執不屈，為明祖鞭背以死，乃錄其文入乾坤正氣集。竊謂仁本之從方氏，不可謂非失身，而其欲

借方氏之力。徐圖興復。其心不無可原。至入明不屈身死。晚節尤烈。而謝文肅乃依[袁其]託非人。嚴加鄙斥。士君子出處之難有若是者。

快雪齋集一卷附集補 錫山竹堂叢刻本

元郭畀撰。清丹徒陳慶年輯刊。畀字天錫。鎮江人。歷饒州路鄱江書院山長。處州路青田縣縣源巡檢。調平江路吳江州儒學教授。精書畫。其詞翰與松雪國學諸公齊名。殁後其幼子啓掇拾遺文。俞用中為之序。但云釐為若干卷。未言確數。千頃堂書目載元人集甚備。惟無天錫集。錢竹汀補元史藝文志有天錫快雪齋集。無卷數。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舊鈔元人小集十二卷中有天錫快雪齋小集一卷。陳氏此本即從所出。陳氏又輯其佚文數篇。曰集補。其全編目錄。正集曰會同館賦。明妃曲。夜宿山寺。贈筆工范君用次韻袁通甫。題宋春卿城市山林。普照寺楚山圖。大年便面。為僧作山水二首寄了即休。送樂伯善趙千里小景。元暉山。米氏竹山圖。題米南宮像。題溫川花鳥青玉荷盤。唐摹蘭亭墨蹟。趙子昂人馬圖。李昇林泉高隱圖。營丘江山格隱圖。題高尚書秋山暮靄圖。題雷雨護嬰圖。遊焦山。元日登北固望金焦二山。宿焦山上方。集翠巖天馬圖。集補目錄曰保母帖跋。夢冀

帖跋、子奇帖跋東坡重九辨跋、元故西巖處士朱公墓志銘。卷首有至正十五年俞希魯序述先生行誼甚詳。卷末有陳慶年跋。據雲山日記載表元刻文集、天錫詩文之有題可考者尚多、惟詩文已無從見。然即此編亦可略得其詩文梗概矣。

孫逢僊客集一卷附集補 橫山草堂叢刻本

元陳方撰、清丹徒陳慶年輯刊。方京口人、字子貞、爲宋丞相升之之後。多游吳中、死於張士誠之亂。自號孤蓬僊客者、寓其欲歸未得之情也。吳爲刻其詩行世。惟入明已無完帙。成化間朱存理從笠澤虞處得子貞詩一卷、又益以詩集中唱酬之作、爲之補遺。嗣亦無傳本。清丹徒陳氏從元詩選中錄先生詩三十餘首、復從元人顧瑛草堂雅集中錄所載先生詩、取以校勘、輯爲一卷、又輯先生散文爲集補一卷。正

編目錄曰題劉股孝女卷、天平山、靈巖山、羊腸嶺、涌虛閣、題宣和赤駒圖、題出游圖、雲林生惠山圖、洞虛宮寄王仲升、清閟閣新正獨坐、送蔡霞外寄閣元和尚元宵留無錫簡孫子翼、送覺上人、送王李野、早冬游慧山、題迂翁安處齋圖、登常州玄妙閣呈王本齋尚書、送蕭天祥琴臺硯池、白雲泉、題蘭蕙圖、題白華園臥雲書院、和曹克明宿金井隔內留福壽庵小飲、題野秀堂與項可立同賦、追題虛一清閟閣詩、元日後雪、贈茅山呂洞陽、季白雲鄉見贈、元暉山水次伯

西韻集補目錄曰倪雲林像贊、書文信國簡卷、題袁高士詩卷、蘭亭序跋、題宋搨蘭亭、黃楊集序、棲碧軒記、松雪洛神賦跋、拙元詩選題曰孫蓬[illegible]客稿，今陳氏作孫蓬僑客集者，從丹徒縣志也。卷本有陳氏跋言先生之詩實不止此，不過喪亂之餘什之一二而已。

存悔齋稿續補遺一卷 横山草堂刻本

元龔璛撰，清丹徒陳慶年輯。龔璛字子敬，曾祖炳，宋鄉貢進士，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子孫因為鎮江人。璛少為憲使徐琰辟置幕下，後充和靖學道兩書院山長，嗣以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四庫全書別集著錄其存悔齋詩稿一卷、補遺一卷。[illegible][illegible]提要稱璛善屬文，刻意學書，有晉人風度，其詩格伉爽，頗能自出清新，在元人諸集中猶為獨闢生面云云。按先生所著詩文，由其子魯彙次若干卷，目曰存悔齋稿，見黃

文獻先生所為墓誌。據鎮江志，言有存悔集若干卷藏於家。是其集初未刊行，至正間封俞貞木從永嘉宋先生鈔得一本。明宋性甫復輯其佚篇為補遺一卷，即四庫據以著錄本也。清丹徒陳慶年先生復於原補遺外輯得詩二十首、序跋六首。詩題曰送趙趨行、送秦裕之補南臺掾、題張氏所藏石經、述懷簡張宗實教授、登天平觀太湖有感、題龔聖與瘦馬圖為郭天錫、題文湖州墨竹、蘇書書閣偶題、郡趙樓述懷次韻劉景初、楚雲湘水圖歌、題李克復所藏兔圖、題溫

日觀、葡萄、老錢折枝、泊舟、題高士圖、水仙歌序、跋題回家錢翁春秋集傳詳說跋、靜春堂詩集序、題趙子昂為通甫作卧雪圖、褚河南書枯書賦真蹟跋、蘇子瞻書離騷九辯卷跋、趙文敏小楷書洛神賦卷跋、案次為續補遺一卷、卷末有陳氏自作小跋云、此稿與他書所載者多有異同、其可兩存者、未敢輙改、確為闕誤、則為改補、而其所改補之字、於跋中將原稿誤字一一註明、殊合著述體裁也。

廬山復教集上下二卷（民國甲子建德周氏華刊九刊本）

元釋果滿編錄。按至元至大間、廬山東林寺僧普度上書於朝、并進所撰蓮宗寶鑑一部、宣政院以朝旨倚行原書累數十言、修淨業比丘果滿、因將普度所上原書、合同時讚頌諸作、輯為一編、名曰廬山復教集、分上下二卷、上卷曰普度上白蓮宗書、曰抄白全文、曰宣政院榜、卷下曰高麗王開宗念佛發願文、曰高麗國王勸國人念佛疏、曰大都建蓮池會疏、此外則為朝賢宿衲讚頌數十篇、皆為闡於蓮宗寶鑑之作、似宜與蓮宗寶鑑合刻、相輔而行也。卷末有沈曾植、楊守敬、及今人傳增湘先生跋、沈跋云、普度為淨土宗大師、蓮宗寶鑑明藏有之、此復教集世間乃罕傳、本當收入藏、以備廬山掌故、元刻孤本可貴也。楊跋云、余在日本收羅古經為佛藏所未載者、自僧一行以下凡百餘種、此廬山佛（書名與合跋皆作復教、惟楊跋作佛）教集、亦未見傳、跋云廬山復教集上下二卷、西蜀四川成都金堂縣三學山萬佛庵釋子洪福募緣重刻蓮宗寶鑑、復教集、白蓮清規等、印施四方、今蓮宗寶鑑已

入明藏獨此元刊元印復教集僅存孤本增湘以蜀中舊帙鄭重收之鄰蘇老人與麻叟皆極稱賞謂補收入藏云蓋此書係元刊原本為傅氏物也建德周叔弢先生精擘大衆選工摹勒得公於世

製曲十六觀一卷 學海類編本

元顧瑛撰瑛字仲瑛崑山人生平好為詞曲用述已見為製曲十六觀一卷然名曰十六觀考其內容僅十五觀而已所謂十五觀者一為製曲看是甚題先擇曲名然後命意命意既了思其頭如何起尾如何結方復選韻而後述曲二為與中須要精鍊句法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功不可輕放過相答襯副便了三為句法中有字面若遇中有生硬字須深加鍛鍊字字敲得響方為本色四為曲與詩不同虛字要用之得所五為曲要清空不可質實清空則古雅質實則凝澀六為曲以意為主要不蹈襲前人語七為曲之難於令猶詩之難於絶八為曲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澀九為曲宜雅而正一為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旨十為曲中用事宜融化不澀切勿為事所使十一為詩難於咏物曲為尤難須收縱聯密用事令顯十二為曲不可强和人韻十三為曲中詠節序者最忌塵腐十四為曲中最難離情能調感愴於融會中斯為得矣十五為曲中用字宜分清濁其

每觀中皆舉前人舊曲作例以證其說讀其書者於命意用字屬對製度之旨當有所得鐵堪稱學詞初步之良規與沈伯時之樂府指迷陸輔之之詞旨可先後媲美也。

樂府指迷上下二卷 寶顏堂祕笈本

卷上署宋張玉田述卷下署元陸輔之纂。玉田臨安人、名炎字叔夏、玉田其號、又號樂笑翁、宋亡潛跡不仕、縱游浙東西、落拓以終、工長短句、以春水詞得名、人因號曰張春水、有山中白雲詞、四庫已著錄。輔之名友、亦曰友仁、輔之其字也、吳郡人、有吳中舊事研北雜志等書。考四庫著錄有沈氏樂府指迷一卷、為宋沈義父撰、若張氏陸氏之樂府指迷、四庫皆未著錄。按張氏之樂府指迷、各叢書收入者甚多、與陸氏之作、原為二書、好事者合諸一處、分為上下二卷、以無序跋、未審為某氏作、備其目、卷上曰詞源、製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詠物、節序、賦情、離情、令曲、雜論、五要、卷下曰詞說、屬對、警句、詞眼、單字集虛、雙字、三字、人名、惟雙字三字人名皆有目而缺文耳。按陸氏著有詞旨一卷、與此實為一書、不謂好事者竟改名為樂府指迷、嚴於張氏之書後、亦滑稽之尤者矣。

文湖州竹派一卷 學海類編本

元吳鎮撰。鎮嘉興人，字仲圭，性高介，隱居不仕，工詞翰，善畫山水竹石，每題詩其上，時稱為三絕。以愛梅自號梅花道人，有梅花道人遺墨。其文湖州竹派一卷，以宋有文湖州者，梓潼人，名同，字與可，號笑笑先生，又稱石室先生、錦江道人，善畫竹及山水，元豐間出守湖州，故亦稱文湖州。此編所載皆與文氏畫竹有關，故曰文湖州竹派。其所記以師文氏者之人物為多，若黃斌老，湖州之妻姪，畫竹學湖州，程堂善畫墨竹，

宗派湖州；劉仲懷善畫墨竹，法師文湖州，似此者比比皆是。惟於王世英一則，稱王世英字才仲，號頤齋，不知何許人，效東坡作墨竹云云，則與湖州毫無關係矣。然蘇軾曾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人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此殆蘇氏作竹曾師文氏之證，故亦以師蘇者目為湖州竹派歟。全編皆標竊而成，無甚可取。考寶顏堂秘笈亦收有文湖州竹派一卷，署曰明釋蓮儒纂，廣百川學海收有竹派一卷，署曰吳僧蓮儒，與此皆為一書。考吳鎮雖隱居不仕，並未為僧，亦無蓮儒之名，何以此書署名歧異若此。且各本皆無序跋，亦無從考知耳。

除紅譜一卷

著曰元楊維楨撰。維楨諸暨人，字廉夫，元泰定進士。署天台尹，修遼金宋三史。入明不仕，詩名擅一時，善吹鐵笛，自號鐵笛道人，又曰抱遺老人。有春秋合題著說、史義拾遺、東維子集等書行世。除紅譜者，擲骰子之書也。內載擲法十一則，標目六十二條。其擲法凡擲骰之始，先以一色相賽，其得四紅者先擲，餘色次之。除紅者用骰子擲之，以四紅為主，除一四紅，但以餘色計之。自八點以下皆為罰色，十三點以上為賞色，俱不必賽。自九點以至十二點，除柳葉兒十二時兩色之外，俱為賽色。其標目六十二條之總綱，為渾花計六采，三紅計五采，雙紅計六采，對子計一采，十八點止一采，十七點止一采，十六點止一采，十五點計二采，十四點計二采，十三點計三采，十二點計三采，十一點計三采，十點計三采，九點計四采，八點計三采，七點計三采，六點計二采，五點計二采，四點計一采，三點計一采。此書署名元楊維楨撰，然據楊序稱猪窩者，朱河所撰也。後世訛其音，不務其本，始謂之朱窩者非也。朱河字天明，宋大儒朱光庭之裔。南渡時始遷建業，遂家焉。河少有才望，落魄不羈，仕至大官冢宰。此書世傳河所作，本名除紅譜。除紅者以除四紅言之也。或乃謂三公一采為猪窩，又謂之猪婆龍。夫三公者，本所謂快活三也。於諸采中為罰采之最，烏有以是自其書者乎。且名不雅馴，君子醜之。總之除紅者近是云云。是則此書實為朱河撰，維楨為之作序而已矣。署為維楨所撰，似非也。

詩詞餘話　抄本

元俞焯撰。焯里居事跡無考。其詩詞餘話，除論詩詞者外，論文者亦時有所見，且皆極具卓識，而於駢文論之尤精。茲錄一則，以見其凡。如載約房之府君既卒，貧無以歸，好事者為作一疏求賻贈，平淡簡易，截斷衆流。其起聯為有喪未舉，行道之人悉聞；見義不為，東窶之天安在。四六尤難作，宋末如方岳、李劉諸公，駢花儷葉，葉芳娩麗，至有一句多十餘字者，則皆失為四六之體矣。與其事異而句奇，孰若字平而句雅，去陳腐，取渾成，方可以言制作之妙云云。其事異句奇數句，實切中世俗為文之通病，不但可為所指宋末之方岳、李劉諸公說法，後世為文者皆可奉為藥石也。第方岳、李劉皆隱其名，不能知其究為孰氏，使讀者得舉四家之駢文一證先生之評語，實堪引為遺憾者。又其所指約房之事跡亦無考，其名下加府君二字者，蓋尊之也。考府君二字，漢時為太守之稱，孫策謂豫章太守華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是也。或曰敘述先世亦稱先世，亦稱府君，朱子家禮作神主式，無官爵俱稱府君。又曰府君乃人子尊祖考之辭。茲按約房之非俞氏之祖考，元李又無太守稱府君之例，則此府君非稱太守及尊祖考也明甚。更考古代碑額，時有某府君之碑字樣，其碑不盡非為太守所立，亦非子孫為其祖考立。以此例與俞氏稱約房之為府君證之，是府君二字在元以前為尊人之通稱，非若後命義之狹耳。至編中論詩論詞，亦皆頗有精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話雋永 汲郭本

元瑜正己撰。正己里居事蹟無考。其詩話雋永目曰寒食詩、海鰍行、風之始、已家富詩、白紙詩、米歲狀元賦。然其書雖以詩話命名，實不盡為詩話。如風之始一則載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其妾在側，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大夫凡有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為口實云云。按此類趣聞雋語，僅可列諸尋常筆記，不得以詩話目之。若謂風之始三字，可與三百篇中國風雅頌之風字渾為一談，使不知底蘊者驟然讀之，一若此則為言國風之創始者，於詩不無有關，列諸詩話未為不可，殊不知詩話體例以評詩為主，此則內容可稱與詩風馬牛毫不相及。若以題面可作風雅頌之風解，即錄於編，則未免迹近詼諧，不合正例，為大雅所不取矣。至其他諸則所採各詩，如已富詩一則載李薰學次女適已長，適鄒已貧甚，李亦安之，嘗戲作詩云：誰道已家窘，已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驛富，新月掛銀鈎。又白紙詩一則載士人郭暉因寄問安，誤封一白紙，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碧紗窗下啟緘封，盡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考此類篇什，雖亦刻畫入微，第不過纖巧之能事，宜入滑稽詩選，非詩話所應收。且詩話於所舉各詩應持己見，此編乃皆不加評語，尤背詩話之常軌也。

稗史一卷 說郛本

元仇遠撰。遠，錢塘人，字仁近，一字仁父，居餘杭溪山之仇山，自號曰山村民，宋末與白珽齊名，稱仇白。元初為溧陽州儒學教授，工詩文，有金淵集、山村遺集。其稗史一卷，總網分志孝、志善、志賢、志言、志異、志妖。志孝一則曰刲股批亂，志善一則曰富隣還券，志贒三則曰謙益、曰賢母、曰侵葬塋地，志言三則曰桃符、曰後學訓、曰理對之言，志異一則曰狙猿朝廟，志妖四則曰好婍、曰優戲、曰罔兩、曰諱名。其所記多饒趣味，如諱名載錢大參良臣自諱其名，幼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云云，實足令人噴飯，無愧名曰志妖矣。惟其志異載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傍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猿亦如[illegible]之[illegible]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廟云云。查道州志祥異與建置中之祠廟門，皆無此事。苟遇正月輒有此異，道州土人傳之已熟，未有不入志書者。

即仇氏所記實有依據，大抵亦不過偶有相傳此異，決非凡值正月則必如是也。以此則而推其他，編中所記雖無虛構，但可稱為小說家言，尚不足以云稗史。因稗史雖非出於廟堂，終不至毫無影響耳。

佛光圓滿常照國師年表塔銘一冊（昭和九年日本石印本）

元揭傒斯撰。傒斯字曼碩，富州人，早有文名，大德間程鉅夫盧摯薦於朝，三入翰林。元統初累陞侍講學士，知經筵，與修經世大典及遼金宋三史，卒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有文安集行世。按佛光禪師，別號無學，和尚明州慶元府鄞縣人，俗姓許，父名伯濟，為積纓裔，陳氏嘗夢一僧抱嬰兒來，遂有娠，將產，夜見白衣女子登其牀，指腹曰此兒佳男子，善保勿棄，及誕白光耀室，蓋宋理宗之寶慶二年也。年十三喪父，禮

淨慈北磵禪師為師，年十四上徑山，年二十三下靈隱，年二十六再上徑山，年二十七歸靈隱，年五十八避兵雁山能寺，年五十一宋亡，師有臨劍頌，年五十一至天童依環溪一和尚，居第一座，掛牌演法，年五十四日本有賢大夫曰平將軍者遣使來迓，慨然赴之。至日本，平將軍西下，備國郊迎入主建長寺，平將軍躬執弟子禮，越五年，平將軍建寺曰圓覺，延師主之，一據講席，群鹿咸集，因號其山曰瑞鹿之山。元至正二十三年，庭前桂橘忽夏枯，師曰吾將逝矣。九月三日手書別諸方，至夕舉偈，竟端坐而逝，葬其骨建長之後山，壽六十有一，沒四十有一年，其徒慧廣至江右得翰林揭公以銘其藏。揭公之文渟深雅健，簡而切，要麗而不浮，除揭公塔銘外，尚有明用潛狀之靈石狀，此篇以揭公之塔銘為綱，二狀亦皆插入，較塔銘低一格，若為塔銘作注然，蓋為日福山建長興國禪寺比丘法顯所集也。

蓮宗寶鑑十卷 清李刊本

元釋普度撰。普度亦名普渡，江州廬山東林禪寺蓮宗善法堂主僧，爲淨土宗大師。嘗見稱蓮宗者，未諳念佛旨趣，棄本逐末，懷寶迷邦，背真向僞，從事者紛若牛毛，具正見者尠若麟角。致令上慢之徒，輕忽佛道，不思淨土一門乃出輪迴之捷徑。於是翹心淨土，探賾先宗，編集要言，名曰蓮宗寶鑑，釐爲十卷。一曰念佛正因，分十四章；二曰念佛正教，分十九章；三曰念佛正宗，分八章；四曰念佛正派，分二十二章；五曰念

佛正信，分六章；六曰念佛正行，分十四章；七曰念佛正願，分七章；八曰念佛往生正訣，分十二章；九曰念佛正報，分五章；十曰念佛正論，分二十五章。所謂念佛正因者，謂爲入室必由之户也。正教者，乃示念佛法門漸偏頓圓，使進修者隨根器而歸乎圣道也。正宗者，示念佛三昧正心之理，俾修習之士明其宗而達而本也。正派者，明佛祖暨諸宗師得道之本末，欲令後學知有其自也。正信、正行、正願者，言信正法，修正行，發正誓，而求生西方也。往生正訣者，示臨終生淨土之路也。正報者，明修行所得淨土依正之功德莊嚴也。正論者，蓋引諸佛誠言，破摩邪異見，欲令改不善而從善也。舉凡修淨業者，披閱是集，洞明佛祖旨趣，弘揚斯道，垂之無窮，其功詎可比量哉。卷首有錢士升序暨普度自序；卷末附明州天童長老東岩和、廬山白蓮宗主悦堂和尚、西峯及菴和尚、信公長老、大慶壽寺都總統西雲和尚、饒州薦福長老月磵和尚、姑蘇幻住禪庵中峯和尚、荆本普賢接待院院不會禪師、天峯祐禪師、翰林承旨張疇齋、廬山無住

道人等跋語，總名之曰名德題跋。

太上感應靈篇圖說一卷附錄一卷（武林往哲遺著本）

元陳堅撰。堅字君實，錢塘人。考太上感應篇一卷，載之宋藝文志及道藏中，多與抱朴子語相合。世多以為道家文字，非儒者所尚，又以其言不能常接於心目，以致來之高閣，無人過問。錢塘陳氏以其書懲惡勸善，雖設教與儒不同，而所以使民向善背惡之理，未始稍異。且其立言，往往與經史脗合。於是博考經傳，參合周、漢，附注句下，區別其類，為二十六門，纂集成圖，名曰太上感應靈篇圖說。其二十六門，曰勉孝敬慈愛，曰勉周急扶危，曰謙慎廉讓，曰勉行己正直，曰勉好德樂善，曰戒干犯在上，曰戒不敬天地，曰戒褻瀆鬼神，曰戒喜怒非時，曰戒蠹政害民，曰戒殘狠不仁，曰戒苟求名利，曰戒損人益己，曰戒損害物命，曰戒妬賢嫉能，曰戒威力加人，曰戒忘恩背義，曰戒好惡乖宜，曰戒毀謗譏譖，曰戒非禮，曰戒弗能克己，曰戒齊家無方，曰戒不自慎節，曰戒性行邪僻，曰戒婦人女子。按曰二十六門，而右舉僅二十五門者，以戒威力加人門下列九條，多有脫畧，應標門類之所

注以下缺二字耳。考此碑初無刻本，至正壬辰，君實嗣從仁等模以上石。光緒二十三年，丁丙跋稱，據湖山堂潛氏臨安志，石在杭城南新路第二橋，咸淳二年，洪安撫壽買地創建碑，正書，凡十六行，行字不等，篆額橫列六字，高七尺六寸，廣二尺九寸，不知何時從杭郡庠光堯經之次，雖阮文達摘刊其文於兩浙金石志，而碑久塵封，書非專刻，讀者慊焉。謹為依寫付之棗棃云云。丁氏是跋於此書原委述之極悉，故備錄之。其附錄所載，蓋明錢塘胡德甫文煥格致叢書中之感應紀述靈驗一文之全篇也。

山陵雜記 說郛本

元楊奐撰。奐乾州奉天人，字奐然，又名知章。幼喪母，哀毀如成人。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教授，學者稱為紫陽先生。耶律楚材薦為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老，卒，謚文憲。詩文光明俊偉，有中原文獻之遺風，著有還山集。其山陵雜記，皆記古人葬事之遺聞，若顓頊葬於漢水，出鮒魚之山，帝嚳葬於狄山，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山，齊桓公葬於臨淄縣南之牛山等，則為記古人葬之處所者；若云穆天子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大匠御棺，日月之旂，七星之文，鐘鼓以葬；始皇墳周迴七百步，下周三泉，刻玉石為松栢，以明月珠為日月，為記古葬法之奢侈者；若云漢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漢明帝葬洛南，不藏珠玉，不造廟，不起山陵，為記聖君之不事厚葬者；若云光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為記古之帝王，多使後人不知其所葬也；若云越王允常墓在木客山，句踐欲移之，冢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能近，句踐乃止；東平王冢在東平，冢上松栢皆西靡，蓋由於王之思歸京師；漢末關中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猶有活者，殆記葬所之奇異也。綜其所載，異事甚多，第不免時有齊東野語耳。

佩楚軒客談 說郛本

元戚輔之撰。輔之居里事蹟無考。其佩楚軒客談，皆掇掌故考證之作，絕無怪異之語。編中之關金石者，若云謝堂節使有石刻千卷，號為金石友。丰金銅虎漢兵制也。皆刻篆云某虎發兵符，腹上皆戊癸字，是也。其關書畫者，若云木濱張思聰撫古帖，自名鳳墅鍘身。攜李天聖寺有唐宣宗畫跡御題羅漢本。趙子固謂江堯章為書家中韓未老，與時書自擬非顛，世謂之辨顛帖是也。其關於文學者，若云趙學士子昂

論作詩用虛字殊不佳。又云歌曲八字一拍，當云樂節，非句也。天樂不同拍版，以鼓為節，當對云與鼓同猶佳，是也。載續曲洧舊聞酒名曰玉井秋香、鄭林秋露、黃嬌、芳綠春、翁仲雲清、無底金盤露、桃花雨、銀光露、雲桂子香、孟氏在。又載蜀時製十樣錦名曰長安竹、天下樂、雕團、宜男、寶界地、方勝、獅團、象眼、八答韻、鐵梗襄荷等，則與古代社會狀況皆有攸關。總之，此編一字一句盡足裨益學術，故雖少許，殊勝人多多許也。

虛谷閒抄一卷 說郛本

元方回撰。回歙人，字萬里，號虛谷。宋景定進士，累官知嚴州。入元，為建德路總管。回初媚賈似道，似道敗，又先劾之。及守嚴州，舉城迎降於元，不齒清議。晚乃倡講道學，有桐江集、續古今考、瀛奎律髓、文選顏鮑謝詩評。其虛谷閒抄一卷，皆記趣聞異事，共約二十則，多可補史傳所不及者。如記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晚年預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勑修書也，語其妻曰：吾今修

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曰：君於仕宦，[illegible]何異鮎魚上竹竿耶。云云，可稱確對，極饒興趣。又記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云云。考此雖背情理，然有人名可指，或非子虛。惟其所記凡有涉及地名者，取其所指地名之方志證之，率無其事。若所記清源人陳襄隱居別業，見一婦天騎虎自窗下過，其鄉人言村中恒有此怪，謂之鬼虎；與夫池州進士鄒閬遇金蠶事，

清源縣志、池州府志、皆不載、此篇名曰廬谷閒抄、而又不注抄自何書、致究竟是否悉有依據、抑皆錄自諸傳、殊有疑問、其注出典者僅海市一則、內言有人掘井數丈、不見水、忽聞下有車馬人物喧鬨之聲、乃見諸酉陽雜俎、此外則皆無出典之注明矣、

備忘小抄 說郛本

後蜀文谷撰、谷溫江人、篤學博聞、以詞章顯於世、事後主累官山南道節度判官、按其所撰備忘小抄、雜抄子史一千餘事、今說郛所錄、僅寥寥十餘事、蓋原書久已散失、而說郛又為摘錄也、其所錄如按廣志云、黃金方寸為金、又云一斤即一金也、四兩為一斤、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人惟言乙夜子夜也、毛詩報之以瓊玖、玖黑色玉、蔡邕能飲一石、人名之曰醉龍、王愷作紫絲布障四十里、石崇乃作錦布障五十里敵之、黃慈子曰河候伏臘、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冬至後祀百神曰臘、琵琶碧珠也、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瑣屑破碎、毫無義理、其餘則類皆如此、是說郛所收、固非足本、然舍此他求、不惟無單行較多之本、即各叢書中、亦皆未行收錄、故此一鱗半爪、所關雖多、但究尚可賴以畧窺文氏遺蹟也、

艅艎日疏 說郛本

元凌準撰。準里居事蹟無考。按唐亦有凌準者，字宗一，富陽人，有史學，累官翰林學士，坐王叔文黨，貶連州司馬，著有六經解圍、後漢春秋等書，考此艅艎日疏所記有預借元宵一則，言宣和五年，令都城自臘月初一日放鼇山燈，至次年正月十五日夜，謂之預賞元宵，徽宗至日出觀之，時有謔詞，末句云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恐後月陰晴未保云云，蓋宋朝遺事。故此凌準為元人，當無可疑。易以其事蹟無考，遂與唐之凌準混為一人也。編中所記，一曰置閏，二曰預借元宵，三曰書後謹空，四曰鼓鑄橫材，五曰陸氏一庄，荒七曰盧杞遇仙，八曰麒脯，其置閏一則言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以十月為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歲餘，終為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祖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見寅為歲首，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抑自此始置閏云云。按置閏之始，漢書律歷志未言及之，此則所考頗具卓見，第未審是否凌氏所自發現，抑前人已有是說，凌氏特轉錄之以備遺忘，其他亦同。稽其所記，皆先朝遺聞。艅艎，舟名。抱朴子云：艅艎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或作餘皇。左傳云：獲其乘舟餘皇是也。此書以艅艎名者，蓋藉涉川之良器為紀事良器之義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鄭氏規範一卷 學海類編本

元鄭太和撰。太和字順卿，一字文融，浦陽人。世旌義門鄭氏。嘗輯宋以來諸家題贈詩賦及碑志序記題跋之類為表揚義門而作者，共為一編，曰麟溪集。先生世居浦陽縣東二十五里，鄉名感德，里曰仁義。其遠祖沖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元末，同居已十世，歷二百六十餘年，守詩書禮樂之教弗墜，宋史載孝義傳中。此鄭氏規範一卷，署曰元浦江鄭太和文融著，共規範一百六十八則，皆祀先敬長立身持家處世之要道，校諸顏氏家訓、朱子家訓，尤為詳贍，不特可為鄭氏法，實一厚人倫美教化之益世良書也。卷首有洪武十一年宋濂序，考諸序文與書名及著者皆有未合。宋序稱鄭氏持守之規，前錄五十八則，六世孫龍灣稅課提領太和所建；後錄七十則，續錄九十二則，七世孫青健府君欽、浙江行省都事鉉所補，皆已勒石鋟梓。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為三規，閱世頗久，其中當有隨時變通者，乃率諸弟泳、渙、渙等白於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於一，閱諸父之訓當行而未登載者，因增入之，總為一百六十八則，釐為三卷，通名曰鄭氏旌義編云云。按宋序，太和所著者僅五十八則，嗣後屢經續錄，至八世孫濤[illegible]所錄，始損益為一百六十八則。今編中則數與濤等所錄適合，較文和原著則數超三分之二，其非太和所著，而為濤等所增，已無疑義。而卷首仍署曰太和著，殊有未允。如謂鄭氏以孝義傳家，先世原書名不敢滑，而於太和名後，亦應加署某某增補字樣，方稱允合。且濤等所錄釐為三卷，名曰鄭氏旌義編，今則合為一卷，仍名鄭氏規範，亦殊未當。大抵此本所宗為世之傳抄本，未分卷本，書名著者，抄時皆未深考，就習知所妄加耳。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一卷 學海類編本

元程端禮撰端禮字敬叔慶元人年十五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從史蒙卿游傳朱熹明體達用之指官衢州路教授有畏齋集讀書分年日程等書先生平生日篤守朱子所云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之言因會萃朱子之訓節其要義定為讀書法為江東書院講義共分為六條一曰循序漸進二曰熟讀精思三曰虛心涵泳四曰切己體察五曰著緊用力六曰居敬持志所謂循序漸進者言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及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熟讀精思者言讀書必須成誦始能一一認得虛心涵泳者言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一字是一字切己體察者言入道之門必將己身入道理中去與己為一體著緊用力者言為學要剛毅果決發憤忘食居敬持志者言無事時敬以自持心自不放講義中將此六條反覆申述不遺餘力末言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即約禮之事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如朱子復生身登其門世之讀書其怠忽間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所得者蓋讀之不知其法之故考其全篇殆皆由朱子之白鹿學規而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禮敘錄一卷　說郛本

元吳澄撰。按元有吳澄，字幼清，崇仁人，著有儀禮逸經傳、禮記纂言。此敘錄有涉及儀禮逸經者，與澄實為一人。編中首為關於儀禮者，大旨以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朱子補其遺闕，而未成書。吳氏乃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敘。其文一仍朱子之舊，附於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不問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以戴氏

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編纂之法，條而不紊。其中於儀禮之逸經八篇、傳十篇，皆吳氏所纂者。關於周官者，惟敘周官一書之源流，無甚可紀。至小戴記三十六篇、大戴記三十四篇，皆吳氏所序次。敘稱朱子與呂東萊商訂三禮，欲取戴記中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為記。而朱子不及為，惟其大綱存於文集中。吳氏因取其義修而成之。此小戴記三十六篇序次之涯略也。吳氏於大戴記云：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多闕而不全，其原因蓋由於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蓋小戴為菁華，大戴乃其查滓，爾然吳氏以其多有精語，不可棄遺，爰將其已入儀禮逸經及與小戴記之重復者不錄外，就其所餘，序次為三十四篇。若吳氏者，可稱善承朱子之志而為戴氏之忠臣矣。

三墳書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首曰陶宗儀訂、三墳者一曰山墳、二曰地墳、三曰形墳、編中載山墳即連山易、出於天皇伏羲氏、其大綱曰崇山君伏山臣、列山民、兼山物、潛山陰、連山陽、藏山兵、疊山象、地墳即歸藏易、出於人皇神農氏、其大綱曰天氣歸、地氣藏、木氣生、風氣動、火氣長、水氣育、山氣止、金氣殺、形墳即乾坤易、出於地皇軒轅氏、其大綱為乾形天、坤形地、陽形日、陰形月、土形山、水形川、雨形雲、風形氣、按三墳書久已不傳、惟其名見於左傳、及尚書序、即左傳所謂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尚書序所謂伏羲神農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是也、此外古籍絕少言及三墳者、至三墳書之內容何似、說亦各異、據左傳疏引張平子說、以三墳為三禮、禮為大防、而墳即大防之義、三禮謂天地人之禮也、據馬融說三墳為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以上二說、彼此互異、是三墳究為何書、至漢已難考見、則此書之出於偽撰、盡人可知、且三易之名見於周禮、曰連山、歸藏、周易、謂之三易、攷連山為夏易、以艮為首、歸藏為商易、以坤為首、周易迄今尚存、以乾為首、與三墳各為一事、此以三墳三易渾為一談、陋妄實甚、陶氏宗儀不加闢斥、且從訂正之、殊屬非是、爰揭是書之謬妄於此、

天南行記一卷　說郛本

元徐明善撰。明善，[illegible]人，字志友，號芳谷。以薦入官，歷江浙湖廣提學，提舉黃溍於槀巷中識鑑，為當時所稱。與弟嘉善俱以理學名，時稱二徐。有芳谷集行世。其天南行記一卷，為至元二十五年遣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劉庭直、禮部侍郎李思衍暨兵部郎中萬奴、同唐兀歹、哈散齎書詔等宣撫安南國世子陳日烜，李思衍呈請都堂以明善輔行，而明善為此役所作之記也。記中敘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出都，二十六年二月至其國。編中記安南世子迎使者之儀注甚詳，其概況為二十八日至其國，世子之弟遣上香致敬，問聖躬起居；次日世子與使者相見，驛後有重屋，世子先啟中扃，延使者立揖，問聖躬；次日具旗幟、黃傘、鼓吹迎詔書入王城；十三日使者押方物北歸，七月至京。編又備載安南世子所上表文暨元世祖致安南世子詔，於此役原委言之極詳。蓋自至元之二十三年安南世子陳日烜出師寇邊，二十四年元水陸進伐，次年其世子陳日烜上表請罪，故世祖遣使安撫之。惟明善所傳述途中所遇景物及安南之城郭、風俗，皆無一字之記載，是其書名為天南行記，實則為安撫安南之紀事本末也。又備來紀安南貢獻方物之名稱極夥，讀之可知其時社會狀況之一斑。按元有兩至元，一為元世祖，一為元順帝，且書中亦未明書為某帝。至所以知其為世祖時事者，以順帝之至元僅六年為止，其時中國羣雄張士誠等之相繼起兵，元已無暇顧及安南矣。

邊堠紀行一卷　說郛本

元張德輝撰。德輝，交城人，字輝卿。世祖時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最。至元中參議中書省事，擢侍御史，辭不[illegible]，請老歸。德輝博學有經濟才，毅然不可犯，望而知為端人。與元裕、李治遊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此編為歲次丁未先生北赴漠北時所作。編中未述此行原因。按元李第一丁未為成宗大德十一年，先生在世祖時已請老，則此行自為私人遊歷，非宣撫也。其行程為自燕都北過雙塔，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西行經懷來，至宣德州，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山，得勝柁胡嶺，嶺下有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每驛皆以主者之名名之。東北行過撫州，入昌州，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焉，南戰戍者所居。更北即入沙陀，凡[illegible]、沙陀無塊石寸壤，遠望若岡陵，至則皆積沙也。出沙陀後西北行，過驢駒河，夾岸多叢柳，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河之北有大山曰窟山，山之西南有河曰渾圮，遵河而西，有契丹所築城，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居人多事耕稼。城四望百里外皆有山。由城至和林川，西北行，經石堠，由石堠至忽[illegible]蘭赤斤，而達于契丹之王庭。編中敘述各處形勢、景物，皆極詳盡，惟于國事絕不涉及，與徐某明之天南行記，惟敘宣撫事宜，絕不言及其他見聞者，適相反焉。

汴故宮記 說郛本

元楊奐撰、奐乾州奉天人、字煥然、又名知章、晉奐毋、哀毀成人、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教授、學者稱為紫陽先生、耶律楚材薦為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老、卒謚文憲、詩文光明俊偉、有中原文憲之遺、著有還山集、其汴故宮記為己亥三月、從部至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先生懼後世無考、爰為纂其大概、編中述汴故宮之名稱部位極為清晰、其重要名稱為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北曰丹鳳、御路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有待漏院、鼓院之西有都堂、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次曰龍德殿、再次曰仁安殿、仁安殿東則內侍局、西則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蓋正寢也、純和之西曰雪香亭、亭北后妃位也、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殿之名稱甚繁、不可枚舉、殿外有院局司庫等名、院有儀韶院、宣徽院、御藥院、諫院、檢院諸稱、局有尚食局、尚衣局、儀鸞局、尚輦局、司有點檢司、拱衛司、震肅衛司、中衛司、庫有內藏庫、右藏庫、此外宮苑之名、尤難勝數、最能引人興趣者、以一代皇宮建置之後、雖而此書所述歷歷如繪、潛心讀之、直同目覩、惜當時未[illegible]製圖附於編後、為可憾耳、趙宋鼎革迄今[illegible]七百餘載[illegible]宮室遺蹟、除有俗稱之龍亭及潘陽二湖外、已無可考、茲得此編、尚能逆揣其模範、實究心中州文獻者必讀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高麗紀一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元人佚名撰。清文廷式輯。廷式字芸閣，號道希，自號純常子。光緒進士，授編修，德宗超擢侍讀學士，以新黨變法被職。戊戌後流徙江湖以死。文詞超拔，著述甚富。此元高麗紀一卷，為紀元征高麗事，大旨為元太祖十三年，兵至高麗，其王降，通使歲貢。十九年盜殺使者。太宗三年討之，王㬚又降，元設官監之，而班師。明年，盡殺元所置官以叛。太宗遣問罪，連拔其城。㬚遣使奉表，元徵之不至。定宗、憲宗時伐之不已。世祖中統元年，王倎歸款。嗣後又屢服屢叛。至其王植使世子入侍，頒賞貢獻，歲無已時。書中紀軍旅之事，極為詳備。原載元經世大典中征伐類，為遺元史從永樂大典卷四千四百四十六鈔出。中有以元史外夷傳補者，亦出先生之手。其補處皆用小字以別之。其功尤有足稱。卷尾有丁巳三月海寧王國維先生跋，稱文氏鈔出後藏膠州柯鳳蓀京卿所。京卿修元史畢，以此寄上虞羅叔言參軍。參軍復寄余。案元史高麗傳亦據此作，而簡略甚。元文類亦僅載叙錄一篇。今永樂大典已佚，此卷已成孤本，亟刊行之，以與大元海運馬政二記並行焉云云。是王氏不惟刊之行世，且以之與元史詳校，有功於文氏，亦有功於史献也。

藝圃折中一卷 說郛本

元鄭厚撰。劉居事蹟無考。按宋有鄭厚者，莆田人，字景韋，博學工詩詞，尤長於易。紹興中以詞賦中南省第一，官至昭信軍節度推官，學者稱溪東先生，有湘鄉文集。未審此編是否即宋之鄭厚所撰，亦或說郛誤宋為元耳。此書目錄：一曰論君臣，二曰湯武，三曰伊周，四曰孟子，五亦曰孟子，六曰揚雄，七曰古今未嘗無小人，八曰神，九曰鬚眉髮，十曰評詩，十一曰無聲樂，十二曰王介甫。逐篇皆論人之作，然多拾人牙慧，無甚奇特。各篇大旨，不外湯武非聖君，伊周非純臣，孟子非賢人，揚雄非君子之類。其論湯武，為成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夷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此湯武之罪也。其論伊周，為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以自解。此伊尹周公之罪也。其論孟子，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三宿出晝，於予心以為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孟軻之罪也。其論揚雄，為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此揚雄之罪也。所述盡人皆能知之，毫無獨創獲見。此外諸篇亦皆以論為主，且皆極力詆斥，絕少褒許可者。大抵作者或為憤世嫉俗之流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承華事畧補圖六卷 清石印本

元王惲原撰、清徐郙、李文田、吳樹梅、陸寶忠、張百熙、王懿榮奉敕校並繪圖。卷首有事畧目錄、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明分、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審官、共二十目。次為徐郙等進呈表、次為徐郙等所擬提要、更次為王惲原序、編中為事、皆先圖後說、釐為六卷。至此書繪圖始末、據徐郙等進呈表稱、臣郙等於本年七月初二日、奉到懋勤殿發下承華事畧鈔本一冊、硃諭著南書房翰林每段繹其義為圖、繕清呈覽云云。然究是否徐等所繪、惜未明言。按徐郙等所擬提要稱、承華事畧補圖六卷、元王惲撰。惲元史有傳。所著秋澗大全集一百卷、已見乾隆朝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此書在大全集中為二卷、又總目卷八十九、史評類存目、一著錄此書為一卷、提要云已載所著秋澗集中、此後人鈔出別出之本。進書啟稱二十篇、釐為六卷。今止一卷、亦後所合併也。臣等謹按原序、因稱凡二十篇、釐為六卷、篇有圖、後有說、故為六卷。入大全集內時、無復圖畫、已併為二卷。至存目所稱併為一卷、不知何時摘錄、遂使原書卷第、幾不可尋。此即徐郙等所作提要中之要旨也。就此提要所言之、四庫中所載無論大全本、史評存目本、皆為有說無圖、蓋大全本之無圖、徐氏等已明默之。史評存目本為自大全中所錄出、其無圖自不待言。而徐氏等於王氏原圖不究何時佚失、而於卷數合併反覆討論、未免急其所緩焉。

養蒙大訓一卷 碧琳琅館叢書本

元熊大年編。大年豫章人。嘗恨世俗童蒙養正之訓不明、下學廢講、而躐上達、正路弗由、而指引旁蹊、以致新學小子、斲喪其良知良能、及長則不溺於空虛、必流於襍學、爰考先儒所作詩歌、自三言四言正言七言、凡韻語之宣宮商而諧律呂、使人讀之躍然興起者、輯為一編、題曰養蒙大訓、其目錄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為總綱、三言子目曰經學啟蒙、四言子目曰初學經訓、伊洛精義、性理字訓、啟蒙明訓、敘古

千文、五言子目曰小學禮詩、訓蒙理詩、七言子目曰訓蒙絕句、刊誤孝經、其所採諸儒、為二程、楊龜山、朱晦庵、胡致堂、陳北谿、彭止堂、王金華、程蒙軒、饒雙峯、饒則軒、諸先生、若經學啟蒙、務學經訓、皆北谿先生集經書中語、伊洛精義、為金華先生輯伊洛諸大儒訓釋經書中精義要言、性理字訓、為雙峯先生輯經書中諸儒訓釋、分造化、性情、學力、善惡、成德、治道、六篇、啟蒙明訓、為蒙軒先生取有國有家者訓義、著為一篇、以廣學者之知識、敘古千文、為致堂先生敘天地人物之初、與夫歷代君臣治亂得失、使童蒙早聞經學史學之原委、小學禮詩、為北谿先生纂集經傳子史中事親事師長男女襍儀等語、訓蒙理詩、為雙峯先生詠天地日月四時八節人物人倫之作、訓蒙絕句為文公咏天地陰陽造化仁義道德、性命、及聖傳心之旨、刊誤孝經、為文公分經傳正舛譌、俾學者得見聖言全體大義之舊、此書可稱集古賢養蒙之大成、有補於世教、非為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黃氏筆記一卷　訊鈔本

元黃溍撰。溍里居事蹟無考。其黃氏筆記一卷，皆記古人之軼聞軼事。計有許由事考證、繆姓辨證、漢之官制、千字文篇首勅字考、米元所用圖記考證、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龔頭正續釋、遺洒字、桀字考釋等。其書頗爛考證，如云漢有兩韓信，同為高祖時；兩張禹，俱明經；兩經房，俱治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按此類記載，雖非浩徵博引，無甚奇特，然讀書習而不察者，每多忽之。使黃氏不言，極鮮能知之者。惜黃氏第云皆有二人，而不舉例以資證明，終感未能盡愜讀者之心。此外各則皆徵引浩富，深合考證之體例。如所考千字文篇首勅，周興嗣之勅字，稱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為勅，當是誤以梁字為勅字也。程參之考古編力辯其非，引南史賈希鏡傳、勅注，郭子既以帝命為勅，而興嗣傳云勅制寺碑，尤可為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攻，宣秉傳勅賜尚書祿，董宣傳勅彊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為勅，自漢已然，不止第可證之南史耳。云云。按其所考，雖不以程氏考古編為非，而實在程氏之上。至於許由事考證、繆姓辨證、釋桀諸則，考證尤稱詳盡。且黃氏不惟嫺於考證，於詩詞天文，亦頗究研。觀夫編中所記詩之用字，暨末則所述南斗北斗，可以知矣。

澄懷錄一卷 說郛本

元袁桷撰。桷鄞人，字伯長，舉茂才異等，為麗澤書院山長，薦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作北郊議，禮官服其博，累遷翰林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桷熟於前代典故，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卒謚文清，有易春秋說、延祐四明志、清容居士集，下二種四庫皆著錄。其澄懷錄一卷，輯記軼聞瑣事，每其所記約六十餘則，以關於文事者及記花鳥茶酒者為多。其間於文事者，如云河間獻王從民間得書，必好寫與之，留其真本；揚子撰法言，蜀人富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聽；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人言新事即錄其事與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其間於花鳥者，如云老圃種記墨菊，其色如墨，用其汁以書字；衛濟川養六鶴能識字，濟川檢書，呼使鶴啄取之，無差。此特舉例以見其凡，其間於茶酒者亦多類此。總之所記無論是何事物，要皆一以文事為主，觀齊東野語綴為叢語，其間即此已可見知撰者之識趣高雅，不踰尋常蹊徑矣。

浩然齋視聽抄 說郛本

元周密撰。密字公謹，號草窗，又號蕭齋，先世濟南人，以流寓吳興弁山，又號弁陽嘯翁，宋淳祐中官義烏令，宋亡不仕，自號泗水潛夫，有蠟屐集、蘋洲漁笛譜、癸辛雜識、齊東野語、武林舊事、雲烟過眼錄、澄懷錄、絕妙好詞等書行世。其浩然齋視聽抄，所記皆瑣屑掌故，名曰視聽抄者，就其所見聞而筆之也。編中關於天時者甚多，其最奇異者言雪多作於戊己日，嘗考戊子十二月八日己未雪，十日己巳雪，二十七日戊寅雪，大率丙丁戊子皆雪日，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雨，或遇亢壁二宿值日，則可免，餘宿不可免，云云。按此事乃其年適逢其會，決不可視為定例，蓋每十日必兩逢戊己，其恰逢亢壁二宿值日者甚少，若以此兩日天必雨雪，則每十日之中必雨雪兩次，復何有天旱災祲乎。編中又云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其言亦極可哂，按每十二日一亥，每月三十日，一年之中月逢三亥必居其半，故正月逢三亥者其機極多，大抵五年之間至少必有兩正月恰逢三亥，如正月

逢三亥、而湖田變成海之言、果有應驗、則閒年必一
遭水災矣。雖至愚亦難信也。總之是編多屬齊東
野語、未足置信。若謂所聞如是、故如是記之、然亦應
加以解釋、使讀者知為姑妄言之耳。此外所載類多
似此。第有時涉及格言與史事、亦不無間有可取處。

雪舟脞語　說郛本

元王仲暉撰。仲暉里居事蹟無考。其雪舟脞語、所記
多關於宋徽欽二帝北狩之事、於文文山極為推崇。
大抵其人或為宋之遺民也。內有一則言婢之婢世
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
書。故高宗謂米字為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
又出其門、是謂重臺云云。覩其以非道進身之語、雖不
必為宋之遺民、其憤世之流亞、似無可疑耳。徽欽
北狩、當時紀其事者有泣血錄、天曹錄、靖康野史、
朝野僉言、趙子砥石、北歸錄、曹勛狩錄、王若冲北狩
錄、天曹錄、靖康小史、痛定錄、嘗膽窮憤錄等書、積
之使人涕泗沱然。按以上各書、今多不傳、茲獲此
編、錯無從考見原書、然亦留心其時藝文者所樂聞也。編
中錄有徽宗詩詞數首、如云杳杳神宗路八千、宗祊
隔越幾經年、哀殘病渴那能久、茹苦窮荒敢怨天、是
也。據云道君喜為篇章、北狩時以傷時感事、形於歌
詠者凡百餘首、以二逆告變、并棄炎火、所傳於灰燼
之餘者僅此編所錄數篇而已、彌足珍焉。編中此外

所記瑣事亦皆闕於宋之軼聞者。

折疑論二卷 上海孫氏影印元刊本

元釋子成撰，并注。子成字彥美，號妙明，元世祖至元中敕封講經律論傳大乘戒賜紫潤國大師。其書篇目上卷曰叙問、聖生、問佛、喻舉、宗師、通相、論孝、拒毀、評儀、舉問、總頌，末附續增補折疑論詩十二首。卷下曰解域、釋訪、辨惑、殊見、隨疑、優劣、先知、尊釋、言符、會名、總頌，末附續增補折疑論詩十首及音釋一頁。編中立論俱設為問答，反覆辯論，體仿唐釋辨甄正諸論。其文章爾雅，庶老柳儒務伸彼旨，亦絕相彷彿，而旁

引曲證，理論明暢，開示來學，使易啟信。論中遇有典故及佛法名詞，或文理稍深之所，皆自行註明。是以其書尤為學子所重視。卷端有至元己卯足菴及辛卯句吳非衣道人二序，標題下有福慧雙修圓印，及許恒助刊方印。卷尾又有古吳非衣道人徐正和敬書一行。非衣道人序已脫落不完。足菴序稱遊方過磁陽，有以妙明折疑論來示，予讀之，覺非精明[illegible]教乘深通儒雅者莫之能為。惟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恨不見其真。迨至元丙寅，得妙明親筆的稿，乃為刊布

云云。卷末有上海孫鏘跋，於此書板本考之極詳。其跋云：明代翻刻多至五本，日本明治間東京弘教書院僧徒印行藏經，亦收入護教部。若自註原書則絕少流傳。此本剞劂至精，頗類世稱四絕本之茅山志。以此攷核他本，多有違失原意之處，尤見此本之可貴。惟後附續增補析疑論詩及音釋，寫刻迥不逮前，當出後人剜補。孫氏鑑別可稱精微，故附錄之。

從容錄上下二卷 明萬曆丁未刊本

元釋行秀評唱，元釋離知錄。此書字曰題從容錄，卷端題曰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從書口以其簡也。編中目錄，曰世尊陞座、百丈野狐、南泉斬猫、臺山婆子、雲門兩病、地藏種田、臨際瞎驢、廓侍過茶、仰山插鍬、麻谷振錫、法眼毫釐、趙州狗子、雲門須彌、地藏親切、雲巖掃地、嵒頭拜喝、魯祖面壁、雪峰看蛇、鹽官犀扇、仰山指雪、法眼指簾、護三懷、風穴鐵牛、大隋劫火、雲門露柱、仰山心境。考此書為萬松老人行秀評唱天童覺和尚之頌古百則，名從容者，萬松老人所住燕京報國寺內之庵號也。按天童之在佛教，猶孔門之有游夏，其頌古百則，猶詩壇之有李杜，片言隻字皆自佛祖淵源流出，號稱絕唱。萬松評唱闡發後學，序天童之頌，片言隻字皆有指歸，足為後世之模楷。卷首有萬松寄湛然居士書，稱萬松述而不作，非臆斷也。竊比佛果碧巖集，則篇篇皆有示衆為備；竊比圓通覺海錄，則句句未嘗支離為完。至於著語出眼，筆削之際，亦臨機不讓云云。

堪為是編之體例。卷首又有移刺楚才序。稱佛祖諸師。理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嗅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體妙的腳根。向去若要腳根點地。鼻孔撩天。却須向這葛藤裏穿過始得云云。蓋墨不多而對諸師之功用賅括無餘。至湛然居士。則為勸萬松成此編者也。

獨峰和尚禪要一卷 民五北平圖書館影刊本

元釋獨峰撰。其書綱目。曰秀州山竹秀池庵示眾普說。四川省大明寺結夏示眾普說。安西省金州鳳凰山禪林寺發露懺悔開法示眾普說。安西省太平峪棒日寺示眾普說。大都南城海寶寺解夏示眾普說其普說要旨為捨愛出家。必須早覺無常學道。別無奇特。只要究明自己生死。若能明得自己生死。無常到來必要如何脫却生死。既然脫得生死。要明自己真心本性。必竟向那裏安身立命。如是三着。仔細參

詳。即無失悮。又言若真直下工夫。可提萬法歸一。惟所講歸一大義。文意皆極粗陋。大抵皆為俗僧說法。不足語更衆也。卷末附有慧日永明智覺壽禪師垂誡無用和尚開示參禪法語。皆無奥義可述。與獨峰所說如出一轍。

檟著記一卷 說郛本

元劉因撰。因容城人，初名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字夢吉，號靜修。天資絕人，才器超邁，幼喪父，事繼母孝。至元中，不忽木以學行薦於朝，擢右贊善大夫，諡文靖。有靜修集、四書集義精要。其檟著記，為言用蓍草為筮之理。編中謂蓍筮有掛扐過揲之別，言自掛揚之奇而十二之，則陽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為少陽。又云掛扐之奇徑一，而揲之奇圍三，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縱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總之不外以陰陽奇偶以占吉凶而已矣。劉氏於朱子、邵子皆有疑辭，惟其書第講空理，於檟著之法實未著明，故其雖自視甚高，實無補於後人之採擇也。

飲食製度集一卷 [illegible]本

元倪瓚撰。瓚無錫人，字元鎮，工詩，善畫，家富，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清閟閣，多藏法書、名畫、秘籍，自號雲林居士。至正初，忽散貲財給親故，扁舟往來震澤間，張士誠累欲鈎致之，逃漁以免。入明不仕，以清白終其身。有清閟閣集。其飲食製度集一卷，內有醬油法、煮麵法、煮蟹法、煮餛飩法、黃雀饅頭法、冷淘麵法、煮蛤蜊法、雪盦菜法、煮麩乾法、製蚶子法、製青蝦法、製香螺法、製江蟶法、製鯽魚法、製田螺法、製燒肉羹肉、膂肉法、製腰肚雙脆、雞脆法、醋筍法、燒蘿蔔法、糟薑法、煮蘑菇法、製鄭公酒法、煮鯉魚法、製蟹鳌法、糟饅頭法、煮豬頭肉法、川豬頭法、製手餅法、製鯽魚肚羹法、蜜釀紅絲粉法、熟灌藕法、製茶法、煎茶法、製黃雀法、製白鹽餅法、燒豬臟法、燒鵝法。蓋先生幼為富家子，晚年雖韜精晦迹，而對於飲食力求精適，是於烹飪調和加意研索，筆之於書，即此已可想見其高風，與清之隨園殆為一流人物。原大飲食者人之所大欲，若何胤之朵頤礎几，以劑瑣取味，固

不足以為訓、而東坡之晚年戒殺、惟茹素蔬、亦非養生之道、是編既不失之慘毒、而蔬菜亦所講求、實食譜中之良者也、惟編中雜有洗硯法一則、惜於與飲食無關矣、

玉溪編事一卷 龍威秘書本

蜀撰人闕、此書無序無跋、惟署蜀撰人闕、至所以為蜀人撰者、大抵因編中書及蜀字、皆曰王蜀耳、按五代十國有二蜀、唐末王建據蜀稱帝、為後唐所滅、史稱前蜀、後唐時孟知祥據蜀稱帝、為宋所滅、史稱後蜀、茲審是編王蜀之外、又有舊蜀之稱、所謂舊蜀、大抵指前蜀而言、以此斷之、作者似為後蜀人、當無可疑、其書極簡畧、僅寥寥五則、一曰仲庭預、二曰劉檀、三曰震旦、四曰參軍、五曰祈泉、所記以志怪為主、如

劉檀一則、載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樹、而謂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內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嗣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賜緋牧下、杜丁憂不行、遂擧劉以代、劉方窮困、一旦衣緋、果徵夢焉云云、他則視此尤奇、蓋為搜神齊諧之流也、陶宗儀說郛亦收有是書、今龍威秘書本即為錄自說郛、且說郛本多古人之風一則、至說郛本既為龍威所據、兼又多載一則、今竟屏說郛而取龍威者、因說郛本所多之古人之風、與首則仲庭預、實為

一人一事、特叙事繁簡少有出入、以寥寥數則之書而不載其重出、是説郛錯居前、實不若龍威後者校訂之精耳、

兩峯懃草 台州叢書乙集本

元陳德永撰、德永字叔夏、號兩峯、黃巖縣人、和靖書院山長、歷官浙江儒學提舉、其兩峯懃草一卷、共詩十數首、一馬節婦盛氏、二至日、三送同知黃巖事林起宗滿歸、二首、三玉雪坡為周伯溫學士作、四登靈峯、五雁蕩吟送泰文學還、六暮春、七定居、八送蕭起宗還涼上、九次韻周學士中子山留題、十送瞿慧夫上青龍鎮學官二首、十一陪泰兼善貢泰甫修禊分韻得癸字、其第十一且為備晨刻台州叢書時、據三台文獻錄所補入者、考康熙黃巖縣志、儒林傳、德永幼歧嶷、從林紘齋、盛聖泉二先生遊、二先生之學實出魯齋王公、王公則源流于朱子者、清江杜本伯穉其文章似歐陽子、尤長於理致、按此編有詩無文、而詩又僅寥寥十數首、大抵全集久已佚失、此特吉光片羽而已矣、

韻畧五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金王文郁撰。文郁事蹟無考。按宋亦有王文郁，新秦人，字周卿，韓琦薦其材，官至冀州觀察使，雖宋金同時，而實非一人。其韻畧五卷，卷一為上平聲字，卷二為下平聲字，卷三為上聲字，卷四為去聲字，卷五為入聲字。其韻亦以東冬江支微分，凡每韻母下皆注曰獨用或同用，如東韻下注曰獨用，冬韻下注曰鍾同用，江韻下注曰獨用，支韻下注曰脂之同用。是每韻所收之字，皆先注明字義，再注用法，如東韻之同字，先注曰齊也、共也、聚也、合也，再注用法曰大同、和同、會同、雷同、彼同、異同是也。一如坊間通行之詩韻然。蓋亦為其時場屋竊取功名之學子而設也。卷首有正大六年己丑河間許古序。按許古字道真，金史有傳，登明昌詞賦進士，拜監察御史。時金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切諫，平生好為詩及書，哀宗時以左司諫致仕。其序稱科舉之設，詩賦取人，自隋唐始，考校取一日之長，點畫之錯，即行黜退，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携新韻見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illegible]又無善本，文郁[illegible]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既詳且當，貴於遠矣云云。以此知文郁為金人，非宋之文郁也。又卷首附有聖朝頒降貢舉三試程式、分毫點畫正誤字、禮部分毫字樣三篇。貢舉三試程式中所舉御名廟諱，亦皆關於金帝者，則文郁為金人益無可疑。且金之取士規則，亦可得賴此而見之矣。

元風雅三十卷 故宮博物院叢印 宛委別藏影本

元蔣易輯編。易字文甫，建陽人。按元風雅一書，有元孫存吾輯本前後集各十二卷，四庫已著錄。此為蔣氏輯本，四庫未收。蔣氏於友人懷友軒中，得觀當代作者之詩，若昌平何得、浦城楊仲宏、臨江范德機、永康胡汲仲、蜀郡虞伯生、東陽柳道傳、臨川何太虛、金華黄晉卿諸稿，覽其典麗有則，可繼盛唐之絕響，自是有意收輯，積十數年之力，得成先編，釐為三十卷。考其所收，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山林閭巷布韋之士，

言之善者，靡所不錄，共得百數十人，而以保定劉靜先生為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末。各人小傳，皆附於所作詩後，然亦間有無小傳者。卷首有自序及黄清老、虞集序。虞序稱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全集尚有可考，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泰山一毫芒耳。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云云，是其所輯，以與蔣氏同時者為多。惟第二十三卷有何中者，蔣為作小傳云：先生六歲記誦九經，稍長以詩名，年四十四，始攜所著書來京師，翰長姚王詩公列薦之，命未下而歸，卒年六十有八。是則十一卷以下諸君子，亦有去世者，虞序實有未允。蔣氏自作佳什，編中間亦收入，然皆雜於所作各家小傳中，如於卷二十許謙傳中稱：乙亥仲冬，易自虎林還，舟次蘭江，望金華，有懷許生詩一首云：泊舟蘭江岸，迷聯金華山。莊山鍾秀多，佳氣長鬱盤。從乾淳來，文獻何班班。至今高蹈人，嘯傲羲皇間。我欲從游，歲暮衣裳單。求道詩無勇，佇立恨長歎。是其例也。此編所載各家，多有無集行世，且為陳衍元詩選中所無者，於元代文獻補闕至鉅耳。

春夢錄一卷　說郛本

元鄭禧撰。禧吳郡人，字熙之，一作禧之。工書善畫山水，學董源，清潤可愛，墨竹禽鳥全法趙孟頫。其春夢錄一卷，蓋錄與城西吳氏女往來詞翰也。爰吳氏女者，生長儒家，才色俱麗，其父早逝，遺命宜以為儒家室，女亦自負不凡。適禧客于洪氏，洪氏與媒嫗欲為禧求之，禧辭已娶，不期媒嫗求禧詩詞達於女，禧戲賦木蘭花慢一闋。一日女和前詞，附媒嫗，自是賡唱迭和。女極慕禧之才，並云雖居二室亦不辭，惟女母不從，禧遂托相知求之。有周氏子懼禧之成事，挾財以媚女母，女母竟以女許周。女發憤成疾，女母大悔，即以定禮返於周，然女病竟無起色，因以書遺禧，臨終並屬其婢以鄭詩詞書翰密藏棺中。女死，禧備極悽愴，遂具錄往來詞翰，並逐篇首尾，皆詳書月日。傳聞人物及傳聞者口述之語言，是以逐篇皆相銜接，雖以詞翰為主，實則固一哀情小說也。篇中詩詞，除禧與女唱和及禧之悼詩外，即禧友人感賦，亦皆收入，其名曰春夢錄者，以其友人子侑敬題句有云春幔珠箔捲東風，又云杏蕊梅花俱一夢，此外諸家題詞亦有春夢二字，如沈君句云不知中道夢中夢，如坐上陽春復春是也。篇中敘事文極悽慘，較之沈復浮生六記不多讓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滎祭酒遺文一卷（別下齋叢書本）

元滎肇撰，清陳鱣校刊。肇，鹽官人，字子興。後世鮮知之者。清嘉慶間海鹽孝廉陳鱣字仲魚，閱邑志有元祭酒滎肇宅在硤石鎮，墓在縣東北，俗稱滎歪頭墓，附載宋濂所作像贊、列傳，無之故，不詳其字。嘉慶十六年得許醇夫編修所撰滎祭酒傳，始知其字子興，及出處生卒。嗣更得其遺文十二篇，乃詳校付梓，以宋贊、許傳冠於編首。文十二篇，目曰論短喪疏，曰牧民論，曰天地無私論，曰論佛，曰原釋，曰論鬼，曰懲貪，曰論奢，曰任人論，曰遠慮論，曰論調停君子小人，曰論朋黨。據許傳，先生通經史百家之言，尤服膺濂洛關閩之學，私淑朱子，以誠意正心為務。父喪畢，應京兆試，宋季賈似道會（當）國，例自署非假道學，方準試，先生遂拂衣而歸，隱紫微山中，勵志潛修，學益醇粹。已而宋亡元興，儒者不見重於世，亦不求聞達。武宗時，備薦於朝，乃補助教，晉祭酒，居官三載，以年老乞休，優游林下十年而歿。殆元季一闡發程朱餘緒之巨儒也。文十二篇，皆指陳剴切，粹然聖賢之言，有裨世教，且覺於今時習俗流弊，深有切中，不啻為對症鍼砭。自先生之卒，以迄嘉慶，五百餘年，兵燹疊經，其間著作流傳，何可勝數，然皆如春花秋葉，隨時殞落，即有存者，頗多浮詞，愧鮮實際。先生此編獨經劫不滅，可見不朽盛業，終垂久遠。並若仲魚之表彰先賢者，世亦不多覯焉。

松巢漫稿三卷 孫幸萱書本

元徐瑞撰、清吏簡編、瑞鄱陽人、字山玉、號松巢、宋末元初人、嘗為鄱邑山長、其松巢漫稿三卷、計卷一五言絶句四十二首、六言絶句十四首、七言絶句一百一十四首、卷二五言近體四十三首、七言近體七十首、卷三五言古風五十九首、七言古風十二首、五言排律三首、賦三首、末附仰山遺稿詩三十六首、蓋其從子殘所作也、按松巢與其鄉吳存相友善、存有樂庵遺稿二卷、內載祭徐松巢文一篇、稱巢君人中之麟、文中之虎、金石聲鏗、雲霧吞吐、萬牛不能回其翰墨之鋒、三峽不能供其清談之璺、發為詩章、用意深苦、雖君之抱負不得展其輪囷、而君之文章終不與草木而同腐云云、雖此文不無過譽、然松巢之為當時作者、確可居之而無愧、四其詩之小序皆極詳盡交友行事、頗易窺見、至有補於史者、亦時有焉、其從子殘字仰山、抱負奇偉、惟生際末叔、不能展其才略、然雖日在流離顛沛中、未嘗輟吟咏、吏簡因松巢漫稿之編、覩其家牒中有仰山詩三十六首、爰附松巢之後、其三十六首、多為避亂詩、若雙燕飛詞、即因村屋烈為灰燼感春燕巢林所作也、他若從軍怨、送人從軍、五有吟、皆極寫離亂之苦、讀之惻然、歐陽子謂詩以窮而後工、其信然也、

存雅堂遺稿十三卷 嘉慶四年補刊本

元方鳳撰。清順治其里人張燧輯。嘉慶四年其裔孫達補刊。鳳浦江人，字韶卿，一字景山，宋時為容州文學，宋亡不仕，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一發於詠歌，音調淒涼，有野服考。四庫全書著錄其存雅堂遺稿五卷，提要稱宋方鳳撰，按鳳雖生於宋，實沒於元，且若顧炎武、黃宗羲等，皆生於明，沒於清，而四庫著錄其述作，皆稱之曰國朝某某著，繩以此例，則鳳仍宜署曰元人為是也。提要又云其門人柳貫輯其遺詩三

百八十篇，釐為九卷，其後散逸，國朝其里人張燧援拾殘剩，裒為此編，凡詩七十三首，文十二首，金華天行紀一篇，附以鳳子樗棲詩十六首，文五首，原本尚有物異考一卷，月泉吟社詩二卷，外篇詩文二卷，並從刪削云云，考此十三卷本，卷一曰五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絕句，卷二曰七言古詩，七言律詩，七言排律，七言絕句，卷三曰書，曰跋，曰記，曰行狀，曰祭文，曰牘，卷四曰絕上，卷五曰絕下，卷六曰物異考，卷七曰盟詩，卷八卷九曰評詩，卷十曰送詩賞劉，卷十一曰四劉，卷十二曰外編詩，卷十三曰外編考，前四卷與四庫著錄本無異，自第五卷以後，多即四庫本之刪削者，然此本卷八卷九之詩，卷十之送詩賞劉，卷十一之四劉，四庫本不惟無之，且提要亦未云刪削，是當時所見本，實無此數卷也，又其裔孫達補刊後序云，更補詠雪詩九首，尤為四庫著錄本之所無，以此本證之，不惟四庫著錄者非全帙，其據以著錄者所刪之本，亦非全帙也，至先生之品學，四庫提要固已詳言之矣。

來鶴草堂稿不分卷（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知服齋抄本）

元呂誠撰。誠崑山人，字敬夫，工吟咏，詩格清麗，與同里郭翼、陸仁、袁華相唱[illegible]和，嘗於園林蓄一鶴，後有鶴自來為伍，因築來鶴亭。四庫全書著錄其來鶴亭詩八卷，補遺一卷。提要載第一卷多嶺南詩，不知何人所編。維楨序稱嘗和其古樂府，自上京至江南謠弄若干首，今集中皆無之，則原序雖存，詩已多散顗。嗣立元人百家詩選，稱其尚有既白軒、竹洲歸田詩稿，今所見者皆無之云云。是四庫所收並非完本，而此知服齋抄本不分卷，所分者首為來鶴草堂稿，次為海邊紅，三為既白軒稿，四為竹洲歸田稿，五為鶴亭倡和，蓋四庫提要所稱未見之既白軒、竹洲歸田等稿，此鈔本皆有焉。又四庫著錄本首卷多嶺南詩，此則首為來鶴草堂稿，次為海邊紅，按海邊紅多閩嶺南之作，來鶴草堂稿無一詩涉及嶺南者，是此本之海邊紅與四庫著錄本之首卷間有相同，他則悉為四庫本之所無矣。惟維楨序中所稱自上京至江南謠弄若干首，此本亦無之。此本卷首冠楊維楨序，與四庫本同。竹洲歸田稿後有至正戊子昆陽鄭東後序，稱敬夫為詩，其詞多奇麗清婉，出己意見，不肯剽取古人[illegible][illegible]。後序之後又有天順三年崑山鄭文康記，稱此書先公壯年授徒所抄。據此語，鄭東殆為文康之父，而此本即鄭東所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九靈山房集十九卷　金華叢書本

元戴良撰，清胡鳳丹編校。良字叔能，浦江人。少通經史百家暨卜釋老之學。明祖初定金華，命與胡翰等更番講經史，陳治道，旋用公為學正。忽棄官遁去，元順帝用薦者言，授公江北儒學提舉，見時事不可為，避地吳中，依張士誠，見士誠將敗，挈家泛海，嗣居昌樂。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明祖物色得之，欲授以官，以老疾固辭。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四庫全書著錄其九靈山房集三十卷，

補編二卷，提要稱其集曰山居稿，曰吳游稿，曰鄞遊稿，曰越遊稿。又四庫存目有九靈山房遺稿五卷，提要稱為康熙間其里人張以培採輯，秀水曹安世校訂云云。惟此遺稿，四庫既未著錄，提要又未述其內容，故究為詩為文，無從考見。今按金華叢書中亦有九靈山房遺稿五卷，其目亦曰山居稿、吳遊稿、鄞遊稿、越遊稿，惟義門詩為四庫著錄本之所無，輯者校者與四庫存目本悉同，度即四庫存目所指之本也。至此九靈山房集十九卷，為清同治時金華胡鳳丹字楓甫輯。胡氏序稱適從乾坤正氣集中鈔出九靈山房集十九卷，乃精校授梓，以廣厥傳。謹按本朝四庫書目載先生集三十卷，補編二卷，又遺稿五卷，茲刻卷數與書目不符云云。考此本內容，前九卷皆散文，卷十至卷十六為鄞遊稿，卷十七至卷十九為越遊稿，是此本就卷數言，實較四庫著錄本少至十一卷。就分類言，又無山居、吳游兩稿，但逐篇考之，凡遺稿本中之散文，此本多亦有之，求之四庫著錄本則悉無。是此本與遺稿及四庫著錄本皆有異同，故

欲窺先生著述之全豹，必三者並收，其庶幾乎。

秋堂邵先生集殘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景本

元佚名撰。此書無首卷，首頁標名秋堂邵先生文集卷第二，內四言古詩六首，五言古詩三十一首，卷三七言古詩十八首，卷四五言律詩五十一首，卷五七言律詩一百十八首。按署名既曰秋堂邵先生文集，而今卷中惟有詩無文，可知此書所佚甚多，不但缺首卷也。各卷又皆未署著者姓名，故不知為某人所作。考卷五有悼亡詩，其小序稱始余年十五時，祖父母韓其初妻龎氏，復娶張氏，方納采之夕，夢一婦絳衣朱冠，貌甚素重，以為天所畀也。面部之外有痕如蠶圍而微深，周於髮際，延及兩輔之中，各有隱起細字一，合而為七言詩一首，夢中了然能誦，讀既寤則失其前三句，其末句珠圍二十有四春。張氏以辛亥九月歸於我，以夢合之，曹然無證，遂置之，然不忘於心。至元統甲戌，余時掾中書兵部，長子南侍母至燕，以月初旬到，以是月二十九日病終于燕。自辛亥數至甲戌，足二十四年，方悟昔夢有驗云云。按元統甲戌為元順帝之二年，其前二十四年之辛亥為武宗至大四年，是時先生年十五，蓋先生實生於元成宗元貞三年也。迨元統甲戌，先生年已三十九歲，時官兵部中書。編中各詩以作於順帝至元時者為最多，其更後者則絶無之，大抵至明已無其人矣。其詩極條暢，惟求有補史事者頗不易得，蓋其人不甚顯達，故所與遊亦少知名之士，詩於國政闕良亦由此。

存心堂遺集十卷附錄一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明初刊本

元吳萊撰，明宋濂原編，莊昶元重編。萊浦陽人，字立夫，七歲能屬文，延祐中以春秋貢於鄉，試禮部不利，退居深裊山中，益窮諸書奥旨，著尚書標說、春秋世變圖、春秋傳授譜、古職錄、孟子弟子列傳、楚漢正聲、樂府類編、唐律刪要等書。後以御史薦，掌長薌書院，未上而卒。門人私謚淵穎先生。四庫全書著錄其淵穎集十二卷附錄一卷，提要稱其遺稿甚夥，宋濂為摘其有關學術議論之大者編為斯本，青田劉基序之。碑文議謚一卷附為附錄。今以此本與四庫著錄本校，不惟書名卷數不同，文之排比亦異，且此本無劉序，蓋四庫著錄者為宋濂編，此為莊元起重編也。此本卷一為序九篇，卷二為序及題跋十三篇，卷三卷四為雜詩，卷五為史論，卷六為與人書、書後及哀辭，卷七為與人書、記、雜及銘箴贊頌等雜文，亦有書後數篇，卷九卷十為類尤雜，標編者既不以文體為類，且不以著作之年代先後為次，其旨安在，殊未可知。至先生詩文，四庫提要論之極詳，實則先生之學無所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

包，詩文乃其餘事，第讀其唐律刪要、春秋傳授譜、春秋世變圖、孟子弟子列傳等序及古詩錄、陳氏大衍易數、春秋釋例等後序，可知其經義之玄深，為元代鉅儒，豈詞翰之士所可比擬哉。宋濂稱其蘊於詩書則科分而標其凡，於春秋則睨畧三傳而發其義例，而嚴其斷，非過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青瑣詩話一卷 抄本

元劉斧撰。斧里居事蹟無考、其青瑣詩話中、所涉及之人物、有李昉、李清臣、張士遜、蔣堂、呂夷簡、范文正等、按李昉字明遠、宋太宗朝拜平章事、李清臣字邦直、宋神宗時為兩朝國史編修官、張士遜為宋慶曆中之丞相、蔣堂宋真宗時為大理寺丞、呂夷簡為宋之名相、斧於此數人者、或稱其官名、或稱謚法、或稱先生、未有惟書其名者、而於唐代之于化茂則第書其名、不加他稱、是斧於宋季人物頗示尊崇、而唐則不然、至元人編中乃未一見、以此推之、斧或亦為宋人、卷首署曰元劉斧者、似有未合、否則當為生於宋而沒於元耳、斧稱李清臣先生落筆萬言、皆出入九經、極孔孟之淵源、盡時政之要道、為當世一代偉儒、稱蔣堂之詩清而有格、意旨遠到、惟編中所收、以饒有興趣者為主、詩格之高下、在所不計、如云呂夷簡為丞相時、有儒者張球獻詩云、近日厨中乏所供、孩兒啼哭飯籮空、因目低語告兒道、斧有新詩上相公、公見詩甚悅、因以俸錢百緡與之、又如李清臣少游定州時、韓魏公為定州知州、先生攜刺往謁、吏言公方寢、先生留詩曰、公子乘閑卧繡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吐哺無、魏公見詩、竟延先生為東床、按二詩固極雋永、而斧之所以收入者、則在表揚二公之援引寒畯、例如於呂夷簡云、誠拯濟士類之賢宰相也、是其明證、至詩之佳處、初未言及、且二詩後者猶有清思、前者實無可取耳、

蒙泉集一卷 台州叢書乙集本

元鄭守仁撰。守仁號蒙泉，黃巖縣人，幼著道士服，嘗游京師，寓蓬萊坊之崇真宮，不事干謁，齋居萬松間，一夕大雪填門，蒙泉讀書僵臥自若，京師號為獨冷先生。至正間出主白鶴觀。其蒙泉集一卷，僅詩十數首，第一首題已不全，惟存嶺迎達禮部五字，二和句曲張外史韻寄上清薛外史，三危太樸應奉壽，四和劉進道僉憲題閒玄道院呈王真人，五鳳凰臺和李御史韻，六七八題皆不完，九和沈自誠孤雁韻，十和貢泰父待制上京即事二首，十一雨中海棠分韻得肉字。編中不惟詩題不全，即詩之缺字亦居十之八九，蓋其詩失傳已久，此為楊晨氏刻台州叢書時，據玉山雅集所輯出者。考台州府志、黃巖縣志，皆無守仁傳，或以其常居京師，故鄉學者皆不知其人所致歟。按詩中第四首之危太樸，即危素，素至正間官授經筵檢討，與修宋遼金三史，為元末大儒，守仁既與之游，其名當時，固亦知名之士也。

武夷棹歌注一卷 佚存叢書本

元陳普注。宋朱熹原撰。普寧德人，字尚德，號懼齋，居石堂山，生於南宋末年，入元隱居授徒，三辟為本省教授，毅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者數百人，嘗主雲莊書院，其學以真知實踐，求無愧於聖賢而後已。學者稱石堂先生，有石堂遺集。按朱子嘗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實物外得自然奇趣，居無事，因效其體得二十篇，其門人蔡模為之作注，即佚存叢書中所列之文公朱先生感興詩一卷。至武夷棹歌十首，亦朱文公所撰，公自題云：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棹歌，呈諸友遊，其詩辭意高遠，超絕塵俗，惜讀者多未能知其要領，懼齋陳先生因為作注以揭其蘊。其第一首言道之全體，無內無外，散之萬物萬事，無所不在。第二首言孔孟去後，道統久絕，其間無窮無盡之妙，皆為物欲所蔽。第三首言學道由遠色而入，人皆能屏絕此心，然後能奮勇入道。第四首言既能遠色，又當於世間一切榮辱得喪皆洗除蕩盡。第五首言驗有得，皆由遠色屏絕俗累，故能

進而至於道，第六首極言道味悠長，第七首言能靜能安，天地萬物自皆見其為一體，第八首言由下學而上達，雖上達而不可離乎下學，第九首言即近於豁然貫通之處，而亦不可離於下學，第十首言人所不知，而己獨得之妙，蓋十首此是一事，進道次第，述之井然，復得陳氏之注音義更易有契於人心，誠學者入道之一助也。

新元史考證五十八卷 北平大學研究院訪宋排印本

清柯劭忞撰。劭忞字鳳蓀，山東膠州人。著有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已著錄。其書遠出明初宋濂等奉敕所纂元史之上。此新元史考證五十八卷，蓋因新元史中多有更舊史之誤，或補舊史之無，惟礙於正史成例，於其所改所補多未能逐條注明，故別撰此考證，將各卷與舊史之異點，逐條摘出，且注明舊史作何，他書作何，舊史之誤點安在，以冀讀新元史者，欲知舊史之異同，不待二史互讀，執此一編即可一目瞭然矣。其目卷一序紀，卷二三太祖，卷四卷五定宗，卷六至卷十曰世祖，卷十一河渠志，卷十二選舉志，卷十三兵志，卷十四刑法志，卷十五以下皆列傳。其考證之法，以新史中之語為綱，再作考證於下。如新史序紀中有蒙古之先出於突厥語，編中即以此為綱，下作考證，稱譯史自東突厥而屈各族以及蒙兀爾洪侍郎曰突而屈為突厥之本音，西域史列蒙古於突厥類中，從翔也云云，是即其例。編中所引用以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及元秘史為多，然亦有繩洪之誤

者如一本稱蒙兀爾綱下考證稱舊唐書室韋傳有蒙兀室韋即大金國志之朦骨子為契丹之稱類與達達異族傳洪郎誤合為一云云是也又新元史中較舊史多出之列傳甚夥此編將所補各傳為據某書亦皆一一注出近人多有議新元史不作凡例無從知其作書之旨者殊不知一讀此編疑難俱釋矣

元史考訂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曾廉撰廉邵陽人著有䍧柯客談禹貢九州今地考等書此元史考訂四卷與前二書并為名著按元史成於叙促踈漏百出故曾氏撰為是編以繩其失其目卷一曰總考卷二曰太祖征四國事卷三曰世祖征乃顏事曰征合丹事曰征勢都兒事卷四曰開元路地曰合懶府地曰肇州吉利吉思五部曰西南諸地其第一卷不列綱目將元史原文與考訂之文渾為一家言非究全讀過不知元史之誤安在自第二卷以下皆以頂格錄元史原文考訂之文皆低一字其體例若吳縝及吳蘭亭等之五代史記纂誤然逐條皆援引浩博反覆辯論但曾氏純以是非為主決不以專攻元史為能事故遇有前人之誤議元史者亦必為元史辯如第一卷載趙氏翼廿一史劄記言赤老温於太宗元年圍慶陽考紀無其事又言太宗議自將代宋赤老温請行致紀作國王查老温請行是木華黎之孫塔斯名查老温者以襲國王故稱國王查老温也赤老温亦未嘗為國王此趙氏之疏也

云云，即其明證。其考訂之法，除以次抄錄原文，低一字作考訂外，間有用雙行小字注於原文之間者。凡此皆為不事廣徵博引者，讀之尤[illegible]稽，便利[illegible]與柯紹忞新元史考證，實可[illegible]先後媲美也。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高麗刊本殘卷）

元劉剡編輯，張光啟訂正。剡，京兆人；光啟，盱江人。事蹟皆無考。按宋江贄編有通鑑節要五十卷，其書取司馬資治通鑑刪存大要，載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存目中。此通鑑節要續編，首卷已佚，惟存二十四、二十五兩卷，而各家書目又未著錄，故原書若干卷已無可考。且既以續編命名，則在此編之前，必另有正編或前編，自不待言。未審此編為續某書，或其所謂續編者，即對江贄之通鑑節要而言，亦未可知。其書視元頗尊，在元未建國之前，即以宋元並稱。按元未建國之前，史籍例稱蒙古，考蒙古建國[illegible]號曰元，在宋度宗之咸淳七年，而此編在宋理宗朝稱蒙古某宗，即直書曰元，如理宗開慶元年下注曰元憲皇帝九年是也。此外凡應稱蒙古者，莫不改元字。細檢編中宋紀紀年，雖尚以宋為主，而敘事在一年之中，敘蒙古事者，實居十之八九，宋事不過偶一及之，兼於蒙古政之可稱者，盡量記載，宋則第記其奸臣與敗徵而已。至編中評論蒙古，其媚尤甚，如於

蒙古憲宗殂書曰元憲宗殂憲宗勤於政事好謀能任國庶兵強所至降附太宗之業得中興焉又於蒙古臣劉秉忠卒曰秉忠輔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其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都邑皆秉忠發之云云是其書不惟取媚其君且取媚其臣是其書當宋之理宗以後名為宋紀實則元紀刻雖生當元世載筆國宜有忌然亦不應抑主揚賓至於此極也

大元通制條格 國立北平圖書館影印元鈔本

元伯杭等撰此書原卷數無考現存卷二至卷九卷十三至卷二十二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其目錄卷二卷三卷四曰戶令卷五曰學令卷六曰選舉卷七曰軍防卷八曰儀制卷九曰衣服卷十三曰祿令卷十四曰倉庫卷十五曰廐牧卷十六曰田令卷十七曰賦役卷十八曰關市卷十九曰捕亡卷二十曰賞令卷二十一曰醫藥卷二十二曰假寧卷二十七二十八曰雜令卷二十九曰僧道卷三十曰營繕考四庫全書總目政書類存目有元典章前集六十卷提要稱至治二年金帶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姦治獄有所遵守英宗從之書成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云云按所稱之大元通制顧其名稱似與此通制條格為一書然此編卷首孛术魯翀序稱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皇帝以皇元聖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外予奪廟謨之所可否著書所載歲益月增挾情之吏用譎行私大臣恒患仁廟御極之初中書奏允擇耆舊之賢明若中

書右丞伯杭平章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
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析來延祐三年書成勑
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春正月
丞相援據本末奏宜如仁廟制可於是樞密副使完
顏納丹御史曹伯啓判宗正府普顏賢學士欽察
翰林直學士曹元用會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率其
屬衆共事審定堂議題其書曰大元通制云云是序
對此編纂修沿革述之極詳與前舉存目提要中
所述之大元通制纂修時代亦相符合惟此序於纂

修人物言之頗備而獨於所述首先倡議纂修是編
之金帶御史李端此竟未言及之故究是否一書尚
屬疑問考元代法制典籍如元經世大典大已散佚
元典章一書體例替亂漫無端倪是以四庫第予存
目而未著錄今此編又殘闕不完何元之法制典籍
運厄若此幸唯元典章一書有近人陳垣校補已可
幸讀與此編相輔而行亦可窺元代法制一斑也

金華子雜編校注二卷 讀書齋叢書本

南唐劉崇遠撰清海寧周廣業校注崇遠河南人唐末
避黃巢之亂渡江南徙仕李氏為文林郎大理司直
嘗慕黃初平之為人自號金華子四庫全書史部雜
家著錄金華子二卷提要稱核其所記唐末朝野之
故事其中於將相之賢否藩鎮之強弱以及文章吟
詠奇怪之事靡所不載多足與正史相參證云云乾
隆海寧舉人周廣業字勤補以其書敘事簡明措詞
雅飭惟四庫本乃館臣就永樂大典錄出者傳鈔不無

譌漏用寫其副詳加校注其考所校不惟字句之錯
訛四庫本甚至有此則未究遽與他則連屬者周氏亦悉
校出至所為注引據極博大抵編中各則凡與新舊兩
唐書中列有傳周氏莫不互相參考故其注中所引亦以
二書為較多此外於唐人集亦時引用如杜邠公悰
春年耽於燕會一則注之引用紺珠集者至四五次
如遇有彼此牴牾之處則但詳注某書云何至應何
去何從概不加以己見惟校刊字句則偶有出于臆
度者如卷上王師範一則原書有句云以州之地敵

千鼎之豪，注云：業千鼎疑是千萬之譌，是即其例。又四庫本末則為敘長安閭里中小兒至東皆歎服全書已終，此本據說郛、紺珠集、唐詩紀事等書更補五事，為四庫本尤足貴者。卷末有丙午夏周氏自跋述劉氏之事蹟及此書卷數之異同與夫記事之價值頗詳。

西夏輿圖一卷 清光緒間排印本

清張鑑撰。鑑烏程人，字春治，號秋水。嘉慶中由副榜授武義教諭，著述甚富，自步算樂律音韻六書金石暨地理水利莫不周曉。著有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已著錄。此西夏輿圖一卷名曰輿圖，實則圖僅十之一二，餘皆表說，共四篇。一曰西夏堡寨，二曰圖，三曰疆理節畧，四職方表。其堡寨一篇為錄自范文正公集中之附錄者，每一堡寨必詳紀其居於某處，創設始末，以及形勢出產，對於人口駐軍紀之尤悉。惟

名為堡寨而縣城泉流實亦收入，如紀豐城縣云：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青化鎮在延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鎮豐西縣人口脩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按此雖言及青化鎮而標題則為豐林縣，與其他標題某泉某堡迥異。又於葫蘆泉云：在環州定邊砦與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里之間，為義渠朔那二郡之阻。按泉流雖與堡寨同為防禦之需，然此篇以堡寨命名，縣城泉流似宜另列為篇，不宜渾為一談也。圖二，一曰陝西五路圖，一曰

西夏地形圖頗稱詳備疆理節略採諸馬端臨文獻通考殊鮮考證職方表以陝西之關內關西河西隴右西寧山西之冀寧諸道為綱以諸道所屬之府州縣衛所為緯於各府沿革述極簡賅總之此編為集前人著述而成未能廣搜博採別有創新見可稱大體無差殊欠精審也

西夏年表一卷 清光緒間排印本

清張鑑撰鑑烏程人字春冶號秋水所著書凡三百卷有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西夏輿圖一卷已著錄此西夏年表一卷以干支為綱首紀宋年次西夏吏次為遼金元干支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起至宋理宗寶慶三年丁亥共二百六十八年夏年自宋太祖乾德五年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十二月以子克叡嗣起至宋理宗寶慶三年夏主晛寶慶元年蒙古太祖滅夏止共二百六十[illegible]年遼金元之紀

年則但有遼金年號元實無之蓋當宋寶慶三年蒙古太祖滅夏時為金哀宗正大四年元尚未統一北方故仍以金紀年也至表中西夏紀年雖起於宋乾德五年以李彝興子克叡為定難節度使而元昊之建國稱顯道元年實自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始至蒙古太祖之滅夏共一百九十五年在元昊之前七十一年皆為宋之節度使時也表中紀事頗詳於夏之年號考核尤精且遇有異說輒以小字注出如於宋景祐四年書夏[illegible]大慶二年丁丑注云夏改天授

禮注延祚或在此年，於宋治平元年夏拱化二年甲辰注夏改拱化或在此年，似此二說並舉，不加武斷，極合著述之法，且讀此表，於西夏大事頗可得其概，梗與戴錫章之西夏記可相輔而行，不但可助先生所撰之西夏紀事本末已也。

元秘史畧上下二卷 昭代叢書戊集本

清萬光泰纂。光泰秀水人，字循初，號柘坡，博學工詩文，善畫山水，尤精於周髀之學，上自注疏，旁及諸大以至明之三曆布算了然，時稱絕才。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舉鄉闈，梁詩正續修通考，延光泰董其事，卒於京寓。有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柘坡居士集等書。元秘史畧者，乃先生因元朝秘史而去其荒誕之書也。蓋元秘史十卷，續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志蒙古氏初生至韓歌歹皇帝兔兒年止。兔兒年者，

太宗三年辛卯，後曰鼠兒年，七月于魯河潤迷額阿剌地面寫畢者，當在至大以後，元史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始號聖武皇帝，廟為太祖，是書成吉思合罕，習譯作太祖，知非憲宗以前書也。文用蒙古語一行，譯語一行，每節次後又用繹譯一段，連貫其語，每行旁別有蒙古字，今不存矣。元史於此書採綴一二，頗多異同。明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原潔編修馬懿赤黑編類華夷譯語，多取是書參考，以定切字諧聲，其文不雅馴，好述委瑣之事，光泰乃約其大畧

去其妄誕、而成此編、內有王罕之大有造於元太祖、字兒怙之見擄於脫脫阿沈白忽來等之戰蹟、元史俱不之載、未悉何故諱之耶、抑采緝有所未及也耶、編末附有元氏譜、頗有條理、遠在綴耕錄所譜之上、

譯史補六卷 排印本

清柯劭忞撰、劭忞字鳳蓀、膠州人、光緒丙戌翰林、著述極富、其新元史、新元史考證、及此譯史補、尤要不朽、按明初詔宋濂等纂修元史、閱一年而即成、遺漏散失、訛舛實多、後儒之求太祖傳事者、多取元祕史譯本加以析衷、清光緒中、侍郎洪鈞復成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對於元史補證甚多、但洪氏所援、猶有未盡、柯氏爰就所獲、輯而成書、名曰譯史補、其書共六卷、卷一蓋嗒補傳、卷二不賽因補傳、卷三嗒兒奔特補傳考異、卷四譯史碎金、卷五拔都傳考異、卷六蒙古部族考、按譯史有阿魯渾傳合贊傳、中闕蓋嗒圖一代、目錄亦無之、譯史阿八哈傳祇云長子阿魯渾、次子蓋嗒圖、無一語及蓋嗒圖事實、柯氏所補蓋嗒圖傳、為據多桑書所譯出、為洪侍郎未見之祕笈、故此補傳殊堪珍貴、不賽因傳洪氏補史有目無篇、今柯氏所補、自稱首尾完備、可補洪氏之闕、至其採自某書竟未言及、殊為遺憾、嗒兒奔特洪書有補傳、作合兒班荅補傳、柯據英文譯本作嗒兒奔特、與洪書

補傳、互有詳畧、因名之曰喀兒奔特補傳考異、傳內
載蒙古與印度構兵事、為補傳所無、載與埃及構兵
事、亦較補傳加詳、皆蒙古一代兵事之大者、賴此
篇存其崖畧、卷四之譯史碎金、及卷五之拔都傳考
異、皆零碎考證、以校注為多、卷六之蒙古部族考、柯
氏自注稱洪侍郎太祖本紀譯證注相傳蒙古與他
族戰、至與宗親搆之、著為與為此本所據、辨史秘史
狼鹿生人之事、謂以狼鹿為名、非狼鹿所生、此本開
卷第一條即云由狼鹿生人、是洪氏未見此本明矣、

云云、按既晏曰此本、則此篇之亦非柯氏所擬、而為
錄自他書、亦無可疑、是此六卷盡為柯氏所輯、畧加
校注而已、卷端所署柯劭忞撰之撰字、似不若易曰
輯字之名實相稱也、

元史備忘錄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王光魯撰、光魯、淮安人、字漢恭、著有閱史約書行
世、閱史約書者、曰歷代地圖、曰歷代割據圖、曰歷代
地理直音、曰歷代事變圖譜、曰歷代官制沿革圖、曰
古語訓畧、再次即此元史備忘錄也、考元史備忘錄
分譜系、氏族、諸臣、重名、俚名五種、譜系二篇、一曰宗
支譜系、二曰位次傳授譜系、氏族二篇、曰第一、第二、
諸臣九篇、曰太祖諸臣、世祖諸臣、成宗諸臣、武宗諸
臣、仁宗諸臣、英宗諸臣、泰定諸臣、文宗諸臣、順帝諸

臣、重名二十九篇、俚名分八篇、諸臣分代之中、又分
開創、守成、姦臣、反臣、輔政、守邊、推戴、忠直、忠義、文翰、
逆臣、附載各子目、重名則各詳載其時代氏族、則蒙
公七十二種、色目分三十一種、此書有明刊閱史約
書本、俚名有目無書、按所謂俚名者、即和尚、馬兒、黑
驢、黑狗等亂名之類、每名之下亦詳記年代、亦間有
記其官歷及事跡者、如於歪頭云世祖朝禮部郎中、
使安南、於歪哥云順帝朝監察御史、其人已身列禁
顯、名猶鄙俚若此、誠為元季獨有之風也、全書以表

為主，鎔皆彙鈔，無甚創見，而其分類之精，殊邁尋常，亦讀元史時所必備之良書也。

遼金元姓譜一卷 昭代叢書乙集本

清周春撰。春海寧人，字芚兮，號松靄，晚號黍谷居士，乾隆進士，官岑溪知縣，潛心著述，四部七畧，靡不瀏覽，有海昌勝覽、松靄遺書行世。其遼金元姓譜一卷、蓋因姓氏一家，由來紕繆，遼金元尤闕焉不詳，爰於讀史之暇，彙采羣書為之詮次。其次第先遼、次金、更次為元，其考核以元為最精，蓋遼史金史列傳，俱繫以姓，而元史獨否，故考核實較遼金為難。其言元之錫

姓有以國為姓，以部為姓，以軍為姓，以地為姓，以山為姓，以河為姓，以名為姓，以官為姓，以號為姓之別，而其姓又有一字姓、二字姓、三字姓、四字姓、五字姓、六字姓、七字姓等，編後附錄九則，尤具卓見。其最要者若云遼耶律倍歸後唐，以其常主東丹國，賜姓東丹，後賜姓李，天祚改耶律淳姓為迪氏，蓋襲武后故事，金朝諸姓，各就其近似者自行改易，如古里例稱吳，完顏例稱顏之類，是元時中原有更蒙古姓者，洪武初下詔嚴禁，永樂時降人多賜姓，如金吳之類，蒙古色目人遂有不奉詔而自改者，元有從母姓者，虎都

鐵睦様之為劉漢卿是也有因生而為姓者西域人察罕生於河中其夜月白如晝故姓察罕若此者皆發前人所未發洵讀史者之津筏也錢竹汀先生著有元史氏族表𢃄羅剔抉亦為良著宜與此編合刻相輔而行

蒙韃備錄一卷 錄彙本 史本

宋孟珙撰按宋史珙絳州人字璞玉少從父宗政在軍中以功授承信郎父卒後累官京西鈐轄駐襄陽統忠軍端平初與元將夾攻金人於蔡州遂滅金復慶拒元師坐鎮荆襄以恢復為己任朝廷深倚畀之後知江陵府兼革乞休後寧武軍節度封漢東公致仕終於江陵府治贈太師謚忠襄至此蒙韃備錄一卷王國維先生以宋史珙傳珙未嘗使蒙古疑別一人云云亦極有見考是書共文十七篇一曰立國二曰韃主始起三曰國號年號四曰太子諸王五曰諸將功臣六曰任相七曰軍政八曰馬政九曰糧食十曰征伐十一曰官制十二曰風俗十三曰軍裝器械十四曰奉使十五曰祭祀十六曰婦女十七曰燕聚舞樂考國號年號曰（[illegible]）兔兒年龍兒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云云是珙此書作於辛巳年按辛巳乃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蒙古太祖之十六年也書中於蒙韃之種族譜系制度風俗皆言之極詳多有為宋史元史所不載者其俗賤老貴壯多不洗手手有

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又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類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為十七八美女以十四絃彈大官樂等曲皆極奇特亦之他書而不能見者靜安先生且許為戩實可信故此書昔日讀者甚少今則治蒙古史者視為拱璧矣

敦好堂論印一卷 篆學瑣著本

明吳先聲撰先聲字實存古郢人少有印癖苦無所承稍長得閱世傳印譜即學印譜得閱何氏印史即學印史隨人腳根初無究識既而得閱顧氏芸閣譜心摹手追積數年向所得意者皆棄去鬱洲倪六通先生好古多聞鑑精賞鑒見先聲諸作謂其能學古人此論印一卷皆記其學古所得之旨趣也言印之宗漢如詩之宗唐字之宗晉古今作印不求工緻自然成文大都可觀古印原無多種有玉有銅有鑿有鑄有翻沙有撥蠟要皆用摹印篆體平方正直章法一印之內少或一二字多至數十字雖體態各殊必渾然天成運刀之妙宜心手相應富去住浮沉宛轉痕除大者鼓刀宜重小者措刀宜輕力與意兩盡則刀法之能事已畢後更立飛刀舞刀送刀迎刀種種名稱皆漢人之所無鐘鼎古文皆周秦款識後人治印每取用之但須得體不可雜湊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則不古朱文印須清雅有筆意不可太粗不可盤曲白天轉折處須非方非圓非不方非不圓

天然生趣尤須任刀自行不可求美觀其於後作謂元自吾子行趙文敏力追古法明則文壽承何長卿繼之皆有功於古人他則程穆倩胡省游尚可總之全書以法漢為宗力斥纖巧學者宗之絕無陷於歧途之虞也

印學集成一卷 學印叢書本

明馮泌輯泌字仁可古儀人事蹟無考是編中所論皆明代之印人無及清者且自稱為倪鬱洲弟子而倪六通明宜興人故知泌亦明季人也其印學集成一卷內分秦爨公說印秦爨公印指末更附以東里子曰卷首有泌自作小引稱吾師秦爨公先生殫一生精力博稽遐覽上自周秦下迄宋明集為印說又以己意著為印指但其書定於晚年假手抄錄錯譌特甚余重考訂統而謂之印學集成云云是此書乃秦爨公之原撰泌特加以考訂末附之東里子曰則為泌之己意也泌號東里子故此書又名東里子集別編也秦爨公事蹟亦無考爰東里子曰文中可考見者大抵其人留心篆學凡古石刻銅鑄以及鐘鼎彝文其關於文字者靡不詳討茲考其說印篇於秦漢印制言極周備謂印始於三代盛於秦漢魏晉去古未遠古法尚存唐宋專尚朱文大失古意古印中有朱白相間者皆漢以後之制效此當詳其意否則牽強不足以觀此外於章法字法刀法莫不反覆闡述曉

然亦人以斯道之宗，又以印說所集過博，學者不能返而歸約，復以己意於羣言中擇其切要者，而約指之成印指一篇，其中皆為月旦諸家，扶進後學，惟時有過刻之論，反使學者莫知所從矣。至泌所自撰之東里子曰：前半為論古法，後半為論其同時馬西樵、吳幼石、孫白村、郭子謙、楊千子、張容仲、秦贊元、姚膂微、鄭恪瑾者，按諸人亦多為爨公弟子，名皆不彰，泌亦多加微詞耳。

印談一卷 印學叢書本

明沈野撰。野字從先，吳郡人，性孤僻寡合，不治生產，教授里中，以自給，雖甚貧寒，人不得而衣食之。嗜歙工詩，有臥雪、閉門、燃枝、榕城諸集，其印談一卷，卷末有葉銘小跋，謂甲寅九月，日本河井仙郎遊杭，見其寓中案有是書，愛不失手，借歸用活字排印以公同好。葉舟記云云。按葉銘字葉舟，嗜古印，收藏亦富，據其跋可知此編所自來矣。此編要義謂印章興廢，絕類於詩，印章文字非篆非隸，別為一種，謂之摹印篆。

印雖小道，須靜坐讀書，辨印章工拙，宜以己作雜諸古章，使識者辨之。治印之難，莫難於刀法，章法次之，字法又次之。章法字法俱可學而致，刀法之妙，心自知之，口不能言。考編中所云多有是處，惟其所云刀法最難，章法字法次之之語，實使人不盡贊同，良以刀法雖難，然有一定規則，學者自能將切旋中側等十三種刀法，明其用意，加以工力，自能無施不可，至於章法不惟石之形式大小無定，而字之繁簡多寡亦無定，配合是否適宜，端賴隨時應變，不若刀法之有

固定成法也。至若書法須洞悉篆隸源流，非小學湛深者皆不得。不貽笑柄，故較章法為尤難。試以世俗治印弟子為師捉刀者言之，多由師擬定字法章法，然後由弟子捉刀成之者，尚未之聞，孰難孰易，即此已可知矣。然其中可取之處亦甚多，惜未可以此小之。考其編中或識余刻印徒敝神無益於世之語，知其亦為明季印人。並徵周櫟園印人傳、汪啟淑續印人傳、馮承輝歷代印識，皆無其人，足徵名不甚彰，不謂數百年後復得葉氏為之表揚也。

印經一卷　篆學瑣著本

明朱簡撰。簡字修能，新安人，出身無考。性嗜印，不喜習俗師尚，嘗從雲間陳眉公先生游，得讀顧、項二氏家藏銅玉印，起楮上真譜四千餘方，又於吳門沈從先、趙凡夫、嘐城李長衡、武林吳仲飛、海上潘士從、華亭施叔顯、青溪曾重父、東粵陳文叔、同鄉丁南羽諸家所識，所集不下萬餘，用是潛心刮目，論成印品一書，續閱二十年，其友人韓雨公、萬若兩君研思此道，勸發所積，更取此印經一卷，其書分遡原、譜系、型制、游刃、諸纂、讚緒、欣賞、鑑偽，共文八篇，每篇皆有小引，文極謹嚴。如首篇遡原小引云：曰維罡義肇立，奇偶象烏圖雲，荒乎異制，碑鼓所遺，鼎彝所識，惟金石是則，爰契以蕃，分隸代興，惟金石是徵，作遡原。引後備述文字體制之沿變，引皆頂格，述說皆低一字，蓋以引作綱而述說乃目也。各篇立論皆具卓見，且極顯明，不立異為高。如欣賞篇稱上古印為佩服之章，故極小，漢晉官印大僅方寸，私印不還其半，所見出土銅印墳極小而文極圓勁，有識有不識者，皆先秦以上印，印璞稍

大而文方簡者，漢晉印璞漸大而方圓不類，文則柔弱無骨，為元印，大過寸餘，而文或盤屈或奇詭者，定是明印云云。啟賞得此數語，於歷朝體制已可得其大概。按朱氏從陳眉公游，眉公即陳繼儒，明華亭人，則朱氏生當明季，自無可疑。但就上舉啟賞篇中或盤屈或奇詭者，定是明印一語譏之，不曰國朝印而曰明印，大抵撰此書時明已鼎革矣。

印章要論一卷 篆學瑣著本

明朱簡撰。簡新安人，字修能，著有印經一卷，已著錄。此印章要論一卷，亦皆評印之語，其與印經異者，印經分篇立說，如網在綱，此則隨筆雜記，無體例之可言。然其立論精到，更有勝於印經者，蓋印經拘於各篇題旨，僅可就本題盡情抒寫，未能有見即書。此則長者數百言，短者二三語，凡與印章有關者，無不可載，胸中奇趣，故能盡展。按朱氏自游陳眉公之門，始得見上海顧汝修、嘉興項子京二氏家藏銅玉印，然

朱氏對顧項二氏所藏，並非毫無間然，如此編第二則稱今上海顧家所藏銅玉印，即嘉禾項氏所藏，不下四千方，歙人王延年為鑑定，出宋元十之二，而以王順伯、沈潤卿等譜合之，木刻為集古印藪，眞集之助固可謂傳，然而玉石並陳，眞贗不分，豈足印家董狐云云，是其明證。考印譜自宋宣和後，堪稱名著者，除王順伯、顏叔夏、趙克一、姜夔、趙子昂、吾邱子行、錢順舉、吳孟思、沈潤卿等所為諸譜外，顧氏印藪確為鉅觀，而朱氏尚加非議，其眼界已高，可推想矣。蓋編中

各則時與印經互見者，如第三十六則所云刀法者所以傳筆法等十數語，即見於印經辨刃篇，又第三十則所云，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等語，見於印經型訓篇，此外重者甚多，一人之見固不必定用於一書，惟此篇極詆繆篆爲屈曲爲庸夫之見，印章必不可用，而印經迥原篇言奇字通於古文，繆篆通於八分，於繆篆之弊，不著一字，使學者不讀此編，未必不謂凡印用繆篆爲朱氏所許可，此爲必須互見，而朱氏反否者，是其立言究有未周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說一卷 趙唐印學叢書本

明萬壽祺撰。壽祺字年少，彭城人，崇禎庚午舉人，國變後儒衣僧帽，往來吳楚，自號明志道人，世稱萬道人，工畫士女及白描人物，兼精篆刻書學，顧會公而變之著有隰西草堂集，其印說一卷，皆就後世流弊對症針砭，言自漢印以後，六朝因之，始變白文爲朱筆，樸秀尚堪與漢相表裏，唐宋代遠，其氣漸卑，趙孟頫之流，皆不足觀，晚明海內，悉宗文氏，嗣後何蘇繼行，間有佳者，亦不能盡脫習氣，轉相傚致，愈趨日深，按文彭字三橋，何震字長卿，蘇爾宣字嘯公，茲三氏者，皆造詣深邃，卓絕一世，萬氏對之，尚有貶詞，餘子碌碌，更何足議，夫治印之道，必窮書法，始能從事，此編極詆近世不知古人六書之意，妄立玉柱，柳葉，鐵綫，急就，爛銅諸名，而以中壯，末銳，精粗相連爲蜂腰，鶴膝，字之大小多寡，不能配者，則增其文，理委挪填滿，略具字形，無復筆意，甚者湊泊異代之文，合而成印，皆爲惟講刀法，而不究書法之弊，以上所云，皆切中末學之通病，可爲天下後世法，第以增減而言，漢摹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篆中、固有增減之法、然皆有所本、不戾字義、不失篆體、故所增減、脗得其宜、今人不知篆體之原、任意增減、則大失其本、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不以萬氏之說為圭臬、編中斷立論、並不標異為高、皆有識者所欲言而未言、今萬悉言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章集說一卷 篆學瑣著本

明甘暘撰、暘字旭父、秣陵人、其印章集說一卷、目曰篆原、六書、璽印、章、符節、三代印、秦印、漢印、魏晉印、六朝印、唐印、宋印、元印、國朝印、玉印、金印、銀印、銅印、寶石印、瑪瑙印、磁印、水晶印、石印、象牙印、犀角印、摹印篆法、鑄印、刻印、鑿印、刻玉印、碾印、白文印、朱文印、篆法、章法、筆法、刀法、那移法、增減、辨陰陽文、印體、回文印法、名印、表字印、臣印、號印、書柬印、收藏印、齋堂館印、印鈕、印制、成文、重字印法、破碎印、朱白相間法、玉筋篆法、深細印、印品、製印色方、辨硃砂、飛硃砂法、取草麻油法、煎油法、治艾法、合印色法、印池、其書於歷代印制、章法、刀法、無不賅括、學者欲知印學概要、得此一編、可無憾矣、且其書頗事考證、時發人所未發、例如言古印者、鮮不溯自秦漢而止、此編據通典以為三代之制、人臣皆金玉為印、龍虎為鈕、或謂三代無印非也、又據周書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則其有璽印、益明、且虞卿之棄、蘇秦之佩、尤可證為周之遺制云云、即其證也、表字印、收藏印、齋堂館印、

言各印之制、始於唐宋、秦漢皆無之語、亦精確。按後世作印、多有故作破碎、以倣古印、甘氏稱古印無不整齊、因世久剝蝕、以致損缺、若故作破碎、而文法章法不古、寧不反害乎古、其言尤足醫近世之陋習、蓋徵賢者立言、究異尋常也、此書一名印正附說、國立北平圖書館存有舊抄本、考遯庵印學叢書中有文彭之印史一卷、與此書不易一字、實則仍為甘書、後人不察、誤題為文彭耳、

印史一卷 印學叢書本

署為文彭撰、彭字壽承、長洲人、官南京國子監博士、工金石篆刻、為明一代之冠、有三橋印譜二卷、為張其堅所集、此印史一卷、目為篆原、六書、璽印、章、符節、三代印、秦印、漢印、魏晉印、六朝印、唐印、宋印、元印、國朝印、玉印、金印、銀印、銅印、寶石印、瑪瑙印、瓷印、水晶印、石印、象牙印、犀角印、摹印篆法、鑄印、刻印、鑿印、刻玉印、碾印、白文印、朱文印、篆法、鑄印章法、筆法、刀法、那移法、增減、辨陰陽文、印體、回文印、法名印、表字

印、臣印、印號、書簡印、收藏印、齋印、館閣印、印鈕、印制、成文、重文印法、破碎印、朱白相間法、玉筯篆法、深細印、印品、製印色法、辨硃砂、飛硃砂法、取草麻油法、煎油法、治艾法、合印色法、印池、按此書甘暘之印章集說、不易一字、究為甘氏之書、後人誤題為文氏、抑文氏之書、後人誤題為甘氏、尚無學者加以考覈、但考清儒論印之書、凡引用此書者、皆曰甘暘云、如桂馥之再續三十五舉、引此篇印制中秦漢印有方者、亦有條者、皆正式、間有軍曲印用腰子形者、其意莫考

等數語、即冠以甘暘曰三字、如水引用此書、標為文氏語者尚未之見、且未谷先生為清李大儒、既認此書為甘氏之作、則是本之署為文氏印史、其誤似不待言、惟此外他無佐證、故亦不敢遽謂必然、姑記於此以俟博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篆學指南一卷 篆學瑣著本

明趙宧光編、宧光字凡夫、太倉人、蘇州府志有傳、稱入貲為國子生、豪華自喜、故廬居寒山親墓旁、手闢荒穢、疏泉架石、一時勝流、爭造焉、所著書數種、尤專精字學、說文長箋、其獨解也、篆亦精絕、有印綂若干卷、其篆學指南一卷、因讀周公謹所著印說、敘論精確、第稍嫌繁冗、特節錄數則、易以此名、按周公謹名應歷、吳江人、見阮充雲莊印話中、周氏汪氏印人傳及馮氏印識皆無之、其書要旨、為印字之解釋、摹印篆法、為陽文印為白文印之沿革、二名單名、印之配合、此外則為關於書法刀法之文字矣、其論書法言點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凡印字簡者須如太華孤峯、繁者須如重山疊翠、短者須狹長者須潤、一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作書妙在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横轉舒、無不如意、能如是則書法大備、至於刀法、其害有六、心手相鬪、有形無意、其害一、轉運緊苦、天趣不流、其害二、因便就簡、顛倒苟完、

其害三筆刀全無專求工緻其害四意骨雖具終未脫俗其害五或作或輟自成兩截其害六案其所言書法多發前人所未發至言刀法則皆竊人文成語然其作書之旨在為初學之指南第求能挹印學之要非求言必我出也

印辨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高積厚撰積厚字淳夫有印辨印述各一卷所謂印辨者專攻世俗論印之失如世之議者多云秦漢私印有名無字且[illegible]泛濫之古語詩句更不待言漢印之文陰居變為陽先生謂此論似高實非秦漢印章存之譜者若顏汝修之印藪求顏叔之宣和印史潘原常之印範何不違之印史金采之之印啟其中所引所輯秦漢印章有陰陽錯綜成一印者或一陰一陽或兩陰一陽或三陰一陽或三陽一陰而全文

之皆陽者亦見什一於千百惟謂漢印文陰殊屬非實非獨秦漢有陽文周之璪圭實亦陽文秦之傳國璽漢之剛卯皆文字語而宣和印史所列古璽有云惟王子子孫永保民與今之印刻[illegible]又何以異按高氏所辨謂秦漢印有陽文其說尚允至若古璽中之惟王子子孫永保民謂同後之泛語詩句則不免牽強附會且高氏又稱漢以土德王土數五印文用五數不足則以之字足之如牙門將之章校尉之印章軍曲候之印是也云云並考後世所輯漢印譜

以四字者為多，五字者不過僅有而已，何得即此斷為漢印文用五數，即今漢印果以五字者為多，與以土德王又有何涉。高氏知以漢印間有陽文，攻俗說漢印文陰之非，然則何以不思漢印多四字，其印文用五數之語，難作定論耶。攻人之短，而己短又有甚於人者，高氏可謂不思之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述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高積厚撰。積厚字淳夫，有印辨一卷，已著錄。其樓（?）所考證，言秦印肇始為期甚遠，三代已前實已有之，其所依據為漢張顥為梁相時，有鵲化為石，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議郎樊衡奏上言，竟時有此官，則知秦印之作適謂三代以前未云搢三代以前有璽印之證據甚多，而高氏乃取此不經之說，究屬非是。至其所云漢體裁平方正直，摹印篆，有鑿有鑄，傳流後世者，悉可模楷，篆文之急就縱橫得諸鑿，齊文直曲得諸鑄，滿白蝕蝕得諸鑄，立論正確，頗有卓見。此外對後之作者，若元之趙吳興，明之文三橋、何雪漁、梁千秋、沈子云、周學坡、施人千、丁秋平、潘之胡克生、林三吳、王若林等，皆有只足語，亦平允。對於篆法歷舉一論確，雖云謹有可採，但多人所習知，無甚新意。其所論刀法，於寄印中三種外，又有反刀法，謂即蟠泉波磔之類，乃前人所未言，讀者望而知之，蓋先生兼擅時印之刀法，故於此道三折肱焉。

續印人傳八卷　篆學瑣著本

清汪啟淑撰。啟淑字秀峯，號訒庵，官工部郎中。嗜印有奇癖。乾隆間詔訪遺書，啟淑呈進六百餘種。工詩，有埒掌錄、水曹清暇錄、小粉場雜錄等書。按周亮工有印人傳三卷，已著錄。此編即續周書也。共八卷。卷一自徐菱至蔣元龍共十四人，卷二自丁敬至陸貴埒共十六人，卷三自沈作昌至陳詩桓共十五人，卷四自欽岐至錢世徵共十六人，卷五自王睿章至王游，並附傳共十七人，卷六自黃景仁至楊心源共十五人，卷七自楊汝諧，並附傳共十九人，卷八自朱德坪至金素娟共十七人。其書之佳點，貴在於每人治印之派別源流皆一一敘出。如於俞廷槐云，凡古文鐘鼎篆、岐陽石鼓，離奇光怪，手自規橅。工文，白宗程穆倩，朱文宗朱修能，仿舊章人莫能辨真贋云云，是其證也。此外於各人所述治印之語，亦皆加入。如徐堂傳載堂常語人曰，鐵筆雖雕蟲之技，然究心於此者，必須先識印法、筆法、章法，而後縱之以刀法，非徒尚殘缺粗劣為蒼古云云，皆與印學所關至鉅，故此編名為印人傳，實與治印學案毫無以異。若馮承輝所撰之印識，第足備人名籍貫之檢查，以視此書，則不可同日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文考異一卷 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清鞠履厚撰。履厚字坤皐，一字樵霞，又號一草主人，江蘇華亭人。著有坤皐鐵筆，及此印文考異一書。編中所載，皆輯古人論印成說，都其所採，有何震、都穆、李陽冰、吳先聲、徐官、吾邱衍、方孝儒、楊維楨、周應愿、何濤、程遠、朱象賢等，共數十家，皆逐則標明某人之語，惟未注出自某書，讀者探源究非易事。所採以元應在之篆法點畫辨訣，於印學初步最有裨益。其內容先偏旁楷，有依次為楷，增形殊楷，別加旁楷，分篆合諸名。稱學者讀之，如就楷字以檢篆文，庶肴臆度之錯謬矣。全編之出於己意者，為漢隸辨異歌，言篆文從古楷從今，惟隸偏旁最不倫，間類俗書多簡畧，或本六義毋紛紜，其中更有數十字，非今非古不同，因須記。鄉旁原冉是冉，當知乘首跡如貢云云，全歌所舉約數十字，蓋以後人隸書率多隨意布置，不知漢人於所舉數十字辨特謹嚴，歷代書家尚無考證及之者，鞠先生特為標出，厥功甚偉。卷中又附有合印法、色法，及印文考畧補、合印色法，無異人所習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文考補，共計二則，一為採周意工，一為擇周星，然不附於所集眾說後，而附篆法點畫辨訣之後，似有失當。卷首有顧紹聞、吳折桂二序，皆無年月可考。卷末有自序，為作於乾隆二十一年者。又漢隸辨異歌後有馬光袞跋，為專指一篇而言，至於各序則以叙先生之學歷為多，殊鮮及乎此編之內容者。

古今印制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孫光祖撰、光祖崑山人、字翼龍、以三代之印、制度不傳、可考見者莫先秦漢、秦漢至明代有體制、爰就所知著古今印制一卷、其書以朝代為綱、將其時印制、備列於下、考其所列、秦之印制有白文璽、朱文璽、白文官印、白文私印、闊邊碑朱文私印、共五種、漢之印制、有白文璽、白文官印、白文急就章、官印、白文私印、滿白文私印、滿朱文私印、朱白相間文印、龍虎白文私印、細邊粗朱文私印、共九種、六朝印制、有白文官印、朱文官印、細朱文私印、共三種、唐之印制、僅有朱文官印、宋之印制僅有朱文官印、元之印制有朱文官印、粘邊粗朱文印、兵符圓朱文私印、粘邊細朱文私印、朱文白文成語閒雜印、頂天立地朱文白文私印、閒雜印、共七種、明之印制、有圓朱文璽、朱文官印、成語朱白文閒雜印、共三種、每種印名之下、皆注明文字制度、如秦之白文璽下注曰、繆文刻符書摹印篆、漢之白文官印下注曰、摹印篆懸針書間用隸書、是也、按摹印篆字體篆隸相融、然則篆多而隸少、故文質兼備、漢則篆少而隸多、故質勝於文、此外於秦漢璽之大小官印私印之區別、與夫各代私印中所加之章字、印字、氏印字、甫字、臣字等述之尤悉、惟古今印制、除文字代有不同外、其印質或銅或玉、或石或木、各代相尚彼此互異、印紐形狀變化尤多、而此篇竟皆未言及之、於印制不無有未備之憾也、

篆印發微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孫光祖撰、光祖有古今印制一卷、已著錄、此篆印發微一卷、前半卷言篆法、後半卷言治印、蓋篆法不明、不足以語治印也、其言篆法、先舉古今名儒所撰關於秦篆漢隸名籍數十種、以爲學者楷模、次言學書之要、而學書之要、尤在執筆、所舉執筆之法、有指實掌虛、指齊腕直、雙鈎懸腕、運腕運臂、正鋒藏鋒管與鼻對、手與心齊、心氣和平、機流神旺等要訣、而於運筆之法、述之尤詳、末言執筆無誤、然後可臨摹篆隸名碑、所列碑名、約二十餘種、皆爲秦漢之佳構、書法既當、然後賞玩秦漢印、以究摹印之道、所列古今印譜約十數種、蓋類歷朝之印、則知何式始於何朝、而後仿古、庶不至有纖毫雜混矣、至治印程序、當以秦與西漢斯邈相融之摹印篆爲宗、摹印篆之道既明、則凡斷任其自然、斷不可因筆簡不協而改易篆法、其章法宜就步位因地制宜、那讓伸縮、位置安適、如數字方而一字不方、則諸皆圓、數字而一字缺、則每字留隙、然又非長短廣狹彼此如一之謂、能使小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配、簡與繁配、斯爲得矣、又言凡諸章法、不可杜撰、務定時代、務合體式、一點一畫不容夾雜、寫印一方、有經營數十次而後定者、墨稿既定、然後過之於石、放膽鑄刻、總之、蓋書於印中、字體可謂言無不盡、以云刀法、尚須更求他書焉、

印說一卷 篆學叢書本

清陳鍊撰。鍊字在專，號西畬，自稱鍊玉道人，閩之日安縣人，流寓江蘇之華亭，遂家焉。幼羸弱，每事帖括，輒為二豎所侮，遂棄之。性嗜古，每入市見鐘鼎盤杅篆字，不釋手。學鐵筆，悟少陵書貴瘦硬通神之語，已而得朱修能譜，師其指授。嗣在汪啟淑處見先秦兩漢銅章數千鈕，拍案驚駭，寡思默會，而追其神，於是篆法、刀法，直追於古。所著有秋水園印譜、陶雲樸印譜、超然樓印譜、過安華堂詩鈔、印言。其印說一卷，言刻印先須考證篆文，就其形勢，細思配法。如遇兩字印，或一繁一簡，或一短一長，本不配者，宜以不配配之。遇四字印，有一字不配，宜以三字就之；若三字又不可就，亦宜以不配配之。其言篆體宜於印者，曰大篆，曰小篆，曰懸針文，曰柳葉文，曰鐵線文，曰大白文，曰細白文，曰滿白文，曰切玉文，曰圓朱文。篇中於上列各文之源流宜忌言之極悉。其論刀法，有複刀、反刀、飛刀、衝刀、澁刀、挫刀、刺刀、舞刀、切刀、留刀、埋刀、補刀、單入刀、雙入刀、輕刀、踐刀，各種刀名。至於用刀之要，總宜有輕重頓挫，多用中鋒，少用側鋒，尤須時時存古人寫字之法。筆底雖貴勁挺，又最忌怒筆。刻大印粗文勿臃腫，細文須爽健，小印以寬綽為佳。其言秦漢之別，秦文轉角圓，漢文轉角方，一印中不可夾雜。更言印有八不刻：石不佳不刻，篆不配不刻，義不雅不刻，器不利不刻，興不到不刻，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不刻，對不韻不刻，不是識者不刻。治印者執此一編，庶乎不致陷於歧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言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陳鍊撰。鍊日安籍華亭人。字在專。號西脊。所著印說一卷已著錄。此印言一卷共二十二則。曰氣。曰情。曰興。曰古。曰堅。曰雄。曰清。曰從。曰活。曰轉。曰淨。曰嬌。曰鬆。曰樸。曰整。曰豐。曰莊。曰呆。曰肥。曰單。曰促。曰苟。氣者必其人積於八體。諸字三昧。治印始有元氣。情即神。人無神則印亦無神。有精神主者。自然十指如翼。有飽滿充足之意。興之為物。時無形動。發印之發興。踴躍起落。筆不知其然。即中規矩。古者刀筆峻嶒。曰高古。氣味瀟洒。曰清古。不使俗筆。曰古雅。絕少常態曰古異。堅者須一刀便中。毫不假借。筆筆如銅柱鐵棟。撐拄牢固。雄者如持刀入陳。萬夫披靡。清者為視似勢極勇猛。實則路徑井然。從者方其治印也。不知有秦。不知有漢。放胆舒手。自有奇趣。活者如畫龍點睛。轉者如首尾相顧。淨者如池上游魚。箇箇可數。絕不間以異物。嬌者為落筆纖媚。運刀清淺。鬆謂徐徐展毫。不粘滯。樸謂字卷異形。篆有定法。整謂界限分明。秩然不亂。豐謂筆下濃泆。刀下渾厚。莊謂篆法端方。刀法持重。以上所舉。皆治印所宜具。至如呆肥單促苟五字。則為治印所宜忌。蓋呆者如人之手足錯具。神色已耗。肥者為一刀不安。修至數刀。則本文之外。柱撰增疊。單為過於叢雜。固非所宜。若有意刪削。亦犯單病。促為安頓無法。苟為勉強塞責。治印者皆宜引以為戒。按其所論。固極精到。然有時似過玄妙。不若所撰印說之平易近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篆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許容撰。容字實夫、如皋人、嘗官閩中、善畫山水及著色芭蕉、六書篆刻、不讓秦漢、有谷園印譜六卷、韞光樓印譜二卷、見仁和葉銘葉氏印譜存目中、此說篆一卷、前半卷言書法、後半卷言治印、書法謂篆務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八分則兼有之、杜甫嘗稱八分小篆、故知八分猶雜篆體、孔安國以隸寫籀謂之古隸、古隸出於篆、今隸依乎真、鄭樵謂篆通隸僻、篆巧隸拙、劉有定謂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古人皆用直筆、至次仲造八分、始有側法、編中所云執筆之法、尤為明晰、執筆之法既明、然後可以刻印、言刻印之道有四、曰文法章法筆法刀法、文法須考訂一體、不可秦篆雜漢唐、尤不可更改其篆、章法者布置成文、務準古印、一字有一字之章法、全章有全章之章法、無論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之大小、畫之稀密、必屬意構思、依顧有情、筆法有輕重、有屈伸、有俯仰、有粗細、有疏密、必得其宜、毋涉於俗、筆法之害有二、聞見不博、筆無淵源、為一害、邊傍點畫、湊成一字、為二害、須文法章法筆法三者全美、然後用刀、用刀必十三刀法、會於心、心手相應、刀法之害有六、心手相乖、一害也、天趣不流、二害也、顛倒苟完、三害也、鋒刀全無、惟求工緻、四害也、意骨雖具、終未脫落、五害也、或作或輟、自成兩截、六害也、所列十三刀法之名稱、雖與常人無異、而解釋之簡明、則為他書所不能及、學者讀此一編、篆刻一道、得過半矣、

印章考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方以智輯。以智字密之，號鹿起，明季四大公子之一。崇禎進士，官檢討。入清為僧，名弘智，字無可，人稱藥地和尚。博極羣書，考證精核，所著通雅一書，論者謂在楊慎、陳耀文、焦竑三家之上。又有易餘、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答、物理小識、藥地炮莊等書。其印章考每則皆以二三語或十數語為綱，然後再集眾說，加以己意而詳考之。例如編中末則綱云：封函用泥，後以為印色，更詳考云：輿地志：漢封詔璽用武都紫泥。續漢書：金泥，水銀和金為泥也。東都記：鄧訓好用滎陽青泥。滌徐鉉曰：填以泥，道書而印之。後緣此以印潤色對之亦曰泥。晉為詔以青紙紫泥，即印色也。今部堂紫粉印寶則用珠云云。按此則僅百餘字，而引用書已多至數種。他如首則之秦以前印璽通名，漢以來章與印分，其考證長千餘言，引用書籍乃達數十種；考傳國璽一則，語尤宏博。於考印章書中能見學問淵貫者，當推此書首屈一指。若初學操刀，欲覓治印之捷徑者，則此非其所敢問矣。

摹印秘論一卷 印學叢書本

清汪維堂撰。維堂，海陽人。其摹印秘論一卷，共分十二篇：一印考，二雕蟲清話，三製印，四畫格，五落墨，六用刀，七蘸墨，八擊邊，九潤石，十落款，十一十二刀法，十二歌。此十二篇中，印考一篇為最精當，始言稱璽稱印之原，繼言秦漢印質、印鈕、印綬制度，依次言篆法、刻法，皆極盡考證之能事。雕蟲清語乃雜錄關於治印文字數條。製印篇論刻石、刻銀、玉、刻銅之文字。畫格篇為言未落墨時須看定石質佈置停當。落墨篇為言寫時用筆之法。用刀篇為言刻印執刀之法。蘸墨篇言印章刻完，先用中指研乾墨蘸點字面，待修改後再用印色。擊邊篇言摹印完成，其印四圍整齊，須用刀擊邊。潤石篇為雜記治印要語。落款篇為記印中用姓、用名、用字之源流，與夫加用印字、章字之區別，末更言及印譜，累累數百言，與落款毫無連繫。其言十二刀法，有正入正刀、單入正刀、衝刀、澀刀、遲刀、留刀、復刀、埋刀、切刀、舞刀、平刀、輕刀等，輯解釋極詳。第十二篇之歌，覺皆戲文，未知其以歌字標題之義安

在此與第九篇之瀏石、第十篇之落款、皆文不符題、殊令人不得其解、總之其書除印考篇外、他皆雜而不純、若蘸墨篇則論涉瑣屑、無關大體、擊邊篇更屬末世陋習、爲大雅所不取、十二刀法、立論固精、然多剿竊而來、非汪氏體貼所得也。

摹印傳燈二卷 翠琅玕館叢書本

清葉爾寬輯、爾寬字來向、仁和人。其摹印傳燈二卷、上卷目曰印章源流、分派、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六忌、六氣、三品、刀法、論刻、論寫、論陰陽文、論鈕、卷下目曰製刀秘法、刻玉刀、刻牙刀、刻銅刀、刻石刀、練刀法、鑄印法、洗印法、珍藏法、軟玉法、軟晶法、做印色法、取硃砂法、乳硃砂法、飛銀硃法、染硃砂法、理艾絨法、理木綿法、理燈心法、理竹茹法、製油秘法、論藥性、晒油法、取蓖麻油法、配合法、大抵全書多襲前人成說、加以己意者甚少、然其標目之備、在篆刻學中亦一不可多覯之籍。各目多僅一則、惟論刻、論陰陽文皆二則、至論寫一目、多至四十五則、亦可徵寫法在印學所關之鉅矣。其此目要義、爲習篆當以說文爲根本、印文有一二字忽有空缺、宜聽其自空、不可映帶、不善篆書、從事治印、小印尚可、稍大即不能、爲蝌蚪爲字之祖、今人不知、乃巧畫形狀、多失本意、摹印篆其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讀識、多妄盤屈、學篆須博古、能識古器、考其所錄、固皆老生常談、無何新意、然綜覽

全編絕無二說互相牴牾者，是其立說雖皆拾人牙慧，然非深於此道者，於去取之間，決不能若斯謹嚴也。卷首有楊玉書序，稱仁和葉君來甸英才雋法器，字精明，以稽古之餘，間綴名言而成帙，折衷弃取，抉擇審慎，彙為二卷云云。觀其折衷弃取一語，可知此書佳處所在矣。

印戔說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徐堅撰。堅字孝先，號友竹，江蘇吳縣人。幼即警穎異，讀書善強記，好古學，不屑習科舉帖括，工丹青，專宗大癡筆法，兼嗜六書，研究鐫印之藝。臨摹秦漢官私印幾千餘鈕，詩學盛唐，規模宏大。所著有竹友詩鈔若干卷、西京職官印譜若干卷。其印戔說一卷，皆記平生治印所得要領，雖無深文奧義，確可為初學之楷模。昔呂黎謂讀書必先識字，先生則謂作印必先明篆，蓋明篆則不至私心增損，任意屈信鐘鼎籀篆，襍然並進，墮入外道矣。言作印之秘，先章法，次刀法。刀法所以傳章法，而刀法更難於章法，因章法形而已，刀法則神也。章法如名將布陣，首尾相應，須不假造作，天然成妙，若必删繁就簡，則必有渙散局促之病。刀法如書家作字，以中鋒懸腕為主，鋒正則真，腕懸則靈，靈則物為我用，自然腕手成妙。更言漢人作印，無所謂章法刀法，而法自在有意無意之間，令人竭力為之，適成其醜，尤為前人所未言及者。其於印字之解釋，謂从爪从卩會意，爪持卩以表信也。

古有玉卩、角卩、人卩、龍卩、符卩、璽卩、旌卩、周禮注、印即手執之卩、今之印即卩、璽卩之遺意、上古之璽君臣通用、秦以下始天子所御者曰璽、漢制諸侯王曰璽、列侯丞相至二千石皆曰章、千石以下皆曰印、覘其品制作金銀銅質之別、解釋考證皆稱精詳、先生游華山窮極藍田秦嶺之勝、舊識畢秋帆、適與全陝開其至、招留鈴閣、頗相推重、其贈張書勳殿撰聞知寫書迎之入都、求詩畫鐵筆者戶限幾斷、有欲薦之任四庫全書館校對篆隸及繪圖者、以病辭、飄然出都去、其恬退如此、汪啟淑續印人傳中、有傳頗詳。

續學古編二卷 篆學瑣著本

清何震撰、震字長卿、新安人、按元吾邱衍有學古編一卷、首列三十五舉、次列合用文籍品目、一篆品、二鐘鼎品、三古文品、四碑刻品、五器用品、六辨謬品、七隸書品、八字源辨、凡四十六條、四庫已著錄、提要稱原本當為上下二卷、今合為一卷、蓋後人所併也、此續學古編二卷、體例一如吾邱氏之舊、首列二十五舉、則較吾邱氏為減、至所列合用文籍品目、為小篆品八則、鐘鼎品二則、古文品一則、碑刻品八則、器用品十則、辨謬品六則、隸書品八則、以上各目、則數較吾邱氏有增有減、至字源辨一目、此編無之、其書名為續編、然吾邱氏書中所有者、此編間仍收入、略加改易、如篆品中吾邱氏書載有許氏說文解字十五卷、解題稱徐鉉校正定本有新增入字、始一終亥者、係正本、分韻川本、乃後人所更、非古人之本意云云、此編亦載許氏說文解字十五卷、解題稱始一終亥為目者、係正本、分韻為目者、係徐鉉增改、并補翻切、而六書之旨亡於此矣云云、更有吾邱氏有者、此編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錄其目、意見相悖者、加以改正、無者加以補充、然吾邱氏書原有三十五舉、此編若悉四收之、更加補其舉數理加多、而此編反較吾邱氏減少十舉、以規此之是其體例並非凡吾邱氏之所有、悉行收也、其於原書去取、旨究安在、實使令人莫解其蘊、至其對所列小學諸書之議論、則確有加乎吾邱氏之上者、

續語堂論印彙錄一卷（印學叢書本）

清魏錫曾撰、錫曾仁和人、字稼孫、貢生、官福建鹽大使、少好篆刻、嗜金石拓本、收藏甚富、在官積壯日事筆硯、光緒閒卒、有續語堂碑錄、稼孫集、其續語堂論印彙錄一卷、內有論印詩二十四首、書賴古堂殘譜後、書巴布籍別傳後、薛氏漢鐙跋、硯林印稿書後、題增補毛西堂手輯西泠六家印譜、錢叔蓋印譜跋、吳讓之印譜跋、其論印詩二十四首小序稍余凡有印癖、里居之日、嘗與毛西堂何凡明朱芑孫諸君手拓丁黃蔣奚二陳之作、裒然成譜、邇從德園朱丈借賴古堂殘譜得六七十人、然生平所及作論印詩二十四首云云、即此小序、於先生嗜印之篤、已可得見一斑矣、其各書後論印之語、頗稱精絕、書賴古堂殘譜後、於文國博、何主臣、梁千秋、梁大年、張穉恭、程穆倩、黃濟叔、張大風、程孟長、汪尹子、江皜臣、吳序三、徐子固、沈達吉、顧元方、朱修能、丁秋平、陳文叔、丁元公等、皆分別論說、尤關書後之別裁、其詩文不惟第言印法印制、即關於印之逸聞逸事、莫不之及、如詠梁千秋

詩云、明詩半七子、明印皆主匡、千秋稱具體、衆中最崢嶸、諸貴於櫟園周內專印人、按周櫟園印人傳於千秋多微詞、蓋求其作印不得、遂詆之詩中故云然爾、尋常言印之書類多乾燥、非知者不能卒讀、惟此書饒有別趣、能使讀者不忍釋手焉。

篆刻十三略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袁三俊撰、三俊字籥尊、號抱瓮、江蘇長洲人、童時在郡塾中、即喜篆刻、父師訶責不能止、宿火瓮中、人靜後鏗鏘有聲、燠楚楚可觀、故早有聲譽、不樂為舉子文、惟肆力六書印法、秦漢者有抱瓮印稿及此篆刻十三略一卷、十三略者、一曰學古、二曰結構、三曰章法、四曰滿、五曰縱橫、六曰蒼、七曰光、八曰沉著、九曰停匀、十曰靈動、十一曰寫意、十二曰天趣、十三曰雅、學古言學秦漢六朝古印、猶學書必祖鍾王、結構

務使血脈貫通、章法須次第相尋、滿謂空無隙地、縱橫為運刀若風驅陣馬、所向無前、蒼為如百尺喬松必古茂青蔥、光乃潤澤之意、沉著為不輕浮、停匀為有骨有肉、靈動為化板為活、寫意為不以刻劃為工而有自然之妙、天趣在手神跌宕、雅為具士人氣象、總之編中所論、純以氣質為主、方法則未涉及、然足為知者道、不足為外人言也、先生與沈文慤公歸愚同里閈、有戚誼、治印與品學皆為同儕所重、文慤有寄懷抱瓮詩云、比鄰兼戚友、愛音兩家同、我作移樁

為君疑浙梗遥、相思其地、相見各衰翁、魂夢難忘處、依依對水東、吳中談篆刻、此事獨推袁、過潤存剛道之流、會本原古文人莫識、小道兩能尊、何日分鎦梗前聽細論、詩見竹嘯軒詩鈔中、汪啟淑續印人傳、稱其印古心古貌、求之當世、不可多得、時賢推崇有如是者。

寶印集六卷 印學叢書本

清王之佐編。之佐字硯農、震澤人、工詩兼畫蘭、道光間舉孝廉方正、有采青集、友繪木集、此寶印集為之佐所輯、吳越名流歌詠宋岳忠武王玉印之詩歌、因其藏有岳武王私印、高寸許、廣九分、玉質蟠紐、古色黝然、剝蝕處缺有赭墨、鐫岳飛二字、篆法瘦勁、初為乾隆間賈客於湘江得之漁父、後之佐同里衛氏由衛氏歸之佐、之佐有師李紫綸先生之兄字寶齋、從之佐借印、因為紫綸攜去、嗣紫綸捐館、之佐屢向寶齋索而未得、道光十年冬、之佐謁岳忠武王祠於西湖棲霞嶺下、復觀李柯溪、殷星川兩君所購王之官印、及所撰文、根觸前事、歸而復向李氏索之、紫綸之嗣君希蟠還之之佐、因顏其室曰寶印、徧索同人為之題詠、並刻題詠為寶印集、釐為六卷、題者數百家、閨秀方外、莫不有之、按區區一印、夫何足貴、特以忠武之忠孝大節、激發後人、之佐以愛忠武、故重其印、昔宋漫堂見宰教風化之官、陶定為海忠介、周松靄得天祥二字鐵印、擬為文信國、皆見於歌詠、傳為藝林

盛事、而此印名氏俱全、故益足以珍重之、佐有此心、其時名流亦同具此心、是以編中詩文多激昂慷慨、發天下好善惡惡之真情、忠武有知、可無憾矣、

多野齋印說一卷 甲經蓋書本

清董洵撰、洵字企泉、號小池、又號念巢、浙江山陰人、官四川寶邑主簿、寫蘭竹、習篆刻、落職後、蕭然攜琴書徧游蜀川名勝、詩益宏放、著有小池詩鈔、董氏印式各書、其多野齋印說一卷、皆考證原委、議論精鑿、如謂官印多後人射利偽製、若曲將司馬等印、且有黃銅者、其文皆仿鑄、訪無大失、第以真者較之、則不能欺人、私印有後人磨去其字改刻、當審其印面之新舊、又有青綠填塞、磨去一層、則出原跡者、則不

可改刻云云、於作偽之法、言之極詳、辨古印者、不可不知、其言古今印制、多有上二字右讀至左、下二字左讀至右、然又有上下皆從右至左者、若此章法、可稱奇特、他書皆未之言、且董氏舉有古印為例、當非虛語、又云古人鑄印、文本極工、迨入土久遠、填塞剝蝕、與夫封予真惟古將軍印、乃軍中急于行令鑿而成之、其多欹側不勻、而近人過有完好者、反置不問、亦如學漢隸之專法其殘缺、殊可議譏、其為此言、實中末學之通病、總之董氏探討深奧、迴異流俗、其前

革丁敬以治印名海內，董氏平日蒐印譜所載古印外，尤喜臨丁氏之印，每一印成，雖千里必郵致之，其致力有如此者。卷首有乾隆壬寅徐觀海序、癸卯丁傳序。按傳即敬之子也。卷末有吳隱跋，稱知先生有印說之作，求之頻年，未獲寫目，已聞日東丹崖先生有之，輾轉乞借，亟校手民云云。按我國奇書沈霾，往往流傳海外，亦可見人修學好古，而我之不能自寶其寶矣。

雲莊印話四卷 西泠印社印本

清阮充撰。充字實齋，儀徵人，文達之弟也。其雲莊印話四卷，目曰集印敘文、印人詩事、鐫印叢說、印泥選製。其集印敘文，集有碧香吟館藏印譜初集序、朱竹垞先生葛氏印譜序、阮文達小碧琅玕印譜序、秦漢官印臨本序及汪容夫述學中所載之釋印一篇，凡所集各篇，不但文章爾雅，且於印之源流，發揮盡致，學者不必廣搜印學各書，第覽此區區數篇，於印之一道，即可得其涯略矣。印人詩事，前半卷為明季擅名刻者小傳，清初老宿，亦間有一二，後半卷為就所見聞，因詩以見印者，故名曰印人詩事，所謂因詩見印者。例如所載文用和、大汝海，題金子謙印譜七古，筆致蒼老，有一聯云：常將真力運精心，自使寶光飛石髓云云，蓋即因汝梅之詩，而知金氏之印，故云因詩見印。鐫印叢話，皆輯前論印之語，逐則皆標出典，且極所具卑見之文。印泥選製，僅寥寥二頁，如附錄然，無關篇中宏旨也。卷首有阮氏自序，稱自來印譜流傳，大都研求名句以為文，而文人學士亦第賞其石質

古雅篆法秀韻而已、而作者姓氏、曾不之及、爰將古今能奏刀者蒐羅彙萃、並檢唐澂增輯周櫟園傳印印人傳、由前明迄今五百餘年、博古之士、綜而著之云云、按記作者姓名之書、在阮氏之先、除周櫟園印人傳外、尚有汪啟淑續印人傳、馮承輝國朝印識二書、均云作者姓氏、曾不之及、似阮氏所見、實未週也、

歷朝印識一卷附補遺 印學叢書本

清馮承輝撰、承輝字少眉、一字伯承、婁縣人、諸生、性好學、工八分書、有石鼓文音訓考證、兩漢碑跋、其歷朝印識一卷、蓋所輯由秦迄明之印人傳也、都其所輯、秦二人、曰李斯、曰孫壽、魏二人、曰楊利、曰宗養、唐一人、曰祝思言、宋八人、曰祝溫柔、曰歐陽修、曰錚通、曰姜夔、曰王球、曰王厚之、曰晁克一、曰顏叔夏、元十一人、曰趙孟頫、曰吳福、曰錢選、曰吾邱衍、曰葉森、曰吳叡、曰虞集、曰王冕、曰楊瑀、曰揚遵、曰朱珪、明則自

朱應辰、至周丹全、共一百七十四人、補遺元為盧仲章、顧琛、謝杞三人、明為自沈潤卿、至汪以滂、共二十五人、按刻印有書、始於學古編、印人有傳、始於周櫟園、承輝酷嗜篆刻、謂小學一途、印為津逮、讀書識字、上可通經、而史氏立傳、不載其人、爰於暇時、輯印人名氏里居、由秦迄明、共得二百二十六人、名曰印識、卷首有自序、及楊東杷序、楊序謂為百九十者、蓋未計補遺中之二十八人也、惟其所謂印人、不僅限於能捉刀者、凡能書印章、輯有印譜、與夫有關於印學之

著述者皆所必收、如秦之李斯、非能鐫印、第以始皇既定天下、取藍田山玉、命李斯篆其文、此編亦收入、是即第能書印章者、若宋之姜夔、輯有集古印譜一卷、吳福孫著有古印史一卷、是即輯有印譜與有關於印學之著述、而亦視為印人之明證也、按能鐫印者、技固宜傳、而輯印譜與有著述者之有功後學、實亦至鉅、承輝收之、理亦所宜、書中各則、皆註出典、頗合輯錄體例耳、

國朝印識二卷附近編一卷 印學叢書本

清馮承輝撰、承輝著有歷代印識一卷、已著錄、此國朝印識二卷、自作小引、稱余既集自秦至明印人傳為一卷梓行矣、茲復增輯國朝諸家於後、又以時下鐵書之有名者、自撰小傳、別為一卷、共得三百餘人云云、按所謂時下鐵書之有名者、自撰小傳別為一卷、蓋即所附之近編、自撰小傳云者、以前二卷皆集他人之作、近編中人皆與承輝同時、其傳悉出承輝自撰、爾其書體例、一如所撰歷朝印識、所異者此附方外道士女士等、皆為歷朝印識之所無、編中所收方士、有明中、湛性、篆玉、兆先、湛福、續行、佛基、安鐒、佛眉、九人、道士有吳潤賓、珍二人、女士有楊瑞雲、金素娟、許延礽三人、近編中附有方外達受、見初二人、考其所輯、以錄自汪啟淑續印人傳者為最多、然遠遜汪書之詳盡、例如沈皋宇聞天傳、在汪書長至百數十字、而此編僅云沈印人聞天、鐵筆最工、白文絕類何雪漁、蘇嘯民、所著有六泉印譜四卷、寥寥二十餘字、故讀此書、於何人、皆僅可知其能鐫印而已、且編

中更有推書姓名籍貫、其治印之語、不著一字、第汪曰見印人傳、其間殆為詬病、如讀汪書、不特其人之治印始末可以窺見、即出處學識亦可得涯畧、無煩更檢他書矣、惟汪書所載人數無多、而此書除汪書所載者、悉行收錄外、錄自他書者、更倍於汪、是又汪書未能企及者。

印學管見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馮承輝撰、承輝著有歷朝印識、國朝印識、等書、已著錄、此印學管見一卷、專論篆刻印章、編中要旨、為龜魚麟龍雙龍雙虎、漢印雖間用之、今人用之則最醜、至若鍾鼎葫蘆等印、及假借肋印、尤為後世變格、有大雅、印有朱白法天地也、古人制印之始、先有陰文、後有陽文、其後遂有陰陽相間者、篆法以石鼓嶧山為最古、摹印欲古、非字畫殘缺之謂、多見鐘鼎款識及碑版、則自有古意、運刀宜直不宜橫、橫則嫩而無神、凡一印到手、不可即鐫、宜思若何結字、若何運筆、然後始能奏刀、筆下不難風秀、而難於古樸中仍帶秀氣、古人印譜中、朱文如入木三分、白文入筆筆圓渾、漢人大朱文結字方正、轉角略帶圓意、刻小陽文印宜碎、蓋能碎則有疎有密、元朱文宜瘦、然瘦於細異須具特立之概、以上雖多采他家之說、然多附己意剖析頗詳、且於古人成說、亦多駁辯、如秦文轉角、漢轉角方、方圓不可用、凡論印者對於此語鮮不默許、惟此編則謂此說不可太泥、蓋刻圓角印不可

雜以方、若刻方角印、未嘗不可略有圓處、漢印具在可取為證、編末月旦元明諸印人、語尤精到、其所稱許者並非無疵可議、所指責者、亦皆有善足錄、可謂議論平允、不以私心之愛憎、而諸其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論印絕句一卷 篆學瑣著本

清吳騫著、騫海寧人、字槎客、號兔床、貢生、藏書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黃丕烈顏其室曰百宋一廛、騫聞之、自題其居曰千元十駕、謂有千部元板也、能畫工詩、嘉慶間卒、年八十一、有拜經樓詩文集、其論印絕句一卷、前半卷為輯仁和沈心、錢塘厲鶚、海寧查岐昌、周春、陳鱔、仁和倪印元、海寧鍾大元、馮念祖八人之論印絕句、共九十四首、自馮念祖以下為槎客自著絕句十二首、更次為錢塘丁敬、海寧陳莱孝、秀水蔣元龍、吳江楊復吉四人所為詩四十八首、卷首有槎客自序、稱予少有印癖、偶讀前輩沈房仲、厲太鴻諸公論印絕句、適然有會於中、間亦倣效、且要同志者、屬而和之、通得如干首、薈為一編、而付之剞劂氏云云、此編之緣起於此數語已可窺見矣、編中各詩皆為七絕、亦皆未標題、惟逐首皆作小注於詩後、無小注者僅十之二三、然亦間有以小注夾諸詩中者、考詩後之注、為注全首意旨、詩中夾注、殆為字句作注也、詩以論印之故事、者為多、絕少言及治印之法

則蓋著者諸公大半爲嗜印之士非盡能操刀者詩之風格如槎客詩云讀書臺下草連天一寸藍田冷暮煙想得當年私印處銷魂無過感甄篇注曰研北雜志陳思王讀書臺在冀州有人於其側得小玉印文曰曹植私印全編詩旨類多如此小注亦有纍纍二百言者按印之爲書在宣和則有譜克一則有格嘯堂則有錄順伯則有圖此則儷以韻語所謂長言之不足故咏嘆之一詩之有詩品詩話外又有論詩絕句也

摹印述一卷 清光緒間廣州廣雅書局刊本

清陳澧撰澧字蘭甫廣東番禺縣人道光舉人少好爲詩及長棄去博覽羣籍著書百餘卷先後主講學海堂及菊坡精舍其晚年所著書曰東塾讀書記力排宋漢門户之見其摹印述一卷謂刻印爲秦書八體之一謂之摹印古人小學之一端也其全書要義稱篆書之體有三一曰古文二曰篆文三曰繆篆摹印以繆篆爲宗主而繆篆仍當以小篆爲根本繆篆之體方正縝密其字較小篆有省有變而苦無專書惟可於古印譜求之然字不能備世俗所行六書通不可依據漢印分韻尚屬可採其言省變謂當仿漢隸字體而仍用篆書筆畫凡作印先檢說文識其字从某从某然後酌其章法如盡依說文覺其窒礙宜有省變則仿漢隸之體爲之然欲知漢隸省變當先識說文正體按省變之說先賢論者是非參差之者謂治印貴配合適宜文有繁簡難於配合時須從省變非之者謂古人省變皆有定法後人不學妄加更改多失六書本義尚不如不加省變之爲得二說紛

紱莫衷一是。茲先生舉漢隸為省之準繩，不背古不違俗，誠一至當之說也。編中對印制沿革言亦極詳，如謂古多兩面印，一面姓名，一面曰臣某，故凡稱臣者必兩面印，或一面姓名一面字，亦有一面姓名一面作吉語，如大年、長年、日利、常富、長樂之類。又言今人之稱印曰圖書，蓋因昔人有收藏圖書印文曰某某閣書，此印章所訛稱圖書之源。以攀諸說視之，無甚奇特，然非邃於考古，不能直出。編有先生自作小引，言顧氏近欲學刻印，余謂古篆印既有師法，故文字精雅，為物雖小，可與鼎彝碑版同珍，後人為之不能及也。不講小學，不能作篆書故也。因舉古今人論印之語，擷其大略，并溯源於篆書之法，以告顧氏云。壻顧氏為先生之子，是此書殆先生之庭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十五舉校勘記一卷 印學叢書本

清姚覲元撰。覲元歸安人。按元吾邱衍有學古編一卷，首為三十五舉，悉為論印之語，四庫已著錄。考吾邱氏之原書，輾轉傳錄，中多錯訛，無出而校之者。姚氏有見於此，爰就李漁述古印說、朱象賢印典等書，參以己意，逐條校證。凡文不可讀，或雖可讀而悖意者，悉行校出。如原書第十二舉有云以鼎篆古文錯雜為用，姚氏據印說引鼎篆作鐘鼎。第二十二舉原有云唯唐相李泌有端室三字印，白文玉印。姚氏云上印字衍，印典引作居室玉印，印說引作端居室三字白文印，並通。以上二則為據他書校出原書之誤者。若第十八舉原書有云王球嘯古堂集古錄，姚氏謂球當作俅，宋王球字夔玉，王俅字子弁，作嘯古堂集古錄者，俅也，作球。又第三十四舉原書有云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姓，姚氏謂此十二字不可通，印典引後四字作非皆名印，亦譌，以文義推之，當云非複姓其無印字皆非名印。此則為以己意證原書之誤者。全編校出之字甚多，讀吾邱氏書者。

不可不手此一編苟能將此編與原書合刊則益嘉惠士林矣。

寂園說印一卷　寂園叢書本

清陳瀏撰。瀏，江浦人，工詩，著有寂園叢書，其中所稱[illegible]昆金石刻古器之作，說聞一編尤為[illegible]炙人口。其寂園說印一卷，為專論印石之書，而於田黃、田白，述之尤詳。按田黃、田白為世所珍，究其出處，言人人殊。據此編所載，有為青田變化之說，[illegible]言嘗聞兩浙此部云：見青色之青田，化出淡紅，轉黃之色，一年仍未；且青色之青田，一年已化為極細膩之田黃，有如木變石之奇妙，蓋稍歷歲久，蘚苔菁華滋孕奇品，理想所在，當可由黃而再化為白。又泥坑田黃，質地較為度為粗，皮所變化云云。是說是否可信，頗為疑問。按雨萊此部，姓徐名鴻泰，字雨萊，河南杞縣人，原籍天津，為[illegible]徐東海之族叔祖，以父官杞縣，遂入杞籍，為光緒中葉進士，學極博雅，年未四十而歿，故知其名者甚少，不謂得於此編見之也。編中於所見佳石，皆詳述石售受源委，故凡光宣之際，北京廠肆商號之狀況，世家巨族之興替，莫不因石論及，如云甲午以後，余在濬寶英兩齋得田黃甚多，庚子亂起，為彼

佛所有、嗣余以數倍之價議贖、堅不肯、後乃盡售於陽湖侍郎、佛為某大臣之介弟、盛時嘗往小朶家、曾幾何時、園林易主、小朶名伶、迺與佛若不相識云云、全書各則、鮮不若此、故欲知光宣時北京掌故者、不可不讀之、又吳昌碩治印、壽乾沒人之佳石、此編所舉事實不一而足、此外名流若王可莊、黃仲弢、陳哲甫、徐花農、俞曲園、編中亦時涉及、在說印書中、誠一別饒雅趣之良著也、

雨罍軒印考漫存九卷 民國十四年乙丑修補重刊本

清吳雲輯、雲歸安人、字少青、號平齋、晚號退樓、由諸生捐例官至補用道、咸豐間曾權鎮江知府、解組後卜居吳門、築聽楓園以娛老、園有雨罍軒及百蘭亭齋、為藏金石之所、喜藏先秦兩漢古銅印璽、前後積至一千餘紐、曾仿昔人編輯印譜之例、將官私各印分類排比、印成十二冊、未加考釋、嗣以內之官印二百餘紐、頗有歷代官制所未見者、可補史志之闕、因汰去重複、采取家各考證、參以所見、作古官印考六卷、私印考三卷、復肖摹印紐於前、而以原印鈐之於後、逐印加以考釋、其體例實為印譜中所創見、至於考釋之詳、得未曾有、即以都鄉侯印言、其考釋達數百言、援證精確、一字不苟、如與鞠履厚之印文考略、翁大年之古官印志合為一編、以考官制證異文、洵足為史家之一助也、其於私印、則備考其人事蹟、或記云某書有傳、卷首有先生自序、卷末有民國乙丑嘉平吳縣顧建勳跋、稱此板流傳以來四五十年、屢經印行、每多殘失、近來印本第五卷計佚東武守家丞

一印、第七卷石畲私印後、失考釋、閱者每以為憾、丁君志偉發極意搜訪、先得東武子印於鑒賞家、又得善本於藏書家、然後從事勘對、悉心釐訂、疑者葺之、漫者修之、頓復舊觀云云、可知是本之所自來矣、

程荔江印譜二卷 涵芬樓影印本

清程從龍輯、從龍字荔江、一字振華、甘泉人、多才藝、精于鑒賞、有秦漢印極夥、濡紙拓文編排為譜、卷首有乾隆二年丁巳周銓序、及乾隆三年自序、按秦漢印譜以宣和為最先、降及元明、好古之家極意搜集、若楊氏顧氏皆為名譜、明萬曆中、吳氏印統至七千餘方、裒括譜之所有而集其成、然間有偽作、未可盡愜人意、程氏蓄搜求、積十五六年、得三千餘方、自謂其中有為後人所摹者、有因秦漢之章、磨錯而別鐫者、有字畫漫滅、不可辨識者、其可存者、僅千二百方、譜中所有、蓋即此也、其中以私印為多、官印居四之一、此譜傳本甚少、此原本為永明周鑾詒故物、鑾詒跋稱、譜中各印大半歸番禺潘氏看篆樓、今為濰縣陳壽卿前輩所有、半歸滄州王氏、其子孫分散售之、有入陳氏者、有入漢陽葉氏平安館者、入葉氏者、同治間虎坊橋宅燬、復入歙鮑子年、大興孫問羹二家、鮑印後多歸孫氏、余從得十數方、又云往讀厲樊榭集、見其程荔江秦漢印序、因銳意求湖縣骨董客、

為予覓得一册，為吳清卿購去，怏悒殊甚，乃於嶺外無意獲此云云。據此跋，於譜中各印，賴轉流傳，言之極悉。且知除周氏藏本外，尚有吳氏藏本。至此本冠有厲樊榭序，蓋景印時所增入也。

印林六冊 國立北平圖書館鈐印本

清楊守敬輯。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舉人，官黃岡教諭。好古博學，收藏極富，尤於金石者。有望堂金石文字、及寰宇貞石圖等書行世。仁和葉銘葉氏印譜存目，有楊氏印林八卷，稱宜都楊守敬惺吾氏致藏，并自序、東湖饒季音跋，自一卷至七卷官私印，八卷元押云云。茲考此本不署輯人名氏，惟各頁騎縫上書印林二字，下書宜都楊氏致藏六字。無序無跋。編中所鈐皆秦漢私印，共約六七百方。其體例以姓為類，印之無姓者，則以首字相同者為類。譜式每頁前後面各橫三豎四，釐十二方格，印鈐於每頁之前面，每面六印，皆鈐於每行之第一第三兩格中，第二第四兩格與後面之十二格皆空白，印皆絕佳，堪與兩罍軒、十鐘山房並駕媲美。搜書之騎縫雖曰宜都楊氏致藏，實則遍檢全書，並無一字之考釋。大抵此為楊氏尚未成書初稿本，每頁空白之格，殆為擬補考釋之所。若葉氏印譜存目所載，則為已成之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介庵印譜一卷 雲南叢書中影印本

清釋湛福纂。湛福字介庵，雲南昆明縣人，幼祝髮習浮屠桐山，方望溪先生嘗稱許之，師事蘭谷禪師。蘭谷入京，介庵隨侍，住內城傳經院六十年，不踰門四十年，不下階，工鐫刻，善篆隸楷書，學鍾太傅，常以杭扇畫泥金梅花，自集唐句題其上，人爭購之，與遼東三老為方外友，卒年九十有六。其介庵印譜一卷，共印二百六十一方，其體例為每頁後半頁鈐印，次頁後半頁作釋文，每半頁鈐印十數方，釋文字體或篆或隸或楷，皆湛福所自書，字極精絕，蓋其篆法周秦，隸追兩漢，楷則酷似鍾王矣。汪啟淑印人傳稱其鐵筆別具天趣，頗自寶貴，非其人不輕與奏刀云云。茲考各印，多有似明人處，非若其字之專致於古也。卷首有方望溪贈介上人序，乾隆壬戌吳應枚序，望溪為有清文苑名家，盡人能知，應枚歸安人，字穎庵，官至大理寺卿，善畫山水，師事王原祁，亦清代知名之士，皆對湛福備極推崇。此編原本為袁銘泉先生所藏，清宣統間影印入雲南叢書中，以廣其傳。銘泉之介弟嘉穀跋稱此本可為四絕，所謂四絕者，一篆刻，二楷釋，三印色，四裝青緝本云云。此外尚有世傳序，惜佚其半卷之末頁湛福署稱文甫長兄先生命集，按文甫即世傳之字，所謂遼東三友之一也。

賴古堂印譜四卷 鈔本

清周在浚等輯。在浚字雪客，大梁人，官經歷，有雲烟過眼錄、晉碑、茶莊集、秋水軒集、天發神讖碑釋文等書。按在浚為周櫟園亮工子，櫟園嗜印，著有印人傳及賴古堂詩鈔。此譜為在浚等所輯，而仍以賴古堂名者，以譜中各印皆亮工所遺故物也。其印皆明清老手所作，而以櫟園自用章居多。清季印譜多為一人手筆，此譜乃集諸名人印而成，章法刀法各極其妙。首卷有高阜序，次卷有高兆、周銘、鹿奎序，三卷有張遹序，四卷有黃虞稷序。仁和葉銘葉氏印譜存目謂此書共成二十五部，已可見流傳之少矣。考賴古堂印譜除此本外，尚有櫟園手編未成之本，事見仁和魏錫曾字稼孫所著之績語堂論印彙錄，蓋錄中載有書賴古堂殘譜後一篇也。其大旨稱此為櫟園未成之書，櫟園喜篆刻，就所得印拓輯備覽。辛酉歲僻地黃巖，偶從朱德園部郎借書，云有賴古堂殘譜，取視之，則剪黏本，白紙線訂十二冊，所存才三十餘家。其弁語皆楷書云云。諾二書同名賴古，一則櫟園手輯，一則輯自在浚，而世之言此書者，第知有在浚輯本，殊鮮知有櫟園手輯者，故此書後，實堪與高阜、高兆各序合弁卷端，庶讀者知有二本也。且魏氏於書後之末詳櫟園所收，擇要錄出，計其所錄，有何主臣、梁千秋、梁大年、張穆、茶程、穆倩、黃濟叔、張大風、程[illegible]、程孟長、汪尹子、江皜臣、欽序三、徐子固、沈逢吉、顧元方、朱修能、丁秋平、陳文叔、丁元公等，皆為明季治印名家，又遠勝於在浚此編矣。所惜者無術得見原書耳。

謙齋印譜二卷 清乾隆十八年癸酉鈐印本

清沈鳳篆。鳳字凡民，一字補蘿，號謙齋，又號桐君，工書畫篆刻，初以國學生效力南河，七攝縣篆，於吏事非其所喜，曾在宣城訊竊雞者，畫雞賊面以恥之。其於篆刻，幼即酷嗜，嘗東至齊魯，搜秦漢遺碣，北之燕，摩挲宣王石鼓，西至秦，拓酒泉，訪求晉唐石刻，凡三代後鐘彝尊罍，見輒撫弄，遇有款識，雖一兩字，莫不精心摹搨，客有以秦漢印三百千來者，鳳閉門大喜，窮日夜悉摹譜之，篆法於是益工。此謙齋印譜二卷即鳳所作也，編中共印二百餘方，上卷皆多巨印，愈後愈老，其字法皆以史籀秦漢及說文為主，刀法多用中鋒，蓋得書家三昧，而又移之於印者，最佳者有精圓長及三寸，潤一寸有半之朱文「存君子心行丈夫事」一印，用秦文正刀，圓渾遒還，已致神化，又二寸方白文「我本薄德人宜行積德事，我本薄福人宜行惜福事」一印，用漢文正刀，古意盎然，此外佳印極多，未可枚舉。卷首有康熙五十三年汪士鋐序及自序，上卷之末有雍正戊申王澍序，下卷之首有乾隆十八年

高斌序。按王高二序，不置於卷首，而一置於上卷之末，一置於下卷之首者，大抵為裝訂之誤。鳳與王澍最友善，所至必偕，鳳自序、王序、高序皆言及之，然編中無鳳為澍所治印，亦異事也。

谷園印譜六卷 清康熙間鈐印本

清許容纂、胡介祉藏。許容字默公，一字實夫，如皋人，曾有說篆一卷，已著錄。介祉字循齋，一字茨村，山陰人，由廕生官至河南按察使，有隨園詩集。按容幼孤家貧，棄舉子業，惟嗜搜秦漢各篆及鐘鼎碑銘諸書，寒暑無少倦，十餘載輯成篆海數十卷，嗣游京師，謁大宗伯合淝龔端毅公，所學益進，成許氏說篆及印鑑二書。康熙庚申，得遇介祉，始許容為介祉治印百方，名曰谷園印譜，至康熙乙丑，介祉又購石盈箱，摘玉田山中白雪詞句曲折位置，實集眾體，更得百方，合前譜並此外平日所鐫，加以詮釋，釐為六卷，每印皆先註印中字句，次註所仿派別，更次註明刀法，如卷一第二頁有印曰青驄緊踏霜風漸加，亢滕的短衣揸不住的沙塵，刮空白噪晚鴉，牛背上夕陽下，秋風古道紅樹槎枒，紅樹槎枒，唱道是秋容如畫，印為小篆白文，共五十字，譜中先用楷書將此五十字註於印下，更書曰漢文正刀法是也，又其體例，印與註釋皆在每頁之前面，後面多空白，惟每逢印文所用為鐘鼎文時，除用前例註釋於各頁前面外，更將所用各字，復於後面注明某字出某鐘某鼎，體例美備，當之可無愧矣。卷首有胡氏二序，一作于康熙庚申，一作于康熙丙寅，卷末有許氏自作跋語二則，序跋皆以敘二人之情誼為多。仁和葉銘葉氏印譜存目中載有此譜卷數，與此合，惟稱此譜附篆考三卷，雲間黃琮二卿著云云，考此本無此附編，未悉何故。

柳舫集印二卷 嘉慶丁丑鈐印本

清許容原篆、封保祺、羅維善摹。容字默公、一字實夫、如皋人、有說篆一卷、谷園印譜六卷、已著錄。保祺字右孫、勃海人。維善字持伸、豫章人。按柳舫集印上下二卷、上卷為保祺摹、下卷為維善摹。上卷署長白阿敦妆村校、下卷署彭城金在恒立方校、編中各印、皆摹自許容之谷園印譜、一切注釋、一如谷園印譜。惟且（所）摹多形似而神有未逮、又印（譜有）之大小、印文之章法書法、及一切注釋、皆如谷園、惟所注之刀法、與谷園異者、例如谷園印譜卷一、有長二寸潤一寸之朱文印、文曰長空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注曰秦文平刀法、此卷編上、保祺所摹亦有此印、形[illegible]勢[illegible]逼肖、惟注曰正刀法、則與谷園異。又谷園印譜卷一[illegible]有寸餘朱文方印、文曰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注曰漢文正刀法、此編卷上、保祺所摹亦有此印、惟注（曰）正刀法、亦與谷園異、編中似此者甚多、（誤）摹印（以）[illegible]摹刀法為最要、如摹

字之重在用筆然、焉有章法書法、亦步亦趨、而刀法反自行改易者、且視其（所）用刀法、並未改易、豈其以所摹自視弗如、故注明刀法不同、以冀藏拙歟、如謂手民之誤、既有人專司校刊之責、即有誤、夫何至所誤如是之多、維善所摹、尚少此異、惟意味似視保祺略遜、卷首有盧蔭長序、蔭長為保祺之文摯、序中於明清治印名家、論之頗詳、

玉蘭仙館印譜二卷 寧城室景印本

清董熊篆。熊號曉庵，湖州人。善篆刻，為人誠謹真率，無趨炎之態，每為知己所作，必精心摹倣。咸豐辛酉卒於滬。其玉蘭仙館印譜二卷，虞山范璣字引泉為之序。世無傳本，民國甲寅，其甥烏程周慶雲用景印之，並請吳昌碩為之序，潘蘭題詩，以廣流傳。編中各印，落墨古拙，刀法渾厚，分朱布白，神意穆如，可稱出秦入漢者。清李浙派名家丁蔣奚黃，不多讓焉。吳序稱為非畢生寢饋於斯者，不能得其神似，亦可見其推崇之至。編中各印，若卷上之爭堯私印之白文印，匪崇恩之白文印，沈元齡之朱文印，各有因緣，莫羨人之白文印，皆絕佳。至范璣二字、福增二字之小白文印，直追秦漢，不辨為出自清代者。且內有銅印多方，尤具古意，非近人所能為。曉庵又精繪事，筆意若白陽復堂一流。兼善刻竹，至老猶能於摺箑鑿蠅頭小字五六行。潘氏題詩云：匠心漢鑄方圓法，生面重教浙派開。認取種榆仙館外，蛟龍鬱律石中來。按所謂種榆仙館主者，即錢塘陳曼生，亦浙派名家也。

惕庵印譜六卷 清乾隆間鈐印本

清梁登庸篆。登庸字惕庵，高郵人。嗜篆刻。其惕庵印譜六卷，一曰天保九如章，二曰陋室銘章，三曰百美詩圖章，四曰百二甲子章，五曰摹印十二體，六曰鐫八要。其天保九如，自如山二字起，至如松柏之茂止，共為九印，每方皆注明篆法刀法，自云僑寓大梁，與張西清相友善。西清好摹印，所藏甚富，最貴者則屬何雪漁九疇印。梁氏用取天保九如之印，摹其筆意，此卷題者甚夥，藻飾備至。陋室銘圖章共十八方，言甲戌秋仲遊蘇門，見友人案頭一印冊，僅鈐一小印，餘悉詩跋。其石廣狹寸許，鐫陋室銘八十一字，刀法章法井井有條，蓋出黎陽女士郭夢岩之手。遊歸追憶體格，逐逐句成摹擬諸體，共得一十有八云云。此卷題者亦極多。百詩圖章為自王嬙至杜麗，共百人，每人作詩一句，鐫印一方，亦有二三人合一印者，故名曰百美詩。百二十甲子章為各印一為甲子之，更以爾雅干支之名而兩之，故得百二十甲子。例如甲子先鐫一甲子印，再鐫一閼逢困敦印，乙丑印後更鐫一檀

篆赤奮若印是也、摹印十二體、一曰龍鳥文、二曰摹漢文、三曰急就文、四曰柳葉文、五曰筆隸文、六曰鍾鼎文、七曰飛白文、八曰墳書文、九曰寫意文、十曰鐵線文、十一曰滿白文、十二曰潤銅文、鑴書八要、為論印語、言非印譜、且皆拾人牙慧、無可稱述、總之梁氏治印可稱曰能、質之大雅則笑絕冠纓矣、

書學印譜一卷 雲南叢書本

清王緈篆、緈字雪廬、滇人、事蹟無考、善臨池、尤善弄鐵筆、嘗將漢魏兩晉六朝唐宋各書家之名或論書法之語、與夫其他與書法有關者、鐫之為印、其弟子郝敬賢、郝尊賢等、為哀成帙、名書學印譜、其體例各頁皆前面鈐印數方、繼以釋文、後面皆用行書附以說明、例如第二頁第一印、為白文、筆論斷自中郎、六字、第二印為白文、石經二字、第三印為朱文、飛白二字、第四印為朱文、古法新意四字、後面說明、略謂、前乎蔡者有傳書而無傳人、秦筆中郎筆論、實後世談書之祖、石經刻而學者有衷焉、是法古也、飛白創而正隸行草漸開焉、是新意出也、昔蔡邕云云、依次各頁、為鍾繇、張芝、及右軍父子、直至宋之程朱而止、共百餘方、所鐫各印、皆具古意、在其時滇省印人、似居孫鑄介庵之上也、卷首有乾隆甲辰殷琦序、卷末有乾隆丁酉郝良才題詩、及乾隆甲辰王氏自序、殷序稱其書探墳索文、追秦漢作古篆圖書、無不入妙、郝詩與自序、無可述者、

十瓶齋印譜二冊不分卷 雲南叢書本

清孫鑄篆。鑄字鐵州、滇人、事蹟無考。此書首頁、署名
十瓶齋印譜、次頁署名十瓶齋石言、每頁騎縫署名
十瓶齋紅書、編中爲撫古印三十四方、九歌印二十
二方、印存四十五方、鐵州印存三十四方、拾遺三十
六方、原業拾遺二方、卷首有鐵州自作短序、稱刻石
印技之末焉者也、然有法焉、不容不知、陳曼生知而
不言、汪聿聲言而不備、抹索沈冥、辨黑白、爰就半
聲元例、訪求漢魏印之存世合法者、照式橅爲十八
法、彙冊印證、不登文書讙識、畫虎也、間以九歌、別字勢
也、印存附後、有似以石代言、故概曰石言也、乙卯上
元日鐵州漫筆云云、按自序[illegible]曰石言、是此書原名、
曰印譜紅書者、後之跋稱耳、又自云求魏印之存世
合法者、照式橅之、增爲十八法、考其所橅之三十四
印、共分爲十八類、曰款、曰識、曰款識、曰正、曰變、曰兼
形、曰行、曰衡、曰渾、曰爛銅、曰急就、曰增、曰損、曰代、曰
複、曰合、曰反、曰離、各印皆以上列十八名稱、分列其
上、蓋即其所謂十八注、但此十八法意蘊安在、孫氏未
加解釋、故亦不敢懸揣、九歌則先以不及一寸之小
印、鐫九歌之題、再以不及二寸或二寸有奇之巨印、
鐫歌中字句、如湘君小印下、有二寸大印、文嫋嫋
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印存皆孫氏所鐫、間印與
自用印、拾遺亦以自用印爲多、大抵爲後人所增、故
孫氏小序未及也、至於孫氏作風、略存漢意、於浙派
爲尤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西泠四家印存二冊　國立北平圖書館鈐印寫本

清傅栻輯。栻字戌牧，一字子式，大興人，嘗讀周氏櫟園印人傳、汪氏飛鴻堂潘氏三松之續印人傳，數乾嘉間浙中丁蔣黃奚諸先生，并世而生，潛心金石，所作小印，各具絶特超邁之氣，為浙宗四大家。惜當時無好事者收集成譜，傳播人間，爰費十餘年之力，廣為搜羅，輯成是譜，名曰西泠四家印存。稽其所輯，一為丁敬之龍泓館印存，共印五十八方，一為蔣仁本之吉羅盦印存，共印十一方，一為黃易之小蓬萊閣印存，共印二十二方，一為奚岡之冬華盦印存，共印十六方，各印皆不拓邊款，亦無注釋。質之丁丙所輯之西泠四家印譜，所收諸印，似多弗如。末有傳氏手寫隸書小識，略述輯印之始末，時為辛巳六月，識於福州下鈐朱文戌牧題識小長方印。又首頁末頁皆鈐有寸方細朱文大興傳氏學府堂鑒藏金石書畫印。各題籤亦皆手寫。上冊第一頁有署名引之題記，稱傅君搜集丁黃奚蔣四家印章為譜，余於壬午之春，睠客閩垣，余曾為傅君鐫印若干枚，遂以此為贈云云。此頁上方，鈐有滿、合文學部圖書之印八字之鉅印一顆。龍泓館印存中，有周星譽序、周星詒題識，讀之蓋為傳氏而作，非為丁敬作也。大抵此為傳氏初稿本，後歸引之，由引之又歸清季學部圖書館者。仁和葉氏印譜存目中，有傅氏輯西泠六家印譜六卷，視此多陳豫鍾、陳鴻壽二家，有歸安凌瑕斗與跋凡例八則，蓋為定本矣。

西泠四家印譜附存四家十二冊不分卷 清同治丁卯鈐印本

清丁丙輯、丙字松生、浙江錢塘人、諸生、江蘇特用知縣、博學好古、藏書為一郡之冠、所蓄銅印二千餘紐、編師讓室印譜十卷、所輯西泠四家印譜、雖名曰四家、實則共八家也、八家者、一為丁敬龍泓山人印譜、二為蔣仁本之吉羅居士印譜、三為奚岡之蒙全外史印譜、四為陳豫鍾之秋室印譜、五為黃易之秋影盦主印譜、六為趙之琛之次閑印譜、七為錢松原之耐青印譜、八為陳鴻壽之曼生印譜、至於松生輯此書之緣起、據其自序云、西泠印人首推硯林、吉羅、鶴渚、秋庵、海內珍重、比石珙璧、上元甲子、浙江鏡清、蒐討文獻、旁及印石、間出良朋之助、或購骨董之手、囊括網羅百印、四先生者、吾杭文獻之所關、心印石交、亦私淑之一端、或可藉是以窺輯瑞典瑞之學耳、云云、按所謂硯林即丁敬、吉羅即蔣仁本、鶴渚即奚岡、秋堂即陳豫鍾、盡所謂四家、至黃趙錢陳四家、序中一字未及、未知何時附入、且其所指四家共印約二百餘方、與序中所謂網羅百印、亦有未合、此中舛誤、

大抵為松生作序時、僅四家百印、嗣後續有所得、悉行收入、而原序未改、序與內容是以不符、其書體例、各譜皆先列各人小傳、而小傳且皆有見必錄、不厭其多、例如丁敬傳、共採六篇、一為杭州府志、一為杭世駿道古堂集、一為汪啟淑印人傳、一為朱文藻碧谿詩話、一為彭蘊燦畫史彙傳、一為錢林文獻徵存錄、其他七家莫不若此、欲知八家事蹟者、得讀此編、可無遺憾矣、譜中皆為將印鈐於各頁之前面、後面弟一行以頂釋印中之文字、以依一格錄各印之邊款、邊跋與夫其他關於前面印章之文字、故時一印而注譜達數百言者、曠觀古今印譜、此例尚不多覯、且將名家薈萃一所、於印譜中亦大觀也、

南越遊記三卷　雲南叢書本

清陳徽言撰。徽言字炯齋，雲南劍川人。先生自束髮即隨其尊人游歷四方，稍長復隻身北走齊魯燕趙之郊，蓋年甫二十而足跡已半天下。其季父宦楚，洎兄宦粵，每往省視，故間居南方者為日尤多。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其伯兄歿於寶安，先生奔喪來粵，以事留滯無事，乃以筆墨遣日，追憶身之所歷耳目所經，凡北郊山水古蹟民風，莫不叢雜書之，兩閱月得若干條，遂釐為三卷，題曰南越遊記。卷一曰梅嶺、太平關、湞陽諸山、禪子磯、觀音巖峽、山古寺、連州山水、佛山、廣州東南城門、貪泉、盤古墓、鵜鶘、古剎名園、永勝寺、崖門大忠祠、拱北樓銅刻、滿化州署廳、石龍嶺表詩社、湛氏學社等，蓋山水古蹟異聞之類也。卷二曰風俗移易、閑嘆、情閨閣、啟風、履無跋、順德樂土、潮州械鬭、瓊俗尚神、崖州水土、倭神、浪費、杖輿、雜劇、粵西珠娘、盲妹、博徒、粵盜、拜會、借盜、鎖案、嶺外俗恬殺牛、公約、厲鴉傳染、物自主、火田、中古器、蔬果、佳品、魚生、廣布等，蓋風土物產之類也。卷三曰白沙子、達人無嗣、文武秉資、祭神、騶虎、足食、善政、經須監司、姚康訪巡撫、道爵鑒參贊、領鄉禮書、善潤總兵、老蘇諸將紀聞、異勇、僕徐、制軍靖夷、印章紀、技造、物巧、於穀復、越南國尊華攘夷等，蓋名賢軼聞瑣事漫識之類也。卷首有道光庚戌自序、咸豐元年李濂張維屏各一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滇行日錄一卷 清嘉慶刊春融堂雜記八種

清王昶撰。昶字德甫，號述庵，學者稱蘭泉先生，青浦人。乾隆進士，從征緬甸及兩金川，前後在軍九年，官至刑部右侍郎。湛深經學，有春融堂詩文集、金石萃編、青浦詩傳、湖海詩傳、湖海文傳、明詞綜、清詞綜等書。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清帝以緬事未平，先命戶部尚書阿公里袞以定邊副將軍署雲南貴州總督，而召阿公桂于伊犁，亦以定邊右副將軍兵部尚書代之。阿公桂本軍機大臣，夙知先生才學，時先生與趙君天哲方以口語落職，阿公奏請為掌書記，得旨允可。自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由都門啓程，至三十四年三月初五至滇，此編蓋其五閱月中所紀行程也。其行程計為十月十日啟程，十六日入河南境，二十三日入湖北境，十一月初九日入湖南境，二十九日入貴州五至於境，十二月二十一日入雲南境，二十四年三月初五至於騰越。而上書中備記所過通都大邑、山川名蹟，而於黔滇兩省記之尤詳。此外於緬戰略有記載，如述十月二十經襄陽時，阿方東遣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侍守備程輙沿緬以密書呈阿公里袞，言緬共暹羅自古結些仇殺，以求嚮。阿公里袞奏之，有旨令阿公桂詳議。正月初二載阿公入劉信，先是欲出偏師擾緬，命從普洱進緬，欲取道木卡落卓。然普洱瘴癘多，木卡路遠，阿公里袞乃議由戛鳩出師。所記似此者甚多，故不惟可作行程紀實，且可作史料也。

廣州遊覽小識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士禎撰。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濟南人。順治進士，由揚州司理累官刑部尚書。卒後人避世宗諱，改名士正，故此編題曰濟南王士正貽上著也。乾隆中賜名士禎，謚文簡。詩文為一代宗匠，共朱彝尊並稱朱王。善古文，兼工詞。有帶經堂集、漁洋詩文集等數十種。此編共九則：一光孝寺，二六榕寺，三五羊觀，四海幢寺，五海珠寺，六越秀山，七蒲澗寺，八長壽菴，九南園三忠祠。蓋先生祭告南海之役，奉命使廣州，凡山川景物之可以供眺望而資吟咏者，莫不致意焉。故既已有粤行之志，而又別為此編。按南粤越自陸賈使尉佗，始聞詩書之說，然未聞有品題藻鑒之盛事，足以使後之人低徊嚮慕於其間，而不能自已。以文人游宦其地者，惟宋廣平、劉夢得、韓昌黎數人，更後即先生耳。此為嶺南林鳳岡校，有新安張湖題辭。張云：吾知自今以始，凡宦遊此地者，一經名勝之區，人必將曰某山某水，王先生之所賞也；某寺某觀，王先生之所遊也。要之此編實以人傳，內容確極空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滇日記五卷　清嘉慶丁卯刊本

清劉可大撰。可大字鹿柴，江蘇武進縣人，出身不詳。父某以浪穹令攝趙州事，乾隆四十二年壬辰，先生年二十四，隨兄可培字陀山，於二月二十六日赴滇省覲，取道長江，過洞庭湖、五溪，自鎮遠出滇，越黔中至昆明，至趙州而止。計程則萬有餘里，計日則再週甲子。逐次以二寸高三寸寬小冊，短筆包硯，在舟與旅寓間，早暮晴雨，道里險易，與夫郵亭驛舍之名，山川風土之別，而以即景寫懷之作附焉。抵署後，亦嘗出以示人，適其兄陀山於詩文言及兵尊翁索觀，乃啟篋，閱以試事旋里，置此編於行笈中，攜歸，屢為親友借觀，仍未另錄成書也。置書簏幾三十年，不復省覺。嘉慶五年庚申，復於故簏中檢得之，攜至豫省，適其公子辛楣自楚來豫，館於睢署，為其錄出清本，重加刪潤，并以滇遊草中詩詞未入編者，補附行間，輯為五卷，刊板行世，時為嘉慶十二年丁卯之三月，先生流寓於河南柘城縣河東裴氏之杏雨山房，年已五十有九。卷首有自敘，其兄陀山先序，陀山序謂編中以卒澤為綱，以己弟皆行為次，僕次宛折多姿，篇末洗思樂境，亦難道盡，皆無今之意之詞，非矣，若其自序所述之尤詳也。

滇行日記二卷 清嘉慶刊本

清李澄中撰。澄中字渭清，號漁村，諸城人，拔貢。康熙時舉鴻博，授檢討，典試雲南，累遷侍讀。相其生時父夢李攀龍入室，既長工詩，故人以為攀龍後身。有卧象山房集。此編為其康熙庚午秋奉命典試雲南時道中所記也。先生自五月丙申日出都，於己未而抵滇池，凡八十有四日，自言念卅年經過萬餘里，將日記所歷，以示子孫，庶備異時遺忘。且輶軒采風，使臣之職也，故約略其山川風土，為他年入滇者告焉。卷末自結云：「余自京師抵荊襄，皆南向；至武陵則西南向；入黔則盡西向；至滇則盡南向者十三，西向者十七。吳漢書稱為西南居，豈不信歟？昔人動謂萬里雲南，今人謂八千里，止耳。蓋黔中二三里為一里，謂之蠻里，即此數語，實為入滇者之畫程也。」紀中皆以甲子紀日，編末有總論雲南形勢一篇，約三千餘言，對於全省之山川形勢、土人情，皆引古證今，下以己意，亦全書菁華也。卷首有吳自肅、周金然各一序。周序云：「其所書皆於從遊覽故實，及風物態俗，地險詳變，碑碣之文字，亭壁之篇章，參錯薈萃，疏通而証明之，歟先生神明之完固，筆墨之飛騰，為不可及也。」按周康熙庚午銜命典試三楚，與先生先後出都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越筆記十六卷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雨村，號墨莊，綿州人。乾隆進士，官潼商道。藏書數萬卷，嘗輯函海一書，多至二百餘種。有童山詩集、雨村詩話。先自甲午典試粵東，以所遊歷僅五羊城而止，雖欲徵之前賢所記，而未逮也。歲次丁酉復來視學，遂得遍歷全省諸郡縣，因記其風俗氣候草木鳥獸，成書十六卷。其目曰粵東氣候、立春、元日、元夕、燈公、打仔、采青、五月五日、夏至、放鴿會、七娘會、吹田了、剃竿、九日、廣州瓊州風俗、迎降下

元會、掛冬、團年、送年、竈射、吹角、賭蔗、闘柑之戲、俗尚師巫、婦女足不獲放、閒小熟、大熟、水田、旱田、牛田、人田、趕墟、坐膊、珠娘、珠兒、四鼓、女子採香、中秋女始笄、粵好歌、廣東方語、粵人多捕漁為業。此為第一卷之目錄，以風俗為主。以下十五卷不及備載，大抵第二三卷為山水風景，第四卷為寺觀古蹟，卷五六為鑛產置造，卷七為馬人黑人之類，卷八九為鳥獸水族之類，卷十十一十二為蟲類，卷十三至十五為農產。其書殆如嵇含之南方草木狀、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以登嶺表錄異等篇，雖為記遊之作，實亦風土記之流也。

燮軺日記一卷 清宣統元年石印刊本

清孫海環著。爵里不詳。書中程號自四川省城至新都縣、金堂縣、中江縣、三台縣、射洪縣、南充縣、蓬州、大竹縣、萬縣等處。其二月十六日記云：至空山寺已午後二時矣。山上煤窯甚多，共計十三處，公司凸五窯。帳分三層，曰正帳、副帳、腰帳。坑洞、運道情形以及採掘諸法，另詳調查錄。蓋先為奉令調查夔屬煤礦者。其自序凡例，是編專錄途中見聞，亦采風問俗之意。求利關乎實業，尤宜詳加討論，往行篋書籍無多，不足以資攷詢云。其書為每日先記干支、氣候、寒暑表為若干度，次記行程，更次則記見聞。途中吟咏甚多，幾於無日無之。考其所作，正月初八日有宿姚家渡一首，廿九日有山王山道中一首，二月初一日有韓婆廟一首，初二日有入三台境遇雨一首，初三日有即景三首，有卜方山道中二首，初五日有金城坝道中一首，初六日道中遇雨一首，初七日有李度河道中一首，初十日有梁山行一首，十一日有大坪岩一首。其詩不事彫鑿，如道中遇雨云：「喚起征人冒雨行，落花泥濺馬蹄輕。年來歷境渾相似，夫足時防路不平。」渾然天成，其文章皆有引人入勝之概。

川漢水陸程途一卷 清光緒三十年刊本

清傅樵村撰。樵村閬州人，究心輿地之學，尤以力闢風氣為己任。光緒二十九年春，赴日博覽會，由成都水道而往，由宜昌旱道歸，凡所經行，無不登諸日記。而於小水大水之險，臚列明晰。與宜昌以下之水道，並宜昌以上之旱道，隨地登記，且能詳人所略。其目由成都至重慶之水程，由重慶至夔州之水程，由宜昌至漢口之水程，由漢口至上海之水程，由上海至神戶之水程。其入蜀之旱程，則由宜昌到萬縣之陸程。此外於馬關、神戶、神崎、大阪記亦極詳。凡途中每記一處，必詳其里數、形勢、物產，如於培石云：在江右，有市場，山路一線，對面為川楚交界處，有山溝為界，楚山上有大石洞一，深數里，過培三里，有小溝一，亦天成之界限也。所記水程驛站三百餘處，陸程驛站亦幾三百。其書原名川行必要，卷首有光緒三十年孟秋奉化孫鏘序，言此冊雖小，不獨為入蜀之舟，亦有志東游者之指鍼也。

入蜀日記一卷 審安齋遺稿本

清陳濤撰。濤字伯瀾，三原人。有審安齋集。四川韓州有先生畫數幀，老鶴許多論設者，疑其風雨夢甚陧杌，親友代為畫一策，倩[illegible]赴縣，[illegible]乾頓，乃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九月十三日由原邑起程入蜀，道中目擊心賞，按日錄記，成書一卷，名曰入蜀日記。先生兒時曾經入蜀，舊地重游，故感懷之作。如九月十八日至法門寺，記云：同治丙子三輔奇荒，逃侍至此，與仲弟戲餅餌，忽為一童攫去，今復經過，恍然如前日事也。又過岐山縣云：丙子宿[illegible]，先君子題壁五古一首，茲僅記一聯：五十不聞道，敢云窮餓死。感今思昔，神傷久之。編中描寫景物，文章極佳。途中得詩甚富，且多有題無詩者，若發三原至臨潼，蜱泉遇雨宿岐陽四首，寶雞益門鎮入陳倉棧中，奉[illegible]胡志方赴官浙江棧中，聞范皋甫逝世，二十里鋪得白石，宿五盤嶺兩首等，皆有題無詩，蓋皆已誤。諸審安齋詩集云詩極峭拔，如途與中有聯云：夢繞刀頭環，山悲劍外育，意境皆稱卓絕。推於所過山川名蹟，意無考證，殊為

行匯與書之故耳。

民國夏邑縣志九卷 民國九年刊本

民國夏邑縣知事黎德芬纂修。德芬，湖北黃陂縣舉人。清宣統元年由部選授來任，三年今代。民國四年再任。按夏邑志，明嘉靖二十四年，知縣鄭廷佐一修。順治十五年，知縣劉芳顯再修。康熙三十七年，知縣方立楨三修。同治六年，邑令蔣公士潢，以志無刊本，命胥手錄歸檔，而未果者。宣統改元，黎公德芬宰茲土，倡議興修，開局纂輯，誕至二年，邑罹水患，黎公亦於三年去職，甫修而中輟者又有年。民國七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邑人相與集議，仍以編纂屬之黎公，及九年成書。釐為九卷：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廟祀志，四田賦志，五官師志，六人物志，七列女志，八選舉志，九雜志。其書以顧炎武謂非史官不宜為人立傳，宋濂人物記●不用列傳，意亦本此，故茲編人物，止錄事蹟，不用列傳名稱。又以志家多列藝文，劉知幾謂非復史書，史成文集，言之頗稱有理，此編仿武功志例，不載藝文，復擇其文有典則者，依范成大吳郡志例，附錄事實之下，餘概從刪。更因舊志載有典章，及曾據事，此編

以己吾北鄙始入下邑，則後漢與章自為己吾人，曹操起兵己吾，為後漢時事，亦與下邑無關，故皆刪而不載。是其體例頗稱不苟，然全書陳腐未祛，不足以云民國所修之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睢州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八年刊本

清睢州知州王枚纂修。王枚字遵周，浙江歸安縣人，光緒年署任。考志乘創始於明宏治年郡人李孟暘，續修於嘉靖年州牧程應登，三修於康熙年州牧馬世英、陳應鼒，後二百年始有此編。凡十二卷：一地理，二三建置，四官師，五選舉，六七八人物，九十十一藝文，十二存遺。其凡例云：舊志原板兵燹後毀失無存，僅於縉紳家覓得一部，蓋失修者已二百年，雖百計蒐羅，而文獻無徵，實多遺漏。又云：郡縣志本無一定体例，但使不詭於正，即不必率議更張，是編舊志所載未嘗第以續采者附諸其後，是舊志雖佚，而即是編已可以追溯舊志面目矣。但官師表舊表多橫行，而新表則用豎行，且不分類，附於舊表之後，而以康熙雍正等朝為綱，每朝皆先知州，次州判，次學正，次訓導，次駐防，是此体例尚屬創見。編中各門皆先用舊志，而後新增，惟沿革表則刪舊史新，蓋因舊表記載不甚詳覈也。新表自三代以迄於清，皆詳加考定，蓋睢于周時為宋鄗[illegible]氏始建城郭曰襄邑，漢魏隋唐

之世，隸屬不一。趙宋建為拱州，而邑屬濟州，金時屬南京路，而州名雖在，元屬汴路，在明屬開封，嘉靖年改屬歸德，而清因之耳。

乾隆柘城縣志十八卷 清乾隆三十八年刊本

清知柘城縣事李志魯纂修。志魯吉安舉人，乾隆三十五年任。考邑志肇於明萬曆間郡守李本固，清順治十四年知縣張繹為之重輯。然一當河水陷城之後，一當定鼎草創之初，中多脫誤。及康熙三十四年，知縣史鑑踵修之，皆各仍其舊而無所正。是及乾隆中，為時已七十餘年，李志已無傳本，張志僅有存者，史志亦漫漶不可句讀，苟不及時續纂，則歲月漸遠，考訂益難。李公宰柘之三年，遂開館於城東隅之竇氏別墅，及三十八年初冬，而書成，釐為十八卷：一輿地，二建置，三四職官，五賦役，六學校，七祠祀，八選舉，九至十一人物，十二至十七藝文，十八雜志。惟軍政為國家鉅制，此編僅附武備、武功、兵革，分見建置、選舉、雜志，殊涉參紛歧。又編中不言天文志，而首輿地，良是。然而復作星野一篇，查其所採，經史諸說，兵府志為宜，登諸縣志，未免泛濫無歸。山川一門，載極簡略，考柘實無名山大川，何須粉飾。人物門首為列傳，凡登甄科、蹟頗宜者，悉載其中。夫列傳統稱也，似不

若分仕宦、儒林各子目之為得，且史傳之有列女，以所載不僅孝烈也。此編但採節孝，不及其他，殊有脫落之弊。蓋烈婦、烈女、貞女、孝婦、賢母無處無之也。第其書蒐輯尚富，若凡風土之書、寰宇之記及直省通志、名人總集，下逮稗官小說，無不搜羅，金石遺文亦多抉剔，久已湮沒之人事得而傳者，實亦不少。

光緒柘城縣志十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清知柘城縣事元淮纂修。淮字岱北，南城拔貢。光緒十六年署任。按邑志昉於前明，郡守李本固，清順治十四年知縣保繹、康熙三十年知縣史鑑、乾隆三十八年知縣李志豐各一纂輯，後百二十年未經續修。光緒七年知縣余君嘉穀集紳開局，規度未定，遽調滑邑。代者迭遷，未遑此舉，既而元公蒞任，招集諸生採訪大致，循舊志稍有損益，悉力補闕，稿本甫就，遽歸道山，山陰傅君鍾浚補授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抉，彙集全稿，詳為校定，成書十卷。曰輿地志、建置志、職官志、賦役志、學校志、選舉志、軍政志、人物志、列女志、藝文志。書籍志、雜志，晉通志書多載天文，按星野以二百五十里為一度，柘廣袤不及百里，所得幾何，此編仿武功、安陽志全行刪削，又晉通志書各志之首皆繫以小序，法本史乘，無如秉筆者未必果擅三長，苟依樣於邑志，故實罕所發明，兼或總門有序，子目又復分繫，或子目有而總門反無，體例參差，徒成習套，此編本吉安廬陵志例，概不另作，亦頗稱是。編中[illegible]附會傳訛，如匡

城門津之類不一而足以沿訛既久删之不便益於
辨正之餘用紙一格附列各門之後以便閱者知所
抉擇惟輿地志之形勝一目總湊五條條之最多者
僅十六字短者僅八字如云摩周交峙大河環注是
按中既無形勝與其勉強湊合反不如删之為愈也

乾隆鹿邑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八年刊本

清知鹿邑縣事許菼纂修菼字雨峯浙江海寧縣進
士到任年月無攷考邑舊志有四曰樂志明成化時
訓導樂韶所創也曰王志嘉靖二十八年邑人王堯
曰所重纂也清則有順治十二年之陳志康熙三十
一年之呂志知縣陳王猷呂士鶴所踵修也嗣後知
縣顧懋倫手訂之稿未之刊行許公涖任本呂志而
點竄其文復參合類稿增以後來事蹟成書十二卷
一方輿畧二河渠畧三建置畧四田賦畧五官師畧

六名宦畧七貢舉畧八人物畧九列女畧十祀典畧
十一古蹟畧十二藝文畧軼事畧其卷十一之古蹟
有道光元年三月中浣龍標楊兆李跋是此篇在道
光初曾經增補刊也考其所補為許菼所作李三姐
墓銘及浙江胡天游孝女李三姐詩按此等文字重
在李三姐似宜載諸列傳刊於古蹟實為不倫軼事
畧載唐橋店鴨蟲歲佳以灰醃之較諸南方高郵所
製更為肥美土人謂之唐蟲其附近村莊競有仿為
者皆不及蓋由于水土所宜遷則弗能為良按此則

何得目之為軼事其卷一之方輿畧中有物產一目此則移入圖經相宜也官師畧第載姓名籍貫出身不及到任年月亦殊非是惟其藝文畧載有名家著述與金石文且於已亡之考于銘博采群書考之經詳凡所引證皆標出典皆為其差强人意者

光緒鹿邑縣志十六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清知鹿邑縣事于滄瀾修江寧上元縣副貢候選州同蔣師轍纂滄瀾字海珉山東平度州人丁丑進士光緒十六年初任十九年再任從鹿邑前志修於乾隆十八年知縣許菼光緒間于邑令蒞任邑紳咸以修志為請遂申明大府開局纂修而以杞縣貢曉五孝廉周鳴主纂事滑縣王茂才壽仁司測繪經畫數月而貢孝廉又應當路之聘遂改延君師轍為纂修及二十二年書成分為十六卷一圖二疆域表三建置考四川渠考五古蹟考六民賦考七學校考八兵事考九風俗物產考十藝文志考十一秩官表十二科貢表十三宦績傳十四人物傳十五列女傳十六雜記其書自命為遵會稽章氏之規集擇善而從無嫌墨守其中小有通變亦必參據古志以許志軼事與藝文合卷最為無義因舉類無可屬者統為雜記許志偽錯不可勝數間有辯論亦附此卷之中至若根據前志必詳所引雜徵往載不改舊文此皆其具有志法者邑中名蹟流傳以漢之老子祠宋以來之太

清宮為最古志云韓林兒盜據亳州撤紫極殿為偽宮祠是廢經兵火雖修葺不廢而規模頹陋不能復初舊傳有八繪谷老子所植並七門外有鐵柱一舊志謂為唐時舊物頗知詳紀廢興之迹固屬可取然太清宮之於鹿邑實宜用曲阜志例别立一篇今但雜采瑣記入雜記中究未示其有關宗教之大也

乾隆衛輝府志五十三卷 清乾隆五十二年刊本

清衛輝府知府德昌修德昌滿洲正白旗人由內閣中書於乾隆四十八年署任案本書卷末有衛郡舊志序一篇兵部侍郎郡人張衍慶作蓋為明嘉靖二年癸未知府中爚所修郡志而作據選舉表知張登正德辛未揚慎榜進士也入清康熙三十三年知府翊蔚先一修迄此編曠而不修者已百餘祀舊志所載郡領縣六汲胙城新鄉獲嘉淇輝而已其後益以延津濬滑為九未幾省胙城入延津而為八繼則封邱考城皆在屬内領縣十視前之幅員不啻倍焉不急續修無以備職方之采擇乾隆四十八年冬德昌奉令續輯九閱月蕆事都為五十三卷曰輿圖沿革星土古蹟地理封爵建置職官田賦祠祀學校選舉人物藝文雜錄其時任河南巡撫者為畢沅曾司裁定之責後延其友人徐孝廉朗齋襄助其事故於沿革山川諸篇皆取證故籍不載俗說沿革表沿革考尤為詳贍卷首有畢序云衛古冀兗豫州地今為河南大郡轄河北道領縣十當[illegible]衛有虞氏之封父夏后氏

之昆吾商之豕韋周之鄁鄘春秋之廩延為宰秦稱三川漢於河內是其廢也其於沿革之措意於序文已可概見惜此外已無待長蓋畢公僅有機考古[illegible]假証今也

乾隆獲嘉縣志十六卷 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清知獲嘉縣事吳喬齡修浙人李棟纂喬齡江蘇吳縣人癸丑進士由翰林改授知縣乾隆十四年署任考邑志始於明萬曆三十[illegible]年癸卯知縣張道蘊續修於清順治十六[illegible]年己亥知縣李珖三修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知縣馮大奇嗣後知縣梁觀我曾事修輯邑中賀張各生亦各有續編惟皆未成書及喬齡蒞茲土因李棟遠來訪問[illegible]其商及志事於是綜核舊籍取三家草稿網羅舊近聞自十九年經始迄

二十一年成書十六卷一沿革星野二山川城池三學校公署四祠祀寺觀五名蹟塚墓六七賦役八河渠九兵防風俗物產十官師十一選舉十二循吏忠烈孝友義行十三文學隱逸流寓名釋列女十四五藝文十六祥異雜志考獲嘉一稱殷州始於隋代而殷州之名已先見魏齊二書及北史中其地乃在定相二州間建自孝昌至齊文宣天保二年改為趙州與邑境遠不相涉不知混而一之舊志雖辨其訛領仍列崔楷鄭述祖於名宦不免有予宿之譏此編刪

之處無兩歧之惑又舊志列有八景按八景之名始
自宋度支員外郎宋迪以所畫瀟湘景物見稱於時
元人形之歌詠嗣後京省郡縣之志靡不有八景焉
俗見固陋貽笑大方獲邑淇山水所載八景諸多不
實是以此編亦皆不列惟其列目無總綱以資統繫
又無武備一目選舉志斷自前明夫設科取士制啟
於漢自漢迄元千四百餘年豈無登巍科取高第者
編中一人不載雖由於文獻之無徵良亦責任未能
博考也

順治淇縣志十卷 清順治十六年刻本
清知淇縣事王謙吉等修邑舉人湖廣嘉木縣知縣
白龍躍纂謙吉直隸永平縣府灤州籍江南蘇州府
吳縣人甲午貢生順治十六年署任考淇為漢河內
郡朝歌地元初置淇州又置臨淇縣治明初改縣屬
衛輝府至邑志據關輝跋云淇舊有志歲久者不
知幾何年明嘉靖間邑侯方公及張公繼修之方[illegible]
嘉靖九年任張[illegible]二十年任也此編凡十卷一地理
志二建置志三貢賦志四祠祀志五官師志六選舉
志七人物志八九藝文志十災祥志其凡例云茲志
所載地理建置賦貢祠祀官師選舉人物藝文災祥
[illegible]必縱有可據然後纂入倘以風聞掇拾以啟後人
疑似之端亦何貴乎有志哉惟其全書不標出典所
收各條縱有可據之証明究竟安在據閱者有可疑
之點又云茲將舊誌之訛傳及諸好事者之濫舉一
概釐正不敢承訛以貽後世無如前明舊志今已不存
究之某為訛傳某為濫舉此編皆未指出亦非為志
之法其職官志之知縣以清為斷明季職官不著一

人，吏前益不足論，可謂荒謬，無有倫比。但其城池、公署、學校、驛所、廟祠、寺觀、歷代建置沿革，與地係名者，必判源翁流，尚有一得之見。雖然僅寥寥兩册，各門不過略具形式而已，實無特長足稱也。

乾隆汲縣志十四卷 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清知汲縣事徐汝瓚纂修。汝瓚字南廬，一字上尊，江蘇無錫人。丁巳進士，乾隆十七年署任。按汲邑附府，舊未有志，康熙間李明經中節創爲附郭考，後令閻瑞吳令于將本以縣志矢。汲爲漢以來之古邑，而邑乘從康熙始經創修，噫何其陋耶。汝瓚攝邑篆，適郡憲檄飭修志，迺諜於邑紳諏吉設館，以乾隆十年乙丑劉前令尚文嘗事增修，間有存稿，未成而罷，因取舊稿重加采輯，書成，釐爲十四卷：一、二曰地理，三、四曰建置，五曰賦役，六曰風土，七曰爵秩，八曰選舉，九、十、十一曰人物，十二至十四曰藝文。其凡例謂前志多沿襲郡志，未盡確核，今多頗所訂正，惟舊志人物首載衛國諸賢哲，未能考訂，此篇乃沿其舊。且於安釐王冢一事記載亦殊太略，其爵秩志以縣令論，有漢晉而無隋唐，宋亦僅列一人，似於考訂古籍實亦未見其勤。然於舊志之浮詞刊落殆盡，不以入。舊志職官於隋列有郎茂，於唐列有崔珏。按茂爲衛國令，爲後世之觀城縣；珏爲衛縣，按皇輿表，衛爲

今濬縣唐時淇縣曾并入衛故明一統志又注汪為淇今要皆共汲無涉此編删之尚稱有見其人物從他邑來者從自其祖父則認為邑人若近自其身則列諸流寓斟酌亦頗得体

順治胙城縣志四卷 清順治十六年刊本

清知胙城縣事劉純德修邑恩拔貢生郭金鼎纂純德字仲文山西陽曲縣拔貢署任年月無考按胙城之設始於隋開皇十八年唐武德二年改為胙州四年廢屬滑州五代時又改為縣宋因其名隸滑州金貞祐三年屬汴梁路元憲宗初改屬衛輝路明洪武十年省入汲縣十四年復置屬衛輝府清初仍其舊名雍正五年并入延津因其領土實不足以成縣也考舊志修於明萬曆九年清則僅有此志書僅四篇

曰地理曰邑治曰人物據縣人王乘運序稱言其地僻民貧自明末庚辰之變人死殆無孑遺土滿將無邑治其地非可哂即可矜者又何志可言哉每門皆寥寥數語板本亦漫漶難辨特應故事之作未可苛責且文甚簡質尚有古信史之餘風胙城邑區彈丸其置其廢前後千有餘年幸賴此冊尚存崖略今其地廢已幾二百載而書尚存內容雖簡亦可寶也

同治滑縣志十二卷 清同治六年刊本

清知滑縣事姚錕等修，同知銜河南永寧縣知縣、庚戌科進士浙江徐光第等纂。錕字鑑水，安徽桐城縣人，洪事咸豐八年初任，同治二年再任，授邑志。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知縣張佳允、清順治十一年甲午知縣王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知縣姚德聞、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知縣吳喬齡、二十五年庚辰知縣呂文光各一修之。據嘉靖志張序云，元至元五年滑宋忠肅公修東郡志十六卷，載滑事十之七也。同治五年，姚邑侯倡捐經費，於孟夏設立志局，延浙東徐光第進士共本邑諸士紳從事修輯，及六年書成。凡十二卷，曰建置沿革、山川、封建、城池、公署、坊表、學校、祠祀、陵墓、戶口、物產、田賦、風俗、河防、職官、武秩、選舉、例貢、例監、名宦、村武、人物、列女、祥異、古跡、雜志、序錄。其書雖列目不加總綱，略有可議，而將舊志備載之歷代天文志并星圖應發等悉行刪去，可稱獨具卓見。又以前明舊志名宦以趙宏為東郡守，段秀實為義成軍節度使，然宏實未嘗守東郡，秀實亦未嘗鎮滑，又人物志中之趙咨、賈綜、王觀、程昱、魏浚、浚固諸人皆非滑產，因並削去，所謂志貴徵實，無取借才者，此編得之矣。其所增河防一卷，備述自漢以迄唐宋慶受之河患，雖其時河已遷徙，而故道猶存，歷代疏導隄之制，固不可湮沒也。

康熙延津縣志八卷　清康熙四十一年刊本

清知延津縣事余心孺纂。心孺籍貫出身皆待考。此編漫漶已不可讀，舊志源流已不存，僅知順治十六年曾一修也。此編凡八卷，曰輿地，曰建置，曰職官，曰人物，曰表揚，曰賦役，曰政事，曰災祥，曰藝文。然此亦不過就其字之彷彿而錄，不敢云是也。其人物志之內容實即選舉，表揚志之內容蓋為名宦、鄉賢、名賢、義行之類也。書中各門皆有小序，而能卒讀者十無一二。其表揚志序云：嘉猷懿行，輝映寰區，文獻無徵，何以示後。然世遠年湮，隱沒不傳者，河可勝道。以數十百年陳迹，得於斷簡殘篇，豈無有美不彰，雖蔵不傳者，良可慨歎。今茲不揣，後益無徵，傳其可傳，揩模後世，非獨表厥臧嘉，膾炙人口已也。為文頗稱研煉，當為通人之筆。但既有賦役志，而又曰政事志，夫賦役亦政事之一，釐而為二，不無荒謬。惟不能卒讀之，故實不能確知其優劣，姑議知右，示其梗概已矣。

輝縣志稿本不分卷　北平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藏鈔本

此編共六本，首本已佚，故不知纂修者姓氏與年月。每本首頁皆有黃陂陳毅鑒藏善本印一方。攷輝縣志一修於明嘉靖六年，再修於明萬歷八年知縣聶良杞，三修於清順治十六年知縣趙蔭奇，四修於康熙二十九年知縣滑彬。此編職官志之知縣至滑彬而止，載云滑彬字魯齋，義烏籍，錢塘人，拔貢，教習，康熙二十八年任。此外縣丞、主簿、典史、教諭、訓導、名宦等，亦以康熙為止。此編或即為康熙二十九年之滑志。惟選舉志之科目，載有孫用杲，雍正癸卯科舉人；王攄，乾隆戊午舉人；王楷，乾隆甲子舉人；王宇，乾隆丁卯科舉人。薦辟載有乾隆初年薦任子監助教。雜志載雍正二年大旱，乾隆五年大雨。田賦志載有乾隆十三年現丁八千九百一十九。其他各門亦皆有載及雍正、乾隆者。按輝縣志乾隆二十二年知縣文兆奭亦曾續修，但此編職官無載及康熙以後者，則此編自非乾隆文志，亦甚明瞭。大抵此編為乾隆初年鈔自康熙之滑志，而又畧加增補耳。其目有地理、建置、

田賦祠祀宦師人物藝文災祥雜志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輝縣志二十卷 清光緒十四年重刊道光十五年本

清知輝縣事周際華纂修際華字石藩貴州貴筑人辛酉進士內閣中書道光六年署任考邑之舊志創於明嘉靖六年萬曆八年知縣聶良杞再修清順治十六年知縣趙雲奇三修康熙二十九年知縣滑彬四修乾隆二十二年知縣文兆奭四修道光初周公石藩以名進士來宰是邑從政之暇纂此編凡二十卷一圖二三表四地理志五建置志六田賦志七渠田志八學校志九祠祀志十循政志十一人物十二列女志十三經籍志十四碑碣志十五至十九藝文志二十志餘軼事紀異其書沿革職官選舉皆有表無考按志不列表固不醒目然但有表無考厥失惟鈞蓋表中容字無多僅足以使人知其然考則可以博引群書詳歷代之沿革可以使人知其所以然也編中各門蒐輯尚富惟皆信手拈來漫無考証全書皆無出典卷首且無凡例故其書亦某為舊志某為新增一概無從考見亦殊不合為志之體卷首有光緒十四年知縣郭藻二十一年知縣易釗各一序郭

叙云道光十五年周君際華續成是書光緒丁亥余權茲篆獲書以邑志進惜藏学宮卷帙殘燬適藩参單揚君映斗携其尊人守郡所藏本來因借留署中召手民繕校而補刊之易叙云同志迄今已六十年應蒐訪增入者當復不少余既不文又以權篆不能計時之久整未敢率易從事第首編圖繪竟多闕佚因覓得舊本依式鈎摹附之剞劂俾為完善是此編於光緒十年曾重刊板亡於二十一年曾復補各圖也

乾隆新鄉縣志三十四卷 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清知新鄉縣事趙開元纂修開元江西奉新人丁巳進士乾隆五年由湯陰縣調署考邑之舊志明萬曆七年己卯知縣余相萬歷二十二年甲午知縣盧大謨崇禎十三年庚辰知縣李壽圖清順治十六年己亥邑人張縉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邑人任昌期等各有纂修更歷五十餘年趙公開元攝邑篆以邑之人士暢孝廉俊熟於掌故出其舊纂邑志若干卷頗稱淵雅及取舊志及暢稿與邑中士紳從事排纂成

書三十四卷曰圖說沿革表封爵表秩官表選舉表星野表疆域表形勝表山川志城池志關梁志學校志公署志河渠志賦役志兵防志風俗志物產志名蹟志藝文志祠祀志邱墓志祥異志拾遺志列傳其凡例云舊志簡而未該義例亦未盡善今倣史体為圖為表為志為傳庶幾綱舉目張敘云考據精覈森考其編中各表纂極精審例如沿革所列新鄉為古鄘國春秋屬衛戰國屬魏漢為獲嘉隋始置縣其後或廢為鎮或復為縣或分或合皆考諸各史地理志

通典通志通攷玉海諸書詳錄於表封爵表列王子封侯者二人封列侯王者一人封長公主者一人封郡主一人亦皆以正史為主職官則各朝分列故於各朝名稱之沿革極為清析選舉表皆詳注畧歷尤為普通邑志所未有惟其列傳於人物之外復列官望孝友儒林文苑廉介義行方技仙釋僑寓等列女等則不無架梁疊屋矣

嘉慶濬縣志二十四卷 清嘉慶六年刊本

清知濬縣事熊象階修偃師武穆淳分纂象階安徽潛山縣拔貢嘉慶三年署任按邑舊志元有濬州志明嘉靖萬曆崇禎各一修清則一修于康熙十八年再修于雍正二年三修于乾隆十年此編序畧稱往年守偃師訪武虛谷先生見其所為河南諸縣志能考古能叙事心好之適奉檄之濬因請修志虛谷諾之及抵濬推虛谷至謂余曰明年九月當來兩月可竣志事時戊午冬十一月也如期遣車到偃師而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谷病遂不起乃與邑中謹愿士商之請其子小谷來分纂以續其先志斯亦修志之一段佳話也據穆淳跋則惟分纂三表及建置學校祀典兵防水利循政金石十類餘蓋熊氏所主也書凡二十四卷一圖二沿革表三職官表四選舉表五方域志六建置七學校考八祀典考九山水考十水利考十一兵防攷十二古蹟考十三寺觀考十四世家十五十六人物記十七流寓記十八列女記十九循政記二十藝文錄二十一二十二雜稽補遺附金石錄別編上下二卷

先圖表而後記述，蓋猶武氏諸志例也。然方域志中詳敘沿革，則沿革表宜附之以行，乃能相得益彰。其職官、選舉表之宜附麗於人物，亦猶是矣。顧本書有魁然特出之一點，則列女紀中采及縣[illegible]房存案是也。縣胥本當史職，縣房案牘本即柱下書，若戶口之冊、若詞訟之卷，皆撰志者所當取資也。歷代志家舍近謀遠，不知運用，於是真史料皆湮沒淪於蠹胥之手，其偉登志乘者，則人莫肯顧之糟粕也。本書張雙姐、邢福姐諸條，皆確有事實，較之他志之但錄姓名，不可同日語[illegible]矣。惟雜稽篇有臣瓚辨一文，辨漢書注臣瓚之為薛瓚，實與縣之事實無關，未免以炫博而軼出範圍也。

順治封邱縣志九卷　清順治十五年刊本

清知封邱縣事余縉修，邑人浙江溫處參議李嵩陽等纂。余縉，浙江諸暨縣人，壬辰進士，順治十一年署任。封邱為漢陳留縣，左傳狄封父之繁弱，以此得名。又會吳子於黃池，杜預云在縣南，又會晉侯同盟於扈，牢亦在此。邑志在明有嘉靖二十年辛丑知縣朱縉，萬曆三年乙亥知縣胡以曾兩修之。清順治十五年春，巡撫賈公檄令郡邑各蒐羅故籍，纂修邑乘，余邑令縉爰集僚佐師儒，述李君嵩陽主其事。兩閱月而書成。凡九卷，一封域，二建置，三民土，四學校，五職官，六人物，七、八、九藝文。其凡例云：舊志文詞典贍，體裁峻整，不易增損一字，今舊文俱錄存於首，凡續編者加一按字，則有此一編。舊志雖泆，猶存，以視他志好作更張者，亦遠勝矣。惟全書無選舉志，可稱巨漏。但封為叢爾小邑，三面瀕河，土疏善潰，父老相傳，自古無二十年不待決者。順治七年、九年，潰決相繼，民疲實甚，其能成此一編，已屬不易，更安可責其數行公令，諸他不備哉。

康熙封邱縣志一冊不分卷　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清知封邱縣事王賜魁纂輯。賜魁，遼東杏山人，官生。康熙十三年署任。案邑志自順治十五年知縣余縉纂修以後，又二十餘年，王邑侯賜魁於從政之暇，復為是編，訂為一冊，不分卷數，其目以建置之上，職官，人物，藝文五者，其體例已星野，疆域，山川，形勢，風俗，沿革，詳見於順治志者，概不復錄。職官除前志詳載外，自順治十五年以後，已有姓名者，俱為臚列。建置亦自順治十五年後，凡重建重修，一一備載。民土則止言將分里甲，不毛沙河畧為述之。其人以選舉為主，亦以上自順治為斷。其書殊為簡略，不足稱志，最可指責者，職官擇尤而錄，實無異於僅有名宦傳，不作職官矣。康熙三十六年知縣耿紘祚所纂封邱續志所述修志沿革，不及是編，亦可知當時人對於是編之藐視矣。

康熙封邱縣志五卷　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清知封邱縣事耿紘祚纂修。紘祚，奉天遼陽人，筆帖式。康熙三十三年署任。按此編卷首序云：邑志自前朝順治十五年己亥以後，歷三十餘年，未經續修，若再因循，則世遠言湮，譜系散遺，老成凋謝，何徵信焉。乃於五月朔設局嵩書院，敦聘賢達，俾任其事。紘祚自序云：前任孟公延鄉先生內閣中翰方來李君論撰，其書未就而孟公卒，余承乏其後，畧加釐正以告成。覽兩序，皆未言康熙十九年知縣王賜魁修志事。按王志固極簡畧，而於修志沿革中，終不可置而不提。且此編亦僅五卷，而內容實未豐於王志也。此編為目：曰圖，曰沿革，曰天文，曰四至，曰建置，曰山川，曰古蹟，曰風俗，曰土產，曰塚墓，曰寺觀，曰賦稅，曰職官，曰人物，曰藝文，曰災祥。目雖甚繁，而分量共僅數十頁。其體例凡舊志已載者，皆不重出，其補舊志者，僅天文數條，古蹟數條，東漢以至所增新大多錄自康熙十九年之王志，掠人之美，不惟不知注明，兼不承認順治以後尚有王志加乎其間，亦修志沿革中之一

怪事也。

康熙許州志十五卷 清康熙五年刊本

清許州知州胡良弼纂修。良弼，三韓人，康熙二年七月署任。考許志成於明大儒邵文莊公手。文莊學宗洛閩，所修許志上追信史，當時與康對山武功志傳為海內雙璧。清順治中，知縣汪潛重修。康熙初，邑令胡公延郡之名碩明經焦君奎、儒文學蕭君元韻輩，取郡志及四邑之志，復成此編，凡十五卷。一方輿志，二建置志，三籍賦志，四官師志，五選舉志，六七人物志，八列女志，九至十五藝文志。具書記載簡略，無可

稱述。沿革目中附載曹操劫遷漢獻帝始末，注云：今之言許者，皆知曹操所都，然其劫遷天子之謀，非博古之士鮮克知之，故錄所載始末云。建安元年，曹操定黃巾於許，遣使詣河東。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等違戾不和。董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費亭侯。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

留臣獨事勢不便，惟有移駕許云云。其所謂刼天子之謀，蓋人僅習知為曹操，實則計董昭耳。此始末固宜記載，而注語則似無謂矣。

乾隆許州志十六卷 清乾隆十年刊本

清許州直隸州知州甄汝舟纂修。汝舟，順天大興人，丙辰進士，乾隆七年署任。按許志修於明之邵文莊公，清有順治汪志、康熙胡志。胡志止於康熙五年，不以邵志為宗；汪志亦失邵公遺意。乾隆九年，甄公奉檄續修，搜得明李董志，頗殘闕，往往發抒己見，並其大綱細目，一宗邵志，凡係邵公議論別識，均有因革，為增損而廣搜博採，成書十六卷。一方輿志，二建置志，三籍賦志，四五官師志，六選舉志，七八九人物志，十雜述志，十一至十六藝文。其書署名曰明無錫邵寶修，直隸許州知州大興甄汝舟續修，編中悉依文莊義例而增輯之。各門小序皆冠邵文莊曰，其無邵曰者，皆此役所新增。然其雜名曰依悉邵例，至稽其內容，所記凡為康熙以前者，悉與胡志無異。如沿革志之所異者，僅增雍正二年改許州為直隸州，雍正三年陞許為府，乾隆六年仍改府為直隸州一則而已。而書類目亦十九相同，不同者，建置志此編增教典、寺觀二目，籍賦志此編無王祖一目，官師志此編

易駐節為武鎮他惟人物修易略繁大抵一仍胡志之舊特冠以節目以資標榜耳。

道光許州志十卷 清道光十八年刊本

清許州直隸州知州蕭元吉纂修。元吉江西高安縣人嘉慶庚申恩科舉人。道光三年十二月由祥符陞任。十二年署歸德。十五年署南陽府。十七年回許州任。州之舊志據凡例云明儒邵文莊公牧許修州志。論者稱為拱璧與康對山武功志並傳。我朝州牧甄君汝舟續纂雖云仿其體例究未見文莊原本云云。按文莊者無錫邵寶成化任州牧其書已不可見。清有康熙五年知州胡良衡及乾隆十年甄氏二次修者更歷九十餘年而有此志凡十六卷。一方輿二建置三籍賦四官師五六選舉七八九人物十列女十一祥異十二古蹟十三金石十四藝文十五仙釋十六識餘。其職官知州外有知府董思恭劉謙柴瑋姚廷棟四人。其所以然者以許在漢為縣南北朝立為許州至清雍正二年升為直隸州。十三升為府置石梁為附郭縣。乾隆十六年復故。知府蓋即其時所置也。惟其所記多不及其到任年月間或但書姓名遺其里居實為疏漏之點。金石文字許本無多。編中

於全志。以上搜輯甚詳，藝文注標其目，且並著者姓氏，蓋因一邑詩文錄不勝錄，如此而卷帙可歸簡便，名者有目可尋，而亦不至淹沒，可謂得體。卷首所冠輿境圖不記道里，城圖周圍若干里，東西南北相距若干里，皆未注明，亦闕失也。

順治臨潁縣志八卷 清順治十七年刊本

清知臨潁縣事李馥先修，西華吳中奇纂。馥先，湖廣鍾祥縣舉人，順治十六年署任。按臨潁舊志，據本編所載嘉慶八年舊志序云：縣故有志，國朝正統間教諭潁川黎君公弁嘗一修之，是在明正統、嘉靖有二志，及此編已三修矣。凡八卷：一方輿，二建置，三賦役，四教典，五官師，六人物，七雜稽，八藝文。其雜稽所附一災祥，二古蹟，三故事，四景物，五陵墓，六寺廟，蓋即雜志也。各目提要皆依河南通志，其沿革亦據通志所載。按各縣沿革，通志極畧，縣志宜加詳審，方稱體例。否則有省府志可耳，又焉貴乎縣志耶。其書各篇記載皆極簡陋，考各目皆有小序，而各門總序反付闕如，亦殊不合為志之體。惟舊志鄉賢誤列灌孟、灌夫、荀彧、荀攸、荀最、荀顗諸人，此編以荀彧四人列之封爵，灌夫別傳義勇，灌孟但於夫傳見之，漢鄭元璹、晉荀瓊、唐宋游、王丕、明高祥、張騰、陳大化七人，舊志亦列於鄉賢，此則改列孝義，皆尚有見。卷首冠有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八月畢沅所作道古堂外集序一

箇與邑志毫無關係而竟雜於其間且遍查各處藏本莫不如是決非此本獨爾者殊令人莫解所以也

乾隆臨潁縣續志八卷 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清知臨潁縣事劉沅纂修沅字道之直隸蠡縣舉人乾隆六年署任考邑志自清順治十七年邑令李馥先續修為目四十有一為卷八閱八十餘年劉邑令沅奉檄續輯乃延紳士姚〻仁鋹佐纂輯羅舊聞訪求事蹟又前令鄭佐人雍正七年所輯續志以資採擇成書八卷一方輿二建置三賦役四教典五官師六人物七雜稽八藝文卷數体裂一如順治舊志各門第惟增新而不補舊如沿革雖載舊志順治以前沿革既詳矣自雍正二年昇許州為直隸州縣乃屬十二年復陞州為府迨乾隆七年復改直隸州縣屬仍舊四十八字星野有目無增疆域七條山川增十七條津梁增六條物產有目無增建置志共增三十條賦役志共增三十餘條教典之學校樂器樂章祭器書籍皆有續增所增之較多者為官師人物共藝文耳其書雖以增新為主然〻有時亦有補舊之所如於学校之文廟云舊志斷於隋而不書年號康熙五十四年風拆廟柏掘一古碑得隋大業年字蓋城

自大業年由固城遷此爾共俱立也又於建置之城池載有前明崇禎九年知縣張任建修四關建重樓額其門亦為舊志之失載僅舊謬誤之點此編毫無糾正蓋纂者於舊志之已載者未暇更証以古籍也

民國臨潁縣志十六卷 民國四年排印本

民國知臨潁縣事陳俊等修邑人歲貢李舒華纂俊字冊襄湖南寧鄉縣舉人民國二年來任考邑志明有正統嘉靖二志清則順治乾隆各一修嗣後光緒三十四年前邑令陳垣倡議復修旋以去任稿成未付梓宣統元年邑令陶塔延豐君仲虎繼輯書仍未成民國改元邑令尤楨陳俊等延邑紳李舒華嘗大同取豐稿刪其繁複成書十六卷一方輿二建置三賦役四教典五六官師七至十人物十一十二列女十三十四雜譜十五十六藝文其凡例先錄順治舊例八則繼錄福州府志例四則其他則為參錄福州府志鄢陵縣志者是其體例頗費斟酌而其卷十三附有兵戈志卷十四附巡蹟考皆莫明所謂至於教典仍存朝賀而學校選舉巡警教堂郵政與夫其他一切新政概不一記直是抄錄舊志而已何得謂之民國重修耶惟舊志各門皆無總序此編依河南通志許州志例於各門作一總序隱括所附諸類用增字別之至有考正之處首用按字其糾繆之法為參

以河南通志許州志及故典舊聞，如於津梁，以舊志所載多有遺漏且無倫次，用就各河次第補入，并序其上下游，頗稱瞭(然)，又各門逐條皆標出典，悉深合志法，(是)其佳点，亦有不可没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順治郾城縣志十卷 清順治十六年刊本

清(知)郾城縣事荊其惇等纂修。其惇字勅五，江南丹陽縣進士，順治九年署任。按邑舊志無考，此編為順治十五年奉令纂(輯)始修，於是年五月，邑令荊其惇，成於次年四月，邑令傅鴻鄰，故各卷署名曰邑令荊其惇修，邑令傅鴻鄰補修。凡十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籍賦志，四祀典志，五職官志，六人物志，七古蹟志，八祥異志，九吟咏志，十藝文志。其風俗志引舊志云：尚氣輕生，小忿輒訟，則經投溺以求勝人。按此引舊志，則順治以前有志已無可疑，序不及之，不無可怪。藝文志收有湖廣熊伯龍過郾城賦、別同門荊勅五令君，及湖廣吳正治贈荊勅翁同年詩二首，皆為私人贈答之作，(與)邑之制作毫無關係，竟亦收入，其濫有如是者。適讀各門，皆無可觀，惟於古蹟之(考)證尚(稱)精確，如[illegible]陵臺(條)，文帝所築，舊志以為誤，此編考[illegible]史冊，以晉武帝(嘗)會百官於此，尚書令衛瓘侍宴作辭而接承者即此，且省志、州志俱言魏文所築，舊志謂誤，蓋未之考，此編特為更正。其他若青城、城鄭伯喜會城臺、化身

壹語則皆引據浩博考證極是為全書之菁華所在也。

乾隆郾城縣志十八卷 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清知郾城縣事傅豫纂修。豫字立齋，號舊溪，山東高密縣進士。乾隆十一年署任。考邑志在清有順治、乾隆二志。順治志修於順治六年知縣荊其惇，乾隆志修於乾隆十年知縣趙作霖，而本書皆未叙及，實有足疑。本書經始於乾隆十七年，成於十八年。傳公已從徙，披校稿一年而開館，則僅一月，惟校對而已。書凡十八卷：一方輿志，二建置志，三籍戶志，四典禮志，五古蹟志，六雜稽志，七八九藝文志，十職官年表、師儒年表、職役年表，十一鄉官年表、封廕年表，十二選舉年表，十三至十八列傳。郾城春秋屬楚，齊桓公伐楚次於陘，盟於召陵，皆其地也。後為溵州郡。此編沿革皆略而不詳。其疆域據許州直隸州志東至商水縣界黃陂店四十五里，東北西華縣歸村店五十里，而此編云東至西華界四十里歸村店，不惟方向不同，里數亦異。且此編不提商水，若與商水非鄰境者。許州志云東南至上蔡界七十里，此編謂東南至上蔡縣界五十里，里數相去甚多，皆未知孰是。其風俗篇廖圖

禮註云豫者舒也言氣稟中和性安舒也蓋言豫州不獨郾邑錄之殊有未當惟其俗於立春日民間咬蘿蔔謂之咬春四月八日戴皂角芽禮佛是皆郾邑所獨有者此編悉行載錄之

乾隆長葛縣志十卷 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清知長葛縣事阮景咸纂修景咸字戴南順天大興縣籍浙江於潛縣例貢乾隆九年署邑前志修於康熙三十年知縣何鼎嗣是失修五十餘年阮邑侯於簿書之暇詳加採訪而佐以胡司諭立本傅司訓煌相助為理成書十卷一方輿二建置三籍賦四官師五選舉六人物七列女八雜述九十藝文長葛春秋屬鄭魯隱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宋人取長葛桓公五年諸侯從王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皆

其地也書中沿革無戰於繻葛句實為鉅漏按縣有馬陵岡在城北五十餘里見於許州直隸州志而編中但言起自中牟入長葛境五十里不言方向亦殊非是又仙翁池在長葛縣北三十里一名靈池傳為葛元之蹟亦載在許州直隸州志此編不載尤屬未允其宦蹟載鄭子產然明鄭人為大夫子產問為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按長葛春秋雖屬鄭而饒茂僅為鄭人鄭大夫與長葛春秋實無關係所收不無太濫他如游吉為

鄭人黃霸為潁川太守、寇恂為潁川人，皆非長葛邑志所宜收也。惟籍賦志所記尚詳。至邑之名，以漢魏鍾氏為著。此外無甚可述，故人物極為簡略。

民國長葛縣志十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息縣劉盼遂等撰。按邑志未詳創自何時。清康熙三十年、乾隆十二年邑令楚南河、鼎燕山、阮景咸吏續修之。方輿、建置略存概，種政典、人物分別記載，而風俗、物產僅附見方輿之末，兵事、祥異乃與古蹟、流寓統以雜述，概之詳略失宜，賓主互錯，經籍、金石更付缺如。民國庚申，邑人張蔚藍續修，未竟身遭寇亂，稿亦遺失。陳子錫九展轉搜求，始獲其書，延息縣劉君盼遂復加正是。盼遂略參余氏龍游志例，刪冗補缺，

數月竣事，成書十卷：一輿地志，二營繕志，三政務志，四教育志，五食貨志，六藝文志，七選舉志，八職官志，九人物傳，十列女傳。卷首叙例，前志卷末源流。其書體例頗嚴，記載詳而有法。然劉頗不自慊，其叙例云：教育志風俗一項，別家恒有歌謠、諺語、方言等條，舊志張稿於此三事皆闕焉失錄，今亦未能作詳細之採訪，故暫付缺。文真人物傳目下附注闕訪二字，皆其証也。藝文志分為四目：曰書目，紀邑人古今製作之總成績也；曰唐前[illegible]，有專書可按圖索驥也。

曰金石目，所以供考古學之用也；曰文存，擇其切于敘實者錄若干首，其文辭之雅潔與否，非所苛責也。其所斟酌，頗具匠心。此外各門皆有卓見。然此編雖採訪未周，然書固為蠢然可誦者。

順治襄城縣志十卷 清順治八年刊本

清知襄城縣事修昌年纂修。昌年字無疆，遼東人，貢生，順治七年來任。斯書按邑之舊志已無可考，卷首修志亦未言及舊志，是編殆首創也。凡十卷，一方輿志，二建置志，三籍賦志，四秩祀志，五職官志，六人物志，七雜志，八九十藝文志。書之簡陋，極為可哂。其凡例僅三條，一志前代略當代詳，尊興朝也；一自辛巳破城以後，乙酉大赦以前，不錄，排變亂之誣論也；其第三條為言孝義節烈者不贅錄。即此凡例，已足使閱者知其簡陋，其他更無足論。尤可怪者，此編纂於順治，而職官之知縣則以康熙五十九年為止，訓導則以雍正三年為止。更考其各卷纂者題名，曰邑令修昌年修，邑人傅廷獻輯，太原郭守訓訂，邑令陳治安重修。呈查治安為康熙三十六年來任，雍正三年亦遠在其後。大抵其職官選舉皆隨時增刊，他則一仍舊貫耳。

乾隆襄城縣志十四卷 清乾隆十年刊本

清知襄城縣事汪運正纂修。運正字埴菴，貴州安順府拔貢，乾隆八年十二月到任。按邑志創始於前明嘉靖辛亥教諭林鸞，復修於萬曆戊午知縣譚性教，三修於清順治辛卯知縣董昌年，先後纂輯，各見匠心。乾隆九年，當憲趙亘輿檄各郡邑續修志乘，適汪侯攝邑篆，乃獨肩鉅任，博採傳記，延訪耆舊，成書十四卷：一方輿志，二建置志，三籍賦志，四官師志，五選舉志，六七人物志，八列女志，九雜述志，十至十四藝文志。其體例悉遵前明邵文莊公寶所修許州志，九綱八十一目，其沿革極行簡畧，尚不如許州志所載之詳。如許州志云：襄城縣，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仍隸潁川郡，汝墳縣省入其封內。而此編汝墳句，許州志又云：襄城縣，唐武德元年復為汝州，並置汝墳期城二縣。此編但云二縣，無期城二字。許州志云：襄城縣五季後梁屬許州匡國軍，後唐屬許州忠武軍。此編則將五季付諸闕如。按縣志較州志加詳，方稱合例，今州志所有，反刪削，殊為異事。惟順治之[illegible]志多有林譚兩志所已載者，反行遺漏，此編則志心較對補錄無遺，但舊志如青塚等類，本屬附會其事，似可刪抹，此編不加考核，以多咏吟，仍皆補錄，又不免貽笑大方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治衛輝府志十九卷 清順治十六年刊本

清衛輝府知府程啓朱修，邑人戶部左給事中蘇文樞纂。啓朱湖廣進士，縣籍與到任年月無考。按郡志明嘉靖初廣平申公廷言實創厥始，及萬曆癸卯而再修，及此志為三修矣。共十九卷，其目曰圖考、地理志、建置志、田賦志、祀祠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志。卷首有殷比干墓及銅盤銘圖，爰殷太師比干墓在汲縣北十五里，周武王封比干墓即此也。墓前有銅盤銘十六字，又有殷比干墓四字，相傳為先聖孔子手書。銅盤為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十六字，相傳唐開元中偃師上人耕地得之，因以立墓，箋甚奇。編中各門皆極簡略，全書字體頗不一致，大抵各門皆先為楷書，後參行體，意楷書當為萬曆志之舊刊，行体為此次修者所新增。卷首有汲人李實秀序，卷末有汲人侯實三跋，皆浮泛無關志体，且未作凡例，故殊難知續修始末。篇中極鮮考証，所謂行体字官師、選舉、藝文外，皆僅十之一二，是其不惟不能補舊，新增亦殊寥寥也。

康熙滑縣志十卷 清康熙二十五年刊本

清知滑縣事姚德聞纂修。德聞江南蘇州府吳縣人，康熙二十三年署任。考元至元五年有宋忠肅公修東郡志十六卷，載滑事十之七。明嘉靖甲寅知縣張佳胤據舊聞彙成六卷，而滑始有志。越百年，清順治甲午，知縣歷城王鼐嫣淦平孝廉趙紫垣重修，倍於舊典。又三十年，姚公蒞任，延邑紳暨夾鍾、朱驊等纂成是編，釐為十卷，一圖經，二封域志，三建置志，四天文志，五食貨志，六官師志，七選舉志，八人物志，九藝文志，十叢志。荒亂紀略、修誌紀事，其凡例云，志在摭實，人事不關滑者不書，而叢志中載謁閻羅王一則云，韓擒虎仕隋，位上柱國，後鄰母見其門下儀衛甚盛，若王者，狀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病篤，驚走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答曰閻羅王。擒虎子弟欲撻之，虎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王，斯亦足矣。遂卒。文中不指明擒虎與滑之關係，使讀者何以知其關於滑事。載其所記若盧公述寘、發塚獲棗、婦易狗頭、七婦化犬、鬼止毋嫁，皆極

[illegible]訛然亦胥有所據非杜選者其第九卷之藝文選六册之多居全書十分之七矚觀各志藝文之濫未有濫於此志者也清初志書類多似此

民國滑縣志二十卷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民國滑縣知事王維垣等修清邑舉人陳蓬知縣王蒲園纂維垣北平人民國十七年任考滑邑舊志肇自明嘉靖至萬曆而增修逮清順治甲午乾隆丁卯先後續修垂七十年邑宰王君維垣閻斯文偕吳延本邑耆宿合力續修至二十一年書成凡二十卷目曰輿圖輿地城市民政財政教育實業交通河務武備職官選舉人物藝文大事記叙錄其體例蓋遵河南通志局頒行編纂縣志大綱並參照河南省政府頒行修志採訪綱要者舊志於滑之地名滑伯始封人名皆未究其本源致滑州為古滑侯氏考負滑無從分别其沿革缺考無徵不信建缺表語焉不詳爰遵編纂大綱博稽羣書作為表考並於沿革考內首列釋滑一篇共夫顓頊高陽氏之故都考南燕國考昆吾考鉏國考豕韋考豢龍氏考御龍氏考邶國考鄘國考衛國考滑國考須漕二邑考虛邑考楚丘考帝丘考濮陽考東郡考白馬考滑州考等皆精審絶倫堪為不朽之作其武備一門考之載籍凡滑境歷

代兵事、以及明之屯兵制、清之營汛兵、民國鄉團。悉備錄於篇。他如區名、簡名、明冊、戶口統計表、戶口調查表、民生狀況、自治、田賦、雜稅、民國支盤冊、丁漕、改徵案等之関於民政者，農業、林業、工業、商業、物產等之関於實業者，道路、郵政、電話等之関於交通者，莫不記載精詳。惟無教堂是為小疵。

民國新鄉縣續志六卷 民國十二年刊本

民國新鄉縣知事韓邦孚等修，邑舉人記名道尹田芸生等纂。邦孚字鶴亭，山東蓬萊縣人。民國八年署任。考邑志自明萬曆間茹令鳴鉉創輯，後歷経余令相虞、令大謨、承令壽圖續修，皆散失殆盡。惟清乾隆十二年趙令開元所輯尚存。韓公莅任，公餘披覽邑志，銳意重修。同邑紳田蕓生、杜常立、劉夕薌畫會田公芸生，自鄂中解組歸來，杜門十載，著述等身，遂詳省立案，敦請續志，向之總纂編筆削之全權，成書六卷。曰沿革、封爵、星野、形勝、山川，總之曰志畧；疆域、河渠、交通、城池、學校、公署、職官、選舉、賦役、兵防、風俗、物產、名蹟、祠祀、邱墓、藝文、祥異、金石、宗教、拾遺、循吏、人物、列女。此編以續舊為主，間有舊志未備，亦追補以沿革、封爵、星野、形勝、山川，舊志已詳，無可更續，因撮其要以為志略。此例尚不経見。交通門中所記京漢鐵路、道清鐵路，極詳。舊志無金石志，此編搜求各區，摭拾成篇。所載有曹操書碑、北魏正光元年造像、五陵造像、東張判造像、魏天平四年天宮造像、邑子奈

姓造像、羊戩造像、北魏造象、千佛造象等共六大其他石刻數十種，皆能述其原流，可稱洽著矣。文徵有汪氏譜紀、郭氏譜叙、杜氏譜序、張氏譜序、宋氏譜序、戴氏譜序、李氏譜序等數十篇，共邑中氏族頗有攷閱軼之性。收詩文皆於文獻碑補足多，徵民國所有，所攷未能滿述，蓋纂者僅知墨守舊志例耳。

乾隆輝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清知輝縣事文祀纂修。祀字季棠，廣西靈川縣人。乾隆戊午舉解元，己未進士。乾隆十五年署任。按邑志一修於明嘉靖六年知縣范琛，再修於萬曆八年知縣聶良杞，三修於清順治十六年知縣趙萃奇，四修於康熙二十九年知縣滑彬，後六十餘年，又奉撤續修。文邑令乃延邑之士紳共共商攉以纂，有鄉先生孫奇逢諱用正者，輯有成書，乃孫在城藏守之，取參訂之。書十二卷，其目曰圖考、地理、建置、田賦、學校、祠祀、職官、選舉、人物、藝文、拾遺，附以子目六十有三。各門事蹟，每有聯篇類紀者，有依朝代先後為次者。沿革一篇，所釋極富，考証亦精，如知邶鄘不詳其始封，衛併邶鄘，當在僖公以前，朱子詩註可據，舊本沿革云周共伯之國，亦謂之鄘，春秋時併於衛，封建志云共伯始封於鄘，臆說錯訛，實多貽誤，此編皆詳註焉。於各條之下，其祠祀志有邶墓目中有耶律相公墓，按濟南王漁洋池北偶談云耶律文正墓在都城西近畏吾村，王文貞公諱崇儉云為孝康時見耶律王墓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斷碑尚可讀究在某處實一疑問獅邑美利在水田其水利一篇於閘堰渠溝言之極悉在邑乘中亦一佳著也

乾隆懷慶府志三十二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清懷慶府知府杜琮纂修琮江西新建縣舉人乾隆四十四年署任按懷慶舊志創始於明之正德及嘉靖一再修舉清則順治己亥康熙乙亥亦皆先後續修乾隆十九年知府薩寧阿議修於前二十四年知府沈榮昌討論於後而又皆未竣事及五十四年之秋始復就[illegible]稿本置局從事並延嘐城王君瑜[illegible][illegible]洪君亮吉海陳君燮[illegible]暨江君大鍵分輯之及二十五年夏成書三十二卷為十有四目曰沿革曰星野曰

輿地曰建置曰河渠曰田賦曰學校曰兵防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金石曰藝文曰雜記舊志列傳所載漢有郭解張禹息夫躬晉有司馬懿郭默北魏有趙黙隋有張衡唐有楊再思五代有李守貞宋有邢恕劉邦彥万俟卨此編以其或爵位通顯而邪義有虧或任俠著稱而名教有罪於是惟標姓名以歸貧搖削其紀傳以黜奸邪蓋其時之志書務求闡揚決不使薰蕕同器也河北監司在明固重鎮也清分缺為二始駐懷城中继移衛郡嗣復奉裁而舊志未載

此編詳查歷任姓名列於職官補遺之功實有足多
金石志搜羅亦極完備惟職官志列有河北道一目
按懷慶雖在河北道統制之下並非懷慶府屬職官
例准載諸通志非府志所宜有且河北道在清初駐
節衛輝中葉後駐節武陟是衙署亦與懷慶無關也

道光河內縣志三十六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清知河內縣事袁通修嘉慶戊寅恩科舉人揀選知縣大興方履籛字彥聞袁通字蘭村浙江錢塘縣監生道光三年署任按河內縣志自清康熙二十二年創修之後失修者已百四十年道光初袁公擬邑篆有重修之舉適大興孝廉方君履籛與江布衣吳君育谷續學能文客游懷州乃延以採訪期年書成共為三十六卷一聖製二三諸圖四紀事沿革表五爵封表六職官表七選舉表八疆域表九山川志十風土志十一祥異志十二田賦志十三水利志十四祠祀志十五學校志十六營建志十七兵防志十八古蹟志十九經籍志二十二十一金石志二十二二十三文詞志二十四循政志二十五二十六先賢傳二十七孝義傳二十八忠節傳二十九隱逸傳三十流寓傳三十一藝術傳三十二三十三列女傳三十四釋道傳三十五志餘三十六敘傳不載天文分野可謂有見其經籍志多從各史藝文志中考錄其名雖不分經史子集而考證頗勤金石一門搜採邑中諸

石刻錄其文釐為二卷。如武德郡之復置于北魏，金城村之即古射犬，以及村鎮之舊名、寺觀之遺址、名賢之軼事，藉此而見者甚多。金石文字之有補史乘如此。邑中詩文皆分証於各篇之內，其有補於一邑之故實者，別為文詞志二卷，不用藝文之名，体例亦妥。紀事沿革表所載尤詳，蓋注著也。

乾隆原武縣志十卷 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清知原武縣事吳文炘纂修。文炘字曉村，江南吳縣籍，婺原縣人。由歲貢教習考授知縣，雍正八年署任。按邑志萬曆四十一年癸丑知縣張祥等始修，清順治十四年丁酉知縣甯弘舒承巡撫賈漢復命而再修，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知縣曆槐芳承巡撫閻興邦命而三修。乾隆初年吳公以久任邑令習知邑事，乃於簿書期會之餘，搜採遺聞，訪求故蹟，殘碑斷碣，藉為考証之資。及十二年書成，釐為十卷。一圖考、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蹟；二城池、學校、公署、倉庫、祠祀、鄉鎮、塚墓、風俗、物產；三禮樂；四賦稅、戶口、郵政；五河防；六職官、選舉、恩榮；七名宦、人物、孝義、列女；八、九、十藝文、祥異、摭遺。篇中記載頗多遺漏，即以選舉論之，其行目之間於清季者，類多惟記姓不名，書登科年代且越時未久，非同遠在元明無術可稽者比，而其体例凡選舉人物不惟記其登科年分，所歷官階莫不詳注，繁簡之間實太懸殊。沿革一編所記尤簡，且逐條皆無出典，更非為志之法。縣有鹿亭為春秋時盟會之

地此編古蹟中載云扈春秋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杜注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城按杜注既明指亭扈在卷縣西北其與原武究有何涉編中不加按語以資証明也其果在原武境內亦將何以取信於人其他古蹟亦多如是蓋纂者但知有見必錄殊鮮考証之才耳

乾隆陽武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年刊本

清知陽武縣事錢瑅曾纂修瑅曾字松庭浙江湖州府德清縣拔貢教習乾隆八年署任考邑志在明創于弘治八年癸酉知縣張林茂萬曆十九年辛卯知縣王時泰續修清順治十六年己亥知縣武之官三修康熙二十年庚午知縣安如泰四修後五十餘年舊刊散佚曾邑侯遂與邑孝廉楊沖霄明經陳步青庠生賈濬樊宏宗博採風謠廣諮輿論互相參稽凡三越月而書成總為十有二卷一輿圖沿

革天文疆域二三四建置五山川古蹟風俗土產六祠祀七田賦八職官九十人物十一藝文十二災祥附子目五十有八建置舊志惟書建修年月此編將碑文採入事之顛末庶得胥具其河防採輯名臣奏疏甚多有關於河務之利害者亦稱繁而不贅其沿革志叙里制之變更云明初為五十一里後為四十五保其後又併為二十八保保有長曰考人統十甲有催曰十季輪流支應循而復始以應征比然行之既久諸弊叢生任事有專責則需索易花戶無定所

則催督，故當一役，視為苦海，富者動費百金，貧者鬻產難償矣。云云。編里之法變，僅供催徵錢糧之用，於是實際之鄉里區域與保甲分為兩事，由來久矣。故為縣志者，宜以所管村莊分列諸建置志，亡為非是。編中風俗志敘禮俗頗詳，亦顏氏家訓、封氏見聞之遺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順治溫縣志二卷 清順治十五年刊本

邑人順治戊戌科進士吳國用纂修。按邑前志，修於明萬曆五年，此次續修，無新序，亦無凡例。共上下二卷，上卷地理、建置、貢賦，下卷人物、詞翰、雜志，卷首仍冠以萬曆五年舊序。所以知其為順治志者，以有順治十五年河南布政使司示懷慶府溫縣纂修誌書憲牌耳。最可怪者，其地理沿革之末條云：國朝洪武四年復置溫縣，隸孟州，改隸懷慶府，編戶十九里。弘治十五年，編戶二十一里。夫稱洪武曰國朝，沿革文不及清，則此編乃明志，非清志也。且各門行文凡遇明之皇帝，皆提行高二字，其為明志更無可疑。細檢上卷，無一字載及清代，惟下卷人物志有崇禎時一人，知縣有崇禎時四人，順治時四人，典史順治時四人，訓導順治時三人，此外皆至萬曆為斷。大抵此次續修，就萬曆志之舊板，未更一字，惟人物略有新增。似此續法，尚未之聞，荒謬之甚，殊堪嗤噱。

乾隆溫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二十四年刊本

清知溫縣事王其華纂修。其華，福建惠安縣進士。乾隆十八年署任。考邑之舊志，明萬曆五年知縣張第自前鄭調溫，彷彿鄭舊志而修。清順治十六年知縣李若廙奉巡撫賈漢復命再修。嗣是康熙三十四年知縣張明達三修，乾隆十一年知縣張承謨四修。惟張志諸多謬誤，王公其華因於簿書之暇，與邑紳吳玉斗、田壽、鄭之琇輩鍵戶删改，三閱月而成是編。凡十二卷：一圖說，二沿革表，三秩官表，四選舉表，五天文志，六地理志，七建置志，八祠祀志，九學校志，十田賦志，十一宦蹟志，十二人物志。編中不立藝文志，詩文亦并刪削。其凡例云：藝文始自班固漢書，所列者書目耳，取其類而彙之，則昉於昭明文選，志列藝文一門，非史体，是文選矣，削去藝文名目，文各與事傳，著不必尚有藝文之名，而藝文無不綴矣云云。蓋亦從質之意也。其宦蹟志所載，雖以良吏政績為主，其有劣跡者亦附一二，較之記美而不記惡，有勸而無戒者，殊為質直，然非創例，從武功志也。編中以西漢傳六封嬋媽，於是特闢帝后外戚爵封表以處之。然溫為司馬氏枌榆之鄉，封爵甚夥，亦宜詳載。爲是而編中竟刪司馬懿昭父子而不書，謂為誅姦回於既死，春秋謹無將之意，書生迂語，可供噱。武備一目，附於建置末，亦附非其類；人物志分類太瑣，亦可議者。

乾隆濟源縣志十六卷　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清知濟源縣事蕭應植纂修。應植字智方，號立齋，安徽懷寧縣役貢，乾隆二十一年署任。按邑志創輯於明天順七年，續修於嘉靖四十一年知縣李資元，三修於青順治十七年邑人劉猜，四修於康熙二十九年邑人段維袞，及此志則五修矣。凡十六卷，曰沿革、星野、疆域、形勢、風俗、土宜、祥異、山川、古蹟、陵墓、寺觀、建置、祀典、水利、賦役、職官、名宦、選舉、人物、列女、藝文、識餘。其凡例云：於舊志缺者補之，疑者存之，誤者正之。考其所補，舊志疆域不載孟縣交界，四境圖不載湨壞之處，且邑境南臨大河，其西南對岸為澠池新舊圖不載，皆為疏漏之大者，此編胥行補入。其存疑者，如唐書徐有功傳不言何處人，云但國子博士文遠傳亦不言何處人，但云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齊書孝嗣傳東海郯城人，自孝嗣至有功歷世久遠，而史家但詳世系，不著縣郡，則自孝嗣以來皆為郯城人無疑。然舊志以有功為濟源人物，謂其墓在縣東青龍里，此編用存其疑。其正誤者，如范坦留題延慶寺七言四韻詩，離為二首，而舊志合為一首；蘇軾題華堂詩第一章分為二首，且前後倒置，此編皆為改正。惟其各篇之末所附論曰，頗多陳腐之語，不如刪之為愈。

乾隆修武縣志二十卷 清乾隆三十一年刊本

清知修武縣事戈雲錦纂修。雲錦字海雲，直隸錦縣州貢生。乾隆三十年來任。考邑舊志，創於明冷邑令宗元，及清順治十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皆有纂輯。迄乾隆二十二年，前邑令天津吳映白與邑中紳士高確續修，惟未數年，書梨已缺而不全，且其校勘未詳，字多魯魚。戈邑令正擬補輯，恰值奉檄催修邑志，爰取舊書二十卷，其目曰星野、疆域、城池、公署、學校、賦役、兵防、山川、古蹟、祠祀、陵墓、風俗、物產、災祥、沿革、職官、選舉、名宦、人物、儒林、孝義、文苑、方技、流寓、列女、藝文、雜志。其凡例首則云：今志則康熙三十四年邑達樸所修也。是則非惟非此次之新例，且非二十二之吳例，蓋仍為康熙志例也。書已兩續，而例仍舊，其與內容不合，自不待言。纂者無識，乃至於此。且卷首之第一序，猶為二十二年之吳序，使非細檢，決不知其為三十一年之新志也。體例之紕繆，既遵吳志為沿康熙志之舊，此志又沿吳志之舊。纂之書中未標出也，故除職官、選舉與夫其他有年代可考者外，皆莫知其某為舊志、某為新增。戈氏自序云：疑者詳之，訛者正之。考全書無一按語，其所詳正，究安在耶。

道光修武縣志十卷　清道光十九年刊本

清知修武縣事馮繼照纂修。繼照字萩橋，山東淄川縣拔貢，道光十三年署任。考邑志自乾隆二十二年津門吳君重修之後，伐邑令雲錦間有增損，嗣後失修者几七十餘年。及馮公抵任，公事之暇，輒繙閱史籍，事有繫於邑者，皆筆於冊，而教諭魯山人張君宗泰蓄書二萬餘卷，圖畫一卷，亦彙錄數帙，皆舊志所未備者。成書十卷，其為類曰輿地志、建置志、令典志、祥異志、學校志、祠祀志、秩官考、選舉考、人物志、列女傳、藝文志、金石志、雜記。按修武一隅，衆說參差，有大修武、小修武、聚南修武、北修武、西修武，又分南陽為山陽，為廣寧郡，為修武郡，為陟州，自春秋晉南啓陽，其後又韓魏分晉，而屬韓屬魏，莫辯矣。隋開皇十六年析置武陟縣，移修武縣治於隋故修武城，而修武、武陟遷徙遂清矣。後周置修武郡於獲嘉，金割重泉邨為山陽縣，隸懷，而獲嘉、揮縣與修武、武陟犬牙錯雜矣，疆域猶是，割置各殊。此編因薈萃各史傳，參地志諸書，疏通証明，而前糾紛渙然若釋，沿革條下加案語極多，蓋其攷証之功確有不可沒者。惟其人物曰志，列女曰傳，秩官考廿九，惟書姓名、籍貫、出身與夫到任時日，而有時將德政雜於其間，若知縣鄧風之德感，多至千言，以不若另立名宦為得。祥異不附雜記而獨為一志，是皆其於例未允者。

乾隆孟縣志十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清孟縣河陽書院山長馮敏昌纂修。敏昌字魚山，廣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戶部主事。按孟縣志自康熙乙亥修後，至乾隆庚辰邑令江君渭曹屬覃懷院長山陰沈君惟材具稿，未及付梓。及乾隆五十一年，邑令仇汝瑚蒞任，適馮編修以假至大梁，仇公因延主河陽書院講習。大中丞畢公即以志事屬馮，自開局歷四載，始得成書。凡十卷，曰聖制，曰地理，曰建置，曰田賦，曰職官，曰人物，曰藝文，曰金石，曰史事，曰雜記。其地理志載形勢險要，且備繪各圖，蓋仿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詳山脈川絡，用酈道元水經注體，蓋仿高似孫剡錄。建置志、田賦志詳於政典。職官志、人物志皆諸史傳。藝文志但載書目，一依班史之舊，詩文則散附各門，蓋用范致能吳郡志之例。而金石志旁搜博考，則又有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之遺意焉。其目序云，合人康君少山移居清化，儲書特多，余從借書，遍至數車，又從偃師進士武君億時假秘本。是以名人手筆，而又參稽浩富，宜其極稱詳贍也。注卷首無凡例，未審何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武陟縣志三十六卷 清道光九年刊本

清知武陟縣事王榮陛修福建侯補知縣大興舉人方履籛纂榮陛字楓垣順天宛平縣監生道光三年署任考邑志之作昉於前明李日茂逮清順治十五年署令仝元樞修之邑紳翰林院編修王化鶴序之康熙三十年邑令甘國埈乾隆二十一年邑令查開王請各一續修嗣後板毀多行散佚所存者惟康熙之甘志王公宰是邑慨紀載之闕略廣搜博采成書三十六卷列分三十六門一聖製二目錄凡例三四圖五紀事沿革表六職官表七選舉表八疆域志九山川志十風俗志十一物產志十二祥異志十三田賦志十四河防志十五建置志十六學校志十七祠祀志十八兵防志十九古蹟志二十經籍志二十一碑碣志二十二三文詞志二十四名宦志二十五賢傳二十六耆舊傳二十七孝友傳二十八義行傳二十九忠義傳三十隱逸傳三十一流寓傳三十二方術傳三十三列女傳三十四釋道傳三十五志餘三十六叙略此編因舊帙散失故纂修述古今之事皆極意蒐采凡有關於考推勸懲者無不備載是以雖屬續舊實同新創據其凡例有異於他志者二事一本邑山少而有黃沁兩河之隄防實關一邑之大政既作山川志而別為河防以昭慎重一先賢傳以外邑中自元明以下有德望學術者別載列為耆舊又卷首有採訪條例四十五條亦為他志之所無惟其詩文既分注各志又別為文詞志一卷則未免蛇足矣。

民國續武陽縣志二十四卷　民國二十年刊本

民國武陽縣知事、史延壽修，邑人清光緒戊戌進士。王士傑纂。延壽字菊生，輝縣人，清光緒庚子辛丑併科舉人，民國三年署任。考自明萬曆間李□茂、劉修縣志，開武陽邑乘之權輿，有清一代，順治[illegible]道光重修之。民國元年改，代異年遠，五年冬，史公下車，伊始慨然以修志為己任，邑紳王士傑等分任纂輯，四寒暑而書成，又未刊，遲至十九年，縣長王國璋始付梓。二十年跋成，為二十四卷：曰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地理志、食貨志、河防志、建置志、學校志、祠祀志、兵防志、經籍志、金石志、文詞志、名宦傳、先賢傳、耆舊傳、孝義傳、忠義傳、隱逸傳、流寓傳、方術傳、列女傳、釋老傳、志餘。其體例悉依前志，自民國肇興，時勢政體悉與前異，墨守成規，殊非法也。書中一切新政，舉未載及，惟選舉表以學校議員各列一表，食貨志括有各項雜稅而已。然其以祥異近於迷信，但事實具在，又不容缺而不書，因仿馮魚山孟縣志例，除將黃沁泛溢等事入紀事表及河防志外，其他概歸志餘。又經籍以年代前後為次，並書之下，摘其要義。金石志，他志頗多詳略，署全此則金石並收，標目題處，詳而不冗，胥由分配適宜也。

民國獲嘉縣十七卷 民國二十三年刊本

民國獲嘉縣縣長鄒古愚纂修。古愚江西吉安人。民國二十一年任考邑之舊志，一修於明萬曆癸卯，再修於清順治己亥，三修於康熙丁卯，四修於乾隆丙子。民國肇造，志局創設於十年，因循十餘載，未獲成書。二十一年鄒公權邑篆，始得脫稿，釐為十七卷。其目曰地理、建置、賦役、河渠、兵防、氏族、風俗、職官、選舉、人物、藝文、金石、祠廟、祥異。普通志乘大率詳於官政而略於民事，遂使數千年社會狀況及其變遷因果

盡歸湮沒。此編於民意刻意求詳，如民族、宗教、生活習慣、娛樂、諺語諸目，即可概見其諺語分成天文、物理、家庭、社會、農田、雜言六類，搜輯之多堪稱無匹。其地理志首地質一目，言禹貢言三壤，周禮亦重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乃後之志者於地僅言其形，而不言質，即略分中沙礦，而語焉不詳，於閭閻仍少裨益。爰增地質一目，附以氣候，殊便於獲人之樹藝也。是皆獨具卓見，開前人所未有者。又以舊志所歷史涉及獲嘉者及鬼神怪奇之事編為雜志，此編以有關於獲嘉史事者業已採其語要，此類登載，所餘陳言，何須具舉。至搜志怪非特為近世語科學者所弗滿，亦大戾孔聖不語之心，故皆不錄，尤高尋常志書一等耳。

黔遊記一卷 黔南叢書本

清陳鼎撰。鼎字定九，號子重，江陰人。嘗仿元佑黨籍傳之例，著東林列傳，又有留溪外傳、黄山志略、竹譜、荔蛇譜諸書行世。其黔遊記一卷，亦遊記之一也。所記以府縣爲綱，以所屬之景物爲緯，編中所載，計有鎮遠府、華嚴洞、望城坡、偏橋、飛雲巖、興隆衛、君風洞、竹王祠、葛鏡橋、平越府、憑虛洞、古佛洞、龍里、觀音洞、龍洞、棲霞山、涵碧潭、相寶山、朝陽洞、龍井、紫池、扁趵界、黔靈寺、白雲山、谷水龍、清鎮縣、安平縣、天台山、羅漢洞、安順府、鎮寧州、白水、霸陵橋、象鼻嶺、永寧州、鐵索橋、安南、普安縣、白雲坡、碧雲洞、雲安坡、平彝里、梵淨山、潼山、思南府，以上所記各條，係形勢之形勢，及各處之古蹟名勝。黔中物產有刺梨、胞蛇、圓蛇、蒟醬、雞㙡、燕草、熟黑鉛等物。至黔苗蠻若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白苗、青苗、谷蘭苗、紫姜苗、平伐苗、九股黑苗、天苗、細苗、生苗、羅漢苗、陽洞苗、黑羅羅、白羅羅、八番苗、打牙犵狫、剪頭犵狫、木狫、仲家苗、土人苗、羊黄苗、蠻人苗、楊伴苗、狗耳龍家苗、馬鐙龍家苗、僰人、峒人、宋家、蔡家，共三十餘種，風俗各異。大抵黔中諸郡皆甚荒涼，惟思南府最勝，有水道可通舟楫，貨物俱集，而人文亦可觀，較石阡、思州有天壤之隔。所屬有烏江，織月晦日夜，水中見圓月影，與光不減望月，而婆娑樹影亦明灼如月中。又言鎮南府苗俗以十一月爲歲首，多有極稱奇特者。

裨海紀遊一卷　清道光乙未刊本

題曰武林郁永河滄浪叢裏，平遠綸校刊。永河[illegible]仁和人，諸[illegible]著為日記體。[illegible]無年號可考，惟云丙子冬，榕城藥庫災，燬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介遺，有旨責償典守者，而臺灣之雞籠、淡水實產石硫黃，將往採之。丁丑春，遂成行，裝同言子聖平、裘子綸衣、胡子慎履、何子襄臣、陳子子蔚，出武林而赴臺灣。此編蓋即是役作也。卷前有裘平遠綸序，綸字經圃，事跡[illegible]無考。錄其序曰：余筮仕秦中，盤守酒邑，調署洋川云云。當為道光時之州縣耳。又曰：終日簿書塵碌，焉足以言游。然公餘之暇，輒披卷以當臥游。適於破麓中檢及裨海紀遊一冊，是余幼時於琉璃廠故紙堆中檢得之。原題武林郁永河撰，而郁君之為人行事無可稽考，其中所見或詠或歌、或論或斷，悉得其學問性情經濟焉。付之梓[illegible]表郁君之志云云。是郁之為人，[illegible]未明瞭也。書中大旨在講求形勢，非僅記遊跡者。他如山川之幽窅，草木之繁榮，禽獸之怪奇，鬼神之震動，以及泊舟乘風之利便，天時地勢之美惡，人情土俗之盛衰，莫不瞭如指掌。末附偽鄭逸事一篇，與紀遊篇中散論鄭氏事，尤有獨見，補史籍所及，又豈但講求形勝而已哉。

黔滇紀略一卷 清道光十三年刊本

清塗嵩齡撰。嵩齡字伽陵，東吳人。嘉道時以異才獻策金門，奔走都下，十數載，辛苦備嘗，始得出判乎黔。而調任乎河，其黔滇紀略，乃其由鄂而南，浮灃、沅而入黔，由黔過平彝、易龍、嵩明而抵滇，輿中就古蹟所見聞，時事所適逢，各誌其事，并贅一詩，或古或今，隨輿所寄，得詩百首，名曰黔滇紀略，編中詩多記少。其惟酉陽驛記、破貢驛記二篇，末附苗民考、六詔考二篇。其自識云：古所集錄，係黔滇往來耳目所覩經。故復考而紀之，不在是者則略。至如山川名勝，有廣輿縣有志乘，何庸繽瑣為耶？故其記亦皆信手拈來，絕少參攷古籍之所。卷首道光辛卯熊士鵬序，稱於桃源則知其仙境之窈窕，於中元飛雲諸洞，則其大塊之磅礴而鬱積；於碧雞金馬，則知其蠻荒之遼闊而高深。皆為藻飾之詞，即臨其境之伽陵亦未必果有若斯感想也。熊序外，又有朱方增、瞿錦觀、吳雲、石韞玉、劉嗣綰、沈岐、蔣澐、䘏勤、那興河等題詞，皆無可取。唯序前有湖北至雲貴路程二頁，注某處至某處若干里，差稱有便行旅耳。

康衛紀行十二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鈔本

清姚瑩撰。瑩字石甫，嘉慶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工詩古文，留心經世學，著有東槎紀略、京輶紀行、寸陰叢錄、識小錄、東溟詩文集等書。康衛紀行，為道光甲辰乙巳丙午間至蜀中，一再奉使扎雅及察木多，撫諭番僧之作，共十二卷。卷一為道光甲辰七月訖十二月，卷二為道光乙巳正月訖三月六日，卷三為三月七日訖三十日，卷四為四月，卷五為五月二十三日訖六月二十三日，卷六為七月四日訖八月十八日，卷七為八月，卷八為九月，卷九卷十為十月，卷十一為十一月，卷十二為十二月訖丙午年二月。每則皆有子目，共約五百則，左右凡西域殊俗，目所未經，足所未踐者，皆考其山川，詢其風物，大約所紀可分六端：一札雅使始末，二喇嘛及異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勢風土，四入藏諸路道里遠近，五泛論古今學術事實，六沿途雜撰詩文，皆逐日紀述。初以未非著書故，卷帙猶分未區門類，嗣以日久所積漸多，有一事前後互見者，有一類前後紀條不同者，不便檢尋，始每卷列其條目，條便考覈。書中所述札雅兩呼克圖以爭啟頭人細故，致生釁鬩，相爭前後原委極為詳盡，雖為游記，其史事有攸關，實一研究邊政沿革者之一有數名著也。

臺游日記四卷 金陵叢書本

清蔣師轍撰師轍字紹由由同治癸酉選貢舉光緒辛卯順天鄉試副榜至戊戌始揀例為安徽知州少負儁才與兄師軾稱金陵二蔣光緒壬辰應邵侍郎友濂之招修臺灣通志與某太守議不合上治臺灣八要侍郎亦不省遂拂衣歸此篇為其渡臺時所記中日交閧前二歲也其行程為先至天津由天津而烟臺吳淞上海由上海而臺灣復赴各屬試士每至一處必先索閱志乘其紀所載大抵多為錄自志乘者然其所索閱志乘蓋為修臺灣通志計非僅作記游資料也故讀一書必先述其体例加以批評且皆錄其目錄而各目又略述其內容之大概故此編不惟可作游記讀且讀之為臺灣志略亦無不可又其所論各志之優劣時有灼見為章氏文史通義之輔翼卷首有無為州蔣公祠碑及安徽無為州知州蔣君墓誌銘述先生事跡極詳卷末其同鄉蔣國榜跋對先生推崇備至

三雁紀游三卷 清光緒十四年合刻本

清郭鍾岳張盛藻撰三雁紀游者北雁蕩紀游南雁蕩紀游中雁蕩紀游也北雁蕩紀游郭鍾岳撰南雁蕩紀游中雁蕩紀游張盛藻撰鍾岳字叔高別號天倪子亦稱訥道人江都人同治十年春義徵方鼎銳字穎任浙江溫道處與鍾岳同游雁蕩因記其時月與所游之地同游之人編為一篇並系所作之詩與其鄉先達阮文達公朱文定公之詩於後名曰北雁蕩紀遊署曰天倪子述雁山主參定雁山主者即鼎銳也盛藻字君素枝江人自稱素道人於光緒七年秋九月因部選將[illegible]念東甌山水之勝在官時未能徧訪與其公子克萃並約郭鍾岳輕車減從載酒為南雁之游書中有前記二篇約千言為盛藻作一篇為鍾岳作記後附詩二十餘首皆三人即景之作詩中署名有鐵頭陀者盛藻子即克萃也中雁蕩紀游為是年十一月盛藻攜子克萃及鍾岳游白石山之作篇中亦先記後詩與前二編体例無殊光緒十四年鍾岳合刻為一書總名曰三雁紀游又名曰笠秋集鍾岳自

序云、永嘉山水、古來共談者雁蕩者、自唐始傳、雖康樂未能共其奇、且有南雁、中雁蕩鼎足而三焉、天倪子得從子顒觀察君素太守游、即其景物紀其事、或以記、或以詩、初何幸哉云云、考編中絶少考證、多為欣戲感嘆之作。

川船記一卷 賜硯叢書本

清魏鳴望撰。鳴望字黎原、南豐人、出身事蹟皆無考。是編之作、以蜀道之難、人第知其山而未知其水、即往昔李白作蜀道難詩、及未舟行之險、杜甫久處蜀地、舟揖之事、往往雜見詩篇、然人工器用、古今之稱謂各殊、究無從沿據其實。乾隆十六年辛未、先生挾策囊往返舟中、備歷險阻、爰書鉅細、雖一事一物、悉本土人口述者、以為不以文諱俗、不古易今言、凡自東南入蜀者、皆直抵湖北之漢口、始換川船、其相與結伴

聚處又在漢口之下十里曰楊林、川船大都以柏木為質、大者受千百石、小者五六百石、船中所需之物柁一、梢一、桅一、帆一、纖縴掌一、五板子、戧竿二、鼓一、鑼一、醒木一、撓則視船之大小以定其數、有六十人者、有四三十人者。以言柁之工用、梢之工用、縴掌之工用、五板子之工用、上灘若何、下灘船若何、撓長之狀況若何、又言由漢口至宜昌之情形若何、由宜昌抵重慶之情形若何、上水船之情形若何、下水船之情形若何、有意蜀游者、覽斯編、其亦可以無憾矣。其

文皆用俚語方言本署有疑叔者跋云先輩所作雜文任往学盤庚險反幽怪至不可讀余覺余季弟此記余亦信古人成法具在惟能涉獵其大凡者斯為能[illegible]想見古人綸文字之風矣

楚游小紀一卷 蒻齋先生文集本

清劉佑撰 佑字雲麓曲安縣人負異才順治舉以经明升俊歷江泰州知州蘄水縣祖諱榮字蒻齋有蒻齋詩文集行世先生詩文有祖風有玉臺雜著蓉閣近稿魚丘雜著等其楚游小紀為順治十三年丙申元旦後二日余授蘄水令由曲安赴任時作也書中起迄為自是年三月廿七日由曲安[illegible]裝遵四月廿九日至蘄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路程計一八百里車塵所至無不徘徊往烈憑吊昔賢大而山川人物小而泉石沆[illegible]與夫荒城故堞朱戶蓬門楚譽晨鐘斷碑殘楚以至眠餐玩眺步履[illegible]遑莫不因捉幽異掬弄光彩又其所過古蹟多證以史事斷以己意如過宜溝驛云出驛南門謁子貢祠因憶貨殖二字魑山[illegible][illegible]貨殖[illegible]能其[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史遷以貨殖立傳載廢著之說而端木氏遂誣千載入湯陰謁岳武穆王祠云武穆為始謚後改謚忠武祠額當從也雖皆寥寥數語皆極有見惟其所過村鎮河渡雖詳記風景而皆不言屬於某縣是為小疵也卷首有揚

繼經謝天知序。卷末有邢文履跋，皆藻飾之語，無可取也。

閩行隨筆一卷（適園叢書本）

清范光文撰。光文字耿仲，一字潞公，別署清遠居士，鄞縣人，范大司馬堯卿曾孫也。性豪邁，遇事果決，為諸生時，能彌縫定變。順治六年進士，授禮部主事，遷吏部文司，以剛直不合於大僚，罷官歸。其家天一閣藏書甲於浙東，耿仲後購所未備增儲之，黃太沖至爲上稱其不愧世家風範。此閩行隨筆一卷，為明天啓六年作。閩游，由鄞至杭、至衢、至閩，至福州延平建溪沿途所經，記所勝、記山水，記舊蹟，記韻事，於四閱月中行三千里之程，七八千言，一氣揮灑，筆墨腴潤，巧不傷雅，詳不煩冗，盡明人小品中之雋也。其自作後序，言凡所日記，非目擊者，多得之居民口吻，即彼或傳疑，余自傳信。固色野乘，概未敢引，故由浙而閩，歸行廣遂歷歷名勝，跡不免挂一漏，亦僅余之所履，以口留目已耳。卷末張鈞衡跋云：天一閣之書盡散出，此隨筆之稿本亦歸余，因為傳之。則是此書脫稿時，並未付梓行也。

黔遊日記上下二卷　黔南叢書本

明徐宏祖撰，葉廷甲校。宏祖號霞客，江陰人。少負奇氣，年三十，携襆被遍遊四方，佳山水所至，輒為文以志遊蹟。有徐霞客遊記十二卷，四庫已著錄。此黔遊日記蓋亦其十二卷中貴州之一篇也。然與四庫本多有不同。按四庫著錄者，為兩江總督採進本，即楊名時所刻者。此黔遊日記二卷，為嘉慶十一年冬，葯峪徐氏以前梓板歸之葉廷甲，廷甲乃借楊文定公手錄本暨陳君體靜所校本，與徐本讐勘。其文之不同者，以萬計；其字之舛誤者，以千計。其文不同而義可通者，仍其舊；其字舛誤而文義不可通者，乃極為改正。卷末有聶樹楷跋云：茲採其黔遊日記二卷，以瘦影山房本正訂訛脫。惜乎霞客所經，僅由粵入滇之路，未能遍歷黔疆，發山川奇閟也。云云。按霞客紀遊文章之價值，人盡知之，毋容贅敘。據廷甲序云：霞客記遊之書，固不止此。前人謂霞客西出石關，至崑崙山，窮星宿海。今所刊之本暨陳君二鈔本，其遊覽日記不過至滇南雞足山而止耳。聞郡城莊氏家藏鈔本有六十卷。

戊辰三月往郡訪之，莊之後人云：先世信有，今已散失。果爾，則今之所刊不過六分之一耳。此為四庫著錄時所不及，是錄於此。

黔軺紀行集一卷 黔南叢書本

清蔣攸銛撰攸銛字穎芳號礪堂遼陽人隸漢軍旗籍乾隆進士道光間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兩江總督所至有聲績尋坐鹽梟左遷侍郎道卒謚文勤性穆強熟左傳為政明而不苛清而不刻有繩枻齋集此黔軺紀行集一卷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閏四月十八日奉命偕錢溙林簡討典試貴州時由都門赴貴州時紀行之作以日為綱紀其所見山水景物更繫以詩而於古蹟考核尤詳詩外又有油水考澧水考五江五溪考夜郎考貴州考諸篇引証浩博去取精當更可解眾說之紛歧如黔首貴州之名為始於元若唐宋時史籍所載之貴州為今廣西之貴縣又言黔之苗種甚多向但知青布裹頭椎髻赤腳及耳墜大環帶銀項圈者為苗而衣飾風俗更有新奇可詫者作黔陽竹枝詞八首皆當細繹而深思者卷首有道光庚戌季春受業李鑾萼敘卷末有道光庚戌孟春望後二日受業武棠及民國癸亥仲冬貴定段兆螽跋按李序武跋蓋為道光庚戌重刻時作也

蜀游記一卷 二餘堂叢書本

清沈鎬撰鎬字方圃望江人此編撰之年月無確考其自作小引云歲丙戌赴嵩南宋督學幕溯江踰楚覽山川之勝風土之異入蜀又道車閱□亦頗有書時時益我以所未讀據所見參以異聞著之於篇亦年到不敢放過云其所云丙戌不書某為丙卷首嘉慶甲子滇西師範荔扉氏序云辛酉初秋承乏望江晤倪進士廷存出其鄉前輩沈六圃先生蜀游記見示是此編之作或在嘉慶以前之乾隆朝也書共九篇一曰東川二曰南川三曰北川四曰西川五曰禹貢梁州六曰江源考七曰三大幹說八曰登峨眉紀略九曰酆都論于川東則極三峽之險于川北則辨五丁開山之誣於川西則撫維州廢城以見清季輿圖之廣於川南則備列各土司疆域道里使知邊防之宜重論禹貢則和夷底績乃有的解紀三幹則華夷脈絡朗如列眉考井源則端委井井猶致疑於遠源之必究以及登大峨則悼楚狂之遺蹤過酆都則黜二氏之說皆獨具卓見之作非尋常游記之第

識風物己也、

南游記一卷 清嘉慶十年刊本

清孫嘉淦撰。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山西太原人。康熙進士，乾隆間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久負直聲，屢躓屢起，以至誠侍人自居，鄉至立朝不作一欺人語，研精理學，以躬行為本，卒謚文定。有春秋義。乾隆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首其秋遂丁內艱，為境所困，遂寄跡山水之間。庚子秋，束裝策蹇，東抵晉陽，出故關，道井陘，過真定，歷清苑，觀背花，獲鹿食李於滹，望恒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祁於慶都，思軒轅於涿郡。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登天壽，遂至漁陽，上崆峒，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到遼西，時值冬暮，飛雪千里，因而決計南行，返都治裝，適其友李君景蓮不得志於禮闈，遂與之偕。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先生南游之始也。據稱至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即此數語已可知其南游行程之大概矣。紀中登涉所至，隨筆鋪敘，隨筆點染，隨補

隨束一綫不亂横空議論卓越千古貫紀遊中鮮見之至文不僅賞其摸山范水已也卷首有嘉慶乙丑春張百齡序卷末有汪庚跋

塞外紀程一卷 黔南叢書別集本

清陳法撰法字定齋康熙進士歷官郡守官至大名道生平篤志理學著明辨錄論陸王之非又有易箋河干問答內心齋詩稿等書乾隆十一年任大名道時因陳家浦河堤決口河督白公鐘山疑其定議戍軍台致有塞外之行乃於十二年丁卯十二月從容就道越明年賜環往返台站所經有紀述即此編也其途徑計由部門至昌平州至南口至居庸關至延慶衛至岔道口至懷來縣至保安州至宣化府

至鎮縣至陽和縣至大同府至雲岡至左雲縣至張家口軍台而止其編中紀載簡略全書僅萬餘言不能考證不多即描寫風景處亦不多也自六十台至二台行七八十里有大山横亘名曰大壩上至山頂盖崖千峰萬壑出沒雲端即宣化大名一帶諸山也下至望京麗即頭台兩山夾送一水迤邐直通張家口邊城適當兩山交處真天造地設也又紀後附詩多首計有軍台土屋落成四首奉望首回藉題壁五首由次入張家口五首先生所著有易箋四庫已著錄

惟此編當時未梓原稿存先生故里白雲山莊民國二十二年貴陽凌惕安始蹤得之經百八十年歷劫不磨猶足矜異亦以見其子孫之賢矣編首有民國二十二年貴陽凌惕安序編末有其十四世孫淙諸跋皆述此稿流傳之經過者。

嘉慶續濟源縣志十二卷 清嘉慶十八年刊本

清知濟源縣事何荇芳纂修荇芳字綺川江蘇丹徒縣進士嘉慶六年署任考是前志修於乾隆二十六年知縣蕭應植迄嘉慶邑紳以何公荇芳久宦茲土於風土人情知之有素至其瓜代之際挽纂是編與其事者有邑人天津道李師舒邑舉人衞慶悰書成釐為十二卷其目曰圖經沿革星野疆域形勢風俗土宜以上見前志祥異山川古蹟以上續纂陵墓見前志寺觀續選祀典水利賦役職官名宦選舉人物列女藝文識餘以上見各子目見前志者十之一續

纂者十之九其所謂見前志與續纂者以此編距前志為時未久且前志刊刻無譌若置為棄物別鐫無新板多糜費而稽歲時用別為一編名曰續志續志目錄胥依舊志式不另製體例其無所增入者則有目無書註見前志其曰續纂者皆有新增者也然其目錄與前志亦略有不同如前志山泉無泉此編補入七十九泉又前志文廟祀典崇聖祠從祀諸賢未列名氏祭器祭品亦未周備茲依郡志一一補入又乾

隆中欽頒樂章樂譜無譜義注亦皆補入惟其所增各泉如安昌泉嘉遯泉參軍泉員穆泉漢射泉皆不詳其方向處所距邑治若干里殊嫌疏也

順治河南府志二十七卷 清順治十六年刊本

清河南府知府朱明魁修洛陽舉人通政使司右通政董篤行纂孚燦煌遼東義州貢士到任年月無考按河南郡之有志自宋學士宋公敏求始序之者為相國司馬溫公刻之者為留守文潞公一時天下操觚之士翕然稱之為良史降及元明皆未續修而宋志也亡已久不可得迄清之順治朱公始為是書蓋屬創修非續宋志也凡二十七卷一凡例姓氏圖考二建置沿革三星野四疆域五山川六風俗七城池

八公署九帝王十封建十一田賦十二學校十三職官十四名宦十五科貢十六人物十七孝義十八祠祀十九游寓二十仙釋二十一古蹟二十二陵墓二十三至二十六藝文二十七雜記是郡領洛陽偃師鞏孟津宜陽登封永寧新安澠池嵩縣盧氏陝州靈寶閿鄉十四州縣因其時陝州尚未升直隸州也編中卷九有帝王一目按帝王當紀諸史本非郡縣志所宜書惟洛陽向為帝都夫志者巨細畢收微顯俱載貞媛端士有一節之行且錄其名而況大者乎是

以此編考府屬，自伏羲而下，高辛氏卜都於亳邑，夏后氏受命於陽城，而後作帝王志。乃若后妃出自里閭者，亦悉附入。蓋與其他郡志情有不同，非違例也。但編中列周公於名宦，列宣聖於流寓，二聖德天地，豈可與後世諸名人同類並列？似不如乾隆志之例，別聖蹟志之為得也。

乾隆河南府志一百十六卷 清同治六年重刊乾隆四十四年本

清河南府知府施誠纂修。誠字我真，會稽人。乾隆四十年來任。按郡乘，宋李宗敏求曾有河南志，久已不傳。可考見者，清順治十六年知府朱明魁一修，康熙三十四年知府張聖業再修，雍正五年知府張漢三修。乾隆乙未施公來守是邦，以前守王公有事於志乘，因謁去，爲竟其業，爰盡兩年之力，成書一百十六卷。其為類曰輿圖、沿革表、星土志、疆域志、建置志、山川志、職官志、戶口志、禮俗志、物產志、祠祀志、學校志、

選舉志、帝紀、聖蹟志、人物志、古蹟志、藝文志、金石志、經籍志、祥異志。其凡例云：有分縣而書之例，有分時代而書之例。如建置、如職官、如田賦、如戶口、如古蹟，以分縣為例者也；如選舉、如人物、如藝文、如經籍，以時代為例者也。可稱因事制宜。視他志之惟依縣排列，不知變更者，為勝多矣。河南郡故為帝王都邑，遺蹟之多甲於宇內，茲編一一考訂，備詳源委，無不次第彙類數冊，可稱浩博。然唐宋小說中所載洛都風物遺聞，絕未一引。他志有以文章為藝者，有以

書目為藝文者此編分藝文經籍以別其經籍入啟
馬氏通考晁氏讀書志例述其大指以見書中梗概
其賦役不抄賦役全書凡田賦戶口皆按屬實陳情
形分別注載皆其獨具灼見者惟唐宋名人寓居洛
下者甚多而編中流寓門寥寥無幾不免疏漏也

乾隆洛陽縣志二十四卷 清乾隆十四年刊本

清知洛陽縣事龔崧林修 江南陽湖舉人汪堅纂 崧
林字壁園武進人乾隆十年來任邑之舊志創自明
季邑紳路君敬夫清順治十六年成 知縣武攀龍
康熙十年知縣吳源起康熙四十年知縣錢肇修各
有纂修更歷四十餘年龔公延其同鄉汪堅續成是
編凡二十四卷一天文二地理三山川四田賦五學
校六禮樂七選舉八人物九職官十祥異十一古蹟
十二至二十三藝文二十四雜記其地理沿革先表

後考盡稱詳審其地理志之風俗有嚴禁出喪演戲
示言洛邑素號名都近日竟成惡習居喪者不但不
哀毀躃踊且於含殮之時卜宅之際富家竟令優人
演戲貧者即覓樂人吹戲謂之鬧喪云云可稱其時俊
都之殊俗矣地理志又載出土古器有形如小盤長
尺許闊六寸餘一角作小座有牖外作階中臥一物
形如豕平樂諸村山谷中往往得之矣莫名其器盍
津閣式鎮言為北魏時拜斗所用云云所記亦稱奇
特惟洛陽自周室定鼎平王東遷後東漢三國魏西

晉北魏迄隋唐五代或作京師或作東都此外彼起兵事極多見於史籍各篇皆是而此書竟附闕如殊為異事古蹟一門僅寥寥一卷搜討之功亦嫌太疏全書二十四卷而藝文居十二卷之多所收之濫亦罕有匹敵也

嘉慶洛陽縣志六十卷 清嘉慶十八年刊本

清知洛陽縣事賜進士出身武進魏襄邑舉人陸繼輅同纂考邑前志修於乾隆十四年知縣龔崧林此編蓋繼龔志而作者凡十六卷其目曰皇德記巡幸記沿革記星象記輿圖記土地記山川記帝王記后妃記大事記拾遺記格言記祥異記宮殿記壇廟記冢墓記伽藍記名園記風土記物產記職官表選舉表宦品表官階表戶口簿會計簿靈徵志學校志溝洫志第宅志衙署志營建志異物志經籍志儒林傳道學傳名臣傳忠節傳孝義傳文苑傳武功傳良政傳逸民傳藝述傳二氏傳循史傳寓公傳列女傳金石錄序錄其書既以土地宮殿分為二篇而其土地記內有乾元殿乾陽殿大業殿文成殿武安殿等彼此參錯頗不謹嚴至宮殿記則直禁宮殿簿大抵執筆者習見兔園分類之式故必亭館觀閣街里坊市等依名立類而不知非著述之法也大事記有記出典有不記出典者他門間亦若此体例頗不一致尤非作志之法惟古蹟搜輯極富源委亦較舊志加詳

冢墓記考證甚多伽藍記名園記尤較舊志為富又帝王則以定都於洛者為限后妃則洛陽人為限斟酌亦尚有理蓋每一帝王后妃多至數人悉著於篇寔不勝煩耳

乾隆永寧縣志八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清知永寧縣事張楷纂修楷壽光縣人乾隆五十三年署任永寧之有志自明之中葉始久厄兵燹至清順治曾一重修然亦湮沒無存及康熙三十一年知縣佟賦偉復行採輯纂而為書乾隆十二年知縣單君履咸踵佟志稿略事增補更四十餘年而有是書凡八卷一二三四土地部五六八民部七八九政事部其土地部之子目為疆域城池建置風俗時序公署古蹟金石山川祠祀寺觀邱墓里保津梁鎮集土產等人民部之子目為官師名宦選舉人物忠節孝義列女寓賢大年等政事部之子目為官師為學校書院壇廟禮儀貢賦雜課倉儲鹽色營制民壯驛舖郵政雜志等其最異於他志者不載星野不收藝文按星野之說本屬渺茫藝文如收之過濫亦不若刪之為得且此編凡邑之典制諸文皆已散附各門碑已分類另列惟將書目亦付缺如則未免有所補滿貢賦目中有賦無役兼無戶口一目實為此編之鉅漏又其雜志所收若災異方技諸則皆與政事無關

而亦隸於政事部不無荒疏以土地人民政事為三大綱此書体例悉本張松孫守鶴坪之重府志安岳縣志蓋特張知河南府事也此編雖志序有謹遵[illegible]泊鶴坪公安岳新志体分三大綱以統衆目義不紊亂凡纂志乘者可奉為圭臬諸已可其推崇張志之至寔則張志並無可取特冀取媚長官耳

民國洛寧縣志八卷 民國六年排印本

民國洛寧縣知事賈毓鶚等修邑人清臨穎縣訓導王鳳翔纂毓鶚字薦秋山東歷城清拔貢民國三年來任按邑志在清一修於康熙三十一年知縣佟賦偉再修於乾隆十二年知縣單履咸三修於乾隆五十四年知縣張楷民國三年賈公蒞任政餘之暇訪求縣志不可得乃搜殘補闕彙輯成帙因有暫付石印之舉存舊以待續也五年又值省府有促修縣志之命乃成此編釐為八卷一天文地理山川古蹟里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溝洫土產田賦風俗建置祀典三學校學務表職官科貢四人物五列女六七八藝文時政以時政附於全書之末而所載又不過議員題名爻錄其謬且陋不待言矣又舊志不列天文蓋因玄遠難知可稱慎重此編乃執於俗例補於篇首以民國所修之志尚腐朽若此亦可怪矣其凡例云舊志於洛寧風俗統論其大要而已茲冠於婚喪祭之儀約以三禮為依據參以文公家禮云夫風俗者宜以其地之特殊情形為主夫三禮及文公家禮與洛寧究有何涉凡

例又云今民國肇造新政亟行如警察所議事會警備隊公款局皆依次成立謹列為表用觀成效按邑志者為記載過去之事蹟者也例云用觀後效然則如無成效即應削而不書乎其陋尚可原其潰實可悲也惟舊志於沿革一篇記述極形草率此志之沿革表搜輯尚富可稱百失之一得

嘉慶澠池縣志十六卷 清嘉慶十五年刊本

清知澠池縣事甘揚聲纂修揚聲字仁聯舉人嘉慶十二年署任按書中所載舊序邑之前志一修於順治十五年知縣張璟再修於康熙九年知縣鄧琪棻三修於乾隆十一年知縣梁易簡後六十餘年甘公蒞任以舊志缺略引以為憾兼之其間民物風俗官師政教興廢損益之處待續增者比比皆是爰於簿書之暇綴成是編共十六卷一沿革星野疆域山川二建置學校三職官四選舉五六人物七八古蹟九至十五藝文十六金石書頗膚俗無善可稱惟略具志體而已然考舊志僅寥寥三卷此編乃增至十六卷之多搜輯之功亦確不易故此編雖因實創與舊志較然各別例如舊志所載職官在前明者不過二十人宋元以上更無論矣此編博採羣書及本邑城鄉碑碣自漢迄明得百餘人分別補入仍注明所據某書某碑又澠為東都近境往古名蹟不一而足編中皆一一識之述其概況其有見諸史籍視在已無蹤可尋者亦存其名以備稽考舊志星野載以房心三

宿謬入歸德府屬此編據歷代天文詳加改正此皆其博洽之證未可厚非者雖星野涉於迷信然於當時知删星野者百不一見此編能據正史以正前謬亦稱加於尋常一等也惟其金石中所搜古碑多載碑名而碑文則採入藝志其法本有可議而更有藝文亦不收錄而但列於祠寺之下者漫無體例殊為詬病。

民國澠池縣志二十卷 民國十七年石印本

民國澠池縣縣長陸紹治修邑清舉人祥符縣教諭揚塈纂紹治字定君廣西桂林人前清京師大學譯學館畢業獎舉人民國十六年來任案邑志在清一修於順治十五年知縣張璟再修於康熙九年知縣鄧琪蘂三修於乾隆十一年知縣梁易簡四修於嘉慶十五年知縣甘揚聲迄民國十三年甲子適志局撤縣長童其英集邑士紳設局重修未成中止陸公蒞任踵而成之為卷二十為門十四一輿地二職官三民政四財政五實業六教育七交通八軍制九藝文十金石十一人物十二祥異十三大事紀十四雜記所紀山川仿山海水經文法山分兩幹水分三派脈絡分明頗稱瞭遠勝於池志之但云某山在某處文不連屬使閱者如在雲霧中也祀典先列舊制而附以新章存歷代之故跡而彰民國之禮節斟酌亦頗有法藏官他志皆詳善略惡殊非史法此編仿康對山武功志例良皓並書金石志分金石石類金類所載各器有圖考而於仰韶村所產之陶器言之尤詳以上舉

皆此編之特長非他志所比擬者，惟其仍信星野之說，不但不刪，反事增補，則為今人未能悉行[illegible]意者。

康熙宜陽縣志四卷 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清知宜陽縣事申明倫纂修。明倫字敷敷，號素庵，順天景州舉人，康熙二十九年署任。按邑之舊志無考。清則知縣王鼎亂一修。康熙二十九年大中丞閻公撤輯縣志，且頒体例十六条，以為楷模。適為申公明倫下車伊始，遂與邑舉人金式從事搜輯，康熙三十年十每書成，錄草送呈閻大中丞，批曰：豫省諸縣志之第一。宜毀而重修者莫過於宜陽，茲則皆刪去之矣。較之舊志，如撥雲霧云，蓋舊志山川古蹟，概以小說野史攙入，此編盡刪去耳。書凡四卷，一總圖、沿革、天文，二至四建置、山川、古蹟、風俗、土產、陵墓、寺觀、賦稅、職官、人物、節孝、藝文。書之簡陋已達極點，而每目皆加倫曰，且無一非普通濫套，與典制毫無裨補。最可哂者，其天文志先作總論二百字，繼繪一柳星分野圖，至柳星與宜邑究有若何關係，竟無一字之述說。至如山川古蹟，僅[illegible]如一簡單賬簿而已。至形勢源流，則毫無顧及也。其節序一目，書曰正月元旦、立春、元宵、三月清明、五月端陽、七月七夕、八月中秋等，

字樣，至如各節序，在宜有何特點，則皆一字未著。其陋略可已想見，實無一長足舉也。

光緒宜陽縣志十六卷 清光緒七年刊本

清知宜陽縣事謝龍起等修，士戌舉人，大挑二等，延津劉占卿字鶯序等纂。龍起字虞臣，已酉拔貢，山東福山縣人，光緒五年到任。按邑舊志一修於順治十六年知縣王鼎乞邑人耀州知州劉潔，再修於康熙三十年知縣申明倫，三修於乾隆九年知縣周洵。越百餘年，為同治壬戌寇兵燹擾，舊志俱為灰燼。前邑侯恒留心採輯，廣為蒐羅，鋟刻幾就，以去任事不果成。嗣後徐邑侯為點竄，訂其錯訛，意在重修，乃時值荒歉，有志未逮。及謝邑侯涖任，進邑之士紳而謀修之。書成，釐為十六卷：一圖，二天文，三輿地沿革，四祀典禮儀，五建置學校賦役，六風俗土產古蹟，七官職，八九人物，十紳耆，十一十二列女，十三至十五藝文，十六金石軼事。其書於山川形勝考核極精，如宜有八門城，則新安亦有；宜有興泰宮，則洛陽亦有。二者均當以元和志、新唐書為斷。若大金門山，說在永寧，而舊志收焉，因有可證，故亦仍之。三塗山說在嵩縣，而舊志亦收焉，因有未確，因辨之。復有熊耳山，近

縣西北界，實在澠、陝州之交。水經注、後漢書均偽之宜陽。孔安國尚書傳謂其在宜陽之西，說者謂在縣西非城西。内鄉劉劉盆子傳始定其園在城西也。其餘遺記載偽之宜陽者不一而足，因無從証，並存備致。總之此書閎於輿地，考極博洽，金石志所載之漢鼎、碑幢、摹崖亦尚可稱，他門亦皆不惡，蓋佳志也。

嘉靖鞏縣志八卷 民國二十四年重刊明嘉靖二十四年本

明知鞏縣事周泗修，邑生員康紹第纂。泗字兆源，山東德州衛人，明嘉靖三十二年署任。據此編周氏自序，予受命知鞏，下車之後，命取志而觀之，左右曰舊有板，既殘燬於兵事，又缺其典籍，乃以前學諭潘子志畧呈焉。予披閱之餘，見其中多有可否，予於怪而不經者削之，妄而過實者去之，成書八卷云云。是此編之前尚有舊志，惟未言修諸某時某氏，不無遺憾。其目疆域、建置、沿革、星野、邑名、形勝、風俗、山川、官治、祿秩、城池、邊維、保里、坊表、店鎮、積市、學治、壇壝、職官、土產、戶口、田賦、農桑、課程、土貢、荒政、惠政、武備、古蹟、故縣、閘壩、科目、祠祀、陵墓、寺觀、宮室、名宦、帝王、人物、流寓、孝義、婦女、藝文、遺文、詩、雜志。其為類多有宜合而分者，如既有藝文，又另列遺文、又詩是也。其書出於紹第一人之手，雖極簡畧，然事蹟務求核實，辭藻不尚枝葉，举一切迷信柔媚愉悅游移之語均不繞其毫端，雖不敢謂為上駟，參之明代方志，殆亦不可多得者。有清一代迭修鞏志，而皆未曾一讀此編，蓋已湮沒之

矣。惟范氏天一閣有藏本，民國二十四年，邑人劉鎮華知之，當即飛函倩人傭寫重刊，非然者，詎復知有嘉靖鞏志者。第未悉隆萬天崇間有無再修之本耳。

乾隆鞏縣志二十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清知鞏縣事李述武纂修。述武，路南州舉人，乾隆五十一年署任。按鞏志不知創自何時，清順治初年修之者張君好奇也，康熙三十年修之者顏君光昌也，五十一年修之者多君時奇也，其本皆散佚。乾隆十年，邵苗軒嘗續修之，又經四十三年，復有此志。凡二十卷，一輿圖志，二地理志，三建置志，四山川志，五祀典志，六風俗志，七物產志，八賦役志，九學校志，十十一職官志，十二選舉志，十三十四人物志，十五十六古蹟志，十七金石志，十八十九藝文志，二十祥異志。其古蹟序言，無徵不信，故不必據經史，博采群書，又必議論精確，求於至當，斯足傳信千載矣。考其所收，多為錄自水經注、山河兩界考、注左傳杜注、方輿紀要、東都事略等書，信可稱為言皆有徵矣。然多有未能證明[illegible]在鞏縣，如元曹鐸墓載云，據墓碑，鐸山東道宣慰司副使，轉淮刑關三邊總督，至元十四年諡贈燕國公云云，不言墓在縣之某方，雖有墓碑可據，果何以證其葬於鞏邑哉。似此者甚多，言雖有據，亦矣

以為賦役志悉採自賦役全書，直同河南志，通甚少共舉有單獨關係者。職官志即清初官吏，亦多失載籍貫共到任年月，率令缺者，未能滿足意恉。金石志皆注有存佚字。全書皆標典故，有可取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偃師縣志三十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刊本

清知偃師縣事湯毓倬修，翰林院編修孫星衍纂。毓倬直隸南皮縣舉人，乾隆五十年署任。考邑志明嘉靖間魏志以前無可考。清順治十五年戊戌，艾元儀所修曰艾志，久佚。康熙三十七年戊寅，邑令王澤長所修曰王志，亦佚。乾隆十年乙丑，邑令朱續志所修曰朱志，亦因二十八年洛水漲溢，板片無存。巡撫畢沅自以為唐偃師畢氏之後，因屬地方長吏重修縣志。其時蓋由孫氏星衍主筆政，嗣孫氏入翰林，乃以所成之地理、山川、陵廟稿寄縣，縣則別延湘潭張度西開局補成之，而縣人武億實當考證金石文字之責。凡二十九卷：一、二地理志，三山川志，四陵廟記，五風土記，六學校志，七祀典志，八賦役志，九帝記考，十職官表，十一名宦傳，十二選舉表，十三至二十二列傳，二十三至二十六藝文志，二十七、八金石錄，二十九、三十祥異志、大事記、逸事紀。地理志碑稽經典，綱舉目張，雖未明標子目，而次序井然，似較他志之瑣屑割分者為尤善。山川志為采摭水經注、疆域志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寰宇記等書而成風俗志以下非孫氏之舊然其體例殆秉諸孫氏者夫沿革可憑故籍而風俗則重現狀乃亦僅採擷書冊或語敷衍成篇殊屬不足為法藝文金石兩錄幾占全書之半似亦非例蓋此書殆為名家所纂無如不出一人之手體例未能盡一不足稱為完書也

偃師縣風土志略五編 民國二十三年石印本

邑人喬榮筠守竹坡纂據偃師縣志自民國十三年開始纂修屢修屢停遂擱淺及二十二年楊兆鈁來任縣長聘賢能任材從事纂喬榮筠凡關於山水者必親履之而後為之記關於民事者必親訪之而後為之說六閱月而竣涉全縣成此風土志略一書凡五編曰地理曰物產曰建置曰政教曰禮俗綱舉目張大体略具原意在欲蒐為將來續志之藍本故重現在而略已往卸文物而闡民生亦可謂簡要切

近便於實用者矣其体例凡地理之關於神話者如鯀之墟人穴緱山之藏劍塚石橋之邂逅仙洞之類概行從略凡境内山水用分章敘述法以求其具体之表現使閱者可當臥游以地志之書閻若璩曾言人物一門可以從略又按地学雜誌各縣風土志亦未有載人物者故此於人物從略其第四編之政教於縣政財政教育保安宗教工商記載極稱詳盡第五編之禮俗於生育婚娶喪葬祭祀節序香會諺語歌謠尤多饒有趣味之作第三編之物產所列特

產、及土貨表、煤礦斷面表、石廠表、石灰表、陶冶表、共大第三編建置中所列鄉鎮表、橋梁表、陵墓表、亦皆極有價值、惟第四編中之文化一目、所載為書目數十種、則覺於義無取矣。

康熙孟津縣志四卷 清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清知孟津縣事徐元燦纂修。元燦籍貫出身、暨到任年月、皆無攷。按邑志修于順治十八年知縣孟常裕、亦為四卷、此編徐序云、邑志修於順治之戊戌己亥間、越時已五十年、紀載多有未備、因與學博杜君宗度、張君峻典、偕同志紳士彙次而增補之、以庚子年為始、前夫此者不敢有所損益也。書凡四卷、卷首無目錄、稽其內容、一圖考、沿革、疆域、形勝、山川、古蹟、城池、公署、戶口、田賦、風俗、二職官、宦蹟、選舉、三祀典、陵墓、

理學、忠直、孝友、名碩、人物、補遺、災祥、土產、四藝文、其書各卷皆有殘缺、字亦漫漶、幾不可讀、故上列各目、間屬揣測、未敢云無毫無訛誤也。記載簡陋已達極點、職官一目、僅述歷朝官制、不作職官表、而宦蹟又以名宦為限、故歷年職官姓名、無從考見者十之八九、其形勝目中、僅記東連鞏洛、西瞰穀城、邙山障其南、黃河阻其北、陝西之通衢、番羌之貢道、設關於此、以禦暴馬、寥寥三十餘字、他目似此者甚多、其簡可以想見。其人物、補遺、即此編所新增、若理學、忠直、孝友

石碩四目皆順治志之舊也。其凡例共五條，首條云：事涉敢務，及沿革利弊，皆歷考往牒，不敢附會，借乎其考往牒之蹟，無述考索。按王鐸孟津人，在明清亦要人，志書中不載，頗覺可異，若以其人行無足取，不為立傳可耳，而選舉志亦不宜[illegible]併而不收也。

乾隆登封縣志三十二卷 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刊本

清知登封縣事陸繼萼修，太常寺博士陽湖洪亮吉字稚存纂。繼萼陽湖縣舉人，乾隆五十年來任，編中合序及凡例，皆未言舊志纂修之年代。據畢沅序云：故城舊縣，歷歷可考，而舊志皆略之，則是前此確有舊志，殆無疑義。推亮吉深於地理之學，向在關中，助畢公沅校華嶽及關中勝蹟圖等志，復從畢以客大梁，適宰登封陸君，為亮吉同里，因以志事相屬，凡四閱月而書成，合為三十二卷，其目曰皇德記、與圖記、土地記、山川記、大事記、道里記、風土記、壇廟記、伽藍記、冢墓記、職官表、選舉表、戶口簿、會計簿、學校志、衛著志、名勝記、物產志、循吏傳、先賢傳、列士傳、列女傳、逸人傳、高僧傳、藩錄、金石錄、雜錄、序錄，據洪氏自作序錄，上列二十八目，皆有所本。蓋洪氏病夫近時府縣志皆俚而不典，信傳聞而忽書傳，故命名皆取于秦漢以來至唐宋而止也。此編以碩學宏才為名邦秉筆，自有異乎凡流，而土地記一篇，考據尤為精詳，然據今人瞿宣穎所著方志考稿，對此編不無非

議其大旨為中嶽廟為累代相傳巨構其制度之因革尤宜詳為紀載乃壇廟記僅以乾隆五十一年巡撫畢沅奉敕重修數語了之少林寺閣係佛教入華歷史本書伽藍記未引日知錄之文而篇首之漢法王寺見於傳梅高書實為不經之談反取以為冠皆為此編之疏畧此亦責備賢者之義不得以是詬病此編也

乾隆陝州志二十卷 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清陝州直隸州知州龔崧林纂修崧林字臺園江蘇武進縣人舉賢良方正乾隆十年由洛陽令陞任陝州清初屬於河南府雍正二年陝直隸州領靈寶閿鄉二縣雍正二年又以盧氏來屬州之舊志無考清則有順治十五年知州吳世英所纂改直隸州後則此編為首創矣凡二十卷一天文地理二建置三學校四風俗五物產六田賦七官師八名宦九選舉十人物十一列女十二祠祀十三古蹟十四陵墓十五至十八藝文十九災祥二十外紀凡志多屬續舊而陝志則續而兼創者也州郡沿革不同而在陝尤甚自秦以下名號各殊繞屬靡定非沿革一表所能備載故此編於表後復為圖考以便省覽惟其舛誤尚有不免如漢宏農郡領縣十一為宏農盧氏陝宜陽澠池丹水新安商析陸渾上雒東漢則領宏農陝澠池新安宜陽陸渾盧氏湖華陰九城湖華陰故屬京兆以商上雒易之移丹水析二縣屬郡國志宏農郡注武帝置其二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南四百五十

里。二縣謂渭丹水析也。此編則謂增湖垂陰二縣，易宜陽丹水析他屬。建武十二年屬雒陽西南四五十里。領宏農陝澠池新安陸渾盧氏湖垂陰商上雒十縣云云。有商上雒而無宜陽，殊不可解。又沿革表漢安誤為洛安，永興誤為永寧，開皇十六年誤為十八年。亦為急宜更正者。此外各門尚無大謬。

光緒陝州志十五卷 清光緒十七年刊本

清陝州直隸州知州孔廣聰纂修。廣聰浙江蕭山縣舉人。光緒十七年署任。按陝自雍正二年陞直隸州後，至乾隆十二年知州龔崧林一修志乘，迄同治間知州周仁壽曾增輯之，僅本軍興以後採訪忠義節烈諸士女為一編。及光緒八年滿城趙希曾為牧是邦，乃徵文考獻，重加釐訂，未及成而以憂去官。廣聰奉檄來權州篆，復與學正馬毓騄等蒐討舊聞，增損義例，成書十五卷。一輿地，二建置，三賦役，四文治，五職官，六名宦，七選舉，八九人物，十十一列女，十二十三藝文，十四金石，十五紀遺。此編較乾隆龔志所改正，如龔志藝文所收宋司馬溫公三乞[illegible]虢州，此編以溫公夏縣人，夏縣既非今屬，且乞虢州與地方刺謬，無關。又知陝州李彥仙列名宦，守城死事，據宋史攝其大要敘入本條，已覺明瞭。龔志更引洪氏之書，轉嫌蕪雜。他若加學額、祀鄉賢，已詳各條中，不煩更錄具題原文。凡此之類，悉從刪減。惟其人物不標細目，而以時代敘入，又其改易舊志之處多未注明，皆為此

志之失其各門小序皆作韻語多未能得其體要亦稱無謂其目錄後自註云明康對山先生撰武功志義例分明綱目具括今畧仿是書之義增輯成書今讀全書實與武功志未稍似也

光緒陝州續志十卷 清光緒十八年刊本

清陝州直隸州知州黄璟纂修璟順天大興縣監生祖籍廣東南海縣到任年月無考據邑前志修於光緒十七年知州趙希曾蓋在此編之前一年也其所以續修者蓋前志雖有修不紊唯禮樂職官兵防人物以急就未能周密且既而有纂修會典之檄取郡縣圖志知州黄公因倣江寧府志高陵縣志創此續志十卷一曰地輿志二建置志三學校志四禮樂志五職官志六人物志七列女志八藝文志九金石志十志餘其書第專增補凡前志所已備者概不復收是以輿地但有河防渠堰砦堡關卡古蹟各沿革則前志已無遺漏故不更標其目矣考其所補以禮樂最多人物次之而志餘中所補之符瑞災異兵燹救荒紀言紀事尤有資值太繁凡趙志之所未備者悉行續入尚足為文獻之徵海鹽沈公極稱其書按黄公初宰黎陽嘗續濬志一編越六年復有是役其關心文獻可以知矣

乾隆靈寶縣志六卷 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清知靈寶縣事周慶增修，湖南舉人敖啟潛纂。慶增字民瞻，湖南華容縣舉人，到任年月無考。靈寶之有志不知始自何時，自明嘉靖邑令苟公汝安重修後一百二十餘年，至清康順治十四年丁酉梁公儒宗公騰鯉次第重修，又三十年爲康熙二十九年，霍公濬遠大加考定，又五十八年爲乾隆之十二年，周公慶增王公道暉相繼增補，而成是編。凡六卷，卷一總圖、天文、疆域、山川、沿革，卷二建置、學校、禮樂、風俗、土

產、賦稅、古蹟、陵墓、寺觀，卷三職官、選舉、人物，卷四忠義、孝弟、列女，卷五藝文上，卷六藝文下、禨祥、外紀。編中紀載多疏，如職官不載到任年月，選舉多漏登科年分，其尤甚者也。而選舉例監亦皆悉數收入，則又未免援之過濫。順治年間邑有灘地數百頃，荒糧入千餘，邑之人奔走賦稅，幾不堪命。知縣江公名蘩來首請豁免，乃一格於吏議，再格於部議。既乃痛哭詠澦爲民請命，卒以誠感大吏，而大吏遂亦上其事於天子，詔下豁免。舊志將江公請豁詳及大中丞董讃中

水部疏另爲一冊，附諸賦稅之後，以示此役之始末，附得其類，極合體裁。而此編乃意移於藝文志，使欲研究邑之賦稅者，第執賦稅一篇讀之，將不知尚有此大公案。其凡例尚自命爲改正得宜，荒謬殊甚。此卷外門亦皆無善足取，惟土產中所載澄泥硯、銅雀硯皆唐宋之佳品，今皆失傳，於此尚可見其梗概耳。

光緒靈寶縣志八卷　清光緒二年刊本

清知靈寶縣事周淦修，邑人李鏡江字漼川纂。淦字子衡，四川涪州進士，到任年月無考。邑志自乾隆十二年周公慶增等續修之後，又百二十餘年。為同治之十三年，公議修志。是時李君鏡江主宏農講席已兩載，周邑令淦因其有討，即於是年五月設局書院，當以李君主其事。不數月規模粗就，周邑令以調沁去，方邑令廾勳屬在局諸人賡而成之。釐為八卷：卷一總圖、天文、疆域、山川、沿革；卷二建置、學校、禮樂；卷三風俗、土產、賦稅、古蹟、陵墓、寺觀、職官；卷四選舉、人物；卷五忠義、孝弟、列女；卷六藝文上；卷七藝文中；卷八藝文下、外紀、識祥。義例大率條例悉乾隆舊志，略者詳之，漏者補之，繁者刪之。其異於乾隆者，除遂門增新外，如壇廟舊無關帝、文昌，此編以關帝、文昌於咸豐中由小祀躋中祀，故皆增入。渠道舊志限於尺幅，往往名目舛錯，又祇記坐落某村，未詳灌田河處，遂致多村互相聚訟，動輒積年，茲則詳悉採訪登記，一目了然。藝文舊志間有錄板模糊、字跡脫落、無由考稽，茲則悉從刪削。至於舊志誤謬之所，此編絕少更正。目中自總圖以至寺觀，叙之舊志大抵一仍舊貫。又如舊無兵事，藝文無書目，本屬遺憾，而此編亦不增入，實之後來居上之諺，殊有愧焉。

萬曆嵩誌不分卷　周南太史王公遺集本

明萬曆壬午王守誠纂。守誠事蹟無考。所纂嵩誌，見三十九頁刊諸周南太史王公遺集中，其目爲城池考、歷代建置因革考、地理志、田賦志、官師志、人物志、嵩誌附記，各體內容皆極簡陋。其田賦目錄附注云：書未能刻全，大抵此編非完本也。王氏自序云：嵩有古誌，藏在澤宮，久已亡矣。宣德中邑有胡敏氏者，蓋嘗修之矣。正德初陸宜春氏復取胡氏志廣爲三卷，頗稱事收，第記述雖繁，新聞未增，邑侯李君化龍搜羅闕典，屬予校讐，乃因其所已述，采其所未錄，詢之父老，質之載籍，博訪金石之文，遍考方物之蹟，言爲有物，名不爽實者，劇書之。是以編所記雖簡，而藉此可知前此修志之源流，於文獻亦不無裨益也。山川一目僅以環嵩皆山也五字書，則不勝書數語了之，實爲志中所未有。官師志第載名宦，而無職官表，亦頗足異。惟田賦志尚有可採。

乾隆嵩縣志三十卷　清乾隆三十二年刊本

清知嵩縣事康基淵纂修。基淵，山西興縣進士，乾隆二十一年署任，考嵩古志，明初已佚，胡敏、陸宜春志亦不可得，可考者有明萬曆壬午年知縣王守誠一修，清康熙癸卯知縣楊厥美再修，康熙壬申知縣盧志遜三修。及此志則四修。凡三十卷：一沿革表，二職官表，貢舉表，四兩程世表，五沿革，六星野，七疆域，八山川，九風俗，十城垣，十一里保，十二市鎮，十三公署，十四河渠，十五食貨，十六學校，十七祀典，十八戶口，十九田賦，二十倉儲，二十一兵防，二十二宅防亭墓，二十三至三十列傳，以祥異附於星野，藝文各注於山川古蹟，皆不另立爲目。基淵於郡邑各志，獨對陸稼書之靈壽縣志最爲愜心，故此編多襲其例，以程氏世居河南，仿馬史孔子世家之義，列程氏世表，並列二程行狀及年譜，以著其世。凡山川人物事蹟，凡於書史者，全文採入，註明所出。舊誌沿訛，如伊川樊上梁畊、元結、任伯雨之類，並爲訂正。嵩境遼濶，凡山由川阨塞，道里險易，村庄疎密，一仿元人朱思本畫

方計里之法通繪為圖繫以舊說至舊志八景之說
則不濫登凡舊志所載新畬澗古字石明白川光武
遺事野牛嶺羅漢洞等類附會謬誕之說悉從刪削
以上所舉固皆此編之優點然二程年譜實非志例
所宜收至於附會謬說亦宜仍舊收錄加以辨証刪
削亦有未當也

光緒盧氏縣志十八卷 清光緒十八年刊本

清知盧氏縣事郭光澍修，邑舉人曹覺致纂。光澍字霖三，四川隆昌縣舉人，到任年月無考。按盧邑舊志山僻，明季經兵燹，舊志已成灰燼。清順治初年，有議重修，十五年乃創起凡例，至康熙三十三年，續修於邑令廣陵謝公博，改廣，葺正，並去譌，視舊志已大改觀。乾隆十二年，陸川李公任盧邑，適奉檄纂修，於焚燬之後，捜閱無遺，纂而輯之，典章大備，更垂百四十年，而有此編。凡十八卷：一天文，二地理，三山川，四田賦，五學校，六禮樂，七選舉，八九人物，十列女，十一職官、宦蹟，十二祥異，十三古蹟、寺廟，十至十七藝文，十八外紀。其修例甚嚴，首頌程式也。凡例言舊志修於乾隆十二年，其時舉才合修，表暴幽隱，亦云大備，至今越百四十年，邑人士思以表章前烈，事出本紀，搜於幽巖絕壑、荒隴斷碑間，列之簡編，倍增於舊。是其書頗以搜採浩富自詡，而實則並不博洽也。按盧邑處洛甲於諸邑，東據高門，西隘白華，熊山峙其南，鐵嶺鎮其北，外而華山環繞，內而洛水中流，蓋一形勝之區，而編形勝一門，僅寥寥百餘字，實未

能盡其十一。舊志藝文未登詩章，纂者以詩之為教，長言永嘆，往往藉山川草木以寫其懷之所難言，爰加搜羅，以補於編。殊不知其所收者，皆無病呻吟之作，非虞書所云之詩言志也。且不知不收為愈，又不列書目，亦為大失。

乾隆閿鄉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清知閿鄉縣李棻溥纂修。溥字甯宇，山西介休人。由雍正乙卯舉人，乾隆十一年署任。考邑之舊志，在明有萬曆三十二年甲辰知縣黃方所修之志，至清順治中有張令三省、楊令遵明繼續修，規模略具。乾隆十一年奉令重輯，梁公乃設局延邑紳相與參訂，成書十二卷。其目曰星野、疆域、沿革、建置、山川、古蹟、陵墓、廟宇、風俗、物產、田賦、學校、禮樂、職官、選舉、人物、流寓、仙釋、列女、藝文、祥異、紀事、拾遺，其體例大抵因本當時通憲所頒則例，惟若鹽法、水利、採買、民壯、巡查山場等項則略加更易。對於舊志亦有改正，如女媧氏、黃帝有熊氏，據舊志皆鼎湖人，而並列人物，實有未安，故此編別以古帝尊之。若鄭樂之為洛陽人，楊震之為華陰人，未便指為鼎湖人，是以改入流寓，頗不失實。舊志所載節孝男女雜沓，漫無體裁，此編亦意糾正。惟其凡例末則云邑乘類有紀事一編，閿獨未備，展卷不無殘缺之憾，爰閱舊籍，錄其見於正史者若干條，並以一二軼事，亦廣見聞。案修志之法，理宜因事

分目，今竟因目索事，本末殊[置]矣，幸其於稗官野史未可深信者，概不濫登，而僅有見，但全書不及武備，且闕處誌秦之交金石頗多，編中亦未著及，殊難免於失漏之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閿鄉縣志十二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清光緒十九年刊本

清知閿鄉縣事劉思恕修，國子監學正靈陰王守恭纂。思恕字心如，新寧縣廩生，光緒十七年署任。按邑前志修於光緒十三年，蓄意以修通志，徼郡續修邑志以為基。邑令劉公慶與諸紳議，延荊山書院長王杼山為纂修，不意稿未削而杼山歸道山，乃聘靈陰王君守恭踵修之，閱六月而志成。釐為十二卷：一疆域，二建置，三職官，四田賦，五學校，六典禮，七祠祀，八風俗，九選舉，十人物，十一列女，十二藝文，卷首聖製圖考，卷末祥異紀事拾遺。其最異於他志者，有廟壇而無寺觀一目，其凡例云：寺觀世遠年湮，多就傾圮，若更修陳其數，為彼二氏揚之波，而樹之幟也。悉刪之。在纂者此舉志在樸黜佛老，自謂得計，殊不知其所以貴夫邑志者，為記過去之事蹟，實決不容以己意憎惡加乎其間。邑在過去本多寺觀，刪之則即失於事實矣。如謂多就傾圮，例宜於寺觀之下附注不存字樣，可耳。悉刪則殊屬非例也。尋常志書於賦役一門，多抄賦役全書，屢卷目述詳，備丁地各項，悉載原額，而徵解留支

各款則據當時報銷實數依例注載尚稱簡明有法。據者自云以邑迭遭兵燹案卷散佚所掇拾者不過十一於千百而采訪所及或濫或疏不盡可登是以次續輯以閱時過多殊感文獻無徵之難焉。

民國閿鄉縣志二十四卷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邑人前清丁丑科拔貢河南第一屆省議會議員歷任本縣勸學所長韓嘉會纂修按邑前志修於清光緒十九年知縣劉思恕後更四十餘年國民政府以世異時殊沿革代變舊志規模多不適用通令各省轉飭各縣重新修編邑紳韓君與二三同志應時勢之要求成書二十四卷一通紀二輿地三建置四實業五交通六民政七風俗八田賦九物產十財政十一祠祀十二教育十三職表十四宦績傳十五選舉

表十六人物十七列女十八藝文十九金石二十文徵二十一詩徵二十二掌故二十三叢載二十四敘傳編中首列通紀蓋遵今人余樾園說仿史漢本紀以提諸篇綱領者按余氏之說在其所修龍游縣志謂正史本紀效法春秋記載大事所以為全書之經歷來方志家狃於地理類書之例不措意於地方之大事遂使全書記載散漫無所統系云云其言頗韙有見故此編取歷代史鑑與閿鄉有關者為通紀一篇惜無出典是為美中不足藝文用班氏漢書體例

專載書目雖所搜無多，而自備一格，不失正軌。金石則採其軼已者，及現存者，並附以近世之文，合而成編。文徵、詩徵以體裁類分，而其中又以年代為序。其宗旨略本桑文勤公選古文雅正之例，必取其有關於道德經濟者，若涉迷信、閒敘風景之作，雖工不錄，皆為此編之優點也。

乾隆魯山縣志九卷 清乾隆八年刊本

清知魯山縣事徐若階等纂修，魯山縣儒學教諭傅爾安等纂。若階字立周，鑲藍旗漢軍拔貢，乾隆七年署任。爾安字實夫，扶溝縣舉人，雍正十三年由江南臨淮縣調補。按邑志在清康熙三十三年知縣王雍所修，共五十卷，而有此編。凡九卷：一輿地志，二山川志，三田賦志，四建置志，五職官志，六選舉志，七人物志，八藝文志，九雜志。其書力求翔實，絕少附會。如酈氏云：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其云故城，固對新而言，然所謂新是否今之縣治，已世遠無徵。道里記：高齊於縣東北七十里置魯城，以禦周；周於縣西十九里置三鴉鎮，亦名平高城，以禦齊。今東北不聞東魯城，東亦有三鴉衛。編中於此類故蹟，但存其概，決不移的就箭。他志於此每多張求其地，加以附會，卒致受嗤千載也。魯當元魏南北朝時，為州為郡，險阻扼要，戰守爭鬥，從任而來者，其人紛若。此編所記職官，雖收其守魯陽、鎮魯陽者，其對史所記其任廣州治魯陽者，餘皆省。舊志有沿紀事一目，備載春秋、兩漢、西晉、南北朝

以述清代之大事，搜輯尤詳。體雖具，各門叙論，多勦襲舊志之詞，不如明之之得。

嘉慶魯山縣志二十六卷 清嘉慶元年刊本

清知魯山縣事董作棟修，山東博山縣知縣偃師武億纂。作棟字書巢，浙江餘杭人，乾隆戊戌進士，五十七年來任。按邑前志，修於乾隆八年，知縣徐秀，階遠，乾隆五十七年董公下車伊始，即以續修邑志爲己任，適偃師武先生億字虛谷，自山左解組歸，著述自娛，乃于六十年開館，慮心參酌，全書體例，一仿史裁，閱一寒暑而卒業，凡二十卷。一聖製紀，帝賚紀，二各圖，三沿革表，爵封表，四職官表，五選舉表，六至十一地理志，十二祀典志，十三田賦志，十四兵防志，十五水利志，十六藝文志，十七至二十金石志，二十一吏傳，二十二集傳，二十三列傳，二十四五列女傳，二十六循政記，大事記。所作各表，備極精詳，凡有事蹟可書者，職官外爲循政記，選舉外爲史傳，集傳，列傳諸目，簡併列表，年經月緯，頗便稽考。所爲各傳，除依正史外，取掌故諸書及通志，金石文字等書，以證其表，舊志所載諸子此編，志載遺置古蹟，依范致能吳郡志例，編爲典故文，採輯金石遺文與孫中，注縣里居山川，固道互相對證

尤為邑志所未有。並多人手似章。定九與琴常子同也。

粵西紀遊前後二集 清康熙壬寅刊本

清戴鉉撰。鉉字韙青，天都人，生平有遊癖，就童子試時，遂不安於家，負笈從師，往來吳越閒，因得縱觀大江以南諸名勝，及其壯也，觀海于龜山，登嶺於泰岱，由是涉江漢，歷淮沂，並齊趙魏之間，莫不托足。康熙己亥，自雲中居庸關還都門，適其叔祖字鶴岑者，奉命出守桂林，挈先生偕行，爰成是書前後二集。前集為記行程，後集為遊覽。其行程為自是年十一月初六出都，經良鄉、新城、獻縣、阜城、德州、東平州、鄒縣、臨城驛、廣陵、旌德、浮梁、南昌、分宜、袁州、衡州、祁陽、永州、全州，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抵桂林。其行程蓋由今之河北、山東、安徽、江西而廣西也。居粵西三月，其所遊有伏波山、棲霞寺、七星巖、棲霞洞、疊球巖、獨秀峰、隱山、西山、屏風巖、劉仙巖、月牙巖、桂嶺、堯山、虞山、水月洞、逍遙樓、榕樹門、青蘿閣等處，盡無不娛情山水也。篇中詩記參半，皆極簡略，每集僅十餘頁，無甚奇異。[illegible]集首有康熙壬寅錢塘陳恂及撰者之叔鶴岑希中行序，集末自附序。

明月篇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伯穀，太原人，移居吳門。十歲能詩。萬曆中徵修國史，未上史局而罷，卒年七十餘。有吳郡丹青志、奕史、吳社編等。此書曰明月編者，以書中凡為游記二篇，一曰中秋馬伏沙看月記，一曰閏中秋毘陵看月記。其前編自叙，蓋以久病思避會文，入靖江朱君在明以人書至，不勝游邑之迫，無足辱車音，其事兩宜然，縣執，則有長江之練君也。秋過從丰園，繹漸盈，治不疑於黃田閒遊暑矣，先生

閏於八月一日往此。篇為日記體，共約五千言。後篇自言漢以前中秋玩月靖江矣，月下問諸君閏而後月，當余何聚，謂足下望蜀已甚，寧無一歲兩中秋而月無恙者。僕悽然感其言。後八月十日，周太學自[閶]西溪來，始復[同]毘陵看月之舉，是其兩游始為一年中事也。篇中但記[日]而不及年，然其後有句云英廟至今而所更中秋之閏者三，且投先生為[萬]曆時人，其云英廟自為神宗者，神宗與之閏八月者三，一在萬曆五年，二在萬曆二十四年，三在萬曆四十三年，雖其

中秋之閏者三年之言，其遊也自為神宗第三次閏後八月之萬曆四十三年也無可疑矣。但篇寫風景外，實無可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出使九國日記十二卷 清光緒三十二年鉛印本

清戴鴻慈撰鴻慈南海縣人字少懷光緒進士官至法部及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謚文成是書之作以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諭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特簡戴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鴻慈自言自東徂西周行一周以八月之內歷十五國之地行十二萬里之程歸而次其日行所記釐為十二卷名曰出使九國日記書中自京啟程道經秦皇島至滬卷第一自滬放洋歷日本渡太平洋至美卷第二自舊金山橫過大陸至華盛頓紐約卷第三由紐約往費城各省游歷卷第四渡大西洋而至英法卷第五到德居柏林卷第六游歷南方西方各省卷第七游歷丹麥瑞典那威卷第八游歷奧林巴言而至奧斯馬加卷第九俄荷比卷第十瑞士意大利卷第十一渡印度洋而歸入京卷第十二其凡例云此次出洋考察政治調查所及編輯另行是書專記鄙人所親歷隨時記錄間有瑣細足以裨益所未備故章程法規概不闌入蓋此行係是偏外兩有調查專編也偏中行期為自三十一年十月起至次年六月止於彼財政異政雅四洲之風土大東大西太平三洋之航路蹤跡所之城市羅物網時翼政燦然大備此行始亦清末中國維新之一大紀念也所記地名人名於譯音或異以英文代之在當時亦最新方法耳

東游紀程四卷 清光緒石印本

清聶士成撰士成字功亭合肥人起自行伍性勇敢公廉同治間隨勦太平軍又捻匪光緒中法越南之役守臺灣中日之戰屢卻日兵英法諸國聯軍攻天津殁於陣光緒十有九年士成備員山西太原鎮兵官留直統武毅等營駐蘆台時有遣員游歷東邊之議稟李傅相鴻章請行先爲並派測地繪圖武備學生同行凡歷八閱月往返二萬餘里成此東游紀程四卷卷一二日歷卷三圖說附圖卷四道路表圖說目曰東省誌要游俄聽測游韓管見東省與韓俄交界道路說盛京城垣四至說盛遼堡邊門說吉林省四至說齊齊哈爾省城四至說墨爾根城垣四至說伐琿後路說伐琿說海蘭泡說漠沙河金廠各溝說伯利說耶字界碑四至說紅土崖說雙城子說海參崴海口說俄岩杵河共摩闊崴沿海地勢說琿春說琿春韓俄交界說寗古塔地勢說呼蘭說三岔口說朝鮮溫貴海口說朝鮮鏡城地勢說朝鮮光州海口說朝鮮元山海口說朝鮮釜山海口說朝鮮仁川海

口說租界大同江口說鴨綠江口地勢說後附東省全圖以便參照各說雖極簡略而確爲當時寔在狀況其東三省韓俄交界道路表將所行各種道路勦逐成表與圖對看極稱了然其所未經之路皆附闕如蓋端求實用之書也

東遊瑣識一卷 清光緒三十二年鉛印本

清李寶淦撰。寶淦字經彝，武進人。光緒三十一年，奉檄委赴日本調查商業，同行者有慶莉門廣銘、徐薪水培棠、劉松滋海丹、潘黃岡翊德、滕黃安松壽秀山五君，皆實缺人員，奉派到東瀛考察各門政學者也。又有遊學生二人，漢陽葉植生、承林奉天武也石士鈞，皆隨慶莉門東游者。計自是年五月二十九日由滬登船，六月初一日抵長崎，初二日至馬關，初三日抵神戶，在日本時適三月，至八月二十三日歸抵吳淞。在日本日以參觀為事，出則窮日，焚膏書中，且有關輒記，積數萬言，名曰東遊瑣識。考其所參觀，以學堂及工商廠為多，無至一處皆詳紀其沿革狀況，參觀之多，致察之細，為彼所僅有者。卷首有光緒三十二年五月朗玉緡序，言甲午而後風氣稍轉，上則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下則州縣補缺必遊歷東瀛數月，始可到任。前數年某君赴東考察學務，鎮在旅館，倩人代草筆記以塞責，而代作者踵相接，遂為留學入款一大宗。見考朗氏之說，雖未必盡然，而彼時奉命出洋考察，敷衍公令，大抵無可諱。此清末之所以雖日言維新，而終未收維新實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奉使車臣汗記程詩三卷 清宣統元年鉛印本

清延清撰。延清字子澄，古巴里客籍，翰林院侍講學士。光緒三十四年，以車臣汗部王銜扎薩克多羅貝勒名蘊端多爾濟疾故，命延清往車臣汗部致祭。考車臣汗部為外蒙古東路部落，在周號為玁狁，秦漢時所謂匈奴，唐宋以來，蠕蠕突厥之類是也。代為邊患，清則武功超越前代，內外蒙古莫不服從。先生之奉命賜奠，亦所以柔遠而感其心也。自三月初十出都，五月二十三日復命，往返八千里，閱時七十日。途間得詩四百餘首，於塞外風土人情，以及草木禽獸，事無鉅細，靡不形諸詩詠。此次先生致祭車臣汗部，即往年景佩珂學士奉使處，佩珂著有日記及北征草，又寶文靖公有斗音諾彥記程草，故編中和兩公詩韻已數十首之多。其行篋携有蒙古游牧記、朔方備乘、蒙古地志等書，詩中亦時以為引據。昌平、懷來、宣化地控北邊，前賢吟咏，載在志書，先生使車所至，每借閱之，以供詩料。口外台站地名，皆係蒙語，詩中所引，悉出實景，兩集間有異同，則以數見者為斷。故

雖為詩，亦頗饒記事之趣也。卷首有何乃瑩、李恩綬、李鐘豫序，卷末有易順鼎、汪鳳瀛跋。

接護越南貢使日記一卷 賈氏叢書本

清賈臻撰。臻字傳攻，故城人，官河南府知府，著述甚富。其接護越南貢使日記一卷，為道光己亥五月十五日，值廣西巡撫會具奏越南貢使進關日期，應將洪品等項，豹沿途州縣應付，並委員赴入境首站候接護出境。先生蒞奉札委，預期前赴信陽州入境首站迎接，護送至黃河南岸照料上船。又衛輝守候替受，詩至中州，潤書為是編。其行程為六月初五至朱仙鎮，初六至尉氏縣，初八至洧川之朱曲村，初九至許州，十一至臨潁縣，十二日至西平縣，十三至遂平縣，十七日入信陽境，十九日貢使入境，迎至郊外。二十三日護貢使至遂平，二十四日至西平，二十六至郾城，二十九至許州，七月初一日至新鄭縣，初二至鄭州，初四至黃河南岸照料上船而止。書中載初四日詣黃大王廟拈香，以時當伏汛，水盈漲，王令禱於神，日水落四五尺，使舟得以穩渡，太王靈應若此。所記多各縣州館，間有唱和詩雜於其間。

出塞圖畫山川記一卷 適園叢書本

清溫睿臨撰。睿臨字哂園，一字鄰翼，烏程人。康熙四十四年舉人。著有南疆繹史。康熙三十二年，修皇輿圖表郡縣圖畫山川沈塞城郭井邑，以滿紀載。遣滿洲官員二十五人，狀畫工，往兵部先徵外國諸王貝勒以下，同朝使擇善畫者，潤州王麒、宛平單福等五人，分五路出西風古北沙河張家口，而則從賞方，參領布答、兵部職方司郎中鄂倫特、戶部掌印郎中石留柱、中書科筆帖式常在、理藩院筆帖式巴朗五員，具駝馬餱糧酒脯數十騎，出山海關，道寧遠、錦州、廣寧、義州，皆二十五衛屯牧地，左山右海，天險巨固。其間烽墩臺亭，章林立萬計，土饒物肥，遼東則藩閣、泉、鐵嶺、大山、鳳城、剌錯佳門，佳門猶云棧道也。王在路往返八閱月，始入關覆命，具圖以奏，復編刪冊，而包朝中名人爲詠之，睿臨因刪其語以爲之成記，名曰出塞圖畫山川記，附於漢軍八旗軍志之後，以滿一時異聞。然首尾僅數千言，又無圖以資考證，實不足見塞外之險阨也。末附歲豐庚申七月管宅芬

張鈞衡二跋，亦僅詳述其原委，對編中無甚推崇也。

郝慶紀行一卷 龍潭精舍叢書刻本

明王祖嫡撰。祖嫡字胤昌，信陽人，萬曆時翰林。郝慶紀行者，明萬曆十八年皇第一子生，命齎御書，報各藩王，先生則奉命赴撫州、饒州二府，報潢益二王，往返途中所記也。其行程為自○九月十四日出都，經良鄉、涿州、保定、定州、真定、栢鄉、內丘、磁州、安陽、衛輝、延津、宗垣、許州、郾城、信陽、德安、黃陂、黃州、九江、德安，十月廿九抵撫州，謁潢王。十一月初四日由撫州啟行，初七日至饒州，謁益王。初十日由饒啟行北返，經

萬年、安仁、貴溪、弋陽、興安、蘭谿、桐廬、平望、吳江、無錫、鎮江、六合、滁州、壽州、固始、光州、信陽。蓋往時為取道今之河北、河南、湖北而江西也，返則由江西取道江蘇、安徽而河南也。書中多記酬酢，間及風景，於謁潢王所記儀注甚詳，至謁益王則記簡略矣。在未啟程先習儀注，亦極煩瑣，讀之可知其時朝廷之大略矣。

三洲遊記不分卷 通學齋叢書本

清人撰。佚名。據其中書首則大致云：光緒元年，余遊雁蕩歸，與二三同志翰墨論交，與上海耶曼御茂才華、江西貝玉堂部郎、甯波巴仲和學齋、元蘇同邑昇之上舍濟，訂為神交。一日與耶、貝、揚共議遠遊之際，忽巴仲和書來云：承丹國新簡駐紮亞非利加領事麥領事麥君西登聘其行，並延文案一人，因以撰者薦。此編蓋隨巴仲與麥君出國時作也。其行程為自光緒元年二月十六日由上海登輪，十七日至瓊州，十八日至西貢，二十三日抵新加坡，二十八日抵錫蘭，三月初二日風急舟沉，遇救得生，三十日抵散西巴爾，亦名桑給巴爾，由此遂陸行，觀亞非利加內地風景，遨遊至十月二十九日復轉回散巴爾，遭海道赴任。編中所記海外風俗景物備極詳細。所述遇險一節，尤為駭人，言船身沉入海中，衆人有溺死者，有漂去者，撰者與麥領事者持太平圈胼繫處，幸船溺既適擱海底礁上，水僅及脛而上，船中遭者三百餘，在艙面水中者共三十餘人，自司戊之交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明始遇行船得救，而同行之巴仲和亦在救船中，蓋隨潮飄去，亦遇此船也。浮海之險，有如是者。所記文章極佳，尤以陸行之數月為可貴，蓋采分問俗，採風以資治理，並為後日通商步也。

游歷圖經餘紀十五卷 寬學齋叢書本

清傅雲龍撰。雲龍德清人，直隸即補道，總辦北洋機器局，有實學文導，續彙刻書目，喜廬叢書。光緒十三年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考試出洋游歷人員，雲龍列名第一，欽派出洋游歷。其所遊歷之國六：一曰日本，二美加利，三秘魯，四巴西，五圖經英屬地加納大，六曰新巴乙葛地古巴。此行所著，有游歷日本國圖經三卷，美利加合衆國圖經三十二卷，秘魯國圖經四卷，巴西國圖經十卷，英屬地加納大圖經八卷，日斯巴尼亞屬地古巴圖經二卷，凡八十六卷，然皆記事体也。因就途中所草，復成此游歷圖經餘紀十五卷。其目曰游歷地球圖，游天時地里合表，游日本圖經餘紀前編上、前編下，游歷美利加圖經餘紀前編上、前編下，游歷加納大圖經餘紀，游歷美利加圖經餘紀二編，游歷古巴圖經餘紀，游歷秘魯圖經餘紀上、餘紀下，游歷巴西圖經餘紀，游歷美利加圖經餘紀後編，游歷日本圖經餘紀後編，游歷圖經餘紀叙例。遂編皆依史家編年体，以月繫日，以紀覽為主，非措國計，即鐵兵主，非獨軍政，即研學術，非測天度，即諏地險，他若山水之奇，次谿谷之異，又次之至於風俗，從刪削圖經，以所游之國為範圍，而餘紀則就一日見聞，不圖一地，書中所紀皆確有法，亦當日考察國外政治之一鉅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船日記　海嶽軒叢刻本

清杜元穆撰元穆事跡無考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奉大中丞趙公面諭出省查看水陸各軍自四月初五起至二十四日止在船中記所見聞也其行程為自覓渡橋營次登起程經元和縣吳江震澤青浦嘉善等縣於各處留行營哨狀況言之甚悉至吳江震澤一帶於其形勢情形與夫蘇省水道凡幹河支津皆能述其要類如於吳江云為蘇州之咽喉縣西數里即太湖東門有長橋蓋分太湖之流而東出者於吳江松

云蘇松倉皖皆在吳淞江沿表而南至寶山南滙金山出江口而北以至黃姚劉家河鎮江口而深入則南五十里即為黃浦直至上海縣黃姚而登岸則嘉定太倉崑山蘇常遠數百里是吳淞者南為上海門戶西為蘇常藩籬備吳淞即所以備上海蘇常也言雖不多頗中肯綮編中於曾左胡等中興名將亦時論及因其所至必為湘軍當日血戰地也其議論亦多可取如所云鮑春帥馭軍無紀而能殲獗悍賊則游亭至蓄邊兵而能獨當大敵兵事變化誠不可測也鮑之馭軍無紀劉之擁兵養寇他書皆無紀載使無此論將無由得知二人真像矣編中對於防務亦多建議於蘇省武備所關甚鉅未可僅以紀游之作目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花甲閒談十二卷 清道光十九年刊本

清張維屏輯。維屏字子樹，一字南山，番禺人。道光進士，以有才名。官黃梅、廣濟知縣，改同知，權南康知府。既雅飭，許吏治，所至有政績。工書，通醫學，尤工詩。與林伯桐、黃喬松、譚敬昭、梁佩蘭、黃培芳、孔繼勳築雲泉山館於白雲山，曰七子詩壇。告歸後，寓居花埭，閉戶著書，自號珠海老漁。性愛松，又號松心子。有松心詩錄、松軒隨筆、老漁閒話、清詩人徵略。至其花甲閒談十二卷，乃先生晚歸後將六十年中之所歷，屬南海葉夢草字春墀彙為三十二圖。其圖目曰：桐屋受經、松廬把卷、羅浮攬勝、庾嶺衝寒、梵寺梵鐘、蘇臺鐙舫、洞庭雪櫂、揚子風颿、鄉園舊雨、京國古風、香閣懷仙、燈龕伴佛、三度趨朝、五番鎮浣、黃河曉渡、赤壁夜遊、江漢飛鳧、襄樊駐馬、黃梅集雁、建昌捕蝗、天津望海、青原訪碑、匡廬觀瀑、鶴樓轉餉、鹿洞講書、快閣攜琴、章江泛宅、荆渚煙波、桂林巖洞、珠海唱霞、花埭種菜。每圖之下，皆錄其舊作，與圖互証。至於師友齋章，亦間錄一二。繪刻精良，文詞茂美，在遊記中亦別具風格者也。編首有自序，卷末有繆漢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度隴記四卷　清咸豐刻本

清董醇撰。醇字醞卿，甘泉人，戶部主事。其度隴記四卷，亦稱道軺載筆第六種。為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冬十月初二日上諭著派祁寯藻前往四川查辦事件，同行者有戶部主事董君醇及員外郎鍾君秀、刑部主事馮君樸，途中董君為記四卷，其行程為自十月十二由都中起程，經良鄉、涿洲、新城、定興、安肅、清苑、滿城、定州、藁城、正定、井陘、平定、壽陽、榆次、祁縣、平遙、靈石、趙城、臨汾、襄陵、曲沃、聞喜、安邑、永濟、華陰、華州、渭南、臨潼、咸陽、乾州、永壽、邠州、長武、涇洲、平涼、隆德、靜寧、會寧、安定、皋蘭。蘭州自京都至蘭州，共驛路三千九百二十五里，計行直隸七百八十里，山西境一千四百二十里，陝西境七百二十五里，甘肅境一千里。歸途多由舊道，迄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五返都，往返共為四月有餘。考全書此行，並未涉足四川，而第一卷首頁所載及祁寯藻序皆云前往四川，亦云怪矣。編中按日排記，舉凡山川道里、形勝關隘、其夫民風土俗、建置沿革之故，皆詳載言之，而徵引之浩博，尤為罕匹。其自序云：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為罔若；山川在目，不知其名若之何。乃採輿人言，稽之載籍，作度隴記。按採輿人言，是其書以諮詢為主，而以載籍作參考也。

東游紀畧五卷 通學齋叢書本

英人艾約瑟輯。卷一自作引言云。當中國元世。有歐洲加路博嵌革命五博士。相繼東游亞地。即所見聞。各有著述。分就摘錄成書。目曰紀略。蓋氏此書實一輯要本也。其目卷一曰加比尼使事摘錄。後又約瑟復加以詳句。加比尼才識淺薄。故其書中載所經行諸國。真蹤違之西行速述。皆難詳核。即其書中之錯誤處亦復不一而足。如裏海黑海。有誤混為一之時。卷二曰路伯魯主斯使事摘要。編中紀要述行程。攸

其時蒙古宗教概況極詳。卷三曰博羅氏東西往還原委摘要。并錄原目。一博羅氏二人偕往博哈拉城。二進抵元都。三返歸故國。四馬哥游歷東土。五大獲元帝寵信。六波斯國使臣朝元。七諸博羅六獲元帝允其返國之請。八渡印度洋。九抵威尼斯城。十列諸真珍寶誇示親朋。十一日那亞戰。十二馬哥成擒。十三獄中著書。十四獲釋旋歸。十五詳說亞西亞地。十六巴拉哈城。十七加矢米耳國。十八羅泊湖池多鬼。十九鬼技。二十前藏。二十一藏古土俗。二十二元帝典儀。二十三犀牛。二十四皇宮。二十五白馬。二十六皇宮榮耀。二十七元帝大都狀式。二十八皇宮原起。從艾約瑟所摘不足萬言。且未標目耳。卷四曰補述中國郵數省風景土。卷五曰崇德利貿易日記。備錄。按其書文章極條達。雖內容不無舛謬。然頗可藉以得窺元中國與歐洲交通之狀況。實研元史之士。不可不備之書也。

隨軺筆記四種四卷 清光緒壬寅鉛印本

清吳宗濂撰。宗濂字景周，一字挹清，嘉定人。光緒時候補道。光緒十九年秋，四川藩司合肥龔照瑗奉詔出使英法義比四國，以先生曾涉重洋，周知四國情形，乃約共偕往。公事之暇，從事鉛槧，於所過都會，訪其風俗，為記程一卷；於所辦交涉，詳其顛末，為紀事一卷；復詳考其政事藝術，足備採取者，為紀聞一卷；徧歷其名都大邑，足廣見識者，為紀游一卷。都為四卷，名曰隨軺筆記四種。其紀程凡每經大埠，除其沿革外，於通商之利益，傳教之根源，尤諄諄致意。至其所出土產，所作工程，亦一一詳及之。紀事所載，大抵以龔所致譯署及南北洋大臣各項函稿，與西國一切文牘，更門別類，以彰實跡。內有計擒今先總理孫文致總署總辦公文，擒粵犯孫文，復行釋放緣由，亦研究我國革命史一可貴資料也。紀聞所載，毋論其為中國駐公條奏或條西邦現行章程，與夫兩國水陸軍政，製造藝術，以及中國外交西報所作議論，莫不採擇收入。紀游以法比義俄德五國為綱，以五國各名勝工廠為緯，且每卷皆有凡例目錄，載筆大旨昭然若揭，可稱體例謹嚴，窺探西國政學之一名著也。卷首有宋文蔚、廖壽豐、俞鍾穎序，卷末有胡祥鑅、沈恩桂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丁亥入都紀程二卷 清光緒甲午刊本

清黎庶昌撰庶昌字蒓齋遵義人廩貢生同治時上萬言書官至東川道使日本鈔有古逸叢書皆中土不傳之本光緒十三年三月先生入都由蜀道行編中自三月廿六日起至七月初十日止其行程按日記載所紀沿途酬酢風景古跡皆詳而有趣行文平易中而寓蒼老之致讀之不忍釋卷非若恃才者流旁徵博引使讀者如入五里霧中也其第一漫點為言簡意賅例如六月初七日記云緣綿山而行長百里亦曰綿上晉文求介子推不獲以綿上為之田實此山也三十里入介休境至此始見富實氣象山西票號多介休平遙人設爾[illegible][illegible]文潞公彥博故居在城內出北關二里有坊曰郭林宗墓匆匆未及入謁如此紀注著墨不多而史事與當時景物皆宛若在目使令他人為之必將介子推文彥博郭林宗事跡大書特書天如是雖意在求詳而反遺[illegible]使人見而生畏矣又五月二十三日所紀往學府觀碑林唐石三百餘石最偉觀其次則淳化閣帖餘皆唐宋以來石刻無漢碑在內顏書家廟碑多[illegible]寶塔柳書玄秘塔歐書九成宮醴泉銘世所膾炙者字跡皆具而翻刻失真其記古跡類多若此總之其書可稱言之有物且不矜才之作也

大理行記不分卷　奇晉齋叢書本

元郭松年撰。此編共千餘字，首言由中慶赴大理之行程，繼言大理之概況，曰大理名陽苴城，亦名紫城，方圓四五里，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阨，龍首關於鄧州之南，龍尾關於趙瞼之陲，北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共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其地寺宇極多，凡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者設科選士，皆此輩，今則不爾，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按其篇中字雖不多，於大理之形勢風土，則言之尚悉，篇末有平湖陸烜跋，蓋稱篇中之不足也。

東瀛參觀錄一卷　清光緒丙午鉛印本

清無錫李澍恩、會稽李達春同輯。澍恩、達春事略皆無考。至所以至東瀛之動機，與往返之年月行程，皆無考，是所紀述其時東瀛之學校，與夫其他各政治機關，皆極詳。茲錄其目錄於左：計參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埼玉縣師範學校，東京日本橋區立小學校，東京區追分尋常高等小學校，東京公立第一中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校，東京府公立第三四中學校，東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埼玉縣女子師範學校，東京府立第三高等女學校，東京市立特殊尋常小學校，盲啞學校，帝國議會院，東京警視廳警察署，大審院，巢鴨監獄，東京市立養育院，農商務省商品陳列館，麥酒釀造所，造水廠，氣象臺，於學校必詳記其沿革，目的，教育要旨，學科規則，職務，建築，經費，關於其他所記亦詳。類如校長嘉納治五郎之演說一則，教習波多野之演說五則，教習本莊之演說一則，教習溝淵進馬之演說二則，皆行詳書於編，蓋亦清末留心新政之作也。

峽山紀遊錄一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影印本

清蔣學勤輯撰。學勤別號東湖逸史。編中前半卷為輯昔人紀遊之作，後半為自撰紀遊錄。所輯有周鑾九游慈力寺詩、釋道奇慈力寺禪堂詩、查慎行從大悲閣步上南山道院詩、沈治翠雲亭詩、吳夫真硤詩，詩詞不下百數十首，皆詠硤山風景者也。然於各題之下皆作小注，如於紫薇春曉下注云：徵山之勝，當宿霧未收，紅藏猶淡，炊煙四起，融成一片，白雲遮斷山腰，時隱中露，出自茫昧中，究似雲中雞犬，春來淑氣偏濃，模糊較甚，故十二景以此為最。皆紀述極詳，於詩多所補益。至所謂峽山十二景：一紫薇春曉，二碧雲西照，三書臺疊翠，四丹井流霞，五桃源看雨，六智塔穿霄，七鶴亭仙洞，八劍石寒潭，九南湖夜月，十亞晴巒，十一西寺煙鐘，十二東嶽霽雪。又有續十二景：一廣福探梅，二東山香寺，三上方朝爽，四山亭鳥語，五部嶺垂虹，六鸛湖塔影，七菊莊秋色，八石涇觀魚，九俞橋楓葉，十石窩小隱，十一放庵晚磬，十二蓬壺煙雨。每景皆輯有詩詞，綴以小引。其自撰硤山紀遊錄約三四千言，皆信筆直書，自言歷計生平，自遭亂以前足不輕出，峽山名勝但知大略，未盡親歷其境。自丙寅以後，始一一訪尋，隨時紀錄，以備他日作導游之券。卷首有同治五年自序。（按丙寅即同治五年）也。

輓漕日記四卷 清道光丁酉刊本

清李鈞撰。鈞字夢韶，河間人，官河南開封府知府。道光十六年九月，河南糧鹽道章廷榜因固始縣距原籍安徽廬江縣在五百里，奉旨迴避，遺缺以先生處理。此編即其時所作也。首卷所紀為赴衛輝、彰德查閱監漕事；自第二卷後皆紀北上押運事也。自道光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啟程，經滑縣、濬縣、內黃縣、大名府、元城縣、館陶縣入山東界，往臨清州、故城縣、德州、景州、東光縣入直隸地，經交河縣、滄州、青縣、靜海縣、天津縣。書所紀以事繫日，悉吊古今，藻繢山水，令人如在漳衛直沽間。至於鹽漕兩大政，條分縷晰，若綱在綱。如所言河南糧船由直隸通州幫、天津幫、山東德州左幫、任城幫、臨清前幫後幫、平山前幫後幫、江南徐州前幫後幫，共十幫糧船，尚運於漕運制度，至有攸關，實一□研究漕運者不可不備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塞北紀行殘本 漸學廬叢書本

元張德輝撰。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元史有傳。少力學，金貞祐間兵興，家業殆盡，試掾御史臺。金亡，北渡，史天澤辟為經歷官，至元間參議中書省事。所著紀行，舊稱張德輝紀行，羽人編選候紀行，順德李侍郎改題今名。足本無可搜採，此殘本得之泉唐汪氏，據光緒時元和胡祥鑅跋云：汪鈔數頁中多脫訛，烏程沈氏金山以東釋所引似較此本為善，然亦互有得失，如尋過撫州，沈作北過；遂於南北岸，沈無岸字；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沈作能行。按沈氏所據亦祇斷自德興以北，則是書完本已久不可得。韓陵片石，雖復剝蝕，彌足珍矣。沈刻為平定張氏校本，據引微有闕失疑，張氏當時未見此書，不敢臆改古本也。是此殘篇實有汪沈二本，且多不同。胡跋又云：所著紀行在戊申夏，史稱丁未世祖在潛，召見德輝，戊申春三月，翁平章崩位，是斯紀之成正議立未決時也。其曰遊於王廷，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妄勢云，似皆感激世祖語，當是世祖召見後所作。按此跋對此篇

考証極詳故備録之

東游日記不分卷 國立北平圖書藏鈔本

清王韜撰記中未署撰人名氏曰王韜者據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也至王韜之籍貫出身皆不詳據書中言光緒五年三月十五日將往游日本定附公司輪船先回滬十六日東裝就道十七日入閩界二十日入浙界晚至吳淞按云入閩入浙至吳淞其為來自廣東者似無可疑矣二十八日又作吳門之行閏三月初一抵蘇州初六日返滬上初九日由滬登船十一日至長崎自是日以迄六月十四日止所記皆在日本酬酢游覽概況日本皆板屋矮垣賊盜易入而從無宵小光顧篇中對日本歌妓及侍女言之極詳然較今無甚懸殊也又於往浴於溫泉男女並裸体而入真如無遮大會中在日所游為神戶大阪言大背山向海形勢極雄各處名勝寺觀游覽極多所交日人亦甚夥故篇中日人生活亦時言之總之全書多談風月凡關政治實業者概付闕如也字蹟極潦草且頗零亂甚有未可卒續者

黔遊紀程一卷 清乾隆二十年刊本

清崔應階撰應階字拙圃一字吉升荊人也初官南陽太守乾隆二十年乙亥春以起復入覲得補黔臬於四月十日南行重抵荊門州湖武陵直赴任所計其所經有桃源縣辰州府瀘溪縣辰溪縣沅州玉屏縣青谿縣鎮遠府施秉縣清平縣貴筑縣以達任所言黔省轄十三郡四十九州縣丞倅分防者十二佐雜分防者二十二民則江廣川楚流戶居多苗則種類不一曰狆家宋家蔡家龍家花苗白苗青苗紅苗黑苗猓苗東苗西苗九股克孟牯羊谷藺平伐紫薑陽洞羅漢等苗又有犵狫木狫犵兜狑獞八番六額子僰人峒人猺人猓玀等類其剽悍惟銅人之紅苗八寨丹江清江古州之黑苗黃平之九股與大定威寧之猓玀皆性好劫虜鏢弩銳利恃其崇巖密箐往往夜郎自大即此百餘言而黔省民族狀況已可得見其梗概矣此外於度瀟湘越沅澧對關塞阨陋攻守形勢與夫土田肥瘠番漢交錯制馭之術莫不載之於篇卷首有乾隆二十年長至嚴遂成序卷末有乾隆丙子蕭山王彭後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江紀程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王鳳生撰。鳳生婺源人。道光庚寅冬，先生自維揚解組既歸，適以王尚書鼎、寶侍郎興，奉命至江蘇，與兩江督部陶宮保澍有會籌鹽政之役，奏留先生於兩淮襄司局務。辛卯夏，會道楚北漢岸有勾稽事，陶宮保澍復奏請以行。其時三江兩楚同被水患，金陵屬其下游，受災尤甚，先生家上新河地素濱江水，厄尤劇，乃戒裝隨陶公由江寧至漢上。此編即是行所作，[illegible]計自辛卯六月二十四日起，迄七月二十[illegible]日止，為日記體。一路目覩災黎與所次里道山川，均時時繫在心目，爰所見聞徵諸載籍筆之於篇。日記之末，又條其山水之與江相滙者，系以圖說，計有江水自武昌東達海入海圖，武昌東至海門水道說，大江自金陵以東至海門廳入海考，江西全省水道滙入鄱陽湖圖，江西省水道彭蠡湖說，亦先生茲行實錄也。至於金陵以東下達海門廳揚子江口入海，雖非是役所取道，以地係先生熟游，又其流屬漢江支委，故亦併附紀漢江紀程後。此書圖考悉備，頗覺爲

金華游錄一卷 寶顏秘笈本

宋謝翱撰。翱字皐羽，建寧人，號晞髮，先生東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遂流匿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咏爲事。所著有浙東西游錄九卷，此特其一也。書之首行言己丑歲正月，謝翱皐羽、方鳳韶卿約游洞天，按方韶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元黃文獻溍、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狹所稱己丑歲，實世祖至元之二十六年，距宋失國已十四年，其書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卷末載客有金華勝游者，韶卿以詩叙其槩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咏樓頭重拂衣，西巷晴來汀草長，北岩幽處洞花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戲誇雲夢未全非。書中所記即此詩，已可知大概矣。末附吳士諤跋云：觀諸老情思，感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槩宛然在目中，信非諸老不成作也。又云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

亦尚賴此卷之存云其對此卷推崇備至蓋此次同遊者尚有士諤之伯父吳續古先生耳

節相壯游日錄二卷 光緒丙申刊本

卷首題曰番禺桃谿漁隱章武惺新盦主同輯其書中所載為合肥李傅相鴻章赴俄及徧歷歐美事也蓋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為俄皇加冕期泰西各國均遣親王大臣往俄申賀清廷特命李傅相為欽差大臣往賀因而徧歷歐美此行並有其公子經方經述隨侍機（桃）溪漁隱惺新盦主因輯其行程為節相壯游錄上下二卷上卷為載自光緒二十年正月十八出都三月十八日至俄五月初三日至德二十四至荷蘭二十九至比六月初三日至法由法至英至八月廿七日由英抵國所記以在各國酬酢為最詳下卷所載為節相之游歐美也五洲列國皆疑為加稅密約二事故各報紙崇論閎議累牘連篇不憚反覆爰皆錄於此卷計其所錄有時務報梁啟超加稅論上海字林西報倫敦東方報日本西字捷報泰晤士報字林西字日報法都泰晤士報萬國公報英國史丹特報蓋亦係乎其時政治之書也卷首有光緒丙申碧蘿畫沙序

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 連筠簃叢書本

元李志常述。長春真人，亦名長春子，姓邱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衣冠出家，事重陽真人，而往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真積力久，學道乃成。李志常，長春弟子，元憲宗紀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即其人也。長春真人以元太祖辛巳二月八日發駐宣德州，赴太祖西域之召，至癸未七月回至雲中，往返二年餘。真常實從，山川道里皆其所親歷，撰其經而為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游。於西域道里風俗多可資為考證者。邨俗小說演唐玄奘故事，亦稱西游記，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為之，以為出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卷首有元睿宗戊子孫錫序、乙補閏二月錢大昕跋、道光二年徐松、道光壬午年程同文、道光二年董祐誠諸跋。近人王國維有長春真人西游記注，於此書多有闡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治郏縣志十二卷 清同治四年刊本

清知郏縣事張熙瑞等纂修。熙瑞，字符軒，直隸昌黎人。同治二年來任。考邑志乘，順治十六年知縣王所、康熙三十三年知縣金世純、乾隆七年知縣張楫、嘉慶七年知縣章王森、咸豐九年知縣姜虎各一修。迨同治二年，張公熙瑞復為續輯，甫脫稿而去。至四年，知縣苐恒春始釐成其事。凡十二卷：一沿革志，二職官志，三輿地志，四建置志，五政典志，六祀典志，七學校志，八選舉志，九人物志，十雜事志，十一藝文志，十二序錄志。按職官一門，向來在輿地後，或建置學校後，甚或五六卷始及之。此編以疆域山川官所勘定也，村莊集市官所經理也，城池倉庾官所營繕也，學校書院官所教化也，一邑安危，爲有重於職官者，故以職次於沿革之後。其實前後毫無關係，若定繩以義理，殊不知官之所設，實因地理上之需要，蓋爲因地而設官，非因官而有地，則道仍宜先輿地而後職官也。其雜事志中有金石一目，敘述頗詳。又兵燹一目，有紀流賊事、紀土賊事、紀晋山上匪事、紀教匪事、紀

捻匪事紀、皖匪事等篇，皆搜輯極富，紀載極詳，可稱全書結精之作。他則平庸無可稱述，而尤以藝文冗濫為甚。

道光寶豐縣志十六卷 清道光十七年刊本

清知寶豐縣事李彷梧纂修。彷梧字竹亭，甘肅靜寧州人，嘉慶丁卯舉人，道光十一年署任。本書卷末存李發秀、馬格、陸璽蓉三序。陸志修於嘉慶二年，餘不詳。李氏自序云：邑志其傳於今者，李、馬、陸三家而已。今距陸公修志時四十餘年矣，黎獻數以續輯請，乃釐規畫，攈羅蒐輯，以馬志為粉本，考証則兼資陸志，五閱月而蕆事云云。已可觀其纂修始末矣。書共十六卷：一宸翰，紀恩賚，紀二；三輿地，四、五建置，六典祀，七籍賦，八兵防，九職官，十選舉，十一名宦，十二人物，十三、十四列女，十五藝文，十六雜記。其書於陸多矯正，例如陸志倉廒、物產歸田賦，甲戶歸兵防，此編以本允宜以倉儲歸建置，甲戶歸籍賦，物產歸輿地。又陸志祠廟有見於壇廟，有見於寺觀，有於典祀，此編以其參差不一，易以文廟列作學校一篇，其餘有關典祀者入典祀，無關典祀者盡入寺觀，皆較陸志為勝。惟職官志首列知縣一目，內容由漢以及唐宋元明清，蒲書知縣人，按知縣官名自明初以前稱長稱

今此編以知縣冠首，一若漢唐皆有知縣。於職官沿革，多有淆混，實為疵病。選舉不書登科年分，亦殊非是。

乾隆光州志六十八卷 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清光州知州高兆煌纂修。兆煌字果亭，大興人，甲戌進士，乾隆三十二年署任。按光州有志，自宋時始，宋史藝志載有徐自明浮光圖志三卷，李棣浮光圖志二十卷，其書久已不傳。明史藝文志載有張輝光州志十卷。清則順治十七年州牧莊泰宏修之，康熙三十一年州牧蟒鈫又修之，雍正二年升光州為直隸州，一切署置多屬往昔所未有，舊志有宜增改者。乾隆十一年，後州牧高鋆李訒相繼修之，名為光州續志。此編則以舊板燬於火，越十一年，志而修者也。凡六十八卷：一圖經，二建置，三星野志，四疆域志，五山志，六水志，七形勝志，八城池志，九街巷志，十鄉里志，十一壇廟志，十二學宮志，十三書院志，十四秩官志，十五師儒志，十六公署志，十七戶口志，十八九田賦志，二十土貢志，二十一鹽法志，二十二牙稅志，二十三倉儲志，二十四溝洫志，二十五津梁志，二十六關隘志，二十七八食貨志，二十九市集志，三十風俗志，三十一恤政志，三十二監獄志，三十三郵傳志，三

十四坊表志三十五陵墓志三十六古蹟志三十七八典禮志三十九至四十一選舉志四十二兵制志四十三封爵志四十四藝文志四十五紀事志四十六至六十六列傳六十七雜紀六十八總序書中每篇皆懸序沿革博徵於載籍傳聞者識其原委而得其義例之所存其鹽稅牙帖等篇尤為詳盡非他志所可比擬此書雖出高公之手而行唐劉君治園實佐成之蒐羅考據為力頗多至若光山令固庵吳君固始令梅峰淦君息縣令魏甲孫君皆分肩其任故能成此鉅構也

光緒光州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光州知州楊修田纂修修田山東海豐縣舉人光緒九年署任考舊志自乾隆三十五年州牧高兆煌纂修後徵引淵博可稱大觀惜其書板於咸豐五年兵燹之後遺失不全及光緒楊公守是邦與紳士共議修輯於十年夏設局閱一寒暑而書成凡十二卷一建置志二典祀志秩官志兵制志三選舉志四物產志五古蹟志墳墓志五藝文志六宦蹟列傳七善行列傳八九仕賢列傳寓賢列傳方技列傳十至十二列女傳雜記此編將舊志所作各門沿革表併刪去按舊志所敘沿革雖多贅詞而所述可稱詳盡例如知州漢制若何魏晉若何唐宋若何皆為歷敘於篇者若刪之而惟標名反突兀而無從考索矣舊志所載圖經若分野圖奏樂位次圖陳設圖鄉飲酒禮圖佾舞圖禮器圖樂器圖與夫一切儀注皆冗濫無謂芟之極是其不立星圖蓋尊武虛谷先生魯山志例也末附光州忠節志專以紀髮捻兩次擾境時殉難者節孝志附前州守番禺姚國慶所作述列女

傳之遺也。

乾隆盧氏縣志十七卷 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清知盧氏縣事李絎修邑拔貢溪肩復纂絎字建中陸川人乾隆十一年署任盧處山辟明季修遭寇火舊志悉付灰燼清順治初年方議修輯十五年乃步創起凡例所修甚簡及康熙三十三年承平既久生聚益繁而邑侯廣陵謝公延邑之鄉老文學靳君從事續修正外去訛較舊志已大改觀第任冊燼滅之後即頻加修補仍多荒略又越五十餘年李邑侯絎奉道憲所頒志規以三閱月之力而成是編凡十七

卷一天文二地理三山川四田賦五學校六禮樂七選舉八九人物十列女十一職官宦蹟十二祥異十三古蹟寺廟十四至十七藝文凡例言邑人士爭出秘本且搜幽於幽岩絕壑荒壠斷碑間追摹拂拭列之簡編是纂者頗自以採輯浩博徵視舊作實則亦極簡陋即第十二卷祥異志言所載周僅一則次即為明吏次即為國朝然合之亦僅十有餘則則共二頁有半不惟不足獨為一志尤不能獨為一卷且祥異他志多附卷末此乃置諸職官古蹟之間質之類

從之義亦有未合舊志藝文未登詩章此編凡例云詩之為教長言咏嘆往往籍山川草木以寫人事風土禮樂政治之得失因取詩之合於聲律者以登稽編濫收至考其所收於邑之典制毫無攸關反不若舊志之付諸闕如也

道光伊陽縣志六卷 清道光十八年刊本

清知伊陽縣事張道超纂修道超字元理清泉人嘉慶癸酉科拔貢道光三年署任按邑舊志在明無攷清則順治十六年知縣孫光燾一修康熙三十三年知縣鄭繼參續再修乾隆七年知縣崔洪三修三十一年知縣李璋續四修至道光十八年張邑令復集紳而成是編蓋為五修矣凡六卷一地理二建置田賦秩祀三學校職官選舉四人物五藝文六藝文祥異卷末雜記書中遵涂皆標出典搜輯頗富記亦有法

舊志裁去建置門於是公署倉庚各類無所附麗故不得不多立門目至以郵政之普濟堂附入公署更為非例故此編仍以建置該之舊志坊表附入古蹟門此編以坊表新立者居多不得謂之古蹟是移附諸建置此皆其具有見地者惟其藝文除濫載文詞外列著述書目蒐稀本極合法無如張氏本人列其所著至十一種之多閱其書名若唐詩約選詩話度針晴雪山房文鈔詩鈔之類無一可寧者攷邑志收錄宜以邑人著述為主否則即須著述為有關邑事

者今其二者皆不合殊為無取且以主修之縣令自纂其名於鄉土藝文中亦厚顏矣

嘉靖靈寶縣志二卷 明嘉靖刊本

明知靈寶縣事前汝安纂修汝安字小川山西蒲人嘉靖十年來任按邑志據前序云永樂初澧陽易公以和撰縣志二卷成化中涇陽程銘氏因加繕葺乎知是縣首詢得之顧所紀多附會不稽時政務倥偬未之及也是邑舊有易程二志皆久佚矣前邑令於政務之暇索史讀之致地理而定沿革蒐紀傳而述人物既復行郊墟披閱牘籍摹石拂壁訪之故老而建置田賦詩文雜著焉閱三寒暑而始脫稿分上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卷其總綱一地理分圖表沿革疆域里甲山川形勢風俗物產古蹟二建置分城池祠祀學校公署郵傳兵防郵政橋梁街市楔綽寺觀十一目三貢賦分田畝丁賦課賦屯田倉庫種植六目四人物分名宦鄉賢流寓職官選舉封廕烈女仙釋八目五詞翰分詩文二目六雜志分災祥附錄二目書之蕳陋莫過於極點其職官皆僅紀姓名上下以次直書知縣典巡撿教諭亦不提行惟於各職官人名錄畢後加以以上為某官字樣其他各門簡率亦皆若是惟每門加

以論明文章尚研練可讀耳。

道光直隸汝州全志十卷 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清汝州直隸州白明義纂修。明義字宜菴，奉天承德進士，道光十八年來任。考汝州舊有金王宋三志。金志修自康熙二年知州金先聲，王志成於康熙三十四年知州王登魁，宋志成於乾隆八年知州宋名立。乾隆二十八年知州張果修未竟事，遺有職官選舉人物三稿，今此編則知州白公併四為一，裒集而成者也。凡十卷，一沿革表，疆域表，星野，山川表，二職官表，三城池志，公署志，四籍賦志，倉儲志，溝渠志，食貨志，

五兵防志，學校志，祀典志，風俗志，六七人物志，八選舉志，九古蹟志，災祥志，十藝文志。統所領魯山郟縣寶豐伊陽四縣，排編而成者。其体製考索，皆較前志為勝，以前志多有沿訛，如汝水發源於伊陽天息，而不知久隸嵩縣；白樂天墓在汝州臨汝，而不知實在洛陽；寶豐之香山九老，錯列宋人；汝州之鄉賢弋穀訛為弋穀，此編俱為辨明。前志山川人物箋註以及記傳志銘亦多沿誤而繁冗，此編皆損加修訂，至於荒誕無稽之作，一概刪除。惟沿革表載州周王畿地

即汝墳按汝墳非地名詩汝墳篇傳言汝水名墳大防也考汝水源出河南嵩縣之老君山經汝州許州汝寧光州入淮水曰濆墳是墳所經甚遠專指為汝州誤矣

乾隆新安縣志十四卷 民國三年重印清乾隆三十一年本

清知新安縣事邱峨纂修峨廣東南海縣貢生乾隆二十八年來任新安為漢宏農屬縣明以來隸河南府漢武為楊僕徙關即在此歷朝為御攻函谷必經之路邑志之修明已委諸灰燼清順治十三年莆田進士俞遜為邑令始訪求遺佚約略成書至十五年寧遠貢士佟希聖為邑令稍加增補康熙中葉孟縣舉人韓佑唐攝令邑乃復蒐輯付梓更經七十餘年邱

邑令復有是書成書時蓋為乾隆三十一年也凡十四卷一封域志二營建志三秩官志四惠政志五武備志六風土志七賦役志八祀典志九禮儀志十選舉志十一人物志十二十三藝文志十四見聞志其書大抵依康熙韓志為藍本或併或分或增或汰考新安處於秦豫之交事蹟之見於史冊者綱目皆是而此志武備一門第載兵制而無兵事見聞志亦絕不載史事是纂者實未參考史籍而星野一目錄有步天歌不知剷除尤為荒謬殆一敷衍公令之作不足云著述也惟其風土門中載有工匠日價一則與社會

生活狀況，至有攸關，不但彼時方志多不及此，即民國以來所修各志，亦多對此材料置若罔聞，是編此點，可以傲視一切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固始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清知固始縣楊汝楫纂修。汝楫字濟庵，奉天蓋平人，由官監生，康熙二十六年署任。按固志始於明成化之薛良，繼於嘉靖之張梯，三修於萬曆之余繼善，四修於清順治己亥之包鏌。康熙中揚公蒞任，與薦紳商推編次，而適奉上憲重修之檄，於二十九年孟秋設局，三十年仲冬竣事，釐為十二卷。一沿革表，二建置表，三食貨志，四秩官表，五師儒表，六選舉表，七人物志，八典禮志，九武備志，十異流志，十一雜述志，十二藝文志。其書以四表八志為經，而類括衆目，例本善也。惟其凡例云，表四以象四時，志八以象八節，分十二卷以象週歲十二月，圖列首卷，合十三象置閏以成歲，則又涉於迂濶，不登大雅之堂矣。書中之內容，尚有可取，例如山川必考果係封內者，方行載入；河道必詳開濬事實；古蹟必考肇自某代某人，注明事實；又以舊志宦師至以學博雜於胥吏之間，殊失鄭重設教之意，故此編表秩官而以屬在有司者附之，表師儒而以屬在學宮者附之，皆稱紀載有法

惟其時上憲所頒例云藝文須擇佳者或關邑乘者載之八景可不錄茲查編中闌於八景之作實未盡删且山川古蹟多有錄自小説者土産所收皆平常草木又皆有乖志法者。

乾隆固始縣志二十六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刊本

清知固始縣事謝聘修太常寺博士洪亮吉纂聘江蘇武進縣進士乾隆四十七年任考邑志在明有成化五年志嘉靖三十三年志萬曆二十五年志清則一修於順治十六年再修康熙三十二年及乾隆謝公蒞是邦集紳續修巡撫畢公屬常博洪公贊成之凡九閱月而書成共二十六卷一縣二城及故城三山四水五清河水利等六學校等七坊渡八鄉里等九寺觀等十祠廟十一衙署等十二典禮十三賦役

十四歲時等十五大事表十六五等表十七秩官十八選舉十九良績二十至二十四人物二十五列女二十六藝文其凡例云舊志列入分野如云邑居荆揚豫之界三台屬上五星當屬填星之類龍統志會典省州率合故寧從闕以符史例即此一端已賢於尋常遠矣首頒以縣治為首列縣治縣境兩圖至古縣今縣新城故城編考各史地志徵引詳瞻賅若指掌其他各目編排次第一仿康對山武功志體例沿革篇先總綱後目列備存真而山川位置及水利

亦加注意，皆為此編菁華之所在。惟先寺觀而後祠廟，似嫌倒置；而歲時風土、禮俗物產，仍不脫舊習。大事表以年號與祥異兵革並列為三排，亦俗見也。

康熙商城縣志八卷 清康熙二十九年刊本

清知商城縣事許學全纂修。全學，石門人，貢士。康熙二十八年署任。考邑前志修於順治十六年，知縣高材；更前則無考矣。康熙中大中丞閻公檄續修邑乘，並頒□式，許公爰遵憲條，與邑學宮之明敏者雜成是編。凡八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典禮志，四食貨志，五職官志，六人物志，七八藝文志。其書簡陋已極。即以沿革言之，商城漢屬汝南、廬江二郡，東漢屬汝南郡，宋國公晉分宋言相屬汝陰縣，又為安豐縣，為安豐郡，劉宋屬汝陰郡，為宋縣，南齊元魏因之，而此編僅云漢屬汝南郡，東漢屬淮陽國，晉屬汝陰郡，其錯謬於此可以概見。書且漢遠不可考，據嘉慶志稱其書迫於憲限，止取備文，未加考訂。今考其藝文志列有災祥、怪異二目，以災祥、怪異可稱藝文，則此目非藝文矣。其荒謬有如此者，真不足當識者一哂矣。

嘉慶商城縣志十四卷　清嘉慶八年刊本

清知商城縣事武開吉纂修。開吉山西榮河縣人，乾隆己酉科進士，嘉慶四年來任。邑志前明無考，順治十六年秋邑令高材開局創修，延邑貢生黃卷編著。越明，邑令衛公戴天踵成之。康熙二十九年，邑令許全學再修，率皆迫於憲檄，止取備文，未加考訂。嘉慶初，武公蒞任，搜緝檔册，集群書，進邑中諸名宿相與發起凡例，捃摭討論，成書十四卷：一二地理志，三建置志，四食貨志，五六學校志，七官師志，八貢舉志，九人物志，十十一列女志，十二十三十四藝文志。邑境萬山重疊，百嶺交流，頗形雜沓，然山支幹、水分經緯，未易混淆。此編仿之山經，參以水注，山脈則溯自西南，分為三幹，水源則定為灌決，餘皆附流，其沼寘左灃河則別為二流，一達於史，一達於淮，此邑乘之大者。故於地理志中考証加詳。其凡例云：舊志殊多舛略，是編歷徵前史，傅引群書，咨訪故老之傳聞，以稽之府史，三册檔會萃成帙，盡蹟以搜，辨浩博，目錄祥異志，仍附藝文志，其体多仍舊志，殊未少勝。

惟兵防篇中，有城守事宜，所言城守之法二十餘條，皆為他志所未言，守禦必用之人，守城必用之物，且分官清氏滿之別，後世言守禦者，頗宜資為參考也。

乾隆光山縣志三十二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刊本

清知光山縣事楊殿梓纂修。殿梓字琴齋，江西清江人，乾隆辛卯進士，乾隆四十七年署任。考邑志一修明萬曆十七年知縣牛應元，再修於萬曆四十年知縣施堯化，三修於清順治十六年知縣管聲駿，四修於康熙三十五年知縣楊之徐，及此編則五修矣。凡十二卷，其目曰圖經、沿革表、封爵表、選舉表、山川志、形勝志、氣候志、城池志、公署志、倉儲志、坊表志、里保志、市集志、津梁志、關砦志、塘堰志、戶口志、田糧志、賦役志、物產志、風俗志、學校志、兵制志、驛鋪志、寺觀志、古蹟志、冢墓志、藝文志、名宦傳、鄉賢傳、文學傳、武略傳、忠節傳、孝友傳、義行傳、列女傳、游寓傳、方技傳、雜記。志地必有圖經，其來舊矣。後世諸志往往有圖無經，殊屬非是。此編各圖莫不有經，詳其沿制。又其書中各表，若沿革、封爵、職官、選舉，皆先考其原委而綜敘之，復立橫格各為之表，按時類事，縱橫經緯，俾覽者於其本末後先較若列眉。舊志官師祇列明制，以前闕焉。此則自漢晉以降稽官制之因革，疏其原委，俾為表三：曰令屬、曰教職、曰武職。其自明以前舊所佚者，據史補之，考索之勤，有若此者。營建諸條，略用職方文法，參以東京夢華之体；風俗、物產則稽合草木狀、范致明風土記，可稱文質並美。惜乎有兵制而無兵事，不無美中不足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順治息縣志十卷　清順治十六年刊本

清知息縣事邵光胤纂修。光胤字旭若，浙江富陽人，壬辰進士，順治十七年署任。按邑志在明一修於嘉靖，再修於萬曆。清順治十五年，上憲檄飭各縣續修邑志，邵公爰為是編，凡十卷：一二輿地，三建置，四食貨，五典祀，六七官師，八選舉，九人品，十外紀。其凡例云：星野氣繫於天，分屬九州，所轄甚廣，諸儒各有異同，詳攷歷代之書，而彼此並列，以俟議者之攷定。按纂者即如星野未可纓析，刪之可耳，仍著於篇者，未能免俗也。編中各門皆極略，秩官不及武職，尤為疏漏。此編修於順治十六年，各門紀載皆以此時為止。惟官師之知縣，有趙其時，為康熙三年；劉遇奇，康熙六年來任；江瑞圖，康熙十年來任；馬維騏，康熙十三年來任；陳五曲，康熙十四年來任；胡昌言，康熙十八年來任；鍾儀傑，康熙十九年來任。迄此而止。考息志自順治修至康熙三十二年一修，在二十年左右，未經續修。此數人者，於時補入，不無疑問。且縣丞、典史、巡檢、教諭、訓導等職官，與夫選舉志，皆以載至順治為斷，且亦不類曾經續修者。大抵為無識者之妄自增補，而不注明耳。

康熙息縣志八卷　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清知息縣事蔣彪纂修。彪江南揚州府儀徵縣人，由舉人康熙三十一年署任。按邑志在明一修於嘉靖，再修於萬曆。清則一修於順治鄂光胤，康熙三十年大中丞閻公撫續修邑志，其時任邑令者為鄭公振溁，承命採輯，延邑之知名士董其事，彙成而未付梓。鄭公解組，蔣公蒞任，乃復終其事。書凡八卷：一輿地、二建置、三食貨、四典禮、五官師、六選舉、七人物、八外紀。按邑舊志不載沿革，及順治志始參稽歷代廢興，并諸冊首。此編復折衷諸史，斷自禹貢周封，中歷漢宋元明，以迄清代，詳著於輿地之輿前，開卷瞭然，為最有功於邑之文獻者。其輿地志凡沿革、疆域、星野、形勝、古蹟諸目載在舊志者，本編亦擇要錄入。至若集鎮等目，則凡設於順治志以後者錄入，順治志所有者皆不復錄。建置、食貨、典禮、官師、選舉、人物、外紀凡目於順治志者亦不復錄。惟古蹟、疆域舊籍有舛訛者，如陽安道亭誤為安陽江亭，北魏後梁之東西豫州俱參據改正，以訂相沿之誤。又以舊志於本卷諸目皆駢編其書，不虛其下，難以續編，此編每目並虛左以俟後有繼者。殊不知修志各有體例，後此者亦不能永守此編之成法，虛左殊無謂也。

嘉慶息縣志八卷 清嘉慶四年刊本

清知息縣事劉光輝纂修。光輝，江西南豐縣舉人，嘉慶三年來任。按邑志在明一修於嘉靖三十二年，再修於萬曆六年，三修於萬曆十二年。清則一修於順治十四年知縣邵光濬，再修康熙三十二年知縣蔣鹿及嘉慶知縣劉公復成是編。凡八卷，一圖經，二建置，三典禮，四選舉，五宦蹟列傳、仕蹟列傳，六孝義列傳、貞烈列傳，七藝文，八內紀、外紀。每門之末皆按語，然皆浮詞無補典制。卷首擬集禮會典諸纂祀典儀注并祭器樂章等，陳陳相因，非息邑所獨具，殊為無謂。之至輿地分沿革、風俗、山川、里鎮、塘堰、物產、古蹟等目，而無疆域，可謂遺漏之大者。雖其卷首有疆圖說，而輿地終宜收入，以為互証也。其內紀分紀述、災異二項，外紀分寓賢、方技、醫術、坵墓、碑紀、雜異六項。其所謂紀述者，即歷代沿革兵事諸大端也。其武備詳著為步民快之設，塘堰湖港無論存廢並列，不遺隋唐於此，米紙王本書食貨篇不載，亦一疏漏也。

鳳臺祇謁筆記不分卷 清同治九年刻本

清董恂撰。恂字醖卿，道光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工部以東陵承辦事務衙門溥懋等先後奏請應修各工，欽派戶部尚書董恂及禮部左侍郎察杭阿祇謁東陵。按東陵在遵化州，瑞昌山在州西北七十里，本名豐臺嶺，清初賜名鳳臺山，康熙二年又封為瑞昌山。山脈自太行來，重岡疊阜，鳳翥龍蟠，前有金星峯，後又分水嶺，諸山聳峙環抱，勢雄而脈遠。清之陵寢俱在山陽，因山名鳳臺，故曰鳳臺祇謁筆記。其自序云：自京師以東三百里而近，為天子山陵，警蹕扈從暨守護祭告諸臣工往來孔道。恂等承命祇謁，罄所見聞，畢登諸册。至如川瀆之為用，視山尤切，將於說川之辭往往繁而不削。其薊運一河，舊為陵糈所繫，為戶部職司所宜詳究也。書之梗概，如上述。茲考其所歷途徑，為自同治九年二月初四日出朝陽門，過八里橋，進通州西門，由通州過箭桿河、半壁店、夏店、棋盤莊、泥窪鋪、里三河縣南關，由三河縣過啞叭坑、邢均店、大孫莊入薊州，

拱極門由剡州過三家店馬仲橋鎮韋家嶺馬蘭峪至初七日抵東陵初八日由東陵歸十一日抵京其身之所到即筆之所到每紀一處凡畧有所記者皆本正史方輿紀要一統志日下舊聞水經注諸書述其沿革而於河流尤為清晰先生嘗自云山川在目不知其名與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無以異既經之道漫無所詮與既讀之書漫無所記無以異此其所以舟車所至皆乞靈於楮墨也

客越志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明王稺登撰稺登字伯穀武進人移居吳門十歲能詩書及文徵明門遊接其履綦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閒時山人布衣以詩鳴者十數稺登為最萬曆中徵修國史未上而史局罷著有吳郡丹青志奕史吳社編諸書此編據其自序云歲丙寅五月有事於故相國袁公之喪以十二日壬寅治裝余未識南行道里既從書肆買圖經又有管建初同去建初昔歲曾探禹穴為余談兩浙山川故析若指掌故挾之行考書中所記蓋自姑蘇之閶門以迄浙江之寧波者自五月十二迄六月十五為日三十有三為程九百有奇所歷分野二曰吳曰越郡五曰蘇州嘉興杭州紹興寧波邑十六曰長洲吳吳江嘉興秀水崇德桐鄉錢塘仁和蕭山山陰上虞會稽餘姚慈谿鄞江[illegible]曹吳江錢塘曹娥姚江谿江甬江湖四曰西湖閶湖月湖東湖谿一曰剡閘一曰[illegible]清閘一碶一曰北新雲龍嶺五曰德勝中壩下壩大新小新壩三曰陶家莫枝梅梁名山登者十曰寶石孤山南屏吳山闔峰天竇茂

[illegible]嶽山霞[illegible]大慈其無名與名而不及登者不可勝數其他所過舊剎遺祠洞天名蹟古人墓隧亦大抵皆有題記其書文章極佳惟考證蓋隨見隨錄未及參閱典籍也

永寧祇謁筆記不分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董恂撰董恂字醖卿官至戶部尚書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工部以西陵承辦事務衙門榮毓等奏報煙泐查勘員修各工繕單請派大臣承修欽派董恂暨兵部侍郎崇厚祇謁西陵恂紀其往返所經山水道里而成是編[illegible]永寧爲山名在易州西五十里原名泰寧山乾隆元年八月勅封爲永寧山即西陵所在地[illegible]曰永寧祇謁筆記其自序云臣恂於同治庚午歲祇謁東陵既紀其山川道里越二年壬申復有西陵之役記歲豈丁巳嘗一謁西陵事其識而筆記中其時由肴垣西北行與今之由都城而西南者不同[illegible]前謂東陵於[illegible]輸潮白洵淵庚遷蓋巨梁諸水既詳述之今之桑乾聖水俠垣淶濡亦不容略也其由濡而棗及武邑從其類也并及西[illegible][illegible]陵猪道如重[illegible]事也其爲此編之動機觀上所述已見一班考其編中進程爲自彰義門過盧[illegible]橋長[illegible]店長楊村塔固良鄉縣竇店鎮燕谷店挾河村常店涿州此闕范小播淶水縣入易州城易州蓋即山陵所在

地所記於西陵營建之規享祀之儀文武官守之制馬步卒伍之數皆不贅述惟於所過名勝古蹟橋梁山川必援經據典述其源委即以一盧溝橋而論所記上自金元下迄同治引書數十種為文數千言其他所過莫不如此且有時並糾古籍之謬實一可貴之游記也

商洛行程記不分卷 春融堂雜記本

清王昶撰昶字德甫號述菴青浦人學者稱蘭泉先生乾隆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著有春融堂詩文集金石萃編湖海詩傳湖海文傳明詞綜清詞綜等書乾隆五十一年丙午閏七月河南伊陽縣民秦國棟等戕知縣孫灝而逸巡撫畢公沅奏言伊陽渠接陝境恐由熊耳諸山逃入商洛等處得旨派昶前往督緝遂有商洛之行所謂商洛行程記者蓋指商南縣雒南縣而言非指商南縣屬之商洛山也編中

時日為自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五日途中共為三十有七日其行程為自西安東行先至藍田縣由藍田至商州由商州而至商南即雒南二縣由雒南而山陽縣在山陽奉授雲南布政使之信而還所遊名勝有七盤嶺十二崢救護關秦嶺黑龍峪大商原麻澗東巖山蜒棲山麓棣花山龍駒寨武關商洛山蓋每至一縣皆必遍游勝跡所游之所除記其古蹟景物外且能詳其沿革例如登武關云初登武關望少習山山勢崢峋綿亘數十里亦名

菟和。左傳哀公四年，楚人臨上洛，左師軍於菟和，卽此。少習卽楚司馬使所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也。其與交通亦極注意，如於三要山云其地南通武關，東通盧氏，[illegible]通閿鄉、盩厔，是其書頗言之有物，非第[illegible][illegible]風景已也。

滬游雜記四卷　清光緒二年刻本

清葛元煦撰。元煦字理齋，仁和人。考上海縣於明分自華亭，蓋濱海一小縣耳，迨清道光季年五口通商，中外互市，遂成巨觀。葛君元煦游上海十五年，茶餘飯罷，歸輒編記，日復一日，積久成帙，分為四卷。其書係仿都門紀畧而作，首載風俗人物，專取其目前事蹟，隨記隨錄，並不分門別類。另列英法美三國租界地圖及各國通商船旗式樣，其城南勝蹟亦附及一二，並選未經刻佈之申江雜錄六十首，間擇[illegible]體詩賦辭曲，以供賞玩。往來輪船，其不載客者一概不列，至英法兩國公司輪船可以搭客往來香港者，將船名備紀於篇。又此地烟花遍地，揺靡成風，固本桑間上濮孔子不刪之例，揭出青樓俗例二十六則，並非有意誨淫，蓋不紀載則有缺畧之嫌。第四卷附載[illegible][illegible]錢滙等行棧字號住址，以便遠方人來入市交易易於查閱。其時滬地洋行有二百餘家，未能全載，僅擇著名者數十家，亦附入四卷。是書原備採風問俗起見，逐條所紀大抵皆實情實事，毫無虛飾，當時士商之來游

者殊可稽考，謂之爲游滬指南之針亦無不可。卷首有錢塘袁祖志翔甫序，及撰者自序。書中目錄約三百左右云，不備舉。

遊嶗山記不分卷 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明張允掄撰。允掄字孚升，叔琥，號李樵。明崇禎甲戌聯捷進士，授戶部主事，出任江西饒州牧。慕宋范文正公曾守是郡，堂名希范。閣園時燬，屏跡卷居，更號擽里子。即墨黃君朗生延以西席，書院與通德舊壇相望，實嶗之西北隅。歷數年，遍遊其勝，詩歌見志，而記以氏之。所著有希范堂稿、擽里子詩文十卷、高士康里傳二集，皆不傳，所傳者惟此編耳。篇中記有遊嶗山東境記、遊嶗山西境記、遊張仙塘記、遊九水記、

南溪磯上述遊、遊遍石東南澗記、遊探樹洞記、遊磨兜嶺記、遊白雲洞記、望標書院記、鄭康成書院記、量公祠記、上苑太平宮碑記十三篇，歌有獅岩獨酌歌、獨酌仙人橋上歌、登上苑歌、鶴鶴歌四篇。所記極平易，不事誇張，如上苑太平宮雜記之仙人橋云：仙人橋跨大壑間，壑夾兩山之巔，巨石縱橫，叠亘數里。水之奔瀉石間，橫流反流，懸流伏流，若吼雷，若噴雪，蕃沸叠衆響，砰磅人。觀西不聞語聲，水沒石根，往爲坎滙爲潭，黝然而綠。其東注海，淵而西則草樹蒙

旅。層巖危不可上也。莫知其所始。因其書殆可擬諸柳州八記。殊有旨趣之林泉年意也。

金華遊録注上下二卷 謝皋羽晞髮集本

清徐沁注。宋謝翱原著。徐沁字埜公，會稽人。曾刻晞髮集，且創為皋羽年譜，並注遊録。按謝翱字皋羽，宋閩長溪人。咸淳舉進士不第，落魄泉漳間。所著晞髮集，音節棲感，寓屈平懷郢之悲。卒後同志葬之於嚴陵，以文稿殉。其金華遊録一卷，或指為其友方鳳所作。後三百餘年，徐沁為之作注，證為確出謝翔之手。其言曰：謝翱金華遊録一卷，程敏政採入家遺民録中，指為方鳳作者，謂出自方氏詩抄，且以翱作金華

洞人物古蹟記有友人方君鳳既集為行紀之語，是宜歸鳳。予細閱録中詩文，義以同游互見，若吳士謂跋語，又似諸老共成，兩集並存，固無不可。惟是録開首即云謝翱皋羽，且言詔卿携子肖翁，篇末復以皋羽終之，其非出鳳手可知。況鳳撰翱行狀云：其遊蹟尤勝絶處不到，如桐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幽發奇，所至即以遊録。又云有浙東西遊録九卷，此特其一，為翱作何疑。以上所舉，皆為徐沁考訂金華遊録確為謝翱所作之據。

按姚江黃宗羲氏所作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亦謂爲翱作黃氏精於考證決不至曲循徐意至所爲注則凡一山一水一樓一閣莫不援引典籍詳爲伸述余[illegible]徵氏稱之爲考訂精詳思慮周密存山林之典故發潛德之幽光能使採薇之餓眉目如生撫蛇之神林[illegible]增勝信不誣也

入越記一卷 增百川學海刊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字伯恭宋隆慶進士官至直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學者稱東萊先生著有古周易春秋左氏傳說東萊左氏博議大事紀歷代制度詳說少儀外傳東萊集諸書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華與潘叔度爲會稽之游爰成是編書爲日記體計自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三日止考其所經二十八日有桐樹嶺蕭塘城二十九日有景德寺三十日有石解橋石牛洞井步楓江牛子嶺初一日有諸暨縣楓橋鎮初二日乾溪橋入會稽境矣在會稽所游有天章會外氏園大能仁寺大中戒珠寺臥龍山等處所記極形簡略而以天章寺爲最佳尋羲晉王羲之蘭亭山林秀潤寺右有王右軍書室右軍遺像又有曲水亭鑿小池云是羲之鵝池墨池其記外氏園亦極加意又記中所謂大中戒珠寺即右軍故宅也屋多人少頗中落門有兩池亦稱右軍鵝池墨池其書惟知記其所覩風景若古蹟交通皆不注意至於考據尤非所知例天章寺有右軍

撝池墨池，右軍故宅亦有撝池墨池，何者為真，何者為偽，宜檢典籍一研究竟，乃竟以鄉里繆傳紀之於編，殊為非是。故此編用其所載地名以證今日是否有無外，實無足稱處也。

蜀道紀遊二卷　清嘉慶十三年刻本

清李德淦撰。德淦字梅岩，上谷人，賜進士出身，補授安徽涇縣知縣，有政聲。嘉慶十二年三月奉憲委解四川省兵餉十萬兩，四月十八日交卸涇篆，自涇而皖，自皖而洛，自洛而秦，自秦而蜀，又自蜀而荊，自荊而歷豫章以復至皖。自夏涉冬，凡歷三時，往返六省，於山見華嶽峨眉之高，於水見江漢之深，於石見劍閣瞿塘之險，於宮闕見秦漢隋唐之壯麗，於人物見文武周公之陵墓，文翁諸葛相如子雲少陵東坡之里居祠堂，其他奇詭所喜之蹟，里俗瑣[illegible]之異，莫不詳著於篇。其標以蜀道者，重其事也。其凡例云：按日記里，為行者設；齎為解餉者設。蓋宿有定處，行有定程，庶幾後來者之一助。又云：前人紀游之書最夥，往往窮源竟委，詳多門靡。余學植譾繆，且攜書甚少，未考究，故不精詳。然檢其所記，每至一處，嘗皆能述其地理沿革名賢遺筆，如至歸德則紀其天寶之亂，至寧陵則記呂新吾事，至雎州則記匡城為子畏於匡處，至杞縣則記劉理順及逆賊李岩事，至

開封則記北宋建都之故事。是其書雖為紀遊，實近於史，亦游記中之一名著也。

秦輶日記一卷 清刻本

清潘祖蔭撰。祖蔭字伯寅，號鄭盦，江蘇吳縣人。咸豐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文勤。喜收藏，儲金石甚富。著有滂喜齋集、功順堂叢書。咸豐八年戊午六月二十二日，著祖蔭為陝甘正考官，翁同龢為副考官。自七月初六日自京首途，至八月初三日抵長安。自長安起程，至十月十四日返京。考其所經，為西都門而良鄉、涿州、定興、安肅、保定、滿城、定州、正定、獲鹿、井陘、平定、壽陽、祁縣、平遙、介休、靈石、霍州、趙城、平陽、聞喜，渡黃河，抵潼關，經華州、渭南至長安。歸程大體仍為故道，而略有變更。編中多紀行程，鮮及景物，蓋先生銜命試士，無暇遊覽也。途中酬酢甚忙，讀之可見當時地方官吏迎送考官之狀況。至潼關、渭水、灞水等處，紀其脈絡甚悉，可稱全書菁華所在。編中詩詞極夥，其佳作有七夕和翁云兄韻、為翁叔平題驛亭聽雨圖、山行聞鷓鴣聲、山行口占、壽陽讀韓文公詩碑、霍州道中憶舊游等，不一數十首，且有長篇鉅作。又關於秋闈一切儀注，與夫臨時發生事，皆首尾畢

其一首一篇秋圃考畧。非第記每日行程而已也。

天台雁蕩紀游一卷 屏廬叢刻本

清金玉岡撰。玉岡字芥舟，乾隆時直隸天津縣人。詩為藝林所貴，惜多散佚。雖有黃竹山房詩鈔，蓋不及十之一也。此天台雁蕩紀游一卷，乃張君君壽得之舊家所藏鈔本，復手自錄副，送之志局以備藝文之采錄。民國十三年，玉岡後人金鉞搜輯鄉先輩雜著編刊屏廬叢刻，遂由局中取錄授梓。玉岡性好游覽，生平足跡幾遍天下，凡名山勝水，無不以登臨為快。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作天台雁蕩之游。其行程計由紹興至嵊縣，而斑竹嶺、橫板橋、清涼寺、萬年寺、曇花亭、華頂寺、拜經臺，由拜經臺而至天台極頂，由天台極頂至國清寺，出天台山至天台縣紫陽宮，由紫陽宮而台州府黃巖縣，而大荆，而靈峯洞、靈巖寺，由靈巖寺而大龍湫、龍背、瑞鹿庵，由瑞鹿庵復返靈巖寺、西老僧巖，由老僧巖至黃山縣。每至一所，則窮幽探遠，舉見山奔水立、峯攢巖削、幽谷深澗、奇水怪石、可驚可喜之狀，一一盡達之於詩。又本其往游歷之所，而詳為之記。故編中詩記參半，實天發靈山之隱

秀作世路之津航也卷首有許佩璜高綱楊玉標三序查昌業萬涌余懋楠劉載沈清任五人題詞皆乾隆二十年左右作卷末有金鐵跋蓋為後梓時作也

岷江紀程一卷 清咸豐十年刻本

清陳鍾祥撰鍾祥浙江紹興人出身不詳考其書中於青神縣記云癸卯余初來蜀即委權斯邑雖不知其宦之所至然其為游宦於蜀可斷言也咸豐九年前八月二十一日去蜀歸越至十一月朔日抵越途中皆為舟行考岷江亦曰汶江源出四川松潘縣西北岷山之羊膊嶺鍾祥歸時由岷江登舟故曰岷江紀程舟行所經為眉州青神縣嘉定府犍為縣賓縣南溪縣瀘州江津縣巴縣涪州酆都縣萬縣巴東縣入湖北而江西而安徽而江蘇而浙江每經一處皆泊舟遍游名勝紀其景物證以史事且多有破除迷信之作如於巫峽之朝雲峰云古神女廟在其上神女為西王母女雲華夫人考禹穴紀異載禹導江至瞿唐風沙晝暝俄見天女授以太上先天呼召萬靈玉篆書禹至山下謁見神人或為朝雲或為霏雨宋大夫寓言朝雲暮雨本此讀者誤以為高唐陽臺事實太褻矣又於酆都縣云山都閻王祠云殿中一石洞俯視深不可測寺僧爇火照之數十丈外隱約可

見底。俗傳下通大江。遂以洞中為幽冥界酆都城語。迂荒誕云云。皆未勝於穿鑿附會者矣。非編中述酬酢間有月旦人物之語。覺非所宜。

使蜀日記二冊不分卷　清同治七年刻本

清郭尚先撰。尚先字蘭石。莆田縣人。嘉慶進士。官至大理寺卿。禮部侍郎。工書善畫。墨蘭著有增默庵遺集。堅芳館題跋。道光八年簡放四川學政。爰為是編。先生此外尚有使黔日記。藏諸鄭雲麓都轉處。都轉嗣君麓字韻齋。以郎官出守浙之處州。城陷於賊。書已不知竟落誰手。此編所輯為自同治七年尚先嗣君錢齡所刻。蓋尚先之沒已三十餘年矣。編中行程為自道光八年九月十一日出都。路由良鄉。涿州。安肅。保定。望都。定州。新樂。獲鹿。井陘。平定。壽陽。徐溝。平遙。趙城。洪洞。臨汾。聞喜。蒲州。至風陵登舟渡河。而潼關而華陰。自是由陝入川。至十一月初二日至成都。赴各府州先後試士。期迄道光十年十二月返都。惟其在試士期間所紀日期多不銜接。且又有日無月。故編中事之在道光八年十一月以後十年正月以前者。不惟不能知為某月。且不能知其為某年。其為記者之疏抑為後之散佚。則未可得而知矣。其往返途中所紀景物。極可引人入勝。惟向不引古證今。大

抵行篋攜書無多，是無述參閱，然亦並不足為是編之病。蓋其旨在紀游，於其引古無當，不如不引耳。

湟中行紀一卷 豹隱山房彙集本

清潤普通武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月二十八日，潤普通武由禮部左侍郎簡授青海辦事大臣，此紀蓋其赴任時之行紀也。編中自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由都門啓程，至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抵西寧。考西寧地處極塞，秦曰湟中，漢曰金城郡、西平亭，後漢及晉曰西平郡，南北朝、隋、唐曰鄯州，五代曰青唐城，宋、金、元曰西寧州，明曰西寧衛，清因其名而置郡縣，此曰湟中行紀，普蓋宗秦稱也。書僅一卷，卷首有鄭業所序，卷末有何楹璽序。鄭序稱為名賢勝蹟、逸史流傳，援古證今，班班可考，乃得之孤鐙之側，則其經史圖籍飽飫於中冐若也。何序稱為凭几細讀，如遊燕、晉、秦、隴諸勝，凡斜陽古碣、芳草驛亭，歷歷在目，而其中燕梁之真、考據之確，尤前人所未有。兩序雖皆不無過情之譽，其所紀述確極有致，然所載古蹟類多鈔撮，實無考證之足云。

入蜀記六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陸游撰。陸游字務觀，自號放翁，山陰人。以蔭補登仕郎，歷官寧德主簿、樞密院編修，後知嚴二州，官有建白。著有劍南詩稿、南唐書、天彭牡丹譜等行世。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因久病未起。至六年五月十八日，始離鄉入蜀，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夔州。此編蓋其行紀也。每至一處，必泊舟遊覽山水，甚有益趣，數日者，其紀山川頗能詳其脈絡，所有徵據，亦皆典核。宋有時紀及風土，如於江州之庾樓云：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八散漸遠，綠然如繁星震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枝，以禳災祈福，蓋時江鄉舊俗云。又六月十九日，赴蔡守飲於丹陽樓，熱甚，特堆冰滿坐，了無涼意。是在宋時已有藏冰之法矣。編中證昔人之誤亦極多，如過瓜步山，山頂有元魏太武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太武初未嘗入，聖俞誤以佛貍為曹瞞耳。考於述語，是為小疵。如過嵩鐵云：東碑有篆款，言因隱在石中。又曰洗磯有屋二十餘間，止一道人居之，有二人，其一輒死，故無敢住者。此皆謬誤之傳，不加糾證，不免為白玉之瑕。

康熙廬陵縣志二十六卷 清康熙二十八年刊本

清知廬陵縣事陸在新等修，吳邑舉人歐陽齋等纂。在新字蔚文，長洲舉人，康熙二十五年來任。按廬陵舊志僅有六卷，止於明之嘉靖壬戌，兵火之餘，典籍蕩盡。康熙元年，邑侯于藻嘉意文獻，捐俸屬修，雖前無善本足徵，而以郡志為藍本，關以羅陷郡城，官司圖籍化為灰燼。至康熙二十二年，邑侯濮應台重行修輯，事未及半而去。繼任陸公在新秉涖斯土，辟舉郡人士復繼其美，書成都為二十六卷。其為類曰沿革表、

官師志、地與志、建置志、戶賦志、學校志、祠祀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惟無武備志，殊為怪事。且廬邑當明之季張獻忠、李自成曾先後破城，非同無事可紀者。又沿革表與地與隔絕，官師志置於地與志之前，致名官傳與其他列傳不相連屬，宮室一目不附於建置志而附於地與志，皆為是編之失。其山水古蹟皆先記其名，次紀其地，又次之以題咏記述，庶閱者得即山川興廢以占世變。又舊志諸賢列傳多沿襲譔墓之文，不曰學者私謚為某先生，即云所著有某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集行世，類多子虛烏有，以偽亂真，反令真者亦疑其為偽。此編一概從省，以成勿欺。其果有名山佳著，則編藝文見之，極是。至藝文志分為書籍、詞林二目，在當時方志中見及此者亦不多覯，是此編雖有纖瑕，不掩瑜也。

道光廬陵縣志四十八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清知廬陵縣事梅大鶴等修邑舉人王鍈芳等纂大鶴直隸大名人拔貢嘉慶十五年來任邑志在清一修于康熙八年己酉知縣于藻再修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縣濮應台三修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知縣平觀瀾後四十餘年道光癸未有纂輯通志之檄梅邑侯遵發章程延聘邑紳訂舊輯新刪繁補佚書未成而離任陳邑令繼之馬邑令旋圖札邑令隆阿先後繼承其事書成為卷四十有八為門一十有六其十六門一曰天文二曰輿地三曰山川四曰建置五曰賦役六曰學校七曰兵防八曰秩官九曰選舉十曰名宦十一曰人物十二曰列女十三曰寓賢十四曰寺觀十五曰藝文十六曰雜志其賦役志梅鶴代順序間列可見原委遠勝於惟以當時則令為準者且其徵解數目紀尤詳明按吉營兼轄十屬駐防廬陵舊志闕於紀載乾隆平志增立兵防凡營汛軍伍戎裝兵餉廠制並詳惟無武事此編更蒐采史籍參考郡乘補武事以著方畧於官秩應以封爵為最尚志封爵與封蔭同列舊志封爵居秩官之末均有未安此編秩官志封爵為首令佐教官次之其為次頗稱適宜其選舉志文武科目將各人所歷官階亦註於本名之下其法尤為稱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治廬陵縣志五十六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廬陵縣事陳汝楨等修，邑進士王汝諧等纂。汝楨字梅孫，石門舉人，同治八年來任。按邑志肇自明季，書僅六卷。及清康熙間邑宰陸書綱羅摭拾，輯為二十六卷，體例始備。厥後乾隆間平君增為四十八卷，道光間梅君因之，裒然成大觀矣。咸豐間兩罹兵火，板付劫灰。及同治九年重修省志，檄下郡邑修府志以備採擇。陳君汝楨延本邑士紳設局採訪，書未成而陳君他調。十一年春李君寅清權邑篆，至夏四月書成，釐為五十六卷。其目曰天文志、地輿志、山川志、建置志、職役志、學校志、兵防志、秩官志、選舉志、名宦志、人物志、列女志、寓賢志、寺觀志、藝文志、雜志。其書門類頗備，惟寓賢、寺觀不附於應附門中，而獨為二志，似有可議。考其寓賢志附有方伎一目，寺觀志附有仙釋一目。按寓賢可改為子目附於人物志，寺觀志亦可改為子目附於建置志中壇廟之後，至方伎、仙釋二子目或附與人物，或附於雜志，均無不可。君此編列為寓賢、寺觀二志，則名宦、名臣、祠祀、壇廟等皆宜獨立為志，不應列為子目矣。其首卷之綸音、恭錄詔諭，尚無不可，惟御批歐陽修文之批語亦皆錄出，編諸卷首，殊覺無謂之極。至沿革、學校、藝文、金石諸門紀載有法，取材亦富，且參訂舊志，刪其複，補其遺，正其譌，闕其疑，而可者而並存之，為此編之尤足多者。

民國廬陵縣志二十八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民國九年刊本

邑人王補等修纂。補原名文龍，祖籍永福，徙籍湘鄉，故亦廬陵人也。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考邑志在清，一修於康熙八年，知縣于藻再修於康熙二十八年，知縣濮應台三修於乾隆四十六年，知縣平觀瀾四修於道光五年，知縣梅大鶴五修於同治十二年，[illegible]知縣陳汝楨，更經四十餘年而有此志。考廬陵縣入民國改名吉安，此志仍以廬陵名者，因各門紀載皆以迄宣統辛亥為止。書共二十八卷，為類曰疆域志、政要志、禮典志、耆獻志、藝文志、叢志。卷首序例圖說，卷末雜記。其政要志之子目曰廨署、倉庫、驛鋪、兵防、戶役、田賦、鹽鈔、官師、氏族。禮典志之子目曰宗祀、封爵、榮諡、祠廟、寺觀、學校、選舉。其書耆獻志蓋即列傳也。其書蒐羅頗富，總綱雖似簡略，十目則尚完備。列女傳例多繫婦於夫，劉范諸史莫不皆然。所謂繫婦於夫者，如云渤海鮑宣妻桓氏之女也，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女也，此皆其例。廬邑舊志乃云歐陽氏文天祥妻，似乎有乖史例。此編改用劉范定則，又分姓為次，殊便觀覽。其藝文志遵馬氏通考之經籍考例，於書目之下分注當日序跋。其錄四庫者，必附提要於左。此例即書有失亡，覽其目錄，猶可見撰述之本末，例極善也。惟歐胡周文四先生傳，皆全錄史文，與其他各傳長短迥別，不免有乖方志之體。又第二十八卷既有叢志，卷末又有雜記二目，頗可合併。舊志分目尤瑣，按分目之法，固貴完備，如太破碎亦非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泰和縣志四十卷　清乾隆十八年刊本

清知泰和縣事冉棠等修，南昌縣舉人彭元瑞等纂。冉棠字召思，直隸高陽縣舉人，乾隆十六年來任。考邑之舊志，肇自宋之淳熙，及明永樂成，實修之最。泰[illegible]午，又續修焉。[illegible]十二年，有李穆志。萬曆七年己卯，有唐伯元志。入清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有田惟冀志。此編蓋繼田志而作者，為卷四十。其目曰輿地志、食貨志、學校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雜記、藝文志，八類。據凡例云，是志據李唐兩書為主，而以田書參之。李志紀載精詳，惟[illegible]雜出；唐志較有體裁，然疏漏頗多；田志則甄綜不精，去取無準。茲編務[illegible]李唐舊規，[illegible]照田志，或新志增補云云。且其各門，某[illegible]李唐及田志之舊，某[illegible]增補，皆標出，實為有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按其時志乘流弊有二：一雜採民間譜牒，一徒據後裔呈狀。世俗習慣，好冒認顯達祖宗，或假捏科名，[illegible]附此編，悉加刪除。其科目遵照通志及李唐二志所有者存之，[illegible]闕亦詳，訂正舛缺，力濫推其藝文志所取太濫，用龍蟠尹訥魯渠畦樂諸人詩文，所載尤多，直類諸人文集，殊為不當。又無武備，亦為一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泰和縣志四十八卷 清道光四年刊本

清知泰和縣事楊訒纂修。訒字省洲，陝西潼關廳拔貢，道光二年來任。泰和在宋則有淳熙志，雖一再纂修而未及梓。在明則宣德以前志僅有李穆之宏治志，萬曆時巡撫檄修省志，而宏治志久已無傳，邑令唐伯元始更修之。及清康熙三十七年知縣田惟冀一修，乾隆十八年知縣冉棠再修，後越七十餘年，知縣楊訒復為是編，共為四十八卷。其總綱曰星野志、輿地志、學校志、公署志、田賦志、驛鹽志、倉貨志、封爵志、秩官志、選舉志、人物志、壇廟志、祥異志、藝文志。其書無武備志，而於封爵志中列有武事一目，殊為不倫。且封爵宜列為子目，附諸秩官，此編獨為一綱，亦屬非是。其驛鹽志之子目一曰驛站，二曰塘汛，三曰鹽法。按驛站似宜移諸公署志，塘汛、鹽法二目似宜繫諸倉貨志，無獨為一門之必要也。又書院一目不繫於學校志，而繫於公署志，亦嫌附非其類。其壇廟志有祠廟一目，而學校志又有名宦、忠孝、鄉賢等祠，尤為相悖。且壇廟志列有塋墓，亦與壇廟無關。祥異獨為一志，更屬瑣瑣。藝文志居十八卷之多，書目僅居一卷，其詩文所採之濫，不言可知。其凡例自云所錄較田志冉志更為纖細，然考其所載，仍以舊志所有為多，不過更修皆標出，與向有志法。選舉一門，前志不無其漏，當時傳請補載者不下三百餘人，一時難剖真偽，於是一概從略，以防濫雜之弊，亦屬有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泰和縣志三十卷 清光緒四年刊本

清知泰和縣事宋瑛等纂修。瑛字藍田，湖北隨州人。廩貢，同治二年初任，三年卧代，八年復任。按泰和志肇於宋邑令陳秀實為淳熙志，繼修於趙如碁為嘉泰志。明則縣人李穆、知縣唐伯元續修。清則有康熙田志、乾隆冉志、道光楊志。同治九年，宋邑令捐廉續修，稿將成，以憂去。歙縣吳錫紱、邵陽高廷楨、峽縣周之鏞先後繼承其事，至光緒四年書成，釐為三十卷。其目曰輿地考、建置略、政典、禮書、選舉志、列傳、藝文錄、雜記。舊志謂石陽、西昌、東昌、遂興四縣，皆泰和地，皆為采載。此編以石陽後漢中與盧陵同為縣，其地在今吉水東北；東昌今為永和鎮，唐時併入西昌；遂興初名新興，後漢末與西昌同為縣。舊志所載石陽縣侯、東昌縣侯、遂興故城及石陽縣人物，皆失於決擇。圖[illegible]條辨釋，加以考證。其所繪各圖，皆開方計里，而緯以山川縣鄉村落，閱者逐格而求，如數掌紋，於圖經之義差為不背。舊志地理沿革有表有考，而錯訛迭出，自相矛盾。此編參考史志，訂謬正訛，作為輿地考。又其山川一門，山分東南西北，遠近皆取定於縣治，由西而東，統會於東水，以贛水為經，而以縣中之水仿水經緯之，並以己意聯綴為文，頗合班書所謂義取貫穿之旨。遠[illegible]善通之第就本門中各屬其類，正如花名卯簿，毫無義味也。其取材之富，尚屬賅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吉水縣志六十六卷 清光緒元年刊本

清知吉水縣事彭際盛等修，邑舉人兵部候補員外郎胡宗元等纂。際盛，廣西興業拔貢，同治六年來任。按吉水志創于明知縣周廣，入清一修于康熙十二年知縣王維，再修于乾隆十五年知縣申發祥，三修于乾隆二十一年知縣申發祥，四修於道光四年知縣周樹槐。此編盖承道光志而作，都為六十六卷，為類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卷五十有四，遺者志例也。書之簡陋極為可哂，沿革一目，悉仍舊志所附封爵，只僅三條。疆域、坊都里、社市、墟街、巷牌坊諸目，直等賬簿；山川、水利、風俗亦錄舊志，未增一字；其他各門亦鮮足稱。間有於新錄舊志之中加以按語，然亦無關重要。其異於前志者，特職官、選舉、人物、藝文增加較多，武備志之武事尚有可觀，藝文志列有書目，亦其優點耳。

同治吉永豐縣志四十卷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知永豐縣事王建中等修，邑三品御銜翰林院修撰劉輝等纂。建中，高郵州舉人，同治十三年來任。按其時江西有兩永豐縣，一屬廣信府，此曰吉永豐縣者，所以別廣信之永豐也。邑舊志在宋創於紹興二十九年，在明一修永洪武十一年，再修于正統八年，三修於萬曆六十年，入清一修于順治十三年，再修於康熙二十二年，三修於康熙五十五年，四修於道光五年。同治八年知縣雙貴奉檄續修，未成而去。九年知縣王承翼、十一年知縣黃樹與朱昌年先後繼承其志，至十三年知縣王建中蒞任而書始成，都為四十卷。其為類曰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軍政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列女志、藝文志、雜類志，蓋遵有發格式，復參酌通志凡例及郡志舊章，立此十二門以總括大意，其餘各以類從。舊志封爵與秩官分載，此編倣范大成吳郡志例，合為一編，自封王至五等爵，因其皆有食户，改以繫人，列於文武秩官之前，尚屬有法。惟其凡例云舊志藝文專紀詩

文不載經史子集書目，其不恆舊志，已明言之，而檢此編之藝文志，實亦未列書目，殊為可怪。前志無金石一目，此編於各碑碣所載，摘出數條，然亦聊備一目，實無金石之足云。總之，此編就所列門類而言，固已無瑕可指，一稽內容，則無善足取矣。

康熙龍泉縣志十卷 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清知龍泉縣事張揚彩等修，邑人李士璜等纂。揚彩字明瞻，永年縣舉人，康熙十八年來任。按邑志在明有葉泰舊志，書已久佚，入清康熙間奉檄纂天下郡邑志，揚彩匯集士紳，商榷博採，綜其大要，彙而成帙。是役從事者，李士璜外，若訓導盧夔龍、邑人新德、明胡廷文、劉偕初、劉祖議、李若沁等，皆著僕輯之勞。書既釐為十卷，分沿革、分野、縣名、疆域、至到、城池、鄉坊、廂都、市墟、風俗、形勝、山川、戶口、物貢、賦役、兵事、公廨、學校、科甲、歲貢、壇壝、祠廟、墳墓、橋渡、坊、古蹟、名宦、官師、孝友、忠義、文學、貢選、隸叙、隱逸、武藝、貞節、道觀、僧寺、仙佛、雜志、誥敕、題詠四十二目，雖無總綱以資統繫，亦頗能以類相從。其名宦之內容，即為職官表，以名宦名之，殊為不倫，蓋職官表則不論賢愚，凡膺是職者，皆以次列入，方便遺漏，若名宦則必政績足稱者，方足當選。此編以職官之實，而以名宦命名，不無失當。其題咏一目，皆有題無文，亦頗可哂。各門記事之陋，遷移無匹，如於風俗，以軼之風俗謹

厚豐六方穆稿士喜學問父欲子和多輯有一不肖子手指而蓄之科甲之士以節義名尚此其概也此外不著一字若婚娶節令皆未載及若袁枚云明自洪武至崇禎五百陸拾叁斗伍升叁合叁勺國朝伍百陸十四三升三合三勺此外亦著一字於歷年徵派之沿革狀況皆雜有見直一縣傳之不若請朝方志雖多簡陋然如此編之甚者尚不多觀

康熙萬安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二十八年刊本

清知萬安縣事黃圖昌纂修圖昌字淑修直隸長垣縣人內臣進士康熙二十五年來任按邑志在明有宏治嘉靖二志清則康熙十年有邑令胡樞志值甲寅年叛變交寇不離舊籍以存而二十年以來之事亦闕焉不備邑侯黃公因延碩宿儒博採廣搜芟繁補略編為十二卷其門類卷一曰疆域志卷二曰山川志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賦役志卷五曰學校志卷六曰秩官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九十曰人物志

卷十一十二曰藝文志舊志於科第遺漏甚多重疊錯訛者亦復不少此編悉為補訂且其人物志內列孰大順品題未必盡當如理學一目舊志不載捫儒有行一目追考其所志或多雕蟲鳴高倚馬關捷此編因分出文苑一類以別文行兩途實堪嘉尚惟建置志列有義倉一目備載歷年儲穀來源與夫數目例如徒林會云洪武間官知糴穀一千七百八十五石宣德間動借二百二十五石正統間動借二百七十石荒欠換穀並[illegible]糴穀一百八十石如其所記但指

舍之建修年代附於建置方可與識若詳載倉穀之辦法則是以郵為非建置所可包括不若另立一食貨志以郵政附入也又全書不及武備物產一目附於職役秩官志中原有官績一目而學校志亦列有名宦備載名宦數十人使其此為學校中附設之名宦祠尚有可說若列名宦姓名則殊與秩官衝突胥為是編可作之點也

同治為安縣志二十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為安縣事周之鏞纂修之鏞字西熱浙江嵊縣監生同治九年署任按邑志始於明之宣德九年甲寅主修者為吳清至宏治五年壬子王汝南再修之嘉靖十五年丙申林相三修之萬曆四十年壬子張肇林四修之逮清康熙十年辛亥胡樞五修之道光四年甲申六修嗣經四十餘年歐陽公駿為邑宰適奉上憲纂修省志檄各屬彙集新志以進於是剏局從事未成而去周公之鏞踵其舊業成書二十卷為類曰

方輿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祀祠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列女志經籍志文翰志雜志卷首綸音不入卷數此編以舊志為稿本康熙以後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以前更參以盧太守之府志惟体例畧有更張分為十二門各綴小序聯絡子目卷首之綸音字用朱色以别其他各門此例尚屬鮮見方輿志修皆標出典他門皆否未審何故其職官選舉兩志於縣令縣丞教諭訓導巡检典史都司把總主簿驛丞薦辟進士舉人貢生諸目之小序中皆能述其源流

使閱者知其沿革之蹟。學校志於舉行典禮以及列廟從祀令典，悉遵大清通禮、學政全書加以考訂。學田則詳其畝數與則，備載章程。賦志先戶口，次田賦，次徭役，次鹽觔，殿以土宜，如禹貢紀山川田賦旁及草木然，尚有法。惟其祠祀志列有塋墓、義塚二目，似覺非類。按塋墓或有為歷朝名臣諭賜葬祭者，尚可附於祠祀之列，若義塚與祠祀實不知其關係所在矣。

萬曆永新縣志八卷　明萬曆六年刊本

明知永新縣事龔錫爵修，賜進士出身南京禮尚書邑人尹臺等纂。錫爵嘉定縣人，賜同進士出身，萬曆二年來任。按邑故有志，歲久漫漶，已不可考。邑大宗伯尹公，鄉之宿耄，致仕家居，縣侯龔公請更修之，因指授大義，付邑諸博士弟子，采詢故牒，草創是志，俾任分纂者有李子惠、史訓、劉生社、尹學孔、陳啟忠、湯采蘇、周以愛、李嗣爵、張復初、賀九貢、劉子周、戴有振諸人。於萬曆五年設局，期年書成，都為八卷，分建置、

疆域、官師、選舉、戶賦、物俗、祠祀、宦績、人物、雜志、藝文十一類。序云為八卷十二目，實則止十一目也。其書門類尚稱完備，惟紀載太形疏畧，又無學校志，而立廟學一子目，附於建置。視學校未免太輕，且祠祀志原有祠廟之子目，與廟學之廟不無衝突。戶賦目中附徭役、民兵二子目，按戶字僅可包括戶口，徭役、民兵皆非所容也，是以戶賦一目似不若易為賦役為得其選舉志中之鄉舉一目所收人物，皆第載姓名，不載登科年分與職官，皆照行直書，不列表式，閱之殊欠

醒目。各門皆無小序，惟衛篇末附以論曰，而其所論時亦切於事實。如於屯田附論曰：屯田以足兵餉，古之人行之效矣。聖祖開創，首以是為軍政要務，額法之弊，生名存而實帑隳，蓋天下軍屯通患也。永新偏介二省間，大吏行部罕至，故豪強恣其包占，且官舍軍餘私相貿市，軍而無屯，屯而非軍，云云，可知其時政令之有名無實，與今無異。使無此論，而第讀其所載屯田方法，鮮不信為其時政治遠邁於今哉。

同治永新縣志二十六卷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知永新縣事蕭玉春等修，邑舉人大挑知縣前湖南永定縣知縣李煒等纂。玉春字璧卿，藍山縣進士。同治十一年來任。按永新縣志，明宣德以[illegible]前無考。萬曆六年邑大宗伯尹臺所修者，即為古本。清則有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之王運禎志，乾隆十一年丙寅之王瀚志，道光知縣徐作楷雖有志稿，而未付梓。此外尚有又尚集、正謁錄、禾川書，然又尚集止載名宦鄉賢，而考覈未精，正謁錄係一時論牘，敬正不過數條，禾川書雖一家言，而搜羅備極苦心，尚多可採[illegible]。同治九年偶修省志，檄諸郡縣各修其一方之志，以備采輯。其時纂永新者為陳恩浩，開局搜訪，未及脫稿而去。蕭公玉春下車伊始，即進局紳，敦以志事，及十三年書成，都為二十六卷，分為地理、建置、食貨、職官、選舉、學校、武備、人物、藝文、雜類十志。其書倣潛說友臨安志例，詳注書名於所引各條之下，近事則別以新增字樣，其參考眾說者注參某書，至各舊志及諸書詞旨間有刪潤之處，仍注原書，以明所本。其修

纂大凡。多遵省領通志條例。惟舊志人物先以列傳。後標儒林文苑諸目。援諸史傳。尚稱允協。故仍其舊。其或為邑志所未有。或廣省例所未備者。斟酌損益。加以變通。乾隆志增載選舉多名。僅無所據。正譌錄釆川書錄之甚為詳。此編又參以省府各志。補遺訂訛。詳加考正。其或朝有其官。官無其地。而無其名者。均附按語於各名之下。其缺事一目。廣採諸書增補。尤多。遇一事而各互異者。則並行登載。以資參考。取材宏。考證精。此編堪以當之。

同治永寧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知永寧縣事楊輔宜等修。邑舉人蕭應乾等纂。輔宜直浙江慶淶監生。同治七年來任。按寧邑縣志始修於明之嘉靖八年己丑。再修於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三修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修於乾隆十五年庚午。五修於道光二年壬午。後五十餘載。同治八年。上憲有重修縣志之命。輔宜乃遴選紳董三十六人。寧之採訪。而纂修之。輔宜亦不時至局稽考其成。未及竣事。奉令他調。蔡邑令體乾程邑令炳星。晏邑令溫先後繼承其業。至十三年而書成。都為十卷。其目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蓋遵同治九年。省頒修志章程格式。別類分條。以昭畫一。舊志科貢有誤填科分者。有顛倒先後者。有頭緒不清者。有字畫舛錯者。此編悉為查對改定。即道光二年以後。前志未載者。此編亦悉採訪補入。其中如有脫略。因世遠年湮。查考未實者。則付闕如。不加妄載。洵足稱也。惟其凡例云。志中疆域先詳本邑。後備載府而亦紀之。非故為汨亂。實因地

僻少見通志附錄以資觀覽至一查其內容並未將及省府疆域書與之例不符實為詬病然此編既為縣志所有記載自當不出本縣範圍若因地僻少見通志附錄以資觀覽殊不知急待觀覽者不止疆域顧能遍門涉及乎凡例之意本極荒謬內容不載亦是理也又其選舉志之貢舉內多有不註登科年分而註出為某官者尤覺為例不純亟待考刪耳。

康熙南昌郡乘五十五卷 清康熙二年刊本

清南昌知府葉舟修郡人陳宏緒纂葉舟上元進士康熙二年來任按郡乘明萬曆中有范志盧志嗣後未有續修清康熙初輯成是書都為五十五卷卷一至卷三曰輿地志卷四至卷七曰建置志卷八卷九曰禮祀志卷十十一曰水利志卷十二至十四曰賦役志卷十五至十八曰職官志卷十九至二十五曰選舉志卷二十六至三十一曰良吏志卷三十二至四十一曰人物志卷四十二至五十四曰藝文志卷五十五曰雜志其書體例在清之初葉堪稱上選輿地志各條皆標出典尤為難得其職官志追蹤於漢郡以大守而論漢之可考者至二十人吳之可考者至十一人晉之可考者幾三十人自晉以降益加完備考覈之精於此可見其藝文志不收書目固屬可議惟其所載以奏疏為多皆關於郡之政事興利除弊之作如請蠲浮粮諸稿於郡之賦稅言之尤悉雖屬藝文頗關治道奏疏以外記亦甚繁然亦皆為關郡之建置與夫古蹟者較諸僅載無聊之詩賦辭章者

賢乎遠矣其他水利志賦役志所載皆稱精詳惟全書無武備志不免遺漏按祀志宜以在祀典者爲主舉凡一切淫祠理宜裁附諸雜志或建置志此則所有寺觀悉列於祀志亦殊非是又良吏志所收各傳恒多與郡無關胥爲是志之不能盡愜人意者

乾隆南昌府志七十六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清南昌府知府陳蘭森等修翰林院侍讀新建熊爲霖等纂蘭森字長筠臨桂人進士乾隆五十一年署任按南昌舊志宋元已無可考其修於明季者據舊序一爲宣德八年二爲宏治十三年三爲萬曆十六年四爲萬曆三十八年及清康熙二年則五修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知府湯公創議重輯越四年而黄公良棟始立局纂修未竟而去四十三年戊申春陳公蘭森力圖竣事重爲置局取黄公舊本詳加訂正

歲方一周裒然成書分門二十得卷七十有六卷一曰沿革卷二曰疆域卷三至卷五曰建置卷六至卷十一曰山川卷十二至十四曰田賦卷十五至十七曰學校卷十八十九曰武備卷二十至二十四曰祠祀卷二十五至二十七曰名蹟卷二十八曰祥異卷二十九曰封爵卷三十至三十五曰職官卷三十六至四十四曰選舉卷四十五至四十七曰名宦卷四十八至六十七曰人物卷六十八曰方技卷六十九曰寓賢卷七十曰仙釋卷七十一至七十四曰列女卷七十五曰藝

文卷七十六曰外志卷首圖說卷末舊序不入卷數其體例各門皆以府為綱以屬縣為緯且各條皆標出典所據典籍第就沿革一門言之即有尚書爾雅周禮史記前漢書後漢書陳書隋書新唐書舊唐書元史明史宋會要水經太平寰宇記元和郡縣志輿地廣記名勝志郡縣釋名風俗記讀史方輿紀要能改齋漫錄通典續通考等數十種之多且引書復標篇名若史記云始皇本紀水經云贛水注可稱為取材宏富記有法藝文惟載書目不收詩文並合史志之體晉通志書所述祥異類多涉於妄誕此則以各史五行志為本無言無據絕無穿鑿浮夸之弊惟檢全書不載物產風俗亦未言及是其疏漏。

同治南昌府志六十六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南昌知府許應鑅等修邑進士曾作舟等纂應鑅字星臺廣州人賜進士出身同治八年來任考郡乘在清一修於康熙二年再修於乾隆五十四年嗣後八十餘年奉檄續修郡守許公廣延郡中宿儒設局從事計經始於同治辛未冬告成於癸酉春都為六十六卷卷一至卷八曰地理志卷九至十二曰建置志卷十三十四曰典祀志卷十曰賦役志卷十六十七曰學校志卷十八十九曰武備志卷二十曰封爵志卷二十一至二十七曰職官志卷二十八至三十八曰選舉志卷三十九至五十三曰人物志卷五十四至六十一曰列女志卷六十二曰藝文志卷六十三至六十六曰雜志卷首繪圖卷末舊序跋不入卷數是書大體多乾隆舊志而記載加詳惟武備志新增團練名目蓋因江西自咸豐以後各屬設立團局且多奉檄殺賊之功者故此志皆依次記載其無戰功祇存局名又學校舊志惟載名稱及建修年代此則丁祭儀注樂章一併彙輯於豫章書院載有陳宏

課學約十則儀節十條洪都書院載有課額生監內外正課若干名童生內外正課若干名生附課若干名童附課若干名與夫如何升降皆極詳盡又名蹟舊志有出谷亭謝宇建此志改為幽谷亭黃宗誇建加案語云案舊志載出谷亭崇寧中知縣謝宇建而於建置官署作黃宗誇建前後互異茲據名蹟志史正全云亭與出谷山相對因以得名查靖安縣志縣北有繡谷一名幽谷並無出谷之名當以幽谷為是其考證諸多類此總之此志蒐羅富而記載有法在南昌府志中堪稱傑作

乾隆南昌縣志七十卷 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清知南昌縣事顧錫鬯等修邑進士蔡正笏等纂錫鬯字考為錢塘進士乾隆十五年來任按邑於明洪武弘治間皆經纂輯惜已不傳顧令下車伊始即根據省郡二志以成是書都為七十卷其宏綱曰天文志輿地志建置志官師志選舉志人物志雜志藝文志是書以草創成編故子目分合多有未當其天文志所徵引多指一省一郡而言如引漢書天文志曰戌吳越晉書天文志曰九江八斗一度廬八斗六度與南昌一邑皆關係列傳間采本家狀述中多浮誇失實徵引史傳諸書多為芟節中多文義不貫甚至誤以論說為事實尤為草率又科第唐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等科但能及第並予及第出身宋有進士學究明經九經五經等科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與進士同為歲舉常選其天子自詔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是皆當別標其目以存古制此志皆雜於進士殊失真象且歷代考試選舉之法因革不一當於朝代下略述其概以備參稽此志弗及亦一

遺憾然賢之創始者實難之義亦未可過責也

道光南昌縣志四十卷 清道光六年刊本

清知南昌縣事阿應鱗等修邑進士彭良翰等纂應鱗字鏡潭甘肅張掖縣進士道光元年來任考邑志創修于乾隆十六年邑侯顧錫鬯續修於乾隆五十九年邑侯徐午道光初阿君設局續輯未蕆事而厭世文邑侯海徐邑侯清選踵而成之都為四十卷卷一曰輿地志卷二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官師志卷五至卷七曰賦役志卷八曰學校志卷九卷十曰典祀志卷十一至十五曰選舉志卷十六至二十三曰人物志卷二十四至二十六曰列女志卷二十七二十八曰祥異志卷二十九三十曰古蹟志卷三十一至三十四曰藝文志卷三十五至三十九曰雜志卷四十曰拾遺志卷首圖繪卷末原序跋不入卷數其書對於賦稅志備極措意按南昌田賦在明李浮根奇重清初先後蠲除舊志於此載焉不詳此志將歷代賦額與蠲除始末詳載無遺堪稱扼要其體例選舉志凡援例但捐職銜冠帶榮身者與人物志善士不能澤被一方僅以好善樂施為詞者皆不濫登又

雜志中附載村莊姓氏凡一縣氏族無一不備較之惟載一二巨室者殊為得體惟其藝志除載書目及詩文外若世家大族曾邀御賜書匾額聯句或詩書多亦收入則又未免過濫按考舊志有天文志此志刪之固極有見而其輿地志仍列星野一目其信分野之說與立天文志又何異乎

道光南昌縣志三十九卷 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清知南昌縣事慶雲等修邑進士吳啟楠等纂慶雲字書五駐防京口蒙古鑲白旗人道光戊戌進士道光二十五年來任考南邑舊志湮沒失傳創修於乾隆十六年邑侯顧錫鬯再修於乾隆五十九年邑侯徐午三修於道光六年邑侯河雋麟及二十八年議修江西通志檄飭各屬彙呈志書邑侯慶雲乃與賢士大夫商榷編纂閱一歲而工蕆都為三十九卷卷一曰天文志輿地志卷二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官師志卷五至卷七曰賦役志卷八曰學校志卷九卷十曰典禮志卷十一至卷十五曰選舉志卷十六至卷二十三曰人物志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曰列女志卷二十八曰祥異志卷二十九卷三十曰古蹟志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四曰藝文志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九曰雜志卷首繪圖凡例卷末後跋原序原修銜名不入卷數其書各卷俱先錄河志而節存顧志徐志於後惟卷首乃先顧志而後河志因河志無天文一志故此志仍依顧志補出正不得不爾惟以上距河

志僅二十年，故新增者惟人物、選舉獨多，餘皆寥寥。其續增之款可旹者，為賦役志，因清賦役全書每十年則修輯一次，頒發各直省州縣，此志因係道光二十三年所頒發者錄之，以續舊志。其各門某為舊志，某為徐志，某為河志，某為續增，悉行標出，頗合志法。惟某條出自某書則未標明，究仍不無遺憾。兼之全書無武備志，但卷三十七之雜志中列兵革一目，甚極簡畧。且以武備與祥異較，自以武備為重要，而祥異竟自立志，武備反闕。使以卷二十八之祥異志易為武備，而以祥異附諸雜志，則緩急自較適宜矣。

同治南昌縣志三十六卷 清同治九年刊本

清知南昌縣事陳紀麟等修，邑舉人劉于潯等纂。紀麟字簡齋，河南光山人，道光甲辰進士，同治九年來任。邑侯徐午三修於十六年，邑侯顧錫鬯修於乾隆五十九年，邑侯徐午三修于道光六年，邑侯河應麟四修於道光二十九年，邑侯慶雲。同治初撫茲劉公議修通志，檄郡邑各編纂續，縣主陳公暨邑大紳劉于潯燕毅，自九年三月啟局，至十月稿成，都為三十六卷：卷一曰輿地志，卷二、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官師志，卷五曰賦役志，卷六曰學校志，卷七至卷九曰典祀志，卷十至卷十三曰選舉志，卷十四至卷二十一曰人物志，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曰列女志，卷二十五、卷二十六曰藝文志，卷二十七、卷二十八曰武備志，卷二十九曰祥異志，卷三十、卷三十一曰古蹟志，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六曰雜志，卷首序、銜名、凡例、目錄、繪圖，卷末原序、原跋，不入卷數。此志合顧志、徐志、河志、慶志，各按先後而會萃之，刪去某條為某志、某條為續增諸標識，俾無分畛域，而以道光二十八

年以後事凑入諸門之後舊志位置之不甚當者移置之雖不當合五次編纂成一家言而欲稽某為舊志某為新增則無術可知矣舊志無武備志是志因咸豐癸丑粵匪竄省分犯各郡蔓延十餘年故另立武備志先紀兵防驛遞兵革而江軍紀事本末圖繚事宜等備列於後又舊有天文志此志獨刪舊志藝文詩文與書目並舉此志惟載書目不載詩文而以詩文附於有關各門中亦有鴻篇鉅製附諸本人傳後皆極有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宣統南昌縣志六十卷 清宣統稿本民國八年刊

清知南昌縣事江召棠修邑進士魏元曠等纂召棠字雲卿桐城監生光緒二十六年來任未幾瓜代光緒三十年再任考邑前志修於同治九年主之者陳邑侯紀麟距光緒之末已三十餘年桐城江公再任邑令謀續修而以纂之任屬邑搢紳元曠光緒三十二年江侯遇害元曠以憂家居更釐其目錄易其編次後赴遼瀋繼居京師咸以其書自隨及辛亥改稱共和元曠蒞浙薮戒是書而藏稿於家及民國八年邑之搢紳懼夫文紀軼亡與知事汪浩請得而出之付諸手民一邑文獻始觀厥成書共六十卷卷一曰緯候志卷二至卷四曰方域志卷五至卷七曰河渠志卷八卷九曰建置志卷十卷十一曰賦役志卷十二卷十三曰學校志卷十四至卷十六曰典祀志卷十七至卷十九曰官師志卷二十至卷二十四曰選舉志卷二十五卷二十六曰仕籍志卷二十七至卷二十九曰氏族志卷三十至卷四十四曰人物志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二曰列女志卷五十三曰藝文志卷五

十四，曰兵革志，卷五十五曰祥異志，卷五十六，曰風土志，卷五十七至卷五十九曰古蹟志，卷六十曰雜傳志。其書蒐羅較舊志為增稱宏富，體例亦多改革。其方域志於輿地沿革，併輯為舊志所無者十之三四。故其功不惟增新，且能補舊，以經各志之鉅編缺志。惟藝文志有溢出者此等不僅為悉行刪去闕如。陳志所增武備，為補以往各志之鉅漏。此志悉行刪去，亦不移附他門，可謂荒謬絕倫。且光宣之際，新政已漸推行，關於賦役者，若酒公債等稅，關於交通者，若郵電諸局，關於選舉者，若畢業人數與夫農林教堂之類，皆未言及，可謂不知因時制宜。雖蒐輯較富，亦感功不補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新建縣志三十卷 清康熙十九年刊本

清知新建縣事楊周憲修，邑進士趙曰逮等纂。周憲字覺山，大興人，甲辰進士，康熙十九年來任。相傳邑之舊志，有清初前邑人丁季藩圖志、喻邦相舊志二書，然皆久已散佚無徵。康熙間楊令周憲創為此志，釐為三十卷。卷一卷二曰圖，分疆域、里野諸圖。卷三至卷五曰表，分沿革、官師、選舉諸表。卷六至卷十三曰考，分建置、典制、食貨、山川、風俗、古蹟各考。卷十四至二十一曰志，分賦役、水利、兵防、藝文、軼事諸志。卷二十二至三十曰傳，分名宦、流寓、人物、仙釋諸傳。卷首序，卷末通詳、徵事蹟詩文啟、論辯書、選舉人物書後、正誤隨筆，不入卷數。其書所分子目頗為零亂，蓋亦創修者之通病，亦未能獨為此志咎。而其所列各表，皆先列小序，間附以論，亦頗簡明有法。賦役所列各表，開志書之所無，尤為可貴。惟其官師表後附一新建縣題名記，可稱無謂。其典制志附鄉飲酒舉凡、迎賓升階坐次、揚舉譯讀律讀誥、羞供樂歌、酬酢謝恩送賓諸儀注，敘述極詳。其風俗考云：俗好溺女，有禁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女歌云女一怨兮怨無親父兮母兮生我不辰男此人女此人蹐一殺一兮何不均則釵布裙及期婚姻君子以與有家兮不忠貧女二怨兮怨無憐天施地生何莫不仁思斯勤斯鬻子之閔胡為乎視赤子無知而就不若越人之視秦凡此皆極知注意於社會狀況識尤卓絕大抵纂者思想有餘特昧於體例耳

道光新建縣志九十卷 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清知新建縣事崔登鼇等修邑增生涂蘭玉等纂登鼇山東壽張縣人道光辛巳舉人二十六年來任考新建舊志康熙十九年楊邑侯周憲輯為初本三十卷乾隆十五年邱邑侯蘭標續修為七十四卷道光二年雷邑侯學淦命設局繕修甫蕆事去任至十年張邑侯湄延邑紳曹森續增若干卷二十八年上憲檄修省志崔邑侯復設局續修未幾去任彭邑侯宗岱踵而成之都為九十卷其大綱曰天文志輿地志邑肇志營建志爵秩志選舉志人紀志氏族志武事志勝蹟志二氏志藝文志類事志其書大綱尚無紕謬惟所繫子目諸多不倫如田賦食貨皆有關於國計民生理宜另闢一志今皆繫於輿地志且有賦無役戶口亦付闕如殊失輕重之旨風俗理宜繫於輿地志此竟繫於邑肇志按邑肇志為輿地之沿革與輿地本應合併獨立一志為計已迂且其卷數雖繁記載則甚簡略所可差強人意者舊志若饑祥兵氛等類證以所采原書多有遺誤此則自漢迄明末據

羣書增百數十條，訂正數十條，逐條標明書目，計所參考有左傳杜注、史記天官書、漢書五行志天文志、晉書天文志、宋書符瑞志五行志、晉書、隋書、新舊唐書、宋史、元史、明史、通鑑、藝文類聚、玉海、通考、通志、奥苑、孫章書等數十種之多，惜其他各門未能若此，大抵成於衆人之手，有賢愚之判焉。

同治新建縣志九十九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新建縣事承霈等修，邑舉人杜友棠等纂。承霈字雨農，生員，漢軍正黃旗人，同治九年來任。考邑志創於康熙十九年邑侯楊周憲，續修於乾隆十五年邑侯邱蘭標，三修於道光二十九年邑侯崔登鼇。同治間大府有通志之舉，檄各屬急修邑志，承公遴設局修輯，不數月而書成，都為九十九卷。其大綱曰天文志、輿地志、邑肇志、營建志、爵秩志、選舉志、人紀志、氏族志、武事志、勝蹟志、藝文志、雜事志，其綱目一如舊志，惟藝志增書目一目。其內容續增者，計天文志數條，輿地志增田賦、水利、徵收及圩堤各數條，邑肇志一仍舊貫，營繕增驛遞、倉儲數條，爵秩志、選舉志皆依年列入，所增獨多，人紀志略補一二。其最有功文獻者，為武備志將咸豐以後所遭寇孽總述其事，與夫藝文志所增書目，見於四庫全書者錄其提要，四庫所未載者倣晁氏讀書記、陳氏書錄解題之例，採輯諸家序論以著於篇。此外紀長非所敢知，總之此書鉅病，惟知循舊志體例以次增加，對道光以前非所聞

問，蓋為敷衍公令之作，不足云著述也。

同治豐城縣志二十八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豐城縣事王家傑等修，邑舉人周文鳳等纂。家傑字吉士，湖南平江人，咸豐辛亥舉人，同治八年來任。考豐城志祿自宋寶祐元年、元明迭有修纂，書多散佚。及清康熙三年一修，乾隆十七年重修，嘉慶十三年三修，道光五年四修，同治七年上臺纂修通志，檄各屬先修縣志，王邑侯裒貲開局，未幾瓜代，唐先霖、汪綬之先後繼承其志，迄十二年而書成，共二十八卷。卷一卷二曰地理，卷三曰建置，卷四曰食貨，卷五曰學校，卷六曰武備，卷七曰職官，卷八至卷十曰選舉，卷十一至卷二十三曰人物，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曰藝文，卷二十八曰雜類。其書疆域、沿革、山川、都圖、風俗、土產、古蹟，皆仍舊志，未有增删。其改前志者：一、前志職官冠本邑人物之首，以治豐之人儕於受治之人，殊有未允，此志特立職官一門。一、前志學校繫於官政，茲另闢學校一門。其為前志所無，此志新增者：一、前志有田賦無戶口，未免遺漏，茲於食貨附列戶口。一、前志無倉儲，茲以附於食貨，以補其缺。且

其書長於考證故各門所加案語極多如選舉志文科紹興十二年榜有黃彥正注云爲黃得禮子舊志云按黃得禮傳子彥輔彥平望堯無所謂彥正者茲載彥正爲得禮子必有誤此志考黃氏家乘得禮有六子安得據縣志人物傳謂得禮子無所謂彥正者是皆此志之長加于歷修各志惟未能悉標出典藝文志書目較前志無增詩文所收太濫宂未能稱爲完璧。

康熙進賢縣志二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知進賢縣事聶當世等修邑庠生章兆瑞纂當世字二瞻湖廣監利人順治戊戌進士康熙二年來任按邑志一修于明之成化再修於正德三修於嘉靖四修於崇禎清康熙初葉議修通志遂又有續修之舉於十二年設局僅數月而書成都爲二十卷卷一曰輿地志卷二至卷五曰建置志卷六曰賦役志卷七至卷九曰典禮志卷十曰職官志卷十一十二曰選舉志卷十三曰良吏志卷十四曰人物志卷十八至二十曰雜志其凡例云有舊遺而今獲其據者悉爲增入惟統觀全書某爲舊志某爲新增皆未標出致欲考其所補舊志遺漏之跡深覺莫由其兵革志由漢迄清初所紀僅十一則簡略未免過甚其人物志之分類有良臣高士篤行義俠武畧節烈寓仙釋方伎而無儒林文苑未審何故且全書無藝文志而於雜志之末附詩詞多首亦殊無謂惟賦役所載順治四年江西監察御史吳贊元及歷任巡撫詳奏浮粮各摺與歷年上諭備極詳實爲此書精華所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因知其非襲前志也其典礼志所述聖壽長至元旦詔教迎春救護鄉飲各儀注亦仍以其不唯敘述若鄉酒礼且繪圖以明之故僎一僎二僎三僎大賓一賓二賓三賓衆賓僎賓主介之位置一目瞭然賢乎但有說明遠矣

同治進賢縣志二十五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進賢縣事江璧等修邑增貢趙曰釗等纂璧字寧南春江蘇甘泉縣進士同治七年五月來任考邑志一修於明之成化再修於正德三修於嘉靖四修於崇禎五修於清康熙十二年六修於道光五年同治九年春奉檄續修邑侯江公選邑貢生趙曰釗章善張功純陳經等贊襄其事秋七月江公奉調李文同代攝邑篆及十年春正月而書成都為二十五卷卷一卷二曰輿地卷三至卷五曰建置卷六至卷九

曰賦役卷十曰學校卷十一卷十二曰典祀卷十三曰職官卷十四卷十五曰選舉卷十六曰循吏卷十七至卷十九曰人物卷二十卷二十一曰列女卷二十二卷二十三曰雜識卷二十四卷二十五曰藝文按舊志言沿革者溯源於春秋之豫章此志獨考今之南昌非春秋之豫章唐寶應之鍾陵非今之進賢一洗舊志之謬誤又事之兩歧者必二說並載如十九文苑傳之朱夢炎傳據志云卒於官聶志云賜死臨刑有低頭愧却顏微志含笑衣冠入九原之句以

戊申歲與伯顏子中同被召命而子中不就也後上亦悼之有可憐明月清風夜一曲清歌憶老臣之句二說不符此志悉附於本傳之後不妄去取可稱有法惟兵防與兵革輯本相同此志以兵防附於職官以兵革附於雜識不惟附非其類二目亦未可析離也

同治奉新縣志十六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奉新縣事呂懋先等修邑進士方蔚等纂懋先字音庭江蘇陽湖監生同治五年來任考邑志創始於明永樂十二年續修於成化元年三修於嘉靖元年四修於清順治十八年五修於乾隆十五年六修於道光四年同治九年夏呂邑侯奉檄續修及十年冬全書告成釐為十六卷卷一輿地志卷二卷三學校志卷四卷五建置志卷六食貨志卷七秩官志卷八至卷十四人物志卷十五藝文志卷十六雜志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第一鉅謬即為以選舉志并歸人物故其人物分宏詞科進士舉人重科辟薦恩賜諸貢武科甲應例雜進封廕諸目若名臣忠節篤行儒林文苑皆附闕如焉其所謂人物志除列女外悉為選舉在方志中此例尚未之見且全書未有傳畧若合邑古今無一可傳之人竊以立傳過濫固為垢病若宜立不立善莫能彰復何需乎邑乘哉按述輿地沿革莫善於表此志無之亦殊非是總之纂者固摹韓邦靖朝邑志康海武功志力求簡潔致多踈卷惟藝文志但載

書目不收詩文遇與文獻有關者附入各門又學校志之書院備載經費之來源書籍之購儲較之惟載一書院記者可貴之多固亦未可以疏畧訾之也

道光豐城縣志二十四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清知豐城縣事徐清選等修邑舉人毛輝鳳等纂清選字湘浦湖南巴陵人嘉慶二十五任道光元年調簾復任四年以卓異復任致豐城舊志往時有王順伯之豐水志李育翁之豐水續志無觀之馬湖志李青之豐乘惜皆久已無全書矣及清一修於康熙三年再修於乾隆十七年三修於嘉慶十三年是志經始於道光四年竣於道光五年都二十四卷分地理官政人物藝文四門列傳繫諸人物雜錄繫諸藝文共

舊志體裁迥不相同蓋倣諸無錫志者觀其大綱雖簡而子目則甚完備記載亦稱有法如列傳之本諸舊志者皆注明舊志二字遇于舊有參訂及補遺續增者亦分別注明各傳事實如間有增益俱注參考某書藝文志所載書目間有倣四庫簡明目錄作提要者惟不名曰提要而名曰書詳且未能盡有不無遺憾其風俗志不但著其美者惡者亦特著之似有勝於惟事表揚者矣地理沿革不知用表惟以直行書之殊不瞭然所作按語有用大字者有用小字附

注者殊不一致至小序惟大目有之其餘子目舉皆無
序故除讀凡例外頗難知各目之旨

乾隆靖安縣志十卷 清乾隆二十八年續增乾隆十六年本

清乾隆十六年知靖安縣事朱堂原修二十八年知靖安縣事李紀續增朱堂字冠山號敬亭順天大興人曾充明史綱目館分修乾隆十六年署任李紀字疇四四川中江人乾隆二十五年署任卷首有乾隆十六年辛未朱堂邑貢生舒亮友乾隆二十八年李紀續增各序李序雖云續增而書中毫無續增之跡即以職官選舉各表考之亦以乾隆十六年為斷且考道光同治各志凡言靖安修志沿革者亦皆但云乾隆辛未舊志不及李志是書實二十八年之續增僅冠一序餘仍朱志耳考靖安邑來自明正統凡經四修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五修及此志為六修矣此志經始於乾隆十四年己巳邑侯馮渠迄朱邑侯始觀厥成都為十卷分方輿山川建置賦役學校祠典職官選舉雜科人物藝文雜志十有二門其書大體仍以康熙舊志為主間亦參及明之趙志其證諸古籍之處似極寥寥門類亦覺未備其特異者為舊志不列諸表體格頗詳此志所列古今世表官師表選舉

悉皆尚存該人意。官師表首載年代，其有宦蹟者詳於傳，無傳者若有一二惠政，則書於本名之下。其人物列傳僅及一卷，覩之固甚簡疏，而採取似[illegible]頗極嚴。其尤佳者祀典志，祭器樂器皆有圖錄，計祭器三十圖，樂器二十圖，而每圖之下復詳其本質、大小、尺寸及用途。如俎圖下云：木為之，體方而長，如几，長只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朱漆兩端，中以黑，用載牲體。今文廟禮樂詩書長三尺，闊二尺三寸，高二尺七寸。此則大成殿載全牲者圖寫，此堪為後世考古之資，在志書中不多覯也。

同治清安縣志十六卷 清同治九年活字印本

清知靖安縣事徐家瀛等修。邑舉人工部候補主事舒孔恂等纂。家瀛字杏農，浙江仁和人，同治八年署任。邑志自明之正統凡經四修，清康熙三十二年一修，乾隆十六年重修，道光五年三修，二十八年四修。此志即承其後經始於同治九年春，及秋而成。共十六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食貨志，卷四曰學校志，卷五曰武備志，卷六卷七曰職官志，卷八卷九曰選舉志，卷十十一曰人物志，卷十二至十五曰藝文志，卷十六曰雜志。此志大抵取乾隆

道光三志合而為一，亦間有引用省府志者，時亦參稽史乘，博攷群書。如述縣治東西里數為一百四十五里，而附注云舊志一百二十五里，省志一百二十里，府志一百五十里，此皆其參家說，而復下以己意者。職官歷朝制度各有不同，此志皆據實直書，不加假借，殊合志法。其為舊志所無，此志始增者，如義倉攷，捌議、叙、重宴等類是。舊志體例未善，此志畧加移易者，如水利、津梁，舊列建置，今隸地理；兵革，舊列雜

志今歸武備祠廟舊志亦列雜志今歸建置餘類之法亦稱適合惟人物搜輯似不若舊志之嚴藝文為濫尤甚又乾隆舊志祭器樂器皆有圖說法至善也此志既意在集衆志之長則凡新頒各器宜皆踵事增繪今不惟不事增繪併舊圖說而删之實悖從善之旨矣

康熙武寧縣志十卷 清雍正三年補刊康熙五年本

清知武寧縣事馮其世修邑人汪光舒等纂其世字際生雲夢恩貢順治十八年署任按邑志始修於明成化丙午二十二年縣侯馮琦經補於弘治十七年縣丞易榮三修於嘉靖癸卯二十二年縣侯唐牧四修于萬歷丙午年縣侯胡來陽五修于萬歷戊申三十六年縣侯周道昌未梓而去及崇禎七年縣侯寇可補而成之清康熙初馮縣侯從事續修及五年而書成雍正三年縣侯寇科齡從事補刊然但補板片未補事實故仍為康熙

志也書共十卷卷一曰建置沿革卷二曰縣署卷三曰山川脈絡卷四卷五曰秩官卷六曰人物卷七卷八曰歷朝文集卷九曰歷朝詩集卷十曰雜說集全書約十五萬言不惟門類未備記載亦極簡畧所增各圖亦粗俗不堪入目直可以賤薄視之不足云著述也全書無列傳其卷六之人物亦以進士舉人武舉貢士薦辟例監儒行為類列為表式不為立傳且序後加按語云人物蓋舉一邑之人而傳之也然舉一邑人物傳之則不勝其繁且濫今自鄉先生德業文

章堪為世表者約畧紀之。故其人物之宜立傳者，皆於其名下畧載數語，似尚簡而有法。按藝文不列書目，已屬非是。茲志不曰藝文，而名曰歷朝文集、歷朝詩集，尤屬不典。且濫收至三卷之多，幾居全書三分之一，則又無謂之甚者也。

道光武寧縣志四十四卷 清道光四年刊本

清知武寧縣事陳雲章修，邑進士陳世馨等纂。雲章字秋河，福建莆田人，嘉慶己巳進士，道光二年署任。邑志之作，自成化二十二年邑令馮公琦始取永樂間縣丞鄭觀本為之，嗣是屢有修輯，而燬於兵火。清康熙五年，邑令馮君其世收拾於煨燼之餘，粗存梗概。洎乾隆二十年，邑令鄒君應元悉心搜討，書不果行。至四十七年，梁君鴻闓等始續成之。道光初，奉檄纂邑乘，以道光三年二月經始，四年六月書成。釐為四十四卷，分星野、沿革、形勢、城池、山川、水利、學校、公署、書院、田賦、風俗、土產、兵衛、武事、關津、驛鋪、古蹟、封爵、秩官、選舉、名宦、人物、寓賢、列女、仙釋、方技、祥異、祠廟、塋墓、寺觀、藝文、雜記三十二門。各門中亦間有附目，如星野門附氣候，城池門附有疆域、坊市、都里、村莊，公署門附有倉儲、建置，兵衛門附有漕渡，關津門附有橋渡、亭，選舉門附有文秩、武秩、封廕、訓科、訓術、鄉飲，名宦門附有宦蹟，人物門附有善士。不為總綱以資統繫，故多不應分而分，與附非其類之弊。君學

校宜與書院合兵衛宜與兵事合學校與書院卽令分門亦宜連繫屬不宜為公署所隔絶也至建置附於公署尤為荒謬按城池橋渡公署等無一非為建置而建置反作附目其與漕運附於兵衛皆極牽强惟其纂輯尚富又卷五山川載有白石港水縣西南四十里又修醴水縣西四十里附注云按舊志載修醴水源出大孤山大孤載縣西南稽縣西南四十里含白石別無港何得分為二水是其書亦頗嫺於考証耳

同治武寧縣志四十四卷　清同治九年刊本

清知武寧縣事何慶朝等修邑進士戶部主事劉鎮等纂慶朝字鳳閣廣東香山壬子舉人同治八年二月署任考邑志入清康熙朝凡一修乾隆朝凡二修道光朝亦二修同治九年復奉檄續修凡七閱月而書成共為四十四卷卷一曰星野卷二曰疆域卷三曰沿革卷四曰山川卷五曰水利卷六曰津梁卷七曰古蹟卷八曰風俗卷九曰物產卷十曰城池卷十一曰壇廟卷十二曰公廨卷十三曰寺觀卷十四曰田賦卷十五曰驛鹽卷十六曰學校卷十七曰書院卷十八曰兵制卷十九曰武事卷二十曰秩官卷二十一曰名宦卷二十二曰選舉卷二十三曰人物卷二十四曰方技卷二十五曰列女卷二十六曰寓賢卷二十七至四十曰藝文卷四十一曰仙釋卷四十二曰塋墓卷四十三曰祥異卷四十四曰軼事無總綱以為統繫一如李志觀之似繁而實尚未備也又其育嬰堂普濟堂皆附於寺觀之下實覺非類按寺觀與壇廟皆之別壇廟皆有德於民及死事勞國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災祥志列諸祀典者寺觀則由於後世好巫尚鬼迎神賽會所謂淫祠是也。考其寺觀中列有旌義祠忠義祠等雜於三爺殿仙姑祠之間其不思已云甚矣。按李志沿革表考據已精核第於歷代官司駐防闕焉未備此志自宋迄清錄其有典冊可據者補入於篇堪稱完帙其於兵事一門舊志所疎略者增補尤多如宋景定元年春二月元軍過分寧武寧二縣河湖砦都都監權巡檢張興宗死之舊志失載此志據宋理宗紀以補之若是者甚多此特舉以為例耳。

同治義寧州志四十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署義寧州事王維新等修邑舉人涂家杰等纂。維新字柳橋安徽太湖附貢同治八年署任寧州為古侯國其有志則自宋嘉泰始迄後一修於明成化再修於嘉靖三修於萬曆及清康熙十九年庚申乾隆二年丁巳又迭經修輯至嘉慶六年改名義寧而志以義名則又自道光四年甲申始失修者已五十餘年同治九年奉檄續修越一歲而竣事共四十卷據為十綱五十六目其綱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食

貨四曰學校五曰武備六曰職官七曰選舉八曰人物九曰藝文十曰雜類其大致蓋酌用舊志體例及新頒程式也考諸舊序前明志大綱有六目二十九康熙志綱十二目不下百乾隆志綱八目六十四道光志綱二十八目百餘似皆不若此志之繁簡適中耳其地理漢以前用考條根據禹貢路史汲冢周書之類推稱簡疎蓋知其不可信也漢以後用表紀示加詳職官志所載職官自明以前皆據正史遇有其他載籍與正史歧異者則併附之如宋趙承祀封豫寧郡

公、太宗後顏王嗣，蓋據宋史世系也。又附注云：按寰宇記，陳永定三年立豫章郡，尋廢，而宋封爵尚用其名，已可見其取材之周，且不妄加武斷矣。惟凡名宦得入名宦祠者，由宋迄清，約百餘人，皆列於學校志之名宦祠下，職官表則不復收，如讀者不檢學校志，不特不知其為名宦，且不知職官中有斯人矣。此例殊未足為法也。

康熙饒州府志四十卷 清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清饒州府知府黃家遴等修，鄱陽王用佐等纂。家遴字咎菴，廣寧舉人，康熙十六年署任。郡志可考者，一修明正德辛未，再修萬曆乙卯，及清康熙壬子復續修之。此志以纂修通志奉命續修，凡三閱月而書成，蓋去前志未遠，無多續增耳。都四十卷：卷一至卷四曰輿地志，卷五至卷七曰建置志，卷八曰古蹟志，卷九至十一曰學校志，卷十二十三曰秩祀志，卷十四十五曰職官志，卷十六曰武備志，卷十七至二十曰選舉志，卷二十一至三十三曰人物志，卷三十四三十五曰藝文志，卷三十六至三十八曰雜志，卷三十九四十曰紀遺志。郡統鄱陽、餘干、樂平、浮梁、德興、安仁、萬年七縣，故各門皆以郡為綱，以七縣為緯。按分野之說，本屬無稽，此志所載，僅寥寥數行，且但言郡，不及屬縣，似不若刪之為得。全書不標出典，故不知某為新增，某為舊志。夫以一郡之大，修志之難，如斟酌體例，採訪事跡，致證史實，皆非最短時間所可為，至於潤色文字，且餘事也，而此志竟閱三月而工竣，其

草率自不待言。其所以不注舊志、新增字樣者，蓋無新增之可言。不注殆藉以藏拙耳。此類敷衍公令之作，邑志甚多，出於郡志者尚不多覯。予欲無言。

同治饒州府志三十二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饒州府知府錫惪等修，樂平石景芬等纂。錫惪字樹滋，正藍旗滿洲人，監生。同治八年九月署任。按查志自康熙二十三年未經續修，及此志已百九十年矣。郡守錫公商諸寮屬，延樂邑石景芬總其成，自壬申夏開局，至季秋而纂成，釐三十二卷。卷一至卷三曰地輿志，卷四曰建置志，卷五卷六曰食貨志，卷七曰學校志，卷八曰武備志，卷九至十三曰職官志，卷十四至十七曰選舉志，卷十八至二十五曰人物志，

卷二十六至三十曰藝文志，卷三十一、三十二曰雜志。其改易前志者，前志古蹟獨自為綱，此志併入地輿；前志秩祀志所附壇廟寺觀，此志昧入建置；前志壇墓附諸秩祀，此志移諸雜類；前志建置志之水利津梁，此志悉入地輿。較前志頗省門類之繁。蓋前志為綱十三，此志為綱僅十也。卷數存者於前，而充實則增數倍。又前志藝文惟採詩文，此志首列書目，分別經史子集，而以碑記書序附之於後，並附金石以資考證。凡前志所遺者，徧考群書以補之；前志誤者正之。

如選舉志紹聖元年進士榜有朱諶為樂平人前志誤入浮梁此志據通志正之是其證也然其所作按語亦有謬誤如卷十四選舉志湻祐元年進士榜加按語曰舊志此榜載鍾季玉按季玉即鍾誠樂志有傳可考一人兩載茲刪云云而覆諸前志卷二十湻祐元年榜實未載不惟無鍾季玉且亦無鍾誠也則未免無稽務博雅以欺後世矣

康熙鄱陽縣志十六卷 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清知鄱陽縣事王克生等修邑人王用佐等纂克生字楨伯山東掖縣舉人康熙十六年署任考邑在明有景泰間之章志嘉靖間之劉志萬曆間之劉志又潘志及清康熙己酉復有盧志閱十有五年王侯克生參諸歷修各志皆以故老所傳暨諸典籍所載會其異同芟其繁冗復為斯志釐為十六卷分輿地建置秩官賦役學校選舉人物藝文雜志別志十類而各繫以子目每類有總序其各子目之序則皆冠之以論曰每目於紀載之末又復加以按語而其按語皆總結全篇之作頗有見地如於沿革後加按語云按鄱陽春秋楚番邑後屬吳秦置鄱陽縣而疆域倍今隸楚郡尋隸九江郡漢析隸豫章郡王莽改名鄉亭東漢復舊孫權析隸鄱陽郡晉宋齊梁陳因之隋唐隸饒州後皆因之元隸饒州路明初隸鄱陽府後改為饒州府縣名如舊國因之是不啻又作一簡畧沿革也其他各目無一不然讀者切勿忽之各類採輯雖不甚富然在清初方志中終稱佳著惟其所沿革

表第一格一曰代，第二曰州，第三曰國，第四曰縣。除一四兩格可用外，若州則自唐以後改道改路改司，已不屬於州矣。至國則惟秦以前可用，秦以後則改郡改州改軍改路改府，非國所可括矣。又無武備志，不標出典。皆為此志之失。

乾隆鄱陽縣志二十四卷 清乾隆十四年刊本

清知鄱陽縣事黃登穀修，新建凌之調等纂。登穀字春畬，順天大興人，丁巳進士，乾隆十一年署任。考邑志在清康熙己酉，盧君修之；及二十二年癸酉，王君復增修之。後六十餘年，黃公登穀延其同年新建凌君從事續輯，閱旬甫兩，凌君以疾歸，黃公乃就其所分纂者，於簿牘餘暇，親為裁正，匯一歲而事竣。都為二十四卷。卷一卷二曰輿地志，卷三卷四曰建置志，卷五卷六曰職官志，卷七卷八曰賦役志，卷九曰學校志，卷十十一曰選舉志，卷十二至十五曰人物志，卷十六至二十曰藝文志，卷二十一二十二曰雜志，卷二十三曰別志，卷二十四曰備志。封建舊入建置志，此則考史傳及前明舊志，附沿革後。防禦舊附有司，且記其地而闕其人，備其事而略其任，今增防守一目，附於職官。蓋此志之職所，由前志之有司所改也。其內容以正前志者，如卷一沿革，有西內豹令鄱，及楚取江南十五邑，番其一焉。加按語云：按《戰國報》王十六年秦取楚八城，十七年取楚十六城，三十九

年，楚乃僅取秦所拔十五邑，舊偏此條在春秋時為楚東境，之下而吳取番越，滅吳楚復滅越，俱在，特正之。是此志搜集較前為增多，而考證精核，尚類完備，已遠過乎前志矣。惟舊志無表，固不甚善，此志不加修正，取而刪之，在著者固為省事，而究不若有表為得也。

道光鄱陽縣志三十二卷 清道光四年刊本

清知鄱陽縣事霍樹清等修，邑進士程題雁等纂。樹清字松軒，陝西朝邑人，嘉慶壬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三年署任。考邑志在清康熙七年戊申、二十二年癸亥、乾隆十四年己巳，凡三修。道光初議修省志，凡邑志有未修者，檄亟修以備採擇，遂於三年春設局，及四年秋而書成，共三十二卷，分星野、沿革、形勢、城池、山川、水利、學校、公署、書院、田賦、風俗、土產、兵衛、武事、關津、驛鹽、古蹟、封爵、秩官、選舉、名宦、人物、寓賢、

列女、仙釋、方技、祥異、祠廟、塋墓、寺觀、藝文、雜記三十二門。考舊志體例，皆綱舉目張，頗為詳善，此志一變前例，有目無綱，殊為散亂，不合縷析之旨。其人物志，名臣中載有洪适、洪遵、洪邁各傳，按洪适、洪遵、洪邁皆洪皓子，據宋史，皓樂平人，與鄱陽無關，鄱陽雖與樂平同郡，然此為邑志，非郡志，所載人物，應以鄱陽為限，他邑人物，何得濫載，且稽樂平志，斯數人者，實亦有傳，以一人而載兩地，將使後之讀方志者，舉不知洪氏等為某縣人矣。又其藝文志雜收詩文，此為方

志通病，本不足譏，而其卷三十二之雜記志，又載有書目，似亦知書目為可貴，然不載諸藝文，而載諸雜記，則是但見他志有收書目者，而不知書目即藝文也。又其秩官志，於溯知縣之源，云周官有縣正，考周制每遂五縣，縣凡二千五百家，較後世之縣，其小殊甚，實不相侔也。是皆此志之謬誤，而其採取確極豐富，上舉諸端，蓋亦責備賢者之意。

同治鄱陽縣志二十四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鄱陽縣事陳志培等修，邑舉人卵棣等纂。志培字逸生，安徽定遠舉人，同治二年署任。此志之作，殆繼道光四年志也，自同治九年五月開局，至十月而稿成，分為二十四卷。卷一卷二曰輿地，卷三卷四曰建置，卷五曰職官，卷六曰賦役，卷七曰學校，卷八[illegible]卷九曰選舉，卷十[illegible]卷十五曰人物，卷十六至卷二十曰藝文，卷二十一卷二十二曰雜志，卷二十三卷二十四曰備志。其書內容較道光志無多增補，特變其體例，加以十綱。惟其所列備志，於方志中尚不多見，考其序云：經餘補緯，史闕徵稗，網羅散佚，考訂兼資，[illegible]其所謂備志者，殆即補遺也。內容分有叢談、紀異、補遺、經籍書目，四子目，其將書目殿於備志之末，與不收諸藝文志，與道光志之附諸雜志，適犯一病。大抵道光志所有謬誤，此志悉仍未改，蓋不惟較前未加增補，而亦未事考證。按此志上距道光四年已四十餘年，其間陵谷變遷，其宜載者固甚多也。他者勿論，即以兵事言之，髮匪之役，被禍實甚，而其雜志中事考一目所記僅

寥寥數頁，且不立武備志，而名曰事考，亦殊不倫。惟其於全書之外，另附昭忠錄二冊，搜輯則甚宏富。又其志之卷末所附之重修姓氏，某門為某人所纂，皆注於其人之下，亦極可取。如邱樸修名宦、勲業、寓賢、塋墓、津梁、封爵，程文濬修風俗、倉廒、隱逸、方技、藝文、宦蹟，劉文潆修星野、驛鹽、儒林、貨行、文苑、公署，史宏訓修寺觀、祠廟、列女、秩官、土產、漕運，劉坤亨修疆域、山川、水利、城池、黌宮、選舉、封蔭、銓舉，以外若沿革、形勢等，皆諸人合修。然雖不開宏旨，要亦患應爾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餘干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二十三年

清知餘干縣事呂瑋修，邑人胡思藻等纂。呂瑋字藩青，文登舉人，康熙二十二年署任。邑舊志可考者，明有洪武志、嘉靖志、萬曆志，及清有康熙八年己酉志。此志蓋為康熙二十二年奉檄續修，以續己酉志者也。共十二卷：卷一曰沿革紀年志，卷二曰輿地志，卷三曰學校志、藝文志、秩祀志、災祥志，卷四曰賦役志，卷五曰官師志，卷六曰人物表，卷七至卷十曰列傳，卷十一十二曰紀載。是志內容極為簡畧，而人物脫落尤甚。又全書無選舉志，考其人物表有王侯、徵辟、科貢、武仕、武科、封蔭、例仕之數，蓋即選舉表也。按名宦、儒林、文苑、烈義、篤行、列女，莫非人物，今人表惟載選舉，一若其他非人物也，命名之不當，有如是者。又其藝文與建置、學校、秩祀、災祥合為一卷，考其內容，僅有二頁，蓋為學校中之藏書，並非邑人之著述，是於學校志附曰藏書可也，而大書特書曰藝文，何其荒謬之甚。至於秩祀、災祥，皆為量甚少，不足稱志。卷十一十二之紀載，分記公疏、序跋、議論、雜記、箴銘、歌詩。

諸子，曰是則世俗所謂藝文而又名之紀載。總之此書不惟不足登大雅之堂，廁於唐俗亦有慚焉。惟賦役一類所載尚詳，官師表亦有可取，擇之亦聊勝於無耳。

道光餘干縣志二十三卷　清道光三年刊本

清知餘干縣事李暕修，邑進士洪錫光等纂。李暕直隸景州舉人，道光二年署任。邑志入清兩修，一為康熙八年，一為康熙三十三年，迄此志已閱百有餘年。道光二年奉檄修邑志，迄於是年設局，及次年而書成。為卷二十有三，其目曰星野、沿革、形勢、城池、山川、水利、學校、公署、書院、田賦、風俗、土產、兵衛、武事、橋渡、古蹟、封爵、秩官、選舉、名宦、人物、寓賢、列女、仙釋、方技、祥異、祠廟、塋墓、寺觀、藝文、雜記。此志較舊志纂修，然亦

不甚完美。其秩官志有康熙後知縣若王廷銓、董永年、王孝繩、馬廷珍、俞法祖，縣丞若楊翰、朱本椿、宮榮、吳文榕、胡鴻文、沈棠、張曉堂、張家傑、魏封蔚、姚存傑、孔毓果，皆僅存姓名，不注籍貫及署任年代，甚有僅存一姓並名亦無者，若知縣之董張是也。凡此考之通志、郡志或司憲及本邑案卷，皆可得觀其詳，今闕而不補，未免疏漏。惟其選舉志凡舊志誤列[illegible]多，據通志及各史加以校正。又舊志人物脫蕪甚夥，此志俱本正史、容齋隨筆、福建雲南通志、廣信府志所

前屬志，清康熙八年志史瑀三立，考諸書分列校讎，斟酌採擇，庶皆有見聞確據者，方行採錄，質于舊志，究已遠矣。

同治餘干縣志二十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知餘干縣區作霖等修，邑人曾福善等纂。作霖字雲甫，廣東順德縣舉人，同知銜，同治八年任邑令。有志肇自宋楊公元鑑，明清屢經增輯，至道光三年邑侯李暕等博考重修，較前頗備。咸豐癸丑後迭罹兵燹，典籍蕩然。同治十年，上憲以重修江西通志，檄各屬預修邑志以備采錄。區公乃集邑紳籌辦，經費延學邃品端之士，相與祓飾前聞，網羅散佚，踰歲稿成。未及鋟而區公調任，上饒吳興馮詢森來承其乏，捷請諸紳重為校訂，付諸剞劂。共為十三卷，分為十綱：卷一卷二曰輿地志，卷三卷四曰建置志，卷五曰食貨志，卷六曰學校志，卷七曰武備志，卷八曰職官志，卷九卷十曰選舉志，卷十一至十五曰人物志，卷十六至十九曰藝文志，卷二十曰雜記志，卷首宸翰，卷末纂修姓名，不入數。舊志分門別類，有目無綱，此志遵省發程式，為十綱。舊志文廟列入祠廟，此志改入學宮，附以名宦、鄉賢、忠義、節孝諸祠。舊志尚有雜記，此志合祥異諸條為一門，終以軼事。其藝文志首列書

周秦經史子集以下為諸疏記序書辯論跋說箴碑墓表墓誌列傳賦詩之類考卷十一至卷十五之人物志原皆列傳本藝文志中文有列傳且所收甚多殊覺不合志法又卷二輿地志之古蹟中如白雲城羊角峯梅巖雲峯堂世美堂南野堂養正堂望雲樓聽竹齋等則皆注某人有記有詩見藝文是古蹟中已定為不載詩文矣而裴尚書東齋羊角山解峯別墅諸則又皆備載詩文究其體例有關之詩文宜入某類殊無定制也

道光樂平縣志十二卷 清道光七年刊本

清知樂平縣事孫爾修修邑進士黃華磊等纂爾修字蒔才江蘇金匱人順天副榜由兵馬司副指揮道光二年來任尋調署南豐五年回任案邑志在明一修於正德十四年知縣文惠再修於萬曆二十五年知縣金志士在清一修於順治九年知縣王德明再修於康熙二十年知縣宋良翰三修於乾隆十三年知縣陳詢四修於嘉慶十七年知縣陳雲章此志蓋繼嘉慶之陳志而作纂人除黃君外尚有汪保泰劉廷黎盧葉董光蠑諸人書成整齊為十二卷卷一曰輿地志卷二曰學校志卷三卷四曰建置志卷五曰食貨志卷六曰秩官志卷七至卷十曰人物志卷十一曰藝文志卷十二曰雜記志統子目七十有七執此志以質陳志大抵仍之者半違之者半蓋此志頗能去偏純私文識事增歸於雅案舊志每門皆繫以小序往往雷同此志則不贅一辭以省繁複殆做諸康對山之武功志者學校別為一綱不混入建置之目且列於建置之前仰尊聖教似頗有見惟不列選舉志

而以選舉併歸人物志，又以宏詞科進士舉人武科
甲童科辟薦諸貢應例雜進封廕諸子目因其人物
志分類極為簡畧，除上舉，但於選舉者，餘僅有黟陽
世家、潘陽仕籍、耆壽、遺獻、流寓、列女六目，若善通所
謂宦業、理學、儒林、文苑、忠義、孝友、善士之類，皆棄而
不取，至其所載，率皆惟紀姓氏，其事實可紀者，於姓
名下雙行注之，注按宦志之名宦，亦用此法，不另作傳
實事，亦是務去浮華，亦可以與選舉志而並之也，蓋
文志所載書目，依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體裁
標名流序跋，撮為提要，亦此志之可取者。

同治樂平縣志十卷　清同治九年刊本
清知樂平縣事董萼榮等修、浙江補用知府邑人汪
元祥等纂。萼榮直隸宛平縣舉人，同治八年署任。邑
前志為道光七年知縣孫蘭修修，迄此志已五十年，適
詔各直省纂修通志，檄各縣重修縣志，知縣董公從
事采訪，遂諮紳翰，延攬邑紳延邑之賢而有著作
才者汪元祥、陳謨、彭世玠、徐雲驤、王澤章、彭家煋、洪
清和等分門纂輯，閱一年而蔵事，仿史家八書十志
之例，以綱繫目，分門十，繫目五十有四，勒為十卷。卷
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食貨志，卷四曰
學校志，卷五曰武備志，卷六曰職官志，卷七曰選舉
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曰藝文志，卷十曰雜類志。其
體例之變更舊志者，舊志職官文秩自督撫至巡道，
武秩自提督至副將，但題名紀爵里序年月而已，此
志擇其政績功勳可紀，無論文武大小，皆纂實立傳，
繫入名宦。舊志武備分兵衛、兵事，此志作兵制、武事，
言制則營汛將弁餉額軍裝馬匹皆有程度可紀，其
曰武事則前後用兵始末詳焉，实就宿會稽志有討

賊平亂二篇。此志蓋倣其意。舊志無選舉，而以科第附諸人物，此志則選舉特為總綱；又舊志無金石，此志則為子目，附諸藝文。至於藝文，則分註各門各條之下，其無所附麗而不可刪者，並錄於書目之後，謂之文徵，記載頗稱有法。惟職官志文職中知縣有宋之部者，頗有意改，不為立傳，仍因舊志之例，僅於銜下註多至二百餘字，考舊志之所以用此註者，以無名宦傳耳。此志既有名宦傳，仍因其註，不免自紊其例矣。

同治德興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知德興縣事孟慶雲等修，翰林院檢討甘肅按察司按察使邑人楊重雅等纂。慶雲字子緣，浙江會稽人，同治八年任。德興舊志，明以前均無可考，清則一修於康熙十二年，再修於二十二年，三修於道光三年。嗣經兵燹，頗少完帙。孟邑侯就章門書肆中購得道光舊志，及蒞任，視事於風土人情，昭然在目，蓋下車時先搜籍披尋，熟悉於心矣。後奉撫憲通飭興修，因以所購舊志延邑中賢士大夫，以揚采訪，為總輯。

尋采訪入部，業備舉大綱，出所撰各門小引五十餘首，並總序一篇，與局諸紳同釐定舊章，編輯近事，迄十一年夏而書成，釐為十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食貨志，卷四曰學校志，卷五曰武備志，卷六曰職官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曰藝文志，卷十曰雜類志，卷首上諭、圖，卷末原序，不入卷數。其門類大抵為遵照省局通行條目，略加變更，較道光舊志頗覺精覈。如舊志於祠廟例未分晰，此志以見諸祀典者歸於壇廟門，其不在祀典者祠

焉又舊志流寓門朱子稱名藝文門稱字此志皆稱
曰子舊志文苑門載程有恒以明人誤入清藝文門
載翁李文作董李真書序誤列董鼎之前載余李芳
詩誤入金芑歸之後此志俱為更易案縣始於南唐
而此志人物雖載自漢及唐如吳長沙王之在吳國張
錫都公之在建節鄉頗其居址皆確在德興界內毫
無疑義其考核堪稱精審惟地理門第言之太簡且
不列表而又置於疆域之後職官志載有陰陽學醫
學僧道之類皆為此志之漏

道光萬年縣志二十二卷 清道光四年刊本

清知萬年縣事項宗裕等修邑附貢生胡大鏞等纂
宗裕字問樵廣東南海人附監生實錄館謄錄議叙
道光三年任萬年縣志自明正德間設縣之初郡守
林公城屬鄱陽劉錄編纂成帙是為專志之始尋燬
於亂邑令白潢續修之時正德庚辰也厥後邑紳蔡
文莊著續稿不傳清康熙十二年邑令王萬鍾奉檄
編纂不數年板亦燬邑令張勤知文續修之時康熙
癸亥也雍正乙巳邑令劉鶴刊布癸亥舊本而採新
事以附其後是名續志乾隆十六年邑令李繼聖復
修之迄此志七十餘載時桂固廢祥於嘉慶戊辰涖斯
土至道光二年奉檄續修甫開局而離任前張公家
栻承其志亦未蔵事而去及張公宗裕始願厥成都
二十二卷卷一卷二曰輿地志卷三卷四曰建置志卷
五曰職官志卷六曰賦役志卷七曰學校志卷八卷
九曰選舉志卷十至卷十三曰人物志卷十四至二
十一曰藝文志卷二十二曰雜志全書無武備志惟
職官志中有營汛一目略言兵制而兵事則付闕如

不免為一鎮海輿地志中沿革疆域之間有事考一目似亦附非其類又藝文志列有誥勅考其內容皆関於封廕之作而其選舉志中本有封廕一目則此類誥勅似亦以移入選舉志為宜也藝文志所附各目二十餘類居全書八卷之多其濫可謂已甚

同治萬年縣志十二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萬年縣事項珂修邑人劉馥桂等纂珂字笙伯浙江錢塘縣附生同治四年任邑志在清迭經續修項公來治斯土公餘與邑人士採輯遺聞無思補訂釐正志而未逮八年春調署鄱陽九年夏重履萬年奉大憲諭修通志檄各屬增修邑志以資採定六月設局延邑紳博訪廣詢分纂彙輯閱十月書成按道光張志分門別類大率皆仍李志此次奉省志局憲頒發十門五十四目與舊志門類有分合增減改換之不同惟有理應遵照編排但關榷土貢陶廠本邑所無與驛站之經裁汰者則亦空存其目凡舊目所不可廢者分列各新目之間其十門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食貨四曰學校五曰武備六曰職官七曰選舉八曰人物九曰藝文十曰雜志共為十二卷前志八門無總序惟各目冠以小引此則每門撰立總序各子目舊有小引者仍之無者擬補但子目下有分注附錄俱不用引此志頗嫻考證即以名宦而論如陳策字嘉言舊志誤作嘉王李清舊志誤作李情王萬

縣浙江錢塘人，舊志誤作臨安人；主簿章布顔慧志
誤作點丞；訓導葉之蘭新建人，誤作新建縣丞，誤作教諭，皆旁
搜博採，以求事實，而仍詳注舊說於下，遇有兩說莫
衷一是者，則併錄之。點丞有申之者，詳注云：中有氏與
邑里未詳，極合不知蓋闕之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稿 史部

同治廣信府志十二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廣信府知府蔣繼洙等修，中書科中書上饒李樹藩等纂。繼洙字從濟，山東曲阜進士，同治八年署任。案：信郡自明成化間始有志，惜已久佚。及清康熙二十年，知府孫世昌蒐輯成書，而志始略具。厥後修於康熙五十二年者，為知府周鏞；雍正八年者，為知府蘇社造；乾隆四十八年，知府連柱、同知蔡二守所編，而蹤跡之是為連志。後百年奉檄續修，蔣公繼洙乃延邑紳之博雅者，於同治十一年四月開局，遵憲局所頒條目，次第編輯，並於舊志之闕略者補之。計十八綱，目兩書成，共為十二卷。卷一曰地理，卷二曰建置，卷三曰食貨，卷四曰學校，卷五曰武備，卷六曰職官，卷七曰選舉，卷八曰封爵，卷九曰人物，卷十曰方外，卷十一曰藝文，卷十二曰雜記。其書所載，逐條皆標出典，所加按語，多以通鑑及正史為證。如於星野之祥異，唐元和七年饒、撫、虔、吉、信五州暴水，十五洪書信等州條下，加按語云：按連志永貞七年、十五年兩書大水，考唐史永貞係順宗年號，順宗寢疾踐祚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稿 史部

踰年傳位太子是為憲宗明年為元和元年連志訛
元和為永貞今正之又至正十六年壬辰表龔山草
本花十三年癸巳燬起壽禽竹林條下加按語云按
通鑑綱目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十三年癸巳連志
誤十二為二十九十三為三十查至正無二十九三十
年今特考正其他各門若此者甚多亦可知其考正
之勤矣又舊志於地理沿革表圖上於郡都上冠府
其實國郡府皆以統縣特因時制異名耳漢書地理
志郡國表列並無分異故此志從之其甲子則據綱目
補注做徐廣注史記例有沿訛處亦詳加校正故其
表亦極精允

同治上饒縣志二十六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上饒縣事王恩溥等修邑人李樹藩等纂恩溥
字濂舫通州廩貢同治五年任邑志自清康熙甲子
年始修乾隆九年再修四十九年三修道光六年四
修及同治九年檄郡縣並修新志王令恩溥聘司纂
輯未竣而去邢令德祿遷令作令蘇先後經承其志
迄十一年始觀厥成共為二十六卷其書無總綱以
為統纂其目為宸翰星野沿革城池山川祠廟學校
公署田賦風俗兵衛武事驛鹽古蹟封爵秩官選舉
名宦人物寓賢列女方技經籍祥異寺觀雜記二十
六門其秩官志載有太守刺史知軍州事總管知府
等名目按此為縣邑志上列諸官皆郡志通志所應
載非邑志所宜有也其封爵所載晉有廣信侯戴逵
劉宋有鄱陽王劉休業南齊有鄱陽王蕭鏘蕭寶寅
鄱陽郡公陳顯達餘汗男茹法珍蕭梁有鄱陽郡王
蕭恢餘汗縣侯陸襄餘汗縣男劉孝慶陳有鄱陽郡王
郡王陳伯山唐有信王李憕李健先李瀉李瀉南唐
有信王李景達宋有信王趙世開趙宗鍔趙杜趙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趙璟、趙昺、信國公趙友聞、趙元祐、朱熹、陳伯康、文天祥等，於亦皆為府志所宜收，與邑志毫無關係，而並此志之鉅謬，惟其選舉門兼捐納及軍功保舉非實職者，皆濫行採入，經籍門先列書目，繼以藝文及碑版，尚有一得之可。

同治玉山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玉山縣事黃壽祺等修，內閣中書候選知府吳華辰等纂。壽祺字曉坡，松滋縣廩貢，同治八年任。按玉山縣志之可考者，首有明成化方志，萬曆錢志，迨清康熙庚戌湘潭唐君，此搜殘闕，分門別類，裒輯成帙，踵其事者一修，於乾隆癸巳昌山李子君，附府志局以成者也。同治八年，黃邑侯奉檄設局，聘辭延清士仲設局，訪求故籍，從事三年，及前邑侯寶曾而全書始成，都為十卷。其總綱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其書最可哂者，卷首既列共為十三條，其前十一條皆循通志而言，與邑志毫無關係，其第十二條自通志之最顯見者，如第一條云：江西通志，始於明嘉靖癸未，是為林志，越百六十年至國朝康熙二十二年重修，是為安志，繼之者曰白志、謝志，今所考前三志，做史家八書十志之例，以綱繫目，分門十，舉目五十有四，以下十條皆若此，一望而知其無與於邑志也。推其著此之由，蓋因其全書體例，一以通志為主，於是亦開

亦竟不易一字，纂輯荒謬，可謂已甚。第十一條之後云附增縣志凡例二條，而此二條其首一條為言修志沿革，其後一條雖亦言志書自通志及府州縣志一律新修，卷中所引雍正間通志、乾隆府志，輒加前字以清眉目，此外別無他語，實不足當凡例之稱。纂修諸人，皆蓄述之才，不知志書為何物，但知遵照頒發條例以敷衍公令耳。

康熙弋陽縣志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知弋陽縣陶燿纂修。燿字不詳，浙江秀水籍，拔貢。到任年月無考。按邑志在明有萬曆、崇正二志，及清康熙之初，檄天下郡縣各為志，時陶公知邑事，禮聘邑賢閔司從事於崇正志，而不可得，後僅覓得一本，字畫湮滅，篇章蠹蝕，查訪崇正以後之事，亦無有識者。搜碣殘埋，求或得之老成，傳聞或得之里甲呈報，斷殘碑斷簡，參之載籍，埋蔓草之中，或覆自故家遺族之獻，相與參訂而互考之，閱三月而書成，都為十卷。一輿圖，二疆域，三建置，四官師，五貢賦，六兵役，七選舉，八人物，九雜志，十藝文。其書雖極簡略，而考據精核，決非俗吏所可及。且弋當明末，閩浙水旱[illegible]，內鞫為茂草，逮康熙之初尚十室九空，方招亡之不暇，其何志之能問？陶公以三月之力而書成，以應史館之求，其事渺難，其心亦苦良哉。書中亦有疏漏，亦未可深責也。

咸豐弋陽縣志十四卷　清咸豐元年刊本

清知弋陽縣事陳喬樅等纂修。喬樅字樸園，福建侯官縣舉人，大挑一等，甲辰恩科江西鄉試同考試官。道光二十八年任弋陽知縣。之有志，昉自宋陳文正公，繼修之者，藍山張景范、遠明一修於嘉靖；李鵬山再修於萬曆，程梁湖三修於崇禎；王暉弦、潘則康熙十一年閻令耀始修，二十二年譚令瑄再修，乾隆十五年惠令元麟三修，四十七年左令方海四修，又道光六年文彝徽續修，因事遷延未成，迄咸豐元年始克成書。其十四卷，其總目曰天文、地理、建置、賦役、學校、武備、秩官、名宦、選舉、人物、列女、方外、藝文、雜記。其地理志之疆域、沿革，考敘行於叢境瞰達之處，斑然莫辨，據弋本古餘汗地，漢以前屬會稽郡，隋大業間始改葛陽郡爲弋陽，若稱晉時所稱弋陽縣，汝南郡梁改爲光州，目系郷仍今志中多以汝南人物事實列入卷內，故此志不惟簡略，且疏者證，惟選舉諸志有非本籍而其譜牒引爲遠祖者，見志中者，間亦收入，皆實係土著而登科錄係他郡邑籍者，皆則加案語以識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所載，雖濫而叙有法。又舊志藝文多無關本邑故實，此志悉行裁汰。舊志每門小序多有不能該括，此則做康對山武功志例，不贅一辭，亦知簡覈。其地理志中物產云：弋產與他邑相等，無甚佳者，惟蘇米較勝他邑；然大率由貴溪北鄉來，弋特爲所聚耳，不貪他邑之產以爲己產，似所記當極翔實。

同治弋陽縣志十四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弋陽縣事俞致中等修，翰林院庶吉士候選知府邑人汪炳熊等纂。致中順天府宛平縣舉人，到任年月無考。邑志在清有康熙十一年之陶志，二十二年之譚志，乾隆九年之陳志，四十九年之左志，道光二十九年之陳志。此蓋仍陳志而作者。凡十四卷。卷一卷二曰地理志，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食貨志，卷五曰學校志，卷六曰武備志，卷七曰秩官志，卷八曰選舉志，卷九卷十曰人物志，卷十一至十三曰藝文志，卷十四曰雜志。考舊志，乾隆陳志為目三十有二，乾隆左志小門十三，道光陳志小門十四。此志遵循舊通志條例，分為十門，子目略有增減。其地理之疆域沿革，皆較前志為優。其武備志自咸豐五年發逆肆虐，兩次陷城，竄擾各鄉，至同治四年始得肅清。其間官兵克復之方，鄉民團練之功，皆記載甚詳。故距前志之修雖不過二十年，事而兵事之續輯，實較歷來各志為多。至戶口所記，亦較前志稍詳。蓋因其時當發逆之後，撫輯流亡，查保甲，發給門牌，按戶呈送，以期消患未然，故於戶口之調查已不似前此之敷衍。以今案藝文志分書目、文徵，雖亦遵通志之例，頗較前志為勝。

道光貴溪縣志三十二卷 清道光四年刊本

清署貴溪縣事胡宗簡等修。原任瑞金縣訓導張金鎔等纂。宗簡字楓舲，湖北鍾祥縣舉人，以本省軍功奏賞六品職銜，道光三年任。邑志明景泰時張慶文輯創之，天順改元陳公敏表知縣事成之，萬曆初徧公表華修未及半，旋以內召不果。又清熙十一年知縣畢俊修之，二十二年令縣高駿升續修。乾隆十六年知縣華西植三修之，四十九年知縣鄭高華四修之。距道光初又四十年，奉大府檄令各邑續修，以備省志之採擇。及道光四年竣事，是為三十二卷。曰星野、沿革、形勢、城池、山川、水利、學校、公署、書院、田賦、風俗、土產、兵衛、武事、津閭、驛鹽、古蹟、封爵、秩官、選舉、名宦、人物、寓賢、列女、仙釋、方技、祥異、祠廟、塋墓、寺觀、藝文、雜記，三十二目。舊志有天師世家一卷，殊失體裁，此志刪之是也。惟其徵引詩文，其附於本文後者，又有於本文後注明某人有文、某人有詩，見藝文者，又有其詩不悉登載，但注明某人有文、某人有詩者，在作者以為因篇幅之長短、適時制宜，然亦未無定例矣。

舊志小註極多，抽小註過於繁冗，固為可議，然或如宗子京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一味割裂其樂又與繁冗等。此志刪節過多，亦殊非是。

同治廣豐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廣豐縣事雙全等修，邑進士廣東忠州府知府顧蘭生等纂。雙全字□，黃旗漢軍繙繹生員，吏部筆帖式，同治九年任。按豐志創自元泰定間，而明嘉靖、萬曆時亦相繼修輯。及清康熙十五年知縣夏顯煜重修，乾隆二十五年宰斯邑者為游君法珠，四十九年為胡君光祖，均奉檄纂修。道光三年知縣文炳復重修之。後五十年，雙公集邑諸君子董其事，更續修之，為十卷，即此志也。其總綱一地理，二建置，三賦役，四學校，五武備，六職官，七選舉，八人物，九藝文，十雜類。卷首詔諭不入卷數。選舉志多以譜牒為據，有非土著而用子孫寄籍於豐邑，並其遠祖科目爵秩臚列入志，致攷古者多淆疑混。細校宋元兩朝豐志中科目，士庶無徵，其可徵者或多參差，或籍貫歧異，是為此志之失。其學校志所載學制、學額、學田及書院、膏火田、鄉試文庠科舉田畝，皆極精詳。武事志逐年記載，皆標出典，亦此志之可取者。

同治鉛山縣志三十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鉛山縣事張廷珩等修，翰院編修邑人華祝三等纂。廷珩字楚南，陝西咸陽監生，同治九年署任。邑志明以前無可考，所傳唯費文通公宏一序，而志及清凡五修：一修於康熙二十二年潘士瑞，再修於乾隆八年鄭之僑，三修於乾隆四十九年知縣陽浩然，四修於嘉慶十九年陶廷璥，五修於道光四年王三道。同治十年張廷珩奉檄續修，以華祝三為總纂，翰林院庶吉士饒楓熊佐之，其分纂諸子，亦皆知名之士。稿未定，張公奉檄移珊城，知縣顏斌承其之，書成，都為三十卷，以卷首第作一卷。其總綱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其地理有質疑數條，以前各志訛謬相仍，實以遺漏殊不足以資考證，於志由邑人陳泰階遍歷窮搜，採周稽實為之互說，其一切訂訛補闕，詳註於各條之下，觀之極為瞭然。武備志兵制大概悉仍舊志，武事自咸豐六年親援以後，逐年開列頗詳備，惟無出典，不無遺憾。藝文志之子目分錄更子

集別金石書目策奏疏序記墨語錄語類賸言書啓問答書後題詞說贊箴拓經史子集別本爲書目而金石之下又列書目一目頗覺可怪且其所載詩文間有題目不涉鉛山者復其凡例凡其人全集散佚僅此碑金石不忘雜助之彙夫若此則邑之人士能文詩文者何時蔑有若以此遷無據準將悉收只賸徒覺非志法也。

乾隆廣信府志二十六卷 清乾隆四十八年刊本

清廣信府知府連柱等纂修。連柱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四十七年到任。案廣信府自明成化間始有志。其遺本久已無存。及清康熙二十二年詔徵天下郡縣志。知府孫世昌嗣羅散失，竟輯成書，而志始畧具。厥後修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知府周鎬元者爲周志。修於雍正八年庚戌，知府蘇祉者爲蘇志。降及乾隆四十八年，知府連柱，因事業二守所編未成之書，而踵成之。都爲二十六卷，區分天文、地理、建置、賦役、學校、武備、秩官、名宦、選舉、封爵、天師世家、人物、列女、方外、藝文、雜記十六類。其書門類頗備，記載亦稱有法。考以前各志搜羅雖富，未免文詞繁蕪，義例未能畫一。茲志皆一一釐正，歸於切實。或補或芟，或新增，或附見，一以義例為斷，事出於因，義同於創，實非前志所可比擬也。其於占驗加按語云：按漢書謂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郡縣志於分野之星宿，詳列占驗，雖亦以示修省，然修言休咎，類於讖緯之誣，茲不具錄。其史識亦殊加平等一等也。又於地理志之所 都

云。按宋以前皆鄉統於縣，里統於鄉，太史公傳老子曰苦縣厲鄉曲仁里是也。元始改鄉曰都，改里曰圖云云。又曰某為周黨正，漢三老遺制，某為周大司徒所職，某為漢亭長遊徼遺意，是其於考史之功實亦至勤。惟各門多加以論，以其中固多有可取之作，而敷衍為恒之確亦不鮮。藝文不列書目，所載不標出典，亦皆為此志之失。

乾隆上饒縣志十六卷 清乾隆九年刊本

清知上饒縣事汪文麟等纂修。文麟，江蘇碭山縣拔貢，到任年月無考。邑志宋治祐間太守張鎮纂而未成，明萬曆間知縣劉伯輝代而未刻，及清康熙二十三年詔天下郡縣修志，始倉卒而成於兵火之餘。降及此志，又六十餘年，汪公方以為憂，而教諭明東陽意與汪合，遂同治其事，集諸紳士，搜閱百家，參稽訂正，刪蕪補漏，康熙志以前遺者增之，以後漏者續之，一載而畢，共十六卷。其目曰星野、沿革、形勝、城池、疆域、山川、物產、田賦、水利、風俗、學校、書院、公署、秩官、名宦、兵衛、武事、關梁、選舉、人物、列女、流寓、仙釋、祥異、古蹟、祠廟、邱墓、寺觀、藝文、雜志。各門皆有小序，或微寓激勸之意。所加案語，亦皆有據。如人物志陳苑傳加按語云：按府志載貴溪人，今按李存所為墓誌銘，乃云上饒人，至順治庚午卒，明年殯於邑東郭，葬於瑜山，皆上饒地，故補入。李存墓誌銘見俟菴集。徐宗仁傳加按語云：按宗仁號芳溪，退論忠肅，舊誤載永豐，今考宋史及家乘補入。於列女張氏云：舊志失載，今考

省郡志補入其關梁門所附封禁考及封禁條例可考見其封禁一山之險峻深闊自唐宋以來寇盜憑之以為窟穴居民受害與官吏難制之概況可稱詳而不蔓惟藝文幾居全書之半其濫殊甚

道光上饒縣志三十二卷 清道光六年刊本

清知上饒縣事陶堯臣等纂修。堯臣廣東番禺舉人。嘉慶二十五年來任。邑志在清自康熙甲子始修，乾隆二十九年再修，四十九年三修，及此則四加參訂矣。志局開於道光三年，至六年冬始竣事。共三十二卷。區為星野、沿革、形勢、城池、山川、水利、學校、公署、書院、田賦、風俗、土產、兵衛、武事、關津、驛鹽、古蹟、封爵、秩官、選舉、名宦、人物、寓賢、列女、仙釋、方技、祥異、祠廟、塋墓、寺觀、藝文、雜記三十二門。考其所錄，凡乾隆九年

以前者，概稱舊志；四十九年者稱前志；所錄府志，則以蘇郡守所修為前府志，連郡守所修直稱府志。其採自通志者，則於各條下注明。凡前代事蹟人物，間有增補，必注明某書，皆極合著述之法。惟其所載多有出乎邑志範圍之外者，即以秩官而言，所列若太守、刺史、知軍州事、總管、知府、同知、通判、錄事參軍等官，皆宜列諸郡乘，非邑志所當載者。前志倣吳郡志例，紀事記序詩文散見於各條之下，不另立藝文一門。不極簡括，此志皆彙入藝文志，所分有宸翰、勅、表、疏、

劄子、傳記、序、書論、跋、書事、講義、解說、頌贊、箴銘、語短
名、墓跋、引碑、墓表、墓誌銘、行狀、祭文、約文、樂府、騷詞、
賦、詩等三十餘類之多，大抵凡邑之名士，家無專集，
吉光片語，莫不悉覓録之，其濫已云甚矣。且詩文既
入藝文，則山川形勢，即不宜更附詩文，而山川類中
之壺山，又載有明夏言、鄭以偉、清鄭日奎諸人之詩，
亦實爲例不純。

道光玉山縣志三十二卷　清道光三年刊本

清知玉山縣事武次韶等纂修。次韶，雲南建水人，嘉
慶己巳進士，嘉慶二十四年來任。考邑志在明有成
化方中志，止存一序；萬曆錢應斗志，僅有殘篇。又清
康熙九年曾一修之，乾隆四十八年附於府志局，曾
續修之。道光之初，武邑侯視篆玉山，值省憲頒通志
條例三十二則，檄輯成書，因與邑紳設局分修，及三
年書成，釐爲三十二卷。其目曰星野、沿革、形勢、城池、
山川、水利、學校、公署、書院、田賦、風俗、土產、兵衛、武事、

關津、驛鹽、古蹟、封爵、秩官、選舉、名宦、人物、寓賢、列女、
仙釋、方技、祥異、祠廟、壇壝、寺觀、藝文、雜記，共三十六
目。其書頗爲簡略，新增極少，計星野、沿革、形勢三目
未增一字，城池僅增一條，山川、水利、學校皆仍舊，公
署增數條，書院增數條，其他各門所增，以秩官、選舉
爲多。此志蓋爲敷衍公令之作，未暇廣爲搜羅也。惟
其書亦有佳處，如秩官志載朱孟華東崖人，加按語
云：按地志無東崖東巖縣，直隸有東明，江蘇有東臺，
廣東有東安，廣東、江西並有東鄉，浙江有東陽，有東

巖福建有龍巖蓋兩字必有一誤又於武事加按語云舊志引史多誤今據本紀改正此外按語甚夥且亦多有價值是其書所援雖不豐富然尚嫻於考證耳

康熙弋陽縣志八卷 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清知弋陽縣事譚瑄等纂修瑄浙江嘉興人職官表著稱西平人蓋其南宋時之祖籍也由舉人知弋陽到任年月無考邑志始於宋陳文正公元孫蘭山先生至明嘉靖間李公本而大備隨時繼續者萬曆間為程公有守崇禎間為王公萬祚至清康熙十一年壬子而陶公耀復修迄二十二年癸亥之夏又奉令纂修譚公乃於案牘之餘從事補輯不數月而書成都為八卷卷一曰輿圖志疆域志建置志卷二曰官師志卷三曰農政志卷四曰賦役志卷五曰選舉志卷

六曰人物志卷七卷八曰藝文志人物志首紀名臣次及宦業其人數一從舊志惟遇紕繆之處悉加改正如余應求誤作應球據家譜通鑑改正徐鉉無子據宋學士李昉作墓誌改正周執羔晉秩尚書據萬姓統譜增入李登當正統北狩時當鎮守真定而誌軼之據文達賢墓誌銘增入銘李墓者為李文正東陽非李夢陽據王志改正葛仙公誤為貴長房據後漢書三國志改正姜度為河泊所大使係李登贈行

福城送別二序訂正其餘諸傳事蹟不備者參採史傳以補之其參稽之勤實堪嘉尚惟其書門類似有未備且以祥異附於輿圖志學校附於建置志兵防附於官師志皆有未妥又所載各門多有宜詳反略而藝文則又搜輯過濫是蓋限於日力非纂者識有不逮也

乾隆貴溪縣志二十四卷 清乾隆十五年刊本

清知貴溪縣事華西植等修邑舉人侯選知縣黃炎等纂西植字燕麓號容齋江南無錫人雍正癸卯副榜乾隆戊午舉人乾隆十三年來任貴溪自明萬曆間始有志旋燬於兵無復存者清康熙十二年癸亥知縣畢士俊一修是為畢志二十二年癸酉知縣高駿升再修是為高志更歷六十餘年知縣華公以名孝廉宰是邑奉令纂修邑志於是延致多士開館編輯取舊志之繁穢者刪之訛謬者正之缺略者補之

書成釐為二十四卷計首星野沿革形勝山水城垣廨署學校都鄙戶口賦役物產風俗水利兵防武事祠廟古蹟橋亭坊墓祥異秩官選舉列傳藝文叢著雜記二十九目舊志於唐宋元明人物失載極多此此志博采諸史先賢文集故家譜系暨凡古刹郵亭窮崖荒墓殘碑斷碣參互考證增入者殆十之五所採各書俱注於末以別舊志其仍舊志原文者亦皆注明而其所補諸傳考核皆極精確如謝枋得據元史為弋陽人此志案寶祐登科錄大明會典枋得係

貴溪人。後遷弋陽。又東苑懷李存俟菴集。謂為上饒陳先生。此志又考存為祝蕃志墓云。蕃居貴縣西昂里。從縣人陳先生游。故知苑實邑人也。各類緣起。所作諸序。雖皆寥寥短。而皆與本邑有關。非泛引周禮。徒為危贅者。是皆此志之長。惟倪瓌二公。與天師世家同入封爵一類。而事蹟則一見於名宦。一見於仙釋。其體例不無參差。又闕於輿地者。但着沿革形勝。而不及於疆域。則又不免失於疏畧矣。

同治貴溪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貴溪縣事楊長杰等修。邑舉人黃聯珏等纂。長杰。號俊卿。湖北應山縣舉人。咸豐十年初任。同治三年再任。六年三任。八年四任。邑志在清一修於康熙十二年。畢士俊再修於二十二年。高駿升三修於乾隆十五年。華西植四修於四十九年。鄭高華五修於道光四年。胡宗簡。及是志已六修矣。為卷十。為綱亦十。為目五十有四。其體裁悉依通志。其十綱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食貨。四曰學校。五曰武備。六曰職

官。七曰選舉。八曰人物。九曰藝文。十曰雜類。此志所立沿革表。考據極精。凡舊志沿譌之處。悉為更正。如獻帝興平元年上標題三國吳。竟似吳獻帝矣。且其時漢未禪魏。獻帝為天下共主。孫吳特竊據一方耳。烏可紀其主之年。而冠以竊據之號乎。他如梁開平二年。唐尚未亡。時貴溪為吳楊所有。楊奉唐朔。較愈朱梁之僭纂。不得尊梁而僞吳也。諸若類此。皆更之條注其所據。如第三頁東漢之餘汗條下注云。舊志列新安二字蓋誤。以貴溪與廣信同隸新安也。是時

貴溪為餘汗地屬鄱陽據後漢書改正、又其食貨志對於田賦頗澂、學校志對於學田、藝文志書目必載其序跋、皆極有法、堪稱佳著、惟其文徵所搜太濫、如宋陸九淵與王謙仲書、與錢伯同書、示象山學者、明方孝儒答上清張真人書、唐順之答江午波書、皆與與邑治無關、悉宜裁汰、且有時過守省憲所頒體例、不無可紀而強實篇幅、是皆此志之微疵。

乾隆鉛山縣志十五卷 清乾隆八年刊本

清知鉛山縣事鄭之僑纂修、之僑字東里、廣東潮陽人、乾隆二年進士、五年來任、案邑志修於清季以前者、已燬於寇、康熙十八年知縣潘君於舊冊參剝、案成入帙、更歷六十餘年、鄭君來宰是邦、延邑之士紳、廣為搜採、閱一載而稿成、分為十有五卷、其大綱曰地輿志、建置志、食貨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列女志、藝文志、雜志、方外志、其地輿、建置中凡舊志訛誤之處、皆為訂正、戶口田賦、俱照賦役全書、而土產則引據典核、組織成章、如於豇豆云、紅白二種、一蔓長一蔓短、三四月種、嫩莢可茹、開花結莢、兩兩並垂、有習坎之義、老則收子、可菜可菓可穀、備用最多、豆中之上品、於南瓜云、種出南番、故名、二月下種、宜沙沃、四月生苗、引蔓甚繁、莖中空、葉狀葵、結實大如西瓜、一本可結十數顆、其色或紅黃、味如山藥、同豬肉煮食尤佳、每一物產、註皆若此、較之惟列名稱者、雅俗頓殊矣、惟舊志詩文雜作、分載於山川名勝之下、本極得體、而此志以藝文過於寂寥、遂將所有詩文悉

入藝文志，致與景物不相聯屬，似不若舊志為得其

秩官志於宋代知縣，不載年代，惟列姓名，多至八十餘人，又皆不言所據。其搜羅雖多，實無術資以取信也。

選舉志不知用表，亦殊非是。

康熙廣永豐縣志二十四卷 清康熙四十一年刊本

清知永豐縣事傅而保續輯。康熙十年知縣夏顯煜所修原本。而保字箕菴，河南嵩陽拔貢。案豐志修於明萬曆戊午，乃清康熙十年知縣夏顯煜重修，二十二年知縣齊贊宸復遵夏志原本而增補之。此志則悉仍夏志體例，畧加增益，所以曰廣永豐縣者，蓋別於安南之永豐也，後改曰廣豐。其書自無序跋，亦無凡例。卷首冠以十年之夏序，顯係續修姓氏之行款，曰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廣信府永豐縣知縣嵩

陽傅而保箕菴續輯。使閱不讀此行，驟視之，幾誤為康熙十年之夏志矣。夏志凡例，此次續輯未易一字。所以知其然者，因其凡例末條云修志已候夏先布檄之徵，此復苦心採訪，歷三月始得悉實其筆札之資云云，其為夏志舊例毫無疑矣。考其內容，某為夏志，某為齊志，某為新增，皆無一字之註明。其秩官敘至康熙三十年，則可以證明雖曾續輯，非重刻前二志也。共二十四卷：卷一地圖說，卷二沿革表，卷三秩官表，卷四科目表，卷五人物志，卷六疆域志，卷七山

川志，卷八風俗志，卷九制置志，卷十學校志，卷十一職籍志，卷十二經祀志，卷十三兵祀志，卷十四糧儲志，卷十五水利志，卷十六物產志，卷十七古蹟志，卷十八至二十一列傳，卷二十二、二十三藝文，卷二十四拾遺。其書本不合傳輯體例，無庸論其優劣矣。

同治興安縣志十六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興安縣事李賓暘等纂修。賓暘，廣西臨桂縣增生，同治五年到任。考邑志創始於明劉侯一貫，繼修於清初劉儀寵，皆存其序，而亡其書。厥後胡侯浴世補而壽梓，孔侯愧因其板燬已半，而再刻且續之。劉侯夢魁又續其尾，故胡孔劉三志合為一書，後統稱謂之孔志。其後乾隆四十九年，有雷志；道光四年，有申志。此志蓋繼申志而作者，除李侯賓暘親自纂修外，並延學博趙君松友、陳君壽田、邑明經楊君鎮南，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與刪繁補缺，書成共十六卷。其大綱區分地理、建置、食貨、學校、武備、職官、選舉、人物、藝文、雜志十類，蓋遵省憲所頒格式也。然對舊志亦有因所當因者，如各都水利，均照舊志，概不加增；有革所當革者，如舊志另分形勝一條，今併歸山川之內；倉儲向列公署，漕運向附田賦，今別為一類；有增所當增者，如興邑設立常平倉，舊志漏而未載，今增入之；舊志職官只載文秩，而不及武弁，今并列之；有詳所當詳者，如弋陽漕倉，祇載明季始建，清朝重修，而其基址之既失，而

復還並未詳叙令則備述顛末是皆此志之勝於前
志者其書於史籍參考頗多如漢書晉書宋史明史
九通徵引之處所在甚多如選舉志之封爵載有唐
李國封諸亭侯祀後山惠愛廟此志加按語云按又
志載祀後惠愛廟者是漢諸亭侯李悟又通志作東
騎將軍李悟而漢書有李恂傳而無李悟傳紀載不
同存以俟考其存疑亦合史法惟各門文字過於簡畧
蓋宗信康對山之失也

康熙南康府志十二卷 清康熙六十年補刊十二年本
清南康府知府廖文英撰建昌縣進士原任戶科都
給事熊維典等纂文英連州人由拔貢知府康熙七
年來任南康郡志明季凡三修及清則此志爲始修
也共十二卷卷一曰封域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
賦役志卷四曰學校志卷五曰職官志卷六曰名宦
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曰列女志卷
十曰藝文志此志至康熙丁酉與白鹿洞志同燬於
火六十年星子縣毛全德持復行補刊序稱府志中有

污山洞二志及山洞二志有關府志者分別補載其
他概未之及判手愚劣藝文復多首尾不全故此雖
間有不全者未忘諱皆於康熙二公也第據其凡例
云郡邑先圖後革表次衙侍以便稽考職官名宦
於年表列傳多所闕疑茲以采集甚艱惟依舊志編
續選舉碑表歲貢舊無年表今仍之惟進士舉科如次
分別以便稽考人物入覽御者從舊志未膺祀典者
但紀行畧列女舊志合人物卷內茲特另志分載藝
文舊志散見各條之下茲復別爲彙覽者不便今另

為藝文志總之其書大體一仍舊志而畧加變更其內容之簡畧不惟在清初府志尚不多覯即邑志中亦鮮如簡畧者

同治南康府志二十四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南康府知府盛元纂修盛元正藍旗蒙古進士杭州駐防同治九年來任考郡志創於宋至明凡三修清康熙十三年廖前守文英重加修葺雖此志已二百餘年中歷咸豐三年兵燹檔案燬失碑記存者十僅一二省局抄發職名僅有乾隆以後知府姓名出身如更遑延不加續輯則文獻益無可徵知府盛公遂延郡之名士設局纂修期年書成都為二十四卷卷一至卷四曰地理卷五至卷七曰建置卷八曰賦

役卷九卷十曰學校卷十一曰武備卷十二曰職官卷十三曰名宦卷十四卷十五曰選舉卷十六至卷十八曰人物卷十九曰列女寓賢卷二十至卷二十二曰藝文卷二十三卷二十四曰雜類其目錄於名宦人物二門皆備列人名此例在志書中尚不多見然本頗可為法蓋欲考某人事跡在目錄中即知有無其人不必更檢全書矣惟列女與仙釋之人名目錄又不登載體例似不一致各縣職官星子始於宋太平興國三年都昌起溯於漢建安年間未設都昌縣

以前建昌載自三國吳置建昌都尉，然府志斷自宋太平興國七年，蓋因其實者，此不能強使一致者。其藝文志所載書目計二百餘種，有採自四庫全書提要者，有采自縣志各本傳者，每書皆著出典，頗稱合法。惟未能皆有提要，且有但著書名無撰人，學正藏五卷、學統各二十四卷，不著撰人，將何由知其有關南康哉。是為美中之不足。

同治星子縣志十四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星子縣事藍煦等修，邑舉人曹徵甲等纂。煦，湖南長沙縣監生，同治六年來任星子。向無專志，地附郡郭，事附郡乘，故多缺畧。清嘉慶二十四年，查雲標採往蹟之散見四庫二志者，特纂縣志，所紀較詳，惜猶未付剞劂，所存遺稿，魯魚亥豕，字訛多誤。更歷四十餘年，藍邑令奉令續修，延博採刪訂，閱歲餘而稿始就，分為十四卷。卷一曰疆域志，卷二曰山川志，卷三四卷四曰建置志，卷五曰兵賦志，卷六卷七曰學校志，卷八曰武備志、職官志，卷九曰選舉志，卷十卷十一曰人物志，卷十二卷十三曰藝文志，卷十四曰雜類志。白鹿洞為天下書院，建在星邑境內，始自唐，盛於宋。朱子白鹿洞所紀由來備矣。然洞志修於康熙年間，歷年既久，多宜續載。此志於洞志之所有者，約以取之；洞志之所無者，遞為增之，庶後之修洞志者有所採焉。所列人物，間有非星子人而與星子有關係者，亦經列入。若陶淵明係紫桑人，紫桑乃星子德興之統也，而淵明所居實隸星子，又鄰西澗，筠

州人黃甫伯都昌人，然皆曾入星子縣志，故皆列入人物志，未可以濫收視之也。且其書各門無不搜羅宏富，考證精詳，在同郡各志中堪稱上選。惟藝文志之書目有錄叙跋者，有無叙跋者，且間有長數千言者，詳略未免太不一致。所收詩文亦嫌過濫，皆為未能盡愜人意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都昌縣志十卷 清康熙三十三年補刊康熙二十五年本

清知都昌縣事曾王孫修，邑舉人徐孟深等纂，知都昌縣吳邦憲補刊。曾王孫，浙江秀水人，由進士授漢中司理，康熙十六年補都昌令。吳邦憲，浙江山陰縣人。邑舊志始於明之萬曆邑侯陳公雲州，至崇禎朝邑侯陳濬卷復加修葺，更歷五十餘年，曾侯王孫因採舊邑志及郡乘與夫其他各文集輯成是書，蓋康熙之二十五年也。據三十三年吳邦憲補刊跋云：丙寅至今未及數載，乃檢其棗梨已失四十版，如不加修補，聽其散軼，非特來者無以資美，即往者亦無由徵信，則昭時誰歸予繼。未能搜羅遺典，增輯續貂，然舊版遺亡，不惜捐俸以補刊焉。知此三十三年之補刊，第補殘未增事實也。此書共十卷，分封域、規建、賦役、學校、典禮、秩官、人物、藝文、雜記九類，與武備、選舉，是為鉅失。其沿革有分紀，有總紀，其總紀則合四縣，遍考自三代以迄清初，俱編年大書，諸所採錄，悉本史鑑。若縣志則從分紀，殊為有法。其規建志即建置志，附有恤政一目，驟覽不類，考其內容所紀有義倉、養濟

院義塚、恵民藥局等与建置實皆有间，未可以附非其類視之也。其學校志所載祭器、書籍、射器、學田，皆極詳；然此外各门則甚简畧。清初邑志，大多類此，未可苛責也。

康熙建昌縣志十一卷 清康熙十四年刊本

清知建昌縣事李道泰等纂修。道泰字蕾思，東洲人，辛丑進士，康熙八年来任。案建昌志修於明之末葉，及清之康熙，失修者已六十年，會以修通志檄各郡縣同時續修，以備通志之採擇，李公於是徵諸里社，而為之正譌芟蕪，期年而竣，都為十一卷，區分輿地、建置、賦役、官秩、選舉、人物、方技、藝文，其子目建置中既列公署，又列衙舍，實為分不應分；且武備未有一字之著；賦役之簡畧，尤爲可哂；輿地沿革，不知列表，皆為此志之病。且此志案李序爲刊於康熙十四年，而其官秩志之知縣，若丁秉剛，則爲康熙十五年到任；李先春爲康熙二十三年到任；選舉志之鄉賓，載有呂利義，字子宜，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朝議大夫九江府同知攝建昌縣事陳天樟詳請之，則是曾經後人續增而未著明者。故此志究是否康熙十四年所刊，頗有疑問。此志本非佳著，而續增者一仍舊貫，是前後皆非名手耳。惟其物產皆加說明，頗為可取，如於五加皮云：五葉交加，故名。譙周巴蜀異物志名文章草。

作酒能成奇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謂孟坤子董子園桐與言，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於瑞香云其始出於廬山，有枇杷葉、楊梅葉、毬子、攣枝數種。花有紅黃白，皆與生物學極有關係，不可以其他谷門之陋，而即忽之。

乾隆安仁縣志十卷　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清知安仁縣事魏鈊等修，邑舉人鄭長瑞等纂。魏鈊字斎山，山東東阿縣舉人，乾隆九年來任。邑志自明正德間羅姚源寇亂，已莫可考，嗣經嘉靖萬曆兩修，俱係手抄。至崇禎而子修者熊君兆正，始百計大入。清康熙壬子擢以纂修南晚稿，而郡守黃公家遴初令縣士始克授梓刊行之。又康熙癸丑重修，再經刪潤，非熊君之舊矣。又康熙癸亥前令邱君象雍及邑人吳士騏後修之。史隔六十餘年而有是志，謝登岩序乾隆十五年之十月，跋於十六年之十一月，都為十卷：卷一曰輿地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學校志，卷四曰秩祀志，卷五曰賦役志，卷六曰官師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曰藝文志，卷十曰武備志。此志可注之點，為能正舊志之誤，如進士邊汝霖、汝舟同懷兄弟也，一中徽宗宣和，一中度宗咸淳，相距百餘年，因據宋史改正之。儒寓陳績登紹聖進士，安得興安監鎮，此志皆為之刊謬訂譌，以求傳信。又舊志賦役多有不符，此志取正於賦役全書，自康熙元

本按本備録俾民生國計皆有所稽性全書不及武

備人物志亦過簡略是為此志之失

同治安仁縣志三十六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知安仁縣事朱潼修安仁縣教諭徐彥楠等纂朱

潼字蓮莊浙江歸安監生同治五年來任攷縣之舊

志明正德間因遭兵燹散佚殆盡追崇正丙子邑遺

補缺裒集成編及清康熙癸丑癸亥乾隆辛未道光

丙戌屢經修輯遂臻完備然自道光丙戌以後復經

四十餘年邑令朱公奉令續修乃招集老成紳士分

任其事積數月之功至同治十一年四月而書成共

為三十六卷卷一至卷九曰地理志卷十至十四曰

建置志十五至十九曰食貨志二十及二十一曰武備

志二十二至二十四曰職官志二十五曰選舉志二

六至二十八曰人物志二十九至三十一曰藝文志三

十二至三十六曰雜類志舊志有目無綱此志体裁

悉遵新頒程式為綱十為目五十有四間有舊志之

目為此志之綱者舊志所弁小引均屬敷文叙於十

綱之首做雍正通志之例改用四言韻語庶綱目不

至混淆舊志紀載間有未合此志皆特為改正並加

按語如卷六津梁门中李熙橋下加按語云按舊志

載有宋狀元鄭獬詩，每考志已疑之。至今存其詩，聞其人。丙戌志又復補載。今據通志，獬中皇祐五年癸巳榜，距此時已二百數十年，此詩斷屬偽託，故刪。其他諸門按語，甚多考覈證詳，盡足以正舊志之失。又舊志名宦志列教諭於縣丞下，此志以乾隆七年部議以教官職司教士，會奏班次，教官入七班，位禮部所定班次，教官當在縣丞之上，故此志之名宦改教諭居縣丞之上，其縣尉得宜者。

同治瑞昌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瑞昌縣事姚暹修，邑舉人馮士傑等纂。姚暹字智泉，湖南湘陰進士，同治九年到任。攷邑志在清一修於康熙十二年知縣江皐，再修於雍正四年知縣俞之芳，三修於乾隆二十年知縣蔣哲遠。此志蓋繼前志而作，修成於同治十年，為卷十，分門亦十，為目五十有四。其十門，一曰地理志，二曰建置志，三曰食貨志，四曰學校志，五曰武備志，六曰職官志，七曰選舉志，八曰人物志，九曰藝文志，十曰雜類志。其武備一門，於武事僅詳髮逆之亂，若髮逆以前者，宋僅一則，元僅二則，明僅三則，宋以前則不著一字，即此已可知其書之疏於考史矣。至其所記髮逆事跡，又皆不標出典，且有其事但與九江有關，與瑞無涉，按瑞非九江府屬首縣，不得以九江事竟為邑事也。其建置志列有氏族一目，稽其所記，惟錄周、李、陳、王、柯、徐、田、余等一百三十三姓，他無一字記載，將何以審實其為邑之巨室，異於其他氏族？觀食貨志戶口以明為最古，田賦則以清為斷，其簡略未免過甚。最可取者，惟學校

志所繪禮制各圖若大成殿位次班列圖正位陳設圖配位陳設圖十二哲位陳設圖西廡陳設圖崇聖位次班列圖證諸會典毫無差別當茲舊禮淪沒之秋得有此圖尚可考見概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安義縣志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知安義縣事陳瑋修邑人周曰泗等纂瑋陝西鄠縣進士康熙六年任考安義於明正德中以建昌五鄉之五安義縣後四十三年邑人李高曉以無志書為慮遂慨然以為己任乃謀諸邑之耆舊成書若干卷其時為嘉靖之三十八年也及清康熙之十二年知縣陳瑋纂書之殿輒謀所以新之會上憲又檄下纂修之令遂與二三同志披輯考訂始事於十月之朔至十二月而告成為目百為卷十卷一曰輿地志卷二建置志卷三賦役志卷四官師志卷五祠祀志卷六選舉志卷七人物志卷八文藝志卷九別志卷十雜志書無天文志蓋因舊志所載斗牛之次悉從建昌分野據撫此書若復益之躔度分杪未免牽合故其闕天文即所以存天文也又無沿革表因為一編然安義自明正德始以鄉升縣正德以前為於建昌前此未有他焉故即列沿革表實亦無可紀載所紀各門皆自明之正德始惟選舉志則始於大中祥符八年因其為如雖始於正德而正德以前選舉中人物之

居里凡在安義轄境之內者,未始不可收弃,總之其
書紀載雖稍簡略,體例尚為妥當。又此志雖為康熙
十二年修,至康熙四十七年曾又略增補,如所列文
公朱夫子祠記、與許宗置買請安縣建田坪坡若坑
田畝土名冊,共四頁,云「告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歲仲
春上浣之吉,文林郎知安義縣事加一級山陰後學
王純敬識」,是其證也。惟除此四頁外,皆無增刊之跡
矣。

同治安義縣志十六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安義縣事杜林等修,邑進士彭斗山等纂。杜林
字敏白,六合人,到任年月無考。按邑志至明嘉靖三
十八年邑令高暘始有成書,及清康熙十二年邑令
陳瑋復續修之。嘉慶二十三年,張西屏蒞任,重為續修,
惜甫脫稿,未及付梓遽解組去。迨同治十年,杜令認
為當務之急,爰延李夏聞同閱八月而告成,分為十
六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食貨志,
卷四曰學校志,卷五曰武備志,卷六曰職官志,卷七
卷八曰選舉志,卷九至十二曰人物志,卷十三至十
五曰藝文志,卷十六曰雜類志。其於嘉慶以前,除採
高陳兩舊志外,未刊行之張志稿亦皆採入,又有舊
志縣同通志、府志、建昌縣志及其他載籍,其人物有
見於道學者,仿史記互見之法,其他或合傳,或附傳,
或以事比,或以系及,其法堪稱甚善。人物志有洪汝
懋,為從建昌志所傳入,[illegible]甚固,吳草廬集題姚傳士與
汝懋贈言稱汝懋為玉父之後,據此遂謂汝懋亦從玉
父而升入義安籍,其嗣考證多如是者。惟考建志以義

星野。高志悉從建昌分野摺摭而成，是以概行刪去，不立天文一門，本極有見，而此志竟攫張志稿刪餘補入，牽合附會，無謂已極。又建置志之廟壇新增祭文數十篇，亦為不應爾者。

康熙九江府志十八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知九江府江殷道等修，候選知縣進士張秉鉉等纂。殷道字孟鞠，漢陽人，戊戌進士，康熙九年任。按九江郡志在明宏治朝太守童潮一修，嘉靖朝馮何棐再修，天啟朝太守陸夢龍三修，及清順治十八年太守龍宗虞一修，至康熙十二年藩司又有修修之命，太守殷公乃聘張君秉鉉、文君德翼等互相參訂，書凡五易，十八卷不刊，綱目四，建置、星野、祥異、沿革、城形勢、鄉坊、山川、關津、橋梁、風俗、城池、兵防、戶口、田賦、物產、職官、公署、郵傳、鹽政、學校、書院、選舉、祠祀、丘墓、古蹟、寺觀、名宦、人物、孝烈、仙釋、隱逸、流寓、方伎、藝文，分類極瑣，且有未備，而其所載又皆不注出典，即以兵防而論，如明太祖親征陳友諒圍攻江州，正德時宸濠之畔進攻九江，皆見諸正史者，宜皆總合各書詳為紀載，而此志皆僅寥寥數語，不云所據。又關津橋梁所紀屬德化縣者，有云在城某方某門外，有云在府城某方或某門外之別。按德化為九江首縣，縣府本為一城，紀載理宜一致，豈有城與府城之別。則

是縣府非共一城，因一字之微，事實竟淆亂矣。卷首凡例，平昔無閑宏旨。在清初志書中，類多若此，不能過責也。

同治九江府志五十四卷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九江府知府達春布等修，德化進士黃鳳樓等纂。達春布，字建修，滿洲鑲黃旗官學生，同治十年任。按九江郡志，一修於宋治，太守童潮，再修於嘉靖，憲副何棐，三修於天啟，太守陸夢龍，清則一修於順治十八年，太守胡宗虞，再修於康熙十二年，太守江殷道，三修於嘉慶二十三年，太守任蘭祐，後更五十餘年，太守達公奉令續修，乃始於十一年，至冬告成，於十二年季冬為卷五十四，計綱十，附目五十有四，其十綱曰地理、建置、食貨、學校、武備、職官、選舉、人物、藝文、雜類。其書門類完備，記載亦詳，且無繁蕪之弊。如地理志之山川，非高山大川，寺觀非叢林古剎，與夫水利之末登課，津梁之不達通衢者，皆從而簡。職官志各縣止載縣尹及兩學，其他如典史、城守、把總、外委，專官於郡城者，皆詳於縣志，郡志亦不錄。文徵多文賦詩詞，目必有關於以郡山川風俗利弊因事者，然後載入。如匡廬為數郡鎮山，題詠最夥，而九江止轄匡北，其泛寫匡南及泛寫廬山者，皆從而刪之。惟藝文志書

自分經史子集，則固無可議。但人物傳中有已言及著述者，藝文即不復載，必有著述而不立傳者始行收入，以致欲求郡之著述，須有遍尋列傳之勞，殊不若互見為得也。

乾隆德化縣志十六卷 清乾隆四十五年補修乾隆二十三年本

清知德化縣事沈錫三修，羅為孝等纂。錫三，浙江德清人。乾隆四十年來任。按德化向無專志，惟附見於府志者僅存崖略而已。乾隆二十年邑令高植始創輯之。迄乾隆四十五年，飭令將郡邑各志，有礙字句及應禁人詩文事實，另自悉行校勘。邑令沈錫三遂將舊志檢校刪削，事在二十年後者，因附益之，亦可謂事增於前，文損其舊者矣。其書十六卷：卷一沿革表、秩官表，卷二選舉表，卷三方輿志，卷四建置志，卷五食貨志，卷六學校志，卷七典禮志，卷八藝文志，卷九至十一列傳，卷十二文錄詩錄，卷十三卷十四古蹟記，卷十五古事記、雜記，卷十六別記。分門頗亂，且無學宮、驛鹽、金石諸目。攷其卷十五之古事記，專記宋朝沒謁雲龍虎踞龍與虞遷之跡，蓋為書記兵事者，而以古事名之，是命名之範圍頗廣，紀載之範圍頗狹也。藝文列諸列傳之前，致與文錄詩錄相隔絕。卷首有秩官表而無名宦，皆不能以類相從，殊為非是。藝文所列書目，間或錄其原序，以見大凡。在乾隆朝

之志書中，尚又手親其卷首目錄，間附注語，如於請錄下注云：各條文字已載各志，無事屬者總錄於此。又其典禮志附有邱墓一目，雜記中亦有邱墓一目，而於典祀志之邱墓註云：此在祀典者；於雜記之邱墓注云：此在祀之外者。其注明與凡例相輔而行，且書於各目之下，兼讀凡例尚覺了然，亦目錄中之別開生面足為後世楷模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治德化縣志五十四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知德化縣事陳鼒等修，德化縣教諭吳樹聲等纂。陳鼒四川蓬溪人，監生，以勞績保舉人，同治八年來任。按邑舊志於清乾隆二十一年修，四十五年有定。嘉慶丙子朱勳楣太守纂修府志，邑令劉文炳博采兼收，至戊寅年竣事，雖未續修邑志，而邑之文獻已可於府志中徵之矣。同治中邑令陳公奉令續修，經始於十年二月，告竣於十一年十二月，共為五十四卷：卷一至卷九曰地理志，十至十三曰建置志，十四至十九曰食貨志，二十至二十二曰學校志，二十三及二十四曰武備志，二十五至二十七曰職官志，二十至三十一曰選舉志，三十二至四十三曰人物志，四十四至五十曰藝文志，五十一至五十四曰雜類志。書中述卷第二作，皆書曰知德化事高植原輯，沈錫三補輯，劉文炳再輯，陳鼒續輯，將歷修諸人悉書卷端，其法雖不經見，而後修者皆以前人所修為稿本，於事理固應爾也。其體裁大抵式從其新事，仍其舊事之未載舊志之後者，略加續輯，事在續輯

之前者極鮮。增補其所異乎舊志者，舊志之古事記此志編入武事、人物傳於艾系。溯源累加考證，其所續輯，以錄自前志者為最多，而於沿革尤甚。其書成於同治十一年，而其選舉志仕籍則僅續至咸豐，封贈則僅續至嘉慶，例則僅續至道光。同治朝皆置不問，殊失續修之本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治德安縣志十五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德安縣事沈建勳等修，邑恩貢生程景周等纂。建勳，不詳其字，浙江山陰縣監生，同治九年來任。案邑志在明，邑令蔡公元偉、劉公鐘相繼纂修。及清，則邑令李公郭棟、姚公文燕、曹公師聖皆重加纂輯。同治十年，沈邑令延邑紳之行備而經明者，復續輯之，閱八月工竣。都為十五卷：卷一至卷三曰地理志，卷四曰建置志，卷五曰食貨志，卷六曰學校志，卷七曰武備志，卷八曰職官志，卷九曰選舉志，卷十至十二曰人物志，卷十三及十四曰藝文志，卷十五曰雜類志。其綱目部次，悉遵省局頒發程式。舊志列典禮門，凡迎壽接詔、祭祀、鄉飲，具儀注最為詳細，此志皆附於壇廟、學宮、鄉飲儀之下，不另立專門，頗稱了然。其沿革一目，搜輯極博，所採典籍有史記、前後漢書、晉書、宋書、太平寰宇記、通典、春秋大事表等，且能互相參證，以定是非。如太平寰宇記有德安戰國屬楚一語，此志加按語云：按周志引周元王三年越滅吳，周顯王四十六年楚滅越，盡取故吳地，以為屬楚，今考通

征在周顯王三十五年楚滅越，綱目分注云盡取吳故
地東至浙江，所謂故地者應是如蘇等處，至九江等
郡春秋時已半屬楚，不自滅越之後始也。攷證精博，
諸多類此。是所引書目皆以人為綱，統以所著各書，
逐書皆注其出典，且有標明已刻未刻字樣者，又間有
採自原序，然不過十僅一二，未能逐書悉有耳。

同治彭澤縣志十八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彭澤縣事趙宗耀等修，歲貢生劉樹德等纂。宗
耀，廣東舉人，縣籍無考，同治二年來任。按邑志創自
明成化二十一年，其書修例謬不備，宏治萬曆間
相繼兩修，及清修於康熙二十三年者為王志，修於
乾隆二十一年者為吳志，嘉慶二十四年邑宰周雅
山又彙王吳二志，攷據精詳，燦然大備，後歷五十餘
年，邑宰趙宗耀開局續修，工未竣而去，嗣任者廖君
兆鑒續事十閱月，尚未脫稿，及同治十二年陳君文
慶蒞任，全書始觀厥成，亦為十八卷。其宏綱分地理、
建置、食貨、典禮、學校、武備、職官、選舉、人物、列女、藝文、
雜記十二類。武備僅分兵制、團練二目，於兵事竟未一
言及之，實闕漏也。考舊志建置、食貨兩項所載甚繁，
此志平行刪除，其所以刪除之原因，以有賦役全書
可供披閱，邑乘不必更事詳錄矣。以此言之，凡志中
之出自典籍者，何一不可刪除，使欲知邑事者皆遍
閱典籍，復何需乎邑乘，其言頗不謬哉。其建置志有保甲
一目，武備志有團練一目，二目性質相似，宜相連屬，

分附孫非所宜。學校志附有冒考案由、冒考被冒捐案由諸文，讀之可以考見其時凡在衙門充當皂快等役，不但本身並子孫不得考試，教官廩保徇私混送，均干例禁，府州縣官濫行收考處分尤重，此志詳爲紀述，不無可取。

光緒彭澤縣志一卷 清光緒二年刊本

清知彭澤縣事陳友善修，邑人張經畬等纂。友善福建侯官舉人，光緒元年來任。據邑前志修於同治中，趙邑侯宗耀成于洪邑侯文慶。光緒元年友善蒞任，披閱全書，固尚精詳，惟采登新事，究不免有掛漏之處，與新成郡志略有參差，于是校舊縣志，徵諸新郡志，遵照省局頒定章程，重加纂輯，以成是書，附於同治新志之末。書無總目，凡同治志之所遺，依次録之。補遺者門多寡不一，不便逐條分卷，故統彙之爲一卷，仍載其目於各條之前。其疆域、形勝、古蹟、津梁、風俗等門，有關緊要而爲同治志遺漏者，概從舊志補入。選舉志，新舊兩志，及舊志所載而同治新志遺漏者，亦逐條補入。其所補計形勝十條，水利一條，津梁一條，古蹟四條，風俗九條，建置三條，廟祠二條，育嬰堂一條，典禮一條，學校二條，職官六條，選舉十五條，人物六十七條，列女九十五條，藝文書目一條，各體詩文數十篇。其稗益於前志，固非鮮也。

嘉慶湖口縣志十八卷　清嘉慶二十三年刊本

清知湖口縣事宗庚等修，邑舉人洪宗訓等纂。宗庚字芝湖，江蘇溧陽進士，嘉慶二十一年署任。湖口之有志自明嘉靖己未沈君詔始，嗣後修於崇禎戊寅者曰陳志，修於清康熙者曰范志，修於乾隆者曰郭志。降及嘉慶，宗邑令以原本日以殘闕，事蹟日以湮沒，乃與邑舉人洪宗訓、李照、邑進士蔡孔易等設局纂輯，始於二十二年夏，訖於二十三年春，共十八卷。卷一曰方輿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秩官志表、雜援表，卷四曰選舉志、表，卷五曰食貨志，卷六曰學校志，卷七曰典禮志，卷八曰列傳，卷九曰列女傳，卷十至十五曰藝文志，卷十六曰古蹟志，卷十七曰古事記，卷十八曰雜記。補遺採乾隆郭志各門注有增補字樣，此志直錄其文，刪其增補二字。其注有增補字樣者，乃此志所增補也，使讀者但見此次增補之跡，若欲求某為郭補，非得原書莫可而知。設此志於其刪郭志增補字樣，似不如易為郭補二字，為得。藝文志所收書目，必將原書檢閱無遺，確字樣，始行登載，是以所收殊為寥寥。其他各門紀載皆詳而有法，秩官選舉各表所列尤精，各門小序亦多言之有物，實堪稱為佳構也。惟兵防、里長、保甲諸目附諸建置，似非其類，且無兵事一門，亦一小疵。

同治湖口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知湖口縣事殷禮等修邑人周謨等纂殷禮字月樵湖北江夏縣吏員同治五年來任湖口前志修於嘉慶二十三年邑侯宋庚此志即踵宋志而修者殷邑侯禮修而未成及張邑侯興言蒞任復進邑之紳耆從事續輯至同治十三年書成都為十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食貨志卷四曰学校志卷五曰武備志卷六曰職官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曰藝文志卷十曰雜稾志其目錄凡為改易舊志之處皆加注語如於地理志註云舊志曰方輿古蹟目下注云舊為綱今省古物目下注云舊另於食貨今列於地理關権目下注云舊志無其他所注甚多不必枚舉不按舊志不讀凡例而改易之跡一目了然其法殊足稱也宋志学校綱內止載学產一目此志將文昌宮產業一一載明以示來者選舉舊表修致列武科於五貢之下識者譏為重文紬武此志做郡志改為志体各自立目以昭均一其武備志保甲一目紀明崇禎間闖流寇之亂縣設二十六保保轄十甲甲約十戶鄉為鄉兵以十字文序編田為某字號戶為某字號其制度一望而知皆此志之知所緩急者唯其所採間有附會之說如水利載有蟹口井在舊縣治廳前今学宮蓮池側相傳郭璞以地形如蟹鑿井為口云按郭璞時未立縣治其為傳者之謬可以知矣大抵為形家附會之說諸者似宜知之也

康熙南城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二年原刊五十四年補刊殘本

清知南城縣事曹養恒等修，邑紳蕭韻等纂。養恒陝西蒲城人，舉人，到任年月無攷。按邑舊志已無可稽，是志亦十二卷，惟序例目錄卷數皆已不完，其目之可攷見者有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名勝、津梁、風俗、圖籍、戶口、糧畝、水利、物產、賦役、縣署、縣學、兵防、祀典、丘墓、義鄉、宮室、街道、坊鎮、秩官、名宦、鄉賢、人物、藝文、寺觀，是否此殘不可攷。又據其凡例云：是志所修多由郡乘摘抄，或據府志殘本，中間斷續，頗費穿鑿。是此志修時已感文獻無徵。又云：萬曆七年縣志後，秩官貢舉恩例武舉多有遺漏，非前編者紀錄未詳，即後進者傳訛不的。據此是此志實繼萬曆志而作也。更據補刊序云：南城縣志實經曹君奉令重修，甫告厥功，滄桑偶變，版遂散亡，胡可不補，因募匠重梓。大概原版十三，補版十七，事實辭章一無增減。是此志在當時已少完本，而今所得並此補刊本亦不完，實無由議其優劣，姑述其崖略如右。

康熙建昌府志二十六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建昌府知府高天爵等修，南城縣學生吳廷之等纂。天爵字君寵，遼陽人，鑲白旗漢軍貢士，順治十七年來任，康熙十三年死耿逆之難，贈太僕卿，謚忠烈。考建昌舊志起宋迄明凡經七修，自萬曆壬子至康熙癸丑，紀載既遠，文獻莫徵，知府高天爵因適為蒐羅，因資括據為綱，有十為卷二十有六。卷一至卷三輿地志，卷四卷五建置志，卷六卷七學校志，卷八卷九秩祀志，卷十武備志，卷十一十二賦役志，卷十三至十五秩官志，卷十六十七選舉志，卷十八至二十二人物志，卷二十三至二十六藝文志。是編蒐集極富，體例亦佳。按郡分合今昔不同，如謝顏之名宦並見撫建兩志，李呂王鄧諸人物署見南新瀘三邑志，其類此者不可勝舉。此志以山川有定，宜從疆域，人物無窮，宜分古今。是以凡人物在析縣以後者，各從新屬，若在析縣以前者，各從舊屬，其所處置，頗稱得體。其人物志之格式，皆以姓名為綱，字與爵里皆夾行附注於姓名之下，事蹟則提行特書，格式若此，尚不多見。又孝友傳有高

必達其人者不詳其里居，惟云五歲時，父明宦大恩棄家遠遊，莫知所之。必達既長，乃歷任四方，求其父。按此稱至孝友，固屬無愧，然究是否籍屬建昌，頗難取信。此志不加考索，抑何說耶？建置志所載坊表多至數百，但記為某人立，而年日闕如。賦役雖詳，清初明以前皆棄而不載，是皆為此志之失。

乾隆建昌府志六十四卷　清乾隆二十四年刊本

清建昌府知府孟炤等修，新城進士黃祐等纂。孟炤字蘭嵩，奉天鑲黃旗漢軍監生，乾隆二十一年來任。按舊志自宋迄明凡經七修，而以萬曆志號稱精備。及清則高太守天爵、姚太守文光先後更修，姚志類多不愜人意。方伯王公檄下，指駁郡人士之訐者亦益至。夫志原以資治，不圖反以滋訟而害治。太守孟公乃於課最之暇，延攬多士，凝神披覽，芟繁補缺，釐然有當，書成共為六十四卷。其目分沿革、星野、疆里、山川、城池、陂堰、津梁、風俗、物產、賦役、屯運、郵政、鹽法、學校、壇廟、郵傳、武備、公廨、古蹟、坊表、邱墓、寺觀諸考，封爵、秩官、選舉諸表，名宦、人物、方技、列女、流寓、仙釋諸傳，藝文、紀著諸志。若志人物傳分類極瑣。孟公以江西通志載李尚書建張裕與書水王明甫論修志事宜，謂部頒格式人物祇通列而不分門，以便後來增入，是分析殊非部例。近日江南通志有名賢、宦、儒林諸傳，然所載國朝名賢僅二人，儒林所載尤寥寥可數，故此志補記，附將人物合編，不分門類，於志中小

傳，并以盡其生平，論斷分析，固非易事，然名臣名儒，與尋常善行，固不相侔，而亦備序合編，實亦未安。余以舊志之分圖表，未為盡當，而此志之合，亦是誤也。又書中引用舊志，或有異同，因此志多已校覈，惜其不注其書之誤，但謂舊卷不至相參校，致沒其考核之功，使之此志用力雖勤，法似未善，故不能稱為佳志也。

同治建昌府志十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建昌府知府邵子彝等修，翰林院庶吉士南豐曾璵光等纂。子彝字叔堂，安徽太平縣進士，同治十年來任。按舊志創始於宋，遞修於明，至清康熙癸丑，繼修是謂高志；厥後修於乾隆丙子，是曰姚志；逾年太守孟公以姚志未備，設局更修，是曰孟志。是編全採孟志，惟變其改表傳紀四體，而以綱繫目，為綱十，為目五十有六，蓋遵通志例也。書凡十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食貨志，卷四曰學校志，卷五曰武備志，卷六曰秩官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卷九）物志，卷十曰雜類志。其門類之異於舊志者，舊志以戶口寓諸賦役，此志則另立食貨一門，而以賦役屯運、郵政、鹽法統焉。舊志無學校一目（附見），惟首學宮，次學制，書院只載官建以課士者，其前賢講學之地皆附入古蹟，此則悉行附置諸學校。其食貨志之鹽法一目，於明代廣昌不備，瀘溪無考，南城、南豐、新城各縣亦僅據縣志登載，其間數目參差，似多不合，惟其所附錄之建昌鹽議，雖僅關於一縣，而其時鹽政之興革，

確可於此考見一班。他若所附錄之屯田議、料糧議亦皆極有價值。要之此書條例極善，惟材料似未豐富耳。

同治南城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南城縣事李人鏡等修，邑人賜進士出身梅體萱等纂。人鏡，雲南河陽縣進士，同治八年來任。南城初無專志，盱江志、淳熙志、開慶志、正德志、景泰志俱覆郡為書。萬曆己卯范公淶始別為縣志，及清曹公養恒、康熙中姚公瀚、羅公秉義、乾隆辛未范公安治、道光甲申時公武敷以次修輯，越五十餘年，復為同治之九年邑令李公延邑進士梅體萱主持編纂，凡十五閱月而稿成，其書十卷，其大綱一曰封域志，二曰建置志，三曰賦役志，四曰典禮志，五曰武備志，六曰職官志，七曰選舉志，八曰人物志，九曰藝文志，十曰雜志。是編復點為補前志所未備，如舊志所紀疆境山川稍形簡略，甲申志多記道里，亦未縷析，此志詳溯源流，增作地脈考、山川考、麻姑山考。甲申志將歷代置官命名品秩晏因編入沿革，淩雜難辨，此志因作官制考附職官志內。前志所繪縣境、縣署、學宮、麻姑、從姑山五圖說，僅著大概，此志因為補畫加註，並增繪縣城、關廂、鄉鎮、書院、十二景各圖，補諸卷首，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資考據南城為建昌附郭邑古蹟名勝壇廟公廨縣屬郡者均縣所轄之地紀載易於牽涉此志惟列其名著其址而建置緣起經理事宜職官姓氏概不登載其自謂可別郡志殊不知為其所紀雖在南城境域之內即載建置之緣起實亦無害於志法若出境域之外即其志法與郡乘有別其謬固依然也

乾隆新城縣志十四卷 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清知新城縣事李玥等修新建縣貢士夏之翰等纂李玥字君峯號西河山西靜樂舉人乾隆十五年來任按新城舊志始輯於明永樂中正德隆慶一再續修及清康熙十二年又一修之迄此志已八十餘年此八十餘年中仕宦人物官司兵農禮樂庶務其待增輯莫不孔殷乾隆十五年元和方懋禄為縣令屬邑紳士從事續修未及竣事有調清江靜樂李公踵將其事書成都為十四卷卷一土地志卷二建置志卷三民賦志卷四職官志卷五學校志卷六禮儀志卷七風俗志卷八武備志卷九人物志卷十選舉志卷十一恩榮志卷十二藝文志卷十三雜志卷十四外志其書分門別類極為完備如禮儀志附朝賀宣詔迎春耕耤祭祀祈禱救護講約鄉飲時制風俗志附氣候民事崇尚三目恩榮志附封廕徵賓耆壽三目藝文志附書目書序遺篇三目以類相從頗為謹嚴書目所收共八十九家為書一百七十種以時為次不分經史子集自云其間存者少逸者多而某存某亡竟

未注出，且各書不詳差救，亦為美中之不足。又其所錄書序五十四篇，皆與書目有間，抑與書目離而為二，似不若合而為一。且書目中之書，凡另錄有書序者，目下但注某人有序，皆不注明其撰人，若不與書序互相參稽，難執書目而讀之，一若已佚撰人之名者，其法殊不足取。故其門類雖備，亦不敢許之為佳著。

同治新城縣志十二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新城縣事劉昌嶽等修，邑學人鄧家祺等纂。昌嶽字日峻，湖南新化進士，同治九年署任。案邑志在明始輯於永樂，再輯於正德，三輯於隆慶。及清康熙十二年一修，乾隆十六年再修，道光六年三修，及此志則為四修矣。共十二卷：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卷三食貨志，卷四學校志，卷五禮儀志，卷六武備志，卷七秩官志，卷八選舉志，卷九恩榮志，卷十人物志，卷十一藝文志，卷十二雜類志。其書大體一仍乾隆舊志，而子目略有增損。若人物志，乾隆志之子目分先正、女貞，此志則分以名臣、宦業、理學、儒林、文苑、忠義、孝友、善士、隱逸、方技、列女、流寓諸目；學校志，舊載書院，皆前賢講學之地，此志以名存實亡，附於古蹟；武備志，舊志不載兵氛，而載於雜志災祥內，此志提出，附於武備之末，是殊異於舊志者。他則一仍舊貫。普通方志，雖卷首冠以城鎮各圖，此志於武備志中繪以險要諸圖，共二二圖十隘，前志未有，蓋所以察非常、固封守，深合武備之旨，較之雖記兵事兵制，殊高

一籌堪爲後世則又閒有數門較舊志無一字之增減且又不注所自於志例似有未安藝文志書目中新增各書有載撰人小傳者多至數百字此法固善然不能人人皆有往一漏百亦非法也

同治南豐縣志四十六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南豐縣事柏春修翰林院庶吉士邑人曹琪光等纂柏春湖北漢陽監生同治四年來任案豐邑志秉筆於宋元惟劉壎南豐州志最稱典覈明有葛膺王志曾思孔續志譚志備錄及清康熙甲子邑令鄭公釴彙而輯之是爲鄭志歷八十年至乾隆癸未邑令盧公崧主修者爲前志道光戊子邑令徐江主修者爲續志下距是志又四十餘年邑侯柏公奉令續修之及同治十年冬而書成共爲四十六卷其目曰建革疆里城池山川公署學校賦役風俗物產水利津梁武備祠祀祥異古蹟坊表塋墓名宦秩官選舉仕宦封廕人物列女方伎流寓仙釋藝文雜記無總綱以資統馭子目亦不完備蒐集材料尤爲缺乏故書中除人物藝文略佔篇幅外其他各門幾等虛設其凡例云是書力求簡切無尚浮詞各篇或首尾竟通或分條臚載有義應申說者約綴數言於篇首餘只據事直書而已按其自云力求簡切蓋即爲粉飾簡略而發也藝文志仿桐城姚氏古文辭類纂例以墓誌

文別為一卷此例用諸文集則可用諸簡略之方志愈形其他各門之空虛矣。

民國南豐縣志三十六卷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民國署理南豐縣知事黎廣潤修，邑貢士趙惟仁等纂。廣潤湖北人，清優貢，民國八年六月來任。此志為同治志而作，共為三十六卷。其大綱：一曰疆域志，二曰建置志，三曰賦役志，四曰官師志，五曰武備志，六曰選舉志，七曰藝文志，八曰雜類志，十曰名宦傳，十一曰人物傳，十二曰列女傳，十三曰寓賢傳，十四曰仙釋傳。書中各門編至宣統三年為止，宣統以後，另編民國紀事一卷。書中有舊志所無而新志所有者，有舊志從略而新志從詳者。舊志無市鎮，新志有之，以市民交易，有關商務也。有舊志倉儲附公署後，茲以倉儲關係地方甚鉅，特立倉儲專門。於城鄉現存倉穀，紀載綦詳。學堂、議會、警察、郵政創辦於前清，至民國始完，附列則新舊不相融，專列則門類多事實少，茲於民國紀事中，凡為前清所創辦者，詳碻敘明於前。其民國紀事，計分紀光復、紀籌辦、紀田賦、紀義圖局、紀偽幣、紀驗契、紀稅契、紀屠宰稅、紀烟酒稅、紀印花稅、紀郵政局、紀公債、紀徵兵、紀選舉、紀大荒、紀

職官紀、祀典紀、分區紀、選舉紀、風俗紀、災異紀、鹽煙茴紀、漕兵紀、瓷業始末紀、撫災紀、土匪紀、教育紀、商會紀、縣農會紀、牛痘局紀、知事紀、警察紀、仕宦紀、畢業次第，龐雜無統系，且無教堂一門，亦為一漏畧之，胥太簡畧，未能各門盡其原委也。

康熙廣昌縣志六卷 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清知廣昌縣事王景升等修，邑人魏宗衡等纂。景升鑲黃旗監生，康熙二十一年來任。考廣昌縣志，始於元建昌仲默，明正統間尚書何文淵長子宗嗣再修之，嘉靖丙申員外郎李喬三修之，嘉靖乙卯知縣强仕四修之，萬曆癸巳知縣顏魁槐五修之，萬曆丙申知縣應時六修之，崇禎壬申徐時進七修之，及清順治丙申知縣沈寅一修之，康熙癸丑知縣王維翰周公全從事修輯，書成未刻，迨二十二年王公景升奉令登刊，嚴加訂定，為書六卷，目分沿革、星野、形勝、山川、風俗、城池、賦役、公署、學校、官師、選舉、人物、祀典、仙釋、藝文十五志，不列武備志，而以營兵附於形勝，所附似非其類；賦役疑項，宜識其源流，並詳古今，是編唯以清初簡明冊為準，自宋及明，唯存其目，征解數目，皆無可考，詳於後而畧於前，是其考覈之功，實有未逮。其他如云何公文淵、魏公象樞諸傳，舊志載某事出某書某項出某誤，有乖傳體，今悉刪去，按逐條卷標出典，舊志本合志法，茲編反視為有乖傳體，是

非類例，未免貽譏。藝文附篇載詩文數十篇，皆他邑名賢及方外僧道紀事詠物遊覽贈答之作，且有摘錄之句，殘闕不全者。於邑之風土政績，皆枝閡殊屬無謂之至。其風俗志雜錄隋書地理志、晉書地理志、杜佑通典諸書，然泛指吳地而言，與廣昌一邑風馬牛實不相及，昧然摘取，無識已甚矣。抑是編第知敷衍公令，於事實初未加意也。

同治廣昌縣志十卷 清同治六年刊本

清知廣昌縣事曾毓璋纂修。毓璋字潤甫，湖南善化縣監。同治四年來任。按廣昌縣志自明至清康熙，凡紀九修。迄道光辛卯，前縣令善化曾公興仁又增輯之，自乾嘉以迄道光間，職官人物，採錄成書，抄爲兩部，一存禮房，一存學署，尚未付梓。咸豐間被水漂失。同治初，邑令曾公奉上憲札催飭刊，乃覓出舊志，照原書略加改訂，其乾嘉以後職官人物可考者輯之，不可考者闕之，輯成只爲十卷。其目曰沿革志、星野志、形勝志、山川志、城池志、風俗志、賦役志、學校志、壇廟志、公署志、坊表志、邱墓志、古蹟志、秩官志、選舉志、人物志、仙釋志、藝文志。體例一如康熙王志，惟增壇廟、坊表、邱墓、古蹟四志。稽其內容，凡王志所收，亦有裁汰，即以藝文而論，如何喬新所作璦山邱文莊墓誌、四明楊文懿墓誌、南城李泰伯墓誌、李喬所作南城胡烈婦傳，以及劉文炳所作江浙翁兑題疏、羅萬所作重修英德縣儒學記、饒東鎧所作康州思政樓記，是編悉行刪去。按上列各篇，皆與廣昌邑無涉，此志

刪之，可稱有見。其人物本仍舊例，分理學、名臣、名賢、忠節、死事、宦業、孝友、篤行、文學、隱逸、材藝、勇畧、耆善諸子目，惟其新增之物六十四人，只連列而不分類，接舊例分類。如是則新增亦宜分類，如以舊例為非，則是編宜加修改，若一遵一否，是自紊其例，殊為巨疵。其他各門一如舊志，無足議也。

雍正瀘溪縣志十二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清雍正九年刊本

清知瀘溪縣事李如瑤等修，邑人譚先等纂。如瑤字瓊仙，直隸霸州舉人，雍正五年來任。按瀘邑原隸南城，自明萬曆六年始闢壤分疆，志之可考者，一修於明萬曆十一年，再修於萬曆四十二年，三修於清康熙十二年，四修於康熙二十二年，及是編則五修矣。其為卷一曰封域志，卷二曰規建志，卷三曰食貨志，卷四、卷五曰禮教志，卷六曰秩官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卷十曰藝文志，卷十一曰雜志。卷首圖序，卷末跋。全書多因陋就簡，抱殘守缺。按邑治首重封城，而繪圖闕漏，都疆界俱貫其中。是編以卷首另列繪圖，殊為破碎，而形勝見地利之要衝，皆志所切要者，是編竟亦缺焉。全書皆極簡畧，惟禮教志所載獨詳。他如食貨志載賦役一目，闕於田地山塘錢米数目，不惟詳於清代，於明亦須加詳。此外則無善足錄矣。

乾隆瀘溪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清知瀘溪縣事朱崧修，邑人舉人周玉瓊等纂。朱崧字維嶽，奉天寧海進士。乾隆十四年來任。按邑志創於明萬曆十一年，繼修於萬曆四十二年，三修於清康熙十二年，四修於康熙二十二年，五修於雍正九年，迄今二十餘年。上憲檄飭續修，朱邑侯崧乃於乾隆十五年春延邑紳集議，遂於五月開館，至十六年五月蔵事。釐為十二卷：卷一曰封域志，卷二曰規建志，卷三曰學校志，卷四曰賦役志，卷五曰典禮志，卷六曰秩官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卷九曰人物志，卷十至十二曰藝文志，卷末曰雜志。其凡例云：江西不足盡吳楚之地，而吳楚又統以荊、揚二州，觀星者雖可賅其大凡，非審時度事、神明會通，亦難確指其屬何郡邑，況瀘地又江西一彈丸乎。是星野之說，撰者本不置信，而其封域志仍首有星野一目，未知何故。是編於封域、規建、賦役等志極有經營，其典禮所載各圖式極為詳細，較之他作說明各殊形曉然，惟不作武備志，藝文之所收太濫，皆為是編之病。

同治瀘溪縣志十卷 清同治九年刊本

清知瀘溪縣事楊松兆修，邑人鄧鍾華等纂。楊松兆，山西五臺縣翰林，同治八年來任瀘溪。有志自明萬曆十年知縣陳王廷始，再修於萬曆四十二年知縣梁應綸，三修於清康熙十二年知縣佘履度，四修於康熙二十二年知縣衛執蒲，五修於雍正九年知縣李如瑤，六修於乾隆十六年知縣朱崧，七修於道光二年知縣吳，泰四年至道光九年，知縣張澍踵前事而刪定之。迄同治九年，詔修省志，檄下各縣一律興修。知縣楊公會商紳董，丞行採訪，凡閱月書成，都為十二卷。其目曰星野、建置、疆域、城池、公署、學校、賦役、漕折、鹽關、形勢、山川、水利、津渡、所守、鋪遞、風俗、物產、祠廟、寺觀、冢墓、古蹟、秩官、宦業、選舉、人物、列女、流寓、仙釋、方術、休咎、藝文，其文體一仍舊志，略加增補，然多脫漏，殊不精詳。即以秩官而論，其在道光九年以後，查知縣如曹燮坤、王楷、趙焉、吳壽愉、田博厚、吳朗、祁啟薈、田彬、沈曦、王放，曾十人，皆不詳其籍貫與出身；縣丞如段正邦，為道光十八年來任，其後任李偉則為

咸豐元年到任，中隔十數年，其間必有脫落。與史曾毓瑋、李賢哲、王懋照籍貫、到任年月，皆與考選舉志，尚有若盧家瑞、盧一士，皆未能指其年次，然在道光以前者，皆無此失。且道光至同治年非遼遠，考核甚易，而此志竟皆脫漏，其潦草可以想見。蓋修者第知敷衍公令，初未計及搜輯文獻也。

康熙撫州府志三十四卷 清康熙四年刊本

清撫州府知府劉玉瓚等修，郡人會副饒昌胤等纂。玉瓚字黃中，順天大興縣進士，康熙元年任撫郡。撫郡之有志，肇自宋之景定，修於明之弘治、嘉靖間，再修之多所刊落。崇禎癸酉三修之，為湯嘉志，稍有增益。清康熙之初，太守劉公蒞政三年，百廢俱舉，又念文獻之闕，遂乃與李康、饒昌胤、明經諮中立共同編輯，閱十月而書成，都為三十四卷。其目曰建置考、象緯考、山川考、邑里考、賦役考、版籍考、物產考、官師考、吏考、祀典考、廨宇考、兵衛考、選舉考、人物考、藝文記。按舊志名宦多有誤收，如三國朱然，乃丹陽之臨川，孔琇之本傳乃臨海太守，皆與撫郡無涉，而誤收入此志，志行刊正。又間有參考舊史以補志缺，如周續、王阮之類是已。至嘉祐中孫遵為判，見於王荊公見山閣記；林憲為判，見於曾子固思軒序；羅必元為司法，敖曾景建見於本傳；唐陸愍為令，見於柏虔再記；元馬祖壽為尹，見於草廬記。是編悉行補入，考史之功，有足稱者。其書所採，舊史及史籍外，在臨川則有姜糧先

提要傳平叔臨川記在各縣下，崇宜東樂俱有舊志，
遺有新稿以佐成事，惟金谿一邑舊有張順爵之獻，
考舊考之書其多如此，此是志之所以能斷繁集要存
省初志書稿爲完書也。惟學宮列於廨宇之次，失其
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雍正撫州府志四十五卷 清雍正七年刊本

清撫州府知府羅復晉修，臨川縣進士內閣中書李
如昱等纂。復晉，廣東東莞貢生，雍正六年來任。考撫
之有志，始於宋之景定。若五代荀伯子之臨川記，其
權輿也。二書俱已不傳。有明弘治、嘉靖、崇正凡三修，
之清康熙乙巳、戊辰復兩修之。後戊辰志朽蠹過半，
雍正七年太守羅公寔請鄉先生李君茹旻、吳君孟
等司纂輯之役，自孟秋迄孟冬，四閱月告成，共爲四
十五卷。其目曰疆域、建置、星野、山川、邑里、學校、廨宇、
壇祠、賦役、版籍、古蹟、物產、封爵、職官、兵衛、良牧、選舉、
名臣、理學、仕績、忠烈、文苑、武節、篤行、孝義、隱逸、烈女、
仙釋、藝文，其大體蓋襲康熙乙巳舊志，與夫明弘治
以來諸舊本而成者。舊志集古蹟雜見於山川邑里
廨宇學宮之中，是編以其爲名勝之所繫，或先哲之
所遺，騷人遷客相與憑弔而流連者，因悉摘出，聚爲
一門。篤行諸傳皆賢人君子之徒，非一節之士，舊志
一行之善亦概附於其中，殊於素矣；棄而不收，又非
與人爲善之意。是編復立孝子、尚義二目，庶幾有美

必彰，無致湮沒，此皆其斟酌適宜，勝於舊志者。惟其書之第八卷本有壇祠寺觀，理宜附諸其後，否則別為一目亦無不可，此志竟皆不爾，而移邑里志中附述寺觀，如臨川縣之東隅云為里者四，其街三，寺四曰玉眞、曰廣壽、曰南禪、曰寶雲，觀三曰祥符、曰紫府、曰儀鄱，將無冀寺觀散附於邑里坊巷之間，致欲考稽寺觀者，必須遍讀邑里志而後可，殊昧提綱挈領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撫州府志八十六卷 清光緒二年刊本

清撫州府知府朱澄瀾等修，宜黃縣進士、湖南督糧道謝煌等纂。澄瀾，浙江秀水縣舉人，同治十年來任。煌，撫郡志書始於宋之景定，明代宏治、嘉靖、崇禎均經續修，及清康熙乙巳、戊辰，雍正己酉，咸豐辛亥、壬子亦屢經官紳修輯。迨同治朝，郡守許應鑅、陳增光先後會同地方紳耆開局倩纂，皆未告竣而去。及同治十年朱公澄瀾繼守茲土，遴黃宜進士謝煌等讀禮，延其披閱成稿，至光緒二年秋全書始成。共八十六卷，其總綱分地理、建置、食貨、學校、武備、職官、選舉、人物、藝文、雜志十志，卷首宸翰不入卷數，計分五十四目，是編之分門類別，一遵省局擬定格式，惟省頒定式有關武備一門，而查撫郡向未設營，故闕焉。未備職官志，省頒定式分文職、武職、名宦三門，是編因武職較少，未能成卷，故附於文職之後。選舉志省頒定式本無五貢之目，是編因舊志歷科恩、拔、副、歲、優等貢均已備錄，故於舉人後另分一門，不泥於省頒定式。攬輯有見，各門所載，以食貨志為最精詳，田賦

一目、六邑各分一卷。舉凡遞漕各項銀數解給各衙門經費解布府支給各項銀數存留本縣支給各項銀數等，皆既錄舊章並抄新規，述其沿革，以供後人之參考。其令人最不愜意者，武備志僅得一卷，兵制、武事紀述簡略，皆違極點。又各門無論新增舊有，無一條標明出處者，對於考證亦甚忽略。

道光臨川縣志三十二卷 清道光三年刊本

清知臨川縣事姜鈺等修，邑人原任合州知州紀大奎等纂。姜鈺字平山，浙江會稽人，順天大興籍，由議敘嘉慶二十四年題署，道光二年來任。按臨川舊志起自宋淳熙、嘉定間趙、唐二令，載在明永樂大典，諫焉不備。迨清之康熙初年，胡令亦堂始訂為志，時當兵燹之後，又奉檄書急，就道倥促告成，前志所傳脫末之見。乾隆戊午歲，李令燮菴請於閣學李穆堂先生，秉筆釐正，遂稱完備。嗣後七十餘年，姜公來宰是邑，思有以補之，纂將入都，未及觀成。道光二年，復膺邑篆，正值奉文續纂江西通志，乃延邑之耆舊，相與修輯，越一載而書成，是為三十二卷。門類曰星野志、沿革志、形勢志、城池志、山川志、水利志、學校志、公署志、書院志、祠廟志、風俗志、土產志、兵衛志、武事志、關津志、田賦志、古蹟志、封爵志、秩官志、選舉志、名宦志、人物志、寓賢志、列女志、仙釋志、方技志、祥異志、驛鹽志、塋墓志、寺觀志、藝文志、雜記志。志書多首星野，顧星野之說自古紛歧，而臨川舊說之異尤莫甚，於以文

昌堰上直文昌星始於宋淳熙志誤引圖經要定志從西諸大之嚴治訛六百餘載是編於附論中直指其謬諸所引證極具卓見舊志秩官只載實授其署任各官一概未載簡之志例殊有未合是編於其尚可考見者悉行補入是其證訛補闕皆極加意在縣志中可稱佳著。

同治臨川縣志五十四卷 清同治九年刊本

清知臨川縣事童範儼修邑舉人陳慶齡等纂範儼字桂西湖北黃岡縣舉人同治六年由安義調署斯邑按邑志在清胡公亦堂肇修於康熙庚申李公樟堂再修於乾隆壬戌後更有姜公銓續修於道光三年癸未同治六年童邑侯來宰斯邑甫下車即以修志為汲汲未幾入覲不遑從事八年復回斯任又適遘纂省志並飭各州縣一體與修乃剋期蕆事爰集邑之耆宿廣事搜輯期年書成共為五十四卷其大綱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考前志共分三十二門是編因遵省頒發凡例分十綱五十四目綱中凡為前志所有者概仍舊貫惟考道光志之職官志紀載頗詳舉凡某人某年初任某年復任皆按年排列極合志法是編以其一人而兩三見或四五見因祗載姓名籍貫其初任復任年月概不紀錄其謬於事實可謂已甚即以知縣秦沅而論為嘉慶十一年初任十三年去任陳國華繼之十四年再任二十年去任徐

培繼之二十一年三任二十四年去任姜鐄繼之若此志但署姓名不載初任復任年月則成徐培繼陳國華之後姜鐄繼徐培之後則自嘉慶十四至二十年為邑宰者實秦沅豈不使人誤認為陳國華自二十一至二十四年為邑宰者亦秦沅豈不使人誤認為徐培若此乃知而任纂人其致謬尚忍言哉

康熙崇仁縣志四卷 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知崇仁縣事陳潛纂修潛浙江長興縣人康熙八年來任按邑志宋有嘉定志元有天曆志明永樂十年知縣王克義一修成化四年知縣李祥再修萬曆三十年知縣李紹春三修清則順治十六年知縣謝允擴一修是編蓋承順治志而作共四卷卷一曰沿革表封爵表官師表人物表卷二曰提封志創設志上卷三曰創設志下食貨志秩禮志紀異志卷四曰理學傳名宦傳鄉賢傳仕進賢者傳隱逸賢者傳忠義傳武勇傳樂善傳孝友傳貞烈傳雜傳其書門類之不備紀載之簡略可謂無以復加其能差強人意者惟食貨志戶口則宋元皆有紀載明則永樂元年為某數天順六年增至某數弘治五年減至某數嘉靖三十一年減至某數隆慶三年減至某數萬曆二十一年增至某數其他若田畝起運存留皆能按年紀載詳其改革其紀異志之兵亂祥瑞災祲靈異讖語等雖篇幅甚短然皆採自正史與先賢文集尚少齊東野語亦為全書菁華此外則除人物表與列

傳外皆言之無物而每門之後又皆加以論曰讀之益見其腐要之此書以云版本則刊印尚精以云紀載則無善足取矣

同治崇仁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崇仁縣事盛銓等修邑舉人湖南候補州判黃炳奎等纂盛銓字鏡瑩安徽全椒縣舉人同治八年來任按邑志在宋有嘉定志元有天曆志明永樂十年知縣王克錫一修成化四年知縣李祥廷再修萬曆三十年知縣李治春三修清則順治十五年知縣謝允璜一修康熙十二年知縣陳潛再修道光元年知縣康步顏三修及此志則四修矣此志經始於同治八年知縣盛銓中經侯長齡許兆楠俞致中三知縣相繼主修及十二年而竣事共為十卷其綱領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故道光舊志藝文門內僅標書目二三頁於本人著書大意未能闡明是編於各書之後除四庫已著錄者不另加註外其他無論已刻未刻俱綴數語殊合體例惟其地理志之沿革目中附有封爵一目所載由晉至元初約三十人按封爵一目其人之籍屬他邑者似宜附於職官志其籍屬本邑者宜附選舉志或將籍屬本邑者獨為

一国以籍屬他邑者附於其後要以隸於選舉志中為最相宜附於地理志中實為不類然其封於封爵中之人物考證皆甚精詳如鄧桓沖程靈洗受封之年與封地皆援據正史以繩前志之謬故雖附非其類實亦未可厚非其他各門紀載皆簡詳而有法瑕不掩瑜是編之謂

道光金谿縣志六十卷 清道光三年刊本

清知金谿縣事李雲修邑進士前浙江巡撫楊護等纂李雲福建平津縣舉人道光元年來任按金谿自置縣以來志凡六修景定永樂二志久已無存嘉靖志雖有重刻之本恐未可據其較善者為康熙壬子乾隆辛未二志後更七十餘年大府飭備縣志邑令李雲乃延邑之紳庠悉搜舊志而考之並及正史參以名賢文集旁及私家譜牒迄道光三年而書成為卷六十其目曰疆域建置賦役學校祥異古跡書目宦師選舉仕宦名宦列傳孝友文苑仕跡處士義行耆德列女方技寓賢闕訪文徵等對於舊有類門輯或分或附格式雖未畫一條目尚無遺漏惟星野形勝二門邑乘多首列之然天道遠而難言況金谿一隅正如譚九疇指星分終無確據又邑非戰伐之衝亦乏阨塞之險疆域既明形勝自具故二目俱不易紀實為是編之長考番禺通邑志罕立闕訪一門惟永清縣志有之蓋沿章學誠志之例以求合史家闕文之指金邑乾隆志於人物所收既廣而叙次則多簡略因

精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不可增之，則尤不可。是編乃將各傳內無事實可徵之人，仍前志原文別為一編，取永清志之闕訪而名之，以待後人之考信，其法亦極可取。惟其書目與文徵淆雜太遠，祥異宜附卷末，而置於學校之後，似皆未能以類相從。又附兵衛於建置，附災異於祥異，似不若另列武備志之為得也。

同治金谿縣志三十六卷 清同治九年刊本

清知金谿縣事程芳修，邑舉人鄭浴脩等纂。程芳河南祥符縣監生，同治九年署任。此金谿舊志凡經九修，其最末者為道光志。同治九年，程公來權邑篆，延邑之士大夫董其事，越十月書成，釐為三十六卷，分地理、建置、食貨、學校、武備、職官、選舉、人物、藝文、雜類十志。蓋恪遵憲頒格式者。其目則歷奉前志，有前志所有而不可刪者，有前志所無而不必增者，故於通志五十四目少變之，為三十六目。或分或合，各以類從。考全書各門皆無小序，惟獨於倉儲、書院二門各綴數語，亦似無關要義，似不如刪之為得。其職官志先列官師，繼列名宦，而於武職竟缺而不載，實一鉅漏。若謂邑之武職無多，然把總一職為邑所必設，亦不載及，未審何故。地理沿革不如同表而述說，亦極簡陋。藝文所搜文徵多至四冊，其濫已可想見，惟其所收書目雖無提要，而某人作序，某人有跋，有某年刊本，皆詳為標出，不無可取。例如吳書山詩集四卷，目下註云：張性撰，楊樸叢堂詩

語云杜律非虞伯生注楊文貞公序刻於正統間然宣德初已有刻本乃張性撰更據池北偶談載余在京師嘗得張注舊本是此志於考證上極知注意未可因前卷諸失而郤之

康熙宜黄縣志八卷 清康熙三年刊本

清知宜黄縣事尤裿章修 郡人李來泰纂 裿章字雯菴福建晉江人由舉人選為知縣順治十八年來任 按邑志之可考者有明嘉靖元年之乾志萬曆年卯之王志及清康熙之初尤邑侯簿書之暇時與紳士披閱縣志前有乾公所修繼有邑人黄瀠纓所纂自萬曆至康熙凡七十餘年未之續修又適逢纂修郡志欲搜羅邑乘以成一郡之全書乃延郡人李來泰邑人歐陽年烑黄士光鄧官賢羅士弘涂國盟諸人相與從事閱兩月而告成都為八卷其大綱曰疆域志形勝志版冊志官職志人物志藝文志其版冊志之子目一曰田賦二曰丈田碑三曰輕齋賦表四曰輕齋續志五曰戶口六曰丈田冊七曰四差八曰經費錄九曰條編成冊十曰黨保成規蓋即所謂賦役志也其最可咲者其建置沿革表不載某代劃於某州某郡某道某路某省某府而惟紀其政治之大凡如於宋仁宗皇祐元年下云知縣李公詳始●建學宮於社稷壇右明孝宗弘治七年云知縣童公芳纂

修縣志世宗嘉靖元年下云知縣鮑公鳳重修縣志按此皆與建置沿革毫無關係而亦棼之實爲畫蛇添足其風俗一目僅記歲寒數行他亦簡略可哂其聊可作爲文徵獻之徵者惟職官選舉二志所收人名甚夥舍此則無足述

同治宜黄縣志五十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宜黄縣事張興言修邑人賜進士出身謝煌纂

按縣志始於董而鮑王允繼之至道光五年續修者是爲史志迄是志之修又經四十餘年邑侯張興言奉令續輯乃聘進士謝煌恩學塗黄秩韶舉人符鴻謨歐陽鼎詔許壽祺等重討舊編彙成新帙計經始於同治九年四月至十年十月而志成都爲五十卷其總綱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更纂以五十四目蓋遵省頒格式也舊志人物以時代爲先後其所載品行類按名臣宦業理學儒林文苑處士忠義孝友分爲八類然非此不錄殊覺非是此編遵省頒定式分名臣宦業理學儒林文苑忠義孝友善士隱逸方技寓賢列女十二類信者傳信疑者存疑分類之中仍各以年代爲次似較舊志略勝一籌又忠義死王事者前志所載甚尠此編凡邑之從宦就死慷慨赴義及任外省郡縣員弁充外省郡縣兵勇捐軀與難者皆分別列名以附於篇其五十四目各有小引

惟不冠於各門之首而志著録於首卷致與本門隔絶實為無謂而篇内又有三十二門為前志舊有小序仍綴各類之首因之各門有一序二序之別而各門之首又有無序有序之分例不畫一莫此為甚其最使人滿意者為各門材料皆極豐富較舊志多出十倍以上即其體例微有不當而其志特殊可供人參考也

同治樂安縣志十一卷卷首一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樂安縣知縣朱奎章修廬陵縣拔貢胡芳杏等纂奎章字惺泉貴州遵義縣舉人同治七年任考邑志肇於宋嘉熙癸卯閱元迄明至正德間凡八易至清則有康熙甲子歲邑令方公湛本正德志續輯者迄同治又歷百八十餘年適纂修江西通志飭所屬剋期續修邑令朱公奉檄之餘遴延司鐸胡君芳杏主編纂之任并遴儒紳佐之其發凡列目別類分門一遵憲規並訂舊志之失而益其未備十閱月而稿成釐為十一卷卷首一卷不入卷數其大綱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列女志藝文志雜類志按邑之舊志除康熙志外道光初署令繆君共學嘗纂修邑志稿成未刻邑人稱曰廢志或曰繆志是編亦多備作藍本之處惟未標明殊為遺憾考舊志武備未詳是編採古遺聞陸敘見通志郡邑志者自溥而專志焉纂輯先述兵制繼述武事其兵制於營汛塘汛餉額軍裝馬匹紀載尚稱詳明惟武事一目蒐輯極為簡略不但代遠

年湮者所述寥寥無幾，即髮逆之亂所僅亦不過什之一二。其經籍志所列書目以朝代為綱，不以經史子集分類，推其所以然者，蓋因原書多未覆見，例如所載麗澤錄、私淑錄、尊聞錄之類，皆莫知應劃何部也。其文徵多注有新增字樣，而經籍志則否，豈其志仍舊貫乎？書目多直未注卷數者，亦一闕略。

同治東鄉縣志十六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清同治八年刊本

清知東鄉縣事李士棻等修，邑舉人候選教諭胡業恆等纂。士棻字芋仙，四川忠州人，由拔貢鑲紅旗教習，同治五年來任。考邑志在明有嘉靖、萬曆二志，入清一修於康熙四年，再修康熙五十四年，三修於嘉慶十年，四修於道光壬午，迄同治五年邑令李士棻從事續修，稿成未及付梓而去，同治七年邑令王維新來攝邑篆，校閱底本，越兩月而事畢，釐為十六卷。其總綱曰建置志、疆域志、職役志、水利志、學校志、壇廟志、書院志、風土志、祥異志、秩官志、選舉志、名宦志、人物志、列女志、藝文志、古蹟志。其卷首不列目錄，實一缺漏，門類不惟不備，次第亦覺太亂，書院與學校志宜合併，祥異志宜移置卷末，全書無武備志，惟祥異志附有兵氣一目，然亦極簡率，舉凡兵制武事，皆未詳其源委，祥異所載以壽民及五世同堂為最夥，可稱無謂。已極前志於職官不錄署任，實不應爾。是編參考前志、郡志及其他縣志有考者悉行補入，名宦傳亦如之。又前志於選舉志將東邑尚未建縣

以前所有科目亦多移後附入，殊爲故其謬誤所在實多。是編取府志及郡志悉心辨證，頗稱覈實。舊當志書以科一目附當附於疆域，此則列著爲學術，蓋以科目要在實學，不利聲學之附，蓋因詳其體也之別著，蓋爲明其因，是皆此編之具卓見者。

同治臨江府志三十二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臨江府知府德馨等修，清江縣廩貢浙江鹽運使朱孫詒纂。德馨字曉峯，滿洲鑲紅旗生員，同治七年任。按郡志在明有隆慶、嘉靖二志，清僅康熙時一修，嗣二百餘年，未經續輯。知府德馨於同治七年蒞任之越明年，奉憲檄飭修郡縣各志，乃先督修四屬邑乘，將成，乃與郡人士謀所以修郡志，而踵行之。惟其失修年遠，湮遠乃遠，搜舊志近稿冊籍互相參稽，八閱月而稿成，共爲三十二卷。其總目曰輿圖志、建置志、賦役志、官師志、武備志、選舉志、藝文志、雜類志。名宦傳、人物傳、列女傳、寓賢傳、仙釋傳，少頗拙亂，且不完備。案同時新修之清江、新淦、新喻、峽江四屬邑志，雖不能極爲佳著，而體例一遵省頒格式。此郡志既修於四屬邑志之後，亦宜遵守當定成規。將四屬新修之稽郡縣舊志總攷一書，實爲事半功倍之舉。今反較諸四屬邑新志，皆所間有而體例亦無定式，實謬。當乾嘉以降方志學已大昌明，竟尚有此惡劣郡志，亦異事也。

同治清江縣志十卷　清同治九年刊本

清知清江縣事潘懿等修，邑廩貢生浙江鹽運使朱孫詒等纂。潘懿字岱雲，浙江歸安縣監生，同治八年十一月來任。按清江邑乘創於明崇禎十五年知縣秦鏞，迭修於清乾隆四十五年知縣郭廷輯、道光四年知縣張渭，下距此編已四十七年。知縣潘公慶年代湮遠，文獻無徵，於是遠稽舊聞，近考檔冊，於九年正月經始，逮十月而書成，共為十卷。其總綱曰沿革志、疆域志、建置志、田賦志、職官志、武備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門類極備，紀載有法。其沿革一目，因代有異名，極難畫一，於是詳為考定，著其統屬，釐分其置於其首，仍用作為表，以著相承之緒，史採史志及專家之書，以為沿革之據。其疆域志之都圖村園，詳列居民姓氏，蓋同家字記載，有州郡大姓撰志來者，當用樂史之例，作族姓表，章實齋湖北通志稿即倡此議，故是編雖不立族姓表，而於都圖附其姓氏，則遷寓可知，亦未始非齊民之大計也。其藝文志，深惡後世以詩文充實篇幅，用師范減大吳郡志以詩文分注各條之下，藝文專載邑人著述，分經史子集別五部，詩文無所附麗而不可删者，並錄於後，總謂之文徵。然必詩能紀實，文可當史者，方為錄載，否則悉行從删，是皆此編之長。吾於此編無間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治新淦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新淦縣事王肇賜修，邑進士湖南直隸州知州陳錫麟等纂。肇賜，山東貴縣附生，同治六年任。新淦志創於宋之嘉泰，歷元明皆有續修，青則康熙兩修，道光一修，道光後至此編纂五十年，闕焉未華遑。奉憲檄重修省志，頒發條例，俾各州縣如式彙進。知縣王肇賜爰延邑紳設局從事，書成分為十卷：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食貨志，卷四曰學校志，卷五曰武備志，卷六曰職官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曰人物志，卷九曰藝文志，卷十曰雜類志。蓋遵省式，微史家八書十志之例，以提其綱。其地理志沿革表後附有明錢琦所作分縣事宜一篇，為呈請復設縣治者，中述新淦設廢之始末與封疆，極為詳盡，蓋即所謂以詩文附注各條之下，隸於錄諸藝文志也。惟其各门有時所收詩文未免過多，即以地理志之山川言之，以玉笥山所載，如蕭梁杜曇永玉笥大秀宮碑記、元虞集玉笥山清真宮碑記、明金幼孜玉笥山賦，更兼以歷代士人詠玉笥山詩，幾有萬言之多，其他各門亦多類此，實使閱者見而生厭。惟其食貨志之田賦、戶口、倉儲、漕運、驛鹽，與夫武備志之營汛、將弁、餉額、軍裝、馬匹、武事之前後用兵始末，紀皆極詳。但職官不依次紀錄，而以實缺署代分類，以致到任之先後次序莫之可考，而其於縣丞、訓導各職，又皆僅錄名姓，不書到任年月，尤為譜中之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同治新喻縣志十六卷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清知新喻縣事文聚奎等修，南昌翰林院庶吉士戶部主事吳增逵等纂。聚奎字晸五，湖南衡陽人，由軍功勞績議敘，同治十一年來任。顧邑志作於宋元以前者已無可考。明洪武志創於高令執中，成於邑紳梁寅。景泰志失其姓氏。宏治志修於鄭令獻，成於邑仲彭治，清皆散軼無存。及清康熙則有符、張兩志，乾隆又有盛志，道光有黃、陸二志。及同治九年，以重修省志奉檄續修。邑耒時知縣事者為滿洲祥安，乃延延書舊設局從事，未畢事而去，文公遂踵成之。為卷十六，為類十，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其體例蓋遵憲定成式，然其內容實多可取。建置舊志每條下悉載前人序記，殊嫌過多，此編芟繁就簡，甚為適當。又舊志以學校列於建置，未免有乖體例，是編以文廟為崇祀先師重地，特立專門，可稱慎重。其食貨志不惟括戶口丁糧，所於數目記極清晰，而於鹽務尤詳備，其登載更為具有卓見。惟其職官表中時於人名之後附有德政碑文及頌揚詩，例如趙汝渭名後載有趙汝渭出郊勸農詩二首，沈鐸名後載有傳鶚陸川沈侯興革事宜議引，李先芳名後載有王世貞天寧寺餞別李新伯承詩，李時啓名後載有羅大紘新喻縣李侯生祠碑，王學載名後載有萬發祥與王學載令公書。凡此不惟不能入表，即文徵中亦未可悉行收入。是其雖力求芟繁就簡，而繁於未芟也。

康熙峽江縣志九卷 清康熙八年刻本

清知峽江縣事佟國才修，邑人違繼登等纂。國才奉天遼陽人，蔭生，康熙三年任。峽江舊為鎮，隸新淦，明嘉靖五年始置縣，又三十年臨邵劉篤何登署邑篆，始即淦志裒分作峽江志九卷。及清康熙三年，佟君來宰是邑，於是增所未有，紀所未備，書成仍為九卷。其目計卷一疆域輿圖，卷二地理志，卷三建置志，卷四祠廟志，卷五田賦志，卷六農政志，卷七秩官志、良吏傳，卷八人物傳，卷九選舉志。此書據道光三年兆元所修志序云為十二卷，今檢此書總目為九卷，而內容亦為九卷，若按目錄，第九卷為選舉志，攷之其時志書，尚卷有以選舉殿後者，最少亦應尚有藝文雜志之類，故此書究為九卷為十二卷，實一疑問。然考之流傳各本皆為九卷，爰仍以九卷目之。卷首凡例考其體例，以儒學書院為建置，則寺廟宮觀則另立為祠廟志。按儒學書院既為建置，則寺廟宮觀更宜置諸建置之列，此竟以儒學書院附於建置，而寺觀獨立專門，是視學校反較淫祠為輕，本末倒置，可謂已甚。選舉志宜與秩官連屬，此編置諸列傳之後，由志而傳，傳而復又為志，總綱如是之亂，子目復何待言。全書九卷共為二冊，每卷多僅數頁，其簡率可以想見。

乾隆吉安府志七十四卷卷首一卷 清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清吉安府知府盧崧修邑人原任湖北大治縣知縣朱承煦纂盧崧字存齋奉天襄平人鑲黃旗副貢乾隆三十九年來任考郡志肇於明之成化間閻正德萬歷其凡三修及清之順治十七年本萬曆志而續輯之以後曠百二十年未有纂述郡守盧公為政之明年因慨然以先[illegible]為已任閱二歲而功竣釐為七十四卷其大綱曰天文志地理志山川志建置志學校志書院志職官志存辟志選舉志封爵志賦役志軍政志名宦人物志列女志寺觀志藝文志雜志綱目完備取材宏富敘事亦極有法按舊志及各廳邑志地理形勝山川風土紀載互有異同且多沿襲附會錯訛疊見此編皆據史志通志一統志豫章書攷正删其複沓辨其牽合或有彼此互歧難以折衷一是者逐加按語兩存其説舊志於建置一門眉目未清此編逐一釐正學校一門於府學備詳崇祀源流典禮樂舞之制郡邑分書院義學社學以及膳產一併附載舊志各縣職官與夫選舉二表俱以四縣分割置永寧於時零之數於例實有未妥此編改用沿革表例分格統為一表按朝代縣分敘次間亦參用其格其軍政一門自漢以來載在史冊及通志豫章書各為志能與史冊相印證者皆總著源流極闢戎旅之要綱之此編可稱正訛補缺事核而詳洵然大備之志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吉安府志五十三卷 清光緒二年刻本

清吉安府知府定祥等修，邑人翰林院修撰劉繹纂。定祥，滿洲鑲黃旗人，同治三年任，五年復任。攷郡志在清一修於順治十七年，再修於乾隆二十一年，嗣後失修者將及百年。同治九年，太守定公奉檄修輯，逾年，定公以憂去，攝府篆者爲臨江守德馨，重理局務，未及半載而特克紳布來蒞任，廣延邑紳從事續輯。及光緒元年八月，許公又因病出缺，知府蔣繼珠、鍾珂相繼督修，迄二年三月而竣事。全書五十四卷，綱分地理、建置、秩官、賦役、學校、軍政、選舉、人物、列女、藝文、雜記十一數。按前志專立天文一志，此編據其廣徵博采，注而無歸，以二百五十里一度而論，吉安之地，廣袤不過四百里，舉之虛空，鳥道恐不足以當一度。考漢、隋、唐三書及宋史、通典、明一統志諸書，皆以星野附於沿革，用倣其例。又前志對於沿革一門，間有錯誤，此編攷據正史及太平寰宇記、明一統志諸書，以訂其誤，皆詳見爲各條注語中，此其較勝前志者。惟前志沿革、封爵、選舉、職官四門，俱列爲表，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編從通志例，改用豎格，似不若表之易於醒目，不過間有採擇羣書，補其缺略，辨其異同，然按之後來居上之義，亦未可是此而非彼。且前志於列傳凡見於正史者，皆全錄史文，其例本善，此編以方志書美不書惡，史則美惡並書，因節錄之，似不若前志之翔實也。

同治峽江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年刻本

清知峽江縣事暴大儒等修，邑廩貢廣豐縣訓導廖其掘等纂。大儒字栴村，河南滑縣舉人，同治八年來任。按峽江明嘉靖五年始立為縣，後三十年知縣何堅始為志。清康熙八年知縣佟國才復修輯，乾隆三十二年知縣張九鉞，道光三年知縣兆元皆有續志。同治十年知縣暴公奉令修輯，及十月而竣事。為卷十，類亦如之。其類計有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繫目六十有六，蓋遵新頒條例也。較之兆志不立總綱，第為三十二目，具備多矣。其卷首冠以八圖，首列縣境全圖，次縣城圖，次六鄉圖，以開方法計全圖每方十里，鄉圖每方五里，系以總紀，凡境內四至八到道路遠近，山川險易，以及何地可以守禦，何村可以聯絡，一按圖即瞭若指掌。將保甲團練之法隱寓其中，峽邑當咸豐時以發逆竄擾，故編中將連年軍務詳載始末。田賦一門，前志將明代立科以前者亦連篇累牘，臚陳於中。此編第自分縣時丁賦書之，餘概從略。又各門所載前人詩文，皆用雙行附注，是此編不非搜輯宏富，紀載亦極有法。惟其詩文既已麗於各門，而文徵仍不免收錄過濫，且其所收又非無類可附，例如錢琦之詳揭設縣事宜，可移附於沿革；曾榮之金洲八景賦，可移附於形勝，較諸收於文徵，似形簡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順治吉安府志三十六卷 清順治十七年刊本

清吉安府知府李興元修，邑人歐陽主生纂。興元字若始，遼化籍，湖洲貢士，到任年月無考。按郡之舊志，在明有正德、嘉靖、萬曆之志。據李興元序云：舊固有志，至今七十餘年，典章闕如。余承乏茲土，已六七稔。今年春，直指李公以志事相屬，爰檄九屬令長，十庠博士，采各邑典籍，先後以其書至。於是集鄉大夫歐陽主生、王辰、羅光燧、康若生諸人，鍵室編纂，刪繁舉要，決詢而書成，郡為三十六卷。其目曰：郡紀、沿革表、秩官表、選舉表、人物表、風土志、山川志、戶賦志、建置志、學校志、祠祀志、賢侯傳、列傳、名臣傳、忠節傳、死事傳、理學傳、儒行傳、孝友傳、隱逸傳、藝文傳、屬賢傳、列女傳、雜傳、附錄，共為紀一、表四、志六、傳十三，蓋仿史例為之，末為附錄。則宗萬曆舊志。普通志書，皆首列天文分野，此編以其事涉渺茫，闕之不著。秩官表，郡之長貳、幕職、校官，無一不備；屬邑則惟令長有表，丞簿以下，概不列目，有邑志詳之，郡志例宜爾也。惟其列傳，或稱公，或稱名，其登第或書年或否，例不畫一，書為志病。又其秩官表，惟載姓名籍貫，其到任年月，殆多失載，即以知府而論，由明迄清，無一載及到任年者。明季為時較遠，云無考；若清之知府，僅晉承露、張其勳、楊可檉、李興元四人，而為時共僅十餘年，到任年月，閱卷皆知，而亦不載，未免可議。其他不備之處，觸目皆是。此清初志書之通病，未可苛責此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撫州府志十六卷　明嘉靖三十二年刊本

明許大經等纂修。大經，臨川縣人，嘉靖十九年庚子科舉人。郡志在明，據此志所載舊序，曾修於弘治間，惟無年月可考。至此志之修，據郡人陳九川序云：瓊山黃公顯守撫之三年，庶政孔脩，獨慨郡乘之不脩者踰五十年，文獻且墜，乃請於兩臺監司，屬九川與徐子良傅脩之，而并延孝廉許子大經、學官王子銑、白子湄、楊子誠暨弟子六七人共事焉。以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九月始事，歲莫黃公奔喪南歸，貳郡林公垠克終其事，明年二月告成。是此編之主脩實郡守黃顯，主纂者實陳九川，然考之纂脩職名，實許大經為首，不惟無郡守名銜，即九川與徐良傅等亦無之，未知何故。是編共十六卷，為綱者三：曰天文，曰地理，曰人道。為目二十：繫於天文者曰象緯、星土、歲運、禨祥、占候；繫於地理者曰疆域、山川、邑里、田賦、物產、廨宇、壇廟；繫於人道者曰戶役、籍官、師表、良牧傳、兵衛、籍辟舉表、名公世家、郡賢列傳、藝文錄。其天文凡星在斗牛之墟、吳越之分，雖非撫所專直，然分野占候所同者亦備書之，未免搜之過濫，渺茫無徵。其山川惟記脈絡原委，至高廣里丈概不注出，亦一缺失。然如五峯、千金、赤岡、紅泉等類之譌謬複出者，與英臣石人等類之名蹟虛妄者，皆正之削之，頗稱有見。其官師各縣丞簿以下，唯國朝列表，至元宋以上，惟續故素著者錄之，餘概從缺。按各縣簿丞以下，各宜以是否可入郡志定例，不宜以年代遠近為去取，入則皆入，去則皆去。此編之取當代而去宋元，殊覺例不劃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安仁縣志八卷　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清知安仁縣事立家猿修，邑貢士吳士騏等纂。家猿號慎菴，江南山陽人，貢士出身，到任年月無考。按縣志姚源寇亂已莫可考。嗣經嘉靖、萬曆兩修，俱係手抄。至崇禎丙子，修於熊君兆禎，始有刻本。入清三十年未經哀輯。康熙壬子，郡幕朱君在鎬署邑篆，銳意增修，甫脫藁而去，旋歸散佚，後之令茲土者亦未暇及。嗣修江西通志，檄所屬郡邑一體興修。適丘公權邑篆，延邑之士紳設局續輯，書成，釐為八卷。其綱曰輿地、建置、學校、秩祀、賦役、官師、人物、名宦、鄉賢、列女、藝文、雜志十二類。其書取材極為簡略，紀載亦嫌無法。如官師志惟載人名籍貫，不書到任年月。又全編無選舉志，而於人物志中分以進士、舉人、貢士例貢、薦辟、材諝、封蔭諸目，亦但記姓名，不書年分。以選舉而曰人物，不惟命名無當，不書年分，尤屬缺失也。惟賦役一門，凡國時制宜，有所裁復與夫起解存留，莫不逐年月詳為臚列。人物志雖用表式，而亦記其歷官事業，皆尚可取。但鄉賢傳中所載各傳，多人物志之表中已經載及。以体例言之，互見固無不可，然其人物志既為選舉性質，凡鄉賢中既已有傳者，人物志之表中但記其姓名，使讀者知其出身，再附以某類有傳，方為合例。而此則凡鄉賢有傳又見人物者，其表中仍記其歷官事業，一若一人兩傳，殊為重複，有違志例。

道光南城縣志三十二卷 清道光六年刊本

清知南城縣事松安等修，邑廩生朱輅等纂。松安，滿洲鑲黃旗舉人，道光三年任。按南城立縣最久，惜無專志。宋紹興時始作旴江志，厥後有淳熙志、開慶志，俱燬於元末。明時有正德志、嘉靖續志。萬曆間范令淶乃別為縣志，又多散失弗全。及清康熙十一年曹君養恒蒞是邑，復輯為成書。乾隆十七年仁和范君治安，又即前令趙君所修曹志未成者，去偽補遺，著為十志。嗣經七十餘年，邑令松君安、張君景時，君式敷及邑士之博聞者相纂為書，經始於道光四年二月，成於六年五月，為卷三十有二。其目曰星野、沿革、形勢、城池、山川、水利、學校、公署、書院、田賦、風俗、土產、兵衛、武事、津梁、驛鹽、古蹟、封爵、秩官、選舉、名宦、人物、寓賢、烈女、仙釋、方技、祥異、祠廟、塋墓、寺觀、藝文、雜記，三十一類。其沿革一目，自秦漢以迄清之中葉，其間與撫州或合治，或割置，為軍為道，為路為郡，以至析而為縣，一本正史、通考及地理志、太平寰宇志諸書，而又加校勘，源流畢貫，因革清晰。至山川一門，不窮原委，則脈絡不明；疆域一門，不畫郤折，則錯綜難辨。此編既取據各都圖冊，復加考核，凡山之向背，水之來去，與夫經界之遠近，里數之多寡，條分縷析，瞭如指掌。其他各類記載亦極詳核。惟其秩官類中載有府秩官，雖精詳，似非邑志所宜有，不能不稱為小疵也。

康熙樂平縣志十六卷 清康熙二十年刊本

清知樂平縣事宋良翰等修，邑舉人楊光祚等纂。良翰字葯庵，河南武安人，康熙十五年冬至任樂平。泝宋以前無專志，至正德十四年己卯，邑侯張公文光聘邑人詹陵據郡志及李士會廣記、洪初續廣記，與翰林程楷纂，共采聞人物列傳，參以他書，編集成例，爲樂平全書。嗣迄萬曆二十五年丁酉，邑侯金忠士聘鄉紳程道潤重加校讐，補所未備。至清順治十年癸巳，邑侯復延邑士重加續輯，至二十年四月書成。爲卷十六，爲綱十三，曰輿地志、食貨志、公署志、學校志、秩官志、官政志、選舉志、人物志、勅制志、遺書遺事志、祠廟志、雜志、藝文志。其書至沿革以下，条款悉遵一統志及祝方輿勝覽例，大書提綱，分註詳目，亦間有因詳略不同，略更其式者。樂邑原有新進、豐樂二鄉，後撥爲萬年縣，屬其間都里戶口貢賦，俱於每條之下各註分撥，但選舉志於宋元明科目一律登載，不云撥入萬年，例皆甚善。惟人物可傳者，此編以萬年已有志，無論古今，皆不復收。按諸志例，凡人物之在撥入萬年以後者，可不復收；若生撥入萬年以前者，宜仍入諸此編，因其人實爲樂平籍，非萬年籍也。其遺書與遺事合志，似不若以遺事移入雜志，而以遺書合於藝文，然知於藝文外另列遺書，在當時其識實已高人一等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乾隆金谿縣志八卷 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清知金谿縣事楊文灝等修，仁和縣舉人杭世駿等纂。文灝，直隸萬全縣舉人，乾隆十四年來任。斯邑志肇始於宋之景定，一修於明之永樂，再修於嘉靖，至清康熙十一年壬子則又修。壬子之志凡二：一為邑人張士任所纂，一為邑人王有年所纂。張志荒蕪陋略，不足據依；王志頗具史法，然志宋元或失之略，志有明或失之繁。迨乾隆初，邑令宋若臨草創粗備，未成定書。至十四年，楊令念前志之荒略，又重以邑中諸耆彥之請，遂網羅散失，續輯成書，十六年書成，都為八卷。其目曰：建置、形勝、疆域、山川、城郭、都鄙、廨宇、學校、祠祀、戶口、田賦、兵防、風俗、古蹟、祥異、寺觀、冢墓、職官、選舉、名宦、儒林、忠義、孝友、政事、文苑、武功、隱逸、義行、耆德、雜傳、寓賢、釋老、列女、經籍、藝文、雜記。凡志皆首列星野，谿邑舊志亦莫不然，此編以馬端臨《通考》詳言南北記載參錯，即以豫章言之，史遷以為斗牛，王勃以為翼軫，蔡邕以為斗屬吳越，黃庭堅以為斗屬吳楚，言人人殊，茫無根據，因削而不錄，最稱得體。又以金谿僻處萬山之中，無珍可採，若禾麻菽麥、鱗介羽毛，無地無之，如悉備載，殊覺詞費，故物產一目亦置勿錄。又尋常邑志多有雜志而無雜傳，此編於儒林忠義等傳而外，凡通才長德不名一家者，列為雜傳，亦頗處置得宜。惟其有目無綱，似覺漫無統系，此外堪稱無疵可指。

同治都昌縣志十六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知都昌縣事狄學耕纂修。學耕字曼農，江蘇溧陽廩貢生，同治七年來任。據此編凡例，載查都昌萬曆、崇禎二志久佚無存，前志書中所引舊志，專指康熙間徐孝廉孟深所手定者而言。道光癸未重修，亦謂徐志不足徵信，除山川人名外，概難仍舊。惟劉省堂作訂補輯畧十六卷，其稿成於乾隆乙卯，刊謬補遺，較為詳核云云。是邑之舊志，在明有萬曆、崇禎二志，在清有康熙、乾隆、道光三志。同治之九年，狄邑侯欲事續輯，以邑之劉拳龍孝廉平日留心掌故，著述等身，有擬志稿一部，未經刊刻，傳諸其家，適劉之曾孫某攜其稿至，因以劉稿為宗，而稍加增損，於十一年秋鐫刷告蕆。都為十六卷，其綱曰封域志、規建志、官師表、雜授表、選舉表、食貨志、學校志、典禮志、武備志、人物志、藝文志、雜記。此編第一佳處，厥為能訂舊志之譌。如封域志碼磯山，一名麒麟山，舊志譌為馬麒麟山，汪文譌為高磯山；規建志御亭譌為御碑亭；人物志彭尋於理學譌彭為馮，於科目譌尋為縛，馮去非為宗學諭，譌為宋學諭。其他譌謬，指不勝屈。道光志全未更正，但有譌益加譌。此編遵劉稿，於舊志刊訂無遺。道光志增纂各條謬誤者，亦皆詳加辨正。惟闕祀典各圖不分置於各類中，而悉置於卷首，致與本門隔絕，殊非宜也。

雍正瑞昌縣志八卷 清雍正四年刊本

清知瑞昌縣事郝之芳等修邑廩膳生員萬定思等纂之芳號柳溪山西汾陽人歲貢生到任年月無考按邑前志修于清康熙十三年邑侯江皐嗣經五十餘年邑侯郝公集群英於梵宇博採而約收之及雍正四年春而書成都為八卷其目曰建置沿革星野山川風俗城池兵防戶口田賦職官公署學校選舉祠祀古蹟名官人物節孝流寓仙釋藝文其書最大遺憾即為與例不符如凡例第四条云瑞昌地連三

楚補載兵防所以致綢繆之慮備中晝之謀有心國計者采之然考其內容於兵防實未著一字第八條之新編軼事引證諸書浩繁而採輯於曹氏之志勝與文氏之蹟驗者最多然其全書無一則註有出典故不惟不能考見其引書之纂即某則出於曹氏志勝某則出於文氏蹟驗亦無從得以證明又職官志惟各人姓名籍貫不載到任年月實為大病選學志先辟薦而後科第亦殊倒置全書共為八卷而藝文即居四卷之多除詩文以外一無所有殊不知其優點安在也。

乾隆建昌府志三十四卷 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清建昌府知府姚文光等修賜進士出身原任浙江嘉興松江運判湖南同宣猷等纂文光號鄂喧湖南臨湘監生乾隆十七年十一月由贛州知府調任考建志在宋一修於淳熙再修於開慶在明一修於正德十二年再修嘉靖三十年三修於萬曆四十年在清康熙十二年經續修嗣後未經輯者八十二年郡伯姚公下車甫數月即以修志自任及二十一年書成釐為三十四卷其目曰沿革疆域山川星野城池津梁陂塘廨署學校壇廟戶口物產賦役積貯屯運鹽法風俗武備古蹟坊表邱墓寺觀封爵秩官選舉名宦人物列女流寓仙釋藝文雜記其書自云所徵書一萬二千餘卷窮日夜搜討者二十閱月補苴罅漏十始八九此志佳處厥為正誤如前志人物有晉石三部傳註云見萬曆志此次編者考萬曆志實未有此傳茲編人物一以史傳為宗名賢文集次之各有縣志又次之統為鑄以成片段是以不惟典核且亦有文所列各表秩官以位為經選舉以各縣為經而總以紀年為緯使開卷了然不至矛盾至宋以前內史太守及清武秩其階大小不一尊卑無定則稍變其式以歸畫一較諸他志頗為合體志以紀事最重時地舊志於秩官名宦人物貢監歲月刪除殆盡地亦幾去其半使閱不知為何代之事何地之人一切訛舛皆由於此茲編一一搜討考訂補出從觀若甚無關細按覆覺不易堪稱佳著無疵可指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德安縣志十五卷 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

清知德安縣事曹師聖修，邑舉人羅雲驕等輯。師聖字卸堂，淮安衛人，進士出身，乾隆二十年到任。考邑前志修於康熙之十五年，迄修者已八十年。乾隆十八年，邑令舒君道玄懼文獻典章將不傳，因偕諸紳士相與經畫，詳請編纂，旋以憂去，弗果厥志。二十年二月，曹公來視邑事，因力成之，為卷十五，為類如之。其類曰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方輿志、建置志、食貨志、學校志、典禮志、藝文志、列傳、文錄、詩錄、古蹟記、雜記、別記，計為表三，為志六，為傳一，為錄二，為記有四，蓋遵府憲定式也。是編各門皆甚簡率，惟於秩官對於沿革考之極詳，如云元制以知縣掌判縣事，縣各有達魯花赤掌縣印；又云安邑於明永樂中裁革主簿，續於嘉靖中仍設主簿，清順治二年復裁；教職舊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康熙三年教諭奉裁，至十六年後設，今存教諭、訓導各一員。著墨又多，而沿革之跡瞭如指掌，較之惟作一表不加考稽，實勝一籌。且於秩官之人物亦有增補，如縣令闕於宋李以前者，舊志六人，此編復增六人，明季各官增者尤多。選舉表亦多能証舊志之失。藝文志分經史子集為例亦佳，因其時言藝文者率與文徵不分，此編判而為二，不多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南陽府志六卷　清康熙三十三年刊本

清南陽府知府朱璘纂修。璘字青巖，順天武清籍，浙江上虞人，貢監。康熙二十九年來任。南陽舊志，明有正德二年知府康孔高志，萬曆五年知府李廷龍志；清有順治十六年知府王維新志。康熙三十三年知府朱公復輯是編，定為六卷：一輿地，二建置，三賦役，四官師，五人物，六藝文。不列選舉志，而以選舉附於官師志中，殊為非類。其賦役志所載戶口田地，首詳原額，次詳現在丁糧管收，昭然可考，堪稱優點。據其自序，詳搜近事，準之輿論，親自撰録，不敢一字假手於人；至於見諸前代者，尤不敢依樣葫蘆，以抄襲塞責云云。是其書雖簡畧，無甚可取，然出於郡守之一手一足，亦非易事。但以一府統南陽、鎮平、唐、泌陽、桐柏、新野、內鄉、淅川、舞陽、葉十縣，鄧、裕二州，以云範圍，不為不廣，今其所紀寥寥六卷，以一邑括兩邑，事蹟其不備，復何待言。自乾隆後南陽統有南召縣，考南召明成化時始置縣，清順治十六年省入南陽，雍正十二年復設。淅川縣道光十二年改為淅川廳，仍屬南陽府。是為南陽統轄之演變，不可不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南陽府志六卷 清嘉慶十二年刻本

清南陽府知府孔傳金纂修。傳金，江蘇元和縣舉人，嘉慶十二年來任。按郡前志修於康熙三十三年，知府朱璘。此編繼朱志而作者，凡六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賦役志，四官師志，五人物志，六藝文志。不准卷數，作目次。例未改前志，即凡例亦一字未易。其自序云：郡志修於康熙甲戌，為前守上虞朱君所輯，迄今一百一十四年，户口日增，沿革異制，竟無踵而修之者。今春奉命來守於土，檢閱舊志，亟思有以補之，亂以公事紛冗，亦未暇及。本歲慶有秋，遂與僚友共相採訪，手自刪訂，付之梓人，藉以備考稽而廣見聞，於修纂一仍其舊。按其自云户口日增，沿革日改，而考其户口、沿革，實一仍舊貫，初未增易一字也。所增者惟職官、選舉與人物耳。又舊志凡例云：歷代以來，沿革不常，風俗互異，古蹟物產有消長，必博稽而詳識之，援古證今，瞭如指掌。考此編沿革、風俗、古蹟、物產皆前志之舊，未博稽，亦未詳識，竊人之功以為己功，捫心自思，顏不慚諸。

康熙南陽縣志六卷 清康熙三十年刻本

清知南陽縣事張光祖纂修。光祖，山東歷城人，字子明，聊裕國監生，康熙二十九年來任。按邑在漢乃南陽郡，隋開皇中省南陽郡，改上宛曰南陽，南陽名縣自此，而定歷唐宋兩代，嘗為重地。宋季割以畀金，金置中州於此。元至元中始升為府治，為南陽府附郭縣。縣故無志，明萬曆中知縣戚逃與教諭宋昂創為之，邑人方九功輯其事蹟，修簡，惜已不傳。及清順治初年始輯為書，增南陽當兵燹之餘，書籍不備，又無明時舊志以資參考，是以疏漏極多。康熙二十九年，張邑侯搜輯諸史，閱兩月紬而成帙，釐為六卷：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賦役志，四職官志，五人物志，六藝文志。不作選舉志，殊為鉅漏。惟其人物志必嚴於今之南陽，即宛人、安眾人、西鄂人、淯陽人，始行收入。若其他雖亦南陽郡人，而非今南陽縣者，如丹水、湖陽、昆陽等，一概不收。至其所收宋元以上，皆稽之正史所載；宋元以上之職官，亦以正史為據。大抵全書以采諸正史者為最多，餘如博物記、水經注、山海

經、一統志，亦間援入總之。此書雖多疏漏，而所紀尚少子虛亡是，最無謂者每目必綴數語以弁其端，又間引其末附以論曰，且皆浮泛無關典制，不如刪之為得耳。

光緒南陽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刊本

清知南陽縣事潘守廉修，榮城孫葆田纂。守廉字潔泉，濟寧進士，光緒二十三年署任。縣故無志，明萬曆中知縣成遜與教諭宋昂創為之，邑人方九功稱其事核體簡。清康熙三十年知縣張光祖因前令李本深所纂舊志以屬諸生宋景愈等重共搜輯成書六卷，書頗疏陋，自是以後無賡續為之者。同治十三年吳若烺知縣事，始與教授宋君合議重修，甫開局而吳君去。迨光緒二十五年知縣潘[illegible]設[illegible]采訪，邑人張鳳閣、喬景濂、張嘉謀等分任裒集，孫葆田以客遊豫，晚就聘之，成書十二卷：一沿革表，二疆域志，三建置志，四職官志，五田賦志，六學校志，七祠祀志，八兵防志，九溝渠志，十藝文志，十一人物志，十二雜志。其書畧倣陸清獻之靈壽縣志，一以史記八書、漢書十志為標準。按孫氏曾聞張裕釗之緒論，故討例優而製圖尤精美。其張曾言古有志必有圖也，然是編至製繪事者屬鍾平戴[illegible]，恩貫精[illegible]之處，[illegible]撰耳。全書大抵集眾故書而成，一一注明來歷，極合著述之法，惟斷制太嚴，例如古蹟，攬蒲山有石[illegible]，乃據府志相傳有朱草人[illegible]食之可以成仙。

夫石室失華之有無，當得於目驗，不應僅據相傳之說，遂訛定案。是以此書雖名為苦心經營之作，究之可以為私家著述之善者，而不得列方志之上乘也。

乾隆南召縣志四卷 清乾隆十一年刊本

清知南召縣事陳之熉纂修。之熉，江西臨川人，拔貢，乾隆十一年署任。按南召自明成化十二年始置縣，據此書凡例，邑志前明必有善本，李世兵燹，他邑文獻亦多殘缺，召居萬山之中，屢遭兇亦，故典籍久已蕩然矣云云。至順治戊戌，知縣紀曲興始為志上下二卷，四十五版而止，其簡陋可以想見。乾隆十一年，陳公宰是邑，爰集人士採輯成書，署縣舉人曹鵬翊曾與陳公共輯筆志，適南行過召，後從而商訂，凡四卷。

一凡例與圖：縣城圖、學宮圖、縣署圖、八景圖，沿革、天文、疆域、建置、山川、風俗、土產、陵墓、寺觀、古蹟、職官、選舉、名宦、鄉賢、隱逸、流寓、災祥、人物、節烈之瑞、仙釋、賦稅、詳文、藝文。其書鑒古蹟，凡涉荒唐無正史可稽者，悉皆不錄。如前志野牛良人等則，其誕已甚，猶牛力在肩，或在角，未有食人之理，議者或引初平叱石等傾藝附會，紛紛，凡此之諸類，皆在被刪之列。疆域以編初，仍前志；賦役則照權銳冊；建置或前廢今修，或前無今有，間於民社，皆得而紀之；風俗惟錄其善

者尋者隱之旨通志書似皆若此其凡例云見文前志太略今按照竄轄要補之殊屬無謂總之此書大體一仍舊貫逐門略加補綴實無勝舊志處也

乾隆葉縣志八卷 清乾隆十年刊本

清知葉縣事石其灝纂修其灝字子蒼直隸深州武強縣舉人乾隆六年來任葉之有志明以前無考至嘉靖時牛遠牛太常始有定本嗣凡三修至清康熙二十九年而書始大備其總修者呂令柳文分纂者邑人牛天樞馬鵬鳥馬盛良王九錫等皆一時名宿故其為書條理詳明此編自乾隆九年九月柔翰至乾隆十年七月釋觚期告厥成為八卷一圖考建置星野疆域二城池山川三賦役四風俗物產祀典五職官名宦選舉六人物七藝文八襍記列目淩亂記載無遺如卷一有建置卷二又有城池而城池志附目有廨宇學校鄉飲兵制倉廒學田驛所牌坊之類皆與城池毫無關係也山川志附目有古蹟古墓尤為不倫風俗志僅寥寥數頁何能獨為一志其凡例首條云舊志間有錯訛者今悉正之第四條又云志中事實人物照依舊志疑項逐條增入前所有者不敢闕前所無者不敢創按首條所云對志是有改正按第四條所云對舊志則又毫更易也自相矛

循可謂已甚又編中不詳水利所載村鎮山川亦略而不詳職官不載保安驛丞及分防千總外委逕革殊謬武科學校不載廩增附額數皆其疏漏之點亟宜補入者

同治葉縣志十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知葉縣事歐陽霖修翰林院編修中牟倉景恬纂霖江西彭澤縣人監生同治六年來任邑之舊志成於乾隆十一年後更百二十有餘歲歐陽公寧呈邑與邑紳杜鶴慈商訂續纂糾集諸文士博採廣搜編釐商訂而折衷於前魯山令貴筑胡廷楨未幾歐陽公量移河內胡公亦歸道山恐事中輟歐陽公以事至省晤大梁書院主講倉景恬以成之稿請其修飾成書十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禮樂志四賦役志五職官志六選舉志七名宦志八人物志九藝文志十雜記是為綱領除職官選舉仿各史年表作名宦仿省志不標細目外其餘為目者五十七為附目者九每卷前有小引每篇後有論說論說多仍舊志亦有未備則增補之此編以舊志不書水利特據通志增入水利一門且特立十三村所屬各村莊一一臚列至山川之在縣境者俱詳考原委註明方向又舊志雜記有康熙四十八年請廣學額一條全錄部院公牘頗煩蕪方志紀事以簡明為尚異乎同奉此

文字，與全書筆墨不類，此編删之可矣。育光里藝文內存竇姓葉序、廣類序一篇已，足見此事原委矣。

道光舞陽縣志十二卷 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清知舞陽縣事王德瑛纂修。德瑛，福山縣人，甲戌進士，道光十一年來任。考邑志不知所自始，明嘉靖間知縣張顯重修。清則康熙二十七年知縣蘇慶、三十一年知縣祖良□、四十九年知縣□建邦、乾隆十年知縣丁永琪各一修。更閱九十餘年，王公令茲土，為政之暇，首以修志為己任，爰取舊志重加考訂，繁者删之，缺者補之，成書十二卷。一聖製，二疆域志，三建置志，四賦役志，五典禮志，六風土志，七職官志，八選舉志，九人物志，十藝文志，十一災祥志，十二誌餘。職官舊志不載城守，似為缺典，此編於遠年者考諸殘碑斷簡，近年者考稽文卷，悉補載之。至明代知縣教諭，向多遺漏舛誤，此編查照書院題名碑，亦悉正之補之。賦役志於歷年增減原委，□納支銷之數，亦搜指詳明。風土志附載告示六十餘條，於民情利弊，雖未能知之無遺，然已思過半矣。惟中多王氏自作，固無不自炫之失，然終勝他志之敷衍數語也。又其疆域志附以縣南北河防水患論，後之蒞茲土者資以為治，似亦不無稗益也。惟其職官、選舉志皆豎行直書，不列橫表，沿革志亦無表，對於前修四志

之善,又與某條為此次補正,不加注明,殊悖為志之法。暨
又濫收詩文,不列書目金石一目,亦附闕如。清至道光之
際,修志者對此已漸加重視,此編猶守清初之成規,實鉅
失也。

乾隆唐縣志十卷 清乾隆五十二年刊本

清知唐縣事黃文蓮纂修。文蓮,江蘇華亭籍,上海縣
人,庚午科舉人,乾隆五十一年五月由泌陽縣調署。
考邑志在明有正德十三年知縣李鐸志,清有順治
十六年知縣李興運重修志,康熙六年知縣周介志,三十
五年知縣平尉鼎志,自平志修後,更經九十餘年,冊
籍散亡,網羅匪易,乾隆八年邑令楊公曾聘邑孝
廉李杜增修邑志,未成書,而楊公調任去,孝廉手錄
一冊,藏篋笥簏,及乾隆五十二年正月,黃邑令奉大憲畢
中丞面諭重加修葺,先以李孝廉所錄,作為藍本,武
人物選舉等門,實多援据焉,成書十卷,一輿地,
二建置,三賦役,四職官,五官蹟,六選舉,七八人物,九
十藝文。康熙六年志據西耀辰序,曾三刻而三遭兵
燹之數,僻邑修志,其難如此,使長官能訂體例,延聘
通人為之執筆,亦何至災棗梨至是哉。舊志沿革多
有訛誤,其以唐為叔虞受封之地,尤為大謬,此編凡見
於書史者,悉援据而備補之,且為詳加考訂,舊志所
載富春山子陵釣臺鬼谷廉洞等處,指富春之非子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垂釣之地，烏得有臺、鬼谷簾洞屬於桐柏，亦非唐境。此編概從刪削，又舊志隱逸一門載子陵、高鳳二人。按子陵實未寄跡于唐，即高鳳授業於西唐山中，亦非唐境，何得援以為一邑之光，亦並削之，殊較俗吏所纂為優。李黃公曾纂河間府志，蓋一鑿輪老手也。

康熙內鄉縣志十卷 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清知內鄉縣事寶墨望纂修。墨望字天衢，宛平縣人。例監，康熙三十一年來任。內鄉為漢南鄉地，西魏始立內鄉縣。明清為南陽府屬縣。邑志在明成化二十年，知縣沃頵始行創修，至萬歷二十九年，知縣尚從誠而重修。清則順治十六年，知縣王襄明一修。康熙三十一年，寶公蒞新邑，廣搜舊志彙成此編，分為十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學校志，四食貨志，五風俗志，六職官志，七選舉志，八人物志，九藝文志，十兵事災祥、雜記志。其凡例言內鄉勝景，成化、萬歷二志未載，順治志始補列十二景，并系以詩，今酌存八景，附於山川之末。按各縣之所謂八景者，皆湊合而成，極屬無謂，此編亦於此具臚可知。凡例又云，內鄉縣田賦，值流寇之後，版籍散失，原額無考，里書孫汝賢往歷間報升錯謬多，胳書無窮，前令高公始訪得萬曆九年丈田清糧碑，崇禎間疏減加增九釐銀三分之一感恩碑於荊棘荒碑中，芟除重修邑乘，復得舊存萬曆四十七年田畢，尤覺明白簡易，殘碑故牘有

禪典制，其書若此。此編星野、形勝、古蹟、疆域、山川，皆依舊志，惟沿革一篇，詳加考訂，悉以二十一史地理志，及資治通鑑為準。第其於文章義法，務以簡潔為事，致令故實為之湮沒，是以編之大病也。

順治鄧州志二十卷 清順治十六年刊本

清鄧州知州陳良玉纂修。良玉，遼東人，官生。順治十五年來任。鄧州為春秋時鄧國，兩漢為南陽郡，後魏置荊州於此。隋初改曰鄧州，唐以來屬鄧，隨三州為重鎮，明以州治穰縣省入，領內鄉、新野、淅川三縣，自清改為散州。明成化間，郡守張君德創為州志，教傳而事蹟大備。丁丑後又罹寇燬，典章殘闕。順治十六年，督撫賈公檄郡縣采輯成書，以備巨典。陳公乃延訪耆舊，稍采前志，參以近蹟，成書二十卷。一郡圖，二

郡紀，三沿革表，四封爵表，五秩官表，六選舉表，七輿地志，八九創設志，十賦役志，十一陂堰志，十二學校志，十三四藝文志，十五宦蹟傳，十六殉事傳，十七人物傳，十八忠烈傳，十九逸行傳，二十節烈傳、仙釋傳。漢書地理志，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然考史記朱子綱目，周赧王四十三年，秦初置南陽郡，蓋韓分晉時有南陽地，故追書之，如潁川亦係後來郡名也。此編三分晉地，鄧入韓，書於襲楚並鄧之後，誤矣。撮其書雖主揚美，然瑜瑕不掩，亦為實錄，其有大惡，則宜

刪去或有小善止可附錄此編如張興宛劉淵皆去其謀逆黨附等事張亦非是按州志自此次修後康熙三十三年知州萬懽曾經續修而此編職官表之知州乃竟續至康熙二十年爲止實可怪也

乾隆鄭州志二十四卷 清乾隆二十年刊本

清鄭州知州蔣光祖纂修光祖字南村江南泰興縣拔貢乾隆十七年署任鄭志在清一修於順治十六年知州陳良玉續修康熙三十三年知州萬懽迄乾隆十九年宦棲重修志乘知州蔣公爰與同志博稽史傳訂譌補缺續六十年間事成書二十四卷一沿革二星野三疆域四山川水利五建置六學校七祀典八古蹟九風俗十賦役十一職官十二名宦十三武備十四選舉十五人物十六忠烈十七孝弟義行十八隱逸流寓十九仙釋方伎二十列女二十一附傳二十二三藝文二十四雜記舊志雖託於春秋時事皆以魯侯紀年考春秋為經本因魯史况其事亦多經所不書後人紀述自當以周王為主又周王尚在以秦紀年宋孝宗後即紀金元遼屬非體且元自至元八年始改國號亦為失實此編悉為改正可稱有見惟人物傳所收多南陽人非鄭人其原因以唐時鄭州南陽郡既建之明所謂鄭州南陽人或以郡言或以縣言未可定也大抵名賢所出入多引以為

重志，南陽者則入南陽志，鄧者則入鄧，他志類推，未可獨讀此編也。顧炎武日知錄所考唐鄧毛胡盧六姓鄧史事，極有攸關，本編無一語及之，是其搜採頗疏，遺漏甚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鎮平縣志六卷　清光緒二年刊本

清知鎮平縣事吳聯元纂修。聯元字紫珊，江蘇高郵縣人。優廩貢生，孝廉方正科，同治三年署任。邑之前志，修於康熙三十三年，知縣張琮。閱百七十餘年，未經續輯。吳公蒞任伊始，即商諸邑明經王君翊運，網羅雜記，搜採遺聞，山川古蹟，吏治學校，賦役風俗，人物科名之盛衰，於舊志略者詳之，闕者補之。自光緒元年八月經始，迄光緒二年春蕆事，釐為六卷。一分野，疆域，山川，古蹟，園，八景，陵墓，風俗，土產，祥異，二建置，三典禮，賦稅，四職官表，五辟薦選舉表，人物，流寓，六藝文。分類淩亂，毫無統系，以園與八景置於古蹟陵墓之間，尤為剖見。惟對於舊志多所改正，足為此編之長，例如舊志山川中載富春山為嚴子陵故蹟，殊失考據。善提奇以為善提證道處，尤涉附會。此編於各條之下，皆詳加考辨。又舊志金大正五年改為鎮平縣隸中州，按元遺山文集史谷碑云，正大三年初置中州，[illegible]為改正。更考金元遺山先生正大三年除鎮平令，遺山為金時名宦，詩學居金四大家之一。

舊志不載，實為巨漏，此編採據金史及郝文忠公遺山墓志銘，補入職官表。按志書為傳信之編，必須精確，方可登載。舊志記祥異，載明成化二年民生白豕類象，崇禎十一年豕產象，均為齊東野語，此編刪之，亦極是也。

乾隆新野縣志九卷 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清知新野縣事徐金位纂修。金位字石谿，浙江常山人，乙卯選拔，宗人府教習，乾隆十八年來任。此編所存舊序，有崔誼之、趙國佐、張豐武、國植四序，而不載其年月。考武志修於康熙五十一年，餘查職官表，崔為順治甲午任，趙為順治乙亥任，張為康熙辛酉任，是武志之前，尚有三志也。迨徐公蒞任，肯寡撥餉修志，乃謀於學博伊陽董君、高安李君，并邑中紳士，廣詢博訪，成書九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秩官志，四名宦表，五人物志，六賦役志，七古蹟志，八祥異志，九藝文志。其書凡前志已有者，皆加註明，極合為志之法。舊志職官祇載文員，不及武職，實為最大之遺漏，茲編除年遠無考者不敢張附，餘皆將其年次籍貫補於秩官之內。新邑為八水交會之地，源流支派，渠堰陂塘，別晰條縷，編中咸加考核，并圖形勢，附於山川陂塘志內，類便參考。又舊志秩官，遺韓醇、陳公邸茂二人，旌明季捐軀殉節，功在社稷，何忍闕略，湮沒不彰。此編參閱明史，補入秩官，其書有考證之功，確有不

可沒者第其不列選舉志，而於秩官志中附選舉一目，實一鉅病。且其選舉但以進士、舉人、貢士分類排列人名，而不紀登科年分，亦殊有悖志法也。

咸豐淅川廳志四卷 清咸豐十年刊本

清淅川廳同知徐光第纂修。光第，浙江進士，縣籍無考。咸豐九年八月來任。考廳爲春秋時析邑，漢置淅縣，西魏改淅川縣，唐曾置淅州於此，貞觀後州廢，縣省。成化七年析鄧州內鄉縣地置今縣。清初改屬南陽府，道光十二年奏准裁縣，以南陽府同知改爲淅川廳撫民同知。其志稱廳志者爲新創，舊志有康熙二十九年知縣郭治所修，此編盡從郭志，惟卷首無纂修銜名，無序跋，今署爲徐光第纂修者，姑以職官志最後同知爲其所修也。康熙郭志亦無纂修銜名及序跋，知爲郭纂者，亦以郭爲康熙志最後知縣耳。此編凡四卷，一輿地志、建置志、賦役志，二禮樂志，三職官志、人物志、選舉志，四藝文志。淅川山水占其七，平原僅居其三，其在盛時人浮於地，破嶺沙灘無不種植，故地無曠土，賦籍亦多。此編所書丁糧額數與分解各款及留支細目，現定章程皆極清晰，其職官對前明官制與清不同者，別標同知、知縣等條目，亦尚有法。惟漢自至元或郡或縣轄，謂屬更於

令長丞尉內史太守等官亦應分別乃竟但以代分不作官別則又非志法矣總之以倫各门雖嫌未備要尚簡而不蕪雖不足以言志法固猶堪備檢閱也

順治河南通志五十卷 清順治十七年刊本

清河南巡撫賈漢復修分巡大梁道按察司副使青浦沈荃字繹堂纂漢復字膠侯滿洲籍曲沃人順治十四年至豫考豫志五代以前無論已自宋始有夢華句異諸錄及溫公所序宋次道長安志皆世遠已不可考明天順成化間憲副劉公胡公草為通志嘉靖三十五年大中丞鄒公續而成之迄清順治復百餘年兵燹之後文獻無徵司馬賈公秉鉞蒞豫土銳意修舉令下所司司屬之郡郡屬之州邑要以月日程以規條不踰年而八郡十二州九十五縣之志漸次報竣乃設館局聘名彥購遺書据摭裒輯彙成全書以其間義例未妥乃延沈公荃覆加裁訂至順治十七年始觀厥成共五十卷一圖考二三沿革四星野五疆域六山川七風俗八城池九河防十封建十一戶口十二田賦十三物產十四職官十五公署十六學校十七選舉十八祠祀十九陵墓二十古蹟二十一帝王二十二至二十四名宦二十五至二十八人物二十九孝義三十列女三十一流寓三十二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逸三十三仙釋三十四方技三十五至四十九藝文五十雜辨此書於歷代郡縣多有脫遺而開封南陽爲尤甚如開封兩漢陳留郡遺去小黃外黃河南郡遺去京卷故市苑陵穎川汝南二郡遺去穎陽陰召南頓南陽府兩漢南陽郡遺去淯陽博山涅陽棘陽西鄂析酈湖陽博望杜衍紅陽新都等縣宏農穎川二郡遺去丹水析昆陽定陵等縣此皆考之圖經史記兩漢書確有明證不待博搜者他若全書不言水利且無漕運所載陵墓多屬稿傳皆爲此編鉅失

此書有康熙九年巡撫郎廷相補刊本職官選舉署有續增餘皆一仍舊貫耳

康熙河南通志五十卷 清康熙三十四年刊本

清巡撫河南顧汧等纂修汧順天大興籍江南長洲人進士康熙三十二年至河南考豫省通志在清自撫軍賈公始賈公名復初於順治十四年節鉞茲土博徵文獻輯八府十二州九十六縣之志至十七年成書五十卷甚盛事也迄康熙三十二年顧公東節撫茲地以垂三十餘年其陳迹諸待紀述爰檄郡縣採輯舊志[illegible]與布政使司李國亮按察使司胡介祉設局纂修至三十四年而成此書凡五十卷一圖

考二三建置沿革四星野五疆域六山川七風俗八城池九河防十封建十一戶口十二田賦十三物產十四職官十五公署十六學校十七選舉十八祠祀十九陵墓二十古蹟二十一帝王二十二至二十四名宦二十五至二十八人物二十九孝義三十列女三十一[illegible]流寓三十二隱逸三十三仙釋三十四方伎三十五至四十九藝文五十雜辨其書體例大抵一仍順治賈志之舊於田賦數目多未清晰且止及府而不及縣又無漕運一目然衛河自衛輝

抵臨清以達通倉為河南一省漕運所經理宜備書何得闕如兼之全書不及水利皆為遺漏之大者封建以春秋戰國及邶鄘鄭蔣與夏殷諸侯並列年代不同亦為鉅謬藝文凡十五卷竟居全書三分之一且其所收如關壯繆辭曹操書乃後人雜用小說三國演義故事以贋作者其濫亦可想見此編與賈志殆一丘之貉也

河南通省程途里數一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清鈔本

清佚名撰其書首載河南全省東西相距若干里南北相距若干里東界某處西界某處南界某處北界某處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各界某處次載開封府距京師若干里四界各至某處與其所屬十七縣各居府城之某方距省城若干里依次若歸德彰德衛輝懷慶南陽汝寧陳州各府及許州汝州陝州光州各直隸州亦各若是至於沿革建置田賦戶口古蹟人物風俗土產概未一言及之此編之作以地名考之當在咸豐十年以前因編中之開封府尚屬有儀封廳按儀封舊為縣乾隆四十九年改為廳咸豐十年始併入蘭儀縣也

河北采風錄四卷 清道光六年刊本

清王鳳生撰。鳳生婺源人，道光間官河南河北道。是時以一道司三郡，三郡為彰德、衛輝、懷慶也。先生下車，訪之州縣，遍覽河壍，所繪黃、淮二河圖，以志其類末。又涉三郡縣境，以證所聞，併手錄之，名曰河北采風錄，以河北名者，蓋以彰、衛、懷三府居河南省黃河之北也。書凡四卷，一黃淮運河圖，二黃淮二河南北運河源委，三書黃淮運河圖說，四諮詢各縣情形儆，五彰衛懷三府水道總圖說，六彰衛懷三府輿圖，七彰德府水道圖說，八安陽縣圖說覆稟，九湯陰縣圖說覆稟，十臨漳縣圖說覆稟，十一林縣圖說覆稟，十二內黃縣圖說覆稟，十三武安縣圖說覆稟，十四涉縣圖說覆稟，十五衛輝府水道圖說，十六汲縣圖說覆稟，十七新鄉縣圖說覆稟，十八獲嘉縣圖說覆稟，十九淇縣圖說覆稟，二十輝縣圖說覆稟，二十一延津縣圖說覆稟，二十二濬縣圖說覆稟，二十三滑縣圖說覆稟，二十四封邱縣圖說覆稟，二十五考城縣圖說覆稟，二十六懷慶府水道圖說，二十七沁河全圖，二十八丹河全圖，二十九河內縣圖說覆稟，三十濟源縣圖說覆稟，三十一原武縣圖說覆稟，三十二修武縣圖說覆稟，三十三武陟縣圖說覆稟，三十四孟縣圖說覆稟，三十五溫縣圖說覆稟，三十六陽武縣圖說覆稟。此書大體為就各屬今日河渠溝洫之形勢，以考昔日之淵源，而繪圖附之，以說其圖說類皆先境域，次鄉鎮、民情、保甲、水利、建置諸端，而古蹟人物亦間及之，各說以采自志書者為多，時或加以按語，則為出諸己意者。

方岳采風錄二卷 清光緒八年刊本

清于寶第撰寶第字頌臣儀徵人官至巡撫同治丙寅承宣河南其時捻氛肆擾省南蹂躪殆遍議撫蠲因訪各屬山川險要為防禦計並博采土俗民情地方利病以求治理凡有所聞隨時錄記以成是書名曰方岳采風錄釐為二卷其目一開封府及屬州二縣十四二陳州府及屬縣七三歸德府及屬州一縣七四許州及屬縣四五河南府及屬縣十六陝州及屬縣三七汝州及屬縣四八南陽府及屬廳一州二

縣十九甯府及屬州一縣八十光州及屬縣四十一彰德府及屬縣七十二衛輝府及屬縣十十三懷慶府及屬縣八其書凡風俗之良楛物產之盛衰水道之通塞疆域之阸要靡不紀述詳盡精核簡要而於戰守出入途徑之險易悉準當時之宜不以攟摭史籍為空談至其加意者莫如水利一事河南大幹河為賈魯河大沙河惠濟河渦河賈魯河發源於滎陽至周家口入大沙河大沙河發源於魯山入江南太和達於淮渦河則有惠濟河居其上游自中牟至鹿邑

入渦河以達於淮此編於各河之疏導紀載備詳於一方利病殊有攸關卷首有同治丁卯自序光緒八年吳昆序各一篇

中州雜俎二十一卷 民國十年排印本

清汪价著，民國安陽張鳳臺釐訂。价字介人，籍隸吳郡，僑寓中州。順治十五年，與河陽薛宗伯字行屋遊野王諸山。十六年，隨李御史琳枝，參兩河荒災。庚子，應賈中丞之聘，纂修豫志。自康熙癸卯後，其與薛行屋共硯翁園，所著中州雜俎一書，向無刻本。民國初年，安陽張鳳臺羈跡都門，暇輒徒步遊書肆，而於鄉先生遺編殘本，或其著述有關本鄉風土人情者，不惜購以重貲。此中州雜俎，蓋其時得自琉璃廠之鈔本也。民國十年，鳳臺官河南省長，謀付諸梓，惟鈔本字極模糊，魯魚錯誤，迺令許明經協寅、陳秘書繼鷗暨杜孝廉憲，詳加讎校，並為之刪繁就簡，都為二十一卷。其總目分三類，曰地理，曰人紀，曰物類，第卷二十一為附錄，曰詩齋。其地理之子目，曰封國、郡邑、山陵、川澤、宮室。人紀之子目，曰帝蹟、聖蹟、賢跡、宦蹟、文蹟、武蹟、忠蹟、義蹟、節蹟、隱流、羽流、緇流、術流、技流、女史、考史、兇史、凶史、異史。物類之子目，曰馬志、獸志、鱗志、蟲志、草志、木譜、花譜、果品、穀品、菜品、飲業、食業、器考、物考。附錄詩齋，皆先生所為詩，蓋亦有關河南文獻一鉅著也。介人除此編外，尚有儀雅四卷、大山客樵十五卷、廣禪喜十五卷、臥嘯五卷。晚年遊豫，與宋牧仲相友善，於中州掌故爛熟於胸，此雜俎尚佚天文數卷。張公鳳臺序，擬據豫乘暨通志中言天文者彙集以補其闕，繼以河間補遺宦從傳播，譏其不倫，是以未果。卷首有張序，卷末有張跋各一篇。

豫乘識小錄二卷 清嘉慶二十四年刊本

清朱雲錦撰。雲錦直隸永清縣人，嘉慶二十二年游汴，居藩署，總豫中志乘，以為消遣，見其敘述沿革，多本諸一統志、皇輿表，類信而有徵，因節錄備志；又記諸名勝，以待游覽；又時閱案牘，剝錄其田賦戶口之數，成為斯帙，顏曰豫乘識小錄。凡二卷，其目一聖駕巡幸中州恭紀，二田賦說，三耗羨章程案畧，附戶部餘平案畧，四戶口說，五積貯說，附朱子社倉法、嘉靖新倉法、本省倉款四條、宋青苗法，六漕運說，附淅洛二運說，七鹽法說，附錄鹽品，八兵制說，附採辦硝磺案畧，九汴洛二都說，十黃河說，十一淮水說，十二漳衛合流說，十三賈魯河說，十四嵩山說。其書得諸簡牘者半，得諸親歷者亦半，較之閉戶談天下事者，實有信疑之判。且一編之中，山川扼塞、田賦兵制，莫不具備。其田賦一篇，詳載徵額外，又詳條各種應支數目，尤稱可貴。聖駕巡幸中州恭紀一篇，專述聖駕游幸處所，絕無頌聖之辭，殊極得體。是此區區二卷，除舊聞人物外，亦無異於通志。其有關中州文獻者良鉅。

乾隆舞陽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年刊本

清知舞陽縣事丁永琪纂修。永琪湖南華容縣舉人，乾隆九年來任，按邑志屢修，遠者難稽，其可稽者，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有邑令遼陽蘇慶志，三十一年壬申有邑令奉天祖良屏志，四十九年庚寅有邑令江西千建邦志，蓋康熙一朝，志曾三修，及乾隆九年，丁公宰斯邑，奉令重修，斟酌前後舊本，以祖千二志稍從簡略，第惟蘇志似較詳核，遂互參分訂，成書十二卷，一天文志，二輿地志，三建置志，四風土志，五官師志，六賦役志，七典制志，八選舉志，九人物志，十一藝文志，十二外紀。舞邑居豫省西南，地處下游，常被澇災，隄防疏瀹，無歲無之。此編將邑之巨河詳列源流，四鄉小渠亦悉備載，殆深知河渠水利為民生之要務，意有守土之責者，易知水道之分合，以便因時宣洩也。全書如天文星野、地輿山川、土產賦額、建置鎮集、里甲鋪第等，大抵多仍前志，餘若倉貯學校，隨時興修，丁稅墾糧，因時變通，則皆詳核增補。惟其凡例云：縣署舊址在城西北隅，明末兵燹，移東市。按既

曰兵燹矣。是邑前此，[illegible]必有兵事，其編中理宜敘及，殊不應仍付闕如。凡例又云志論有新作者，有舊志而改竄者，有全用舊志者，然其全用舊志者不加注明，未免非例。且其志論皆俚俗濫套，無裨與制，實不若刪之為得也。

康熙泌陽縣志四卷　清康熙五十二年刊本

清知泌陽縣事程儀千纂修。儀千字枳軒，江南[illegible]縣籍。丙子舉人，康熙五十二年來任。考漢置武陰縣，屬南陽郡。東魏改置臨舞縣及期城郡。隋郡廢，以縣屬顯州，唐改縣曰泌陽，宋為京西路唐州泌陽縣。元曰昆陽縣，屬唐州。明曰泌陽縣，屬南陽府。清因之。舊志修於康熙三十四年，知縣莫劉芳及程公蒞茲土，偕邑紳馬君之騏共事搜輯，成書四卷。一封域志，二建置志，三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四藝文志。其書簡陋已極。即以沿革而論，唐初為上馬縣，貞觀元年[illegible]者入湖陽。開元十三年復置，天寶元年更名泌陽。乾初復屬唐州，後改唐州為泌縣，[illegible]此見於南陽府志，而此編僅曰天寶元年改泌陽縣。又古蹟有古藍鄉，一統志云在泌陽縣。漢光武兄劉縯敗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盡獲其輜重，即此地。是書亦不之載，總之此編於古於今搜輯皆甚簡略，而其以賦役、學田、雜稅、鹽引、兵燹諸目附於建置志，尤為可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泌陽縣志十二卷 清道光八年刊本

清知泌陽縣事倪明進修，前泌陽縣訓導河內栗郢宇稼軒纂。明進字晉三，廣東海陽人，癸酉拔貢，道光五年來任。考邑前志一修於康熙三十四年知縣莫國芳，再修於五十三年知縣程儀千，後更百年，為道光之五年，倪公宰是邑，檢閱舊志，求莫志已不可得，程志僅有四卷，疏略頗多，體例亦不甚合，爰集邑紳設局續修。適河內栗君有游泌之訊，而君曾纂河內志，卓有可觀，因相與討論，一變程志之舊，自八年二月始事，越十月而脫稿，為卷十二：一沿革表、疆域志，二山川志、古蹟志，三災祥志、風土志，四營建志、祠祭志，五學校志，六兵防志、賦役志，七職官表、宦蹟傳、選舉表，八人物傳、列女傳，九至十二藝文志。其沿革表按之輿圖，證之史傳，略做景定建康志例，而併記事兵燹為一，牘便考索。泌邑諸山以大胡為幹龍，而泌河又諸水之經流也，舊志所載殊多乖錯，甚或佚其本名，郡志於泌沘二水原委亦多含混，此編悉依據古籍而糾正之。中州風土大概相同，惟習俗小有變更，物產稍殊，亦急待辨，舊志所載未免太略，此編做南方草木狀、桂海虞衡志體例，記載加詳。總之，此作在河南諸志中，體例堪稱雅正，然內容則似不無敷衍，例如泌陽焦氏醫筋繁衍，焦芳雖不足取，亦不應不為之立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裕州志六卷　清乾隆五年刊本

清裕州知州宋名立纂修。立名字補齋，沂州人，貢生，雍正十三年任。裕州古方城地，居荆楚上游，而為南陽衝衢，昔戶口號為極盛。清初屢遭兵火，故老遺亡，舊志殘缺。康熙五十五年，知州董學禮奉文重修，乃搜拾遺編，博稽考，撰成州志六卷，然亦僅得十一於千百。更歷三十年，宋公來守是邦，就董君舊志而重輯，自康熙五十五年之後，有詔詢採訪，隨增續之，仍為六卷：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賦役志，四名宦志、職官志，五人物志，六藝文志。其卷首新序之後，舊序之前，有邑人褚介昌堵陽賦並序一篇。堵陽本春秋時楚之方城，賦中備述其沿革、輿地形勢之雄勝，附於地理志或藝文志均無不可，今雜於序閒，義無取也。宋序既識董志僅得十一於千百，則凡董志所遺漏者，理宜廣加搜輯，以補其闕，乃竟計不出此，惟就董志各門之後，續其三十餘年閒事，凡董志原文一字未補，一字未易，勉強洛成，殊無可取。蓋此編僅可稱為續輯補刊，非重修也。其序又云：或紀人物之善良，或紀丁賦之增革，或紀時事之廢興，或紀風土之變易，無不詳加考核，至再至三，然詳稽之，實皆敷衍之作，實無考資之足云。輿地無圖，沿革無表，全書不及兵制、兵事，尤為修志之失。

乾隆桐柏縣志八卷 清乾隆十八年刊本

清知桐柏縣事鞏敬緒修通渭舉人李南暉纂敬緒字理齋號北園戊午科舉人關西人乾隆十七年署任桐邑舊志一修於順治十六年知縣貢彧再修於康熙三十四年知縣高士鐸三修於乾隆七年知縣劉元亨然其規制俱未如式鞏公來官是土奉令續輯因與同官及邑之紳士延渭城李君為總纂成書八卷一天文志二地理志三建置志四官師志五食貨志六典禮志七人物志八藝文志其凡例云舊志凡前引後論俱未及攬今各為言以繫諸首尾又云凡府州縣各志大抵俱起輿地而以星野附之即康對山武功志李崆峒北地志皆不另立天文篇余謂天不遠顏咫尺雖默居獨處無聲無臭之地莫不有臨之在上者況懸象著明萬物所本寧敢以一縣而忽其如是之浩[illegible]於序論之有無天文之存識見迂闊已可想見其典禮志於應祭各將千篇一律之祭品樂章儀注一一詳載錄乾隆九年部頒祭文一十三道均極無謂藝文所錄浮濫已甚惟其採取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南陽桐柏舊存諸志凡彼此大相懸殊彼此互異與夫此有彼無者皆再三校訂夾敘夾議附於其後其食貨志於戶口地畝徵糧銀若干兩丁銀若干兩載錄皆極詳盡總之此書抄襲甚勤而無鑑別之才故[illegible]時或亦有一得也

康熙汝寧府志十六卷 清康熙元年刊本

清汝寧府知府金鎮纂修。鎮字長真。順天宛平籍。浙江山陰縣舉人。順治十五年來任。考汝寧舊志。自明以前已無可考。在明有成化十九年癸卯陳學正鑾志。正德十六年辛巳。有長史強晟志。萬歷三十六年戊申有少司空李本固徵士秦鎬志。及清順治十五年金公守蓀土。大中丞賈公督修郡邑諸志。爰取往牒。臚列而參閱之。發凡起例。細心斟酌。與諸名宿經始於順治十七年。迄康熙元年而竣事。凡十有六卷。一二曰輿地。三曰建置。四曰典禮。五六曰食貨。七八曰官師。九曰選舉。十曰武備。十一至十三曰人物。十四十五曰藝文。十六曰外紀。是志體裁。依李少司空志為藍本而加以折衷。李志為綱者十有二。今定為十。李志為目者四十有五。今益為六十。各卷纂輯悉依州縣先後次第為序。即名宦人物諸傳。亦以朝代為經。州縣先後為緯。沿革一篇。參之禹貢職方及一統輿地志。詳輯歷朝廢置之蹟。頗便省覽。山川志如天中浮光諸山。因郡邑以此著名。故編中皆審其位置。詳其方隅。汝淮為境內大川。則於其發源與支流。備書無遺。武備所載。若寇盜肆虐。自劉齊以後。至逆闖李自成。虔劉等事。皆極詳盡。古蹟則必求有徵。無取附會。如金梁先生仙女墓之類。事涉不經者。並置不采。又舊志以元魏為曹魏。東豫州為豫州。皆為鉅謬。與夫其他魯魚亥豕。字句譌舛。皆一一釐正。是其書補闕正誤。於清初志書中。堪稱佳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汝寧府志十六卷 清康熙三十四年刊本

清汝寧府知府何顯祖等纂修。顯祖鑲黃旗義州人，廕生。康熙二十六年來任。汝寧列郡，自明以前，從未有志，迄成化十九年癸卯，陳學正鑾，正德十六年辛巳，強長史晟採錄成編，萬歷三十六年戊申，李少司空本固、秦徵士鎬繼之纂輯，其書今皆不存。清順治康熙元年壬寅，金太守鎮始重修之。康熙中，郡守何公奉徵延郡中文學紳士增輯舊章，相共纂修，三十四年，郡守董永祚賡而成之，釐為十六卷。一二輿地，三建置，四典禮，五六食貨，七八官師，九選舉，十武備，十一至十三人物，十四十五藝文，十六外紀。此編體例一本金志之舊，惟各門畧有新增而已。所增者，一公署壇壝驛站橋梁之類，次第興修，皆詳增以見興廢之由。一學宮則增扁額樂舞樂器之類，以見當時尊聖崇文之風。一田畝開墾日多，戶口生齒日繁，職官依年更替，選舉依科遞加，故所新增尤為特多。惟人物一門，考諸正史以及歷代名人文籍，舊志多有脫遺，此編用補數十人，[illegible]

又蔡衍、許慎輩，乃漢之汝南人。按漢汝南非今之汝寧，舊志誤載，此編刪之。外紀淩基災祥雜記之類，將舊志之不經者刪什之二三，新增者約居舊志什之四五。是以此編體例卷數雖皆與舊志無殊，而內容實有以異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汝寧府志三十卷 清嘉慶元年刊本

清汝寧府知府德昌修，翰林院編修邑人王增字百川纂。德昌字魁亭，滿洲正白旗中書，乾隆五十八年來任。按郡志自康熙三十四年知府何顯祖重修後，百年之間，續輯無聞。及德公來典郡政，乃於乾隆六十年冬特開志局，檄下州縣蒐羅見聞，延太史王公總其事，越九月書成。不惟增所未備，且於舊志之是者存之，謬者糾之。凡三十卷：一建置沿革，二城池，三山川，四村市，關梁，五水利，六學校，七公署，八戶田，

九軍制，十壇廟，十一古蹟，十二冢墓，十三寺觀，十四官師，十五官蹟，十六選舉，十七至十九人物，二十游寓，仙釋，方技，二十一，二十二列女，二十三至二十六藝文，二十七，二十八詩，二十九雜志，三十舊序。編中詩與藝文分為二目，一若詩非藝文，殊屬悖謬，且雖載詩文幾居全書之半，所引書文亦不注出典，雜列各目，又無總綱，以黃統縣，於河南諸府志中此編堪稱最陋。惟其更易舊志處尚有可取，如舊志列宣聖十哲於游寓，端木子為名宦，書之紕謬，莫此為甚。學

校一門，舊志載配享從祀姓名、祭品、樂章、儀注，是皆統行定例，非郡邑志所宜載，此編加刪削，殊勝於前。其賦役於乾隆三十六年編審奏銷實數，書極詳細；覆按賦役全書，依例注載。倉貯、鹽課記亦簡明。又以封爵分藩當紀國史，監司守道統轄省會之官，皆非府志所宜有，爰闕而不書。雜志一編，盡刪其荒誕之譚。是則又皆此書之優點，亦未可因前舉諸失而即鄙之。

乾隆新蔡縣志十卷 清乾隆六十年刊本

清知新蔡縣事莫璽章修，會稽縣榜眼王增纂。璽章字信甫，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舉人，乾隆五十四年來任。按新蔡向無志乘，自明萬曆間邑人劉氏大恩及其子若孫相繼編輯，及清康熙三十年知縣呂氏服，復取劉氏原本重新纂輯，後幾百年無繼修者。知縣莫公爰請命於太守陸豐彭公，開局重修，並延會稽王公總持其事，成書十卷，為類十有一：曰地理、經制、田賦、典制、官師、宦蹟、選舉、人物、列女、藝文、雜志。纂者以新邑人物寥寥，故統列人物一卷，不事分類，是頗能因材制宜。邑人遇有前明舊臣入仕清朝，雖任列通顯，亦止列其名於選舉志，不為立傳，蓋遵其時功令以為持二者戒。惟於地理、經制，知其與目下情形不符，而不能改絃更張，殊為鉅謬。稽其凡例云：地理、經制兩門，考舊志所載，與目下情形未甚符合，百年變遷不一，一時無從諮詢，載筆頗難，未敢妄為增刪，姑取舊志錄入。按一邑地理縱橫不過百里，查看並非甚艱；至於經制，自康熙以迄乾隆，新邑未遭兵燹，各

項案卷理應俱存，無待他人採訪，載筆者皆可親歷，乃云無從諮詢，顧不負總纂應盡之責乎？且其所作縣志圖說，邑之山水、郵傳、道里、疆界，分載於書，繪之為圖，云云。夫地理既與目下情形不符，未審其圖究何從着筆？其圖若符，則地理志亦可改纂；圖若不符，缺之可已，抑何必災此棗棃哉。

康熙上蔡縣志十五卷 清康熙二十九年刊本

清知上蔡縣事楊廷望修邑人張沐纂廷望江南武進人崑山籍康熙二十五年來攝縣篆按上蔡舊志久已淪亡迨清順治十六年己亥知縣楊鴻羽始以數人聽說草創一書遺漏殘缺難稱信史康熙二十八年冬邑侯楊公蒞蔡已四載以舊志缺畧鄙俚幾成穢史乃請於大中丞毅然重修延邑人張沐總其事復令士民採錄軼事剔抉蒐羅越明年春而稿成都為十五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溝洫志四食貨志五六典禮志七爵秩志八選舉志九至十一人物志十二編年志十三至十五藝文志書中輿地志原有山川一目而卷三猶列溝洫志者以蔡地處下窪洪汝兩河所過西山水發高出河身雖有隄防亦不能砥所恃者深濬溝洫分散其勢故於山川之後更立溝洫一志詳載闔縣水道庶後之覽者得資之以防水患至汝洪二河其時已非史冊所載昔日之故道此編細為考訂溯其舊源悉載於篇編年志備述邑中歷年水旱兵凶等事較之尋常志書惟列災祥志者法殊善也輿地志之古蹟於先賢古墓若翟方進漆雕開等墓及五女塚九女塚皆反覆考訂證為訛傳力黜附會以期成為信史其人物傳皆錄史傳原文亦具特識但藝文志濫載平淮西碑等文而不知所謂淮西乃統指汝寧府而言上蔡不過其所屬之一隅何得收入是其膚濫終未脫俗志積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汝陽縣志十卷 清康熙二十九年刊本

清知汝陽縣事丘天英纂修。天英字彖庵，陝西渭南縣貢生，康熙十八年來任。按汝陽舊志肇修於明萬曆年間，清則順治十七年知縣紀國琛曾重修，後更三十餘年，大中丞閻公檄飭續輯，邑令丘公天英因發凡起例，於康熙二十九年成書十卷。其為類一二輿地志，三建置志，四食貨志，五典禮志，六爵秩志，七職官志，八選舉志，九人物志，十藝文志。其書於順治舊志以前者，多有增補，而尤以人物為特多，計自漢迄明共補百餘人。蓋丘氏嘗讀史漢，見汝南人物之盛，先後蔚起，遂并見諸正史及文集者，悉補，更考唐世系表及路史而補后妃一條。又舊志封爵所載屢有舛誤，如汝南公蔣渙，舊志作董渙，非汝陽男袁朗，舊志作汝寧王，非汝南縣男周墀，舊志作汝寧王，非。此編悉行更正，亦有足稱。惟其典禮志中有公式禮，載其所載為聖誕朝賀、日食月食、鞭春立春、鄉飲鄉射、祈禱、霜降各儀注，極屬無謂。其卷九人物志之子目，曰鄉賢，曰列傳，曰列女，曰游寓，曰方技，曰仙釋。按鄉賢、列傳、列女等目皆為各人小傳，而又列傳，殊有牴牾。且爵秩志中各目除列表外，載各人小傳數十篇，與人物志衝突，似不如擇其應立傳者，移諸人物志，而於表中人名之下標曰人物志有傳之為得也。典禮志附祲祥一目，尤屬荒謬。建置志中官秩一目，載曰知縣一員，訓導二等字樣，此乃為職志所宜有，與建置毫無相關，其分類之龐雜，實有指不勝指者焉。

嘉慶正陽縣志十卷 清嘉慶元年刊本

清知正陽縣事彭良弼等修。正陽縣教諭新安縣拔貢呂元瀚等纂。良弼，江西南昌縣拔貢，乾隆四十三年來任。考邑之有志，始於正德乙亥張學博恕編輯成書，繼修者，集學博濟成於嘉靖壬寅，何孝廉麟成於嘉靖乙卯，及清順治庚子邑令劉必壽澹臺使徵聘邑明經田自性修輯，康熙三十五年安大令圻撓修之，即前志也。乾隆六十年春，滇南楊邑令德容來接彭邑令良弼之篆，適奉檄飭修邑志，爰徵才設局。時彭公尚留邑豢河，乃延彭公總其事，期年書成，釐為十卷，一圖，沿革、城池二，山川、學校、建置、田賦三，壇廟、古蹟、官師四，宦蹟、選舉五，人物、游寓六，列女七，八藝文，九十補遺。其凡例本則載新志，限於時日，採訪或有未備，今參取劉志、安志所載，與撰於所附者，別為集詩、集文，其有事實不同，可資考證者，為雜錄一卷云。然考其全書，並無雜錄一目，實可怪異。其官師志所載，令、尉、教職，僅自始明至於由漢迄元，惟宦蹟中略載數人，缺遺之多，不問可知。又前志統編

一卷，但以朝代相次，不分門類，亦似非宜。惟舊志列有八景，既非勝蹟，亦於風土無關，且多附會，牽涉此皆刪之。封爵因與郡無涉，祀典儀注樂章因為直省通行，非一縣之制，皆擯而不載。藝文所錄類皆有關文獻，斯▇此編之優點也。

康熙西平縣志十卷 清康熙三十一年刊本

清知西平縣事李弘植纂修。弘植字培之，直隸安州歲貢。康熙二十八年來宰斯邑。考邑志在明有成化志及嘉靖王詔志，因遭明末兵燹，燬滅無餘。遺清順治十六年知縣王鳴嚗緝修邑乘，蓋拾殘燼於播蕩之餘，十不得一，而又急於成書，不及考覈，體例亦未雅馴。康熙九年知縣沈荃爰加訂輯，亦多華而失實。康熙中葉知縣李公乃重加繕訂，歸於實朴，勿華。及三十年竣事，上之中丞，次年始得屬稿。凡十卷：一輿地，二建置，三食貨，四典禮，五官師，六選舉，七經武，八人物，九藝文，十外志。其書大體一仍沈志，而畧事修改，計其所更，以正誤辨妄為多。若人物之遺逸，其補入者數十人，紀載不全，而參入者數十事，考其正誤如疆域，舊載西平戰國時為韓東北境，今正為東南境。學校，舊載嘉靖間相繼修葺，今據官師志正為成化間。隍廟，舊載在縣治西南，今按其處實在縣治東南等皆是也。至於辨妄，一為辨輿地古蹟之義亭國，二為辨輿地古蹟之報王陵，三為辨輿地古蹟之仙女池遺事，四為辨輿地墳墓之故王塚，六為辨外志馮將軍廟祀之紀載。考其所辨，皆尚詳核，所補諸修，亦悉有據。惟康熙九年以後，本除官師、選舉新增較多外，餘則寥寥無幾。是其書稱為續志固可，即稱為訂補舊志，亦無不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西平縣志四十卷附錄十卷 民國二十二年刊本

邑人陳銘鑑纂修。銘鑑字子衡，號連友，別號嘯月山人，清光緒癸卯科舉人。按邑志自康熙三十年知縣李弘植重輯之後，失修者已二百餘年，文獻缺畧，多不可徵。邑人士以闕時愈久，輯搜愈艱，乃公議續修，由陳君子衡任其役。子衡乃從二百餘年之後，徵文考獻，嚴其體例，與邑知名士陳君蘭庭、趙君麟紱、栗君雁名、陳君阮明、栗君康芳，成書四十卷。卷一至卷七輿地志，卷八卷九氏族志，卷十至卷十二經制志，卷十三至卷三十三文獻志，卷三十四至卷四十故實志，附錄十卷則文徵也。其書搜集宏富，體例亦佳。所載各圖，均由邑人焦連鏕就陸軍測量局原圖比例繪製，故於本縣幅員廣狹、山川形勢，以及城市村鎮一切位置，無不朗若列眉，惹臻精確。西平地當信許之衝，歷來戰爭，動輒波及。自平漢鐵路告成，益滋多故。書中故實志之兵事篇，於古今兵事，歷述綦詳。其經政志，於禮樂、賦役、學校、封建、選舉、搢紳各篇，所述亦甚詳盡。氏族志乃將邑中望族悉舉無遺，蓋皆採自各家族譜者。其故實志，更增風俗、方言二篇，能將本邑特殊習慣盡力搜羅，而方言純采本邑通俗用語，加以詮釋，如麻混讀如紅，呼讀如火，離遠方請者亦可識其端倪。他若匪劫篇、軼聞篇，皆與邑中故實所關至鉅。文徵十卷，以時代及內外籍貫分組編次，可稱獨具卓識。蓋此志有新城王樹枏晉卿、東阿周雲世臣、豐山賈恩紱佩卿、饒陽常堉璋稷笙、桐城吳闓生北江諸名宿為之分別審訂，抉疵繩誤，故能詳而有法也。

乾隆羅山縣志八卷　清乾隆十一年刊本

清知羅山縣事葛荃修。邑貢生李之杜等纂。荃字棻蓀。號瀛芝。四川溫江人。由進士乾隆九年署任。考邑志在明一修於天啟七年丁卯。再修於萬曆十一年癸未。三修於崇禎元年戊辰。清則一修於順治十年知縣李慶明。再修於康熙三十年知縣韓普麟。嗣更五十餘年。大方伯趙公檄下郡邑各修志乘。知縣葛公乃延邑人李君之杜。徐君思恭。謝君寶樹。設局纂輯。至乾隆十一年成書八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食貨志。四典禮志。五官師志。六選舉志。七人物志。八外紀志。據其凡例云。舊志綱目統屬極當。無庸再為措置。但寺廟與古蹟不類。坊坻與街市不類。捐職與例監有別。今均另立一目。是其書大體仍遵康熙韓志舊例。而畧折衷耳。舊志祀典學宮但記廟祀儀注。及先聖賢儒封贈之畧。本極謹嚴。此篇又益以四配十哲及東西兩廡崇聖祠諸賢儒位次。皆各處通例。無關邑制。不惟不宜增補。即舊存者亦宜去之。其風俗志所新增載舊志謂兵荒之後。俗漸不古。何壞之述也。今國家休養百餘年。而好節忠厚醇謹之風。有蒸蒸日上者。云云。似此虛構。何足以言風俗。亦覓補入。殊屬貽笑。大方第人物所補。尚皆有據。餘則無善可取矣。

乾隆信陽州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四年刊本

清信陽州知州張鉞纂修。鉞字毅亭，直隸清苑人，雍正庚戌進士，乾隆十二年署任。考州志在清一修於順治十有七年，知州賈待雍，邑紳劉蘇茅；再修於康熙二十年，知州陳昌言，邑恩貢生王補之。及至乾隆已五十餘年，風土、人物、政績、文章，諸待增輯。張公蒞茲土，因前牧馮原字澄齋，曾延孝廉萬君円彙成數帙，而未卒業，乃收為藍本，擴之益之，迄乾隆十四年成書十二卷：一天文志、輿地志，二建置志，三食貨志，四典禮志，五六官師志，七選舉志，八九人物志，十至十二藝文志。體例大抵一如前志，凡舊志所有論贊，皆棰出典紀載，則皆未標何知此而昧彼耶。其纂沿革一篇，極加知意，考證極精。食貨志之戶口田賦，於清制紀極詳盡，惟前此則一字未著，以致順治以前，民丁原額若干，田地原額若干，糧銀原額若干，皆無從考見，或因其時邑之明志蕩然無存，順治康熙兩志，皆付闕如，故此編無術增補。然河南通志及汝寧府志之戶口、田賦各門，皆言及信陽明季之概略，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時去明未遠，當地殘碑斷碣，亦未必無可搜考，皆宜作為參證，何得斬然不著一字。或典禮所紀慶賀耕籍等儀注，亦多尋常濫套。藝文雖僅二卷，而其量實居全書三分之一，考其內容可存者[illegible]及十之二三也。

乾隆確山縣志四卷 乾隆十一年刊本

清知確山縣事周之瑚修，湖南華容縣人嚴克嶟纂。之瑚字禹蘋，湖廣平江人，到任年月無考。確邑於明末造，舊志燬於兵燹。清順治十七年，知縣吳國杰檢斷碑殘碣，創修邑志十卷。後為知縣張登第刪訂為草稿四卷，上之當路。迨康熙二十九年，中丞閻公纂修省志，將原稿發還知縣孫京，付諸棗梨。後五十餘年，知縣周公取舊志，旁搜遠稽，補遺正舛，至乾隆十一年丙戌，此書凡四卷。其目曰圖像、天文、地輿、形

勢、武備、名宦、鄉賢、官秩、典禮、建置、山川、古蹟、賦稅、户口、風俗、物產、驛站、封建、宦師、選舉、人物、烈女、武功、藝文、識祥，其體例悉依舊志，一一續補。山川、古蹟，各隨所有，細註其下。凡一切起伏原委、合派分流，皆能瞭若指掌。舊志總圖於山川城村，僅得其大凡。此編以邑中八保分寫八圖，其毛翎鱗介、竹木花草屬確土產者，亦各作小圖，旁註一字曰某，亦極清晰。古蹟中之九里山、霸王臺、子房口、[illegible]之類，舊志謂為不經，本極有見，而此編則強作解事，以證其真，無謂辭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官師志惟書人名籍貫，不著出身及到任年月，且無武職，實係[illegible]漏。選舉志將婦人之立有節孝坊者列舉數十人，尤為荒謬。至其所補，不加出典，猶餘事耳。

順治遂平縣志十五卷 清順治十六年刊本

清知遂平縣事張鼎新修，邑進士趙之珩纂。鼎新山西交城縣進士，順治十五年來任。考邑志自明萬曆十四年縣令王公致和修後，屢經兵燹，淪為灰燼。順治十五年巡撫賈公檄飭各屬急修邑志，邑令張公乃延邑進士趙之珩，招集紳耆悉心纂輯，繪城郭各圖，至十六年而書成，列卷十五，列綱亦十五。其綱曰圖、曰天文誌、曰地理誌、曰民社誌、曰田賦誌、曰村澤誌、曰食貨誌、曰學校誌、曰建置誌、曰官師誌、曰仕籍誌、曰人物誌、曰人品誌、曰雜著誌、曰藝文誌。全書不過百二十二頁，分訂二冊，目錄列為十五卷，而每頁騎縫則標卷上或卷下字樣，荒謬無識，莫此為甚。各門記載之簡畧，特一賬簿而已。其凡例尚云是誌寒夫代謝，稿凡數易，揆厥此言，並非急就之章，仍覺疏忽至於此，其陋可見。清初志書固少善本，然如斯編，尚不多覯。

乾隆遂平縣志十六卷 清乾隆二十四年刊本

清知遂平縣事金忠濟修，江蘇金匱監生祝暘纂。忠濟字見清，江南休寧人，浙江仁和籍，甲戌進士，乾隆二十年來任。按舊志明末已燬於兵，清順治十六年縣令張君鼎新奉檄修輯之後，未續者忽忽百年。金公忠濟下車伊始，即蒐志讀之，見其缺畧，諸多待補，乃與金匱祝君參稽舊聞，訪之故老，及乾隆二十四年成書十六卷。其目曰星野、輿地、山川、古蹟、建置、土產、風俗、田賦、水利、學校、仕籍、貢舉、名宦、鄉賢、貞烈、外紀、藝文等十有七類。建置志中，列有官秩一目，所載為邑中設官之員數，理宜移諸仕籍志，附諸建置，未免非類。其山川一篇紀載極詳，如於沙河云，舊名濯水，東漢於此所以增置濯陽縣也，其源出於南陽府泌陽縣白毛操山，由縣西入境，納支流之水，經南關東流，迤南入汝水，達淮上，是頗能著其原委，深合志法。古蹟一篇，皆採諸舊志，證以今所，以多未能與之符合，而細加訂正，缺者增之，訛者改之，註之俚俗不雅者刪之，亦全書菁華之所在。惟於青牛池云，老子

飲牛於此、於走馬嶺云、宋楊延昭走馬於此之類、殊不知此乃依傳、未可入志、即不悉行刪去、亦宜加以辨正、豈可據為典故、是不雅者、終未能盡刪之也。藝文所載各詩、若奧嶺秋雲、溪沙晚渡之類、皆有闕八景之作、尤不宜收。蓋此編視前志固殊多勝、而體例則仍有可議者、

西輶日記四卷 得一齋襍著四種本

清黃楙材撰。楙材江西貢生、優於數理、初在天津上海等處機器局學習、光緒二年來京、查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旋經四川總督丁寶楨以西藏密邇印度、英人佔據稱吉嶺、加意經營、尤與衛藏逼近、奏派楙材游歷印度、察看形勢、繪畫輿圖、以資考證。楙材遂於四年七月由蜀起程、六年七月回省、計此行繪印度全圖一冊、西域回部圖一冊、四川至西藏程途一冊、雲南至緬甸程途一冊、游蜀言一卷、西徼水道一卷、至此編則為此行日記也。凡四卷、卷一為自成都至巴塘行程、卷二為自巴塘至騰越行程、卷三為自騰越至緬甸行程、卷四為印度及歸途、於所見聞記之極詳、且能將各地殊俗歷舉如繪、又皆得之於目覩、固非摘抄典籍、惟事博者可比。第其調查、不免急其所緩、緩其所急、如於火車云、昔疑火車鐵路工費浩繁、乃今觀之、殊易為也。其軌道約寬六尺、用兩鐵條、徑寸餘、相距二尺許、則釘之木板、壓以土石、俾兩轍並行、無參差之弊、於鐵道裝置、可謂加意、但所貴

夫火車者乃其轉動之機器鐵路猶屬末事而先生於機器之構造一語未及又究何濟於實用哉

出塞紀畧一卷 舟車所至本

清錢良擇撰良擇常熟人其出塞紀畧一卷蓋記康熙二十七年五月隨內大臣索額圖佟國瑋馬喇等赴俄羅斯時途經蒙古之見聞也塞外情形就書中所載大抵如次一塞外地惟沙磧不生草木其餘土地茍可長草茅亦可植黍稷特其人喜遊牧而惰耕種故皆棄為曠野一塞外不用銀錢最喜中國老茶與青藍棉布牽牛羊馬駝交易宜多帶為用若葵及葵袋荷包酌帶以為換物找贖之需喇嘛喜用黃紅綠三色蘇州素緞並京師紅布蟒幅予其餘彼不識也一大漠南北軟沙南北闊數百里東西為地之脊橫亘蒙古之外天所以限南北使南人不便涉此而北北人不便踰此而南一塞外無屋廬遊牧逐水草棲氈帳雖無定所而各部落各有分地一絶域乏糧一牛可濟六十人一日之食一羊可濟十五人一日之食而其需一夫為樵汲牽驅之役此外所記多為途經各地所見之形勢然是役乃赴俄羅斯而是編中於俄中情形未著一字殊為可怪至此次所

以赴俄據東華錄云向者羅剎犯邊收逋逃劫康熙二十四年副都統馬喇等往雅克薩城生擒羅剎人回後克其城二十六年羅剎請和故次年有奉使之事良擇此役或曾隨行因有是編第卷首未注明耳

攝山紀遊集一卷 [illegible]畫東堂小品本

清厲鶚撰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康熙舉人乾隆朝舉鴻博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史撰有宋詩紀事遼史拾遺等書行世棲攝山為江表幽秀之區然以地去秣陵稍遠游跡罕至篇什之著述自六代迄明不過數家清則惟王漁洋朱竹垞兩先生之唱和間亦及之乾隆癸亥樊榭偕友往遊得詩一卷稽其所游名勝有棲霞寺舍利塔千佛嶺品外泉中峰澗徽翠菴般若臺試茶亭天開巖白鹿泉新尚祠白雲菴清涼寺長干寺燕子磯疊浪崖紗帽洲桃花澗春雨橋明月臺石梁馴虎徑真珠泉等處此次同遊者有吳江王藻字海浒江都方士庶字西疇江都閔華字玉井江都張四科字漁川編中乃五先生唱和紀游之作而分人纂輯者其次序樊榭居先次海浒西疇玉井漁川詩皆如峰爭奇如澗競響洵乎不負山靈矣蓋詩以山川為難非身歷其勝未能抒寫是書雖但有詩無記而其遊蹤與景物之情狀亦可於詩之小序中得其梗概如自棲霞至金陵詩序云道中有梁

始與王僧吳平忠侯景安成王秀墓石麒麟神道碑俱存蔣王廟鍾山之麓太平門外城下即後湖也云云則與作游記實無以異然此編既為五先生之合作而惟以樊榭署名者蓋以此游樊榭實為主動而詩且以樊榭居首耳

容美紀遊一卷 舟車所至本

清顧彩撰彩籍貫出身皆無考按容美土司在荆州西南萬山中距枝江縣六百里草昧險阻之區也雍正十三年改置鶴峯州屬宜昌府當康熙時容美司宣慰使田君舜年字眉生號眉九素愛客禮賢顧公久聞毘陵蔣子王渊極道容美山水之秀主人之賢然無便往遊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冬以事過枝江縣時有農部孔東塘寄書宣慰使田君而枝江令孔君振茲聞先生欲往遊頗為慫恿遂於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初四日發枝江署中初十日至宜沙晤宣慰使田君乃遨遊各處迄七月初八日始歸枝江考其所遊勝地有大隘關石林山燕喜洞細柳城芙蓉山紫草山亢龍岩小崑崙萬全洞燕子洞紫山萬人洞等數十處凡所遊歷皆隨筆記之司中如天泉白溢銅關石梁司水濜司椒山司藕莊庾寨二酉洞情由洞北府西府若欲遍游非經年不可據云田君性喜遷移每至一處不數日又遷而他往中府雖其治城未嘗作匝月留也書中於田君生活紀載極詳或謂容

美古桃源地，惟無可考，然此地在漢晉唐皆為武陵蠻居處地，武陵地廣袤數千里，山環水複，中多迷津，桃花處處有之，漁人誤入之所，殆隔此數處歟。

萬里行程記一卷 問影樓輿地叢書本

清祁韻士撰。韻士字鶴皋，一字諧庭，壽陽人。乾隆進士，性喜治經史，於疆域山川形勝古人爵里姓氏，多所記覽，官戶部郎中，坐事戍伊犁，道咸之間，京士大夫好談西北輿地之學，先生亦其一也。所著有西陲要略一書，於南北兩路疆域山水卡倫軍台城堡職官及兵屯始末紀之特詳，南海伍氏收入粵雅堂叢書。此萬里行程記，乃先生西戍之役，以嘉慶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師啟行，閏六月至七月十七日抵伊

江時，紀其所見山川城堡、名勝古蹟、人物風俗及塞外烟墩沙磧，一切可異可怖之狀也。稽其所經，自京師至壽陽無紀載，自壽陽西行，經徐溝縣、平遙縣、介休縣、靈石縣、趙城縣、洪洞縣、平陽府、聞喜縣、華陰縣、華州、渭南縣、臨潼縣、西安府、咸陽縣、醴泉縣、乾州、永壽縣、邠州、長武縣、涇州、平涼府、隆德縣、會寧縣、安定縣、蘭州府、平番縣、古浪縣、涼州府、永昌縣、山丹縣、甘州府、高臺縣、肅州、玉門縣、安西州、迪化州、昌縣，而至伊犁、惠遠城。先生於所經歷，繫於心目，每憩息旅舍，

隨手疏記、投之行篋、時日既久、積累遂多、抵戍後暇
日無事、畧加編纂、皆以地名為綱、不記月日、前舉所
歷地名、皆為府州縣、至若驛鎮山嶺、書中記述、亦極
詳盡、其地名皆頂格、記則低一格、讀之頗覺醒目、此
書於考古殊知意、且可為其時由壽陽至伊犂程途
之藉鏡也、卷末有新昌胡思敬跋、

鴻泥日錄八卷 清道光七年刊本

清王定柱撰、定柱字椒園、真定人、嘉慶六年辛酉十一月奉檄赴滇、蒞師宗任、由是年十一月初五日起、迄次年三月十二日抵滇省垣止、為日記八卷、蓋舟車所記行程與吟詠景物之作也、稽其路程、為發真定、經欒城縣、邢臺縣、邯鄲縣、湯陰縣、衛輝府、鄭州、葉縣、裕州、南陽府、樊城、荊州、漢口、晴川閣、烏紗洲、荷葉洲、岳州、白馬市、常德、燒紙鋪、樓鳳塘、便水驛、玉屏縣、鎮遠府、冷溪、貴陽、安順府、鎮寧州、霑益州、而達滇之省垣、書中凡所目擊疲癃殘疾顛連無告者、無不筆之於簡、形諸歌咏、又時有煌煌大篇、有關名教、固不僅記敘山川城郭宮室人物草木巖洞、以為卧遊資也、至其記載物產、旁核山川、直如楷君道之賦草木、鄭善長之注水經、先生治師宗三年、政調麗江、有政聲、袁文揆跋其書云、徐霞客遊記、於所歷山川城郭宮室人物、及殊陬遐壤、草木巖扉、不畢具、惜乎言之無文、且近瑣屑、壇默齋楚庭稗珠錄、詞頗修飾、事而多于虛、先生之鴻泥日錄、皆遠過之云云、則又未免為過情之譽、

蓋此書所記山川，皆僅就行程所目覩，若霞客者，乃一意尋幽覓奇，所紀多為尋常足跡所罕至，雖言之無文，而質又豈為此書所可比擬哉。

鴻泥續錄四卷 清道光七年刊本

清王定柱撰。定柱字椒園，真定人。嘉慶六年辛酉，奉檄赴滇，蒞師宗任，是年十一月由真定起程，迄次年三月抵滇，曾將行程所見聞撰鴻泥日錄八卷。此鴻泥續錄者，蓋先生治師宗三年，而調麗江，治麗江又年餘，至嘉慶十一年丙寅九月以卓異入覲，由麗返真定時所記也。其時日為自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起至次年五月初九日止。行程與赴滇時，大抵相同，書之體例，亦與鴻泥日錄無殊，所異者日錄詩歌極多，此則絕無，甚有欲改去時題壁詩，而不得者，如於泰國寺云：泰國寺，俗云蝴蝶寺，山絕無蝶，不知於義何取。憶壁寫和時人梅花，風致可觀，惜誤押一韻，將俟歸途改訂，今匆匆經過其下，不暇尋覓也云云。或以去時為詩太多，未能盡是，故歸時力矯之歟。此篇於每日所睹人物，皆於日記之後，用低一格詳其名字里居出身，與現任職務，亦為日錄所無者。又於所遇古蹟，如有可考，亦皆低一格記於日記之後，如五月初七日後低一格附考欒城云：欒城為晉欒氏封邑，公[illegible]育

學武子廟張記邑有孤竹遺跡按夷齊似未曾寄跡斯土張記無據無由證之按其所以低以一格者以日記專為叙事若加以考證則無事屬絕今低一格附考於後則叙事既可聯貫易曉而考證亦易使讀者注目為例殊善是續錄似較日錄叙事為謹嚴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塞北紀聞一卷 舟車所至本

清馬思哈撰思哈事蹟無考康熙二十九年四月準噶爾入寇詔撫遠大將軍裕親王杖鉞專征出東道古北口而分命大臣馬思哈出張家口思哈遂有是編之作其行程為四月二十一日出張家口至查汗駝羅廟三十三日度大巴汗嶺三十五日至查汗那羅湖二十六日至造岩五月初四日入喀爾喀境初十日入瀚海邊界二十三日出瀚海六月十七日聞噶爾丹欲犯邊思哈與同事計議此行為奉詔統兵分剿賊勢與大兵犄角令賊反繞我後宜回兵以助大軍因復入瀚海七月初二日進外邊界入內蒙古二十三日與裕親王軍合九月初六日凱旋入國門篇中於六月初一前皆記塞北景況六月初一後皆記軍事其記塞北景況以瀚海為較詳言瀚海地皆陷沙深一二尺童山無草亦無水地生臭蒿野蔥禽獸希有羽族惟臣鵰與百靈獸有跳兔又有飛蠅小如點墨隱約來集於目即有蛆遺入目頃刻長四五分急以羊肉炙熱貼目少頃蛆出不至失明緣是人盡

覓紗障目掘地得水有屍肉氣此外僅述行程殊嫌
簡畧其紀戰事惟於己聲勢大事鋪張亦鮮足可稱然
於康熙時之平準噶爾一役頗可與聖武紀一書參
閱也

游歷芻言一卷 一得雜著四種本

清黄懋材撰懋材江西貢生品學兼優精於數理在
天津上海等處機器局學習光緒二年來京查看各
國事務衙門旋經四川總督丁寶楨以西藏密邇印
度奏派該貢生遊歷印度察看形勢繪畫輿圖以資
考證遂於光緒四年七月由蜀起程六年七月回省
成五印度全圖一冊西域回部圖一冊四川至西藏
程途一冊雲南至緬甸程途一冊西徼水道一卷此
游歷芻言一卷亦此行所作也共分七篇一五印度
形勢二騰越邊徼三南洋形勢四俄國圖說五和林
考六西域圖說七印度雜興五印度形勢一篇大抵
言中東二印度地勢平衍物產殷富南印度瀕海多
山西北二印度風氣剛勁好為戰爭北印度為古之
罽賓西印度為古之月氏二國騰越邊徼一篇大抵
言騰越當西南極邊為滇省門戶路通緬甸界連野
番向設八關九隘[illegible]西域圖說南洋形勢三
篇說甚精詳俄國圖說一篇大抵言俄國大勢可分
三部西部在歐羅巴洲者為俄羅斯之本國東部在

亞細亞洲者為悉畢里阿中部則介乎二洲之間皆游牧部落和林考一篇言和林為有元一代故都築城鑿池建立殿廷非同他處之牙帳行宮轉徙無定者印度雜興一篇則其所作詩十數首總名曰游歷芻言此書在其時亦考查外國地理不多覯之典籍也

遊羅浮記不分卷 遂初堂全集本

清潘耒撰耒吳江人字次耕號稼堂師事顧炎武淹貫羣書工詩文辭兼長史學康熙十八年己未以博學鴻詞徵試授檢討纂修明史充日講起居注官坐浮躁降調歸卒有遂初堂詩文集按羅浮之奇勝載於圖經詩於志乘雖見於名賢詩翰者不可勝紀中州人之赴嶺南者必以遊羅浮為辭比其還問羅浮作何狀輒噤不能對第言兵燹後山中道梗泉石榛蕪不可遊蓋無一至者潘公乃銳意遊羅浮此篇即其紀遊

之作也其行程為發自廣州經南海石灣泊頭華首而抵羅浮稽其所遊有大龍潭小龍潭有槳白石白有大水簾小水簾皆瀑布也又有黃龍洞寶積寺者黃龍洞自華首徑折而上有南漢天華宮故址洞亦以瀑布為奇與水簾號稱東西龍潭寶積寺在伏虎巖之下有梁景泰禪師卓錫泉味極甘冽羅浮絕頂為飛雲峰雖晴明時亦常有雲霧籠覆去地凡四十餘里遊人罕至自華首至飛雲峰循西溪上竹篙嶺至羅漢峰文殊峰寶塔峰婆娑峰三丁峰杜鵑峰七星

峯、河轉池、見日庵、乃達飛頂、東望象頭平陵諸山、北則龍門虎獅天嶺、西則增城半牯、南想諸山綿延數百里、而羅浮在其中、共若千葉蓮花之葩、飛雲在其上、若九層浮圖之尖、所謂高三千六百丈者、殆非虛語、篇中所述景物、詳而清晰、讀之忘倦、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 涵芬樓影印元刊本

元張雨撰、雨錢塘人、一名天雨、字伯雨、工書畫、善詩詞、與趙孟頫、楊載、虞集為文字交、嘗居茅山、著茅山志、自號句曲外史、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為上海涵芬樓、楊景寫元徐達左刊本、著曰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江浙鄉貢士姪諠編類、吳郡徐達左校正、考四庫著錄有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提要稱其生平詩文、嘗手錄成帙、然當時未及刊版、故零縑斷素、賞鑒家多傳其墨蹟、而集則無傳、明成化間、姚綬始購得其稿、嘉靖甲午、陳應符始釐為三卷、校讐付刊、崇禎中、常熟毛晉、復取烏程閔元衢所錄佚詩為補遺三卷、又與甥馮武搜得雨集外詩若干首、續刻於後、仍以徐世達原序冠於簡端云云、據此提要、是四庫所著錄者、為明季輯刊本、且既謂當時未及刊版、蓋並不知此集有元刊本也、則此元刊本既為雨姪諠所編類、較之明季輯本、自必完備、未可以四庫著錄本之卷數、視此為多、舍此取彼、即今明季輯刊本搜集極備、然與此本究有不

同、故四庫雖已著錄、猶須復見於此也、又四庫本詩文並載、此則惟詩、四庫本有劉基所作墓誌姚綬所作小傳、此皆無之、尤為二本不同之鉅者、至其詩文之豪邁、四庫提要已詳言之、茲不復述矣、

續軒渠集補遺　清光緒六年刊本

元洪希文撰、希文莆田人、字汝質、號去華、嘗官訓導、為詩清道激壯、父巖虎、號吾圃、宋貢士、為興化教諭、希文其次子也、巖虎有集曰軒渠、希文因自號續軒渠、集四庫全書著錄續軒渠集十卷、附錄一卷、提要稱為嘉靖癸巳、其七世孫遜孫紹興知府珠諸山陰蔡宗兗刊定、宗兗序稱刪去一百三十五首、存四百三十五首、編為十卷、附刻一卷、則原集共五百七十首也、王鳳臺序、則稱詩二卷為七律一百九十二首、古詩九十七首、絕句一百首、為數不合、又皆不及其詞與雜文、此本凡詩三百六十九首、詞三十三首、雜文十八首、與兩序所言皆不符云云、樓光緒六年刊續軒渠集十卷與四庫著錄本、詩詞雜文篇數皆相同、所異者為光緒刊本十卷之後、又有續軒渠集補遺、其詩五首、一為寒食途中書事、一為二月梅花、一為春晴、一為明皇太真避暑安樂、三首之一、一為次韻周廣文溥、皆為據顧嗣立元詩選錄出補入、而為四庫著錄本所無者、又四庫著錄本、云集首有希文自序、

暨林以順林以忭卓茘之南譽王鳳霊等序光緒刊本則多一徐坳序暨希文小傳徐序為錄自曹學佺石倉詩選小傳亦從顧嗣元詩選錄出此外除光緒本多補遺外他則無何區別矣

金華黃先生集四十三卷　四部叢刊本

元黃溍撰溍義烏人字晉卿延祐進士歷諸暨州判官所至有治績累擢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謚文獻著有義烏志日損齋稿四庫著錄黃文獻集十卷提要稱所著日損齋稿二十五卷溍歿後縣尹胡惟信鍥梓以傳又有危素所編本為二十三今皆未見此本乃止十卷前有嘉靖辛卯張儉序云云按四部叢刊所收之金華黃先生集四十三卷為景印元槧本其書見於歸安陸氏皕宋樓藏書志集部蓋孤

本也陸書流入東瀛其本遂佚叢刊初印得影寫本傳之於世常以元刊不可復見為慊常熟瞿氏上元宗氏各藏殘本從之乞借謀為碎錦之合然猶未能悉備嗣在東瀛於靜嘉堂獲覩其全求之主人慨然許叢刊不啻完璧歸趙矣此本題曰臨川危素編次番易劉耳校正四庫提要云有危素所編本為二十三卷今皆未見殊不知危素所編實四十三卷非二十三卷是四庫非惟所著錄者非為足本其稱許而未見者亦非足本也然此四十三卷本卷首有至正

十五年寧宣城貢師泰序稱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為四十三卷其初稿三卷則未第時作臨川危素所編次續稿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刻卷首惟署危素不及王宋於事實亦有未合第一二三三卷書名之下有初稿一二三字樣自第四卷起則書名之下皆有續稿字樣蓋其初稿續稿之卷數統為一誤並未另起卷數耳

五峯集補遺一卷 永嘉詩人祠堂叢刊本

元李孝光撰今人冒廣生輯孝光樂清人字季和少博學志篤復古隱居雁宕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泰不花以師事之至正間以秘書監著作郎召陞文林郎秘書丞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於古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道四庫著錄其五峯集六卷提要稱所著詩文歲久散佚是編乃宏治甲子懷遠錢杲訪得周綸編次刊版杲自為之序其詩文不分卷帙但以各體分編今定以樂府四

言詩為一卷五七言古詩為一卷五言律詩為一卷七言律詩為一卷絕句為一卷卷首別有逸文目四篇曰南村草堂記曰郭莫遷善齋記曰姚文埃書齋齋記曰孝善坊記皆有錄無書蓋傳寫復佚今亦闕之云云按永嘉詩人祠堂叢刻中有五峯集十卷較四庫本多出四卷其書為瑞安孫氏遜學齋舊鈔實即四庫著錄之錢杲本而又另行分卷者其不同之點叢刻本附補遺一卷為今人如皋冒廣生字鶴亭輯凡序文一記文二古樂府五騷二五古三七古十

七、五律三、七律二十五、五排二、七排一、七絕九，皆從他書所輯得，而逐首標明出典。又冒氏自云：明、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內，亦收五峯詩二卷，不知尚有輯可者否。是五峯遺著，雖有冒氏為之輯補，尚未敢云為全豹，且四庫著錄本所列之逸文四篇，補遺仍尚闕如耳。

魯齋遺書十四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明萬曆二十四年

元許衡撰。衡，河內人，字仲平。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官至中書左丞，謚文正。學者稱魯齋先生。著有讀易私言、魯齋心法。四庫著錄有魯齋遺書八卷、附錄二卷。提要稱衡七世孫壻郝亞卿輯其遺文，未竟，河內教諭宰廷俊繼成之，何塘為之序。嘉靖乙酉山陰蕭鳴鳳校刊於汴，自為之序。序後復有題識，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佚，未敢謂全，故更名遺書。蓋此為應良所重編，而鳴鳳更名者也。云云。

茲考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明萬曆刊本魯齋遺書十四卷，題懷慶府知府秉徐江學詩、同知惠安鄭道興、通判臨潼孫汝正、推官怡愉編輯，儒學訓導昭化吳學詩、岳陽周易校閱。卷首有張春徵、江學詩、怡愉各一序，序後有鄭道興跋，不惟與四庫著錄本卷數不同，即編輯校刊序跋人物，亦皆殊異。至於內容，四庫著錄本首二卷為語錄，第三卷為小學大義、直說、大學要畧、大學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上為中庸直解，下為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揲著說、

及陰陽消長一篇、第五卷為奏疏、第六卷亦分上下、上為雜著、下為書狀、第七第八卷為詩樂府、附錄二卷、則像贊語敕之類、及後題識之文、清鈔萬曆本卷一卷二語錄、卷三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小大學或問、論明明德、卷四大學直解、卷五中庸直解、卷六讀易私言、陰陽消長、揲蓍說、卷七時務五事、對御、卷八雜著、卷九書狀、卷十編年歌括、卷十一詩樂府、卷十二卷十三附錄、卷十四先儒議、古今題詠、其中[illegible]與四庫本、[illegible]雜多重複、而為四庫本之所無者固極多也、四庫所以不著錄此十四卷之完本、而取嘉靖十卷本者、想由其時此本流傳甚少耳、

桐江集八卷 故宮博物館景印宛委別藏鈔本

元方回撰、回歙人、字萬里、號虛谷、宋景定進士、累官嚴州、入元為建德總管、回初媚賈似道、似道敗、又先劾之、及守嚴州舉城降於元、不齒清議、晚年乃講道學、有續古今考、桐江集、四庫著錄桐江續集三十七卷、提要稱所撰有虛谷集、今未見、此桐江續集、皆其元時罷官後作、考此景印宛委別藏鈔本桐江集八卷、卷一賦一篇、序三十五篇、卷二說三篇、記二十一篇、卷三跋三十五篇、卷四跋三十七篇、卷五雜文十七篇、卷六乙亥前上書本末、乙亥後上書本末、卷七辯三篇、攷十六篇、議一篇、奏八篇、祭文八篇、事狀二篇、墓誌銘十二篇、全書雖不能盡必為在元致士以前、然其第六卷之乙亥前上書本末及乙亥後上書本末二篇、中皆有彈劾賈似道書、不惟在元未致仕之前、且在未降元之前、其為四庫著錄本之所無者也、又其卷一序三十五篇、不書年月者半、書至元元貞大德年月者半、其不書年月者、文中多有宋之[illegible]事[illegible]與宋之人物、大抵皆在宋時所作、即書元代年月者、

其[illegible][illegible]大德者或為元致仕後作其書至元者作於致仕以前決無疑義是以此本文字雖難定其志為四庫著錄續集本中之所無其所無必居多數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京紀行詩一卷 民國十九年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影印明刊本

元柳貫撰貫浦陽人字道傳器局凝定受性理之學於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於書靡所不通仕至翰林待制與黃溍虞集揭傒斯齊名稱儒林四傑有待制集字系近思錄齋軒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其上京紀行詩乃延祐七年以國子助教北都生因出居庸關踰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止馬乃紀其關逐覽之雄宮衛物儀之盛為詩數十首題為度居庸關李者谷聞子規龍門道中懷同館諸公望李陵臺至上都國子監作觀失剌斡耳朵御宴回漫題齋壁大雨雹和袁集上都雜詩十首贈壽公司徒灤水秋風詞四首八月二日大駕北巡校獵還次桓州過長城後灤水秋風詞四首篇首有至治三年先生自序篇末有洪武丁巳夏五月宋濂跋濂跋稱濂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都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云云按薛宗海名漢精鑑古物工詩文亦善書爲其所書此紀行詩卷可稱雙絕今恐久已不在人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

湛淵遺稾三卷附湛淵遺稿補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白珽撰。珽錢塘人，字廷玉，博綜經史，詩文一主於理，方回、劉辰翁稱其詩通陶韋，書逼顏柳，仕至儒學副提擧，晚年歸老棲霞，自號棲霞山人，有泉自竺山匯於其門，因名其居曰湛淵，亦以自號，有湛淵靜語、湛淵集一卷，文淵閣書目尚有著錄，今已久佚，此本為近杭州沈菘町所輯，凡賦二首，詩六十三首，文六首，冠以戴表元序，而附以宋濂所作墓誌云云。考此湛淵遺稿三卷，亦錢塘沈君菘町所輯，賦詩文首數與夫戴序、宋誌，皆與四庫著錄本同，是湛淵遺稾之三卷本與四庫著錄之湛淵集一卷本實一書也。其所異者，遺稾本附有湛淵遺稾補，內有武勝陵集序一首，所謂勝集者，與其友人仇仁近、張仲實、鄧善之等雅謔歙飲，因折飛入園林，總是卷為韻，各賦詩一首，珽拈為春字，各詩皆補入此本，又七絕五首、六言絕二首，蓋皆嘉慶癸亥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時，抄自珊瑚屑後帖、畢氏靈巖山館石刻，菘町不及見錄者，故為四庫著錄本之所無。至湛淵詩文，四庫提要品評已詳，茲不贅述。按沈菘町名景梁，字敬履，菘町其自號也，特愛湛淵之詩，求全集而不可得，乃徧搜羣籍，掇拾叢殘，積久成帙，其嗜好之篤，用心之勤，使湛淵地下有知，當以知己許之也。

漢泉漫稿五卷涵芬樓秘笈本

元曹伯啓撰伯啓碭山人字士開弱冠從東平李謙遊篤於學問累官集賢學士侍御史泰定初致仕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臺所奬借名士甚多天曆中起為陝西諸道行臺御史中丞不應卒謚文貞其集名漢泉漫稿一名曹文貞公集四庫著錄有曹文貞詩集十卷後錄一卷提要云文貞詩集一名漢泉漫稿後有至元戊寅吳全節跋稱為其子江南諸道御史臺管勾復亨所類次國子生胡益編為十卷又稱有張夢臣歐陽原功蘇伯修呂仲實四序此本不載云云按此漢泉漫稿為五卷與四庫著錄之曹文貞集卷數不同且此本卷首四序一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張起巖一為國子祭酒歐陽玄一為禮部侍郎趙郡蘇天爵一為國子司業呂思誠蓋即四庫著錄本所不載之四序也且此本卷末亦有至元戊寅吳全節跋其文云右漢泉漫稿故贈河南左丞曹文貞所作也其子江南諸道行御史管勾復亨什襲成帙國子生胡益編為五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濟南張公翰林侍讀學士國子祭酒廬陵歐陽公禮部侍郎趙郡蘇公國子司業太原呂公為叙其端跋中卷數與此本合作序人物亦合四庫提要所引吳跋言為十卷是其所著錄之本不惟據吳跋缺載四序卷數亦與此跋異是則曹集雖有二名然此漢泉漫稿與四庫著錄之曹文貞集決非一本已可斷言是以四庫雖已著錄而又復著於此至先生之詩格四庫總目曾詳言之今特紀曹文貞集與漢泉漫稿之異點而已

存復齋集附錄一卷 涵芬樓秘笈本

元朱德潤撰。德潤睢陽人，流寓吳中，字澤民，工畫山水人物，能詩。延祐末以趙孟頫薦授翰林應奉兼國史院編修，尋授鎮東儒學提舉，後移疾歸。至正間再起，官至杭湖二郡守，禰守長興。四庫存目有其所著存復齋集十卷，提要稱其集有虞集題詞、黃溍序，皆見微詞，惟合沙俞焯序稱其文理到而辭不凡，差得其實，詩則膚淺少深致，蓋非其所長矣云云。是以入於存目，而傳本甚少。實則同時如俞午翁、虞劭菴、黃金華並為作序，一致推重，至德揮毫柳林，獻賦大宣，偶然哉。四庫不予著錄，實未詳考。此本題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曾孫夏重編，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輝校正，釐為十卷，與四庫存目同。惟此本卷後有附錄一卷，共文四篇：一為周伯琦所作有元儒學提舉朱德潤先生墓志銘，一為海粟老人馮子振贈朱澤民序，一為虞集作朱母吉宜人墓碣銘，一為仲子復吉季子蒙吉始末，為四庫存目所無者。按此雖非德潤文字，然與德潤身世生有攸關，實研究德潤者必讀之篇，豈可以係附錄而忽之耶。此本舊為陸山樂山書堂寫本，有陸時化印白文方印、渭南伯後朱文方印，較四庫存目所據之浙江鮑士恭家藏本，亦殊可貴耳。

存復齋續集不分卷　涵芬樓秘笈本

元朱德潤撰。按朱氏之存復齋集十卷，四庫已著錄。涵芬樓秘笈本多附錄一卷，此次亦著錄。藝風堂主人繆荃蓀氏藏有鈔本存復齋續集不分卷，其名不見於諸家簿錄，極為罕秘，無錫孫毓修因録副印入涵芬樓秘笈中。其間詩文有與前集複出者數首，業柵去之，計得詩文一百四十首，文中有平江路彈壓業，因其時江浙盜賊猖獗，肆行剽掠，梗澀海道，爰作此策，以冀當道之採擇，頗為一有關治道，極有價值之文字。按朱氏之文，明初刊本一名成德州齋集，一名存復齋集，傳本皆極少，今涵芬樓既傳寫刊存復齋集，已屬可貴，若又得此續集，原文獲之寶，一旦重歸於世，誠士林一嘉惠也。此卷末無繆氏題記，殊為美中不足。

環谷集附錄一卷　清康熙十八年刊本

元汪克寬撰。寬祁門人，字德輔，一字仲裕，十歲時父授以雙峰問答之書，輒有悟。後問業於吳仲遷，學益篤。舉泰定中鄉試，會試以答策切直見黜，棄科舉業，盡力於經學。教授宣、歙間，學者稱環谷先生。洪武初聘修元史，書成將授官，以老疾辭歸。著有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程朱易傳義音考、詩集傳音義會通、經禮補逸等書行世。四庫全書著錄其環谷集八卷，提要稱其文持論謹嚴，敷詞明達，無支離迂怪之習，詩僅存十餘首，雖亦濂洛風雅之派，而其中七言古詩數首，造語新警，乃頗近溫庭筠、李賀之格，較諸演語錄以成篇，方言俚字無不可以入集者，亦殊勝之云云。惟四庫第收全集，未收附錄。考附錄文字有虞集、吳國英、汪澤民春秋胡傳纂疏序各一篇，劉叔簡刊春秋胡傳纂疏啓一篇，宋濂、危素詩集傳音義會通序各一篇，曾魯經禮補逸序一篇，程敏政經禮補逸跋一篇，姚德重刊經禮補逸序一篇，陳希昌重刻環谷先生春秋胡傳纂疏啓一篇，於克寬[illegible]學問文章、

言之極詳，而對其著書旨趣尤有俶闡，四庫不予著錄，殊屬非是。又克寬環谷集八卷，爲其同族後學懋麟字蛟門選輯，裔孫宗孫字武山校梓。四庫提要謂其裔孫宗孫所輯，於事實亦未相符，爰補述於此。

金囦集 涵芬樓秘笈本

元元淮撰。淮臨川人，字國泉，號水鏡。至元初以軍功顯，官至溧陽路總管，有金囦集。其書四庫未予著錄，惟存目有其水鏡集一卷，提要稱一名金囦集，因古淵字與仇遠金淵集同名，改題水鏡。又稱其詩有擊壤之風，而理趣不遠，視遠則不可同日而語矣云云。按四庫存目未著序跋、人物，及刊行年月。考涵芬樓秘笈之金囦集，卷首有正統九年吉水謝卓序，萬曆甲戌十一世孫應會跋，無錫孫毓修氏云，爲金亦陶手寫本。孫氏並稱此集元時曾刊行，明又兩刻，一正統中六世孫道泰本，一萬曆中十二世孫應會本。兩本今皆不可見。按金囦集刻本既如是之多，故四庫存目所據之本與此是否相同，頗屬疑問。且孫毓修更言元代以武功定冠亂，以聲詩鳴治平，亦元代詩家之僅見者。四庫不予著錄，殊不可解。是此金囦集與四庫存目之水鏡集，姑無論其是否一書，此次續修四庫終宜著錄也。

貞一齋雜著一卷詩稿一卷 通園叢書本

元朱思本撰。思本臨川人，字本初，貞一其號也。出家上清宮，從吳全節居都下，博思會文雅，見推於時。所著詩文稿世無刻本，僅存范椁、劉有慶、歐陽應丙、虞集、柳貫及全節六序，偕諸人手書，藏吳中劉損抑夫家。叢書堂吳寬手鈔之，凡二卷，上卷為雜著文，下卷則古近各体詩，即此本也。元季文章之盛，雖方外道流亦有其人，如吳全節、薛玄卿、張伯雨輩是已。本初詩文尤為精深，柳貫稱其動為文辭，雖去濕垢而適乎清虛，疊疊然、斐斐然，進於易之機矣。本初尤長於古今輿圖之學，編歷名山大川，幾半天下。嘗以音人所刻禹迹圖、混一六合郡邑圖各有乖謬，乃參閱郡縣九域一統等志，考古今，校量遠近，成輿地圖一書。計里開方之法，至本初而始備。今文稿內有輿地圖自序云：博采群書，匯地為圖，乃合而為一。自至大辛亥迄延祐庚申，而為始成。其間河山繡錯，城連徑屬，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雖其於漲海東南、沙漠西北，諸番異域，因言之者不能詳，詳之者不可信，

姑從闕如，而在當時識為一秘笈也。

五代史記補考二十四卷 通圖叢書本

清徐炯撰、炯字章仲、崑山人、徐健庵尚書之子、官直隸巡道、與兄樹穀同注庾子山哀江南賦、學富才贍、有烏衣子弟之目、以歐陽修五代史止司天職方兩考、遂采合各書、而為考補二十四卷、其所補曰五行考、曰百官考、曰選舉考、曰食貨考、曰賦役考、曰征榷考、曰禮樂考、曰刑法考、曰軍旅考、曰藝文考、十類、因歐氏有司天二卷、職方一卷、是此編之五行不曰第一、而曰第四、蓋志在銜接歐陽史也、五行考分目三

十、有三、百官考分目七十有三、選舉考分目六十有三、刑法考分目五、軍旅考分目五、藝文考分目四、乃以經史子集分類耳、其材料皆採自會要、通典、通考、通志、册府元龜等書、引書凡百數十種、皆逐條、標明出典、遇有二說互異者、則下以己意、篇中間有夾行小註、亦係引前人之作、藝文考倣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例、逐書皆有說明、而所採亦以兩書為較多、他如五代會要、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及著人之列傳、悉行收入、較清儒所補各家藝文志、頗可居為上乘、其他各考、亦皆詳贍、惟有時列目不無瑣屑、如禮樂考、有諡議錄一目、所載僅漢乾祐二年十二月、故荊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宜令太常定諡、二十七字、殊無關重要、大抵撰者、凡關五代之作、隻紙必錄、不忍割愛耳、總之其書採輯極富、編纂亦有條理、實堪與彭元瑞五代史記注並傳不朽、

御批通鑑輯覽五季紀事本末二十一卷（直介堂叢刻本）

清劉聲木纂。聲木字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廬江人。六歲入學，十八始知向學，數十年間，展鈔暎寫，漁獵既多，復擇取五十餘萬言，編為直介堂叢書。此御批通鑑輯覽五季紀事本末二十一卷，即叢刻中之一也。光緒壬辰，先生年十五，讀御批通鑑輯覽，喜其分列蜀漢五季，極為得體，而切實用，因就書中關於五代事蹟，用本末體，成書二十一卷。其目卷一家世出身，卷二年祚短促，卷三殺逆篡奪，卷四族滅殺身，卷五賜姓，卷六和戰相尋，卷七叛降靡定，卷八淫亂奢侈，卷九繁征苛稅，卷十酷法嚴刑，卷十一賄賂遺，卷十二弊政繁興，卷十三歷事數國，卷十四嬖倖貪黷，卷十五傾陷爭奪，卷十六盜賊劫掠，卷十七感應災異，卷十八死亡詳數，卷十九善政美德，卷二十忠節死事，卷二十一四裔交涉。書中各目皆按年編排，故屬清晰，然頗繁雜，不相貫串，於一事之本末皆無從考見，是其書只可稱之為類纂，實不得以紀事本末名也。又各目紀載關於梁事，多用李唐年號，其用梁年者十無二三，雖梁初李唐尚存，而此編既以五季命名，理宜以梁為主，同梁年號，附注為唐某帝某年，始稱合體。且此編既以御批字樣冠書名之首，則御批原文例應附入，乃竟仿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李有棠遼金紀事本末體，敘而不論，在纂者固志在追蹤先例，殊不知陸李二書皆無批字冠於書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代紀年表一卷 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刊本

清周嘉猷撰。嘉猷，錢唐人，所為五代紀元表，凡一卷，以唐末表為總表，表後更以晉吳吳越楚南漢閩依分列。唐末表首表分十一格，一甲子，二梁，三晉，四岐，五淮南，六西川，七吳越，八湖南，九荊南，十福建，十一廣嶺。次表分十格，一甲子，二唐，三岐，四吳，五蜀，六吳越，七湖南，八荊南，九福建，十漢。第三表分九格，一甲子，二唐，三蜀，四漢，五吳，六吳越，七湖南，八荊南，九福建。第四表分八格，一甲子，二唐，三漢，四吳，五吳越，六湖南，七荊南，八福建。第五表分九格，一甲子，二晉，三蜀，四漢，五閩，六南唐，七吳越，八湖南，九荊南。第六表分九格，一甲子，二周，三北漢，四蜀，五南漢，六南唐，七吳越，八湖南，九荊南。甲子為各國紀年之總綱，依次則為各國之年也。至若晉蜀吳吳越南漢閩六分表，則為六國之大事表，係各自為表，而非各國之對照表。然六國有大事表，他國皆無，未免有疏畧之憾。

五代地理攷一卷 粵雅堂刊本

清練恕撰。恕，連平人，出身無攷。其五代地理攷，據自作小序曰：郡國參錯，疆域易淆，矧彼五代，年近國擊，既列軍鎮，更紛據奪，莫析源流。蓋并沿革冠以今名，詳其舊隸云云。書中以清代各府為主，詳其五代以前舊歷某州，如於順天府云：戰國時屬燕，秦為上谷郡地，漢為燕國，後改為廣陽郡，晉時屬後趙、前燕、前秦，後北燕，唐時屬河北道，五代屬劉守光，石晉時入遼。以次奉天府、保定府莫不如是。按所考為五代地理，自應以五代時地名為主，乃竟主以清代各府，亦不載當時屬縣，皆極為荒謬。又五代梁唐晉漢周之版圖，並非盡同，編中毫無注意及之。且五代時，前後又有所謂十國者，立國之地各在某所，尤為究心五代地理者所應知，乃亦不著一字。一若其時江南亦歸五代版圖者。此編雖名五代地理考，而與五代地理實無干係，若易為清代各府五代以前隸屬沿革考，則名實相符矣。

五代史校勘札記七十四卷 清光緒十七年刊本

清咸陽劉光蕡督味經書院諸生校，其任校勘諸生為王正樞、王壽祺、牟瑾、王壽岳、田豐、劉清垣、曹建業、孫澂海、賀家賢、趙笠乾、王文鑑、張元勳、劉夢熊、郭毓璋、恩特亨、牛樹藩、周斯依、張遇、蕭鍾秀、蔣善訓二十人。據劉光蕡序云：肄業有記，始於史夢軒院長，嗣期宏通經史，以三禮、說文、通鑑為從入之門，然不免以鈔襲應也，乃籌校刊經史，士任校讐，則肄業之瑕疵無匿焉云云。按此即其時諸校讐所得之一種也。計

序二條，目錄二十八條，卷一六十三條，卷二四十九條，卷三三十條，卷四四十八條，卷五五十四條，卷六九十三條，卷七三十三條，卷八五十八條，卷九四十條，卷十四十四條，卷十一三十九條，卷十二六十條，卷十三二十六條，卷十四五十一條，卷十五二十七條，卷十六四條，卷十七四十一條，卷十八十三條，卷十九十三條，卷二十八條，卷二十一三十八條，卷二十二二十條，卷二十三三十三條，卷二十四三十條，卷二十五四十二條，卷二十六二十三條，卷二十七二十九條，卷二十八三十六條，卷二十九十三條，卷三十二十八條，卷三十一十一條，卷三十二十八條，卷三十三二十六條，卷三十四十一條，卷三十五十六條，卷三十六五十條，卷三十七九條，卷三十八十一條，卷三十九五十九條，卷四十三十三條，卷四十一二十二條，卷四十二六十三條，卷四十三三十八條，卷四十四二十三條，卷四十五三十條，卷四十六三十三條，卷四十七三十六條，卷四十八二十八條，卷四十九十六條，卷五十十八條，卷五十一三十九條，卷

五十二三十五條，卷五十三十五條，卷五十四四十四條，卷五十五三十條，卷五十六三十一條，卷五十七二十七條，卷五十八七十三條，卷五十九五十三條，卷六十八十二條，卷六十一五十七條，卷六十二四十七條，卷六十三三十五條，卷六十四二十八條，卷六十五六十條，卷六十六四十條，卷六十七三十二條，卷六十八五十二條，卷六十九十三條，卷七十三十五條，卷七十一二十二條，卷七十二六十六條，卷七十三二十條，卷㊃七十四四十條，都凡二千六

百四十四條、其校法爲遵武英殿本、如遇他本之異同、各家之是非、均作識於其旁、所用有明監本、毛本、南監本、蜀本、南昌本、鄂本、及薛史、通鑑、廿二史考異、五代史纂諸書、惟其所作校記、文字精粗詳畧、因出於衆人之手、故難期一致、然歐史之魯魚亥豕、則盡得以正是矣、

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 吳興叢書本

清吳蘭庭撰、蘭庭字胥石、歸安人、乾隆甲午舉人、與仁和吳長元齊名、時號二吳、讀書稽古、尤精史學、同時丁杰、湛深經術、與丁里居相近、有丁經吳史之目、著南霅草堂詩集行、宋成都人吳縝字廷珍、著有五代史纂誤、已久佚、今所行本爲自永樂大典中掇拾而來、晁氏讀書志稱其原書凡二百餘事、今所得者僅百十二事、約存原數十之五六、其亡失者殊可惜也、乾隆四十三年秋、吳蘭庭氏校武英五代史點定

之餘、凡有所見、輒錄而次之、益以昔賢緒論、并近人訂正所及、因名之爲五代史記纂誤補、釐爲四卷、共三百餘事、依歐陽史原書先後爲次、而先舉歐陽史原文、再加按語以證其誤、如卷一舉歐陽史原文云、梁太祖本紀原文云、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加按語云、謹按唐家傳作潞州牙將安居受殺克恭、與此異、又舉歐陽史唐愍帝紀原文云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加按語云、謹按薛史慈州作磁州、此誤、是也、若前爲彼此互異、若後則爲歐陽史

之誤、其考誤之法、有用他書以證歐史誤、有以歐氏原書以證歐誤者、然亦間及校刊、如卷一舉歐陽史周世宗本紀原文云榮為左監門衛將軍、加按語云謹案汪本將軍上有大字是也、若此者、乃梓人之誤、非歐陽公之誤矣、然其間亦有表章歐陽史處、如唐六臣條下云張來謂五代史不應忽列唐臣、而何焯謂宋史書周三臣則得闡幽之道、兩說兼收、蓋以義門能得歐陽史之實、夫廬陵史筆義存褒貶、至紀事纂言缺失在所不免、蘭亭志在正是、不盡如續書之務為搪擊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六卷 光緒十四年江夏吳氏刊本

清吳光耀撰、光耀字華峯、江夏人、光緒丙戌春校讐歐陽氏五代史記、佐以宋吳縝纂誤、清吳蘭庭纂誤補、復成此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六卷、意在續二吳書也、凡二吳已及者棄之、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書、本編則多採入、以資互證、共得千餘事、綜其大旨、約有以下諸義、一事情之失真、一書法之未當、一複文之宜刪削、一疏畧之宜補、一雕寫之正訛、然其書雖續二吳、而劉處讓傳辨纂誤誤據三事、一行傳辨纂誤補誤據全氏祖望斷李振無南冢事、漢本紀辨誤據何氏焯承祐作承祜、他如周本紀辨王氏應麟誤解均田圖、安重誨傳辨王氏鳴盛誤據薛史詆歐陽書、馮道傳辨錢氏大昕謂歐陽公惡道、而其辭[illegible]吳越世家辨楊氏慎謂歐陽公于史筆挾私仇、是雖正歐陽公之誤、亦且正二吳及錢王之誤、其執心光明、無門戶之見、有如此者、此編徵引既博、析理復精、可補直趙二吳、至所論斷、期明文義而止、絕無攻擊之私意、尤足愧

文人相輕之積習、實讀歐陽氏五代史記者之一善助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周壽昌撰、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晚號自庵、長沙人、道光乙巳進士、由編修累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緒初罷官居京師、以著述為事、詩文書畫俱負重名、於漢書用力尤深、卒年七十一、有思益堂詩文集、思益堂日記、前漢書注校補、三國志注證遺、詩諸書、其五代史記纂補續一卷、蓋繼宋吳縝五代史記纂誤、清吳蘭庭五代史記纂誤補、吳光耀五代史記纂誤續補三書而作、惟其所得甚少、計僅梁太祖紀

八條、梁末帝紀六條、唐莊宗紀四條而已、編中正歐陽氏之誤者半、正三吳及錢大昕廿二史攷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關於五代之誤者亦半、如梁太祖紀有七月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一條、王鳴盛曰歐史梁太祖紀上書弒昭宗、下書天子賜王迎鑾紀功碑、中間不及哀帝之立隻字、然則天子為何人乎、非是、壽昌案此歐陽學春秋書法、昭宗被弒無人討賊、為不正其終、故書而不書葬、哀宗即位不能討賊、為不正其始、故不書即位云云、是其例也、篇中以

吳蘭庭氏爲較多訛。辯三吳及錢王之誤各條。歐陽氏亦未必是。編中但及本紀。不及列傳。而本紀又僅及梁唐兩代。不及晉漢周。大抵爲周氏始作尚未畢事之書。否則決不至僅在梁唐本紀得此十數事耳。

十國宮詞五卷 嘉慶十五年刊本

清吳闓撰。闓嘉定人。原名玉田。字香巖。一字沆甫。乾隆時撰十國宮詞五卷。按宮詞之體。叔於唐而宋以後承之。龍標青蓮懷恩寓怨。近於騷者也。王建紀述逸事。近於史者也。蜀後花蕊夫人。王珪宋徽宗各有宮詞。以及楊允孚之灤京雜詠。張昱之輦下曲。皆仿王建之例。往往可補舊闕史之。非特供詞人談助而已也。五季之世。羣雄割據爲國者十。歐陽五代史之紀載多有脫畧。其軼事見於野乘及諸家文集者甚多。而尚未有託諸吟咏者。吳香巖先生博聞強記。尤工韻語。乾隆戊寅仲春曾偕林原堂王易圃錢竹汀諸雪堂汪少山王鶴谿等分賦宮詞各十二首。先生時拈得者爲前蜀。越丙戌歲。客山中孤館清暇。一時興發。舉吳南唐後蜀南漢楚吳越閩荊南北漢九國盡賦之。各得諸十二首。合前賦之前蜀爲十國。共詩百二十首。詩皆七絕。而每首註釋恆至千餘言。大都引用正史暨雜史說部志乘詩話文集。計百七十餘種。每段注上俱載書目以示根據。又間有一詩其

註廣為攟摭、不嫌複沓者、以其中語有同異、故不畏蔓衍、悉行錄出、以便互證、注有添列一則作按者、或據前說、或出己見、皆薈衆書、所稽之結論、殊可貴、名曰宮詞、實為十國之史纂、至其詩之清新婉麗、乃餘事也、

十國宮詞一卷 清同治癸酉仲春重刊本

清吳省蘭撰、省蘭南滙人、字泉之、乾隆舉人、賜進士、官至工部左侍郎、降補侍講、陞侍讀學士、自幼博聞強記、與兄省欽齊名、輯刊藝海珠塵八集、壬癸二集則其增錢熙輔所續成也、其十國宮詞一卷、共詩百首、計吳六首、南唐十六首、前蜀十二首、後蜀十二首、南漢十二首、楚八首、吳越十二首、閩十二首、荊南六首、北漢四首、詩皆七絕、詩後釋註、皆采自五代史、十國春秋、江南野錄、江表志、江淮異人錄、硯北雜志、南唐近事、清異錄、南唐拾遺記等書、所引不下百餘種、與吳香巖之十國宮詞、體例無二、特香巖書每國皆十二首、此則有多有寡耳、香巖書成於乾隆丁未、此書無叙例、亦無跋語、究為某年所成、已無可考、且吳二氏同為乾隆時人、兩書孰先孰後、實亦疑問、按香巖書有錢竹汀先生序、及巖自作凡例、泉之先生為其時知名之士、如已先有是書、二氏序例中當必言及、既均未言、或香巖之書居先、此書晷後也、

續唐書七十卷 粤雅書局刊本

清陳鱣撰。鱣海寧人，字仲魚，號簡莊。嘉慶初舉孝廉方正，旋舉鄉薦。藏書甚富，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已像，上題仲魚圖象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阮元曾書士鄉堂額以贈。所撰續唐書七十卷：一莊宗紀，二明宗紀，三閔帝紀，四末帝紀，五烈祖紀，六元宗紀，七後主紀，八紀元表，九宗族表，十諸國表，十一大臣表，十二禮儀志，十三音樂志，十四天文志，十五五行志，十六地理志，十七選舉志，十八職官志，十九經籍志，二十食貨志，二十一刑法志，二十二岐世家，二十三吴世家，二十四梁世家，二十五蜀世家，二十六後蜀世家，二十七南漢世家，二十八楚世家，二十九吴越世家，三十閩世家，三十一南平世家，三十二晉世家，三十三漢世家，三十四周世家，三十五、三十六后妃傳，三十七、三十八宗室傳，三十九至五十九諸臣傳，六十至六十八諸國臣傳，六十九、七十外國傳。其書蓋合五代之唐與南唐為一書，以續新舊唐書之後，猶若漢書之有前後也。陳氏以五代之唐雖系出朱邪，然懿宗既賜姓為李，莊宗又奉天祐年號，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理宜繫諸唐室。憲宗五代孫建王之元孫，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是唐受命二百九年而後唐興，歷三十年後唐廢而南唐興，又歷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亡。史家宜黜朱梁為偽，以後唐上繼唐統，以南唐為正統以繼後唐，置晉漢周為偏據，方為合理。若薛歐之以後唐與梁晉漢周並稱五代，而以南唐為偏據，皆非也。按正統之爭本極無謂，然陳氏之見亦自有理，惟其書不作凡例，無從考其著述方法耳。

南唐書箋注十八卷　嘉業堂叢書本

清周在浚注。宋陸游原著、在浚河南祥符人、亮工子、字雪客、官經歷、有雪烟過眼錄、晉稗、黎莊集、秋水軒集、天發神讖碑釋文等書行世、按南唐書舊有胡恢陸游馬令三家、胡書不傳、惟存陸馬二書、周氏以陸書發凡起例、簡明可觀、三主名紀、儼然以正統歸之、其識明較馬令超遠、可與歐陽公五代史相匹敵、固非其他偽史可比也、陸氏南唐書、曾有興化李映碧先生為之作注、惟自為史定、不依陸書、蓋陸書以家為主、李則係以南唐繼後唐、不用宋類、且其旁証正史之外、引用他書不多、故所注亦寥寥無幾、致南唐書與金陵極有關係、元人趙世延嘗命戚光纂金陵志、取陸書而為之音釋、周氏亦因而有輯纂金陵廣志之舉、遂取陸書、而為此注、其家舊有徐騎省集、江南別錄、南唐近事、江南野史、江南錄、十國紀年、九國志、五代春秋等書、皆映碧所未見者、又冊府元龜、玉海等書、映碧亦未之採、兼閱宋人說部書、不下二百餘種、凡事有關南唐者、悉行摘錄、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例、以類相從、

分注於陸書紀傳之間、遇有陸書無傳、其人見於他書者、附於與具行事相類者列傳之後、其書經始於康熙庚申、成於康熙乙亥、前後十有六年、惟當時無刊本、雖屬名著、流傳絕少、光緒初葉、吳興劉承幹始購得原稿、並為刪除重複、付梓行世、若雪客者可稱於翁之功臣、而劉氏則又雪客之功臣矣、

南唐書註十八卷附南唐書音釋補 清道光五年刊本

清湯運泰註。宋陸游原撰，運泰青浦人，字虞尊，博極羣書，尤長於史，著有易徵、實賓錄、蒙求類編、金源記事詩等書，風行海內。按宋初集南唐事者六家，後為南唐書者三，曰馬令，曰胡恢，曰陸游，三家以陸書敘述最為簡核。先生晚年致志是書，晨昏檢閱，手自抄錄，雖年逾六旬，而蠅頭細書，盡五千字，日二千自立課程，不盈不止。凡五易稾而卒業，以四庫總目謂陸書后妃諸王傳置諸臣後，節義傳置襍藝方志後，體例均為未協，因遵其說，移后妃諸王傳置諸臣[illegible][illegible]傳之前，襍藝方士傳列節義之後，雜採資治通鑑、新舊五代史、五國故事、十國紀年、九國志、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以及宋人說部文集、兩江省志[illegible]采，據五代事跡，互校異同，倣裴松之三國志注例，並夾註於陸書紀傳中，其紀傳不載者，三主則附載逐年之後，諸臣則附載各傳之後，並低一字，另行特起，俾使與注不混，即事涉瑣碎，亦載全文，惟辭事重複前後間隔者，則從刪削，胡三省注通鑑，凡經傳出處，靡不詳釋，是編倣三國志註例，專引時事及故實之關係南唐主臣者，有註有附，音釋則仍戚光之舊，先生以舊有音釋[illegible]補與戚註並散附紀傳句下，以省檢查之煩，讀南唐書者得此一編，則無事更翻他書矣。[illegible]清季史註中與周在浚之南唐書箋註、彭元瑞五代史記皆足卓絶千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唐書合刻 清蔣氏刊本

清蔣國祥編校。國祥襄平人。按南唐書有三、一胡恢、一馬令、一陸游。胡氏書久不傳。馬氏南唐書三十卷。陸氏南唐書十八卷。以二書較、馬視陸書益四十九篇。陸視馬書益二十八篇。又倂徐主于李建勲傳、李德明于鍾謨傳、諸凡合倂共九篇。其紀名之異、若王會之即王安、李弘義之即李仁達、孫忌之即孫晟、張彥卿之即彥能、李貽業之即柬鄴、或改或賜、或更名、皆非二書合較、不能得知。其紀事之異、如陸傳孫忌不及內臺盤事、李元清不及科斂事、馬傳柴克宏有果仁助戰之事、盧絳有玉真同形之事、似馬紀恠誕、而廖居素、段處常、喬匡舜、申屠令堅輩、矯矯大節、而反從畧。要之二書各有優劣、必合刻互參、方知失於彼者、每見於此、則一朝事蹟、燦然可考。襄平蔣氏因二書元明以來舊版寖廢、乃力求善本、共加參訂、合付剞劂。庶士林之欲知南唐事蹟者、便於合覽。兩家義例、固昭然若揭、而於正統異同之辯、亦易從事。雖蔣氏未著一字、[illegible]功士林、亦非鮮焉。

南漢地理志一卷 嶺南遺書本

清吳蘭修撰。蘭修嘉應人、字石華、嘉慶舉人、官信宜訓導、藏書頗富、顏其室曰守經堂、著有南漢紀、宋史地理志補正、端溪硯史等書。其南漢地理志、以府州為綱、以縣為緯、一興王府領縣十三、二韶州領縣五、三潮州領縣二、四禎州領縣四、五循州領縣二、六端州領縣二、七英州領縣一、八雄州領縣一、九敬州領縣一、十封州領縣二、十一康州領縣四、十二恩州領縣三、十三瀧州領縣四、十四勤州領縣二、十五新州領縣二、十六高州領縣三、十七潘州領縣三、十八羅州領縣三、十九辯州領縣二、二十春州領縣三、二十一雷州領縣三、二十二邕州領縣七、二十三澄州領縣四、二十四貴州領縣四、二十五巒州領縣三、二十六橫州領縣三、二十七賓州領縣三、二十八潯州領縣二、二十九容州領縣六、三十牢州領縣三、三十一白州領縣四、三十二欽州領縣五、三十三康州領縣四、三十四常樂州領縣三、三十五黨州領縣四、三十六繡州領縣三、三十七鬱林州領縣三、三十八藤州領縣四、

三十九賓州領縣四四十義州領縣三四十一禺州領縣三四十二順州領縣四四十三瓊州領縣三四十四崖州領縣三四十五儋州領縣五四十六萬安州領縣四四十七振州領縣二四十八恩唐州領縣二四十九融州領縣二五十郴州領縣五五十一連州領縣三五十二昭州領縣三五十三宣州領縣二五十四桂州領縣十一五十五潯州領縣一五十六賀州領縣六五十七梧州領縣三五十八蒙州領縣三五十九嚴州領縣三六十富州領縣三六十一柳州領縣五六十二龔州領縣五六十三象州領縣三其書蓋據太平寰宇記歐陽氏五代史宋史地理志輿地廣記廣東通志十國春秋輿地紀勝通典通考五代會要宋會要諸書而成引證浩博考據亦精若十國春秋南漢有思州領務川寧夷思印思王四縣吳氏考思州唐屬黔中道後入於番宋徽宗時番長內附復置思州即今貴州思南府地與南漢絕不相涉用為删正又交州雖已內附羈縻而已不能實有其地亦併删之自註共州六十二縣二百一十有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縣數與長編宋史本紀及地理合惟彼云六十州不甚相附云云南漢地理得此一編可無大誤矣

一頁三十

周世宗實錄一卷 煙畫東堂小品本

清佚名輯。此編首則為十一月，不書年，次則為世宗顯德三年，然是首則之十一月當為世宗顯德二年也。第三則為顯德三年三月，第四則為四月，第五則為四年十一月，第六則為五年正月，第七則為二月，第八則為三月，第九則為八月，第十則為五月，不書年，第十一則為十月，亦不書年，蓋輯本但略次前後，不能盡相連貫，亦不盡有年代可考也。所記顯德三年世宗親征淮南，幸水砦，行至泗橋，帝自取石一塊於馬上持之，至砦以供飛礮，文武從臣過橋皆取入。後所記征淮南極為詳盡，多新舊五代史之所無，頗可引為參證。惟編中皆為關於軍事者，且前後隔絕，不相連屬，故未能見其本末。至若其時之一切典章制度，則皆無錄載，擁卷不多，與難窺全豹之感。

西夏文綴二卷 實學叢書本

清王仁俊輯。仁俊，吳縣人，字捍鄭，一字感蒓，幼治經小學，為俞曲園高第弟子。光緒間進士，入翰林，授庶吉士。所著有格致古微六卷、羣經講義三卷、孔子集語補遺一卷、漢書許註輯證一卷、周秦諸子叙錄一卷、遼文萃七卷，此外著述甚多，不備舉。西夏建號立國，抗衡宋遼金三國者二百餘年，有聖相斡道冲通五經，為蕃漢教授，著論語解義，沒而從祀孔庭，夏人之崇尚文治，實斡之功。元虞集為之贊曰：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云云。是以西夏雖居邊陲，而文章詞令亦有可觀。吳縣王文俊爰就宋史、金史、桯史、通鑑長編、西夏紀事本末、松漠紀聞、朔方新志、清詩話、東齋錄、容齋三筆諸書所載西夏人所為篇章，採輯編纂成西夏文綴二卷，計所得有張元、景詢、李訛嵺、張陟、賀宗春數家，分為詩、表、奏、書、銘、碑、序、露布、檄八類。王氏自言淳熙十三年二月報故遼大石求假道於夏以伐金，密詔吳挺與制置使正議之，十三年四

月復詔結夏國當時論議可否、及夏人從遼史皆失
書、訛見宋史據此是夏散佚之證云云、惜王氏但知
夏文之散佚、而搜羅不博所得僅此六卷、遠不似其
遼文萃搜輯之富、不能無遺憾耳、

西遼立國本末攷不分卷 古學彙刊本
清丁謙撰、謙字益甫、仁和籍、嵊縣人、光緒七年大挑
二等、署湯溪縣教諭、旋改象山縣教諭、博覽強記、
藏書甚富、篤嗜金石、尤長於外域地輿考證、著有蓬
萊軒輿地叢書六十九卷、此編則僅寥寥二千餘字、
極形簡畧、其最可稱者、為攷大石稱帝之時日、按
遼史載大石稱帝為甲辰二月五日、錢大昕廿二史
攷異謂天祚出軍夾山在保大二年七月、是大石西
去即甲辰年、迨明年督旅而西、兵行萬里、往尋思干
者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乃即位、其所歷月日久矣、

不特非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也、丁氏甚是此
言、然未能知其所誤何在、爰就西遼傳反覆考訂、以
證致誤之由、頗稱有見、末附西遼疆域考、又西遼都城
考、疆域考云其都城建於吹河、南阿列三得山、北
凡伊犂河西、如唐書所載碎葉城、北則有葉密里哈
伊立等地、東則有和州、西南則自塔什干白納克特
霍占撒馬罕布哈兒直至起兒漫、東南則自喀什噶
爾葉爾羌和闐以及庫車阿克蘇喀喇沙爾、其簡畧

殊錄極略、都城考亦類此、皆僅述其大凡、實未可以
云史也、

遼志一卷 古今逸史本

宋葉隆禮撰、隆禮嘉興人、號漁林、淳祐進士、由建康府通判歷官秘書丞、著有契丹國志、其遼志一卷、分本末族姓原始、國土風俗、部落、併今部落、兵馬制度、建官制度、宮室制度、漁獵時候、試士科制、歲時雜記等目、其本末篇中記其始祖云、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為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蓋神話也、

族姓原始篇云、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按此段於蕭氏賜姓始末、固尚詳細、而於耶律氏得姓之本原、乃未言及、不無遺憾、書中各篇紀載皆極簡略、制士科制、與中國大略相

然值遼太祖龍興朔漠、戈干倥偬之際、並無科目、數世而後、承平日久、漸濡中國教化、亦遂有鄉村省三試之設、歲時雜記、所載亦無特異足述者、

遼史紀事本末諸論一卷 民國二十年刊本

清譚宗浚撰、宗浚廣東南海人、字叔裕、咸豐辛酉舉人、同治甲戌禮部試舉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官至雲南儲糧道、著有希古堂文甲集二卷、乙集六卷、外集四卷、詩總集十卷、續集一卷、行世、又撰遼史紀事本末十六畧、每卷有附論一篇、仿豐潤谷氏例也、考遼禁本國人著作流傳境外、故遼金元三史獨遼史最為簡畧、於是清有厲鶚氏采筆記小說詩文集諸書之關遼故者、輯遼史拾遺廿四卷、周春氏著詩話一卷、繆荃孫氏輯遼文存四卷、王仁俊氏輯遼文萃四卷、片羽碎金、掇拾殆盡、然多薄物細故、未有如先生所輯紀事本末、關繫治亂興衰之大者、先生於光緒十四年戊子歸道山、詩文遺稿次第校刊、獨此稿寄存粵東盧氏家、不意乙卯歲粵垣大水、盧氏寓宅、罹災極酷、此稿遂亦淹沒、幸所為諸論尚存其嗣君行匯、諸論者太祖開國規模第一、太祖諸第謀逆第二、人皇王歸唐第三、石晉立廢始末第四、世宗即位被殺第五、穆宗荒淫第六、興宗連和第七、聖宗善政第

八、高麗叛服第九、蕭后專政第十、太叔重元謀逆第十一、伊進擅政第十二、西夏叛服第十三、藩部叛服第十四、遼亡第十五、西遼始末第十六、諸論於有遼一代始亂興衰之故、原本叙述洞如觀火、而比事屬辭皆用儷偶、用典亦切當自然、明白易曉、讀之幾不知其為駢文矣、卷首有侯官陳衍、無錫錢基博各一序、卷末有其弟子唐文治及嗣君祖任各一跋、

遼痕九卷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清黃任恒撰、任恒南海人、所撰遼痕為總名、分之可為五種、一遼年表、二補遼史藝文志、三遼代文學考、四遼代金石錄、五遼文補錄、共九卷、其遼代年表、表式為由上至下凡五格、首格書甲子、二記遼年、三記中國年、四記西夏年、五記高麗年、蓋遼與中國、西夏、高麗之年代對照表也、據其自序、采輯遼代詩文及藝文志時、見書中夷夏雜陳、紀年各異、參閱之下每苦糾紛、因為年表一編、以統括其本末、而紀年之籍則以秀水葉維庚紀元通考為最善、故即據以為藍本

云云、其補遼史藝文志經部分五類、曰周易、曰論語、曰孝經、曰爾雅、曰小學、史部分十類、曰正史、曰編年、曰起居注、曰載記、曰雜史、曰故事、曰儀注、曰刑法、曰傳記、曰地理、[illegible]子部分二類、曰別集、曰總集、所列書名皆附提綱、洵佳作也、遼代文學考成於光緒三十一年、其目曰總論、好學、能文、經籍、學校、試士、文字、語言、藝術、釋道、共九篇、蓋撰者曾有全文最四卷、遍零章賸句、不可入集者與夫正史及說部、凡涉遼人文學之言、

恙萃此考以備檢閱其遼代金石錄亦成於光緒三十一年分總論金編石編撰者以所輯遼文於流傳石刻未行盡采遺憾實多故列其碑目以為異日搜討之資其遼文補錄分詩詞謠諺詔諭册誥表狀書牒論序碑記祭文雜文附録蓋補所輯遼文最之遺音全書篇首列有引用書目計二百種其搜輯之勤良可欽佩誠一有関遼代之宏著也

遼文萃七卷 無冰閣鉛印本

清王仁俊輯仁俊字捍鄭一字感蒓吳縣人為俞曲園高第弟子蘇州有三書院正誼課經古紫陽平江課制藝先生肄業正誼肄力考據張文襄招之入幕未幾成進士入翰林授庶吉士甲午散館改官吏部主事中日之役先生憂之創實學報於滬上蓋已隱然以道自任矣先生邃於金石文字著述極富光緒戊戌客武昌官報局暇編遼文萃十四卷既脱稿嘉興沈子培侯官陳石遺慫恿付梓因循未果嗣聞江陰繆筱珊方輯此文甲辰春得讀繆氏所輯遼文存六卷見其所收固多先生未有者而先生所有繆氏未收者亦逹百餘篇復搜闕補遺凡繆已刊今悉刪落更取遼東行部志承德府志等書踵事訂補都為七卷名為遼文萃卷一曰詩曰詔册曰敕卷二曰表曰奏疏曰上書曰銘曰序卷三曰書卷四曰劄子曰文曰諭曰牒曰狀曰對曰議曰碑碣曰塔記曰幢記曰誓文曰祭文曰雜著卷五曰補遺卷六曰作者考卷七曰遼目考其所收者有興宗仁宗耶律韓嗇郭藥師韓德

讓、耶律圖勤錦、耶律阿穆爾、耶律唐古、耶律音濟、耶律世良、耶律與公、耶律劭、耶律純、室昉、蕭惠、馬保忠、蕭託雲、李良嗣、李爽、李忠益等數十人。其引用書籍、亦數十種。契丹遺文萃於此矣。其採輯之法，凡一文而二書采引小有異同者，附入案語，其異同較多者，另據某書錄其原文。其撰文之年代及其事之詿訛有須考核者，皆加案語，蓋亦以文紀事之意。凡遼文已佚而篇目散見他書者，亦搜而輯之，莫不負作者苦心。其為例之精密，似又加全文存一籌矣。

遼詩話二卷　藏脩堂叢書本

清周春輯。春字芚兮，號松靄，晚號黍谷居士，乾隆甲戌進士，官岑溪知縣，潛心著述，四部七畧靡不瀏覽，有海昌勝覽、松靄遺書等行世。先生以唐宋明俱有詩話，或專集或散見，惟五代與遼未備。新城王尚書作五代詩話，以授北平黃侍郎崐圃，侍郎為之綴遺補漏，纂輯刊行，而遼猶闕如，且遼自唐季肇基於朔方，雖地處北鄙，文물非其所尚，然享年二百，聖興道三宗雅好詞翰，咸通音律，有國樂、雅樂、大樂、散樂、鐃歌

橫吹樂，東丹王倍聚書萬卷，平王隆先著有閬苑集，文學之臣若蕭韓家奴、耶律昭、劉輝、耶律孟簡，皆淹通風雅，雖以詩傳者罕，而其佳什遺句，亦所在多有，爰博覽羣書，凡涉遼詩無不摭入，以正史為宗，志乘詩類為佐，采錄詩書凡二百餘種，即後人賦遼者亦悉附載，稽其所得，有聖宗、興宗、道宗、天祚帝、皇后蕭氏、文妃、東丹王、平王隆先、寧王長沒、韓延徽、馬得臣、李澣、耶律某、蕭勞古、耶律學古、蕭柳、蕭孝穆、蕭八撒、劉經、張儉、杜防、李宣仲、耶律資忠、蕭韓家奴、耶律庶成、

耶律庶箴、楊皙、楊佶、張昱、張人紀、耶律韓留、蕭鐸、盧轉、耶律陳家奴、劉三嘏、李儼、王師儒、耶律谷欲、耶律良、馮立、王鼎、馬堯俊、王仲淵、耶律孟簡、耶律儼、蕭蒲离不、成堯錫、馬希白、孟初、南抃、王白、耶律純、左企弓、馬賢良、王樞、盧仲文、張通古、劉霄、時立愛、魏道明、張孝傑、趙良嗣、耶律簡妻陳氏、耶律氏、燕軍士妻，共六十四家。就中頗示褒貶，足與正史相發明，於遼故實殊屬有功。卷首有乾隆時沈德潛序及自序，又有嘉慶丁巳無錫秦瀛序，則為重刊時作也。

金文雅十六卷　光緒辛卯重刊本

清莊仲方輯。仲方，秀水人，字芝階，嘉靖舉人，官內閣中書。淡於榮利，以搢紳奉委管理葑田水利。晚年歸築樓藏書，有映雪樓文稿、宋文範、碧血錄、古文練要等書。按金初無文字，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經籍圖書，乃大昌明。著元好問之宏衍博大，實足以上繼唐宋，下開元明，當其編中州集詩，同時有馮清甫亦輯金文至百餘卷，惜竟不傳，其專集之幸存者，亦惟拙軒、滏水、濟南遺老、莊靖、遺山數者而已。秀水莊仲方乃廣蒐嚴選，汰其蕪率，取其雅馴，成金文雅十六卷。卷一賦，卷二五言古詩，卷三七言古詩，卷四詔令，卷五奏疏，卷六奏疏表，卷七書、箴、銘、頌、贊，卷八廟碑、上梁文，卷九記，卷十記、序、引，卷十一議論、原、說、題跋，卷十二祭文、哀辭、傳、墓銘，卷十三墓銘，卷十四墓表，卷十五六墓碑。采取書目為拙軒集、滏水集、濟南遺老集、莊靖集、大金集禮、中州集、大金國志、松漠紀聞、歸潛志、金史、元文類、玉堂嘉話、高麗史、薊州集等約三十種，所得作者約百家。卷首有張

者考大體可稱完備惟輯此類書籍應以輯佚為主若拙軒集遺山集原書具在似不應採也且所採各文第紀作者姓氏不著采自某書實亦非例

集部總集類

金文最百二十卷 清光緒八年粵雅堂刊本

清張金吾輯金吾字慎旃別字月霄昭文人道光時諸生好藏書多至八萬卷刊行資治通鑑長編等書有愛日精廬藏書志考金源之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昌明之間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以來未有裒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誠藝林大闕事昭文張金吾矢志蒐羅掇拾遺殘自滏水滹南遺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以及金石斷蝕之碣下逮醫譜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剩簡無不廣蒐博采自同治庚午迄壬午積十二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其為類曰賦曰樂章曰騷曰詔令曰冊文曰制誥曰鐵券文曰策問曰表曰奏疏曰箴曰銘曰贊曰頌曰記曰序曰跋曰書曰劄子曰議曰論曰辨曰說曰原曰文曰牒曰檄曰榜曰指揮曰關曰符曰碑曰墓碑曰塔銘曰行狀曰哀辭曰祭文曰傳曰疏曰青詞朱表榜曰雜著曰附錄其書曰金文最者蓋公羊傳注最聚也之義

其體例以李俊元好問杜仁傑諸人入元不仕大節無虧其文無論何時所作俱與錄入若劉祁雖晚節不終然歸潛志紀載夆詳於故國故君實未忘懷且金史已列入藝文傳其文亦與備錄至楊宏道楊奐王鶚等人則惟錄其仕金時所作入元以後及未詳年月者概不濫及金人詩歌依明文衡例亦不列入可稱斟酌得宜也又金史所載奏疏俱係節錄茲編於北盟會編中得宋翰獄中上熙宗一疏松漠紀聞中得有司請定官制一疏偽齊錄中得馮長寧刪修十一税法一疏玉堂嘉話中得楊雲翼簡辛理財一疏俱係金文頗能補正史之不足

前蒙古紀事本末上下二卷 清光緒石印本

清韓善徵撰善徵丹陽人字止仙號唱盧其前蒙古紀事本末上下二卷成於光緒三十年先生以蒙古在唐為蒙兀崛起斡難克魯倫河間當成吉思汗奮其雄畧北併欽察西抵富浪南薄忻都皆禹迹所未至惜乎元史疏畧遺漏實多昔袁氏樞作通鑑紀事本末後張治甫仿其體纂成西夏紀事本末一書夫以西夏僻處一隅其幅員之大武功之盛遠遜於蒙古而後人猶以其事為當紀則蒙古事蹟之本末尤不可不紀矣爰搜私家著述條分而縷晰之自出阿兒格乃袞山始至至元八年建國號曰元止編為前蒙古紀事本末上下二卷按私家各種著述於成吉思汗七世祖前後事實叙述甚畧復不依時序故當日肇興年分皆不足徵而史中僅曰蒙古名多不傳此編參考編年各史旁證泰西紀年等書必求相符不加臆斷書中各事既分編以紀本末而遇有事實可採而又不容横插以隔斷文氣者則於每篇中用小字分註之又其書之斷限自以至元八年為止但其中有本已具而猶未

及著、則於本篇用小字附載之、其已見於元朝紀事本末者、則注曰其事皆在建號曰元之後、體例之不淆不蔓、湛稱有法、考諸家之紀述蒙古事者毋多、不經此書則取材雅馴、凡搢紳難言者不具錄、識亦卓絕、

後蒙古紀事本末上下二卷 清光緒石印本

清韓善徵撰、善徵字止仙、號唱盧、丹陽人、其於蒙古自出阿兒格乃袞山始、至至元八年建國號曰元止、既成前蒙古紀事本末二卷、復以元至自順帝北去、元亡而蒙古未亡、明史所稱韃靼及朶顏泰寧福餘三衛、諸部長皆其雄桀之姿、迭出與中國抗、邊境之禍、遂與有明相終始、況洪武永樂間駙馬帖木兒敗奚厥帝印度、統一舊土、為伊蘭王國、迨滿清龍興東土、諸部落始相率降為清之屏翰者二百餘年、於

是自元順帝北去始至滿服清朝止、為後蒙古紀事本末二卷、此編搜采事實、略較前編為難、蓋元創業之初、好事者鋪張盛業、著述尚有若干種、迨崇北還、蒙古雖存、終於朔漠、載筆者竟屬寥寥、故此編事實恒有其始已具、末無從考、又後蒙古年次已無可稽、編中紀事前者以明史年號注明、後者用清紀年、編中人名地名部族名、見於清欽定諸書者、皆從正、而舊譯仍用小字分注其下、為例亦佳、與前蒙古紀事本末皆為必傳之作也、

元書后妃公主列傳一卷 浙采盧嘉書本

清毛嶽生撰、嶽生嘉定人、寶山籍、字生甫、一字蘭生、諸生、博綜經史、詩文劇削生峭、不隨人俯仰、家貧佐人撰述、公卿折節與交、道光時卒、著有休復居詩文集、其元書后妃公主列傳一卷、篇附休復文集後、元和陳梁叔跋語云、先生撰元書雖未竟、按與李申耆書中、明言諸表皆定、又言成攷辨數卷、其書當存於家、而孫子久病、家惟羅滌無緣、拿得、乃僅以所見后妃公主二傳附文集後云云、是則先生曾有元書之作、此后妃公主列傳特其元書之一部耳、稽其所載、一烈祖宣懿皇后斡勒忽訥氏、太祖光獻翼聖皇后翁吉剌氏、太祖勿闌皇后元涅思氏、太祖也遂皇后塔塔兒氏、太祖合答安皇后遜都思氏、太宗昭慈皇后乃馬真氏、定宗欽淑皇后海迷失氏、睿宗顯懿莊聖皇后先烈氏、憲宗貞節皇后翁吉剌氏、以次皇后之為翁吉剌氏者尚有十四人、為他氏者半之、公主烈祖一女、太祖四女、太宗一女、定宗二女、睿宗二女、憲宗一女、世祖四女、裕宗一女、成宗二女、順宗一女、仁宗一女、顯宗三女、明宗一女、敘述極稱有法、按近人於元史之作、在柯劭忞新元史之前者、順德李侍郎元秘史注、吳縣洪侍郎元史譯文證補、皆足正元史之舛漏、而據傳毛公家蓄元代書籍甚夥、其所攷辨亦當或別有發明、其手定諸表、隱於萬氏歷代史表外踵增一席、然竟皆不傳、可不惜哉

元朝秘史十五卷 連筠簃叢書本

清佚名譯。據卷末張穆記云、右元朝秘史譯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從永樂大典十二元字韻中寫出、二十七年復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二十八年刻入叢書云云。考其書中所記、多有元史所不載者、如元之先世譜系、史多缺畧、據此書乃知太祖之太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為罕。葛不律殁、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為泰赤烏氏、史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為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剌為合罕、此皆元史之所未詳。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為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剌匿之家中、乃得免。鎖兒罕失剌者、赤老溫之父、史既為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剌之事亦不著於本紀、此紀則皆有之、其有補於正史者、殊甚鉅焉。此外記蒙古之風俗物產、亦多著及、第其中魯魚特多、張穆云為校對無訛、非事實也。

薩天錫逸詩 日本明治乙巳民友社排印本

元薩都剌撰。薩都剌本答失蠻氏、祖父以勳留鎮雲代、遂為雁門人、字天錫、號直齋、登泰定進士、官御史、以彈劾權貴左遷淮西北道廉訪司經歷、尋致仕。都剌文詞雄健、嘗登安慶司空山太白臺、歎曰、此老真山水精。遂結廬其下、年八十餘卒。四庫著錄其雁門集三卷、集外詩一卷、提要云、集本八卷、世罕流傳、毛晉得別本刊之、併為三卷、後得狄滙王氏舊本、乃以此本未載者別為集外詩一卷云云。考先生詩集原有雁門集二十卷、為天錫所手定、刊於至正末年、再為明天順己卯其遠孫薩琦裒輯遺篇、以一體為一卷、合舊刻二十卷總為六卷者、三為成化乙巳閩中趙蘭得仁和沈文進家藏本重刊、分為八卷者、四為弘治癸亥東昌知府雁門李舉就趙本重雕、改題薩天錫詩集、即今四部叢刊中所景印之明刊本也。五刻於毛晉汲古閣、分為三卷、附集外詩一卷、復改題雁門集、即四庫著錄之本。六刻於清康熙庚申、為其遠孫薩希亮所經手、分為六卷。七刻於顧立嗣元詩

選八刻於嘉慶丁卯為其遠孫薩龍光所輯補編為十四卷刊本沿革大概若斯此選詩起龍涎香終青絹質七律凡一百三十八首七絕三首五絕一首後附疏文七篇皆為雁門集所未載者按雁門集干文傳序云有巧題百首皆七言律別為一集毛晉跋云尚有無題七言八句百首別為一集皆與此本正合蓋此詩乃明清之選篇而天錫在時已為雁門集以外之單行本不謂尚在人間也可貴寶諸玉田劉子鍾稱天錫之詩大而能化語句雖鈍厚而自有鋯然之芒利對偶雖齟齬而自有鏘然之音律殆神化而超出衆表者此上所舉皆為四庫提要所不及爰述於此

青陽先生文集九卷 四部叢刊續編本

元余闕撰闕盧州人字廷心世家武威父官於廬遂家焉元統初進士累官參知政事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謚忠宣五經皆有傳注文章氣魄深厚篆隸古雅四庫著錄青陽集四卷提要稱集中所著皆有關當世安危詩以漢魏為宗優柔沈涵於元人中別為一格云云對於先生文字散而復得之原委乃未曾言及按先生既殉國洪武初吳陵張君彥剛首裒其遺文鏤板以傳然散佚者尚多其門人淮西郭奎復輯其古今體詩七十九首又碑記序書錄墓表雜著六十篇維揚張穀仲剛又續得其詩十四首文八篇正統十年沅陵縣丞高誠彙刊以行凡九卷即叢刊所收之本也首有汝南高穀引序青城山人王汝玉附錄序卷末有莆田彭韶跋王氏附錄序謂士大夫忻慕公高風大節播之文辭張仲剛氏採諸四方裒集成編然彭跋則言羣賢諸作殆適其半於公無所增損作者無窮別自為集云是雖有附錄之名而實未嘗併刻也黃蕘圃謂先生集以正統刻九卷本為

最善其他四卷六卷者皆所不及叢刊得此實堪慶幸先生事蹟見元史本傳稱其留心經術為文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即此已可知其品學之超越流俗矣

丁鶴年集四卷 四明叢書本

元丁鶴年撰鶴年回回人以父官武昌亦曰武昌人元亡以家世仕元賦詩情詞悱惻晚學浮屠永樂中卒四庫著錄丁鶴年集一卷提要稱其詩本名海巢集此本題丁鶴年集不知何人所編末附有鶴年長兄浙東僉事都元帥吉雅摩迪音詩九首次兄翰林應奉阿里沙詩三首又鶴年表兄莫川吳惟善詩五首亦不知何人所續入也云云按鶴年集藝海珠塵所收為三卷本浙江採遺書目亦然今四明叢書本

所收乃元刻四卷本不惟卷數較四庫超出三卷內容亦不相同但卷數雖較四庫本多至四分之三實則所多不及半焉卷首有民國二十三年張壽鏞序嘉慶時顧廣圻黃丕烈夏文燾等題詞卷末有嘉慶己未黃丕烈跋咸豐三年胡珽跋黃跋稱此元刻元人丁鶴年詩余友顧澗蘋蒇試玉峯時所收而以歸余者余向藏正統重刊本止三卷今元本分四集一曰海巢集二曰哀思集三曰外方集四曰續集以附錄終焉曾取與明刻校勘分卷分體俱非其舊即如海

叢一詩元刻在卷一或以是名集職是之故明刻列
詩卷二中失其旨矣云云四庫所收僅一卷不惟非
元刊亦非明刊也鶴年痛元之亡故凡幽憂憤悶悲
哀痛苦之情一發於詩觀其古體歌行皆清麗可喜
五七言律一語之出皆寓夫憂國之意使讀者感憤
激烈在元人詩中尚不多覯也

正思齋文集十二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鈔本

元夏天祐撰天祐上饒人字玄卿事跡無考其正思
齋文集十二卷卷一曰四言古詩曰聯句卷二曰七
言古風卷三曰長短句卷四曰五言律詩卷五曰七
言律詩卷六曰五言絕句曰六言絕句曰七言絕句
卷七曰銘曰箴曰贊曰題跋曰書啟曰疏卷八曰序
卷九卷十曰記卷十一曰碑志卷十二曰行狀曰哀
辭曰墓誌銘名曰文集而詩居其半非金為全字之
誤則文字之上於傳鈔時漏一詩字也卷首有至正

庚寅番易李存序稱玄卿每曰詩之流固尚矣而世
之言詩者孰不近曰李杜往往隨聲而和逐步而趨
今吾之詩非不以李杜為師然非李非杜殆吾語而
已矣云云茲考其詩傚古多渾沉不浮長篇尤為豪
蕩律則穠練切實確為才力兼備者文則反覆開闔
一宜乎理綽有古作者風惟考其所往還者有丁希
元倪中愷顧定之王季楚蕭天祥呂惟清趙克上徐
元度年伯恐等皆非元季赫赫有名者所作墓誌亦
以處士為多度玄卿當元之世亦在野文士也

蟻術詩選八卷 四部叢刊景本

元邵亨貞撰。卷首題元雲間邵復孺著、明新都汪稷校。貞亨身世已具蟻術詞選提要中，茲不復述。此蟻術詩選八卷，蓋亦清乾隆纂修四庫時認為已佚者。卷一五言古風，卷二五言長律，卷三五言短律，卷四七言古風，卷五七言排律，卷六七言八句，卷七七言絕句，卷八會合聯句，共詩三百七十九首。當元末兵亂，浙中尤甚，一時騷人墨士如會稽楊廉夫、天臺陶九成、曲江錢惟善輩多避居松江橫泖之上，亨貞聲應氣求，與相唱和，故詩亦有名於時。第八卷遂生亭聯句中若曹貞素、曹世長、曹自閑、曹安雅、錢南金、陸伯翔、陸伯弘亦皆其時與亨貞往還之知名之士也。四庫提要言亨貞足跡不出鄉里，無雄篇巨製以發其奇氣。然先生之五古、七古中固多巨製，四庫提要云然，蓋未見此編耳。此編亦嘉慶中阮文達樸舊抄本進呈者，後有景印時張元濟跋，稱涵芬樓舊藏詩選為汪氏原刊本，卷一第十一、十二頁均佚，借校阮氏抄本所闕亦同。按第十葉之末為春晴次申屠仲權前韻第二首之前半段，第十三葉之始為庚子歲暮極寒入春餘凍不解與林子妓催春之作之後半，一尾一首，相接適成五言韻，既相通，詞意亦復相類，使非總目具存，㝡幾無判兩詩云云。此跋雖屬校刊，與是編亦至有關，故錄於此。

蟻術詞選四卷 四部叢刊景印本

元邵亨貞撰。卷首題元雲間邵復孺著。復孺者，亨貞字也。嚴陵人，從居華亭，卜築溪上，自號貞谿。博通經史。所著有野處集四卷，四庫已著錄。提要稱編後有馮遷、汪稷二跋，謂其書本出上海陸深家，深之孫郯以授稷而刊行之，并所著蟻術詩選、蟻術詞選為十六卷。今詩詞二選世已無傳云云。此蟻術詞選四卷為新都汪稷校原本，現身藏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目錄首頁蓋有嘉慶御覽之寶，蓋為嘉慶時阮文達據舊鈔本傳錄進呈者。卷一曰今有擬古十首，卷二亦曰今有追和趙文敏公舊作十首，卷三、卷四皆曰慢。按擬古以今為最難，强欲逼真，不無蹈襲，稍涉己見，輒復違背。先生所擬一花間、二雪堂、三清真、四無住、五順菴、六白石、七梅谿、八稼軒、九遺山、十龍洲。所追和趙文敏公舊作十首，因有客以文敏手書所小詞卷請題，爰以己意追次元韻，其於先哲風流卿慕若此。世稱其詞雋永清麗，頗有可觀，且逐首類多詳述本事，標有年月，較之惟舉題目不為小序者，讀之殊易瞭然也。且此編乃四庫認為已佚之書，茲復得見，尤足慶幸。

張光弼詩集七卷 四部叢刊景明鈔本

元張昱撰昱廬陵人字光弼號一笑居士楊完者鎮浙江用為參謀軍府事遷左右司員外郎行樞院判官完者叛棄官不出明太祖徵至京師閔其老曰可閒矣因自號可閒老人少事虞文靖公集得其詩法詩集七卷卷一為古風五言卷二為古風七言卷三為七言絕句卷四為五言絕句卷五為長短句卷六卷七為七言律詩卷末有明天啟二年趙清常跋稱元張光弼詩二卷為不解事書人強為解事作七卷分之遂失其本來面目一卷之五卷元合作第一卷六卷之七卷元合作第二卷也云云趙跋之後載清嘉慶間黃丕烈二跋第一跋云頃從坊間購歸元人張光弼詩集一冊末有清常跋知為其手書光弼詩傳本頗稀更得清常手抄真可寶也第二跋云嘉慶甲戌收得明刻本校非特漶爛損壞字與趙所據抄之本合且此本有墨筆旁添之字皆刻本所有其為海鹽胡孝轅本無疑據以上三跋是此編原為明清趙常鈔本迮清歸於黃丕烈丕烈復得胡氏明刻本重

加校訂者惟此景印本首頁背後題云上海涵芬樓景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則是此編復由黃氏傳歸常熟瞿氏矣光弼之詩氣宇閎壯節制老成錢塘陳彥博謂其以詩人之才而遭時板蕩其應酬交接無非衰世末俗之事故辭多變使當盛時一鳴則鏗鍧炳耀之辭自可匹休於前人卷首有正統元年楊士奇序述光弼事跡極詳

李丞相詩集二卷 四部叢刊本

南唐李建勳撰建勳隴西人字致堯好學能詩文李昪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昪元中放還私第李璟召拜司空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致意水石先是宋齊丘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或謂建勳曰公未老而又無大疾蓋遠為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因為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馬令南唐書本傳見其事宋史藝文志無建勳詩集陳振孫書錄解題有李建勳集一卷按此本分上下兩卷卷上詩四十四首卷下詩四十一首共詩八十五首為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景印者且篇中未載見志之詩足徵詩已多佚在宋已無完本矣馬令南唐書本傳稱其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有蘊藉而不得行其志所為詩少時猶浮靡晚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云惟此編非其全集各詩又有年代可

考故某首出於少時某首出於晚年殊屬無從考見但中多感懷之作如卷上故府云戚戚復戚戚悽安可釋卷下題魏壇云丹井嚴深生草木芝田春廢卧牛羊皆非少時口吻綜覽全編大抵以出於晚年者為多也

丹邱先生集五卷附錄一卷 清光緒戊申急園刊本

元柯九思撰清繆荃孫曹元忠輯九思仙居人字敬仲與虞集趙孟頫為友工詩善繪仕至奎章閣學士元史無傳其事蹟見元詩選小傳而丹邱集亦無紀若干卷若干篇者元史本無藝文志千頃堂書目止云柯敬仲詩一卷是最少之本錢竹汀先生補志因之至先生之詩詞丁氏元人十二家小集中分體編次共詩四十三首詞四首光緒庚子柯逢時中丞在揚州都轉任囑繆荃孫氏搜輯編次乃先鈔元人十家集為底本再鈔顧氏元詩選合為二卷嗣繆氏友人曹君元忠王寡合力搜輯復得文賦題跋二卷詩二卷補事蹟一篇共得文四十六篇詩三百四十一首詞四首勒為五卷附錄一卷則九思之傳碁與墓志也稽其所輯除據元人十二家小集暨元詩選外若輟耕錄寶繪錄式古堂書考鐵網珊瑚書品續書畫題跋辛丑銷夏記穰棃館過眼錄江村銷夏錄好古堂書畫記草堂雅集等書皆在蒐羅之列逐首標明出典遇有各書互見者則將書名悉行標出如各書所載字句互有不同則用小字註於句中其法如第四卷題蘇文忠天際烏雲卷九首之第三首云桃花扇底露脣紅不（一作無）復梳妝與衆同一曲山香（一作香山）春去也（一作意動）荼蘼無語謝東風旁注之小字即互異之字也按其法固稱精審然此詩一見於草堂雅集又見於鐵網珊瑚書品暨續書畫題跋記究某書作某字竟未標出則似仍有未妥按九思能詩能畫惟詩文為畫所掩非繆氏等闡幽表微將無由知其著述若是之富矣

木訥齋文集一卷附錄一卷 清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元王毅撰。毅處州龍泉人。字剛叔。六歲知書。及長，盡通經史，教授鄉里，以躬行實踐為本。元之末世，東南騷動，閩地山谷之間往往烏合為寇。龍泉與閩接壤，遂犯龍泉。剛叔以謀贊萬户石破其衆。未幾，青田寇至，親率弟子致討，復其邑治。又未幾，青溪寇起，剛叔再議起兵，衆寡不敵，而被執，從容遇害，蓋至正十四年也。其木訥齋文集五卷，卷一序十七首，卷二勸農文及祭文等八首，記五首，卷三書十五首，卷四說銘箴跋等共十首，卷五詩三十一首。附錄為家傳墓誌銘、祠堂記等。剛叔博學篤行，仰承濂洛，誠堪謂明聖賢之道，抱經世之才，發之於文，播之於詩歌。一篇一語，莫不有益。然理學緒言，類多艱[illegible]深奧，不易即曉。獨剛叔之文明通暢達，毫無晦澀之致。嘗言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六籍之所載此而已。非若後世侈靡之文也。侈靡之文，吾不欲觀。吾所謂文，達吾胸中之所欲言，初不知有他云云，可悉其為文之旨矣。其門人章溢、胡深皆篤學力踐，輯其詩文釐為五卷，梓於明之初，葉潛溪宋濂為之序，藏板於桂山書院。厄於燹火，迄嘉靖、弘治先後重刊。清初復燬。康熙中其裔孫應瑞重梓於世，第未富逸羅撮塷，實之明初刊本，有無闕遺，且明初刊本即為門人所輯，[illegible]已非全豹矣。

東皐先生詩集四卷 故宮博物院景印鈔本

元馬玉麟撰、玉麟吳陵樊川人、字谷遜、一字伯祥、畫經夜史、枕藉不厭、而尤長於書、用薦者言、官籍榆縣儒學教諭、未幾以母喪去官、家居授徒、嗣為參知政事、以元國步日蹙、上疏數千言、不報、因憂憤成疾而卒、其詩文曰東皐漫稿、故登其門者咸以東皐先生稱焉、此東皐先生詩集四卷、原為宛委別藏鈔本、署海陵馬玉麟著、滄洲野客校正、卷首有至正甲子鄱陽周伯琦、至正丙午王宗堯二序、至滄州野客則不知為何許人矣、編中計五言古詩二十六首、七言古詩十九首、五言律詩二十首、七言律詩三十六首、七言絕句二十六首、當明軍下平江時、先生賦詩見志、其時云、自從辟掾三公府、十載翱翔雨露邊、未有涓埃酬國土、須將忠義答皇天、文囊中短疏成遺恨、身後佳名愧昔賢、玉石俱焚嗟此日、中原消息尚茫然、按囊中短疏句、即指上疏不報事、先生之詩、類多流露真情之作、讀其偶衣誦慈烏祭時[illegible]晨文謹田家婦、山城鵲諸首、悲愴動人、全書絕少風月閒情之章也、

周伯琦序稱其不獨工於詩、抑又工於文、詩婉麗暢達、有關名教、有功諷諫、文則以明理為主、故措詞嚴正、而論事剴切、足追古之作者云云、惜此編有詩無文、不能見其文究竟何似耳、

東山趙先生文集補遺不分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元趙汸撰汸休寧人字子常黃澤門人究心春秋之學晚年屏迹東山專心著述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春秋集傳屬辭左氏補註等書四庫著錄東山存藁七卷附錄一卷無補遺此編為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內序五曰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苿公善政錄序曰為送唐思恭歸金華序曰為贈薩東中序曰為送儀真張君赴番陽序曰為休寧縣令錢侯家慶圓序記一曰唐吳江生塋記書一曰答朱學正銘二曰尚友齋銘曰休寧縣普滿寺起南禪師塔銘誌二曰倪仲弘先生跋墓葬誌曰戴廷芳母金安人墓附葬誌雜著三曰唐禹偁伯寅名字說曰讀黃侍講所撰御史蘇公治獄記後曰跋歐陽文忠公墨蹟後又五言古詩三十首七言古詩八首七言律詩十首七言絶句三十八首皆為四庫著錄本所無者按子常當明洪武二年應召纂修元史歸未逾月而卒其門人汪蔭裒輯其遺文為一編後門人范準復又蒐輯補綴四庫著錄本為嘉靖時鮑志定之父字野棠所編非汪蔭范準之舊今此補遺無序無跋亦不著編輯姓氏故為某時某人所輯與夫輯自何書皆無從考特舉其目如上至子常之經術文章四庫提要已論之詳矣

鐵厓樂府注十卷 清光緒刊鐵崖詩集五種本

元楊維楨撰清樓卜灃註維楨諸暨人字廉夫元泰定進士署天台尹狷直忤物十年不調會修遼金宋三史維楨作正統辨千言總裁歐陽玄功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明興徙居松江詔徵遼史之士修纂禮樂維楨被詔居留百一十日即送歸抵家卒所著鐵崖樂府十卷為其門人富春吳復類編計卷一凡二十六首或述古樂府舊事或補古樂府所缺卷二四十有四首前十首所謂比興相倚哀樂相

貫者也後三十首吳復稱為重光臣三訣使之生有所得死有所遺餘則雜以宴樂卷四凡四十首多古樂詞之續題或寓風情或述風土或弔古憫時及游方外之作也卷五凡二十有九首蓋傷世教陵替深寫謠諷者卷六凡二十有六首皆歌詠一時忠臣烈士貞女孝童仁人隱士之遺事可為詩史卷七凡三十首皆先生涉歷世故有慨於衰託鳥獸草木以興起者卷八凡四十有二首蓋逐太白之覽古少陵之遺興而作也卷九凡八十首為古樂府小體門有史斷於比興者卷十凡六十七首則雜纂也然吳復雖編次付梓而注則闕如清乾隆中諸暨樓卜瀍字西濱以先生之詩屬辭則三墳金玉選聲則五典笙簧第辭無漢儒不辨句讀聲非制氏孰議困窮源竟委逐首加注使讀者披卷了然其功較吳復之編次尤稱勤且難矣

鐵厓咏史註八卷 清光緒十四年刊鐵厓詩三種本

元諸暨楊維楨撰，清同邑樓卜瀍字西濱編註。共八卷，皆咏史之作。其卷一目錄曰單父侯、盧中人、兆雖雄、楚國兩賢婦、大良造、三鄙子、天下士、傳舍吏、夷門子、慈雞田、觀津客、文信侯、廁中鼠、樊將軍、臟嘉平杯、羨詞、漂母詞、田橫客、高陽徒、陸大中、走狗、謹赤松詞，共二十二首，卷七三十七首，卷八三十三首，題之性質亦多類此。按楊鐵厓詠史詩編自其門人顧亮人稿，鐵史樓氏求顧編不可得，蓋書缺有間。前明萬曆中

陳公止淵爲刊古樂府行世，強半皆詠史詩，爲吳復所編鐵厓樂府所不載。樓既註吳編付梓，因刪去已見者，另錄咏史詩加之箋註，都爲一集，名曰鐵厓咏史註。考所爲註，一以本事爲主，不及訓詁。如慈田註云：列女傳秦攻魏，破之，殺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曰：得公子者賜千鎰，匿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告以令語。乳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不爲也。遂抱公子逃於澤中云云。他註亦皆類此，甚有多至數千言者。夫

楊氏原作多有題無序，若臟嘉平、眞仙、謹東關、閭大司徒、兩傀公之類，使無樓氏之注，即博雅之士不加考索，亦無由知其何所指也。

鐵厓逸編註八卷　清光緒十四年刊鐵厓詩三種本

元諸暨楊維楨撰、清同邑樓卜瀍字西濱輯註。按樓氏既註鐵厓樂詩、又編咏史詩八卷、亦為之註、復以先生之詩據自序有瓊臺曲洞庭雜咏五十卷、據宋濟溪墓志則又有平鳴雲間社上諸集、通數十卷、先生之詩如是其多、而傳者不及其半、於是立志搜輯、除錄散見於各選家者外、又採有復古集鐵笛詩鐵龍詩、鐵厓集東維子集草元閣後集等、共得詩二百餘首、釐為八卷、倣樂府咏史例、逐首亦為之註、鐵崖得此可無憾矣、此編末附同邑葛氏編輯鐵厓全集跋語十三則、據攟所知楊氏著述、有鐵厓古樂府十卷、為毛氏汲古閣本、咏史古樂府八卷、為華亭陳繼儒校復古集六卷、先生門人章函文編、四庫已著錄、古樂府補六卷、為汲古閣本、鈔本詩集以十千排卷、不知出自何人所編、詩集補遺二卷、上卷雜採諸本、下卷全出江南庫五照鈔本先生詩真膺雜糅、東維子集三十卷、明萬曆中王命刻本、鐵厓文集五卷、明萬曆間同里陳宗甫刻本、文集全錄一帙、明人鈔本、麗則餘音四卷、汲古閣重刻本、賦二卷、舊鈔本、史義拾遺二卷、明嘉靖中刊本、文集補遺二卷、刊本本詳、惜全集未成、葛氏齎志以沒、而其所云各書、未審尚能盡在人間否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遼文存六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清繆荃孫輯。荃孫字筱珊，江陰人。其遼文存六卷，一詩，二詔令冊文，三策問文表奏疏銘，四記，五序書墓志，六塔記幢記雜著。其輯此書，動機緣讀著琴六文集，知昭文張氏月霄曾輯金文，心儀久之。嗣南海譚叔裕以伍刻金文最百二十卷見貽，即張氏所輯者。翻閱累日，如獲瓌寶。第見近世新出土碑記，尚多出於文最之外者，為補錄百數十篇，叔裕允寄伍氏附刻文最之後。繆氏繼思契丹開國，久於完顏，文教之彰，使命之美，亦與金源彷彿，因采金文見有遼文，亦並甄錄。惟遼時書禁甚嚴，不準傳於鄰境，今遼人遺書止存龍龕手鑑、焚椒錄、命總括三種，而焚椒錄尚有因與契丹國志不合，言其偽者。材料極鮮，所憑藉者以金石文字為多，晨鈔暝寫，單詞片語，靡不搜采，共得詩文二百餘篇，釐為六卷。遼時文學之士如蕭罕嘉努、李澣、王鼎、馬得臣、耶律孟簡、王鑒、李檢、耶律純，皆得其一二吉光片語。至塔記幢記有古雅者，有村俗者，凡可釋文，均與編入，搜輯之功，確有足稱。然較之王仁俊所輯之遼文粹，似有未備，但繩之後來居上之義，尤宜當思繆氏創始之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鐘鼎篆韻七卷 商務印書館景明夫抄本

元楊鉤撰。鉤，臨江人，字信文，事蹟無考。其鐘鼎篆韻，乃參訂古篆，博采金石奇古之蹟，將夏商周彝器之文字，悉行錄出，依唐韻編輯而成者。考其所采彝器，曰鼎、曰尊、曰彝、曰舟、曰卣、曰壺、曰觳、曰觚、曰斗、曰壚、曰釜、曰敦、曰簠、曰簋、曰豆、曰甗、曰鬲、曰盉、曰盦、曰甕、曰匜、曰洗、曰鐘、曰磬、曰盤、曰登、曰秦權、曰秦斤、曰秦度、曰秦量、曰漢谷口銅甬、曰琱戈、曰熙之戟、曰王氏鍑、曰平周鉦、曰玉琥，上列諸品，共采器數三百有八，依四聲為字，總四千一百六十有五，計上平九百五十有七，下平六百八十有二，上聲一千一百單一，去聲七百七十有七，入聲六百四十有八。又計內有象形字一百二十，假借字四十有三，奇字四十有二，合字二十有五，會意字一十有二，字有偏旁可考而無訓讀者四，字畫簡古文理可考者六十有八，字畫奇古未可訓釋者一百二十有六。此外又采經書碑銘印章八十有三種，為字總六百七十有二，計上平一百有一，下平六十有四，上聲一百有二，去聲一百四十有三，入聲二百六十有二。每韻每字皆以楷字為綱，下列各彝器中之篆字，逐字注明出於某器，奇字一百二十有六，未容訓釋，故無聲韻以資容納，削而不錄，又恐泯沒無傳，於是摹其字形，注明某器，附於卷末，以俟好古博識者之考訂。其書在文字學中，實一宏著也。首有馮子振、熊朋來各一序，馮序作於延祐甲寅，熊序未書年月。

校正元聖親征錄一卷 繆氏藝風堂鈔本

清何秋濤校。秋濤字願船，光澤人，道光進士，官刑部主事，懋勤殿行走。於經史小學靡不精研，尤長於輿地，有朔方備乘、一鐙精舍甲部稾、北徼彙編、周書王會篇箋釋、篆隸源流等書。按元聖武親征錄，四庫已著錄，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紀甲子，迄於辛丑，凡四年，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譌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云云。考此書傳本，除四庫外，據平定張穆云，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為錢竹汀藏本，輾轉鈔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乃鈔存徐本，而翁校之然如捫蘚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讀者多不終卷而止。惟光澤何願船先生獨為其難，取而校之，嘗自言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其始就原本題記行間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稿草，鉛黃錯雜，乃十得其六七，而猶誇胥得以正其校正之法，為原文皆頂格，校文皆低一格。有篇中首則原文頂格云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其校低一格云，秋濤案，亦作也速該，可汗，亦作葉速該拔都，元秘史作也速該把阿秃兒，即拔都也。計其所校約四五百事，例皆如是。蓋此書非但校正字句之錯訛，且亦補正事實，名曰校正元聖祖親征錄，實則即元聖親征錄之校注也。

元朝祕史注十五卷 清光緒丙申刊本

清李文田注。文田廣東順德人，字仲約，號芍農，咸豐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其學出於鄭夾漈、王深寧，金元故實，西北水地，旁及醫方、壬遁、形家言，靡不精綜。有宗伯詩文集。與元朝祕史十五卷，為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殘元槧本分卷不同。陽城張敦仁本從元槧足本影出作十卷，又續二卷。按祕史有聲音而無訓詁，蓋元初本取輝和爾字以達國言，是書成自至元後，輾轉繙譯，雖條理秩然，而名稱尚滋轇轕，蓋以荒荒穹漢草昧初闢，事既不經，詞近鄙俚，加以部居錯雜，族屬糾紛，不加注釋，勢難瞭然。順德李仲約精於滿蒙漢三合音之例，取連筠簃本為主，參以元槧本，記其異同，博綜稗乘，旁摭金石，而聲通之，以為之注。沈惟賢跋云：讀是注於是客列亦惕之為怯列歹，則克烈怯里之異聞析矣。撒里畏兀之為撒麻耳干，則尋思虔邪迷思干之轉語明矣。至如不兒罕發祥之區，巴勒諸督家之域，畏兀唐兀字近而易歧，巴兒忽真名同而實異，鈎心針棘之中，縣解希夷之表，辨方定位，碻乎不易，以之訂證元史，貫通邱長春、劉郁之記，無不迎刃以解者，斯真不朽盛業云云。其於先書可謂推崇備至，實則其註亦未能盡是，讀秀水高寶銓元祕史李注補正可以知矣。

元秘史李注補正十五卷 清光緒壬寅刊本

清高寶銓注、寶銓秀水人、按元史極行疏舛、而以太祖本紀為尤甚、元秘史十五卷、於太祖太宗兩朝事跡、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句俚鄙、未經詞人譯潤、良爲可惜、順德李仲約侍郎精於滿蒙語音、固有元朝秘史注之作、其中訛誤、用得訂證、然與秀水高寶銓先生之意多有未合、高先生爰就全書凡李注與己意無異者、悉行刪去、其李注與己意不合、與夫原文應注而李公未注者、另為元秘史李註補正十五卷、蓋顧氏左傳杜注補正之例也、書中正李注者約十之四五、補李注不及者約十之五六、其補李注所不及者、如卷四第一則原文云、路從泰亦赤兀惕處經過、註云銓案泰亦赤兀惕處即豁兒豁納地面也、第三則原文云巴牙兀、注云即伯牙兀對音、其正李注者、如卷八第一則原文云、太祖處有恩的上頭、注云原注王罕處告即位有功、銓案一使之勞、似不足言恩、又卷十五末則原文云、大聚會著、注云原注定宗紀會諸王百官於達蘭達葩之地、似即此事、銓案達蘭達葩、今寧夏府中衛縣地、此自在客魯漣河、且彼在甲辰年、此自在庚子年也、稽其所注、大體固極精詳、然有時未免失之瑣屑、且以臆斷者甚多、未能悉有依據、亦一小疵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朝祕史十卷續集二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刊本

清葉德輝校刊。德輝，湘潭人，字煥彬，一字漁水，別號郋園，卒於民國十六年。有觀古堂所著書一二集、雙楳景闇叢書行世。按元朝祕史舊有靈石楊氏連筠簃叢書本，係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錄出，分十五卷。此本為葉氏友人馬君進遠以百金搜得，為正集十卷續集二卷，合之得十二卷，係從元人舊鈔本影寫。葉氏謂此乃原本，若連筠簃之十五卷本，蓋以意分也。考此本與楊刻迥然不同，卷首標題下分注二行，左為忙豁侖紐察五字，右為脫察安三字，猶存撰書名銜。楊刻全脫，則不知書為何人所撰矣。又如此本每段由原有語言譯成文字，再由文字譯成文句，例如原有語言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兒迭額列騰格理，額扯札牙阿兒脫列先字兒帖赤那，旁以小字譯成吉思曰名，合罕納曰皇帝的，忽札兒迭曰根源，迭額列曰上，騰格理曰天，札牙阿兒曰有命的，脫列先曰生了的，字兒帖曰蒼色，赤那曰狼，末復譯成文句云，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箇蒼色的狼。全書譯字譯文皆若此。考楊刻本於末段直譯成之文句，雖無節落竄而無原有之語言與譯字，未免失之簡略，殆大典本如此，咎不在楊也。實則語言字史相輔而成，革創潤色，義各有當。就史裁論，但譯文即可供編撰之資，以譯書論，不列原有語言，安知譯成之文句不有出入，故此本之可貴，在其有原有語言與旁譯之小字，不僅在分卷不同及有撰人名姓已也。世如有通人能遵此本原有語言，糾正原譯之謬誤而重譯之，其有補於元史功更偉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朝征緬錄一卷 守山閣叢書本

佚名撰。清錢熙祚校。熙祚，金山人，字雪枝，一字錫之，敘選通判，刊守山閣叢書及海珠叢書，別錄素問靈樞凡數百種，世稱善本。按元朝征緬錄與招捕總錄二種，皆歸安嚴修能元照手繕本，首闕作者姓名，著錄家未有及者。惟研經室外集題曰皇元征緬錄，蓋以卷首云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緬不至，十四年春緬人犯邊，偏將忽都、土官信苴日擊大敗之，十月行省遣納速剌丁破其三百餘砦，二十年破江頭城云云，故以征緬錄題之也。錢氏以元史校之，相吾荅兒之破江頭城，世祖紀、也罕的斤傳並云至元二十一年正月，而此在[illegible]年十一月，以緬傳及胡粹中續緬證之，當以此為準。彼此據其奏捷之日也。阿散哥也之廢立、闊闊等之興師，緬傳並在大德四年，據此錄則以三年廢立，有納速剌上言可證。按阿散哥也殺主擅立，又通新王之母等事，緬傳於大德二年後寥寥數行，殊未明晰。此錄記之獨詳，大有裨於正史。惟錢氏所校但於跋中述其概略，而未能逐條註於錄中，殊為美中不足也。

名臣經世輯要三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抄本

元李好文輯。好文東明人，字惟中，至治進士，除太常博士，纂成太常集禮五卷，至正中皇太子入學，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乃摘諸經要畧，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倣大學衍義之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以為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為大寶錄、大寶龜鑑，皆錄以進。其名臣經世輯要，皆由宋史中擇賢相之有功宗室者，錄其嘉言懿行，其意蓋以帝王之興，雖有天命，然賢臣佐理之功，亦不可少。有宋一代，姦宄莫測者，固難指數，而其間削平禍亂，使天子坐致太平者，實大有人在，即南宋之際，版圖半陷，而猶享國百有餘年，非賢臣翼贊，烏能若此。是以特當時名臣，輯其行事，加以評語，使後世觀其氣節，知所興起。惟所輯皆無出典，評語載於書眉，亦多腐舊，其用意雖善，但讀宋史皆能知之，實無需乎此編也。

成都氏族譜 適園叢書本

元費著撰。著華陽人，第進士，授國子助教，居母喪，哀毀骨立，歷漢中廉訪使，調重慶，明玉珍攻城，遁居犍為而卒。有歲華紀麗譜、述成都風物之勝，其成都氏族譜一書，所收氏族曰吳氏、范氏、郭氏、李氏、張氏、宋氏、句氏、常氏、房氏、呂氏、杜氏、宇文氏、北劉氏、南劉氏、北郭氏、楊氏、城南郭氏、施氏、楊氏、郫縣何氏、王氏、郎中氏、詹氏、張氏、王氏、楊氏、張氏、文氏、新繁彭氏、周氏、雙流宋氏、鄧氏、張氏、張氏、郭氏、梁氏、李氏、廣都費氏、馬氏、張氏、溫江文氏、袁氏、蹇氏、新都沈氏，篇中所記詳悉，不苟次第，以起家先後而見之，編輯有法，當之無愧。據吳興張鈞衡跋云，皆自全蜀藝文志鈔出，然篇中實未注出典也。其為此編之動機，因晉常璩嘗記蜀大姓，成都但有柳、杜、張、趙、郭、楊，朱郫但有何、羅、郭，繁但有張，新都但有楊、董、汝、鄭，他皆不著，爰為此編，一則可補其缺，且可表自宋以來成都世系之盛。按三代以前，姓與氏分，三代以後，姓與氏合，六朝矜尚門第，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進士科，士皆授

牒就試無流品之分，而唐世猶尚氏族，奉敕第其甲乙。唐書有宰相世系表，敦煌新出有唐氏族殘卷，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歷舉大姓族強鉅室，能與國家兩相維繫。成都元明之末，殺戮最重，存者亦散之四方，惟賴費氏是書，尚可考查，否則一無可徵矣。

都城紀勝一卷 楝亭十二種本

元虞集撰。題曰灌園耐得翁集。仁壽人，字伯生，號道園，隨父居崇仁。三歲知讀書，從吳澄游。大德初以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文宗朝累遷奎章閣侍書學士，纂修經世大典。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其都城紀勝一卷，共分十四目，一市井，二諸行，三酒肆，四食店，五茶坊，六四司六局，七瓦舍眾伎，八社會，九園苑，十舟船，十一鋪席，十二坊院，十三閑人，十四三教外地。書中所紀蓋南京都城勝況也，宋自高宗駐蹕於杭，而

杭地山水明秀，視汴之勝，可過十倍，因記其實，殆與洛陽名園記同一意焉。其體例凡圖經志書所載者，胥不重舉，其諸行一篇，言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其時有不當行而借名曰行，如酒行、食飯行是，又有名為團者，如花團、青果團、柑子團是，其他工伎之人或名為作，如篦刀作、腰帶作是，又有異名者，如七寶謂之骨董行，浴堂謂之香水行，是當時市肆貽譽者，有皁兒水、甘豆湯、戈家蜜棗、光家羹之類，酒肆一篇，記酒店名稱極詳，酒家事物門設紅杈子、緋

綠簾貼金紅紗、酒閣名為廳院、若樓上則又或名為山一山二山三之類、食店茶坊二篇所記尤多奇特、亂舍衆使為土庶放蕩之所、亦為子弟流連墮落之地、總覩全書所記、皆偏於其時社會情形、雖名曰都城紀勝、實與山水風景、風馬牛不相及也、

漢唐事箋前集十二卷後集八卷 道光二年刊本

元朱禮撰、禮事跡無考、編首題曰進士盱黎朱禮德嘉著、按此編有元至正元年盱江謝升孫子順序、是朱禮之科名、自在元至正以前也、其書前集曰漢目為宰相、三公、臺諫、太司農、國史、經筵、官制、爵祿、封侯、食邑、流品、納諫、節儉、用人、重賞、救災、政令、文武、集議、儲貳、朝儀、禮樂、郊祀、鄉評、限年、辟除、遷轉、薦舉、考課、決獄、屯田、馬政、盜賊、水利、邊防、選將、儒將、賦兵、士兵、京師兵、兵權、兵法、兵器、獸地、奉使、遣使、役法、內外久任、奏廕、雜流、隱逸、學校、經籍、科目、賢良、士風、養材、氣節、勵俗、朋黨、豪傑、黃老、君德、規摹、慕古、恤刑、順時、監司、郡守、縣令、上計、漕運、常平、鹽鐵、錢幣、租賦、酒酤、田制、勸農、風俗、贓吏、復除、館閣、翰苑、服色、中興、宗廟、曆數、災異、祈禜、告老、鬻爵、宗室、宦官、後集曰唐目為宰相、六尚書、吏部、戶部、臺諫、學官、階勳、封爵、考功、內外官、方鎮、郡守、縣令、選舉、進當貢舉、任子、口分世業、寬狹鄉、租庸調、府兵、內外兵、禁兵、邊防、戶口、役東南財賦、凡漢唐沿革廢置損益更張有關治體者罔不

領綱提、並包囊括、溯流尋源、隨箋註、一字一句、悉有
依據、誠一有關治術、有益史學之要籍、阮元謂其書
論二類漢之事、往往有微言精義、可補顏李二家注
義之所未及、李唐典制、但取新書、不取舊書、蓋新書
紀傳不及舊書之詳、表制則新書詳瞻、舊書太甚、大
經大法、以表志為則、并不用舊書也、於此編備極推
崇、乃四庫書目竟未著錄、當為採訪者之偶佚、決非
已採而又擯之也、

大元官制雜記一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元佚名撰、清文廷式輯、廷式萍鄉人、字芸閣、號道希、
自號純常子、光緒庚寅進士、授編修、德宗趙授侍
讀學士、以勸后變法褫職、戊戌後流徙江湖以死、按
大元官制、原在元經世大典治典中、道希學士、從永
樂大典鈔出、名曰大元官制雜記、其官一、按察司官、
二肅政廉訪司、三行大司農司、四巡行勸農司、五都
水庸田使司、六修內司、以上為鈔自永樂大典一千
一百十八卷、七永福營繕司、八繕工司、九廣誼司、十
翊正司、以上為鈔自永樂大典一千一百十九卷、考
諸元史百官志於元官制、言之頗詳、此輯本似無重
要、然此本之行大司農司、為至元三十年塞因囊家
台燕公楠請於江南立行司農司、以究豪家隱藏田租、
設官十一員、於揚州置司、領十道、元貞元年以究隱
藏不多、無濟於事、會減併官府、遂稟罷之、又巡行勸
農司為世祖皇帝即位十餘年、以為既定中原、當以
農桑為急務、於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又依按察司例、
設四道巡行勸農司、每道官二員、後增至四員、二十

二年、併勸農官入按察司、二十三年復以中原之地分六道、為勸農司三十七年復議罷農司、併入按察司、皆為元史百官志之所無者、更如都水庸田使司以大德五年、有臣言浙西宋時有溝洫之制、潦則決太湖水入海、旱則通海潮灌田、乃立都水庸田司治其事、期年無效七年乃罷泰定二年復立天歷元年復以無效罷此雜記敘述極為詳、亦元史所畧而不書者、是則此區區一卷其有補於正史者、固良多也、

大元馬政記二卷 廣倉學窘叢書本

元佚名撰清文廷式校、廷式萍鄉人、字芸閣、號道希、純常子、光緒庚寅進士、授編修、官侍讀學士、駢體文詞意境極高、按此卷為光緒丁亥十月、文氏從繆筱珊編修處轉鈔蓋徐星伯錄出之也、考元朝牧馬之地、東越耽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及雲南、凡十有四所、又大都上都以及玉你伯牙折連怯呆兒地周迴萬里、無非監牧之野、在朝置太僕寺、典御馬及供宗廟山陵祭祀之役、此編備書元季歷朝馬政、極為詳盡、其時馬政、大抵分和買馬、刷馬、抽分羊馬、所謂抽分羊馬者、民間家有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馬牝羊一頭入官、牝馬牝牛牝羊及十頭、亦取牝馬牝羊牝牛一頭入官、若有隱漏者、盡行沒官、和買馬之制、為太宗十年、定制舊戶二百一十七戶四分著馬一疋、新戶四百三十四戶八分著馬一疋、舊戶一百六十九戶二分著牛一頭、新三百三十八戶四分著牛一頭、刷馬者世宗至元二十四年、聖旨楊總統奏漢地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有馬者已行拘刷、江南

者未刷僧道生寺觀中何用馬令楊總統與差去官一同拘刷交付江淮省送鎮南王位下以其數聞隱藏者有罪云云按刷馬亦曰拘括大凡和買拘括之制皆為遇有征伐及邊圉之馬以應倉卒之用非常制也卷末柯劭忞氏識元典章馬政殊簡畧得此以卷補之真一快事是此區區馬政有關元之典制非細事也

大元倉庫記一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元佚名撰清萍鄉文廷式學士從永樂大典中鈔出原在元經世大典工典中倉庫目按元朝倉庫之制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甘州有倉鹽茶局所以供億京師賑恤黎元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編中首敘在京諸倉共十九所每倉皆述倉若干間貯糧數若干石簷柱之大小若何簷長若何建於某年每十間用標若干椽若干板瓦若干瓶若干以至石麻灰刀煤子石礎釘鍋之類莫不詳記於篇是不惟可窺其時倉庫之概況即建築之工料亦可見其大凡也次敘通州諸倉共十三所河西務諸倉共十四所再次敘上都諸倉共三所於倉正廒若干間柱高若干丈深若干丈記之尤詳依次敘宣德府御河倉各路倉總計元之各路有廒倉一千五百二十間述各路倉之後即錄元季大臣對於倉庫所上之奏議及各帝關於倉庫之諭旨大抵元自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常平倉其法乃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

價糴之，於是八年以和糴糧及諸河倉所撥糧貯焉，倉庫之官，視其錢穀之多寡，地理之遠近，而為減資陞轉之法，篇中所記亦極清晰，惟稽首小序元之倉庫尚有鹽茶二種，此卷乃未言及，或其由於永樂大典未行盡收，抑已收而文氏未輯，則非所知矣。又倉庫官、庫鈔、回治典錢穀官，以與倉庫有關，故合為一篇。

大元氈罽工物記　廣倉學宭叢書本

元佚名撰，清萍鄉文廷式學士從永樂大典中鈔出。按氈罽在元之用，或以蒙車，或以籍地，總之舖設障蔽，莫不用之，故元諸司寺監歲有定制，以給用焉。氈罽之工，有御用雜用之分，篇中所記，皆歷年某殿某處需用氈罽，命某人議闊狹尺寸，命某人監造，用原料若干，茲舉一以例其他，如泰定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尚監官八里顏奉旨織八剌皇后禾失房帶圭廊，咸新其氈所用物，令省部速給與之，於是氈布諸物，關工部應付送覆實司比料，九月二十四日造畢，赴中尚監資成庫送納，成造朊羅氈一十扇，各長三十尺，闊二十尺，入內樂白氈一個半，入白礬氈四個，無礬白氈三個，雀白氈三個半，青紅芽氈二十八個，各長一丈二尺，闊四尺半，內紅氈一十個，染青氈四個，白韈氈三個，白氈胎一個，用物羔秋青白羊毛五千一百七十斤八兩，黃蠟四十五斤九兩，白礬一百四十五斤，寒水石二百五十九斤，白芨一百十六斤三兩，黑木炭三百四十三斤，茜根二百四十三斤，澱

四百一十斤、醋八斗七升、硬柴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斤、全書二十餘則、皆若此、讀之似極無謂、然於其時甎瓦之名稱制度及製造之原料、記之可稱詳盡、與文氏從永樂大典所鈔畫塑一門、均足窺當時工藝之大畧、固未可以讀之無謂、而小之也、

元刑法志四卷　清光緒法律館排印本

明侯恪修補。恪商邱人、字若木、一字若樸、與兄恂同登萬曆進士、除編修、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命修神宗光宗二朝實錄、當三案議起、言論沸騰、恪據事直書不少假借、魏忠賢斥為東林黨、削籍歸、其所修補之元刑法志、凡四卷、目錄曰衛禁、曰職制、曰祭令、曰學規、曰軍律、曰戶婚、曰食貨、曰大惡、曰姦非、曰盜賊、曰詐偽、曰訴訟、曰鬭毆、曰殺傷、曰禁令、曰雜犯、曰捕亡、曰恤刑、曰平反、按元興、初無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體理混一、由是簡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書成號曰大元通制、此編按其實條列而次第之、其名例曰五刑、五服、十惡、八議、贖刑、五刑、一曰笞刑、二曰杖刑、三曰徒刑、四曰流刑、五曰死刑、五服曰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十惡曰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内亂、八議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

議功、議貴、議勤、議賓、至衛禁、職制、及平反十九目、則各紀其若干禁令、應以某刑懲之、其五刑之制、笞刑凡五、下至五十七、杖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其徒刑年數與杖數相附麗、為加減、如應杖六十七者徒一年、應杖七十七者徒一年半、至三年為止、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凌遲處死、編中所記極有條理、較元史刑法志、殊遠勝之、

元史類編四十卷　清乾隆乙卯刊本

清邵遠平撰、遠平仁和人、字呂璜、號戒三、康熙進士、官光祿少卿、召試鴻博、授侍讀、官少詹事、有史學辨誤、戒三文存、戒庵詩集等書、戒三之高祖名經邦、明嘉靖時郎官、嘗取唐宋諸史、删為宏簡錄、惟元史不敢議、戒三嘗考明修元史、剋期告竣、故多牴牾、乃芟其蕪穢、理其棼亂、成元史類編四十卷、其總目卷一曰世紀、卷二至卷十曰天王、卷十一至卷十六曰宰輔、卷十七至卷二十曰功臣、卷二十一卷二十二曰侍從、卷二十三卷二十四曰臺諫、卷二十五曰直諫、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曰庶官、卷二十九曰皇后、曰公主、卷三十曰系屬、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四曰儒學、卷三十五卷三十六曰文翰、卷三十七卷三十八曰旌德、卷三十九曰旌德、曰列女、卷四十曰旌德補遺、考元史成書為期過促、故多紕繆、如列傳第一百二十卷既載速不台、而一百二十二卷又作雪不台、第一百三十一卷既載完者都、而一百三十三卷又作完者拔都、第一百五十卷既載石抹也先、而一百

五十二卷又作抹石阿辛、第一百三十卷直兒傳
既載從子忽刺出、後人有忽刺出傳、第一百三十二
卷杭忽思傳既載其子阿塔赤、後又有阿答赤傳、音
字雖殊、家世事跡分明無兩、有既立傳而重見他傳
者、此編悉加更正、又準兩漢故事、凡元朝興章及續
通鑑綱目、紀事本末、元文類等書所有詔令誥册之
文、與夫諸帝嘉言善行、無不收載於中、史以古史以
事分見各志、故本紀可畧、茲不用表志、凡天文地理、
禮律制度、皆按年入紀、舊史於儒學所載寥寥數行、
蹤略特甚、此編搜其生平著作、盡為編入、而又補熊
禾以下十八[illegible]人[illegible]流諸史者無本
備具其書於正史之外、間採羣書、或補其闕畧、或辨
其異同、仿大唐六典杜氏例、並用夾小注、不加臆斷、
是皆其權衡至當、頗具匠心者、

補遼金元藝文志 浙江刊本
清倪燦撰、燦錢塘人、占籍上元、字闇公、康熙舉人、已
未舉鴻博、授檢討、以海雅著名、與修明史、所為藝文
志序、窮溯源流、與姜宸英刑法志、並稱傑作、書法詩
格亦冠絕一時、有雁園集、所補遼金元藝文志、計經
部易類一百六家、書類四十七家、詩類二十七家、春
秋類六十六家、三禮類四十四家、禮樂書二十七家、
孝經類十七家、論語類十三家、孟子類十一家、經解
類九十五家、小學類四十九家、史部國史類二十家、
正史類九家、編年類二十二家、雜史類二十四家、霸
類三家、史學類十九家、史鈔類七家、故事類二十家、
職官類十家、食貨類十五家、儀注類十六家、政刑類
十七家、傳記類三十一家、地理類六十九家、譜牒類
十一家、簿錄類一家、子部儒家類八十六家、雜家類
十九家、農家類九家、小說家類二十五家、兵家類廿
四家、天文類二家、歷數類十家、五行類十八家、雜藝
類十六家、類書類二十一家、道家類二十一家、釋家
類二十二家、集部制誥類二家、表奏類廿家、騷賦類

五家、別集類四百七十六家、詞曲類二十九家、總集類五十四家、文史類二十三家、制舉類七家。按海寧諸生張錦雲字繼才有元史藝文志補，盧文弨云此編實兼採之，惟此書於作者有詳其里居者，而有不詳者，頗不一致，又間有簡略註其書之內容者，但不及全書十之一二，似尚不如概不為註之為得，且皆不詳出典，實為大病。且篇首無序無例，實無由知其著述體制耳。

類林雜說十五卷 嘉業堂叢書本

金王朋壽撰。朋壽字魯叟，平陽人。有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十五卷，為本唐于立政類林作也。于氏類林，僅見於唐藝文志、崇文總目、中興書目，並為十卷，而其書久佚，四庫故未著錄，然王氏是編，猶可逆其崖略焉。按于氏書為十卷，此則廣為十五卷。于氏書為門五十，此則廣為一百。卷一曰孝行、孝感、孝悌、孝友、禮賢五門，卷二曰勸學、勤學、志節、高士、廉儉、儒行六門，卷三曰敦信、烈直、忠諫、納諫、拒諫、聖明、行果七門，卷四曰權智、斷獄、清吏、酷吏、聰慧、恭敬六門，卷五曰機巧、辨捷、隱逸、方術、相徵、仁友、友人七門，卷六曰貞潔、賢女、女禍、醫藥、卜筮、占夢、異讖識、烈女八門，卷七曰文章、感應、報恩、報怨、嗜酒五門，卷八曰別味、豪富、貧窶、貴達、攻書五門，卷九曰善射、音樂、歌舞、壯勇、美婦人、美丈夫五門，卷十曰醜夫人、醜丈夫、長人、短人、肥瘦、怪異、祥瑞、謠讖八門，卷十一曰天文、歲時、佛教、道教、神仙上五門，卷十二曰神仙下、女仙、鬼神上、鬼神下四門，卷十三曰婚姻、死喪、牀席、扇枕、舟車、燈燭、冠

饌、酒食、羹肉、奴婢、四夷十一門、卷十四曰經典、史傳、
書字、講說、筆墨、硯紙、金銀、珠玉、錢絹、錦繡、印綬、都邑、
城郭、宮殿、樓臺十二門、卷十五曰堂宅、門牆、園圃、道
塗、市井、果實、花竹、木植、禽獸、蟲魚、六門、共為百門、皆
逐篇裨之以贊、王氏自序曰、較之舊書、多至三倍、茲
考其內容若人君之聖智聰明、臣子之忠貞節義、父
子兄弟之孝慈友愛、將相之權謀大體、卿士之康潔
果斷、隱遁之潛德幽光、文章之麗藻清新、日星之行
度、山海之靈潤、草木之奇秀、蠻夷之碩猾、無不槩舉、

誠昔人所謂百貨聚處也、惟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每類所引人物、有再見三見者、如權智篇既有曹操、
又有曹瞞、陳平且三見、醫藥編既有郭王、又有郭太
醫、文章篇既有劉安、又有淮南王、攻書篇既有王右軍、
軍、又有王羲之、凡若是、皆當合而為一者、其所歸之
類、亦間有未安、如許劭有知人之鑒、非善相人、而入
相徵、孫叔敖埋蛇、當入感應、而入祥瑞、皆是也、書中
所采多宋以前舊籍、故錢遵王、毛子晉、黃蕘圃、張月
皆珍異之、嘉業堂劉氏從書估段鏡軒處得舊鈔本、

因付諸梓、末有黃蕘圃跋、於此書傳本述之頗詳、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五十九卷 明永樂刊本

元王幼學纂、明陳濟訂。幼學，望江人，字行卿，幼被掠至河南，為陳氏養子，博覽經史，宗程朱之學。至元間年六十，始歸，躬耕慈湖之坂，與學者講道不輟，人稱慈湖先生。陳濟，武進人，字伯載，博學強記，六經子史無不究竟。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為都總裁，書成，授右春坊右贊善，居職十五年而卒，有書傳補、元史舉要、思齋集等書。按資治通鑑全書二百九十四卷，惟胡三省註優於諸家，第篇帙浩繁，人不易致，故學者多讀朱子綱目，奈其中有假字古文，有援引幽遠，讀者每困不能會其指要。王行卿氏爰將其書中典故與疑難字句，細繙經傳群書，采剌儒先彙說，如山河形勢、動植飛潛、南北方言、荒裔殊俗，志行旁搜，加以註釋。經始於大德己亥，迄於延祐戊午，積二十年，凡七易稿而書成。以其會蕞叢集，頗可省覽，因題之曰通鑑綱目集覽，頗盛行於世。明武進陳伯載以其書草率欠精，繆戾甚多，有誤初學，攸關非淺，爰擇注中之少有未當者，采用他書加以考正。又其

書中多有標舉字句而無注者，亦為逐一考補。據陳氏自叙曰：用力三十年，久而成編，自以擴前人之短，非謹厚者之所為，藏諸篋中，不以示人。且以當釋而未釋者尚多，甚欲別為一書，通載詳註，惟力衰目昏，不能著筆，是以未果云云。雖篇中某條為陳氏訂正，某條為陳氏考補，皆未標出，不無遺憾。

羣書類編故事二十四卷 商務印書館影印元刊本

元王罃編集。罃四明人，事跡無考。所編羣書類編故事，共二十四卷。卷一曰天文類，卷二曰時令類，卷三曰地理類，卷四曰人物類，卷五曰仕進類，卷六至卷九曰人類，卷十至卷十二曰仙佛類，卷十三曰民業類，卷十四曰技藝類，卷十五曰文學類，卷十六曰性行類，卷十七十八曰人事類，卷十九曰宮室類，卷二十曰器用類，卷二十一曰冠服類，卷二十二曰飲食類，卷二十三曰花木類，卷二十四曰鳥獸類。其書逐

段皆由古籍摘鈔而出，並以怪誕為旨。如地理類所鈔凡三十則，其目曰鑿渾沌氏、章亥步極、緱山笙鶴、誤墜大穴、巨鰲戴山、愚公移山、蓬萊風阻、醒酒石、三石見夢、石屏風、飄海船、舟遇海鰍、子胥揚波、辨胥濤之妄、錢王射潮、浙江潮聲、渭水天星、城陷為湖、無支祁神、馮夷河伯、娶婦、燃犀照水、蜃精水害、龍現夢心、存識泉味變甘、漱石枕流、飲貪泉、建華清宮、檀塞陂塘。若此等類，不惟不足以言地理，且多神話故事，其他各類亦莫不如是。此書驟視其名，若

為有關典制之類書，細察其內容，實一趣談類編而已。且書中分類居多未當，即以漱石枕流、河伯娶婦等置諸地理，已可推想其他。惟其所採書籍，確尚繁博，以云羣書，當之無愧。又逐條皆載出典，亦合著述之法。以之視為說部，作茶怪解頤之資，未始非一佳著。如云分類，則又不免貽笑大方矣。

羣書通要七十三卷（商務印書館景印元至正本）

元佚名撰、卷首有大德己亥南王淵濟序、惜字多脫落、其大致云淵濟於蒙翁生後二十年、蒙翁愛引為忘年交、凡言語文字、間有可（以下脫二字）為評品者、無不指論、（以下脫四字）曰留方寸地、適有攜江右嘿齋于君之緘、以詩格（以下脫二字）與偕、披而視之、立意甚新、但惜其擇未精、採未廣耳、翁慨然欲成其美、於是旁搜博採、增至數十卷、凡詩家之一字一意、可以入格者、悉羅致之、視初本殆將十倍焉云云、是此書之撰者、乃蒙翁增廣他人之稿也、然蒙翁之姓名里居、實無可考、其書共分十集、計甲集曰天文門、節序門、地理門、乙集曰人倫門、人物門、仙佛門、人品門、藝術門、技巧門、僕賤門、養生門、喪事門、丙集曰人事門、丁集曰文物門、珍寶門、樂器門、器用門、衣冠門、枕席門、香火門、飲饌門、歌唱門、性行門、孝義門、戊集曰帝系門、朝制門、官制門、己集曰儒業門、禁達門、仕進門、庚集曰百花門、草木門、菓實門、飛禽門、走獸門、鱗蟲門、譬喻門、辛壬癸三集、皆方輿勝覽、每門子目、多至數十類、每類皆列典數典故、博採舊籍、釋其來源、如天文門之日類、首一典故、為陽宗二字、採後漢書朱浮傳釋之云、日者衆陽之宗、君人之位、又有神母二字、採文選七發釋之云、流攬無窮、歸神日母、各門釋法、莫不如此、其性質與佩文韻府、及今之辭源、辭海、同一功用、其所異者、此以類分、彼以韻分、字分耳、

漁磯脞語一卷 民國排印本

元吳儻撰。民國十九年其二十四世孫吳保琳輯。吳儻，歙人，一名應時，字尚賢，號存初居士。忠厚積德，勤儉創業，不樂仕進，善詩文，嘗與祁門方秋崖岳、歙縣方虛谷回、休寧曹弘齋涇、歙縣薛雲崖景明，詩公名重一時。撰有仁義院金竺巖二碑，及詩文數百。清厲鶚宋詩紀事云：吳儻，歙人，著漁磯脞語。然世傳本大抵佚已久矣。民國十九年其二十四世孫吳保琳輯得其十數首，合為一卷，計其所輯文二篇，一曰葉居士施田碑，一曰金竺山重建保安寺碑，皆為輯自明吳公儼烈豐南人事考。詩十四首，一曰范蠡，二曰張翰，三曰陸龜蒙，四曰季札，五曰瑞香，六曰紅薔薇，七曰菊，八曰梅花，九曰早起，十曰春寒，十一曰雨後，十二曰聞蟬，十三曰病起，十四曰夏暑句。其前十三首亦輯自豐南人事考，末則為抄自方回桐江集及旦見於宋詩紀事者。保琳跋云：公詩文余初得之於宋詩紀事，繼得之於豐南人事考，不過寥寥十餘首而已。顏其名曰漁磯脞語輯，並屬久興翁錡畫校之。予近又有綠滋館稿集外文輯本，當董理而並刊。但此編詩文僅輯自南豐人事考及宋詩紀事，而並無輯自綠滋館稿集外文者，則此編或另有刊本，誠一疑問。至吳氏詩文之淩亂，究竟安在，以屬輯本為數無幾，實感無從考見，茲聊述其涯略如右。

松雪齋續集一卷 松雪齋全集本

元趙孟頫撰。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因賜第湖州，故為湖州人。至元間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仁宗即位，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卒贈魏公，謚文敏。著有尚書注、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四庫總目著錄其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提要稱楊載作孟頫行狀，稱所著有松雪齋詩集，不詳卷數。明萬曆間江元禧所編松雪齋集寥寥數篇，實非足

本。惟焦竑經籍志載孟頫集十卷，與此本目次相合，外集雜文十九首，亦他本所未載，蓋全帙也云云。考此續集一卷，計五言律詩一首，七言律詩四首，五言絕句一首，又題跋十三篇：一跋王右軍帖，二題東坡書醉翁亭記，三題右軍思想帖真跡，四定武蘭亭跋，五臨蘭亭跋，六題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跡，七臨樂毅論跋，八題王大令保母碑，九題李思訓蓬玉觀圖，十題顧愷之秋峰橫雲圖，十一題曹弗興海戍圖，十二題王摩詰松巖石室圖，十三題鄭慶圖，皆四庫所無者。四庫所著錄為江蘇巡撫採進本，此本為正集十卷、外集一卷、續集一卷，康熙癸巳曹培廉校刊。四庫乃未之收，而誤以無續集者為全帙，可見四庫所著錄亦非盡為善本也。

方叔淵遺稿一卷　晨風閣本

元方瀾撰。瀾莆陽人，字叔淵，隱居吳中，自幼不娶，閉户讀書，訓徒以自給，生平喜吟咏，其叔淵遺稿，皆五言律，其目曰王維、屈原、子房、孔明、淵明、東坡、范蠡、樂天、荆軻、柳子厚、司馬子長、夷齊、賈誼、子陵、金山寺、大茅峯、旅西、訪中庵主、早秋夜坐、秋懷、汪鶴舟、春秋日錢塘紀事、秋日有感、初冬作、臨平道中、春晴、海陵道中、梅石門夜泊、春遣懷、幻住庵、聽秋軒、已巳歲五月廿六夜大雨、過吳江、石門晚行、嘉禾道中、寒郊即事、遣懷、玄妙觀、訪劉澹然、石菖蒲、初秋作、遊茅山南峪、鳳鳴朝陽琴，共四十餘首。按先生既好吟咏，而是編所得僅此，或先生不喜苟作，且此亦非全集也。卷末有王東跋云：子厚得叔淵先生吟稿手鈔五言詩見教，異日倘能示以全集尤幸，跋中所謂子厚者，究為何人，按既云異日倘能示以全集之語，則子厚藏有全集似無疑義，跋尾但書長至日，不書年代，故子厚與跋者為某時人，亦難考見，然至元後己卯八月，樊士寬跋云：方叔淵諱瀾莆陽人，居吳，年七十有七，今年夏六月廿三日謝世，斯五言律凡若干首，何止於是，乃盡余所見者而已。以是考之，[illegible]先生歿時，詩已散佚不全，但未知所謂子厚是否即士寬耶，如是則王跋中所云全集，殆亦臆斷之詞，固非真有全集耳。

剡源佚文二卷 清光緒乙未刻本

元戴表元撰。表元奉化人，字帥初，一字曾伯。考寧波府志，為宋咸淳中進士，建康教授。元初寓居於鄞，授徒賣文自給。大德中薦赴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再以修撰博士荐，不赴，終於家。表元惆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己任。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屠推許之。其剡源集三十卷，四庫總目已著錄。此剡源佚文二卷，卷上為汝南處士秋君墓表、考妣葬碣、俞尚望哀辭、泰宇居士曹君哀辭、舒將仕哀辭、梅林二李公哀辭；卷下為故常熟縣丞王公行狀、代元覽真人贊王彥洪總管畫像、黄子久像贊、謝王康訪書題、高常侍詩文鈔題、翠仲至耳目志題、元次山集題、中上人所藏吳傅朋帖，共文十四篇，皆為四庫著錄以外者。據四庫提要稱，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為蒐輯，釐為三十卷云云。按剡源集自四庫著錄之後，迄光緒朝，奉川孫鏘，字仲鳴，一字玉仙，從仁和丁氏借得鈔本剡源集四卷，文凡六十餘，內有集外佚文十三首。嗣又從丁氏借鈔剡源佚文佚詩，文則十三首之外，尚有像贊一首，皆為前此剡源集所未編入者，因延慈谿王家振為序，付諸剞劂。自古學陵夷，前輩著撰，日月淪蝕，踹躪後人，寔使雖露鈔存什一於千百，若孫氏者，亦可謂有心人矣。

剡源佚詩六卷 清光緒乙未刻本

元戴表元撰。表元於此佚詩外，尚有佚文二卷，已著錄，其事蹟亦詳見佚文提要中，茲不復贅。其佚詩六卷，計卷一為五言古詩二十九首，卷二為七言古詩三十首，卷三為五言律詩七十五首，卷四為七言律詩六十一首，卷五為七言律詩六十三首，卷六為五言絕句一首、六言絕句七首、五雜組二章、七言絕句五十六首。蓋與剡源佚文同為光緒朝奉川孫鏘仲鳴氏從仁和丁氏借得鈔本剡源集四卷中輯出詩三百餘首，為四庫著錄之三十卷本所未收者也。考剡源佚詩，此本外北平圖書館尚藏有鈔本剡源遺稿七卷，詩較此本略少，而目錄大概皆同，末有何元錫、繆荃孫各一跋。何跋云：嘉慶己卯十月十九至二十七日錄於無錫、常州、丹陽舟中，漕艘擁擠不能前進，悶甚悶甚。夢花居士何元錫識。時往揚州迎謁阮宮保。阮公視鹺出京，赴粵督任也。繆跋云：剡源集遺稿詩文各一卷，文止十二篇，與荃孫所得同，刻入讀書記矣。今春輯士禮居題跋，王君息塵語余曾見剡源集遺詩，末有荛圃題跋二頁，詢之，則漢陽洪君幼琴所藏也。時洪已由滬還金陵，適荃孫三月回舊居，因假歸，此本何夢華手寫本，錄出，並錄荛圃兩跋。丁巳荷花生日藝風記。此二跋，是在孫氏輯刻此本之外，尚有何洪二氏之輯本。惟圖書館所藏本繆氏跋尚有荛圃兩跋，然實無之，大抵館藏為轉鈔本，於鈔時偶佚之耳。以上所錄，因皆與剡源佚詩有關，用附及之。

昔石致轝集一卷 清刻本

元綵鎔撰。鎔先世為汴人，占籍江陰，字君賓，居觚谿檻，不求仕進，躬行孝弟，樂於施與，嗜書耽吟詠。其昔石致轝集一卷，有自題小像、詠妓、題竹鶯馬鬼燈檠、花懷歸紙帳、詠鷄、無題、海棠寄別、清齋、詠鶴、詠菊、詠團扇、解嘲、瑞居、白髮、題悟空寺、得女、春題梅花月屋、詠妓、春雪、贈僧，共二十餘首，所作多警句，如雲門當年馬道叢利名塵，修竹垂楊映戶載，清風長送年㕘來，門園好客時時掃，窗為看山面面開。此樂恐於兒輩覺，長負能免俗情精，儒不似半衣好，多付山事放寬載。似此聲韻，真可謂鏗鏘金石矣。梅昔石致轝集，失致至正壬辰之兵，其孫泰遍訪諸故老，口授三數十篇，將鋟諸梓，復請陸文圭、楊維禎、鄭元祐、張宣、張庸、下榮諸先生為之跋，薈萃成編，以光厥祖。夫古今文人，上無當路之援，助下無子孫之表揚，淳沒之偶難之溺，彩者不知凡幾，若泰者尊祖敬宗之心，可謂至矣。據諸跋語，大抵其時澄江無詩人，得昔石始有焉，與游者有陸東牖、張渭南，皆一時之彥也，

綠窗遺稿一卷 傅與礪詩文集本

元女士孫淑撰。淑汴人，字蕙蘭，年二十三歸湘中傅若金，字與礪，五月而卒，家人哭而稱之，錄其詩為討詠柳一首、試茗一首、無題五言絕句六首、無題七言絕句十一首，未成章者二十六句，編成之，帙題曰綠窗遺稿。女士早失怙，聞鄉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詩固嘗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為近體五七言，皆閒雅，句亦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為，又恒毀棄，家

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孝敬，辭翰非所事也。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許若金，亦不悅，一日有幸若金疾者，欲困動之，女士曰：大人以嫠子許人，必慎所擇，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媿謝不敢復言。若金少貧，以織席為生，又改業鐵工，後有所激，乃讀書工詩，嘗游京師，虞集、揭傒斯見之，皆大稱賞，有傅與礪詩文集，其悼亡詩四首、感獨一首、百日一首、入室二首、追和蕙蘭韻二首，可稱情文

備至附於詠窗遺稿之後陶南邨輟耕錄稱孫氏之詩依乎禮義與孀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

仇山村遺集附錄一卷 清乾隆庚申刊本

仇山村遺集元仇遠撰附錄則其友和山村之作也遠錢塘人字仁近一字仁父居餘杭溪山之仇山自號曰仇山村氏宋末與白珽齊名人稱仇白元初為溧陽州儒學教授工詩文四庫總目著錄其金淵集六卷山村遺集一卷惟此附錄未行收入考此附錄~~未行收入考此附錄~~所載有周密題仇仁近山村圖卷趙孟頫和荅仇仁近吾郵行別仇山村鮮于樞次韻仇仁近晚秋雜興三首方回次韻仇仁近至日二

首袁裒送仇仁近分教溧陽一首黃溍陪仇仁近先生登石頭城一首馬臻和仇仁近詩六首釋善住和山村先生三首韻次仇山近見寄一首此外題仇仁近山村圖卷者尤夥按此雖非仁近所作而於仁近著述至有攸關贈和詩外若張翥宋濂跋仇仁近山村圖俞希魯虞靜道人王洪胡儼瞿佑龔翔麟等跋仇山村贈盛元仁手書詩卷各文於先生之品行學問述之極詳集之可成一詳盡之傳略在附錄中尤為重要豈可以非仁近所作而忽之哉至先生詩覺之

卓識已詳四庫總目中茲不復述第補此附錄庶欲
詳考仁近者得資以為助而已矣

康熙開封府志四十卷 清康熙三十四年刊本

清開封府知府管竭忠修上蔡縣進士四川截郡府資縣張沐等纂竭忠字蔗赤奉天人歷生康熙二十五年初任三十二年再任考開封府志在明有萬曆十三年因舊志在清有順治十六年錢綸志康熙三十三年大中丞徽郡邑纂修志書管公即於是年季夏設局從事至次年仲夏而書成共為四十卷其目曰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河防帝王封建城池公署學校典禮戶口田賦物產古蹟陵墓祠廟寺觀職官

名宦選舉人物游寓仙釋方技藝文祥異辨疑無總綱以資總繫門類亦多不備其書大抵取材各屬縣之志綜輯而成或循舊理而分或依義類為別篇章宅塞讀之欲睡考其辨疑所舉不過許由空桑伊尹負鼎鄭詩杞梁妻毀于蔡邕有後岳武穆當稱忠武孳人乃魚蒸姑麥蘭鄭國龍關杞人憂天[illegible]鄭人市復田父獻玉殺鷄明悉雀鳴後宮而吉決獄琴有殺心什堆葬骨等流傳瑣事無[illegible]大體且無考證之足云以云雜志則可名為辨疑則不知其辨安在

矣考其書中所載開封屬州四屬縣三十數清中葉多至一倍蓋其時尚沿明制許鄭未升直隸州陳州未升府故轄境殊廣此其異乎後修諸志可供考索清初河南地方分配情狀者此外則無善足錄矣

乾隆祥符縣志二十卷 清乾隆四年刊本

清知祥符縣事張淑載修大梁書院山長翰林院庶吉士會稽曹珖纂。淑載字鶴峯陝西長安縣進士乾隆元年來任考祥志緣起在明萬曆八年令靳邑者為武定李君伯仁嗣是一修於萬曆三十六年令靳邑者為平陸王君鶴齡再修於清順治十八年令靳邑者為涼州張君俊哲更踰七十餘年而有是志是志經始於乾隆三年秋七月踰歲之春而稿成都為二十卷其目曰輿圖地理河渠古蹟建置禮樂祠祀田賦官師選舉循吏人物雜事藝文十四類其子目僅有兵衛寥寥數行而將兵事付諸闕如考祥符為梁宋都城戰爭自所難免不惟兵事勢所必有且皆關於易代之大者顧之殊為疏漏其凡例云各卷參稽舊志有舊無而今有者為禮樂志為循吏志為雜事志為建置志中之兵衛為河渠志中之諸河為人物志中之儒林文苑為藝文志中之書目皆係新補有舊同而今異者為沿革表為街鎮表為官師表皆係敘傳有舊畧而今詳者為地理志為河渠志為古

蹟志[illegible]建置志為祠祀志為田賦志為人物志為藝文志皆條增訂按其藝文知列書目沿革等皆知用表較舊志似稍為優而各門皆極簡略類目不待言兼之剞劂漫漶篇簡錯落以一省首縣而志書似此惡劣實為出人意外者

光緒祥符縣志二十四卷 清光緒二十四年刊本

清知祥符縣事沈傳義等修明道書院院長湘潭黃舒昺纂傳義字次端順天大興縣監生光緒十九年來任考邑志在明肇自萬曆八年李邑侯伯仁一修於萬曆三十六年王邑侯鶴齡再修於清順治十八年張邑侯俊哲三修於乾隆四年張邑侯淑載迄光緒二十年沈公傳義權篆斯邑適逢詔修會典徵取各省通志大府檄各郡邑修志以進遂設局纂輯書成釐為二十四卷其目曰輿圖志欽定皇輿表職官表選舉表地理志河渠志田賦志建置志禮樂志學校志祠祀志古蹟志人物志經籍志叢藁志金石志雜事志序錄按祥符為附省首邑與他邑体製不同一切建設文武條件雖統全省實隸斯邑未便畧而不書亦未便渢而無別此編悉行標入以誌詳慎仍分賓主不侵省志郡志之權又各卷有一事兩見者皆彼此註明如山川一類有入河渠志者注云詳見河渠古蹟祠祀一類有入禮樂學校者注云詳見禮樂學校詳此畧彼異免彙疊之病皆極斟酌之能事頗

稱得體舊志闕金石一門此編特廣為搜輯以增舊志之所無然惟錄其目不錄其文似為美中不足明宏治中有重建清真寺碑載金大定間有李俺艾高等七十姓來汴立一賜樂業教至今苗裔猶存此編金石祠祀兩目均行漏載亦為遺憾古蹟志雖極意採訪然不知引據東京考且强分為城區園海等目尤如兒戲是其書雖較尋常為優而終未能無瑕也

宣統陳留縣志四十二卷　清宣統二年石印本

清知陳留縣事武從超修陳留縣訓導趙文琳纂從超字相侯山西平遥縣孝廉方正朝考一等宣統二年來任按陳留明末遭闖逆陷屠繼以河決邑之文獻掃地無餘志之纂修始於清順治十五年知縣張重闓至康熙三十年知縣鍾定乃續修之中經二百餘年無繼起者宣統二年武公從超來治斯邑以續修志書不容復緩於是年春開館至夏書成釐為四十二卷其目逮置沿革星野疆域城池學校祀典公署人丁田賦山川河防風俗古蹟祠廟寺觀橋梁坊表物產聖相后妃藩封官制知縣表佐貳表儒官表科第表薦貢表人物災祥墓域雜志藝文綱目紊亂可謂已極其凡例稱舊志俚俗寡陋兼有其失此編刪之者十五採入者十七其十之十七中則又蒐於古者十之六增於今者僅十之一者其所增皆無出典惟於各門之後另為一篇而標其端曰續修陳留縣志其不曰續者大抵即舊志也似此體例尚不多見且其內容之俚俗寔亦不下於舊志惟古有圉縣自漢

以來曰圉城廢置不常而其縣之城於陳留為最近故蔡邕爲圉人從來遂以邕爲陳留人且圉既廢則圉之人將安歸不得不從其近者而歸之故自邕以後如魏之高柔晉之江統輩亦以蔡邕之例入於陳留其折衷尚稱有當。

乾隆杞縣志二十四卷 清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清知杞縣事周璣纂修。璣字玉圃，湖南桂陽縣己卯科舉人，乾隆四十八年來任。考邑志在明有萬曆二十七年己亥知縣馬應龍志，入清有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知縣李繼烈志，乾隆十年乙丑知縣王之衡志。據此編所録萬歷志序載國初有舊志在六十年以前無論至嘉靖丙午雲化蔡時雍編一志蓋已佚矣云云，是萬曆之前尚有舊志也。此編經始於乾隆五十二年，與其事有江左朱元璽瑨、徐郎齋蕙，設館於

侯氏之西園，閲數月而書成，釐為二十四卷，其目曰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禮樂志、田賦志、風俗志、職官志、選舉志、武備志、人物志、列藝文志、叙録志。其與舊志不同之點，舊志學校載入禮樂，此編改入建置；禮樂舊志僅有其名而無其事，此編特採取迎春、耕籍、丁祭及一切祭器樂章悉行增入；名宦有善政者恒不立傳，附註於題名之下，此編悉提出附入傳中。惟孝善良一目，從來志書無此名目，此編列之，殊為寬泛。人物志所收侯氏人物極夥，因之此編有侯氏家

采之譏。蓋此次纂修，侯氏多與其役，循情濫載，自所難免。然侯氏為邑之望族，例應入志者，雖較他族為多，亦未可過責也。酈食其、西漢人，人物事功一目置諸東漢，殊為荒謬之至。全書不標出典，亦悖志法。

乾隆通許縣志卷廿　清乾隆三十五年刊本

清知通許縣事阮龍光修，通許縣書院掌教、大興邵自祐纂。龍光字見田，號雲溪，江西新建縣舉人，乾隆二十七年來任。考邑志在明，經邑紳韓玉剏修於正德間，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知縣陳正一修，清順治五年戊子，知縣賈待旌再修，康熙三十九年庚午知縣吳𥹫三修，雍正間[illegible]知縣王應佩四修。乾隆間阮公宰通許八年，政平人和，百事具舉，乃與大興邵公自祐參考商榷，重輯縣志，經始於乾隆三十四年七月，脫稿於三十五年四月，都為十卷：卷一曰輿地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田賦志，卷四曰禮樂志，卷五曰官師志，卷六曰人物志，卷七曰選舉志，卷八、卷九、卷十曰藝文志。其凡例云：舊志門類無次，紀序冗雜，悉為更訂。考其所更訂者，若通許在宋以前分隸杞尉扶溝各境，咸平間始置為縣，舊志沿革自立縣始，要之漢魏晉唐其地自在，究屬何郡何郡國可考而得之，此編據各史作沿革表，眉目燦然，較為詳備。疆域里至務取記載分明，舊志如東界某邑西界某邑下，忽又列

本邑村鎮之名殊少文獻，此編悉爲正之。殿以紀事編年，則先古後今，次則由近及遠，此一定體裁也。舊志如扁鵲冢之後于蔡公墓，練城湯樓之先於李左里，以及山川村鎮之錯亂，不可枚舉，此編亦皆改正。惟其所載故蹟，殊附會，如引左傳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而遂以百里爲標題，其謬真堪發噱矣。

康熙河陰縣志四卷　清康熙三十年刊本

清知河陰縣事申奇彩修，毛泰徵等纂。奇彩奉天遼陽人，監生，其任年月無考。按河陰舊志在明者久佚，清順治時知縣范爲憲修之，康熙時知縣申奇彩重修之。范志久已無存，即閻中丞所謂范修失傳者。康熙二十九年檄各郡重修志書，申公奇彩設局重修，逾三十年書成，類爲四卷。其目曰總圖、沿革、天文、四至、建置、山川、古蹟、風俗、土產、陵墓、寺觀、賦役、職官、科貢、人物、藝文。其書之簡漏脫落，較范志殊未少勝。即以科貢言之，其進士年表，僅元代一人，明代三人，入清無之。舉人年表，元一人，明十四人，清一人。以一邑之大，擬魏科者決不至寥落若此。其職官志不同表格，所載職官有惟記姓名籍貫者，有載及事蹟至數百言者，是有政績者皆附於人名之下，體例未爲不可，但此外又有名宦一目，爲例不無衝突。且所載名宦僅四人，而政績又非赫赫大異於人者，實多可議。其武備一目，載云：明李彪，宣武衛千，國朝張啓明，廬州府守備，明秦川，字朝宗，周藩內鄉王府

儀賓晉階奉議大夫。此外未著一字，不啻簡陋可哂。且與邑之武備、亭與圖係，殊不知其意安在。尋常方志，即至惡劣者，人物亦有可觀，而此編之人物志，僅著錄九人，孝行二人，烈女八人，流寓三人，隱逸二人，其陋之甚，即此可卜而知矣。

民國河陰縣志十七卷 民國六年刊本

民國河陰縣知事胡荃修，清舉人揀選知縣，睢縣蔣藩纂。荃字巽青，浙江鎮海人，河南巡按使署總務處科長，保免知事，民國三年七月來任。按河陰介居滎汜間，唐開元中始置縣，清乾隆併滎澤，民國元年復析為縣。先是，河陰舊志為康熙三十年申邑奇彩所纂，治乾隆縣併滎澤，志之失修者二百餘年。同光間，邑人蘇孝廉鵬書竭生平精力，撰河陰志稿十五卷，而鄭縣周海六明府任滎澤時，曾輯滎河志略數冊。民國初知事胡荃，欲彙萃諸家，延蔣愜吾先生藩司纂輯之任，未幾胡公與祁城孫甲銘互調，蔣君將同往，邑紳堅懇以書局自隨，請於上，得報可，既抵任，賡續遐纂。至六年秋全書告竣，蓋蔣君一人之力，釐為十七卷。其宏綱曰圖，曰沿革考，曰疆域考，曰山川考，曰建置考，曰古蹟考，曰民賦考，曰風俗物產考，曰學校考，曰兵事考，曰藝文考，曰職官表，曰選舉表，曰官績傳，曰人物傳，曰列女傳，曰雜記，附金石考二卷，文徵三卷。考河陰之名見於書史者不一，而以明元時析

汜滎武所置者為今地隋唐以前分隸三縣兼河陰之名自明一統志誤以北魏所置洛州之河陰（即今孟津）牽轄混合而申志及河南通志開封府志均仍其謬此編根據列史博考群書訂誤釋疑別為沿革考一卷取材博考證嚴此編何以當之其他優長不可枚舉文字體例與徐繼畬五臺新志為近遠勝舊志之膚濫其為美中不足者此編以民國六年如斷而敘建郵政與夫一切新設皆未言及是精詳中尚不無漏載也

嘉慶洧川縣志八卷（清嘉慶二十三年刊本）

清知洧川縣事何文明纂修文明字哲堂廣東香山縣舉人嘉慶十九年來任洧川舊志已無可考惟據是書何公自序云洧舊有志不修過六甲矣按其年代是邑前志實修於乾隆中葉又據是書藝文所載原序有邑人楊篤生序云由明季啓禎以來及我朝順治之乙亥歲前令劉振聲國乙採輯而增修之迄今又三十餘年矣云云考順治乙亥後三十餘年適為康熙二十餘年是邑之舊志在乾隆之前尚有天啓崇禎順治康熙等志也此編成於嘉慶二十三年為時八閱月為卷八為類亦八其類一曰方輿志二曰建置志三曰籍賦志四曰職官志五曰選舉志六曰人物志七曰藝文志八曰雜志書無凡例亦無纂修姓名考其內容尚可差強人意即以方輿志山川在油漢河下加按語云以上諸水或現湮絕或遺蹟尚存故紀其方隅俾閱者展卷了然以下諸水皆昔有而今無謹即山海經水經注採其源流其處置可稱適當又逐條皆標出典尤為有法其籍賦志之命名亦

較賦稅田賦等為恰人物志之列女用表而不用傳、為例尤善惟其人物志之政治一目殊為不倫雜志兵燹僅收三則亦冗濫率藝文志未列書目所收詩文皆與邑典制無關皆為急待删增者。

乾隆儀封縣志十二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清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清知儀封縣事紀黃中等修邑生員宋宣等纂黃中直隸文安人監生乾隆二十四年由葉縣調任考邑志在明有萬曆三年知縣張甫所纂入清一修于順治十六年知縣張維雅再修於康熙三十年知縣鍾定乾隆二十六年紀邑侯設局續修未成陞任河北同知後任王邑侯續補釋成書釐為十二卷其目曰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河渠志食貨志禮樂志官師志循吏志選舉志人物志壇墊志藝文志卷首圖卷末辨誤不入卷按儀封縣名金始建既前此境土附於他縣儀封昔日之境土大半是古東昏與浚儀之一隅此編沿革論之頗詳其祥異河防二條必以切於一邑者書之其統同而無當者皆置不取事蹟有合於儀邑有於儀邑之舊名新名見於史書者載之史書固不可删然或一人一事史書及之足資採錄而牽綴他事卷帙甚繁實屬無當此編使無失作者之意而亦節錄又志中有一事一地而門類屢見者要必各有專主則註云某事詳見某條以分主客而

而清眉目。從之志法可稱謹嚴，惟其卷首之縣境圖、城池圖、公署圖、學宮、十三景圖，皆極粗劣，其辨誤僅兩條，且皆草率，殊為全書之累。

乾隆鄭州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三年刊本

清鄭州知州張鉞等修，毛如詵等纂。張鉞字有度，號毅亭，直隸保定府清苑縣人，雍正庚戌科進士，乾隆三年初任，八年復任。按舊志明季兵燹之餘，故府典籍悉為灰燼，至清初始收合散亡，參互考訂，勒成一書。迨康熙三十二年，知州何錫爵再修。乾隆八年，張公以名進士來守是郡，從事續輯，書成共為十二卷：卷一星野志，卷二輿地志，卷三建置志，卷四食貨志，卷五禮樂志，卷六官師志，卷七選舉

志，卷八、卷九人物志，卷十至十二藝文志。其凡例第七則言郡邑皆有景，而舊志獨無，要之山河表秀，往哲流芳，鄭雖褊小，其灼然可名狀者亦約略有八，爰繪圖出之，并附以詩云云。其八景之為湊合而成，不問可知，且圖詩皆極惡劣，殊為增不應增，又無校志，以學官書院悉附建置，廁諸保鋪營房之列，視學校未免輕侮，且卹政一目附諸建署置，似亦附非其類，若謂其內容為常平倉之類，并無不合，然宜易之曰倉廒，不宜以卹政命名也。其禮樂之樂章、祭器、樂器

俏歸等目所載，皆陳陳相因，非鄭所獨，有尤為無謂之甚者。

乾隆滎陽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清知滎陽縣事李煦修，邑人原任江南清河縣知縣李清等纂。煦，字扶東，號虎峯，四川富順人，由康熙丁酉舉人，乾隆十月來任。考邑志在明有嘉靖志，北平國立圖書館存有鈔本二卷，不著纂修名氏。清則有康熙十七年顧天挺志，此編蓋繼顧志而作，計經始於乾隆十年仲夏，成于十一年仲春，凡十二卷，其目分星野、地理、建置、賦役、禮樂、事實、秩官、選舉、人物、藝文十類。據其凡例，滎陽典故極多，舊志採輯寥寥，今摭史策所載，稍為增訂，舊志選舉人物，冊內有不應收入本邑者，當時未暇細考，遂據一郡言之，並槩為刪去。舊志有一人數見，如既見選舉，復列鄉賢人物，既見秩官，復列名宦，殊覺複沓，今但於選舉秩官下注明，以便醒目。然此編實甚簡陋，雖較舊志為勝，亦非佳著也。

道光尉氏縣志二十卷 清道光十一年刊本

清知尉氏縣事沈溎修，保舉知縣前汝陽教諭新鄭王觀潮纂。沈溎，順天大興人，道光九年來任。考邑舊志一修于明永樂七年己丑知縣齊勉，再修於成化三年甲辰知縣劉紹，三修于嘉靖三十七年戊申知縣曾加誥，四修于清順治　年丁亥知縣衛紹芳，五修于順治十五年戊戌知縣高桂。後閱百七十年，沈公來守是邦，時新鄭王觀潮孝廉掌教蓬池書院，相與商確，徵今邑之紳耆，廣為採訪，於是因舊志，闕者補之，畧者詳之。為書二十卷，其目曰星野志、沿革表、疆域志、建置志、學校志、賦役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按高志缺封建、典禮、金石諸門，其所纂門內亦多缺畧不備，此編悉為補纂，其不合體例者亦稍為刪正。其人物志，前代明賢諸史有傳者，因有目共觀，志中小傳皆從畧，下証詳見某書，　　各條之下。其列傳內近今人物，諸史無傳，則註採訪者姓名于末，以見言皆有本，為例頗善。又其職官、選舉，檔冊散佚，無從查核，直從殘編斷碣及各廟宇古蹟中苦心搜討，且於明朝職官舊志失載者，補出三十餘人，搜輯之勤，尤為難得。惟藝文志不列書目，是為小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滎澤縣志十四卷 清乾隆十三年刊本

清知滎澤縣事崔淇修，邑舉人王博等纂。崔淇字子曦，山西襄垣人，由癸丑進士，乾隆九年來任滎邑。明季兵燹，邑乘舊編無存。自清順治十六年己亥，渭南段邑侯創修成帙。至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王邑侯曉重修之後五十餘年，崔公來宰茲土，政治之暇，首以修志為事，因設館於書院之東齋，時有王孝廉博、李孝廉維琦等廣採博稽，越五月而就。為卷十四，卷一星野志，卷二地理志，卷三建置志，卷四職官志，卷五選舉志，卷六人物志，卷七賦役志，卷八河防志，卷九禮樂志，卷十風俗志，卷十一古蹟志，卷十二祥異志，卷十三、十四藝文志。按滎陽郡舊治即今滎澤新遷之邑治也。是自隋以前，滎陽、滎澤未分，其二邑開皇時分置，廣武仁壽元年更名滎澤，始有此疆彼界之判。則開皇以前滎陽之職官人物，此編亦宜收入，開皇以後則彼此不容混淆。舊志載大業間滎陽郡李淵珠為牽混，此編刪之，實為有當。又此編沿革，以及職官人物，正史所載者，胥行收入古蹟、文藝，旁及子集，亦必擇其言之雅馴者著之，一切傅會支離，失所依據，剔舊所有，亦皆從汰，亦為是志之長。惟其職官志或用表，或用傳，頗不一致，且書不及武備，藝文志所收亦濫，皆如是志之失。

同治中牟縣志十二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同治九年刊本

清知中牟縣事吳若烺等修，邑舉人郎遂知縣路春林等纂。若烺字抱仙，浙江錢塘監生，同治八年署任。考邑志在明一修於正德十年，知縣韓思忠；再修於天啟六年，知縣段懽然。在清一修於順治十六年，知縣吳彥芳；再修於康熙十五年，知縣韓蓋光。後恩百十餘年，同治八年知縣吳公奉令續輯，閱十有三月而蔵事，釐為十二卷：卷一曰輿地志，卷二曰建置，卷三曰禮樂，卷四曰田賦，卷五曰職官，卷六曰選舉，卷七曰名宦，卷八曰人物，卷九至十一曰藝文，卷十二曰雜記。卷首曰宸翰、圖考，卷末勤梓銜名、舊志姓名。舊志輿地不書山川，標曰河渠，置山於古蹟內，自以邑無巨山川澤藪，雖微加變通，然李年山以名邑，踞龍贊山以建治，取象嶽領，自昔昭然，未妥。可以古蹟括之。此編悉移叙河渠之前，改書山川。又各志中有者存今廢者，如已裁除之賦稅、淹沒之村莊鎮集寺廟橋梁，及已裁之職官、已傳之經費，事雖不行，名不可不存，此編皆先列原額原名原欵，而以當時之核實為斷，皆合為志之法。其叢談一目，所載唐人小說語並齊東無稽，文獻不如刪之為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庭稗珠錄六卷 清乾隆三十八年檀氏刻本

清檀萃撰。萃號默齋，望江人。乾隆進士，官祿勸知縣。有法書先生旅黔粵垂四十年，惟粵差久，然故楚也。而粵為楚庭，大長霸南徼，西投夜郎，則黔亦粵之所嘗屬。錄所見聞，總曰楚庭。粵故多珠，海珠有九品，而稗珠為下，名曰楚庭稗珠錄者，謙辭也。書共六卷。卷一曰黔囊，六十一則；卷二曰粵囊上，五十七則；卷三曰粵囊下，五十八則；卷四曰粵排上，二十五則；卷五曰粵排下，六十二則；卷六曰說蠻，物產附，六十三則。至囊目之義，凡足跡所經而得纂者，輒投諸錦古錦曰囊，故曰黔囊、粵囊。或客曹聚語，懇置於耳者，騰賁排比曰排，故曰粵排。終以說蠻，從類也。其書為江夏黃鄰蘋先生所編次，且逐則標題於眉，以便醒目。又於編中景物間有補充，而亦記之於眉。卷首有默齋自序及鄰蘋序。鄰蘋稱其書光怪陸離，聲華燿爍，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不羅舉而駢列之。其中九江五溪考辨，纂詳輔翼乎水經輿圖，若乃前朝戰事，先賢名蹟，凡善必舉，罪肆必錄，感人心，振風教，大有合於荊楚歲時記、襄陽耆舊傳之意云云，非過飾也。其卷六之說蠻，所述諸苗及蠻人、猓人、峒人、徭人、獞人、狼人、犵人、狄人、猢人、巴人、馬人、黎人、岐人、峯人、蜑人，說則尤為可讀。附記粵中物產，多為異品。然自云所錄尚僅十之一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稿 卷 部

閩行備覽不分卷 坊間刊本

清白下妙因居士撰。古吳求放心齋輯定。分上中下三集。前有乾隆戊午年妙因居士引言。其言曰：今天下車書一統，自畿省以至郡縣，靡不有志。合之廣輿圖記，山川城邑人物事跡，亦既詳且盡矣。然而道路所由，迂直次宿，無所考見。以故仕宦商賈載贄往來，而僕僕問津者有之。余屢躡公車，東顛西蹈，求丐資斧，足跡遍天下。舉所經歷之處，詢之故老野夫，加以博諜核，彙成一帙。凡疆理山川之轇轕，關津驛合之次第，皆可以按程計里。而古人之遺跡，與夫地之所產，或附記一二，聊以娛目焉。蓋其書實有便行旅之作。覽其書者，則中國萬目之交通，縱橫貫穿，迴環往複，分率參合，無一紕搭矣。其目錄繁多，不暇備錄。上集以見其概。其目為江南省城進京水路，江南省城進京至山東德州合路，陸江西省城進京，至江南江寧水路，江西省城進京，至江南徐州合陸，浙江省城進京，路程與河南省城進京，至本省衛輝合路，山東省城進京，至本省禹城縣合路，山西省城進京，至北直真定府合路，陝西省城進京，至河南衛輝合路，湖廣省城進京，路程福建省城進京，至浙江杭州府合路，廣東省城進京，至江西南昌府合路，廣西省城進京，至湖廣武昌府合路，四川省城進京，至陝西西安府合路，雲南省城進京，至貴州貴陽府合路，貴州省城進京，至河南衛輝府合路。其中集、下集則為京師至各省及各省互相聯貫之路。上集又附有江湖十二則，述日行船宜避暴風日期。其便行旅，可謂至矣。

五嶽臥遊一卷 快書本

清俞晫白輯。晫白籍貫事跡無考，據陳繼儒題辭，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和，絃歌之暇，手編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云云，是俞宰華亭邑也。五嶽臥遊記者，蓋輯古人記遊五嶽之作，足不出戶，執書而讀之，則五嶽已如目睹，故以臥遊名。考其編中所輯，一東嶽泰山為宋洪邁泰山錄節文，明李裕登泰山記節文，明王世貞遊泰記節文；二南嶽衡山為明張居正遊衡山記節文；三西嶽華山為明陳以忠華山遊記；四中嶽嵩高山為明都穆遊嵩山記；五北嶽恒山為唐張嘉恒山碑碣，明喬宇明恒山記。先生自云：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大抵巨靈擘五丁洗鑿之地，率出於神鬼蜮阿，俗子命車，車則風雷雨電隨其後，非風具盤根者不能遊。猿巖虎崖蛟穴叢宮，與夫斷族家叢之林，狐狸嘯而休鵂啼，非[illegible]有智者不能棧齒揚殘。萬枯藤脆捷如猿鳥而頸如燕，牧不能遊。寒暑輪變色而進，喘不續[illegible]腳與膝挂，非壯旺而好奇者不能游。嘗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什碑斷碣中，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而穆王八駿之所未迎，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以縮而遊之几上云云。先生亦可謂善於措辭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遊歷記存 清光緒重刊朱杜谿先生集本

清朱書撰。書字字綠，宿松人。文章雅健，尤熟於明代遺事。康熙時以選貢入太學，聲譽赫公卿間。舉進士，官編修，乞假歸，築室其邑之西山，曰杜谿，有杜谿文稿。先生足跡徧天下，其天下十五區，先歷三之二。於是仿桑欽、酈道元以道里為經，以見聞為註，作遊歷記若干卷，曰兩戒，曰燕秦，曰燕梁，曰秦楚，曰閩豫，曰章入燕，曰閩浙入揚州，曰江行。此其全書之大概。而是編則僅燕之遺一卷。其所燕秦之道三：由大名抵河南，卯潼關，南道也；由井陘渡蒲坂，卯潼關，中道也；由居庸循塞上，達榆林，北道也。南道迴少紆，中道平險，程北道險。先生癸酉、甲戌兩歲中數往返，皆出中道。初以騎，後皆羸車。羸車安於騎，然於眺覽不宜。迺盛寒暑則騎為便。考其所經，有盧溝橋、良鄉縣、涿州、定興縣、安肅縣、保定府、慶都縣、定州、新樂縣、真定府、獲鹿縣、井陘縣、新固關、平定州、王胡、集榆次縣、徐溝縣、祁縣、平遙縣、介休縣、靈石縣、霍州、趙城縣、洪洞縣、平陽府、巢溪、侯馬驛、聞喜縣、牛杜村、蒲州、潼關、華陰縣、華州、渭南縣、臨潼縣、西安府。燕秦之道凡六千三百八十里，經三十一城。自都門抵獲鹿，山皆在西，水皆東入直沽。王胡至介休，山皆在南，水皆北入汾。介休至隘口，山皆在東，或行山中，水皆西入汾。隘口至潼關，山皆在東，或行岡陸，水皆入渭西入河。潼關至西安，山皆邐迤在南，水皆北入渭云云。卷首有康熙庚辰清明朱書自序、光緒二十九年同里汪桂月序。

遊志續編一卷 光緒丙戌趙刻本

明陶宗儀輯。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明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古學，無所不窺，工詩文。家貧，教授自給。洪武初，累徵不就。晚年有司聘為教官，常寓松江，躬親稼穡，暇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貯一罋，盡十年積盈以十數，一日發而錄之，得三十卷，名輟耕錄。又有國風尊經、南村詩集、滄浪櫂歌、說郛、書史會要、四書補遺、草莽私乘、古刻叢鈔等書行世。其遊志續編，蓋繼宋淳祐天台陳玉仁之遊志前編而作。編中叢鈔古人志遊之文，計共八十篇，其目錄為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柳公權蓮花峯、元結七泉銘序、石魚湖詩序、陽華岩銘序、九疑圖記、右谿記、寒亭記、鄭天民題趙千里述古圖、張綸遊玉華山記、呂祖謙卧遊錄六條、葉夢得玉澗雜書五條、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宋鈔范至能驂鸞錄（文集不抄）、吳船錄（文集不抄）、桂海虞衡志、鄭獬楚樂亭記、陸游閱古泉記、南園記、呂希哲辛會、盧襄西征記、康譽之西京隱居記、林旼會友人遊山檄、韓流隱趣亭、遂初遊洞霄詩序、朱熹百丈山記、黃庭堅東郭居士南園記、曾鞏游信州玉山小岩記、武昌九曲亭記、游韓平原故園、遊西山記、遊林慮西山記、劉祁北使記、顧文琛西游記、鄧牧鑑湖上巳分韻詩序、西湖上巳分韻詩序、白鹿山房記、俞頤鳳洲觸咏序、黃晉石臺紀遊序、戴表元楊氏池堂燕集詩序、陳德永重游杜曲靈岩詩序、王蒙游虎邱山詩序、劉基竹林宴集詩序、孫作謝北墅八咏序、錢維善東園十三咏序、楊維楨游石湖記、遊玉峯詩序、桃源雅集圖志、游分湖記、游張公洞詩序、遊横澤記、遊千山記、劉仁本續蘭亭詩序、廣集小孤山一柱亭記、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吳張高風國序、陳森衛道奥山人詩序、鄭元祐紀游、楊基九峯春遊記、貢師泰游機山記、游于山記、宋濂桃花澗脩禊詩序、劉會孟平福堂記、戴表元宛溪南游詩序、王逵志游、春亭行紀、遊超山龍湫記、楊景羲海上游記、吳師道金華北山後遊記、王蒙姜敬洞記、貝瓊游山記、宋濂遊鍾山記、孫作遊鍾山記、游東石城居亭詩序、合翠亭記、貝瓊游冶亭記、游山詩序。此類叢鈔，無優劣之可言，篇

末有黃丕烈跋此書除趙刻七種本外有民國四年涉園陶氏影清錢塋室鈔本極精

遊名山記四卷 寶顏堂秘笈本

明都穆撰穆字玄敬吳縣人弘治進士授工部主事歷禮部侍郎加太僕少卿致仕清修博學為時所重嘗奉使至秦訪其山川形勢故宮遺蹟作西使記搜訪金石遺文作金薤琳琅又有周易考異事外獲鈔壬午功臣爵賞錄寓意編南濠詩畧等書其人酷嗜山水所至輒選名勝者以遊緝伴其間極幽遐奇詭之觀乃乞退則託之楮墨成遊名山記四卷考其所遊有華山驪山終南山太柱嵩山青陽山王屋山伊

闕茆山金山焦山王喬洞靈龍山京師山牛首山觀音巖靈谷寶石山善權洞張公洞南嶽銅棺二山石龍湖吳郡諸山北固山招隱山黃鶴山經山沈山道場山等所記諸山皆各自為篇使人讀之歷歷然如履巉巖而聽潺湲可謂記遊之至文惟於行文致力過專質之考證則殊太疏卷首有正德乙亥年冬朔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作序小引卷末有正德戊辰曾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儲巏所為後記王引稱玄敬乃能以使

事騖四方，觀日終南之顛，遊首陽，挹夷齊之高風，登華山，弔希夷，睨函谷，登嵩山，入少林寺，濯驪山溫泉，入五屋，扣司馬子微之扃，三門抵柱、龍門伊闕，皆極天下壯觀，近如西京畿甸諸山，皆遊探窮討，搜奇抉怪，而又能以文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者，身至其地者，可謂善遊而能言者矣云云。備之後記，則無足述。是書有明有無錫縣毋侯君刻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湖程紀畧一卷　清乾隆刻太湖備考本

吳曾撰。吳曾字萊庭，江蘇吳縣人。事跡無考。按此書為先生與其高弟金玉相同遊太湖之作。考王相名友理，亦吳縣人，著有太湖備考十六卷，事跡亦無考。是編冠其自序及鄧慶逕序，鄧序云：太湖四境邊湖三州十邑，七百里之地，人罕有遍履之者，山水之支分條析，派委脈絡，徒情郡邑志，紙上陳言，遽足滅題。今家吳君與其高弟金子玉相，乃能不憚跋涉，水陸兼訪，得之目擊，因筆之於書，為湖程紀畧一卷。其自序云：金子玉相於讀禮之暇，考及山經地志，慨然欲作太湖考，商之予曰：震澤編、具區志諸書，於湖中山言之詳矣，而未及湖之邊境，竊意太湖跨連三郡十一邑，水利兵防之措置，重在沿湖水口，其中水脈之遠近，港形之大小，地勢之險易，均未可畧，茲欲履地細核，一一詳註，以補前人所未備，乃卜日於戊辰正月束裝以行，日行之次，援筆記所經歷云云。考其編中時日，為自正月二十日起至二月初八日止，敘太湖之邊境，歷歷如繪，其總論言湖之方隅，東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南北縮周圍七百餘里屬蘇州者半常州十之三而强湖州十之二而弱境地之延入於湖吳縣為多水東灘法華山三洋坂背其最長者也凡有地延入之處湖必成灣而其於胥湖游湖貢湖各湖形勢言之尤詳凡湖之起伏節奏洞若觀火其議論亦極精卓可入太湖志有民社之責者宜執而行之水道之通塞潴泄得其要領則民田之旱潦有備無事非尋常紀遊文所可一例也

登華記一卷 說鈴本

清屈大均撰大均廣東南海人初名紹龍字翁山又字介子明諸生遭亂棄去為浮屠名今種字一靈一字騷餘中年返初服更今名工詩高渾亢慕與陳恭尹梁佩蘭稱嶺南三大家有翁山詩畧廣東新語四書補注成仁錄等書語觸忌諱多削燬此登華記無年月可考渾為一篇約五千言華山景物悉錄於中其最括之言曰華之狀一言可蔽曰削成而四方東削則仙掌出西削則水洞垂南削而全真崖見北削其平掲嶺一脈貫之以達雲臺如手之約馬其鬣有三首峪口次青柯坪次宗土祠祠為削成四方之下踰之則至三峯三峯一峯也一石拔起五千仞非掲嶺繩之則臺中可環三峰而走掲嶺者蒼龍嶺也南峰有三落雁在東實旭在東西峯亦有三玉女在左右樓在右西峯亦有三石在前老君爐在後自縣中視之三峯等高也自三峯上視之東西二峯止見南峯之肩或以為南峯藏其高然惟東西二峯皆高故能藏南峯之高云云著墨不多而華山之形勢已卓然在目其佳

点端在能得華山之全非足跡遍華山山内名勝皆能通之若問以華山脈絡連貫之蹟瞠乎莫能對者所可望其肩背是其少許勝人多多許也

江窗山水記一卷 清同治癸酉刊本

清趙國華撰國華字菁杉豐潤縣人同治進士官山東候補道著有青草堂集其江窗山水記爲同治壬申辭官去一棍里門越歲癸酉時年三十六其春至淮浦客長白文彬漕帥西齋夏秋復以事往京師九月返淮爰鋭意渡江賦吴越山水時所作此行自十月七日至十月八日往返爲日三十有二至府七州一縣二十有二計里三百有奇書中詩文參半所爲詩有南遊發淮上四首露筋祠一首送贈郭蓋卿一首舟抵廣陵六首京口一首登金焦二山一首陽湖水郵舟夜作一首毘陵懷古一首有感一首惠山寺一首晚渡楓橋一首姑蘇月一首遊獅子林一首泊秀水江村一首泊石門縣一首錢塘江中懷莫大一首遊西湖山水十首欽遍行一首新樂府七首丹徒江口晚望一首南遊歸至淮上一首此外有辭數闋雖皆信手拈來不加彫飾而皆有古奥之風亦質朴別具一格先生自稱嘗夢中爲南宋有明時人而登泰山玉皇頂依稀如兒時故境又旦晝所行

經擾遥往往有似夢先至之然其山水不得吾夢者尚多云云但其書中所述山水樂趣皆未與夢相證不無遺憾卷首有同治歲癸酉仲冬月長白文彬序措詞甚繁故不贅錄

越游小錄不分卷　民國十九年北平國立圖書館據[illegible]本

清菅廷芬撰廷芬字韓芷湘居士事跡無考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一月十五日寓居南屏舒厚庵司馬析東於六舟上人及廷芬渡江至明州而返往返二十有七日各考其蹟為越游小錄一卷其自作小引言昔人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與越僅一衣帶水耳然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自古紀遊蹟者東南首推越中為勝至甬江綠山表海尤為越中東蔽足以曠覽形勢斟拓頗樸未可從略云云此其所以作越游也書中除紀景物外並與二方外談禪之暇發為詩歌所作有渡江口占二首登臥龍山一首過右軍題羽橋一首渡曹娥江至百官市一首小越道中二首待潮螺灣霸一首舟抵明州一首月湖櫂歌四首明州雜感六首晚過姚江城下一首宿雲門顯聖寺二首游曹水石宕二首游吼山旱石宕一首詩外則排日纂記句雕字飾於景物歷歷如繪惟於考証甚疏蓋聊寫一時之興略記游迹已耳書尾有道光三十年臘八日許丙鳴跋

題識

西征述一卷 清光緒□□年刊本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河南固始人。道光舉人。著有七經丈鈔，其西征述一卷，列於光緒十四年戊子顏回春暉閣叢書之一。卷首有道光十九年大興馬先博序，又其門人董文明李燕年同。卷末有道光十九年門人楊濱跋，又門人崔驗龍跋，亦燕年同。馬序云：初蔣君瀟以選貢入京師，受業於顏學士南雅，余於顏先生座上識之。君登賢書試禮部，主余今陝西布政使楊桂先生第，余與君過從始密。今年同客陝布政使署，其集中西征述一篇，後西征述一卷，乃君先後游陝時途中所記。董序云：先生初入陝，著西征述一篇，道光十九年先生復入陝，枝日記程成後征述一卷。楊跋云：先生治諸經精審，子史熱地理學，所著之書付寫者分為八種，其第五種雜著小品中有西征述一篇，乃道光八年佐□學使所著，今茲之衆按日劄記成後西征述一卷，擬止列三說，是先生先有西征述一篇，再有後西征述一卷，此西征述按日劄記，蓋為後西征述也。撰被記道不構一書，而剖析古

今蜀棧洞然徹引所及無字不確疆域數千里上下數千年如馬伏波盡米貫穿精鑿其有稗於經史者甚大是為士林之珠船非尋常記程之書可得而擬也。

西征日記一卷 清不足齋抄本

清黄家鼎撰。家鼎字俊生，浙江鄞縣人。光緒六年以同知需次福建，奉大府檄赴河南收取豫省借賑銀兩，為西征協餉，轉解陝西西安府之西征糧臺，而為西征一卷。計自夏五月自福州南臺附輪至上海，自上海至湖北漢陽府，計程四千九百里有奇；自漢陽陸行至河南省，賑銀既集，乃取道洛陽入關，計程二千八百餘里。水陸凡九千里，行役五閱月。自漢陽登程而後，沿途之所經，境之所接，每日皆書之於策，而水程無紀，蓋以輪車馳，信宿已達，既無風雨之阻，復免鞍馬之勞也。卷首有汀州府知府長白廷愷序，言辛丑秋予奉命守汀，得晤黄俊生司馬，出所著西征日記索予於歲辰而續之，為當年需次格使奉大府檄籌餉關中之作，凡夫荊揚雍豫山川道里形勝關隘，與夫民風土俗建置沿革之故，行縣所至，排日而書，考獻徵文，無少挂漏云云。先生於此編外尚有西征古近體詩、西征文存、歸程紀略各書，皆為關於是役之作。

歸程紀畧一卷　補不足齋稿本

清黃家鼎撰。家鼎字俊生，浙江鄞縣人。光緒六年以同知需次福建，奉大府檄赴河南賑豫災，僅賑銀爲西征協餉，轉解陝西西安府之西征糧臺，曾著西征日記一卷，已著錄。是年九月十九日以西安公事畢，假裝南旋，復爲此歸程紀畧一卷，亦日記體。考其所經爲道，出終南藍關秦嶺商洛而抵龍駒寨，自寨之丹江，貫丹下紫荊關，老河口易舸，乘流直達襄樊，而至漢陽，合水陸程計二千五百餘里，凡二十四日。自漢陽旋閩，悉通輪船，故未爲記。卷首有長白文廷琳序，無關要旨，茲不贅錄。先生此行除西征日記及是編外，尚有西征詩錄一卷，黃崇惺司馬序，西征文存一卷，林鳳章序，四書總曰西征集，長白崑岡爲序，題辭極夥。

萍蓮類稿不分卷　清光緒[illegible]年刻本

清陳克劬撰。克劬字子勤，丹徒人。事跡無考。此游記共爲三種：一爲皖游紀畧，一爲入湘紀程，一爲湘中隨筆，而總名之曰萍蓮類稿。其皖紀畧分上下兩卷，爲光緒二年丙子歲，襲叔雨侍郎典試江南，既蕆事，復有視學安徽之命，道出揚州，邀克劬襄校，遂於光緒三年丁丑正月六日由淮安起程，其途經爲由淮安而鎮郡而當塗至宣城，使院試寧國各屬，由宣城而涇縣而旌德而績溪而歙縣而太平而石埭至池州，入試院。云院爲粵賊僞王府，楹棟間蟠龍采飾觸目，令人指髮，司事者不知剷削，是何怪也。在池十五日，試士畢，借安撫輪船赴安慶，在安慶居币月，襄校事畢，仍座輪船回太平，試士十日蕆事，由太平而蕪縣而合肥試廬，畢遂戒途赴六安，六安試事畢，遂往試潁州，由潁州而壽州，由壽州試畢遂赴鳳陽，鳳郡試竣，往試泗州，由泗州而滁州而和州，在和試畢，復返太平試。使署因歲暮乃回京口，次年正月復至太平，在太平試士，遂相繼試寧國、池州、安慶等處，由安慶復返太

平四里歐夏及秋逸晚又相繼試廬州六安楨壽等屬凡至試士之所皆遍游其名勝而於試士見聞記亦甚晰云試廬州時舒城童某府試前列未應院試繕卷已畢忽默坐拭自取墨盒塗抹其卷學使急令人取其卷視之其文前卷頗可入彀再視卷後則草書不可辨識是學校官云此人頗能文然試輒如此蓋有物憑焉疑其有隱慝也云云所記頗多極有意趣蓋一佳書也其入湘紀程爲湖南卞大中丞招致幕府時由海安入湘之作途中皆舟行故記長江由江蘇至湖南兩岸風景甚爲特詳其湘中隨筆則居湘時記所聞見而亦以關於游者爲居多然爲時一年所得僅十則蓋牽於公務不能任意優游矣三書以皖[illegible]詳隨筆最善

滇軺紀程　卷　光緒[illegible]年與[illegible]少竹程合刊本

清林則徐撰則徐字撫元一字少穆晚號竢村老人侯官人嘉慶進士道光時官兩廣總督以禁鴉片致與英人戰迨和議成謫戍伊犂旋又起用官雲貴總督洪楊亂起召爲欽差大臣中途卒謚文忠有政書雲左山房詩集其滇軺紀行爲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充雲南鄉試考正官時所記行程於六月初八起程經良鄉縣初九至涿州初十至定興十一至保定十二至滿城十三至定州新樂十四至正定十五至欒城十六至趙州柏鄉十七至邢臺十八至永年十九至磁州二十至彰德二十一至淇縣二十二至新鄉二十三渡黃河二十四至鄭州二十五至長葛二十六至襄城二十七至葉縣二十八至裕縣三十日至南陽六月初一至新野初二至樊城初五至宜城初七至荊州初十至公安十二至澧州十四至武陵十五至常德十六至桃源十八至沅陵二十至辰州二十四至辰溪二十七至沅州二十九至晃州七月初一清谿初二至鎮遠初三至施秉初四至黃平初五至

清平，初七至貴定，初八至龍里，初九至貴州省城，十四至鎮寧，十八至普安，二十二至黄城，二十三至南寧，二十四至沾益州，八月朔日，至雲南省城。此行吳慈鶴為副考官。書中以紀程為主，所過山水，亦記其景物，涉及沿革，然決不援經據史，窮其源委，蓋第就目之所過，留作鴻爪，志非在游，更非有志著述也。

道光鄢陵縣志十八卷 清道光十二年刊本

清知鄢陵縣事何鄂聯修，江蘇陽湖縣監生洪符孫纂。鄂聯字棣士，福建侯官籍，安徽和州人，嘉慶庚辰進士，道光四年來任。據所錄舊序，在明有正德四年知縣和春，嘉靖十六年縣人劉訒，清順治七年知縣孫丞承，十六年知縣經起鵬，乾隆三十七年知縣施誠，嘉慶十三年知縣吳堂，各一修之。施志後識壇集中得鄢陵縣志一序，為鄢陵訓導王賢作，對尤在其前矣。道光十二年七月，何公延洪符孫居恒修，劉夏常、賈步雲、張鳳舞等續成此編，為卷十八：一輿圖，二沿革表，三職官表，四選舉表，五六地理志，七建置志，八政典志，九學校志，十祀廟志，十一十二十三藝藻志，十四至十六人物志，十七雜事志，十八序錄。顧鄢陵文采無甚足傳者，此編亦依舊聞，稍為整理，無甚精采之足言，然其體例亦有足稱。如其沿革表中之封建，自漢迄明，僅得三條，勢不能專立一表，此編悉隨時注於沿革表中，用史家事少不能立專傳者附見他人傳中之例，且以近今方志之志，蓋本諸唐人

也所載惟列代制誥及行狀墓表志傳以存一邑掌故其他藏路書牋之有關世道者亦酌錄數篇附以金石經籍而削去流連光景之詩詞且以舊志職官表前列官制考乃天下縣官公共語非鄢陵一邑之掌故悉行删去可稱得體

同治鄢陵文獻志四十卷 清同治元年刊本

清蘇源生撰源生字菊邨鄢邑進士著書十餘種其論學一本於程朱生平淡泊明志奉節母至孝守己與人一歸於忠信倭艮峯相國最重其人考邑有正德四年知縣和春嘉靖十六年縣人劉詡清順治七年知縣孫丕承十六年知縣經起鵬乾隆三十七年知縣施誠嘉慶十三年知縣吳堂道光十二年知縣何鄂聯諸志嗣後中州多故邑之長吏困於簿書卒卒未暇蘇公悠馬臺之考據遺文網羅散失勒為一書

名文獻者所以存一邑之掌故也書共四十卷其目輿圖職官表選舉表土地志建置志政典志學校志壇廟志宦蹟志經籍志大事志祥異志人物志金石志文詞志雜事志其標目或仿列朝正史或仿諸家地志其凡例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凡所引書其名即冠於本條之首其有參以己意者則以案按二字別之或采革思書纂輯成文者或舊志所未載者則以新纂二字別之而書名及採訪姓氏仍註於本文之下編中間有重複者以事

或閲涉數處非彼此倶見則不貫串亦古人互文之例然詳畧則有不同甚書可稱博而覈嚴而公凡所載大都可信。

乾隆禹州志十四卷 清乾隆十三年刊本

清禹州知州邵大業修州舉人孫廣生等纂大業字厚菴順天大興人進士乾隆九年署任按禹志在明[illegible][illegible]有神宗萬曆九年志惜已久佚無可考見可考見者有清順治八年知州朱裴志康熙三十二年知州劉彥國志嗣後五十餘年涉禹莫繼州守邵公來蒞茲土毅然以修輯郡志爲己任十年八月禮請郡中諸名流開局分纂踵前人之所已述補昔日之所未備及十二年書成編爲十四卷其目曰輿地志建置志財賦志藩封志秩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古蹟志陵墓志災祥志備遺志十一門然藝文以前各門皆附子目卷頁亦極繁重入後古蹟陵墓等皆無子目且極簡略不惟輕重不稱而以坊表寺觀附入建置志尤非義例且沿革表不甚明晰而三千五百年中大事之當記者又復闕如其藩封志亦甚疏漏藩封諸臣傳每人不過一二語殊不足稱之曰傳反不若於表中加以註語名宦傳附於秩官志後間以選舉志致與人物志之列傳不相連屬雖乾隆中

會稽章學誠撰永清縣志已開此例然亦究非古法也惟舊志人物誌祇載官蹟隱逸義烈義行其操行純白及學問淹貫蔚然為人望者竟至湮沒不彰此編依省志之例增儒行文苑二條頗稱有見

道光禹州志二十六卷 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清禹州知州朱煒修江蘇婁縣監生姚椿纂煒字少廬咸寧縣舉人道光三年署任按州志在清一修於順治八年知州朱裴至十五年知州孟希舜增補之再修於康熙三十二年知州劉國彥三修於乾隆十三年知州邵大業嗣後八十餘年未經補葺朱公煒慣嘉言懿行舉就湮沒乃延婁縣姚椿率其紳士拾遺補闕勒為是編得卷二十有六其為類曰輿圖曰紀事沿革表曰封系表曰職官表曰選舉表曰疆域志曰山川志曰古蹟志曰戶口志曰田賦志曰建置志曰學校志曰祠祀志曰寺觀志曰陵墓志曰經籍志曰列傳曰識餘曰志原分列明析刊除蕪陋頗非近人所能及其輿圖用古開方法為總圖一里圖十山川村鎮郵亭俱附見其中後則列城池衙署學校書院義倉義學諸圖一切景物皆置不取蓋志之有圖所以核地理之遠近非為移游也又舊志引書多不著所本遂使後人無所考証此編一一捜其來歷注明原書皆得典要卓然可稱惟大梁道一官雖駐禹

州非爲禹州而設宜入河南通志或開封府志此編職官表仍循舊志之誤不知删芟体例殊嫌未嚴按州在金爲鈞州地鈞州陶業擅名甚久此編僅識餘有輯錄一篇而亦不得其詳亦其未愜人意者

嘉慶密縣志十六卷 清嘉慶二十二年刊本

清知密縣事景綸修 候選知縣進士出身武進謝增纂

景綸滿洲廂黄旗進士嘉慶十六年初任二十年再任攝知縣秦勳重修密縣志序曰志始於成化二十年甲辰而不著其名氏江陵蕭公河翔苗公相繼纂修舊本皆不存惟李公鵬鳴修於順治十六年癸巳體製雖具近於簡略表公良怡修於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則浮文太盛此編盖繼康熙志而作也凡十六卷其目曰縣境圖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疆域志山水志建置志學校志典禮志田賦志風土志循政志人物志列女志雜錄叙錄盖以圖表志錄爲四大綱領體制尚稱簡潔城池道路各圖計里畫方頗著列眉幅員廣狹道路險夷以及歷代割屬離合皆与政治有關此編援古證今考核極詳唐書天文志山水有南戒北戒南紀北紀高卑輿位脉絡源流秩然不紊密邑有大隗浮戲諸山溱洧諸水此編仿山海經體例提綱挈領證以諸書山辨其支幹方向遠近水辨其經行曲折分合後之覽者殊有依據其凡例云表之爲道不合史法則涵全用史法則僭也有紀表志傳郡邑乘亦備其體是僭也觀宋濂浦陽人物記康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武功志徵甚可知今以圖表志錄爲四綱而於人物列女概不名傳懼侵史職也以此爲言其識度可以想見

民國容縣志二十卷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民國容縣知事汪忠修邑舉人安徽舒城縣知縣呂林鍾等纂汪忠安徽旌德人薦任職存記民國八年到任容志始于明成化二十年甲辰至清嘉慶二十二年丁丑重修者凡六次民國九年邑令汪公懼文獻湮沒爰延邑紳呂林鍾閻鳳舞李搴王劉青選從事纂修未及脫稿又值歲荒日與諸紳辦理賑務修志一事爲之停頓嗣以歲轉奉憲檄續修河南通志飭各縣一律續修乃復招集在事諸紳續行蒐討兩閱寒暑始得蔵事爲卷二十分圖表志錄四綱曰地圖沿革表疆域志山水志建置志風土志職官志選舉志典禮志學校志財賦志自治志實業志兵防志循政志人物志烈女志藝文志雜錄叙錄凡地勢之險夷户口之盈絀賦役之多寡人才之盛衰以及俗尚淳醨風氣通塞不啻聚米畫沙瞭如指掌述者勿論其於新政關於教育者如勸學所教育會縣視學與夫歷年所設學校關於自治者如自治籌辦事務所自治研究所縣議事會縣參事會下級自治會商會農會

敘述皆極詳盡，冠婚喪祭儀注，並按社會習慣據實登記。惟苗圃、農事試驗場二目，隸諸自治志，似不若移諸實業志。至守望社、保衛團[illegible]諸自治志，似不若移兵防志，方稱以類相從。又全書無郵政、教堂、財賦志，無各種雜稅，皆為鉅漏。

順治新鄭縣志五卷 清順治十六年刊本

清知新鄭縣事馮嗣京修，邑人兵部職方司員張光祖等纂。嗣京字上立，湖廣隨州選貢，順治十四年來任。邑之舊志創自明之萬曆四十六年戊午，邑令陳公大忠自流寇交訌，盡板俱燼。適順治十五年開封府為纂修志書，以備與要，通令各州縣開局，袁韓邑令馮公因與宿老張光祖、劉楨、李天培、高瑞、陸毛、綸高緒之、李之芀等創新謀始，互相商確，或訪之名儒，或詢之故老，或參之斷碣殘碑，期年書成，都為五卷，分

乾元亨利貞五集。其目，乾集曰圖考、地里、建置、祠祀，元集曰田賦、官師、名宦，亨集曰選舉、人物，利集曰藝文，貞集曰藝文，貞集曰雜志。書雖簡率，而纂者頗能自知，如於凡例第一則云：志以記往，然有事關切要當急而未遂者，以俟續修，是其證也。又於乾集地理志之鎮店，北曰泰安，南曰長樂，東曰歲豐，西曰永安，郭店、驛勝、薛村、賀店、張盤店、魯姑店、腰兒口下注云：以上名存實無，可稱不知蓋闕，不為附會。又其元集之田賦志於戶口、土田、義田、學田、驛站、課程等載極

詳並註明順治十六年分除荒實徵銀數是其簡率中又有詳略者惟其官師志於明末清初各官多不註明籍貫出身到任年月且距修志時非遙遠稽考並非難事是則又其宜詳反畧矣

康熙新鄭縣志四卷 清康熙三十三年刊本

清知新鄭縣事朱廷獻修邑舉人劉曰煃等纂廷獻字巽谷江南上海縣進士康熙二十八年到任按邑志在明有萬曆四十六年戊午邑令陳大忠志清順治十六年己亥邑令馮嗣京志後閱三十餘年莫之或講康熙二十九年邑令續修朱公爰集邑之紳士並博學君子校讐參訂叢書删之佚者補之舛誤者引經據典而訂正之及三十三年書成為卷四曰元亨利貞其目元集曰繪圖地理志建置志田賦志亨集曰風俗志官師志科貢志利集曰人物志祠祀志貞集曰藝文志雜志列卷分門不列綱領眉目紛然每卷篇名或虛或寔參錯並書不相連屬又懼其混淆乃至以一二頁為一門益非式矣職官僅列宋元以下數人而于漢魏晉唐概不登錄寔為簡略且自唐之令長若法雄楊沛王述毛元輪鄭頲劉知仁等丞如王元貫主簿如鄭昌阜尉如李迪李子釗諸人皆見於正史或河南通志極易考索者悉不載入殊為失考兼之其時所頒程式儀極清晰程式要義如治

革須照諸史考証毋得混入疆域四至須考証詳明山須果係封内者方可載入古蹟須考明某代某人逕明事實不得遺漏土產非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載職官須載其爵里時代藝文須擇有關邑乘者載八景可不必駁程式固極可循若非順治志之悉出草創也而尤如是之陋殊為可議

乾隆新鄭縣志三十一卷 清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清知新鄭縣事黃本誠纂修本誠字思堂浙江嘉興縣舉人到任年月無考邑之舊志創自前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邑令陳公大忠閱四十六年清順治十六年己亥邑令馮公嗣京修之閱三十五年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邑朱公廷獻續修之陳志值明季之變久已散佚馮志朱志皆因陋就簡多有譌漏無有起而是正之者黃公蒞任後急思修輯因與諸紳士商酌體例於乾隆四十年十一月開局次年九月告成為

卷三十有一分門一十有七曰沿革考星野考疆域志風土志山川志建置志職官表循吏傳賦役志學校志祠祀志選舉表人物志藝文志金石志經籍志雜志卷首聖製不入卷數黃公以邑令親纂志書頗負史才編中較舊志增者十之七更者十之三刪者十之二名雖仍舊而體則從新袪浮覈實訂譌補缺其補缺之最足稱許者如舊志沿革則缺分屬星野則缺參考山川則缺原委紀典則缺其儀鄉閭則缺其數職官而人缺選舉而科缺名宦鄉賢而事缺茲

編卷採諸書攟以補入又如朱竹垞輯日下舊聞例所鈔羣書皆分註于下其無書可據者則採訪者之註名其引書之例第一條註某書連引二三條則曰同上多至四五條則曰以上俱見某書其沿革考證舊志與通志府志有牴牾者悉心究索一準諸史地理郡國諸志參互攷訂無一字率附其間其取材之宏攷覈之精確非尋常方志所可並駕然其藝文志收及韓非論子產論等文濫占篇幅寔為無識雜志一門尤猥濫無法知其一不知二終難推為完著也

乾隆陳州府志三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十一年丙寅刊本

清陳州府知府崔應階修舉人黃陂姚之琅等纂應階字吉升號拙圃湖北江夏縣人廕生乾隆六年辛酉六月由汝寧府知府調任斯郡按陳州春秋時陳國北周置陳州其後代有革更清雍正十二年甲寅升州為府本書於前志源流無考惟據學部志目有順治十七年庚子子明舉陳州志若干卷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州守張鵠復有續修之舉及應階蒞治斯郡上距乙亥張志已五十餘年應階深感於府州異制

往昔州志僅載一州之事而不及於七屬因有志於郡志之纂會朝廷纂修一統志檄省府州縣修其志乘於是應階乃延黃陂舉人姚之琅等設局重修成書三十卷卷一曰沿革卷二曰星野卷三曰疆域卷四山川卷五曰建置卷六曰學校卷七至卷八曰聖蹟卷九至卷十曰古蹟卷十一曰風俗卷十二曰賦役卷十三曰職官卷十四曰名宦卷十五曰武備卷十六曰選舉卷十七曰十八曰人物卷十九曰忠義孝弟卷二十曰流寓隱逸方技卷二十一至二十二曰列女卷二十

三曰仙釋，卷三十四至三十九曰藝文，卷四十曰雜志。又向於古門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例、目錄、圖經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蒐集材料尚稱豐富，惟分列類目殊嫌其繁瑣。如人物之外又有忠義、孝弟門，一如忠義、孝弟非人物者；又以聖寓及太昊、神農故都別立續一門，方之志体亦非其例；以名宦諸祠附之學校，物產附之風俗，亦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体。又輿圖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所繪府治各圖頗嫌其簡略，有失圖經之意。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有傷冗濫。惟沿革一門，頗訂舊志引用故書之誤。又陳地卑下，時有水患，是編山川一門於河渠水利紀載綦詳，則亦非無優点也。

道光淮寧縣志二十七卷 清道光六年刊本

清知淮寧縣事承銘纂修。承銘字雲樵，長白鑲黃旗舉人，武英殿校錄議叙授泌陽縣知縣，四年六月調任。按邑[illegible]前志修於乾隆十九年，知縣馮奕宿。後越七十餘年，承銘來權邑篆，爰與邑人士語及修志，皆踴躍樂從。適南蘭陵舊史氏趙任之、文學吳純夫兩先生來遊，延主其事，承銘亦以己意附於其間。討倡修於道光五年秋，越十月告成，都為二十七卷。其為類目，輿圖沿革志、疆域志、山水志、籍賦志、風土志、學校志、祠祭志、兵防志、營建志、古蹟志、五行志、藝文志、職官表、選舉表、藩封世襲表、名宦傳、人物傳、方伎傳、耆壽傳、列女傳、流寓傳、方外傳、集文志餘。按邑乘既貴存古，尤貴詳今，況輿圖一門，溝塍犬牙，原隰魚鱗，閭閻繁踈，河渠通塞，一有舛誤，即關利弊，此編非惟考校未精，抑且今昔殊制，亦未查核。籍賦一門，極關民瘼，此編所紀徵解留支，新舊節目，諸多含混。惟其裁汰舊志之處，均稱有見。例如縣志職官祇宜載令長以下，名宦亦然；明時以州治，宜載知州以下，舊志

將歷朝刺史太守及判陳州知陳州者備載無遺即
雖陳兵備道竟亦列入其於体例殊為有乖此編異
皆刪去又舊志名宦載漢黃昌考黃昌見漢書酷吏
傳本非名宦且漢書云宛令舊州志訛為宛丘此篇
亦為刪正

乾隆西華縣志十四卷 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清知西華縣事宋恂修邑人于大猷纂恂字若愚四
川夾江人進士出身乾隆十二年來任按邑之舊志
有順治十六年左國楨修據此編序載清初邑令
武起鳳重修邑志閱數十年邑令介公錫齡續修未
成又數十年而宋公蒞茲土乾隆十七年十一月蒙
撫憲蔣公檄修縣志乃擇醇謹之士分東西南北四
路採訪於十八年七月設局九年二月竣事共十四卷
其目曰圖考曰方輿志曰河渠志曰建置志曰籍賦
志曰職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列女志曰補志
曰藝文志舊志河渠俱載山川此編另有河渠志以
華邑民間利害首重河渠故別立一志以備觀覽又
河渠志內先載疏濬河身丈尺與興工年月小黃河
即賈魯河之別名府志稱小黃河此篇改稱賈魯河
史家湖非湖也因地勢卑下坡水所歸即俗所謂漥
者此編改為史家漥舊志云北新河在縣東北一里
實在縣北三十五里舊志訛為東北一里此編亦為
改正其凡例云生人例不立傳然查職官志中有宋

氏本人宦績他篇亦語多鋪張通見其不多讓也

乾隆沈邱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一年刊本

清知沈邱縣事何源洙等修臨潁縣拔貢沈邱縣儒學教諭魯之璠等纂源洙字雯友奉天正黄旗人由乙酉拔貢考充通志館纂修官敘授直隸州州判乾隆十年署任按邑前志修於順治十五年知縣李芳春嗣後八十餘年纂修通志檄郡邑增輯志乘其知邑事者為隆平馮澍敦延多士分校五考書未成而去任何公繼承其事十五月告竣釐為十二卷其目曰圖經縣表縣紀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食貨志祀典志學校志秩官志官師表人物表鄉

賢列傳叢紀志藝文志編年中除經表紀志列傳外有論有詳有贊其書以一統志為主而參之以河南通志開封府志陳潁二州志其縣紀凡繫於縣者皆紀之如冰雹水旱蝗蝻免田租編賦役之類是其論贊多極無關重要如於倉庾云倉庾者民命所關有司重務不可忽也為政者苟令倉使庾胥毋滋弊端不至於名存而實亡將陳陳相因而廩有餘粟其庶幾哉其浮泛大都如此又卷七既有秩官卷八復列官師表按其人物表有甲科鄉舉拔貢例貢等蓋即選舉表也惟表中有先聖後裔

雜於令尹馳封之間尤為不倫。

道光太康縣志八卷 道光八年戊子刊本

清太康縣知縣戴鳳翔修賜進士出身安義高崧等纂鳳翔字儀瑞號河間都昌人嘉慶十四年己巳進士道光元年辛巳奉檄來攝斯纂案太康為秦漢陽夏縣隋改今名自是以來隸屬陳州宋至明改隸開封府清雍正十二年甲寅升陳州為府以縣屬焉邑舊有志一修於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邑令張思基再修於清順治十六年邑令張懷璽三修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邑令朴懷宝四修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邑令武昌國及鳳翔蒞治斯土上距辛巳武志之纂輯已七十餘年其間建置遞更職官屢易田賦戶口之積核文學政事之流傳苟不及今續修後之人將何以徵文考獻鳳翔宰邑之八年惴惴焉常懷斯懼爰設局於興賢書院延舊尹安義高崧主其事書成釐為八卷卷一為圖經沿革星野疆域古蹟卷二為建置田賦卷三為秩祀風俗物產河渠卷四為職官選舉卷五為人物卷六為列女卷七為藝文卷八為藝文雜志又載於各門之下別為子目其書大抵因循舊志然亦間有移易蒐集材料尚稱詳核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處於舊志之譌誤亦多所是正如沿革表頗訂舊志引用故書之失其他各志亦多附考証是其優點惟

其分例類目或先後失次或所附非類似屬可議又其凡例云藝文邑人所作但得佳製雖與志無關必為選入至大吏邑侯文人墨客即事題詠采擇付梓亦足增邑乘之光識[illegible]如此其他更不足道矣他如袁謝二氏聲華奕代乃亦絕未齒及則尤為甌漏焉

民國太康縣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排印本

民國太康縣長周鎮西修息縣劉昭遠等纂鎮西字松圃永新人江西農業專門學校畢業民國十九年庚午奉命來長斯邑時太康縣志自清道光八年戊子邑守戴鳳翔重修之後已八十餘年未經纂輯民國十七年戊辰雖有志稿之修輯惜未付梓及鎮西蒞治斯土深感於續修之舉不容再緩會省府主席劉公通令各縣修其志乘於是設局重修延王和卿賀望雲等分任編輯邑孝廉朱靜山歸自淮館即

聘總其成廣蒐博採就民國十七年戊辰志稿補闕正誤八閱月而初稿告竣復聘息縣劉昭遠擔筆削成書十有二卷除卷首敘文圖[illegible]不入卷外卷一為通紀卷二為輿地志卷三為政務志[illegible]卷四為教育志卷五至卷六為藝文志卷七為職官表附官績畧卷八為出身表卷九至卷十為人物傳卷十一為列女傳卷十二為縣志始末其書体例多異於舊志蒐集材料尚稱詳核自清末以來新政次第推行民國肇興國体變更興廢沿革變易尤多是編於自治郵

政畢業議員公債與夫各種稅收紀載甚詳寔為茲編之最令人饜足者又方志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舊志輿圖僅得其形而殊失圖經之意是編依新法另繪新圖頗稱詳審且附刊照片以輔筆墨之所不及用意亦善他如袁謝二氏聲華屢代舊志乃付之闕如寔為鉅漏是編人物傳特立袁謝二氏譜亦殊有見惟改選舉為出身用意殊嫌晦僻然大醇小疵終不失為佳構也

同治安福縣志十八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知安福縣事姚濬昌修邑人監運使銜前福建延建邵道周立瀛等纂濬昌安徽桐城縣監生同治五年初任七年復任安邑舊志在明有嘉靖三十七年戊午郡守姜安福叢錄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之福乘藏稿迄清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劉旉愉曾一修之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張緒中曾再修之劉張二書雖頗詳明然其體例間有未善同治五年姚書蒞茲土即欲釐正得失以兵燹未暇纂輯越五年因修通志檄所屬各進邑乘於是延邑之學者商確凡例而增編焉逾年書成凡為類十為子目九十部為十八卷其十類一曰天文志二曰輿地志三曰營建志四曰食貨志五曰學校志六曰武備志七曰秩官志八曰選舉志九曰人物志十曰藝文志卷首綸音卷末遺事張志附武事於輿地之後分名勝於輿地之外又以兵衛入建置然營衛兵弁非盡因險隘而設勝境古蹟青皆為疆域所關此編未列名勝一門入古蹟於輿地移寺觀坊墓於營建另以武事與兵制立武備門又秩

官立傳者，劉志名遺愛，張志改稱官績。又於人物類易劉志宦績為政績，於義亦未明。雖亂編以曾任斯土著政可紀者為政績，邑人仕於外而官聲顯著者仍作官績。其改革舊志之處，胥邑乞協。學校志增學額、採芹、倡設以及院田、膏與、考棚等項公款，更為詳備，可供考核。惟秩官志不知列表，是其缺失。

同治龍泉縣志十八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知龍泉縣事王肇渭等修，邑拔生前餘干縣教諭郭崇輝等纂。肇渭字熹南，直隸拔貢，籍無攷。同治四年初任，八年復任。按邑志在明有景泰志，久已散佚。入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有知縣張揚彩志，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有知縣杜一鴻志，道光四年甲申有知縣文海志。同治九年檄下郡邑各修志書，以進王邑侯，即延攬士紳開館興修，書未成而去，邑侯黃瑞圖、陳庚銓、程林生踵成其業，都為十八卷。分地理、建置、政事、學校、秩官、選舉、人物、列女、藝文、襍類十志，繫以八十八目，所分雖甚完備，然多有附非其類者，如風俗一目不附於地理而附於政事是。又有性質相同而分附兩類者，如方伎與仙釋似宜同附一類，而方伎附於人物，仙釋附於襍志；又軍屯與兵事亦宜同附一類，而軍屯附於政事，兵事附於襍志，胥為於例可議者。惟其學校志先學宮，次書院，又次鄉學、黨庠、術序之規，犁然具備，而凡歲科之進額、義學之田租，俱附錄其中，後人考證，殊覺稱便，固所以備參考，尋常志書。

書，多將各圖彙於一處，置諸卷首，致於紀載隔絕，殊有乖於以綱繫目之体。此編將城池圖列於建置之首，學宮圖列於學校之首，而以分星疆域兩圖置於地理。其餘沿革各條以次編入，綱舉目張，展卷瞭然，皆其能愜人意者。

乾隆永新縣志十卷 清乾隆十一年刊本

清知永新縣事王瀚修，邑貢生陳善言等纂。王瀚蒼梧縣進士，乾隆六年來任。考邑志在明之萬曆間知縣龔錫爵及邑宗伯尹臺纂有八卷。入清康熙二十二年知縣王運楨增為十卷。後更六十餘年知縣王瀚從事續輯，首事者共二十八人。其中纂修採訪提調或專任或兼司，而去取之權則操之王邑侯，編輯之責因諸陳善言，而筆削一歸於孝廉江豆村。豆村名世琳，為粵右名下士，邑人延以纂經紀事者也。書成共為十卷，其總目曰輿地、建置、官師、賦役、秩禮、戎備、選舉、人物、紀事、藝文十類。舊志缺天文，惟建置首篇載有斗星分野一語：揚州屬地，寥濶若不即里推求，如此地應在某度，終於分野不明。此編按歷史載籍，又有志之見於諸記書，彙為一則，以備參核，而末附存疑之語，可稱適當。風俗所關最鉅，前志但紀歲時常見事，而於習尚之偏，多有所諱。此編美惡并書，尤為有見。山川各有方域，其或一山而綿亙數處，一水而紆迴往複，側見複出，此編以所向為定位，而邇

其源，以及其流，中間連貫分合之處，仍詭其形勢而遂附之，使覽者可按求而得。又縣舊屬鄉十一，里百八十有四，暨西一帶，割置蓮所，有里之山川津渡坊渠錢賦，各修志為標出，不蔓不漏，其法亦均至善。惟其戎備考有營衛署一目，似宜移入置署志；又營衛官一目，似宜移入秩官志。且但有兵制，而無兵事，則又皆此編之小疵也。

乾隆永寧縣志八卷 清乾隆十五年刊本

清知永寧縣事賴能發修，邑舉人謝中岳等纂。能發，福建上杭縣人，由進士乾隆十三年來任。考邑志始修于明嘉靖八年己丑，再修於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三修於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後六十餘年，當乾隆之初，上憲有各邑補纂之令，爰集邑士重事修輯，書成共為八卷。其為類：地輿志第一，建置志第二，貢賦志第三，祠祀志第四，官司志第五，選舉志第六，人物志第七，藝文志第八。能發自序云：募工全部翻鋟，事悉由舊，不敢臆為增減，間有舊志已載或現有事蹟為前修脫落者，據事直補，昭一代之實紀。是其悉仍舊志，略有增改。考其增改之蹟，一為康熙志八論二十四引，全錄萬曆志原文，未改一字，此編以其時移事易，稍為修飾；一凡呈請科貢等錄遺者，先查本邑舊志，次及府志者，志有一志已登者，即為載入，如各志皆無，果有古碑老坊及名公鉅手遠年遺文敘述事蹟，實有可據者，為增錄，惟自康熙癸亥以後之人物，除科貢貞節以畧事增補外，餘均闕如。全書僅二冊，其

簡陋不可言狀蓋為敷衍公令之作不足云續輯也

蓮花廳志八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同治四年補修 乾隆二十四年本

清乾隆蓮花廳同知李其昌原輯同治蓮花廳同知張樹煌補輯其昌字敬伯四川成都進士乾隆二十三年來任張樹煌字香坪湖北沔陽人同治二年來任案蓮花廳為永新安福舊壤清康熙年間肇建廳治越六十載為乾隆之二十四年西蜀李其昌卓永安二乘之軼博稽廣搜以書八卷卷一曰天文志卷二曰輿地志卷三曰賦役志卷四曰建置志卷五曰秩官志卷六曰選舉志卷七曰人物志卷八曰藝文志卷首序例繪圖卷末襍志其凡例共七十四則極謹嚴之能事各門紀載亦極宏富同治二年同知張樹煌下車伊始即索此編而覩之嗣奉大憲檄取蓮花廳志數計訪求舊書不可再得歷月餘有老吏進而請[illegible]聞搜求廳志民間鮮存者賴其鐫板尚存文昌閣內第閣數十年氣濕虫蝕乙非全璧至今移之署內召匠清釐逐與廣文張君敏書及廳紳諸君集貲鳩工補其闕失並廣為搜羅將以後事蹟纂入而體例題名一仍李志之舊惟卷首題以張序可以覩其

經過張序之後又有道光六年同知李蘆樞序云有李明經賀明經等道光二年重修志書自乾隆庚辰迄道光甲申閒事補採無遺是則此書在道光時已曾補修此次己為再補矣其增補之蹟為職官之同知增十有八人訓導增二十人縣丞增十九人巡檢增十六人駐防增十人選舉志鄉舉增十九人恩貢增三十八人例授增二百六十人庠生增六百二十餘人此外增者烈女人物志其他各則一仍舊貫矣

崇禎瑞州府志二十四卷 明崇禎二年刻本

明瑞州府知府陶履中纂修履中字嵩曲會稽縣人官生天啟六年署任郡之有志昉自元至治二年學正楊升雲至明正德十年郡守鄺璠乃重修之後又百餘年當崇禎之初郡守陶公本鄺志之旨而成此志釐為二十四卷其綱曰星野志沿革志疆域志城池志山川志津梁志形勝志古蹟志風俗志署廨志學宮志戶田志祠祀志兵防志儲䘏志秩官志選舉志恩例志良吏志人物志寺觀志物產志祥異志

碑板志附志餘其事可兼該者不別立子目其繁重須分別者乃以子目列焉其異舊志之點多為東總而此編析之為二如科第志原混鄉會為一至中會試者竟遺其鄉舉科此編則兩載之又如坊廂之坊原混于牌坊佛閣之閣原混于臺蘇文定筠之名宦也原混于流寓魏京李師愈儒林白眉也原混稱文學諸如此類此編皆為析之惟舊志有郡縣表仿古史例分格橫列披閱極便此編皆直載沿革項下雖存其實惜未能一目瞭然矣又郡在漢初為豫章郡

之建城縣靈帝中平中析建城置上蔡縣而北編之
秩官惟云唐置本州刺史一人宋置本州知州一人
唐以前者棄而不考殊為疏漏其卷二十四中之碑
板志其所謂碑即臚列歷代碑名其所謂板為臚列
書目數十種蓋即藝文志也使不覩其內容恐將板
誤與碑為一物矣命名之怪亦殊可哂

同治瑞州府志二十四卷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瑞州府知府黃廷金修高安縣進士前雲南布政
使蕭浚蘭等纂廷金字品珊湖北鐘祥縣進士同治
九年來任按州郡志昉自元至治二年學正楊昇雲
明正德十年鄺郡守璠一續之崇禎二年陶郡守履
中再續至清二百餘年無續輯同治間續修省志檄
各郡相繼續修郡守黃公爰集郡人設局從事期年
書成都為二十四卷其為類曰地理志建置志食貨
志學校志武備志秩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蓋
遵通志局頒定條例也向來志例必列形勝一門不
知有山川疆域便是形勝乃必摭古人記傳中鞏抱
控帶等語勉強充湊成幅殊覺無味此編不列實為
有見武備志於兵事一目載咸豐間粵逆擾攘標明
年代頗得稽察變之便惟其職官志恒多惟記姓名
不載到任年月即有到任年月者亦恒有彼此到任
相隔數年或十數年之久其為漏載不問可知但據
凡例云郡文武職官陶志以前尚有考入國朝來祗
乾隆後有卷可稽前此百餘年盡歸泯沒雖間有蒐

得尚多遺漏其不完備已可證明此蓋先修過久所致非著者之不察也故志書理應數十年一修至遠勿過百年否則代遠事湮難以再續修事同創舉雖有智者無能為矣

康熙高安縣志十卷 清康熙十年刊本

清知高安縣事張文旦修邑庠生陳九疇等纂文旦字理庵河南儀封縣進士康熙六年來任高安為瑞州附郭邑古無志書非無志書志即志于府也例如淛省初有杭州志無錢塘志江西有臨江志無清江之類是而後世皆效漸有之康熙十年張令文旦遂亦有創修邑志之舉書成都為十卷其目曰星野山川釐傳秩官城池區域津梁物產署廨祀典畝課丁徵倉帑除戎庠序政餘紀賢業功流寓封爵選舉先型閨範閨異寺觀祥異風俗古蹟藝文拾遺分類極形破碎且無系統其最謬者為有星野而建置沿革雖其區域一目強代輿地然置于秩官城池之後若先有秩官城池而後有輿地者其政餘一目本極無當而其所附東園鄉倉鄉約旌善亭申明亭養濟院漏澤園義塚亦皆未能以政餘目之且紀賢業功流寓本為列傳而此三目後又繼以封爵選舉是傳後又繼以志矣而選舉目後之先型閨範等則又為列傳是列傳之後為志志後復為列傳任意支配毫無理性

集者不思抑何至此其凡例云府志有碑板藝文一類今載碑板統曰藝文文即碑版之所刊也然查府志之碑有目無文其曰文即碑版所刊殊違事實也

同治高安縣志二十八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知高安縣事夏燮等修邑人前浙江候補同治熊松之等纂燮字嗛甫安徽當塗縣舉人同治八年來任。按邑志創修于清康熙十年辛亥知縣張文旦再修于乾隆二十年乙亥知縣聶元善三修于嘉慶元年丙辰知縣余聖基四修于道光四年甲申知縣高以本同治八年續修有志時夏令權邑篆乃設局縣中延熊松之蕭浚蘭彭桂馨主其事書未成而夏令去職張令鵬壽德令海先後繼承其志至十年蕆事

都為二十四卷其為類曰星野志疆域志建置志山川志戶役志學校志秩官志兵防志選舉志封廕志人物志藝文志古蹟志雜類志其書分類頗詳瞻記載亦合志法其兵防遺省例所加兵一目自歷代用兵以至粵匪之亂紀載之詳遠邁前志且足傳信私家紀述一字不採高安田明及清糧役之重纍他縣無匹其戶役志所載減浮疏呈及所附之案與浮額備極詳細可供考索惟其有時涉及全府遠出高安一邑之外則未免有欠謹嚴此外又如秩官兼錄知

府同治通判推官教授經歷等郡官尤為非是且又採錄缺漏於郡志亦無裨補徒取越軌之誚耳選舉各門悉仍舊例但自唐至元題曰制科名實稍有未符不加更正亦殊踈畧

乾隆新昌縣志二十五卷 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清知新昌縣事楊文峰等修翰林院庶吉士萬廷蘭纂文峰河南商邱縣舉人乾隆五十六年來任按昌舊志有明成化乙巳知縣汪道正志正德八年癸酉知縣李長志嘉靖十一年壬辰知縣俞宗梁志至清則有康熙四年知縣黃運啓志二十二年知縣吉必[illegible]志後更百餘年而有此志共為二十五卷其為類曰輿地志民賦志祀典志秩政志人物志藝文志雜志其凡例十六條前十一條為錄黃志凡例一字未改最可哂者黃例云自嘉靖以後一百三十餘年或採諸家乘或稽諸典故或證遺獻為之訂訛正謬按所謂一百三十餘年乃指自嘉靖至康熙四年而言此志何無引用且黃志採諸家稽諸典籍訂訛正謬而此編一仍舊志並採諸家乘稽諸典籍訂訛正謬也似此舊規曹隨而又不明志法之作實無評論之價值其所新增除秩官選舉人物外一無所有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 8
作者＝
页数＝８０４
ＳＳ号＝0
出版日期＝